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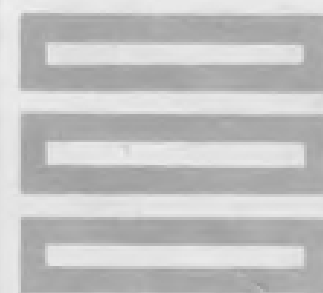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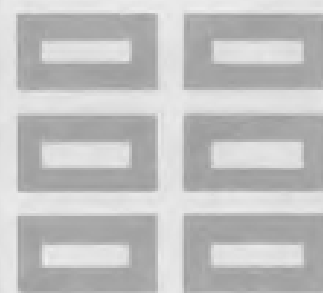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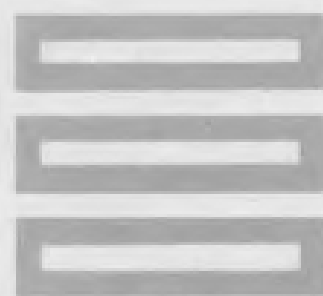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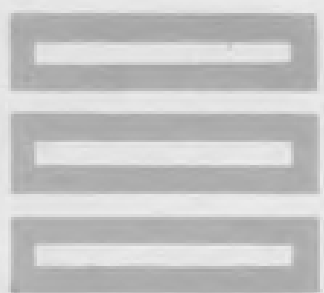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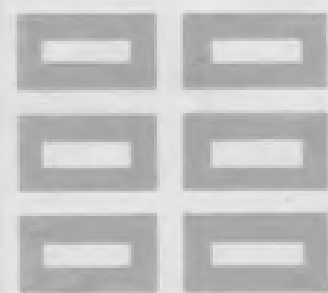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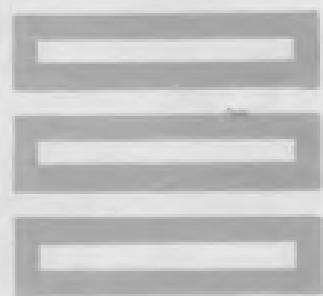
外

道

書

35

巴蜀書社



第三十五册

藏外道书

李一氓



巴蜀书社

藏外道書第三十五册 文藝類目錄

道園學古錄

一

七真因果傳

四三三

返魂萃英

五〇八

修真寶傳

五五七

道教畫像

六〇〇

列仙酒牌

六三〇

畫論叢刊

六四三

雍虞公文序

斯文與造化功用相彌
綸國家氣象相表裏
故文人生於世有數文
章用於世有時斯言若
夸理實然也皇元混一
之初金宋舊儒布列館
閣然其文氣高者崛起下
者委靡時見舊習承平
日必四方俊彥萃於京

師竺鏞相宣風雅迭倡
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
時雍虞公方回翔中監
容臺間吾鄙有識之士見
其著作法度謹嚴辭指
精覈即以他日斯文之任
歸之至治天曆公仕顯融
文亦優裕一時宗廟朝廷
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
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

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
其贈者如獲拱璧公之臨
文隨事酬酢造次天成初
無一豪尚人之心亦無拘
然步趨方人之意樣用自
熟境趣自生左右逢原
各識其職故自其外觀之
如深山穹林葱蒨鬱鬱莫
測根柢鉅野大澤汪洋澹
泊不為波濤裁剝其中

則日月之精凝結歲久皆
成金珠龍虎之氣變化時
至即為風雲孰能窮其
妙也哉太史夏臺劉君伯
溫蚤歲鼓篋從公成均及
為江右肅政使者近公寓
邑乃裛公之文將傳諸梓
書來京師屬去為序古惟
李漢於昌黎子瞻於廬
陵皆能知而能言者走豈

能為前人役乎第於公
 有世契生平敬慕公之文
 以附著姓名為幸又高劉
 君政事之暇教為風韻如
 是遂不敢辭而為之序至
 正六年二月翰林學士承
 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
 脩國史歐陽玄序

道園學古錄目錄

在朝葉

卷之一

別知賦送袁伯長

古劍賦

賦

畫枯木賦

木齋賦

思會奏操

題宋誠甫侍郎垂綸亭

古詩四言

趙忠簡公祠堂詩

味經堂詩前序

題樂易齋

高彦敬青山白雲圖

賦節婦王夫人

古詩五言

高竹臨水上

謔草生竹間

書上京國子監壁

月出古城東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翰林對月

續秋日梨花

李老谷

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

賦水木清華亭

續詠貧士一首

又一首答舍弟見和

後續詠貧士四首

觀花有感

赤城館

同閣學士金鴨燒香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送吳子高

于仲元舍賦紅梅

寄題新冷亭

題儋耳東坡觀酒堂

寄發亞父塚

應制題吳王納涼圖

步虛詞四首

題商學畫

贈龔監小吏

記子昂畫

送西臺治書仇公哲

送張道士歸上清

日出行

贈治冠者

贈寫真佟士明

寄陳眾仲上都作

贈鐵冠道者二首

贈商德符華山圖

寄約庵主者

賦茅山道士雲松葉

酬上清道士鈔除何詩

題李概之學士白雲半閣

題浴日觀

為范尊師賦雲林清遊

吹篴圖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送李彥方閣憲

題鄭秀才隱居

題朱邨竹木

詠史

畫古木

賦蘇伯脩藏溪書堂

題薛外史瑛林臺

送張兵部分題得屋上鳥

題彭澤陶氏家譜

卷之二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張令鹿門圖

子昂畫馬

湛湛行

家兄孟脩父翰賦南還

子昂墨竹

商德符畫幽篁古木

賦吳郡陸友仁白玉方印

為陸兼善御史題墨竹

畫鶴

題畫

寫廬山圖上

題巨景初會司畫

題柯敬仲畫

白翎雀歌

敬仲畫扇

題簡生畫澗松

題繼志堂後

題柯博士畫

題高茂敬趙子昂共畫一軸

題灤陽胡氏雪溪卷

題揚友直枯木圖

題春園老摘圖

酬蕭侯送蒲萄

題秦塵駟圖

律詩五言

林暉亭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挽胡伯恭令尹二首

題雲谷曉行圖

送先龍二隣僧浮雲二首

節婦王夫人劉氏

次韻阿榮存初見寄

李谷早行

雪巖樓觀

送人之劍閣倅

寄子山尚書

湯興

送張尚德

寄丁卯進士陸都刺天錫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明皇按樂圖

送長沙守

送趙編修祀西嶽江瀆

代眾仲作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題宋雲舉太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玉堂燕集圖

寄岑桂風子先生

寄蕭田先生

鄭谷圖

畫檜

李貞晦墨竹

為歐陽少監題宋好古竹

贈楊友直

題朱邨竹木

寄阿魯叢學士

赤壁圖

題况有吾縣令贈行卷

送朱潛虛之廣東照磨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賦程氏竹兩山房二首

試問堂前石五首

代石蒼五首

送曾子羣廉使之漢中

立春夜試墨

蜀人曲江之官贈以墨竹

卷之三

律詩七言

正月十一日朝回即事

次韻錫軒

慶史治書八十

送陳碩

送趙子期宣 詔交趾

贈別兵部崔郎中

次韻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送國王采兒尺之遠東

李章玄玉

送袁伯長邑從上京

贈星上人歸湘中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安慶路華蓮寺得上人超然亭

謝茅山主者贈白羅籠衣請為作大洞祖宗師四十五贊

送莫京父廣為經歷 遊尚書何公山莊四首

次舍弟仲常葬黃氏妹傷感韻二首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送江聲伯 同歐陽原功待制宿齋宮賦

次韻張謐菴青山寺詩

次韻馬伯庸學士見貽并簡曹子貞學士燕信臣待

制彭允蹈待制二首 賦國史院整峯石

進講後待宴 大明殿和伯庸贊善韻二首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弟二首

次韻道士李楠沈賦詩

賦道士張彥淵為徐中孚作江南秋思圖

詩贈寶神清歸隱茅山 右題南野亭

送真仲章學士奉祠擬濱 次韻吳成季宗師赤城阻雨

次韻伯庸尚書春暮遊七祖真人菴兼韻吳宗師四首

觸石墜馬卧病寄澗之學士敬仲參書二首

送宋誠甫太監祀天妃 再用韻謝開宗師二首

雲州道中數聞異香 次行楊友直北行道中

再用郊字韻二首謝王儀伯參政見和

十月十六日李澗之學士宅宣 旨賦并得其鎖紙

玉蟾 次韻馬伯庸尚書

送甘太史祀名山大川 寄天台武夷太無二君

子昂墨竹 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賦胡氏皆山 賦礪山成簡卿心遠亭

送全州錄事 送蔣山善公

玉堂讀卷 謝吳宗師送牡丹

和范德機從揚揚進士見寄

送進士劉開赴臨江錄事

贈別錫性粹中支渭興文舉二賢良

賦別羅朋友道 贈趙生

贈昇龍觀主 訪李真人不遇

賦壺洲 完括篤下萊歸蜀

吳宗師夢予得山居奇勝持其畫卷歷歷分明忻然

相告賦此 答李簡伯司業分俎

次韻朱本初訪李澗之不遇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四首

奇子敬趙平章 題張太玄為陳升海畫山圖

別國史院整峯石二首 神鳳琴

繼陶居士傳 謝書巢送宣和磁石硯

送蘇伯脩御史 次韻柯玉文寄別

謝書巢惠梅花 再用韻簡巢翁

送玉泉長老栗木泉

寄句曲外史張伯雨

觀大洞經書與董道士

與薩都刺進士

送王師曾編脩祀南鎮

題東平王與盛明手卷

到先壙為墓人書

題度翠亭

賦石竹

賦碧筠堂

次韻吳宗師

送王中夫赴安慶教授

謝吳宗師惠墨

三用韻答吳翁

謝吳宗師送牡丹

題熊太古畫

送淨慈書記

題畫

題張希孟中丞送軍申陸提點卷後

寄海南故將軍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兼歸

次韻答衆仲助教相壽

次韻杜德常博士畫山

絕句五言

宣陳公子宅贈燕學士

上馬

送王君實御史

寄荅馬昂夫提管

送劉宗師歸嵩山

送歐陽原功謁告歸陽首

次韻楊友直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八月十五日傷感

送許有孚赴湖廣提舉

寄賦采兒只平草茶微亭

奉同吳宗師賦蔡七祖新齋

寄來鶴亭主人

送張兵部巡視運河

再和二首

四用韻三首寄吳宗師謝夏真人

題著色山圖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試淮憲

送趙素彝

城東觀杏花

寄泉南三老人

題康里子山尚書疑春小隱

次韻宋顯甫

宣和墨竹寒雀

雙鴛圖

題白文司所藏惠甄傷瓜行蟻圖

畫翁雀竹

畫雙蝶

河梁送別圖

捕魚圖

雜寫二首

題李概之學士湖上諸亭十一首

題熊太古畫二首

敬仲竹樹古石

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

題柯博士畫

卷之四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表伯長二首

木夫容

送四川憲使五首

舊屋

馬圖

王母圖四首

閩州海棠

記真中詩三首

題周東陽進士爲南郭園林記後

錢舜舉折枝芙蓉

題趙子昂馬

賦故宋李忠襄公烏石渡舊隱

商德符小景

聽雨

春雲

與趙子期題閣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三首

題陳象仲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院中獨坐

題歐陽原功柯敬仲畫一首

子昂人馬圖

題畫古木

題風入松詞後

子昂幽蘭倚竹

畫竹石二首

桓州驛題壁

子昂畫

畫馬二首

酬書果送梅壽

題納涼圖

題趙子固畫

送上黨長

至前一日答吳宗師

壬申芝平春帖于四首

畫羅漢

題子昂竹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息齋行

題畫

次韻杜德常秋目西山有感四首

題柯敬仲畫

題著色山圖

題吳彩雲所書唐韻

題畫

題李氏浩然堂

華甚樓畫集圖

放鶴亭

無題

送趙虛一歸金陵

與陳道士

樂府

題栢舟堂

以韻禮院孟子周贊院秋夜曲二疊

招熊少府

題梅花寒雀圖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風入松

頌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郊祀慶成頌

銘

劉氏永志齋銘

益齋銘

陳伯升新齋銘

中齋銘

陶硯銘

泚硯銘

硯銘

潭心銘

永思堂銘

贊

御書贊

御書贊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自贊

魯子聖畫像贊

蘇君真像贊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天根子贊

虞駝圖贊

大象圖贊

謝靈運小像贊

卷之五

序

聖南志序

橐城董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世譜序

田氏先友翰墨序

游長春宮詩序

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女教書序

送文子方之橐南序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齋源序

送彭德韓經筵赴官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送李其赴廣州教授詩序 送廉允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送李據序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經世大典序錄 張師道文集序

忠史序 易啓家類編序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送朱仁卿赴文慶教授詩

送趙茂元序 送熊太古詩序

卷之六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贈何明之序 李仲淵詩卷序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安君仲文集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送魯遠序

吳張高風圖序 送王在中編脩奉祠西巖序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序

隴右王汪氏世家勳德錄序 詔使禧雨詩序

國子監學題名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送進士劉積序

送李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宣城黃先生慶八十詩序

陳雲嶠省親詩序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送甘以禮詩序

禁扁序

卷之七

西山書院記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鶴山書院記

王先生祠堂記 草經閣記

致毅亭記 小孤山新修一柱峯亭記

知還齋記 孝思亭記

克復堂記 誠存堂記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樂善堂記

劉正泰壘記 天爵堂記

卷之八

新昌州重修儒學宣聖廟記

光澤縣重葺書院記 董澤書院記

藍山書院記 舒縣城學明倫堂記

滕州學田記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京畿都漕運使善政記

潼州王氏忠孝堂記 王氏山南隱居記

松友記 可庭記

悠然亭記 琅然亭記 思蘭亭記

卷之九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悅生堂記 思學齋記

記

高氏貞節堂記

德符堂記

書隱堂記

興雲橋記

說

尚志齋說

題王氏五歲女弟說

李士弘二子字說

李克峻字說

曾仲禮字說

劉仲經字說

卷之十

題跋

題趙秘書景諱所撰知郡王公庚應墓碑後

跋陸文仁所摹孟若款識

題孝節堂記後

書王氏草韻後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跋御筆除丑閣太府監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宣事狀後

題心遠卷後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書古劍銘後

題和林志

題真西山畫像

跋王端明畫像

跋大安閣圖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題朱侯所臨智永千文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題鮮于伯機與嚴處士翰墨

題鮮于伯機小篆

跋于昂書陰符經

跋陳信仲行卷

跋魯祭酒試諸生聯句

題湯東潤與張文子手帖

題宋諸陸畫象後

題陳彥和魁星圖

題閩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題交住學士孝友卷

書蕭氏官誥後

書仁本堂記後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題義士卷

跋謝大傅中郎帖

題申君子畫馬圖

跋紹興三年召故參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

堂審察者劉

題蔡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題御書李章閣記後

題蕭氏家世事狀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題米南宮墨蹟

題黃山谷墨蹟

題宋高宗所書便面

卷之十一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紡績圖跋

約齋跋

王逸老草書跋

子昂墨竹跋

安生送行詩後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闡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

賡和竹詩墨蹟

跋王贊善遺事後

順菴錄跋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子昂臨洛神賦跋

王維輞川圖跋

所翁龍跋

題張彬孝義手卷

金壇李氏唐誥跋

題吳傅明書并李唐山水跋

跋晦翁書後

晦翁與劉晦伯書跋

跋晦翁書後

歐陽元功待制備用八景圖跋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字木魯氏貞節跋

孟同知墓志銘跋

跋高宗御書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題高宗臨額曾公乞米帖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題董溫其官誥

題高宗臨額曾公乞米帖

又題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跋申屠君墓表後

卷之十二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表箋

經筵謝恩表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中書省賀元正表

翰林國史院賀聖節表

賀冊皇后表

監脩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笺

賀登極表

講畢奏特加漢城董氏封贈表

謚議

中書草草政事藉登謚議

中書草草政事何榮祖謚議

翰林學士陳傑謚議

書劄

請吳先生書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賀歐陽元功待制初度啓

答歐陽少監餽歲

回胡貢士啓

卷之十三

碑

上都督府賀聖節表

趙文憲公神道碑

福州總管劉侯神道碑

卷之十四

碑

淮南憲武王廟堂碑

蘇氏先主碑

卷之十五

碑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牟伯成墓碑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國子助教李先主碑

卷之十六

碑

御史中丞楊震公神道碑

太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孫都思氏世勲之碑

卷之十七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高魯公神道碑

卷之十八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張平章墓誌銘

張隱君墓誌銘
林彥栗墓誌銘
揭志道墓誌銘
能與可墓誌銘
項非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胡彥明墓誌銘
葉謙父墓誌銘
王公信墓誌銘
倪行簡墓誌銘
汪夫人墓誌銘
周夫人墓誌銘
曾巽初墓誌銘
趙夢齡墓誌銘
王誠之墓誌銘
王宜之墓誌銘
田夫人墓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史夫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程夫人墓誌銘
黃夫人墓誌銘
史夫人改壙誌

表

王伯益墓表

行狀

翰林承旨董公行狀

傳

王貞傳

李象賢傳

祭文

祭表學士文

祭潘學士文

誄

謝先生誄

應制錄

卷之二十一

冊文 樂章

皇后附廟冊文
明宗皇帝附廟冊文
明宗皇帝升附樂章
皇太后冊文
皇太后冊文

策問

會試策問二

廷試策問二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明皇出游圖

端午賜大長公主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趙千里小景

燕文貴小景

趙千里出峽圖

羅能羅漢圖

白樂天重屏圖

陳閱畫中宗射鹿圖

羅漢圖

韓幹馬

曹霸下槽馬

韓晉公土星像

柯傳士畫扇

胡虔取水蕃部圖

滕昌祐懷香軸鵝圖

李章閣銘

茶鑿銘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趙中丞畫像贊

吳宗師畫像贊

御馬五雲騷圖贊

瑞雀贊

卷之二十二

道園學古錄

制誥

封宣聖王夫人制

封太平王制

管都王夫人

管國公夫人

寧朔王夫人

封燕下冷知院相明里

父

封悟理間八制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序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封管都王制

封管國公制

封寧朔王制

封遼陽王制

祖母

趙平章加官封制

封鑑贊八制

封張真君制

金字藏經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記

奎章閣記

御史臺記

龍章寶閣記

碑銘

鏡州路黃君廟文惠觀碑銘

卷之二十三

武衛新建先聖廟碑

東嶽仁壽宮碑

卷之二十四

白容郡王世績碑

黃錢普度大醮功德碑

大都城隍廟碑

五色石屏風記

天心水面亭記

玉像閣記

碑

曹南王勳德碑

大崇禧寺碑

卷之二十五

大龍翔集慶寺碑

何國仙壇之碑

卷之二十六

供醮文

水陸會功德山

國離建壇青詞

三清

后土

太陽

歲后

太陰

天罡

大耗

小吉

金星

元辰天罡

室宿

太陽

太元元辰

斗宿

太白

高昌王世勳之碑

太平興國禪寺碑

大承天護聖寺碑

王侍宸碑

水陸會緣起文

朝詞

昊天

離星祝文

太歲

金星

室宿

病符

土星

役門

離星文

羅睺

小吉元辰

參宿

太陽

太元

軒轅

太陰	白虎	迎神	醮星祝文	太陽	歲后	土星	病符	災殺	五鬼	白虎	醮星文	太陽	天罡	功曹	羅喉	大衝	癸亥	青龍	送神	金錄普天大醮青詞	祈嗣密表	建壇詞	午朝	第二日早朝	晚朝
太歲	大耗	送神	迎神	太歲	勝光	囊宿	金神	夜門	青龍	送神	迎神	太歲	小吉	歲星	太陽	太白	歲后	白虎	建齋詞	皇后保安密表	第一日早朝	晚朝	午朝	第三日早朝	

午朝	散壇詞	祭星祝文	天罡	室宿	小吉	參宿	太冲	斗宿	病符	大歲	歲后	黃錄普天大醮青詞	第一朝	第三朝	第五朝	第七朝	第九朝	設醮詞	兩師祝文	正薦位白文	祭風伯文	長春宮祈福保安齋意	崇真宮祈福保安齋意	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晚朝	設醮詞	迎神	羅喉	平客	太陽	金神	太陽	白虎	太陽	青龍	送神	建壇詞	第二朝	第四朝	第六朝	第八朝	解壇詞	風伯祝文	皇后修設黃錄大醮齋意	孤寬榜	門帖	祭兩師文	青詞	祭海神文	吾殿小上梁文	吾殿上梁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歸田集

卷之二十七

賦

東臯賦

古詩四言

環洲詩為蔡天贊作

竹林七賢圖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王所藏蘭亭圖

玉隆留題

記夢

浮丘公吟為陳溪山壽

為堂理普化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

和陳溪山送蘭花韻

題張觀海所携虛舟竹所二毛圖

送龍翔為獨峯上人還金陵

送海東銘上人十首

楚石環藏主自蔣山歸却欲就林閣藏同舟清江之上賦此贈之

為黃氏賦大雅詩

秋堂二首

分韻得一字送平江開元雪憲禪師

賦彭氏靜深堂

題馬竹所九歌圖

次韻太朴對何仙舟詩書山中見懷

卷之二十八

古詩七言

江樓看劍歌者趙子昂銘劍後

賦劉益之噴松粟

畫馬

空山歌

題馬竹所畫

南園

題旭上人所藏山齋畫竹

柳塘野鴨

江曾道江山平遠圖

盤車圖

題漁村圖

題黃仲剛山居後閣詩

題秦鏡二夫人承召畫華情宮圖

示子四

律詩五言

題王隆官所藏衣翰

寄三衢守馬九皋

寄題汪道士草亭

聞鴛

山水圖

題馬竹所畫

卷陳溪山元日即事

次韻陳溪山二首

題趙子昂十馬圖

題畫

題癡女團扇淡春脫圖

賦雁元鎮春江浦魚圖

題何大夫畫馬

題村田樂圖

丙吉問牛喘圖

題長江萬鴉圖

贈羽士費無隱

題韓幹畫馬

題雪畫山水歌

寄忽承旨

題朱澤民山水

黃敬延送竹本

錢舜舉畫

丹霞觀黃知微留別

題曹霸馬

送客北河晨望山水閣

杏園詩為黃思順賦

卷之二十九

律詩七言

與發元濟登仙游山

賦載靈圖詩四首

賦黃才圖詩五首

瑞竹

次韻明使講生陪敬齋監郡登華蓋

贈鄧公信

贈劉雲章漢章兄弟

壽陳溪山生日

送尼山鼓山長

秋日同朋遊北塔山

題范德機詩集後

題屏山閣

游洛湖田舍

和陳溪山雪中寄晴二首

寄陳奉常

答易至善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宜春臺晚眺

贈易月昭

送黃子昂

和陳溪山春後三百即事

己卯臘八日雪為魏伯亮作

寄賀吳宗師七十壽旦

和天師韻

歐陽德器遊京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寄題觀瀾亭

書武進縣學記

贈楚石藏主

與薛玄卿會黃氏溪園

右鄙句韻

次韻朱德嘉

贈張仲華

寄胡伯友

次韻朱德嘉

次韻朱德嘉

遊北塔山

次韻朱德嘉

次韻朱德嘉

登華山按子岡

次韻朱德嘉

寄薛玄卿

次韻朱德嘉

寄李伯宗編文

次韻朱德嘉

題環翠亭

次韻朱德嘉

送吳文明

次韻朱德嘉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玉女

答吳宗師受希年詩韻

送海朝宗調官

寄趙知微廉使

題致爽樓

東坡墨竹

白雲閣上人度夏

寄龍翔寺新笑隱

寄魯學士

答甘允從

次韻董子羽

次韻顧空山

寄真君張先生

孫宰金碧山水

臨川冲雲寺觀詩

題披蓮圖

寄吳思可廉使

寄南安燕信巨樾管

遊仙遊山

題方方壺作遊仙圖

答錢翼之

次韻顧空山送杏

和陳溪山春後見貽

題荆門酒樓

即事

目疾偶成二首

柯敬仲畫古木跋

答時江石門江秀才

夢吳成季見訪

嘉平既望陳溪山山齋還月下獨步二首

題馬竹所捕魚圖

李伯宗錄詩

寄陳溪山

鶴

二月雪與陳齊賢

酬諸友編文

送朱明仲

題汪華王子昂蘭石

題錢舜舉瓜圖

卷之三十

七言絕句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雪後偶成

築室

自春題自畫張摩訶像

游仙詩五首

子昂竹

子昂蘭石

夢鐘圖

唐五王出遊圖

射獵圖

題大別山相圖

酬張用鼎

中秋前偶賦四首

題赤城峭壁二首

玉龍圖

贈陳眾仲五首

無題

題約齋為譚元谷賦

題黃敬申虎圖

賦王簪花四首

蒼真仲谷見寄兼簡許屋夫二首

題范德機詩後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題魏受禪碑

次韻東山鳳栖別墅四時詩

送臨川文楚英游京師兼簡國史侍講

和陳溪山韻

送程以文兼簡衍曼碩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寄成都孝成姪

寄子安民從子宣

題明皇按舞圖

題陳氏遠塵樓

桂亭

八駿圖

題白玉蟾像

各題乘彝送地黃膏

題關尹問道圖

答魯子崇恭政四首

秋夜有作

郭熙畫本

贈開白雲

題亡弟希魚大夫詩後

書蘭亭後

聞機杼

溪橋踏雪

題文丞相詩後

題古洞賓見滕子京像

寄吳景求

題樓攻錦織圖

西郊草堂圖為從子宣作

寄吳門弟姪

葵榴雙鳥

題昭君出塞圖

偶成

田舍

題孝宣愛育圖

別變玄圃後重寄

寄蕭性淵巡檢

古檜

留易小雅樓促陳溪山同飲

和陳溪山櫻桃

樂府

滿庭芳

法曲獻仙音三疊為陳溪山壽

院溪沙

虛白齋銘

几銘

贊

陶淵明贊

劉貢甫贊

自贊

玄帝畫像贊

卷之二十一

序

周易玩辭序

戒子通錄序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飛龍亭詩集序

揚叔能詩序

葛生新采蜀詩序

恭饒心道

聞變玄圃除御史

題趙子固梅

題夢良梅

留題龍門寺

寄阿里仁甫

方床銘

先君硯銘

劉原甫贊

先君遺像贊

孝女贊

宰淵微先生遺像贊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鄭氏毛詩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送危太樸序

甘天民詩序

黃氏復姓譜序 送飭則明序

卷之三十二

序

太平文澤黃敬則之管序 國朝風雅序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送李仲永遊孔林序

易南甫詩序 晏氏家譜序

卷之三十三

序

廬陵劉桂隱存素序 曹士開漢泉漫齋序

秋岡詩集序 李梅亭續類彙序

送楊生序 楊賢可詩序

碩谷居懷素序 送楊拱辰序有詩

新喻州士英舉遺篋序 洛陽楊氏族譜序

送管伯昂序 周氏族譜序

卷之三十四

序

送李敬心之末嘉學官序 曾小軒集序

曾揖齋綠督集序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饒敬仲詩序

漁樵問對序 送吳尚志序

送李棟伯高序 熊萬初舊雨集序

卷之三十五

記

王文祠堂記 曾文定公祠堂記

道園學古錄

奉元路先聖廟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儒學記

新喻州宣聖廟儒學記 撫州路宣聖廟學記

寧國路旌德縣宣聖廟學記

撫州路樂安縣儒學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卷之三十六

袁州路儒學尊經閣記 南軒書院藏書閣記

尼山書院記 張敬書院記

袁州路萬載縣宣聖廟學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南康路都昌縣儒學記 考亭書院記

弇山書院記 撫州路樂安縣三皇廟記

澧州路慈利州三皇廟記 袁州路分宜縣三皇廟記

撫州路崇仁縣三皇廟記

吉州路三皇廟田記

卷之三十七

飛龍亭記 推茶運司記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龍興路滕王閣記 襄陽路南平樓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撫州路崇仁縣治記

撫州路羊角洞天記 撫州路青雲亭記

卷之三十八

記

大本堂記 時中堂記

思本堂記 誠全堂記

三五——一七

傳學堂記

君子堂記

寫韻軒記

主靜齋記

卷之三十九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徐記

說

海樵說

平心說

劉璉彥溫字說

趙孟昌以順字說

書

易晉用昭說

謹教堂記

柏文亭記

極高明樓記

環翠亭記

王孟宗魯字說

新翰蕭淮仲又字說

鄧漢海字說

趙孟誠以信字說

易至善字說

李古錄目

卷方仲約論春秋書

卷之四十

題跋

跋濟寧李璋所列九經四書

跋劉省深墨庄後

跋文聖傳三絕碑後

書范左司事後

跋賈并黃氏家譜後

跋曾氏世譜後

題先丞相蔡壘親帖

跋吳先生新蔡護詩後

題吳先生真祭堂記後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題翰雁氏世譜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跋劉墨莊世譜後

跋朱文公與黃商伯書後

重書黃子中澄敗堂記後

跋柳誠懸墨蹟

張率性書

卷之四十一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建寧路崇安縣尹邵君去思之碑

崇仁縣顯應廟中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墓碑

卷之四十二

神道碑

會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陳文肅公神道碑

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楊襄敏公神道碑

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公神道碑

卷之四十三

墓誌銘

跋山谷筆蹟卷末墓誌後

題李有吾字通序

跋朱先生春陸先生書

跋張魏公與劉和叔墨帖後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跋張方先生傳後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題蘇文忠公諸帖

又題

表

題曾歐二公帖

卷之四十一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建寧路崇安縣尹邵君去思之碑

崇仁縣顯應廟中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墓碑

集賢直學士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卷之四十二

神道碑

會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陳文肅公神道碑

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楊襄敏公神道碑

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公神道碑

卷之四十三

墓誌銘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跋子昂所書高淵明像

跋黃思順醫說後

題明江傅路手卷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手翰

題岳飛墨蹟

跋黃子昂所藏秦更碑銘

謝箋

孫魏常有墓志銘 吳仲谷甫墓志銘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志銘

皮梁墓志銘 建昌軍事判官雷君墓志銘

衡州路總管府判官楊君墓志銘

表仁仲甫墓志銘 華大和墓志銘

劉宗道墓志銘 黃東之墓志銘

卷之四十四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行狀 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祭文 祭孫復文

祭吳先生文 祭孫復文

傳 陳昭小傳

方外素

卷之四十五

銘 龍虎山道藏銘

贊 蓮花菩薩贊 華嚴變相贊

佛母贊 毗沙門天王贊

維摩文殊贊 瑞光塔院贊

達磨贊 毗沙門天王贊

多聞天王贊 瑞光塔院贊

老子贊 陳希夷贊

三茅山四十五代仙師贊 張宗師贊

張宗師贊

吳宗師贊 道士贊

序 昌上人詩序 會上人詩序

吉上人詩序

卷之四十六

序 送豆開閣序 送薛玄卿序

送趙虛一序 貞一墓序

送史講師序

記 潭州壽星觀記 順慶萬壽宮記

興州紫虛觀記 雲州白雲觀記

蒼玉軒記 著存閣記

滕州新修東嶽廟記

卷之四十七

記 袁州開元寺浴室院記 撫州相山保安觀記

碑 五祖禪師寺碑 普明禪寺碑

成都正一宮碑 杭州開元宮碑

臨江清真宮碑

卷之四十八

碑 茅山崇壽觀碑 仙都山玉虛宮碑

吉水州顯佑廟碑

銘

仙都山玉虛宮碑

吉水州顯佑廟碑

張宗師贊

普安禪師塔銘

智覺禪師塔銘

大辯禪師塔銘

卷之四十九

銘

晦機禪師塔銘

廣慧禪師塔銘

斷崖和尚塔銘

鉢牛禪師塔銘

卷之五十

碑

廣化其人岳公碑

陳其人碑

彭九萬碑

倪文光碑

墓銘

孫其人墓志銘

黃中黃墓志銘

張宗師墓志銘

朱非子墓志銘

目錄

馬廩士墓銘

故梅隱吳公墓銘十八卷

寄題樓撫山普濟禪寺

寄題許愿夫抗雲樓

贈劉無作一首廿八卷

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

活水源為王致道賦

夜宿周復心李伯宗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并序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題黃與可所藏錢舜舉山圖

題趙師舜沈崇蘭圖

春妍帶雲圖

江村秋晚圖

題饒世英藏舜舉畫四首

題趙師舜藏雪竹圖

題饒世英藏孤鶴圖

贈朱萬初四首已上並見廿九卷

子昂書也等一表贊二十卷

無州臨汝書院詩序

無州路趙經漢松雨序

送醫士吳益謙序

胡師遠詩集序

送李伯宗序

朔南風雅序

朱萬初製琴序三十四卷

撫州臨汝書院記

撫州路重修東嶽記

趙氏義齋記

浩然樓記

環碧樓記二十八卷

黃勉子昂說二十九卷

王母龔氏墓志銘

同安簿周仁甫墓銘四十三卷

道園學古錄目錄畢

道園學古錄卷之一

在朝臺 雍虞集 伯生

賦

別知賦送表伯長

余忽忽處此之無故方幾偃蹇以自窮遊飲業以遐征子抗九宵之雲風順三辰之徘徊方逢後古以為期何夫子之依張方亦踉蹌而在茲于嗟乎世德之浩浩方恥謂人以及不賢陳佩玉於交連方被徒與以瑤環設厚顏之贊沉方孰敢即問乎津滙發疾叫于咽嗑兮眾披靡而莫支夫吟倡之孤感方豈不足於內接顧西子之蓬垢兮益區忌兮故意惟前聖之無悶兮老氏亦貴夫知希韻源薄之多態兮猶慷慨而尚辭余固將去此而無悔兮念夫子之與我日進余以不及兮又證余以其可余嘗究往來之為道方論因革之為權莫或知其淺深方子獨謂其固然庶父子以自輔方克有聞以時行忽先我而南望方殆若為乎余情迺歌以送之曰長江潭潭方春多浪波白日耿耿方擊楫為歌天薄我賦方非以病我于嗟方昔之盛者何其多

古劍賦

吳季有劍古所服方先時利行後伏匿方歷世十百神物來方精英上浮方乃識方截截庚庚玉理及方質化光派黝正黑方匡視白日磨飲色方燧人司金石水泐方終古不磨奇雄特方勿襲勿試靈具戒方鬼目睽睽頭鬚鬚方竊擬鏡之自造慙方靈怒睡女不女貨方神宮無人帝湛默方季冠如山采衣翼方長身好脩又正直方稱是容佩有加飾方魚室珠繞維文織方虞于帝傍順降步方握奇中連授神職方旋陽制除物不試方辟却百非五兵息方大宰不劇完以為德

方變窮于傳填無極方

畫枯木賦

夫誰畫此枯樹方曉不食之散泉既偃蹇又嚼食方骨岸岸以弗妍想執筆以極思忽機釋而神旋遺眾壞於斲有初不毀之所全或聖去於斤運或石泐於溜穿海無雨以如晦恍非規而能圓澹熟乎其既失旋蒼然而在前命以物而不可孰春秋而論年噫吁嘻被草以毛骨虛用丹背為流眩曠常注次獨何為托叙實於無意而刻畫其不傳者邪

木齋賦

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首在匡廬讀書羣木之間謂之木齋余愛其高秀而賦之其辭曰

夫何碑碣以坐我方據積水而解盤有樓榭與談章方翳松柏之九九攬芳草之盈庭方聽呦呦之鳴鹿濯余纓於滄浪

方冰余髮平飛瀑余襟清以有待方數望之而彌高絳余駘以并馳方氣絲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屯方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未已方退自脩乎菴室

思曾琴操

龜山之陰陰方有雲垂天河日而海口方將見其人妙手之彌尊方即之彌親大音寥寥方中信而真

芝草歌

古詩四言 味經堂詩有序

國子祭酒曾公伯子聲父作味經堂詩自為記以勗其子遠公嘗命遠從子遊故賦此詩

維昔玄聖有子過庭學禮學詩詔之丁室面牆之室絲不知

味親能使學不能使嗜觀于德容聽于德音詠歌周旋實流我心慙乎千載聖往言在會而不求匪固斯殆畏友輩又窮經為行既有諸躬思貽厥成既誓既奮俾稼之食既收既漁俾鼎之實作堂高明曰子遠來吾經在茲遠其味之始子虛蕭爾爾來食茹草飲水以禦朝夕窮人得歸自我父師倪焉斯文老至不知煌煌靈芝如彼嘉玉薈言采之在彼中谷南陽之八來登來言君子言弟宜其後昆

題宋誠甫侍御與綸亭

岷源建高駛無游舫漢會其委安流滄海安有君子更綸其下雖不得魚意甚閒暇援萬引樹至于中沱陰樹以休悠悠求歌遊波云云不轉維石樂炫忘憂夫言不食然雲興風舉以高駝翔中天遺景九皋木其落矣魚亦潛渚陸言風好除于風雨風吹衣裳後為栖栖行吟望子寔勞我思山有榛棘河有鮪鯉宜其飲泉必冷之美君子冠絕秩秩大經河有清酌可以濯纓

高彥敬青山白雲圖

兩崖之間曾不容舫白雲悠悠與山俱高

趙忠簡公祠堂詩

皇元至順三年春解州聞喜縣學用禮部侍郎其鄉先生故宋丞相趙忠簡公公六世孫國子博士曾翁求庚集作迎送神詩

山河邈悠宗國為虛騎箕來歸懷此故都嗚皋在樹飢饉在渚闕宮不存公食無所重澤之陂有蒲與荷子孫具來式燕以歌瞻彼洛矣其水泱泱斯文在茲俾也可忘

秦檜助趙公於海南使人逼殺之公臨終從所寓寺僧索素巾一方書其上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

河壯本朝以付寺僧而絕關善之董澤公鄉也

賦節婦王夫人

汎汎淇水岸有佳竹閨門嚴蔽樂爾貞獨之流流岸有松舟閨門間樂爾貞幽汎汎淇水右有堂孔阜始貞幽肅肅看淇源有泉可濯可浴其節高節樂爾高年高年樂止亦有孫子式歌衛風以告國史

題學易齋其人將詣孔林

惟學易君子慎其齋居動息有存起處是於奇耦玩畫方貞視圖書萬辭始夜根動初罔不在中日居月諸乃秉元化以時盈虛共惟玄聖啓我後焉載馳驅繼魯林鬱如

古詩五言

讓草生竹間

讓草生竹間翠色相網綠美人故有託君子故忘愛竹間有

鳴鳳飲水來丹丘不食粟木質樂只頌爾故

高竹臨水上

高竹臨水上幽花在崖陰以披貞女姿常此君子心春陽不自媚夕露已深湘妃昔鼓瑟悵望空梧冷

月出古城東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凌車騎各已息官闕何處墜牧馬草上露吹茄沙際風帳中忽聞鶴傳令教離弓

書上京國子監壁

神京極高寒幽居了最夜雷風無時發零雨每飄灑炎光不到地蕭瑟度長夏大化莫無宰宜必事陶治揚雄不曉事守道栖栖者玄經百無微白髮謾盈把

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翰林對月

日落大翰林東望時月中天星何煜煜芒角在苑華草樹風

不起登烟絕唧唧天高露如霜客子衣盡白羸驢餘餘接聲
婦泣幽室行吟毛骨寒坐見河漢沒驛人告晨征曉曉光

憶三十年前與元復初參政同賦秋日梨花元有
句云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而忘其後句因續
之云

朝食葉底梨莫看枝上花花開食實後霜風振長柯遠水良
可鑒彩雲亦易過念爾白於雪日莫當如何

李老谷

十轉山嶺交九度沙磧溜始辭平漠曠稍接山木秀老病畏
行役慰藉得良親秋嶺晚更妍寒花畫如繡故園夫如何朝
陽眩霜袖

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李古錄卷一

翰音迎日數俄羽集嚶路寂寞就書閣老大長郎署為山望
成岑織錦待盈度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

賦水木清華亭

中流泛蘭拙望彼嘉樹林落日滿野水浮雲生夕陰游魚戀
芳藻好鳥鳴幽岑為樂恐易老吾將脫朝簪

天曆戊辰前續詠貧士一首

目昏畏附火枯坐寒窗中破褐著絮重虛豆兼冰崇病骨於
此時浮屠叱咤空呼兒檢餘曆記日待春風雖欣解凍近翻
驚紀年窮首酒欲自屠無錢似陶翁

又一首舍弟見和

蜀侯昔罹憂頓海萬死中詩書庶不泯焉思祿位崇爾來五
十年所以恒鑿空涉世惟信道卓然立類風漫仕非我能偶
貧宜人窮深耕定有穡歸嘆兩衰翁

後續詠貧士四首

老骨寒不寐夜長况聞風心悽危欲折踣跡敗絮中鷄鳴當
晨黍馬疥弱不充山童衣百鴉喚之愧勿勿求火掃木柴庭
樹亦已空决起不敢忘曙光屋南東苟遠牛馬性歸放春草
豐

歸蜀越關隨棧閣危登天適越河濟隔堰水丈尺間飢寒迫
日暮舟車計茫然東家有一叟欲去初不言早朝聽詔畢喚
馬聞闐前童奴受宿戒向暖爭相先聞之嘆兒子我何為汝
牽獲無千金費吾足安暇憐

為政貴察色讀書在研覃司視既不明兩者無一堪尚不道
吏責為師固宜慚聖世無棄物况茲夕朝替决去豈我志知
止亦所語頗聞南山下菊根浸寒潭濯餅干日期冰臚復清
涵老馬果識道更服鹽車駝

李古錄卷一

天風夕號怒霜日珠清妍探架得古書前日手所編奈何視
茫茫字若萬蟻綠精意成寂寞惆悵還棄捐於惟仲尼衰清
豪不復然小子未聞道何以卒成年

觀花有感

掛中花樹枝酌酒花樹下風吹中上塵花落手中半清唱起
相壽毋遽且聊暇流光急去人莫怪行樂者

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兩灑赤城觀蕭驥山水高浩蕩塵路斷龍音
新波蕪雀集虛幔開戶微風與倚杖眾雲散

同閣學士賦金鴨燒香

黃金鑪為鴨焚蘭夕殿中窈窕轉斜月遠逝動微風綺席列
珠樹幸鐘連玉虹無眠待願問不知清夜終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井
疎條插鵲寒
寒流陰冷
時懷懷歸
覺宵永
晨鍾禁
中來白髮
聊自整

送良上人賦得井上桐

桐陰秋轉薄
井氣曉為霜
交柯舞幽鏡
隨葉響鳴璫
高葉翠
羽下澄水
玉蚪藏
上人從
定出行吟
繞石床

送吳子高

懷賢獻京國
悼亡還獨歸
日落雲中樹
風吹江上衣
湘靈瑟
在席織
女石支機
遠道多寂寞
強飲勿相違

于仲元舍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
丹霞淡紫朝
妙質承日映
飛英向風飄
醉來紅袖
近歌罷
綠雲消
揚州問
何遜
何似
董嬌娘

寄題新治亭

芻蕘治基
草蕭條
江南秋
泛覽山河外
張樂鳳皇立
公子飛

翠蓋美人
回綉舟
從茲至
黃髮繼
故以忘憂

題修耳東坡載酒堂

駸駸修耳
城歷歷
枕樹百年
遺故丘
新堂設
簞作清風
海上至
朝陽在
庭戶
丹山五色
鳳覽德
乘乘下
甘辛熟
桂酒羅
列雜
諸預
符稔
多孫子
食飲祭
先具
蛟龍
波浪
深歸來
風雨

除

擊井得甘泉
渴者恒自私
流潤不擇地
委順復何疑
海南絕
風雨水
木况華滋
麟舍解
讀書諸
生還誦
詩何必
懷故都
聊樂宜
在茲
星河
度白鶴
山月懸
蟻有求
晚去何
速
勞人
千載思

思

盜發亞父塚
謝賦有
盜賊
盜發亞父塚
謝賦有
盜賊
盜發亞父塚
謝賦有
盜賊

盜發亞父塚
謝賦有
盜賊
盜發亞父塚
謝賦有
盜賊

盜發亞父塚
謝賦有
盜賊
盜發亞父塚
謝賦有
盜賊

盜發亞父塚
謝賦有
盜賊
盜發亞父塚
謝賦有
盜賊

盜發亞父塚
謝賦有
盜賊
盜發亞父塚
謝賦有
盜賊

歲復何為
大河繞城東
落日在城西
邊客立城下
踟躕望安
期

應制題王融葦吳王納涼圖

雨過大湖
上風生
響簾
紅綺
排几
席白
紵製
衣裳
朱光
論厚地
明月在
高堂
何以
保玉體
長年
樂未央

步虛詞四首

步虛長松
下流響
白雲間
華星
列耀
火明月
懸環
環肅然
降靈氣
穆若
愉妙
顏竹
宮清
夜望
拜久
乃還

稽首望
太霞
羅羅
間層
雲結
結冲
氣要
眇出
空誦
則參
手

景精拔
引務
散收
攝衣
上白
鶴招
搖事
旋朝

朱光出
東海
高臺
亞赫
職六
龍獻
陽燧
九鳳
保全
支鍊
丹軒

轅飛
濯景
崑崙
池拜
賜冰
玉佩
玄洲
共遨
嬉

學仙
淮南
王問
道劉
更生
三年
鍊神
丹九
載凌
上清
日月
作

環珮雲霓
為旖旎
回首
召司
命靈
雨灑
蓬瀛

題商學士畫

方士好服
食兩山
多紫芝
米之
七松
下濯
以清
澗澗
滄涼
百

里內
秦皇
都
不知
駕舟
載男
女築
宮東
海涯

贈監小吏

廣術何
迢迢
榆槐
陰蔽
之鼓
鍾晨
莫起
車馬
中間
馳此
有髮

居者
閉戶
教孤
兒十
歲學
文史
十五
從吏
師丹
青出
天性
落

筆有
令姿
藝監
取材
伎小
大無
一遺
署兒
筮庫
下擇
簿不
足

為手持
一束
書求
以慰
母思
告兒
勿薄
吏公
卿出
自茲
請看

孟氏里
刺母
自有
祠

記子昂畫

春風
動蘭
葉庭
力光
陸離
言收
竹上
露石
角掛
練衣
車行
不
擇路
朱沙
何非
楚遊
子愴
忘歸
徘徊
成云
莫

送西臺治書院公啓

陝郊得時雨生意始來復存者事緣猶遠者直墻屋安知周
際餘政可致新福關除正廣術區井表深濱均齊定恒志忠
厚併敢萬宜無愛世士受仕在制故爲表苦多違好名常不
足洽言肅將指善類庶有助

送張道士歸上清

白雲時水自古多仙人手携綠玉杖頭戴白綸巾袖中出
風雨天上禮星辰歸來庭戶靜芳草自生春

日出行

日出上城府日暮當登歸城門已擊柝出郭何爲依下馬投
館人空垣月當發涼風振庭樹巢鳥屢飛起坐極白髮忽
如霜草稀周公不復夢仲尼故沾衣老乘有瑞色傳聞惟食
薇求之事已晚徘徊行道微

贈治冠者

車馬入隘巷言尋治冠師反關不受客高坐嘖書詩布衣不
掩腥書食甘雀燕冠成動經歲不售亦不辭我少好文章把
筆無不爲愧爾愛寂寞慎與當自茲

贈馮真修士明

終郎居上京閱人如風花拈筆寫其似千歲留美華迹來七
十年將相紛在自來者有如此往者那可續昔我初北遊面
白鬢如鶴點染頰粉墨華星映丹霞今如雲中松苦硬雜蒼
白却視當年容態如不相識不識當如何臨風且長歌黃雲
接河漢白雪漫坡陀乞身願歸老吳蜀山總好贈君千黛螺
翠色秋可掃

寄陳康仲助教上都作

學省足清書詞垣驚發秋美人隔河漢落月在高樓持衣未

成曲吹笛不勝愁遠趨鳩鵲觀別製鷓鴣表

贈鐵菴道者二首

昔遊雲臺觀山色上衣青松花春雨落栢葉秋露寒飢來
白石睡起看黃庭人間忽已老莫問少微星
海上別妻子山中求伏苓白虎藏玄清蒼龍護黃袍燒香招
五老行厨庖六丁從子似非遠丹霞祭華星

題商德符華山圖

昔祠雲臺館行穿柳帶栢夕除風氣深重碧照行客獨訪張
超谷漸覺巖險迫冰生玉井頭日射仙掌側宜無鐵鎖懸翻
身若飛鶴恐煩華陰令不奈昌黎伯王事况有程車馬何忽
忽流觀終南山周覽天府國不來十七年欲往不再得山河
相礙悠傷殘轉蕭索摩挲商老圖彷彿希夷宅高哉連華峯
白雪澗秋色

寄幻庵主者

朝遊武夷麓冥入匡廬岑放舟臨野水來藥過幽林清泉磨
寶劍擊石鼓瑤琴臘月歸溪上還作蚤春吟

賦茅山道士雲板巢

昔年李太白廬山思結巢雲窠自天上和鶴止松梢道士潘
闌遠高居古大雲誦經門卧虎看劍石眠蛟飛步脫鳧長
吟吹鳳袍九江攬秀色許爾作神交

酬上清道士鈔陰何詩

殘雪松上落輕冰硯裏生寫詩過夜半歌梳又天明少陵愛
何遜太白似陰遼不愁勞弱翰亦足助高情

題李暉之學士白雲半間

山中多白雲何由到城邑招之恐不來故攜篋無迹栖擔候
晨光納牖作秋色用冲不爲習常佳靈若客分張什卷松散

落還白石日照香燭紫月射仙掌側有恩封一鄉與子當共

題浴日觀

煌煌赤老烏三浴乃出海波濤始是濠宇宙破冥昧西登泰

爲尊師賦雲採清遊

大茅千仞下結屋三四極雲林戶牖潤鶴去海天平坐上登

吹笛圖

白雲悠悠去長松披高丘匡坐吹笛人似是馬督郵飛鷓鴣遺

送甘以禮調官歸鄉

甘君有良材於政無不宜白頭郡縣下尚覺非所施奈何第

送李彦方闈憲

文監李公彦方出貳閩憲同朝羣公皆賦詩以爲贈彦方

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

題鄭秀才隱居

陶翁昔好菊荒徑不暇鋤素琴初無絃名酒亦發虛難有二

題宋印竹木

猗猗淇園竹結根磐石安枝幹相扶持風雨不可干其實厥

詠史

軒后遊已遠漢武亦雄哉
荒郊野老蒼蛟龍在其上
不知風雨來垂影一千丈
後王撥鑑法江南久寇禦空冬
沒骨畫容易媚中朝

書古木

荒郊野老蒼蛟龍在其上
不知風雨來垂影一千丈
後王撥鑑法江南久寇禦空冬
沒骨畫容易媚中朝

賦蘇伯備遊漢書堂

幽源恒伏流春雨川乃盈
林晴廣敷潤草木俱繁榮
臨深見遊儻中喬有鳴鶯
君子樂在斯齋吾托名精學
抱沈默時至有收行抽簡
魯史存未詩商頌并禹允
追馬公湘江歌盈生紉蘭不
盈握茂木有餘情浩然欲浮
海歸興遠滄清方舟

我為補白髮

題薛外史瓊林臺

高臺積方石瓊林樹交柯
晨光眩白雪夕景縹紫羅
每聞推子唱恐是仙人過
塵世在足下豈能聞笑歌
過海抵騎鶴開池還養鶴
外史政瀟灑太白鳥足多

送張兵部孟功巡河分題得屋上烏

花發上陽春門闌未央曙
城拆起群栖流光散朝羽
息影頻近擔結巢願當戶
轉轉余井終日濯蔬櫛

題彭澤陶氏家譜

百甃在戶外五柳當門前
燕去王謝宅人依墟里煙
述德尚千載人情猶昔年
以安遺孫子高哉為世賢

道園學古錄卷之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在朝蔡一 雍 虞 集 伯生

古詩七言

賦洛川老人九十

洛川老人年九十須眉如畫
身玉立錦袍金帶方烏巾
手拂強弓無決拾八月平原
秋氣高聞有狡獸依蓬蒿
清晨上馬薄暮返累騎毛
血懸韃毳身是前朝將家
子生逢大平百無事却將
英氣化高年何物小兒堪
指使太守上言朝有恩求
帛養牛兼上尊洛川老人
過百歲擊壤為歌傳子孫

張今鹿門圖

張侯襄陽人深知襄陽桑
十年宦幸懷襄陽故托秦
練寫山郭老我不奈思蜀
都人言嵩陽好隱居三十六
峯當對面水竹田廬還可
圖欲往不能心悵二忽見
新圖被山樹沙禽浦樹俱
可人金澗石床為誰好向
來者旧皆英雄駕言從之道
焉從弄珠月吟識遊女沉
劍潭深知卧龍八月霜晴
水清淺聞道扁舟足廻轉
何時古寺傍樓溪幾處殘
碑在江峴呼鷹擊高秋草
多卷魚池中蓮芙蓉蜀嵩
未必不如此我今不游奈
老何張侯二一登結屋莫
待史磨為君卜要看曉上
課兒耕好在魚梁白沙曲

子昂畫馬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開過
目如飛電池邊既有吮毫
人神駿誰能誇獨擅公今
騎鯨陞九州人問空復看
驂騑惟應馭氣可相逐黃
竹雲深千萬秋

淇二行

淇二天字玄以鞠星白如
銀垂近人牛羊散漫草多
露大帳

中野傍無隣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兒泣今年八月天子來身屬婁月中立

家兄孟喬父輸賦南還

大兄五月來作客八年不見頭總白五人兄弟四人在每憶中郎淚沾臆我家蜀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存兄弟難堯庫
實父蔭弟竊微祿承君恩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幸嗟我何為長遠道諸君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憂來每得二三友看花把酒臨風嘆蜀山嗟
峨歸未得盤三先瀾臨川側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多千尺南風吹雪河始水兒歸烏帽何深三明年乞身向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

子昂墨竹

吳興畫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風古來摹擬法已絕止有木葉雕蚕虫黃金錯刀交屈鐵大陰作兩山石裂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梧泣湘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昔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空落月年三照秋屋

商德符畫古木

湘君宮在洞庭湖幽篁古木龍所都石壇雨長碧苔蘚水翠風動青珊瑚老人欹枕看螻蟻婦停舟聽鷓鴣江南蜀道問來往商公三三今有無

吳郡陸友仁得白玉方印其文曰衛青臨川王順伯定以為漢物求賦此詩

將軍騎從公主時宜意刻玉為文章珠襦已隨黃土化此物還同金馬翔軍中只識長平侯西風未葉茂陵秋人生卑微何可忽碌二姓名誰見收

為達兼善御史題墨竹

蜀道荒涼多古木管管千尺相因依少年慣見今白髮杜宇夜啼愁不歸老可常作陵州守古墨較龍多入手春雷每恐破壁去神鼎空令遊魅走丹丘越人不到蜀備樂何以能縱橫內府人家爛熳寫使可見之心亦驚江南御史龍頭客暫別那能不相憶知君深識某拙文故作寒泉溜崖石

畫鶴

薛公少保昔畫鶴七羽蕭條向寒廓通泉縣壁又微汙故物都非况城郭長鳴聞步兒聞暇解寫高情亦奇作田中芝草日應長石上松花晚猶落赤壁江深孤月小白雲野迥秋香薄羣帝相從絳節朝入公許製黃金素謀嬰鹿跡易迷移召中洲夢如昨借懸素壁憶真侶勿有微風動林壑碧漆家寒積雪高直過瀟瀟絕栖泊

題畫

棠梨生竹間牽牛引蔓相因依晨華墜露天水碧斷絲石爛斑衣鶴鶴踏枝歲將莫蟋蟀在戶人當歸蕭蕭落墨人間稀蕭蕭落墨人間稀

寫庐山圖上

德昔擊舡桑落洲前五老當船頭風吹雲氣迷谷起霜墮楓葉令人愁高人只在第九疊大白一去三千秋石橋二客如有待累茶試泉春岩幽

題日景初會司畫

且公山堂城東南畫圍古檜何託二城中無山有山癖直藉毫墨窮幽探日公彈琴古檜下櫛三窓戶生晴嵐春雨時來鶴鳴谷秋声夜作龍吟潭 先皇畫坐羣玉府內使趨召飛雙驂畢安章偃出中秋替丘北死開滕城是時且公主舒卷一二文士相交泰旦公歸來坐成想亦頗拈筆為樓柳伯照

奉 詔每有作礪石相並將無懈嗟予懷歸亦已父度望老
目百不堪山中宜多真僕僕可容白髮抽朝簪

題村敬仲畫

子先世居隆州州治之後山百室翁守郡時隆為隆州
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葉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
吾幼時尚收得數紙今亦亡之卅五生用文法作竹木而
波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眉山李官
之行立為作此予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丘太守時來看山兩海盡
紙背成滄洲老蒲松煙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劍才百年離亂
亡故物散餘江南誰復收新圖舊畫枝葉猶使我不能思昔
侯碧雞祠前杜鵑叫下女井上黃鸝鳴棠梨樹高青子落碧
花翠蔓紫牽牛揚雄無家不歸老蟪蛄蟋蟀寒相求丹丘先

李古錄卷三

生東海客何以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墨作清潤殘質刊落精
英留陂陲重複分細草山石榮紆生亂流眉山李官莫厭冷
言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茅屋倘可得萬里欲上東吳舟百花
潭深濯新錦持報以此珊瑚鉤

白翎雀歌

烏桓城下白翎雀雌雄相呼以為樂平沙無樹托營巢八月
雪深黃草薄君不見日時飛燕在昭陽沉三宮毀銷為蒼天
容露冷秋宵永考秦風暄春晝長

敬仲畫扇

松根伏苓如石髓服食令人壽千歲子欲求之觀此圖老身
偃蹇枝扶疎長鉞篝火新雨霽羽人丹丘期不至却剪蒼霞
崖石間吹作龍吟秋滿山

題簡生畫澗松

簡生與我皆蜀人留滯東南凡幾春每拂弄繞作山水使我
感慨懷峨岷如此長身幽松樹滿谷悲風散陰霧雌雄如劍
變為龍鱗鱗成壁崖去私閣管觀章恨圓蒼淵深出所
無默識形神出摸畫把筆弄蒼增嗟吁玉堂玉書本同館官
齊既分難復見摩挲新墨慰衰朽髮雪飄蕭數開卷昔我樵
牧青城山坐起政在雙樹間當時簡生若相見應并寫此所
潺湲劉郎集賢好賓客好著幽憲對晴碧凌靈為我哦七言
有鶴飛來破秋色

題李受益承旨作東平章萬戶繼志堂後

將軍腰間黃金符父兄功成百戰跡太平不復事弓馬秋雨
高堂聞讀書門有喬松墓有草永言思之願終保幃中賓客
誰屬文東魯儒生固元老

題河博士畫

破頭風惡湖水長兼葭葭蒼蒼一髮魚榜青山一髮是江南白頭
不歸神獨往函室統屋茅覆簷木葉脫落秋病癯買魚沽酒
待明月定是黃州蘇子瞻子瞻文章世希有謫向江波動星
斗夜投斷岸發清嘯栖鶴驚飛怒蛟吼閭中風景偶相似欣
然揮酒春雲開子瞻應是念鄉里還化江東孤鶴來

題高彦敬尚書趙子昂承旨共畫一軸為戶部楊侍郎作

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
為補函室妍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
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為石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尚書情最
親高懷古誼兩相得恹淡酬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國使
我觀之三歎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

題溧陽胡氏雪溪卷

去年予與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及東折入馬家
 窺望縉山度龍門百折之水登岳澤嶺過黑谷至于沙嶺
 乃還道中奇峯秀石難以嘉木香草筆道行其中予二人
 按轡徐行相謂頗似越中但非扁舟耳適雨過流潦如奔
 泉則亦不甚相遠郭熙畫記言畫山水數百里間必有精
 神聚處乃是記散地不足書此曲折有可觀恨不令郭生
 見之深陽胡太祝乃以雪溪自號宜所見與予二人同乎
 然漆水未秋冰已堅尋常已不可舟况雪時耶當具溪意
 云耳因為賦詩云

積雪平沙陰山道射虎殘年不知老豈識船如天上坐翠竹
 為帷樹為葆昔乞鏡湖苦不早白髮如絲照清潦它年此地
 若相逢應著漁蓑脫貂帽

題楊友直檢校所藏李營丘枯木圖

老龍出海蒼鬚鬚營丘枯木天下無回枝屈鐵墮崖雪澗底
 應拾青珊瑚明堂清廟要梁棟朔風吹沙澤腹凍老身不用
 嘆遲莫按圖來求萬鈞重

題管圃老梅圖

鄉人共識古梅樹移植營亭仍百年計時當生宣政前僻遠
 幸遺花石缸昔僑室唐尋故物石棧嵯峨白沙白陵陽慈竹
 樂公移根節相扶俱遠客此樹乃在隣邑間看花食實真是
 間人言支離故多壽我意培植茲惟艱華蓋高人世師表為
 爾賦詩歌窈窕營家孫子多讀書早晚春雷化龍矯

酬蕭度送蒲萄

蕭侯昔致蒲萄苗山童不灌三日焦死西上品復親致手種
 窺南自澆水一月當生一尺長移向江頭蒔荔墻秋深雨足
 馬乳董李慶石壓青霞紫是時蕭侯當走馬來訪衰翁茅屋

下酒酣舞劍傾一尊不信金盤露如瀉

題袁慶驢圖

驢驢食粟石每既立仗歸來汗如洗脫羈展轉聊自恣落花
 塵土隨身起君不見春雷起發龍欠伸霧擁雲蒸九河水

律詩五言

林泉亭

九月天氣雨鶴鳴在林陰使君甚好客來者總能吟紅樹秋
 山近黃華夕露深隣翁八九十有酒即相尋

題子昂長江疊嶂圖

昔者長江險能生白髮哀百年經濟盡一日畫圖開僧寺依
 稀在漁舟浩蕩回蕭條數根樹時有海潮來

挽胡伯恭令尹二首

二十南陵簿才名舅氏同千金劍客散一棹酒缸空朱紱稱

循吏安輿已病翁神明盡今日嘆恍護羣公

病起思歸日齋居則治時抱孫方在膝反席遽知道江路牽
 愁遠坊門望到遲遙憐賢弟哭未忍老親知

題雪谷曉行圖

踏雪度嶙峋霜鬚跨玉麟前瞻那有際後至豈無人松樹紛
 紛老梅花的春金烏海底出遍界爛如銀

送先隴二隣僧還吳二首

蘭若背山陰松筠夾徑深門閭容虎卧湖近听龍吟雨過泉
 添澗風飄磬出林衲衣皆旧識一一謝幽岑

東嶽憶招提由尋日未西過山隨虎跡倚石待猿啼雲外催

歸錫松間覓旧題下隣吾欲老母惜伴扶藜

節婦王夫人劉氏

億昔中丞在清海古道存節高賢女弟文托外諸孫慈竹宜

家慶桓桓表國恩，燕養特相望。美俗繫人門。

次韻阿榮存初參議秋夜見寄

寓館城門夕，高秋雨露開。天中華蓋近，月轉紫垣來。疏闊思良會，淹留到不才。深期謝安石，揮麈散風埃。

雪谷早行

積雪擁柴門，行人稍出村。溪頭或遇虎，木末不聞猿。接棧廻山閣，支橋就樹根。驅車上重坂，回首見朝暾。

雪岩樓觀

高閣丹青起，中天紫翠分。窺窗當大白，雪門俯九疑。雲伐木山人去，吹簫帝子聞。塵中歸未得，春思轉紛紛。

送人之劍閣倅

往年登劍閣，快馬著春衫。設險懷前賦，磨崖百舊劉。鄉人遊雪界，郡倅試冰街。歸道觀新政，香江不掛帆。

寄子山尚書

竹色侵衣碧，重簾兩氣深。白鵝翻墨沼，紫燕入書林。北海春尊側，西山夕閣陰。東曹公事少，歌奏散黃金。

漫興

雨閣添衣潤，風簾隱几高。白頭更事少，病日向書勞。南客傳音信，東家問酒醪。江邊茅屋破，歸楫苦為操。

送張尚德

史館薦張尚德為檢閱官，朝廷以為宜，稱可其請。未奏也，有司以關簿注新進士尚德，頗有聞，即欽棠宵逝，意進退若是可以信。史館之薦人矣，予力雖不足以留之，亦終不敢失之也。故作是詩以饒之。

六月初聞兩官河涼水生，江南歸宋王。樓下謝荀卿，鵬鷲青霄迫。蕙葭白露盈，都留詩興在。來聽上林鶯。

道園學古錄

寄丁州進士陸都刺天錫，鎮江鎮守官差

江上新詩好，亦知公事閒。投壺深竹裏，擊馬古松間。夜月多臨海，秋風或在山。玉堂蕭爽地，思尔佩珊珊。

送趙繼清令尹之官安陸

雲夢開七澤，陪尾貫連山。為政煙塵表，吟詩松竹間。故人總華要，令尹獨清閒。文字李偏宜，老母終養髮斑斑。

明皇按樂圖

新度霓裳曲，三年教得成。鸞鴛渾不下，飛燕若為輕。考秦春亭莫，夫容野水生。黎園多白髮，吹笛到天明。

送長沙守

白髮長沙守，循良又好文。近辭金馬去，遠有玉魚分。對竹聽湘雨，開簾看嶽雲。漢廷思賈誼，一飯莫忘君。

送趙編脩祀西嶽江瀆

西道祠官去，東風入柝斜。陰已歸鴈，江水正飛花。歲事閒宜報，鄉人喜過家。老來思故里，欲寄使君車。

代眾仲作

昔在泉州住，將軍每見招。春雲山對屋，夜雨水平橋。池鴨穿荷葉，溪魚上柳條。禁城鐘鼓起，車馬晚蕭蕭。

題宋雲奉大常臨汾二節婦序後

許氏姪從姑，相承患難餘。自傷還自誓，同志復同居。白髮冰霜共，丹心鐵石如。有闕名教重，珠重大常書。

送王照磨之官雲南

道朝珠浦歸舟，焚道溪飛鳥。愁若雨走馬，畏山泥官署。尊舟驚祠官，勝碧鷄題詩。遠相送，紅日五雲西。

玉堂燕集圖

朝廷多暇日，別館又青春。薄醉猶催酒，清歌況有人。玉堂金

硯匣翠袖白綸巾老去渾無賴憑誰為寫真

寄本柱風子先生

深隱廬山裏題詩忽見存風高應跨虎月落更聽猿酒熟遊
皆去丹成笑不言雲屏第九疊相與浴晨暾

寄蕭田先生

懸榻塵生席際居畫下惟齊眉安饋食擁髻近歌詩菜裹須
雜乳書題憶荔枝白頭吟更苦何必蜀人思

鄭谷圖

道士徐太虛生紙畫山居林壑春煙裏桑麻夜雨餘過橋九
節杖連筵一床書似是子真谷歸耕三月初

畫檜

茅山多古樹此檜更長生鶴鶴棲來穩蛟龍化得成雲深還
近戶月落似聞笙千載如相見蒼然故舊情

李古錄二

李負嶠墨竹

河東李學士隨意放洋州月落亭陰迴雲生谷口出江濤空
渺渺筆墨更悠悠瀟灑西清地令人憶旧遊

為歐陽少監題宋好古竹

幕中能寫竹作此雨瀟湘出石根還瘦臨溪影更長班之推
子立一一風雛將日有長安使平安問老蒼

贈楊友直

維揚楊友直字擬漢中郎畫若錐穿石垂如雨漏瀟瀟舞花羞
女美醉草笑僧狂昨日鴻都李煩君寫數行

題朱郎竹木

江上復春雨曾陰覆碧波石高龍影卧林迴鶴聲過解佩倚
蘭浦揚芬洛木坡佳人翠袖薄日暮欲如何

寄阿魯學士

問訊東泉老江南又五年涼風鳴步屨明月棹歌船陪講長
懷旧環朝獨後賢治平二三策夜晚玉階前

赤壁圖

過鶴生新濤携魚憶舊遊清霜凋木葉落月湧江流隱者時
堪訪良田亦易求如何玉堂夜白髮不勝愁

題况有吾縣令贈行卷

膝庭榻共語抵許几諸生接境皆吳李游氏亦願耕紋歌居
空烟山水畫圖清千載雲巖石能留令尹名

送朱萬初之廣東照磨

聖主多清暇臨池愛日長天章垂鳳彩雲氣動龍香進諫慚
簪筆爭書敢近承承恩君家登服玉向炎方

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

載筆趨笑閣探囊索緇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識字頭
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園多病洵常想賜浦詩

賦程氏竹雨山房二首

春雨過山竹幽泉繞舍鳴燕泥書帙晚魚浪釣絲晴奉席從
孫子連床總弟兄旧聞林下吏讀易到天明

遊子聞春雨思親望故園竹間開几席花底注山尊東世書
連屋頻年稻滿村下鄰溥朴地絕李欲重論

戲作試問堂前石五首

試問堂前石來今幾十年表顏空雨雪幽致自風煙微醉寒
堪倚孤吟靜更眠旧湖春水長誰繫釣魚船

為問堂前石何年别大湖春風伸不王夜月影長孤不中明
堂柱空遺長嶽圖頰思嘉種木歲稅與相扶

為問堂前石何年無藤葛纏金道疑可致紫菊若為妍旧夢遺
破浪聞情開歲年稻綠相識父親為濯清泉

白石人論海女媧曾補天乾坤道廣爾霧雨護蒼然
隨化亦為虎自全者賢多賦此誰賦最流傳
為問堂前石屢逢堂上人遠來嗟最久獨立與誰隣
運載勞車馬摩挲識鳳麟
車音吉日追琢到時响

代石女五首

幸自降頑鄙母煩問成年當寒金作坊向暖玉生煙
歸意毛羣有叱眼涼州三百斛亦未耐航船
昔觀一柱觀還度幾重湖雪尽身不瘦雲生鬢不孤
研牙鄴臺丸賦就草堂圖芝閣玄雲在危踪取藉扶
牛角何堪妨蠅延護自縱沉真辟邪古蓋凝望夫妍
神物須清鑒矣根屬小年金總曾共侍千載憶甘泉
轉徒筆論地存留亦信天露盤危欲折劫火不同然
維下殘經斷岐陽數鼓全向无文字托叙莫竟誰傳

辛酉年

十二

去歲留詩別味哉白髮人冠依子夏製居切左丘隣
執卷充振驚脩辭綴雅麟終須愁坎墮勿用銷魂响
送曾子輩康使之漢中
封上頌臺礼輕車入漢中節毛吹渭雨木葉動秦風
把酒臺基古馳書歲事豐朝回倚西閣日日數歸鴻

立春夜試墨

輕雪作春花飛來入髮斜紫貂迎曉霧綠蟻炫晴霞
書詔頻趨閣思歸即借車幾時將稚子隨意踏江沙
蜀人曲江之官贈以墨竹
粘筆寫琅玕清風入室寒蜀山空腰塞海郡更盤桓
雲霧縹緲遠冰霜玉節完莫志鄉里意持向曲江看

正月十一日朝回即事

宮柱春陰合霓旌拂曙來天光臨閣道雲氣轉蓬萊
直倚沈

沉鼓晨尊灑三盃香霏簾底霧樂殿前雷祥瑞儀曹奏球
淳尚食催舞庭分鷄片效獻過龍舞融聖御生早輕風不動
跌老人南極至王母上方回玉色何多喜金華得重陪
詩賀新雨西閣待門開

贈別兵部崔郎中覽還馬鹿即回中朝

東蜀來東海從軍護北門珠光連旭景玉氣達春溫
靜龍含德門嚴虎列屯從容參帳帳賦賦屬崇輝拜表推黎獻
朝謁至尊雲依溫坐樹星入紫微垣不道瑤瑤貴仍嬰危
車煩利行雖近市長守不窺園春遺忘身得危難欲手援
懷邦維父母於國實錫婚 還羈勒涼二致壁飡魯連各
其子致應存簡在從當日扶持 宿藩清宮風肅三駭
火燁三帝所為郎重王家報礼好暫沖桑梓放未愛李桃繁
神闕秋期並康侯書錫番九成思閣風六月待黃鸝

次句

十二

次句鈞軒司徒足成旦公所藏
英宗御題之句元題曰日光照吾民月色清我心
又題琴曰至治之音
化國多長日高人侍紫宸觀書從上相屬筆念生民雲漢文
章備風雷號令新惟應青簡在能載古風淳御翰龍池曉結
經驚殿陰雲依清靜華月印妙明心千載堂二去諸天肅二
臨朱紋誰為鼓至治有遺音

次句李侍讀東平王哀詩

宇宙生奇變明良陷逆圖傳聞昏白晝悲憤結全區治極機
潛否恩深事失謨犯車仍斷軌壞戶竟傷軀魁魅嫌明鏡強
梁忌雅模甘心成首禍藉口肆羣腹隱忍危術決悲陵善准
俞自天侯鈇鉞累月具簞垂棄華疑亡地招魂競出都笳鳴
殘夕月馬偵四交衢所痛倉皇際將无古昔殊腹心何蠱蝨

肘腋不支梧列位多翹楚千城總約龜詭言歸厄數不復頌
貞符天討公無赦皇心愛不姑報讎論說錫爵爵嗚呼相
業令如在民生是少補誰能飛璧玉唯有清曉珠執簡書羣
盜當闕文一夫馳奔嗟薄日沐浴途中途決去思投關連之
或沈湖危知無復死恨不膏前誅春兩頰宛滌朝陽癡思蘇
謳吟申感慨述作恨蒼蕪芒忽思誰散煮蒿起死枯神還嵩
岳峻氣直斗杓孤陟降先皇側回翔造化徒英靈常會合瞻
相宜虛無

慶史顯庸治書父八十

怡世尊三壽高年見八朝羽儀泰漠皓神觀邁周喬柱下声
名遠壺中日月鏡微醜霞灼三新沐雪蕭二地厚原初岐天
全玉不瑠一經傳今子貳憲蕭羣僚倪二稱時望英二樹國
標繡衣兼錄服白日上青霄上壽歸榮異推恩錫爵超紫深
宗伯棠金重刻疾腰球膳應恒從安車必見招乞言迺藥石
報德稱瑤瑤千歲庭來鳳奉工韻合韶陳詩方懿頌擊壤比
康謠

送國王采而只之遼東

大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宇為位冠若公奕世王
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禮與魯新宮鹿幣金賁耐熊
侯箕失中河山仍鐵契金玉右瑠弓投筆鄰枝秀揚旂內經
雄塞雲依碣石凍雨洒遼東戎器蓋嚴及賢書奏納同大夫
勞督御悼史采民風

送陳頌

蕭田陳氏夔曆名法從故家也白眾仲來京師集得友焉
凡問事備已之事有益於愚陋多矣又從知其父兄之賢
也問所自出則南塘趙氏信乎其孝之有傳矣嘗以其從

子碩來見予愛其端謹可望南歸省父張仲送之必予
不能忘也乃賦詩曰

六歲過閩郡書聲滿城目首今子真心醉昔延平尔叔同
游息吾文愧老成每分重席暖相對一燈明遠海來持意高
山伐木情願携筇竹杖拄看離支生辟接青衫旧越庭綵服
輕為言穿木榻亦未厭慈羹寶瑟留飛鴈蘭舟及轉鸞佩懷
湘渚贈綬向會稽迎去去江雲濕颿三島霧清重來知有意
時我已歸耕

奎章閣有次鮮石詩絕名世御書其上曰奎章玄
玉有勅命臣集賦詩臣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禹貢收浮磬堯階望商雲自天承雨露披地起網緼擊拊磬
音合衡從玉兆分巨益三岳力威鳳九苞文辨俊資乾坎為
山填幅員固知異寶藏不假運神斤書映後春閣香爐惜宿
薰烟光晴舟二波影畫云二融結錄元化登崇前聖若瑞於
龜出洛重若燕來汾柱立尊皇極慶安廣帝勅詔云陳秘玩
因頌獻前聞

送南宮舍人趙子期宣 詔交趾

三年頒正朔五月向南交將命方離關陪臣已在郊衣裳鴻
羽漸干戚虎皮包瘴霧衝風散龍湍急雨拍朱鳥窺土室白
雉下摠粟夜游鯨停織陽固為折苞初筵分黜尉後騎器加
鏡取日備王貢兼時眠客庖方言書及理海錯藉青茅漢柱
若侵蒙秦林柱拂猶括囊無意以當戶有蟪蛄即見還英節
毋煩茲繇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在朝三
雍 虞 集 伯 生

芝 亭 水 言

九二〇四二〇

律詩七言

送秦伯長色從上京

日色蒼涼映朝旭
周旋夜節紫白馬
錦鸛來窈窕紫駝銀
雙出蒲葦後官車
騎多如雨祇有楊柳賦
最高

代祀西嶽至成都作

我到成都纔十日
駟馬橋下春水生
度江相送荷主意
過家不歸非賦情
鷓鴣輕棹下溪足
鸚鵡小燈知客名
願得郎筒酒易醉
夜深衝雨漢州城

贈星上人歸湘中

潭北湘南無影樹
一花吹度海門潮
天香滿室定初起
雲氣上衣身欲飄
寶月夜寒龍在鉢
銀河秋近鵲成橋
豈無一箇印州竹
與尔松根共寂寥

子昂秋山圖

翁昔少年初畫山
丹楓黃竹雜潺湲
直疑積雨得淋漓
不假浮雲相往還
世外空青秋一色
胸中遠黛曉千鬟
瀛洲雞犬同人境
尚想翁歸向此間

題黃竹村所藏畫卷

雪後城陰雪一坡
寒梅疎竹共婆娑
經行不覺籃輿遠
點染還疑絲筆多
蜀棧樓雲生野樹
匡廬晴照落江波
商公已老高公死
惆悵誰人奈汝何

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

使過池陽聞上日
好懷浩蕩為君開
江干維楫車馬集
亭上

持盃風雨來
通夜魚龍聽
語竟明年
能得憶朝回
九華秋色翠可食
為問蒲仙安在哉

安慶路雙蓮寺得上入超然亭

超然之亭何所招
雙蓮孤塔共岩堯
城頭疎雨散花至
江外斷雲將樹朝
晨飯舊從香積化
晚鐘常送海門潮
尋原恨望空歸去
此地安禪試往招

十五贊

鶴鷺成雲色
新仙翁持奇
感情真酒高
自此全拋俗
寬博由來穩
稱身佩玉洞
聞雲外響
劍光飛射日
中塵盡
罔寫向群真
秉便是揮毫
贊詠人

送莫京甫廣憲經歷

延春閣下承恩日
是我經帷侍講時
方擁青編臨綺席
遙看

朱紱拜丹墀
風微細草鳴珂
珮日煖飛花
近紫綵
上憶遠人常軫念
莫言南海是天涯

集與諸公遊尚書何公山莊公孫斯明先為剪蔬

荆榛并致酒饌
遂得瞻敬尚書
墓道盡日乃還偶
成四詩酬斯明
兄弟并簡同遊者

盛德高年陟泰階
歸尋仙隱石樓閒
舊聞前引朱衣吏
母為行吟綠
雲吞夜色園林
瓊圃樹春寒
庭館石湖梅
誰家今有賢孫子
黃菊高秋與客來

先君夙有登臨志
老去無能共往還
敢謂翁華憐
叔父許教節竹
歷羣顛地高天
近惟秋好雲
淡風輕盡日閒
早晚滄翁酬素約
更從几杖一躋攀

石梯一迤仙
凡交過此先見
蒼崖切齒穿斗
角潛蛟
奮危出雲根
棲鳳巢
題字百神驚
洞底嘯歌
衆籟越林梢
重吟仙伯

石樓詠一解齊人山鬼別

黃姑仙崖置琴年我躡飛屐如猿猿環山翠黛是城郭平地
白雲皆海濤人即關上走馬健仙掌峰前飛隼高颺得金丹
換毛骨三清八極共遊遊

黃氏妹之遺余以他故不及送之既葬之明日仲
常弟與譚元之表於述中與懷形諸誦嘆後十餘
日始得併見諸公和章於夢應之餘解事易於傷

感俯仰存歿不覺清涼之交願也依公第韻亦述
二章一以示黃氏諸甥一以寄元之表姪

寒泉滄山木秋予弟行役荒原頭刀聽諸生哭慈母浩將
孤淚灑新丘山川神氣蚤晚復珠璧輝光日夜浮不惜乘年
待爾黃髮成積德過公樓

憶別高堂十五秋不堪俯仰雪盈頭時贈王歌清唱子正

將軍從太丘久矣孤懷成寂寞助哉古學矯唐浮每看金第
承容辨如見從容月滿樓

題故太子少傅翰林承旨李野齋幽居圖
重華歸來托遠杯昔山首翠營原深漁樵相識頻分席看客
時過共賜金百歲歲義刑猶近古五朝文物至于今披圖想見
登臨地松滿徂徠起夕陰

送江登伯
家近茅峰無百里羨君來往及清秋每看丹井晨光起幾見
龍池雨氣浮白髮紅煙嗟我老素書玉訣使人愁仙都群老
渾相識定著雲裘訪羽丘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後僕以兼領成均辰酉甚嚴
絕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柬謝
敬德備撰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後僕以兼領成均辰酉甚嚴
絕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柬謝
敬德備撰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後僕以兼領成均辰酉甚嚴
絕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柬謝
敬德備撰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後僕以兼領成均辰酉甚嚴
絕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柬謝
敬德備撰

歐陽元功待制入院後僕以兼領成均辰酉甚嚴
絕不得相見今夜當同宿齋宮賦此先寄并柬謝
敬德備撰

學省初兼禁直掃故人同署却相流會館舊官承朝日坐供
梁鼎過之暇時時生思自禁直日繁下預官亦宿禁寺獨
定知惟惜早朝不令晨瘦馬經門巷想擁青綾尚檢扉

次韻張泰國公淡菴青山寺詩
相國觀山百風期聖恩許暫相違身隨雲影留三宿心了
泉聲絕自非聞士談公休寶樹野人耕暇為山薇曾龍深護
安得處續坐諸天直紫微

次韻國子監同官
坐隱烏皮鞞肉消諸生應笑懶邊韶隨前老馬隨秋草袖
蕭蕭侯早朝乞米西園是有粥留家南國暑無銷經明亦足
歸耕好清夢無時萬里橋

學官南直禁垣除假寓唯松兩壁沉一曲鏡湖遺老事三年
經幢小臣心銀河曲夜天逾近草迎迎秋露轉涼珠重鄉人
居巷北時能來往和鳴琴

次韻馬伯庸書監學士見貽詩并簡曹子直學士
燕信臣待制彭允蹈待制
禁煙曉直來城西鱗龍光映壁奎綬閣浮雲飛野馬當階
生草伏馴齋番行已盡天無安風列唯聞帶帶送徒精寸誠
無補報每遠來若欲鷄楮

其二
奉節阻宵虎帳西重光賞王護文奎賜餘分食兼美短侍側
專前誰豹蔚樂事為成團月怨吟情滯入五雲迷上林更有
高枝在彩鳳還乘擇舊栖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任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任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任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任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任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任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任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任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任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任差低蓋稍崇

其先公時與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今玉堂
無本而御史家具有之且曰峯所任差低蓋稍崇

其址乃八月五日既克如命因賦此以報且請錄
示舊詩補故事以傳云

視草堂前石一拳何人移置自何年又憐翠色連重地故按
孤根近九天俯仰百年承雨露等閑千尺接雲煙故家御史
遺書在為錄齋峰薄賦篇

進講後侍宴大明殿和伯庸詩善韻

丞相承恩自九天講臣春殿杖初筵
賢賢敢請占願災陳戒
循思誦柳篇既奏文韶兼善美豈無后稷
德報願惟餘澤
均黎庶樂只邦基億萬年

須從隔向招御柳新條臨畫殿仙桃曉色上春湖
校書家
楊雄老亦賦凌雲麗九霄

十一月二十夜思仲常事

國李書三

卷一

江梅應發去年叢叔也俄為畢竟空
來後去先康節苦離多
會少子瞻窮近書時閑猶疑在舊學
重思與同萬里相從
憐李子白頭清淚夜燈中

還京聞計在秋餘老淚無多眼
易林丹極到無頻入夢
佳城
得否未收書食貧未已憐孤幼
述德無聞愧老夫忍讀近編
成亦訣為教衰薄報歸與

次韻道士寶神清賦雜粟

帝德無為保太和歷山遺種有嘉禾
想經稷教照耕法正及
光時墜壤歌布二九秋新雨露維二
千古舊山河曲肱飲水
幾忘肉最遠宣尼感數多

太一道士張彥輔族本國人從玄德其人學道妙

齡逸趣特精繪事為其友天台徐中孚用商集賢
家法作江南秋思圖東蘇大隱蜀虞翁生為賦此

詩

一年別却釣魚磯
青嶺新圖復舊師
石壁蒼松含爽氣
江心翠竹弄晴暉
西瞻雲嶺家何在
東入天台路轉微
微看臨若臺
湖曲賜遊翔十仞
振塵衣

題寶神清師隱茅山

歸三歸鶴自遼東
又向茅山擬往冬
咬食定依何處竹
結巢
應得古時松雪滿
空山騎一虎
月明秋水佩雙龍
別來彷彿
三千歲亦欲還
桐第一峰

題南野亭

門外煙塵接帝鄉
為坐中春色自幽
吟
雲橫北極知天近日
轉
東華覺地
空
前
洞
魚
客
釣
上
林
鸞
轉
把
杯
聽
吳
琴
曲
花無相留
搜
終
南
雨
後
青

送百仲章學士奉祠歸黃

三十過從今六旬
故人唯我兩吟身
空華作賦相為壽
靈後
升堂互拜親
送別轉令嗟
影獨思歸從此上
心頻
南湖春滿
鷗波綠
交
職
乘
棹
往
問
津

次韻吳成季宗師亦城阻雨

人間伏日當蚤休
道上馬車如水流
神仙不愁風雨夕
父老
已知未
秦
林
誰
憐
司
馬
久
多
病
惟
有
杜
康
能
解
憂
北
漢
之
驄
六月息
載
我
八
極
歌
遠
遊

次韻伯庸尚書春遊七祖真人庵兼簡云示師

賞心不作三春過
尚與都為百事牽
願解蘭舟溪水洗
思携
藤杖野雲穿
真人館在無塵界
太尉詩如絕行
仙
花
下
共
遊
仍獨往
不辭泥
醉
晚
朝
天

石渠承雨作流泉
中有參差行菜
花
近
飛
鷗
魚
駭
遊
柳
低
步障
風
隨
穿
紅
羅
錦
路
常
參
差
清
書
齋
居
幾
劫
仙
但
乞
會
稽

尋賢陸酒船一棹水中天

花時宮館多賓客春酒盈缸饌在牽披石發歌風為起臨流
揮翰現將穿紫帽一夫推過白髮頭播置餅仙顏有君雲
高閣在江東烟樹共晴天

一住京華三十年春花秋月幾相牽高情總付珠簾卷危坐
空餘木榻穿水曲停餘新恨事墮陰頭字背遊仙動成陣迹
多惆悵安得長生老後天

送宋誠甫大監祀天妃

使者受節大明敷俄神海上非求仙廟前水生客戾止帷中
靈語風冷然龍牲有石載文字沉望用謀求淵泉賈生何可
久不月海者牽職君子還

觸石墜馬卧病家

恩子告先至上京寄淵之寧

士敬仲參書

翠帳臨都尚駐郊言聘龍漢度則矛雨餘草氣千原合日下
雲章五色交給札脩辭持玉筆賜美充腹出珎庭白頭賦遇
如何補阿閣清殿極鳳業

趨召顏辭數目昏旋聞子告荷深恩孽頌西域下全制酒助
初離九醜尊熱德舊書忘盡永行吟吟若覺春溫摩字系登
光於雲思得參書寫樹根

開開宗師和韻前期望過雷復用韻以謝

章堂長蘆蜀西郊屢卜歸休自折茅司馬徽傳舊父老少陵
詩舌入神交山多美竹深宜室江有魚魚遠致庖乞得關身
當及早堯時元自有由巢

香卷連床度曉昏煖歸猶復熱君世養生類得南華論好客
時傾北海尊山木向秋俱若大海霞迎日共清溫蓬萊正與
蘇峰接幾見浮雲起石根

雲州道中數聞異香

雲中樓觀翠宮臺載道飛香遠見招非有芝蘭從地出略無
烟霧只風飄玉皇素側當霄立玉母池邊向日朝袖餘素
散人廿九天清露海塵飄

次韻楊友直北行道中

蕭蕭戎馬昔升虛壯士吹笳隊不舒關外羽書三月急道傍
茅舍百年餘沙田雨足仍生黍河水清不禁漁洛下賈生
猶獻策平明立在玉階除

王儀伯參政見和郊字韻詩復用韻叙謝

龍游宮沼鳳游郊通水明堂不剪茅龍經草儀三日具大亨
禦帝五雲交執輿已信神為馬和華寧容祝代庖八月涼風
張樂地頌聲洋溢播雲葉

聖恩深念曹東家林木蕭條散春鴉丹詔先令脩古廟形庭
即日遣官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綉海霞偶為傳宣
到書閣就床奪得玉蠟蟬

次韻馬伯庸尚書

深閣晨趨禁掖西莫街騎馬及鷄栖退朝每想花邊散得句
應從竹上題賜被南宮無宿火齋居方丈有蒸藜風池何似
承明近久候文星共聚奎

送球大史紀名山大川

明經奉至草車騎身從游汗漫庭闈心在視寒溫朝曲未嘗
歸途晚斗柄西移揚南根

十月十六日奉章奏對回至李觀之舉士宅宣

旨行香孔林按上得佳紙因賦此詩并得其集紙

王婚

聖恩深念曹東家林木蕭條散春鴉丹詔先令脩古廟形庭
即日遣官華閣中學士馳山驛天上文星綉海霞偶為傳宣
到書閣就床奪得玉蠟蟬

次韻馬伯庸尚書

深閣晨趨禁掖西莫街騎馬及鷄栖退朝每想花邊散得句
應從竹上題賜被南宮無宿火齋居方丈有蒸藜風池何似
承明近久候文星共聚奎

太史名山閣秘經承恩衣繡許趨庭江頭飛蓋逢春雨林下
幽人識使星宣室夜深連燭綠石渠風煖竹書青清朝盛典
須成蹟頂頂滿歸駟馬駟

就甘太史并寄天台武夷太無三君

武夷山裏芝三秀華頂峰前杰一炊湖老每懷鴻去遠山人
母謂風來滌淨閣紫泥綠書住照夜青藝和客知賀隱狂
天所放故令華髮待安期

子昂墨竹

高蓬數竹凌風雨老可當年每畫之脩影自憐流水遠虛心
如待出雲時縱橫鴉爪留沙石死轉驚群向墨池百世湖州
仍見此故知王子等參差

二十五日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松陰鴻立候官軍風送飛花若白蘋水影漸移簾側畔開春
九

抵在碧東陽近床籬進名臣操筆親題列女圖大液雨餘
波浪動龍舟初試散魚鳧

賦胡氏皆山

萬山起伏如波浪外固中寬故可居日出擁金千仞雲雲生
納翠八牕屋宇中留客多為酒谷裏成樓更野書朝往莫歸
於方枝稜醉翫應不憶環滁

賦礪山成簡心遠亭

作亭臨河河水渾草樹繞屋啼鳥聞夢面枕上彭城雨日送
櫓間芒碭雲歸來黃翰有佳色坐老青山無垢氛但願尊中
長得酒曲阿莫問權榮章

送全州錄事

清湘郡城公事少錄事官畫盡日間且可勝憂度流水更宜
把酒看青山傳箭虎跡石苔紫雨裏鳥聲江竹地應會吟詩

一百首寄與明年春鴈環

與衆仲助教讀王臨川遺事慨然興懷良上人爲
蔣山善公求送行因爲賦此

霜錫雪竹鍾山寺翠巖臨川舊所遊病骨荒陵秋曉白頭
遺恨思悠燕歸雲海迷華屋驚起星河近絲舟欲托善公
重到日松間石上試相求

玉堂讀卷

玉堂東上詔儒臣御筆親題墨色新省獨坐後籬成日官筆
馳賜殿頭春茂廷制作與龍盛漢代文章重寶醉書閣吳年
偏感遇但歌天保答皇仁

謝公宗師送牡丹并簡伯庸尚書

輕風紫陌少塵沙忽見金盤送好花雲氣自隨仙掌動天香
不許曲人夸青春有態當隨近白髮多情神物行收愛尚書

才思別解吟胡蝶出東家

和范德機從楊梅進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髮如絲田舍每詢歸後計玉堂
今見寄來詩風削雨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樹移還看舊隨
春欲莫楊梅爲我道深期

送進士劉開文廷赴臨江錄事

清江百人石爲城太華千峰積雨晴官府幾時書快靜漁舟
盡日釣絲輕故家好訪春秋學上國多傳月旦評願有光懷
煩錄事到州爲問范先生

大廷策士問經世之道傑忝在請卷之列觀諸進
士所對有感賦此錄以贈別鑑性粹中支滑與文

舉二賢良

昔人有欲問先天卦下相期二十年已向塵埃成白髮尚從

燈火事青編獲斷斷春秋後鳴鳥猶聞禮樂前春雨未來農
事晚獨懷歸計在山田

羅朋友道推高科拜官還崇仁賦此為別

重溪聲障竹交加曾著芒屨踏白沙名勝多年嗟寂寥文章
此日羨才華青雲步武纔重見白屋詩書尚幾家鄉邑相逢
煩告語好致求信作生涯白沙女道居近之昔崇仁有內同
道才二人故云鍾見加以緣期望來者云

贈趙生

天門一日觀黃榜才登三年掩素菲細帙蠹魚春雨潤練囊
螢火夜光微夢游朔雪留鳴跡思入南山望鶴飛會倚官窗
看射策上林初日炫朝衣

贈具龍觀主

榻前親製先生號賜與江南謝姓答大華雲閣天使下少微

星動史官知龍飛滄海留珠樹虎卧丹房守玉芝聖主無為
千萬壽更應築館候安期

訪李真人不遇

退朝花底佩珊珊去訪真人曉出關芳草欲迷行徑古長松
深護步廊閑蒼龍挾雨得珠簡白鹿穿雲致玉環如到天壇
看月影定知清露洒人間

賦壺洲

傳聞海上有玄洲曾是安期舊所遊千頃白雲都種玉一杯
弱水不勝舟魚龍夜護黃金鼎鸞鶴晨朝紫綺裘波浪不驚
星斗近步虛聲裏度清秋

完哲篤下第歸蜀

西郊長憶草堂吟塵外幽居更可尋奏賦上林春事晚携書
舊隱成華深濯錦江波紅灩灩浣花瀾水碧沉沉白頭未覺

歸歎莫待子車來獻好音

吳宗師夢予得山居許勝特甚夢覺歷々分明析
然相告賦此

夜來夢我山居好笑我平生豈有之野服許鍊金殿直俸錢
足辦草堂費安知蓬島非堯平不是匡廬定武夷更有勝絳
同晚歲至人無睡已多時

會李間伯司業分俎

憶昔同堂拜樂歌朝陽照々午風和炮煮井俎堆紅玉醕酒
盈尊泥綠被坐席已成三載別交情猶似舊時多尋常飽德
寧私我願賦緇衣上禁坡

次韻朱本初訪李際之學士不遇

城南城北暖塵飛伐木相求苦未歸吟到碧桃還細雨行琴
芳草又斜暉綺綺總綠筆題詩徧十版泥香入袖微共載小車

勝上馬重遊莫待曉紅稀

寄趙子敬平章

聞道乘閒入翠微猶愁嵐氣濕人衣道傍野樹飛花盡溪上
春雲作雨歸故舊釣絲輕在手仙人棋局靜志機赤松曾許
同千載傲向高秋傍鶴飛

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

聞道故園生瑞竹試從來使問何如香食獨出千叢裏翠節
駢生數尺餘比管可吹丹穴鳳長竿莫釣錦溪魚折筵已向
靈氣下亦說能歸似兩疏

聞道故園生瑞竹今人歸興滿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險匹馬

誰云蜀道難杜甫溪頭花匠匠孔明廟裏柏蘭珊新堂題作
歸歎字定得臨江把釣竿

聞道故園生瑞竹山僧為我重栽培百年雨露餘生息一日

風雲幾往迴籠上枯桑鳥萃止城東華表鶴歸來聖恩若許
歸田里千石清尊為爾開

聞道故園生瑞竹吾家孫子好歸看佛祠竟日春陰復先隴
多年莫雨塞門戶淒涼嗟老病鄉閩歸報平安重來慎勿
勞余夢駟馬搗邊據馬鞍

題張太玄為陳非海畫廬山圖

誰向匡廬成舊隱畫巾一似夢中看子株松樹參天起一筒
茅亭傍水安清風空谷傳吟嘯白日尚冬生羽翰寄語山中
陸脩靜菴中不畏過溪寒

別國史院諸峰石

秋雨菴苔數尺身文章曾見百年人吁嗟一代興王盛付托
諸公製作新垌野有詩皆在管泰山魚刻更先素貞麟一去
無消息空使鷲鸞魂後塵

神風琴

執戟楊郎久不還頻年從幸到甘泉賜歸特許先三日作賦
時今奏一篇翠夕娛人花帶露碧裏倚馬草橫煙鼓動為謝
堂前石何處來秋共月圓

神風琴

鳴鳥人間久不聞遺絃欲托斷琴絃曾看土鼓歌朝日亦共
陶尊醉夜分五色雲中迎太一九疑山下望湘君采詩應被
唐風譜早晚樓船或祀汾

細陶居士傳

沐水滔々蜀嶺高飛蓬千里棘心勞道間化虎作人語城上
慈烏向子喙玉樹斷歌殘王氣朱門往事付鷓鴣毛將軍莫歎
今為庶居士當年已繼陶

謝書集送宣和瀘石硯

巢翁新得瀘州硯拂拭塵埃送老樵毀籬復完知故物沈沙

俄出認前朝豪翻夜雨天垂露墨沈春冰地應潮忍召相如
今草檄為懷諸葛渡軍通

送蘇伯備御史

新除御史南臺去頓菴文星閣下稀病起可堪江雪澁信還
莫待苑花飛千年成鳥來阿閣萬里鱸魚出釣磯總道揚雄
文最古君知頭白久思歸

次韻柯玉文寄別

避弋驚鴻過遠汀咏苔病鶴想華亭臨卽枉時情都盡於越
荷舟影雙宿客其詢溫室樹君王猶問楚紅萍重來肯傳非
年少前席從容對夕廷

謝書集惠梅花

巢翁遠送梅花樹正在東風四日前紅萼無言餘舊雪白頭
相見又新年喜從嘉樹來江雨憶共香秬上海船春夜不服

再用韻簡巢翁

豈無尊酒梅花側聞道長齋繡佛前方閣護雲宜煖日小車
衝雲稱高年願辭閣下金蓮炬但乞湖中畫畫船約取巢翁
携鶴去髮毛同白不爭妍

送王泉長老栗木果

非青非黃栗木果使者西川馬上來焚肉共疑金橘味衛人
祇道木瓜哉煖婆妙色情懷別橄欖餘甘齒頰猶歸到玉泉
應說法試令閑老聽雙雷

送王君實御史

頓菴文星閣下稀旁人猶道此言非東風十日京城雲西道
三春客子衣裘滿朝川君定到能啼劍閣我思歸千花並統
圖書府相待承恩入紫微

寄句由外史張伯剛

獨抱長懷管白雪琴心誰錄內篇文清齋三日秋仍瘦備糧
琴真夜每分石北烈妨塵外事山經聊許世人間已從司馬
求直錄更為通章九老君

寄金馬口尹夫總管

白髮先朝舊從官幾年南郡尚餘桓九華山裏詩題徧米石
江頭酒量寬鶴到京城還日暮馬懷餘棧又春殘何時得共
鳴皇鶴八月臣願散羽翰

觀大洞經書與重道士

江東昔有大茅君大藥觀令二弟分緋綠俄消頭上雪方黃
初合洞中雲雷鳴春谷龍三變且滿秋空鶴一群一落人間
成老大何年名字刻瓊文

送劉宗師歸茅山

長松落千峰雲碧漢寥一鶴風十月暫離句曲洞早春
還謁大明宮君王舊識蒼龍劍圖書新傳白髮翁欲把紫芝
歌隱德三茅應聽月明中

鎮淮都刺進士

當年薦士多材俊忽見新詩實失驚今日玉堂須倚馬幾時
上死其聽覺昔生誰謂年猶少使信空潮老更成唯有臺中
馬侍御余能承露最多情

送歐陽元功謁告還瀏陽

憶昔先君早識賢手封製作動成編交游有直具三益翰墨
同朝又十年心似古人機獨敏用周當世德仍全雍祠已有
峩崖石欲托高文與代傳

曉奉新書進御床解纒隨見濯滄浪歸鴻不計江雲闊倦鷗
亦在漢野水長竹簟暑風魂夢遠蒸烟清畫真毛蒼藍與千里

宜春道投老相未訪石霜

山陰巖壁多塵迹王事能來况莫春太史好探神尚定老夫
先是會稽人海東日出離闌近湖上風生白亭新若得拖杖
同晚飯便從智監卜為隣

次韻楊友直

真能容客野禽深廉飛擊畫窗多數枝為染誰相信一束
生芻故可招坐定鶯鶯當經席上酒蘭纖月在林標何由共
陶弘景聽取松風作鳳詔

題東平王與盛熙明手卷

宋宣和手勅一通卷首題識四字我朝
英宗皇帝御書也 帝嘗以至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幸
五華山臣有以此書獻者丞相孫在侍側就題以賜之

既辭第曲先盛熙明寫金字佛書一帙贊丞相承相困

以此卷贈之且語以其故至順三年三月八日與明爲
歐陽玄記其事於左方
聖代御題前代勅小臣叨備史臣書事業久爲人士直文章
猶作世瑤瓊海淪碣石園空在靈蔡邕連計已疎誰識全誠
天所靳萬年形勝帝王居

和馬侍御西山口占

石峩宮殿水西頭春日時聞翠黛遊霧引旌幢連關道風傳
鍾鼓出城樓群臣頌德全爲刻萬歲稱勳玉在流遊暑醴泉
涼氣早旋京應善大田秋

到先隴爲某人書

未忍他鄉作故鄉故因使騎入陵陽鄉人共訝聲香似客路
疑特髮髮老親老長懷則里意孫多宜置墓田旁治生自可

疑特髮髮老親老長懷則里意孫多宜置墓田旁治生自可

作諸高數項膏腴八百餘

八月十五日傷感

宮車騰送出神州
點點霜華入弊裘
無復文章通紫禁
空餘涕淚洒清秋
花中首宿烟光合
塞外蒲萄露氣凝
最憶御前催草詔
承恩回首幾星周

題煖翠亭

老去唯思卧白雲
一亭萬竹喜初聞
波間曉日鷺鷥並
沙散晴烟翡翠分
把釣左泉歸衛女
乘舟北浦望湘君
誰能獨采薇盈袖
却道高寒思不群

送許有字赴湖廣提舉

奉詔論文秘殺西才華
知合藉全閨恩
親游江波遠
恣關蓬田苑樹低
望鶴樓前移絲鷓
吟詩花底聽黃鸝
歸來尚覺春風早
鴈字充庭玉笋齊

賦石竹

積雪初消翠綠華
東風吹動絳綃霞
龍盤石氣千年潤
鶴過林陰一徑斜
刻字欲尋金錯落
折旌如織翠交加
綺牕坐對吹笙暖
未覺人間歲月賒

集為孫兒只慎齋平章題紫微亭用王右丞語也

并賦詩一首奉寄

右丞昔向終南住
獨對南山賦紫微
春雨乍收原上牧
晚晴仍見谷中歸
好留杜牧為賓客
更覓園公共醉微
聞道新亭多雅興
相持尊酒看清暉

賦裴筠室

江東雨後雲猶濕
筠室上生芳草眉
山老去無賓客
香水春生有子孫
團扇脫涼留翠黛
疎林纖月對黃昏
問誰吹得參差玉
為斷蒼苔向石根

道園學古錄

奉同呂云示師賦蔡七相新齋

城南烟樹曉鶯啼
石上莓苔香履題
自有琴心傳內景
更將書帙事幽棲
曉來相鶴風生竹
雨過龍鵝水滿溪
蜀客草玄成底事
蕭條白髮愧青藜

次韻吳宗師

硯池滿貯露華水
壘腹輕鑿翡翠釵
仙苑烟雲隨地燄
道山風日向春佳
葉落夜鳴金屋飛
鳥時步玉階
抵恐江頭花事晚
設勞車馬賦京齊

寄來鶴亭主人

德清舊館何時到
雨後春泉生滿池
綠字久無弘景信
紫香應長少霞碑
數峰烟樹天垂野
千頃鷗波雨散絲
海內交遊多老去
為誰溪上放船遲

送王中夫赴安慶新校

太行積雲都消盡
船到舒州水正高
江樹連城分野色
門生加豆薦溪毛
尋原自去書山石
問字誰能載醴醪
為覓種椒張處士
早收丹甯待歸船

子延祐己未秋南歸安慶城東有張教授授與予

同舟從者得椒實數升
至江右種皆成予復來京師又十數年山中椒已無存者可為求種秋過江上行取之尔

送張兵部赴視運河

畫橋水剌動龍舟
鴨綠嫩出御溝
使者旌旗穿柳過
人家鳧雁傍溪浮
桃花吹雨春牽鏡
江水平堤夜唱籌
應有餘波方浩蕩
不令歸楫恨滯留

謝吳宗師惠墨

念我衰年不廢書
錦囊古墨送幽居
明瞻塵影丹同熟
玄圃

聖英主不如敢為文章勝虎豹紙應箋註到並魚研磨不盡
人間老傳血兒孫尚有餘

附和

憤見天真按筆書七言死雁出開君誰云太璞無不者藏在
丹房已久如寫韻書虛人跨虎披鷲池暖水生魚玄霜比似
金丹秘抵得刀圭便有餘
家傳戈法負清書得墨深輝縹緲居華米每懶效臨往平安
聊道問何知畫殘筆盡飛飛帳綠寫得黃庭辭壽壽眉鬢髮如霜
還可傑觀池不敢華君餘

三用韻會集翁就以奎章賜墨賜之

隣父長思長史書不辨頻語惱兼茲臨池三月玄霜畫對月
千篇白雪如賦敵洛波翔翠羽歌成湘浦騰文魚故分灑石
松烟色猶是奎章舊賜餘

四用韻會集宗師奉祠城東岱祀其一謝夏真人

送海棠一枝

休奉東封遠獻書神宮咫尺九重居香飄秘殿人顯若雪降
方壇樂翁如水上被除祠候燕雨中歸枝夢占魚此時最憶
風雲地濯之清沂詠數餘

定計歸來已束書高齋虛寂似禪居好花送與春風共病日
愁看宿霧如四月落林多野筍半陂流水足深魚今春又過
今秋早一飯跣趺不願餘

謝吳宗師送牡丹

人、春盡洛陽花誰似堯夫小、車高閣每煩君看真望西街
還過伯淳家東風寒食吹烟散燕子空梁哀景斜最憶青城
坪上樹樵人低向擔頭誇

題著色山圖

江樹重、江水深楚江宮殿在山隈白雲初生春浦翠黛
嬋娟對晚松宋玉少時多詠詠江淹老去倦登臨扁舟却上
巴陵去閉聽孤猿月下吟

題熊太古畫

亭上長松三百丈何人可以此經過窮冬藜杖出同谷清夏
籃輿還曲阿栖體每來從岳嶼老猿時復下藤蘿王維畫僕
父不見病目摩挲愁奈何

送趙伯常自中臺出武進憲

淮南地沃倫宜麥况可扁舟弋鴈見此地正源能賦客中臺
新到使君符山城過雨鷺春盡野老扶藜到日晡行部若臨
江岸關烟波舟、有漁夫

送淨慈書記

寒梅的、西來惹翠竹青、劫外春日出碧鷄山作、雲空
彩鳳地無塵八年寫遍湖光好萬里歸來月已新我在錦宮
城裏住白雲滿屋便為隣

送胡東野因王君實末章以起句

朝裏儒冠盡白頭斯言二復使人愁芳叢獨見芝蘭樹冬歲
不矜穉穉秋藏書靈春訪遺老把釣清江懷故侯太中梁棟
小榭楠匠氏尋引還相求

題畫

緝熙殿裏御屏風零落誰收百歲中錦樹總含春雨露畫橋
猶是舊青紅花開陌上懷歸燕潮落江頭送去鴻何以綠波
生太液絳桃風急綠船東

城東觀杏花

明日城東看杏花丁寧兒子蚤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
金魚館裏餘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少塵沙絕勝羊傳

襄陽道歸騎西風擁鼓旂

題張希孟中丞送畢提點申達奉後

十年七聘不還朝，起為飢民夜駕輕。
嘉樹百年誰忍伐，生芻一束不能招。
西州華屋交游少，北海清尊意氣銷。
欲寫濟南名士傳，泉聲山影晚蕭蕭。

寄海南故將軍

海上風來五月秋，晚涼應上木蘭舟。
金盤丹荔生南國，玉掬清冰出北州。
任客醉時花作陣，美人歌罷月如鉤。
期門舊識將軍面，從獵還披翠羽裘。

次韻宋誠甫學士城南訪病真歸

騎馬城南查舊題，亂前蕭索碧雲低。
東風花柳過章曲，落日兒童唱大堤。
繡閣草無和玉髓，錦囊還有貯金蹄。
歸來吟轉樓頭月，池冷芙蓉翡翠拖。

寄泉南三老人

春城連海樹扶疎，中有幽人八十餘。
便信流傳江左賦，伏生零落濟南書。
鄰翁社舞尊多酒，弟子宸炊饌有魚。
前代衣冠今絕少，故懷三老載安車。

次韻會衆仲助教相壽之句

老牛無力服柴車，道遠鞭驅未到家。
碩果當留霜後樹，寒梅深辨雪中花。
青城萬里懷空谷，滄海千年望太霞。
願有良朋相慰籍，釣竿隨分倚江沙。

題康里子山尚書凝春小隱六韻

羣玉府中香滿袖，凝春亭裏看花開。
綠雲近席微風動，紅日當牕好客來。
西海珊瑚階下長，東家胡蝶雪中回。
竹深每聽尚書履，池暖時分太液香。
風味浮烟金錯落，鵝群隨水白毳毳。
人問應得函封帖，青杏來禽會綠舍。

次韻杜德常侍十萬歲山

秘閣沈沈便殿西，傾年正此聽春鶯。
風搖翠岸新生柳，雨浥銅池舊產芝。
玉几由來常咫尺，衡門此日遂栖遲。
中丞欲去柴車在，杜浦長吟雪裏垂。
墨沼游魚蒲藻羨，蒼鷹飛翮暗絳山。
中竹簾涼如水，應夢狗天九奏時。

次韻宋顯甫

御溝雲融三月初，長鸞鳴鶴總來居。
潮留水綠河為酒，楊柳勝青堪貫魚。
連天何起箕尾洗，凌雲滄海浮青徐。
舟前花落榜飛燕，隄上風來海舞鴛。
翠輦時留金殿裏，錦波不著玉夫渠。
臨流宋玉偏能賦，莫待東都客問予。

絕句五言

燕陳公子宅贈麻學士
落日照大隄，花間聞馬嘶。
城頭鼓角起，相送五門西。

宣和墨竹寒雀

酒墨寫琅玕，深宮春晝閒。
蕭條枝雪不似乾，千山

上馬

眼昏身手鈍，上馬怕風沙。
祇好扶藜杖，猶難看落花。

題且食司所藏慧賢瓜行蟻圖

瓜腐來螻蟻，梧生致鳳凰。
園空宿雨阿閣自春陽。

樓燕圖

戩翼石梁陰，秋風日夜深。
使君莫行野，江水蕩人心。

畫菊雀竹

啄粟野田黃，飛鳴亦亦來。
雌雛家江上，雨發船歌竹枝。

畫菊柳蟬

不食隨終日，長吟如老翁。
金盤九秋露，玉樹一絲風。

畫雙蝶

舞罷庭花落池邊看睡免無端雙蝶飛上繡羅襦

尚德符畫松

松根生茯苓松葉纏兒絲服之可長生歸哉南山陞

河鎮泣別圖

落葉滿長安秋風漢節還裁詩寄歸鴈三月到天山

源家古松盤書

長風擊中來吹雨洒高竹憶昔曾見之終南跨黃犢

補忠圖

網罟日相從天寒澤國空釣竿長倚樹老却渭川翁

子昂畫

拂石乘竹間采蘭幽林下遊子憺忘歸何以遺遠者

右

松上一枝雪竹間十本蘭江濤嗟遠道風雨憶春寒

李士錦三

雜寫

簪子登華封縣今指其臂罵呼始得下亦不傷推讓

右

粵人善操舟先去令人愁今年水未落不見草鱸秋

右

狂罵人不怒徒然傷天和問君丹丘月當勝白頭波

右

雲間陸子龍寧知千金買文章倘有取論薦何愧辭

右

長鬚一握雲昏目九重雲不為成去計猿鶴皆怨紛

右

夕望姑蘇月宸瞻太湖波金章還闕下隨意竟漁叟

右

食微憐君恩三年金馬門願於虎瘁此頭白老人村

題柯敬仲雜畫

北苑今仍在南宮奈老何青山解浮動端寫白雲多

右

兩過蒼苔石雲生紫字泉幽懷春冉：稚子秀娟：

右

鐵石餘生色米霜作曉新春雷明日起何處尚龍眠

右

雨過黃陵廟蒼梧安正愁何時倚虛幌對此兩林秋

右

江上秋漢：風雨晚蕭：千載誰相識惟應待老漁

右

昔過黃陵廟蒼梧安正愁何時倚虛幌對此兩林秋

李士錦三

大甲

黃金千瑣甲瑤玉六簾鈞雨送鶯鶯煙籠翡翠愁

右

娟：生玉潤楚：作金聲羽扇迎風定玉車過月明

右

峽口春雲重江南夜雨多水深桃葉渡風急竹枝歌

右

蒼涼初出日黃落早知秋不過來多客寧知叢桂幽

右

明堂要梁棟大匠取修直鬱在崖石間秋風動蕭瑟

右

平陸望龍起近山生遠烟前村三萬頃明日水平田

右

若昔生石路翠竹自交加不惜垂絲臨流踏白沙

右

昨夜采樵去偶逢三尺枯山人不到海不識是珊瑚

右

清酒一枝新惟堪掃淨塵白雲在窓戶留作老僧隣

題李漑之學士湖上諸亭

烟蘿境

王女乘烟窈窕松間來薩羅飛行了無跡明月送空歌

金潭雲日

金沙灘上日潭底見雲行紙方琴高鯉時或作群

漏舟

春水如天上秋潭見月中如何列如冠冠猶欲待冷風

紫雲渡湖洲

洞裏琴鳴澗洲前掉入雲從尋雲公更同訪武夷君

秋水觀

湖深山影碧天淨月光空幸自無波浪蘋花澗曉風

無倪舟

三周華不注水影浸青天不上銀河去空明擊掉還

紅雲霞

日出湖邊暗雲生島上紅綠舟移曲岸白塵野微風

蕭間堂

受牽蕭間老令人憶稼軒高堂何處是湖曲長蘭孫

松閣

黛色浮水表蒼葦積雲隱鷓鴣鳴從此度掉員回秋天

六十壽髮

暮聽返無聲善視入無觀還將一綵雲散作萬山雨

觀心

烟之蹤留室微息若存仰探當月窟俯察識天根

題熊太古畫

路過秦時檜家留蜀道山長安都看徧回首入柴關

右

海內此亭古幽村春事多扁舟歸未得江水已生波

敬仲竹樹古石

雪樹寒逾勁霜筠晚更脩玄雲動裏石今我憶湖州

六言

題柯博士九疑秋色圖

余獨游芳洞庭野雲徘徊兮天將雨望九疑兮不可見結幽

笛弄兮聊延好

題柯士畫

卷三

登孤丘而望遠見江上之楓林放余舟於澗浦何天高而水

深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

在朝華四

雜虞集伯生

芝亭求言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袁伯長

沙禽東去避網罟舟相逐如遠何越山青；越女白從此

勞人魂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東盡滄浪南斗低明年白日百花靜憶尔

琴中鳥夜啼

燕姬宮壚玉雲眉蕭中吹得鳳凰聲不及晴江轉拖鼓洗盡

船頭沙鳥鳴

木夫谷

九月襄王宴清宮霓裳羽衣度雲中一雨汀山雨衣裳濕宋玉

愁多賦未工

水夫谷

長洲宮沼醉西施涉滌湖不自持願奉君王千歲樂一盤

清露玉淋漓

送四川憲使

晚趁嚴冬直承明况論思歲末更國老不應持節去鄉人

徒羨過家祭

錦溪園裏千尋竹夏日移床枕綠陰烏帽練衣印竹枝閒來

誰與共清吟

已歎玄經返墨池倦愁因史筆嚴祠離鄉遊子歸仍晚獨對

東風惜長絲

小東郭外今無舍萬里橋西况問田不恨歸官非昔日但尋

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芝子本仙井山中玉鬚髮老去首丘天所念未甘
孫子祗東南

曹將軍馬

高秋風起玉關西路鐵蹄朝十萬蹄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

風雨夜聞嘶

舊壘

舊壘已傷他人家臨風且復立江沙欲從子雲訪墨池更向

少陵尋浣花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端五月端笄入座寒種樹已堪維馬騎開軒

即可把漁竿

馬鬣

昔在乾溥撫蜀師曹參買馬時危鄉人聚若同觀畫解說

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棄諸孤之四年集來吳門省連州府君

大墓始見叔父南山翁翁與集同出太師雍國公

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翁

方嘗授外鄉又以推人生年月日論禍福以助道

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云耳

玉屏古拓與天齊使過于今又七期各道遺書向江上西風

江水髮絲々

玉應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泣血三年餘喘在更符

衰淚灑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世澤須令孫子憶故家

今幾尚存幾

王母園

瑤草春深晝日閒
露清露自怡顏
雙成吹徹參差玉
八駿人間去不還

偷桃小兒疑且妬
恃恩無賴更豪橫
竊翻香電天公怒
風雨落花紅九川

黃竹遺孀白雲高
空乘戴勝向春曝
茂陵多欲非仙器
狂賜金盤五色桃

西望瑤池斗柄旋
金明水淨月娟娟
請截阿母神仙籍
各在龜山第幾筵

竹杏沙頭瀟瀟
缺蝶飛來石竹簾
羅帶曾試繡紋重
何花啼鳥銀屏暖
卧看總間唾燕

關州海棠
關州城南天下稀
海棠參天鸚鵡飛
百年高與付蕭散
老著

西江何日歸
畫樓
冷泉亭下呼常到
巫峽舟中聽更愁
老石枯藤還見汝
因懷經與思悠

記夢中詩二首
祝融君紫虛君
巫子廉

出海雲霞九色芒
金容深濤水中央
向曾賜服玄洲玉
今結蕭臺五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宮
親題彩筆篆明虹
玉樓臨海連天碧
待子扶桑鶴出籠

失脚漁磯返棹遲
或回石上候來期
老翁若下諸年少
總解題詩笑鬢絲

題周東陽進士為南郭園林記後

道園學古錄

南郭名園繞陽縣
好添花竹又清時
歸來未老此車在
百里尋春定可期

二士同開不二門
是何境界擬評論
若為昔供諸香飯
肯得薰聞悟識根

錢舜舉折技夫容
白髮多情憶劔南
秋風溪上看春酣
剪來一尺吳江水
凝比千花灑錦潭

商德符小景
商公昔考觀秦蜀
劔閣崢嶸筆底開
又向江南住三載
不為庠阜即天台

天曆改元十月題子昂馬
朝廷無事日從容
大樑承恩出九重
前代王孫今閣老
只畫天關八尺龍

寄馬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吹柳花
三月淮船當到家
賜金盡買田舍坐
對八公吟日斜

商德符小景
五老峰前宴往來
紫雲如蓋蔭桂鬼
十年京國頗看畫
最愛高僧坐石苔

賦故宋李忠襄公
柱為石渡橋隱
窈窕幽篁帶薛蘿
青春白日坐蹉跎
試詢烏石江頭水
寧有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
不值道中倡成
雨泥輕塵道半乾
朝回隨處借花香
惜東千樹垂楊柳
飛絮時來近馬鞍

驛雨

屏風圍坐翼徒二絳蠟搖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
春雨憶江南

春雲

春雲漠漠度京城樓臺初融水未生行過御溝成又立起頭
枝上有流鶯

與趙子期趁閣

日出風生大液波畫橋千尺彩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
偷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待論官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勅
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畫刻傳呼淑景逢 聖主自觀新進策侍

臣替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頭白眼昏心力盡高堂
深夜燭搖紅

題陳衆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應錦溪最上原春雲為雨日行天何時獨上溪纔閣不待
冷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閑情無端繞屋長松樹盡把
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

春陽日二水生波翠袖黃裳晚揮過珠樹月明花柳柳鳳毛
春煖錦婆娑

楚宮朝雨過汀潭燕三新來試浴露庭下錦衣皆稚子隄前

秀色是宜男

子昂人馬圖
綠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牽馬過繡簾美人時共看塔前
青草落花多

青草落花多

紹興間臨安士人有賦曲十春長費買花錢日二
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鶻嘶過沽酒樓前紅杏
香中鶻鼓綠楊影裏鞦韆晚風十里麗人天花墜

與陳衆仲尋酒酸寒改日重扶殘醉因歐陽

原功言及此與陳衆仲尋酒酸寒改日重扶殘醉因歐陽
宇求書其事因書之并系以此詩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若斷堤

揚柳舞青煙

題畫古木

高秋不落洞庭空岳陽城南多晚風蛟龍夜護玉壇古劍影
長留明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

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召還草
詔十七日至桓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

祗有銀蟾出海頭不得吹簫送清夜禁城
鐘鼓度中秋

子昂幽蘭脩竹

舊時長見揮毫處脩竹幽蘭取次成欲把一竿君水上鴈波
千里看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苑少人來庚之卷石如人立恐有

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却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鈞蒼龍過雨影在壁斷雲
零落令人愁

賀當谷中春事晚老鶴悅啄莓苔生長鳴戛戛雨氣潤舞羽
備之山月明

酬書集送標第

積雨蒼苔路不分於華盡日落紛之塵埃滿袖歸來晚誰與
柴門掃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外銅盤
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雨人參長紫雨懸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氣千山表野有
新田市有諺

畫馬

蕭條沙苑貳師還首看秋風盡日間白髮圍人曾習御長鳴
知是憶關山

魏國夫人學善眉宮門催入許先馳春風十里聞羅澤新賜
金鞍不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空無處著神通蒼龍浴龍軍持水閒玩
明珠似日紅

題納涼圖

百頃芙蓉水滿隄綺縠只在畫橋西羊車薄莫過湖曲驚起
鴛鴦不並棲

題畫

松戴蓬萊山上雪竹含滄海岸邊風三更月上誰能省唯有
河東學劍兒

題趙子固山巖瑞香水仙聚惠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盡宿隨憐故鄉澤畔行吟春事晚時之
駐長近微香

息齋竹

紫貂筆解織圍藤一掉夷猶雪滿營山雨欲來春樹暗素絲
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會吳宗師

歸之微息起黃庭仰望持藥拂帝青海上鶴來知有意手持
揚許鶴來經

題云杉畫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鶴頭軒繡簾草地月娟娟尋常鶴唳霜如水書到
人間第幾篇

壬申芝亭春帖子

松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薄田若荷 聖恩歸去豈東
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久向黃庭留白鶴偶隨
華蓋駕蒼麟

東風吹雪著點鬚自力都妨讀舊書兒子總堪供稼穡故人
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新儀如為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珊瑚莫負
深耕種玉人

華葦樓集集圖

華葦樓前翠簾來五土吹笛百花開夾城誰敢爭馳道獨對

霓裳進玉盃

為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瀟湘聽夜雨定知
剪燭向西牕
先生歸到歸鴻閣閣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宿可伶
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虛一歸金陵

三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 上顧問集管享金陵否
集謹對曰嘗到又曰恰序是汝所願往年八九至其處
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猶是未種松時到也近臣
奏曰玄妙住持道士趙虛一所種也 上曰然又顧集
曰已陞觀為宮汝知之乎集謹對曰臣奉 勅題榜賜
之矣是日趙虛一來別歸江南即告以聖上不忘治亭
之意又三日吳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為持卷來索

賦因錄所得 聖語如上云
春明畫待奎章閣 聖上從容問治亭為報仙都趙貞士新
松好護萬年青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區區不
余昇觀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歸鴈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舍老去
何年踏釣船

賦思州田氏楊夫人栢舟堂

白鬢高堂畫畫翁自將忠義教兒孫邊傍種得千株柳春雨
深荷主恩
次韻杜德常興義秋日西山寺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寺門依舊對山開霜凋碧樹烟生草從此
頻傷八月來

百頭芙蓉野水光石梁秋日度流香空隨玉座臨高閣只有
金仙住上方

閣上露華生月影潭陰日色明金虬帶雨飛風動此日
蘭干傍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日華西轉尚存枝甘泉應幸揚雄老海髮
秋風不受吹

題李何敬仲雜畫

夢裏江南憶舊遊明臨翠佩不勝愁一鉤銀月清如水吹笛
何人共練舟

黃荃芙蓉乳狗

西苑初開故貢來金毛覆地不凡材晴霞麟趾同寂寂觀子
花陰卧石苔

題柯敬仲畫

牽牛引蔓上棠梨上有幽禽夜半啼自有秋風動疎竹江雨
落月不須啼

題蔡端明蘇東坡畫蹟後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高陽道士今何在
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嘗在錢塘一日

謁陳迂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曰一絕惹渠真
跡也約約新橋生眼底侵尋種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

多少得似春潮夜添又有入和云長垂玉勒殘花掩
肯為金釵露指尖馬前問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為誰添

一時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籍問韻多番奇
若穿銀君謨開勝船又知作詩了容思抗述去臥之切語

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留後筆立成曰龍上果空
歲月驚身看回首自梳頭開籠苦放雪衣女長念觀音
般若經初時有眼衣白一坐嗟嘆遂落籍同輩自有詩
送之二人最善胡楚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使
不同雁筵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龍說云挑花
流水不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誰纒
還見武陵人因知机人多耳也

恨不誰是越塘守頗解胡中宿甚船曉起開茶龍井十花開
陌上栽櫻娟始綠天寒猶憶舊時情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絲絲風錦囊舊賜龍圖在誰寫
分泉落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
明鏡若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為題
靈塔向金沙

丹丘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
函隨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
甚怪之及取觀則五言詩有書法君恩夢中詩及
守居閣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為不知何人作其
軒轅彌明之流與陳太守放學妓三詩亦尊翁
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綠耶卷後多待紙敬仲求
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妃墨但目
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
尚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
盧集書

道園學古錄

道園學古錄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凌虛韻轉微宋玉多情公老矣聞雲
開雨是耶非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新行筆力與辭氣同一高古憶
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謾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有新渡江初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楚王
宮殿在專城

山下吳王避暑宮宮前浪起白頭風抱琴雙鶴頭去多疑
扁舟笠澤翁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官花紫綺袍松雲落星野晚樵海風
吹月見秋家

水瀟青溪花瀟藜浩然堂上春風小車還過溪頭去兩首
青山似洛中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鍾山突不寐滿山
松竹夜如何

山人不愛北山移春雨開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真逸到借令
過海問安期

大藥無功卦氣銷等閒便覺雲飄蕭東家釀得黃精酒說道
陵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絀々重窺新巢冷未堪憑報道人歸去也杏花

三五 一五三

春兩在河南

無題

夏草承玕冷於水銀鑿魚手操七西風歸燕杏梁深恨不
身先貴人死

與陳升海

門外大風都不起燧前老書淨於水匡廬道士上清來吹笛
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燧下燒香札黃老日午誦微大洞經白鶴
隨人啄瑤草

題窮與周幹臣

玉盤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顆露盤涼遙知環碧樓中坐翠竹
蒼松夏日長

祭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余院秋夜曲二疊

天濶秋高初夜長浮巒銷盡霧蒼茫登孤月轉危墻金井
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不疑霜不聞人語只吟蟬

風力清嚴掃莫煙鐵塵不碍月嬋娟太虛那得有中邊大地
山河空復影九霄宮闕舊無傳幾承朝氣一飄然

招能少府

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語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
雨也須來隨意且街盃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過
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闌干曲正面碧崖嵐氣着衣成紫霧紫霧著橫壁長發蒼苔
託箸相影掃空堂江海客飲去更徘徊霧髮雲鬢何處在風

泉雲澄幾時來鶴翅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殘雪曉牕外幽禽小春聲初動云枝吳花落知多少春起早
苦被東風惱綠陰自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述梅翁此卷相示清潤縝藉使
人意消因所題柳梢青詞亦賦一首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幅疎枝如逢舊識同在天
涯荒村茅屋欹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卻絲鉤青鞋藜杖翠
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盞殿東風軟花
裏倚聲書詔許傳言燭香羅初剪朝衫 御溝冰泮水投籃

飛燕又呢喃重簾慢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緘為報先生
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臣某等敬觀 皇太子受寶於行帳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
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勅而
庸罪謂之子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太子以人文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繼 祖宗之
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
歸則推奉 聖兄謙居 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
而無變素定之誠實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與固有樂
道忘勢新然無為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
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

之象自帶至躍時并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庸
 知退乎而仲尼之讚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止言非聖人
 不能及此意仲尼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訪見其事於
 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
 得備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於穆皇
 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神
 交意孚曾是俯遠帝載龍旂其行遠之萬民俟來皇儲
 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掖或好在原莫政寧颯風雨孔時道
 無游塵肅鑿車通霄及辰帝曰勞止毋趣行聽會言近
 止交喜更慨際陽之京世皇所營我母即安次于郊坰坰
 有豐草雨露既濕差駟于牧饒饒龍皇儲攸止百靈具
 扶群臣受詔奉寶求趣維時靈光上燭祖宗之傳宗
 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御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
 有友有愛以承武皇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
 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不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皇乃遷次于帷殿將仰嗽於陽谷應龍其重潤若霧帥乎
 曾霄天子又出次而拜覬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
 陳其說以贊休嘉天子曰嗟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
 緒君臨兆人凡所以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越億
 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故感
 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時家園于穹因高子
 地稽古有作以事上帝昔我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以
 贊為度土宇闡章弥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礼弗愆赫
 出祖百度咸秩成廟繼志莫此郊域於皇
 武考敬恭翼二升配
 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與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于文玉
 帛攝盛越席陶尊將命寔來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既備
 惟我天子聰明睿知曰惟事天匪躬莫致既裸於廟又議
 饗帝自我踐祚于今三年兩暘若時稼穡庶蕃孰為或携神
 發其奸孰為不庭服于師于眾賢在拜夙夜濟二人而陳規
 出則將美覈名以實總綱于紀一人以寧萬國咸理非中于
 郊實惟其時載卜載諏曰惟辛宜載後載齊我將親祀無敢
 弗共在不有司大臣若小臣聞之執術桓之執礼循之黎
 民芸二眾神殷二載嗟載咨載忱載惟明天子與天為
 一不饗亦臨不顯亦式矧茲來郊袞冕佩馬躬酌躬薦上帝
 用格明星景光御雲覆天望之若遙顧依于壇當寒而瞻陟
 降舒安行礼孔彰天豈不言皇二丕基明二聖君億萬億
 年盛德日新以對于天以保千民稽首作頌播之詔均
 銘

劉氏求去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游有方若歛而苟不素天假
道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為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則
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是義是遠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
事在已信美則若若書之徒惟志之求表齋居尚帶尚端
勿情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實異其
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其上非繁勝下自豐日極而攻千凶
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
彼取此豈不在太過不在細迂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
尚鑒效哉

陳伯昇新齋鑿北端之兩端因空以容置合琴書
則遷而宜焉請其銘其左銘曰

借神于深養感于陰蓄之有方香為雷風君子則之作度居
琴內密以安外無後逢時出用之以哥雅南間晴求年勿觀
以欽

中齋銘

凡人有生定受歎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則於過不
及損益定虛對酌緩急約其反歸桑石則施中焉而止教必
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尔蘇居知中之極

為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軒范阿淵博丹合土水火井隕然煖發幾天成重厚
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若光晶磨涅于歲無毀傾瀟甫愛之
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名

姚瑛銘為陸友仁作

雲生姚中化完玉膚理緼潤色正綠保而用之吳郡陸

韓克莊硯銘

毓德深淵遠行清明磨磨圭角絳綢光折至溥之澤至華之
英作為文章以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名齋瑤草揭夢碩
既為之銘玉又鈔予銘予笑言哉姑捨其緒餘以誦之云耳
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泉體涵空即物顯
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實無限量可儲
汗雖雖無限量而有自起舒散殊周流終始往來有恒應
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為而為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潭
况懸何處齋居君子鑒而漸之敬以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祭乎清文匪強偽為惟均受命心同理
一品節以行至常有則執親之喪哀莫外與國俗則亡勝因
獨能知能之良隨感以見弗學而合昭厥本善之所推寧
止於斯君子曰噫我其擴之於惟克思作聖之事會豈是歸
弗思尔已尔美尔福如將見之召辱貽名動必致思翼二新
堂孝子所止以宴以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
後已慎哉為人薄化還敦誼不由此我銘永思以錫孝子

贊

御書贊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淵渚乃海瓊而
子邁山川近承於潤色草木咸被於恩光况乎繁然雲漢之
章照耀下土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賢此之謂歟故武
略將軍功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天麒得事上於嶽

冰翰暴之除百拜求所以顯揚其說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以貫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七月天麒麟於京師來求臣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間遠近顧瞻海邦波濤不驚上際於天辰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念之厥有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寒之英炫於朝霞昔者其育有若通者隱於湖山託此為雅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更至御翰墨以賜之此 聖恩之至隆文治之極盛者臣伯單衣披光顯何其榮幸乎臣集謹再拜稽首而述贊曰

宮中之政昔統纂辛出令詔札陰教斯在維 皇念之慎簡

乃僚書以命之 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其率戎我懷忠貞以報天德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崇廣而精德周而尊聲析群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冊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自贊

馳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妙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靡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其所至也悅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俯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令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曾子登食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近乎山嶽之時繫乎日星之

垂端居乃夢世之侃侃致用考儼然而有思擊豈弟之君子庶人文考在茲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翫然松栢之堅貞鎮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濛若秋瀟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唐達 聖明而特起細往哲之緒言貫典文而同理活騰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以踰記謙自牧以立誠勇有為於信史受深知於 明主曰嘉應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竹書言之來啓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高知止書龜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以為斯嚴丹青之綬後

蘇君真像贊

偉哉蘇君曰子寧父廉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為謹於思慮有所不語以詩書為業而不虛不踈以法令為師而不深不固此所以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畫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有序

公姓幹氏其先璽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冲字宗璧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與長通五經為番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小義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為至聖文皇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率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亦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與州有帝廟門榜夏主璽之歌石刻涼州有殿及應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 詔使過涼州見殿與有公從祀遺像敕獻流涕不能去求工入募而裁諸家延祐間副王修廟多盡撤其舊而新之所崇公象廉訪之

孫奎章閣典籤王倫都省以禮記舉進士從于成均於閣下
又為僚馬間來告曰昔故國以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
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滅於今日不亦悲
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
為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蚤究典
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
斯在國廢人遠人鮮克知環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
賢孫子藏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之樂
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編歷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屏
諸累往來幽粵間大山蕨林草屋石室蕭然獨居安坐定息

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病水旱殃怪之屬強起之亦欣然往
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為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
識其為二三百歲人人扣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
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鬻頌立成黃金先生笑而不受它日
又曰行吾所能壽千百歲不足為多吾又擇人授之無如子
者先生又不受僧嘆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子聞諸甫
田陳眾仲者如此至順二年聞有天根子北游醫無閭之山
訪其友蒯子訓之徒予解后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之
說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怒乎其乾墮乎其坤氣聲軋摩營霸吐吞執鼓其囊為此翕
關往禪來續生以不息君子湛然求端於初視聽內收返旋
中虛觀一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以及萬物譬之於龍斂
微保冲絳之來井體完用充出入百為私智委我歸求有得

不矜不作無以喻之命曰天根形猶名一物此之存迺絲金
華去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無象瑤琴琴疑技非扶疏靈風
鬱迴光儀發舒累之重山日出禮露茂育無功以長終古

紫塵圖贊

皇武肇迹究之龍漢其居其康輯乘躬郭有服維範臨肉載
嶠轟旌惟房惟輓輦錦軋之千甲載泉千案黃頭美之騎引
顏却人習見聞 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動約手著厥初
伊勞匪樂公劉緝復于節式部恭儀修行致祚八百史臣作
推播古允若

大麥圖贊

皇帝畫天象二贊
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忽禮台承命裝畫而寶藏
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贊曰

有偉馴象貢自南域條華樓錫路車是服維 皇在輿游日
於式任重持安賦力知德無間以思駕之几格天章龍文臻
妙造極嗟爾微勞尚較宸臆帥武臣能有不容誠若稽危儀
受圖布畫遠取不遺以昭神易凝茲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
贊與世作則

謝靈運小像贊

刊山木以遐眺抗浮雲而脫屣遊高秋兮極浦見夫容之出
水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在朝集五
雍 真集 伯生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

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海內使省臣審典亦往撫以威惠必其俗而道之善利填以親主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錄士大夫多材能舉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閑遠人之失救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微幸器名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會賦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辱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究憤為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

卷五

情也哉嗟夫草壘迎候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會吏虐率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駁於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為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怒行調發魏給填撫周復雲南悉其見聞為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靡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行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尺降諸葛孔明用其彙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果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係尸張慶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千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數著明

道園學古錄

白者也其術不其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雲南志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疎而等殺之為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為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未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數百年與其國家相為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群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為庶民庶降為庸保後雖收合而封樹之往之又派段而可續者無幾是章其澤固若是斯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牒官有簿狀昏因選

卷五

舉互為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彙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為錄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為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為氏其在彙城者墓有道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泰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叙次可觀而

三五五九

漢隋唐之際各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氏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普或微或盛或久或短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骸氣稟雖延：幾千百傳待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佚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突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魏姓自魯繇世官大理為理氏由利貞食李氏生為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備西之外別族尚多其以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千數族分合之由久而譜牒難有傳譜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嗚感歎而為之言曰夫人之生休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龜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胎續之交感應無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未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溯世德之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為金國九百年 國朝發迹大漢取之士大夫死以千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諫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際矣又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必斥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為之流涕而大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問

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為 曲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於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 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彭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誦為一卷使余為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莊稱余所謂豪傑者多是在是 楊弘道字永能滎陽人 王盤字文炳東平人 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諡文獻 徒單公復字雲甫女真人 高鳴字雄飛大原人 張亨字義夫彰德人 趙復字仁卿楚人 楊雲鵬字飛卿 樞密字彥辛閬東人不羈詩有律 劉百熙字善甫燕人 平玄字浩然真定人 郭可昇字仲通澤源人 楊果字正卿中山人 薛玄字微之洛陽人 曹居一字通甫燕人 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詠 趙著字光祖燕人大俠 張朴字孝純 田

李古錄五

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 史聖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某序

游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突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宮得不毀亦其後麗魂偉有足以憑依而自久是故迨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為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充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表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盧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執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隔幽隘者無與乎宏達之親近為世用者何有於間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

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得以其懷遠志一詩六
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
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况乎
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后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
獨感徹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為韻以齒叙而
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
粹為一卷謹叙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表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宋文
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因之亡垂三十年而
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無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
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
文之真遺信非其人之所能為而助焉獨爾之緒寄諸其人

李古錄卷五

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備其事終
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
委之文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為與持深挾高之
士計數於一日猶睽然矜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
曰物之盛衰迭為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當盛矣
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
于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儒者蓋憂而清慎雅厚若
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
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
數互有昏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
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

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
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
以為和平之辭難美愛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
之深者為言耳蓋亦觀於水夫安流无波激激萬里其深長
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龍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
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此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
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
其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復官慰雲南三年而報使
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為詩九數百篇而雲南
諸作尤為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
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叙曰其
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
能深省順趣无怨尤怨厉之氣其若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
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
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
知景山者特未及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
子於古之人無不孝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
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孝方力後
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各京河間人
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錄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入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
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為治者也其教之
之具男子則王宮閭都閭巷之季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
女子則織紉組紃之工宗室邊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
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

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耶嗚呼蓋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吳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子所以示再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愛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做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別擬先儒之言以極其理余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親以道親親子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為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突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蒙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

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國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選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寄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入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密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故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為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攷發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自闕而聞焉

亦暇於詢政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陲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偽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富以各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辭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遠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為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歎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察回路相贈之語皆為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為言哉將言其山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

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為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諫之亦足以深導性情之正矣於是樂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題東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北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廬雖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東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東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講系於故鄉漂野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異化史君約房翁諱孝祥則

舉齋秘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其化與先蜀侯兄弟也其化之子以隆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降港民間尚多不及僕數而基不及知者亦多也葯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其為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者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其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為壇於國南門外曰圜丘以祀天嘗以大臣攝

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其質禮其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者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為祀也為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為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為龍形負以玉刻符凡二一曰山簡真之名山深究一曰水簡即大川沉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沈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大長官道家方士用其法為祠既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濱而集賢周君南翁宴受命以行君嘗事上青宮為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聲見於此其尚克敬致之於職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大乎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宜而陳之也夫

送魯使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為規欲方者取以為矩居者取以為屋室行者取以為舟車採之為弧矢屈之為楛楛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為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各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為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為人材也豪傑者越其所尚而表之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為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

既奉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述者 聖上嘉尚儒學而為儒者或以迂緩異儒取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肖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者以為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名也時尚有以駢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履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

浩繁而今尤盛為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己身親治之者適在所謂警如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藪委者也術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為之慨二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為中都開寧尹又選為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齋書諾於臺省猶優為之况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為成均博士時其子際蹀園子生選為監學典籍從余且父君之簡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歲某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令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會北道重藩佳時朝廷歲出金縷布幣餼糧以突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

為未足又指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為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賈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你者一旦邊警遽至小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殺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幃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官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史按北邊將竟其法或謂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當使明知國法凡為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其言而識之卿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屢食其利少

偵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于 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甚為之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園子指擇名家高材者以為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標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園學歲父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禺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歎者為大常禮儀院判官得幸 今上於東宮以生苦李薦擢為伴讀二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為植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令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會北道重藩佳時朝廷歲出金縷布幣餼糧以突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

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倘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虞其為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為之師其弟子往二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為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為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即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子官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幸甚臣體 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為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

道園學古錄

卷五

十三

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節事

世祖皇帝得以廉為氏其子孫皆貴近雖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實與之長貳親致 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通而生之名者矣此蓋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說曰不可令憲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就 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家之置學自許文正文正文正以為漢之資得朱子數書於

道園學古錄

南其未滿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長及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孝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踈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為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勸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撥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樹 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為之者大抵踵襲文正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其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

道園學古錄

卷五

十四

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傳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為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為蹴事而始困其師長謂無敵為 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聵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孝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孝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為監官也見 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為教也詳傳註之

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條先之尸牖以極先聖之闡與推
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夫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
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神極古今各得其當而
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為二
使孝者得有所據依以為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為
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
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事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
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教有先後若
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及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
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僕之為孝官與先生先後而至若
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及解或暫解而旋
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
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

齊君履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
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孝也非朱
子之孝也不合於許氏之孝不得為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
為陸子辭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
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
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
善之請改李泮其言曰今 皇上責成均至切也而因循
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誠不
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為
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撫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
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
年以國子生李今年有司用科李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
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濕其

舊事請一言以自警僕將歸江南故略叙所見以授之使
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
制也雖有卿相之責賢勞之者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
昔在
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布爪牙于城於內外遐迩星列棋置聯
絡相承定其武功統率之大小眾寡以次受職其子孫二
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絕而不續者蓋與國家相為無窮
者也故後此若非有奇勳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間者矣
噫 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
而後知武功之所以為重也思睿之所 李完君之領軍
江海之上竊以為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為可
貴也君以金源之貴族事 武宗憫其勤勞書其

武宗皇帝於潛藩以治文書為職事 武宗憫其勤勞書其
名封以金墮使樞府如而用之 皇太后及
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以君屬樞府如 武宗之旨皇慶二
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德焉當 武宗之
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實赫奕熏灼天地若何可勝計可謂
勝矣然或不能自及者物理當然耳非 上之恩意不足也
君以十餘年之後始即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為革然久而傳
之子孫可以無窮以彼視此所得果孰為多乎延祐初元之
三月近臣以君入見 嘉禧殿 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
金符故敵何以示遠人能舊功更命尚方以新製者賜之天
下之長千兵者多矣有府歲奏所當得者以百十數孰得此
於盛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榮等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欽

請叙其言以遺之子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琪璧重宝也賢而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以才能見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宝天命以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求則地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休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大師丞相答剌罕太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李

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麟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

十七

弥奕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油奎章閣大學士大禧宗禮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朵來並以考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出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度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備撰又命札部尚書臣慶二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徵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備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

號第一 祖宗勲業其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諭諸故

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太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因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札朝廷外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為本明慎為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順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業之誠實欲更求其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魏冕續於崔鉉至宋王傳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珪續於王珪至汪大猷度允文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年之基方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脩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糜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札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寮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竊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愍之謹序

張師道文集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為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閣憲慎薦者又言所薦非為懷府求人也乃自海隅召至闕得見上

論事數十條皆當世務辭意切切上為勸察聽之命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其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候諸途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緩罷公尋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在暉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之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為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嗟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為之慨嘆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若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為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書易揚文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

事不著於世故為是書列夏商以來未至宋而止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以為識某曰於乎某嘗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為事親猶事夫也著文以為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為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豈可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慊於斯乎予嘗為玄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儼于夫朝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為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攻諸故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憚乎樂明以其君之命請善醫于

尚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問之學以樂不為君子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保題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其祝告武王也其時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為日久而司寇其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夫人之際事理之明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保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誦乎吾聞之矣矜備叙則九疇錫鞶備叙則天子之貴矣矜備叙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微夫有位則亦有司寇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而有司寇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教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為論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蓋程衍周經蓋欲求于義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

補遺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若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邵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其謂邵子之學為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為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適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嗚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歸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其嘗稱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為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為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開魯公以此為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琦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子深嘆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問答

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請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
疇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闢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頃聞多見之已乎其老矣得徜徉江湖之上尚當從諸君求其人而受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遂願蜀帥以世臣宿將迺執廷序阻險為暴潼川杜職有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善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為操行御史與蜀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

憲臺臆狀

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據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或謂生小留朝議必有慮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為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據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史言之 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避之為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擊朝廷邪繫杜生矣僕執筆大吏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為鄉里之有生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後秀與貴游又取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更惟得為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為重不知教

授之所繫不輕也越走以事人與席以講學者執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天子之勅若執尊尚書以為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沉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足酒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發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善焉焉今自 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脩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肝江朱仁卿在上岸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為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為別禁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湯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

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為新奇以取名勿為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擇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致 篤之自訂之使賢而知者擇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致 篤之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嘗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為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與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為能者在仁卿為餘事故特舉所以為教者為仁卿言之意亦嘗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為率若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目力乃止率最饒至夜分不得休以為常

持身以尚孝友信忠信屬節義為事其德為左氏之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求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又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其與舍弟未嘗離先君携之遊地嶺海諸苦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祖父松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

在焉一人為故宋樂安縣丞黃某子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卧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冷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

言不止先親常勸其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江魏氏子孫在吳郡眉山平舟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既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子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為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講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實為大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士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廛微以去集知

其情不敢以館閣為當也將行求一言以叙別念無足為茂元言若獨以昔者蜀人為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將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至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以勸子也哉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為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即所聞而綴輯之因所言傳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類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訛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其識以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粗見聞而失性情之正

卷五

光甲

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謙於是綱淪而法教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嘯斯經之難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為日又參應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王司與借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術黨之場多識而博接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管藏夫何憚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辭曰風從閭闔與花向上陽開白日如波邊子殊未來兩雪載遠道下生獻其賢駕之千金車藉以五色線忘重翻成失棄猶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永訣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在朝集六

雍 集 伯生

序

國子監後園賞梨花樂府序

九二四·二十三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某先生
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
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園梨花盛開先生率
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載雜陳勸酬交錯飲且
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闕會焉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
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冰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
酌酒而磨之又明日諸生之長的酒而磨之氣和辭暢洋
平益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
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故事不
聞又矣今吾師交際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
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錄為卷以貽諸好事
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警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
暮不絕何君嘗以病緩急為先后不徇貴富不棄貧賤與藥
當病不計其貨之高下故人多獲之衣服幣帛貨其至於車
馬之饒常而君亦不其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
日且久不解眾謀可以起其疾者咸推君為於是得何君治
如法良愈生同舍劉中餘贊以謝君曰子去矣遠如彼
他日及生歸後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為事此
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請叙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
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為醫也不區於一替之

道園學古錄

獲而以活人為心其度飛等僻遠矣誠有其質雖無文字之
傳猶將見稱於當世况君子知其質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
何君之道早矣

李仲淵詩卷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錄其五言詩而題之宗雅觀其製
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
年來人猶逐鄭虛公故仲淵自序亦傷意虛公然仲淵來朝
廷為學士而虛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為上
校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
獨常吟詠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
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知言哉某嘗以為世道有升降風氣
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
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太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
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知大夫之言也某聞之
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
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密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密陵丞十月將之官
其州人熊若祖之尉崇仁質子寓邑也為之言曰君之行送
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
詩者州人之賞從君者所賦也屬其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
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
施之於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
異於他人哉別為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
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
臣議焉曰唐宋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蓋周人鄉舉里

選之遺地為可獲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為不足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齊此焉出其弊者尚文之過也今為是者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寧以觀其真博之以文藝以觀其華策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雖此其幾幾矣而或者以為此四者自古之人披其一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体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屏見獨斷而行之其有斯望之之士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蓋企而望之伏而款焉廢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子弟神常同奉進士而有司竟夫君於乎上下之傷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信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幸者也今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為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

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係者新進宜於吏治有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端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依曲睡時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幾也略不少見德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眾人之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為也未德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說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城也昔我先夫父開國府君嘗許求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其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著詩文凡若干篇章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編錄者也既繕焉乃來告曰昔章城割靜脩

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過乎周程呂張之傳以求其大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微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脩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少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初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傳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蒙蔽而人遁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脩之言曰若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除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之細大流之微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帥器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脩門人嘗有與予同為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曉恨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潔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脩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而養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子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脩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西掃塵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之有序發朝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

性循之有序發朝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

性循之有序發朝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

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乎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
得見靜修邵之以高明徹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
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復親於靜修
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
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向衰然其有不
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
奉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其言予之
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肫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於甘旨之
其而備其善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
孫共之矣若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
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為表有言焉受之以為教奉之而不

李古錄六

五

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東帛以禮之則懸官有司
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黃髮兒齒之異謀其著艾康強之美倡焉
而酬之宜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
歌施之宴享于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于以贊 國家涵煦之
深于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于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
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
川尹先生伯仲之為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
己未之歲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人昆
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為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
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皆獨尹氏之福會川
之榮乎蓋 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
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
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

之間以八袞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
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叔叔夏
季隨季驕者傳以為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
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
觀夫動植之類豈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
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名顯於今而其
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其顯者見稱於
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
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
之所能為也而兩尹先生之敦行孝義交愛敬讓子孫順焉
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昔年盛德者
蓋亦觀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即與予游故
為之序

李古錄六

六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
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
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
里之行每為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苦難為別亦不
忍別也請亮其懷之誠幸甚嗟夫 朝廷豈棄君於蠻夷
哉雲南之域

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產物衆幾比內地常以親王
重臣鎮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
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
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 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
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若將使其人知 朝廷
不鄙夷之二意而允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者亦少

見 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敬羨而慕效也幾微之旨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惟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為是相二若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隨使臣也則賦皇人者其辭曰詵詵夫每懷靡及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休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光華之意以遺之使下 國之人知使者之來 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速其歸也則又迷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印魏氏之在兵者曰起謂其言曰欽惟延祐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 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北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議從祀廟學所定議今元純正誠

是也豈意勿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越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 文靖之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

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隆緒不絕如髮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冰而憑秋清也昔文靖之歸臨印即白鶴山築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為鶴山書院於一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為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耆起西而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似者然也今臨印故居莽為茂荒而 靖之所存且亦無幾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于 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己者規以為鶴山書院請得與

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十以為何如某對曰 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獨慕蘇之士將助成之 朝廷有司固將聽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講學涪江之上時則有若實中趙希先墨成都范文叔仲繼季才蘇少才子長少約子 陳章李思永備已 延平張子真士倫漢嘉薩仲章陵陽程叔達遺孫李徽之 心傳貫之 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 漢嘉劉元卿諫從相為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公為之記曰所謂教者曠諸天地萬物之與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發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玩期不失其本心為我曾大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父曰子言即子言也其志同道合如此子以霜降冰涸之餘知脫落九近俗習而歸求於此庶其志之有成也某雖不敏尚願誦所聞於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一家之家學幸各世之君子有以終教之也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隆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歲以十也子嘗序其事以被君公之賦諫當時祭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胡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散慕而頌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優為之可乎

集曰昔之壽朋見諫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 朝廷或名遠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者在信史見乎諫歌以爲一代之盛美者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同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河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溯二帝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一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感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

李古錄序

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其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李木嘗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微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苟有志於斯文則必羸糧沽筴遠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途途不取計遠近歲月不敢論又俸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蓋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博觀瞻微則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子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論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啓發雖以區之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

道園學古錄

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微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園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學教之應張真人之制行堅曰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吾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鑿也獨於真入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敬於時俗者焉他日炳愈返乎史諸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贊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

李古錄序

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頗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懸簿唯恐失一夫宜有間矣即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爲忤而更歎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消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屨戴笠登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藤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路坐弟子告聞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閣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備贊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其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者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托撰叙其事如

此或曰昔孟子與南榮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其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道德乎僕曰概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為要若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剛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紫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若于思孟子之言也

有能因此而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為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為賦詩以戲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言者天子有事四岳盡考制度一風俗皆其一一也今意道使禮詞將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以于福乎或者疑二說之同異而問諸某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尤 皇上敷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字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極之此所以備舉於祈年也蓋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為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衮之萌象 上慈所鄉矯誣獲贈之方紛然日至以竊財而後聽始不勝言故恐憂之而為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夫祠使之道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盼之然望之曰 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若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以宣 上德意而察其隱微辭塞以待顧問之寓一豈非其事乎且井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數告有不忍聞者

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察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以罷兵之久山谷故郡跡之地多間田敏執四方之民趨而至者以萬計宜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善民有所養而強黠有所檢以爲他日之慮又遠之計亦有說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善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復於昔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商西智之任詩序昔者禮樂之器皆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曲有問焉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管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執事而不敢廢也故曾子曰邊丘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為之有可備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絕無餘矣而猶欲以為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管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

亦故而設是以吾聞君始為之君子為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乎字焉乃為之言曰嗚呼聖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天子之所制定贊述而存者而所謂諸物事為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寧江張達善氏嘗為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諸物事為者初不廢也今前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諸物事為之存者而微焉道固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溯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某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錄序

國家龍興朔漢威行萬方金原日感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深城壁大抵非金碧

置之清龍右筆呂汪氏據高利老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
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二世又我兵攻守昌則金
亡已二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十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
安歸乃歸素為金發喪登陣哭三日因皇子淵端以自歸
太宗皇帝怒其誠仍以為便宜都總帥故地取蜀之役資
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野羅焉此詳世顯者
所以封離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
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華昌者既
世其職餘多太官亦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
戶副官曰世荷 國恩功業在盟府榮輝有制詔世次具諸
牒行事歲月則先祭家廟之碑文在請朝錄刻以傳于世
論者太史公曰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為將汪
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為將汪
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固以為汪氏先人事故
生無憾見信 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
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等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
石以為常京師府眾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算教而食有
餘費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曆二年漕使或自用不聽舟師
言趨發運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
七十萬 天子憫之發溺者家至載之 明詔廷臣恐懼思
所以咨 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
精焉有奇應將祀事有非愛者與宜往祠有勅翰林直學士
本雅實理藝文太監宋本其行鳴呼二公能導 上意致誠
敬已事而後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

言者乎往往其言適其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
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則備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亦夥器
壯而人敏常善遠有不顧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究轉
期迫輒執時貨而使之舟惡吏人駭其備直工徒用器食卒
取其披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蓋其罪有所
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興以之用告會議廷中
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 國家方取江南用兵資糧悉出
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之絕及盡得宋地其賦與民貨財之供
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非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
故也且京師之東有善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
百里潮淤肥沃宜其宜稻用浙閩墾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
使濱疆有智術之吏稍寬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
家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困重其吏教以為之長又可收游

送使兩詩序

情弭盜賊而彈實畿甸之東師如此則其使宜又不止如海
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求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蹙
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為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
對未嘗一日去 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為名法從參預國事
而學士嘗以使出南詔西南降蠻吏部落所謂大小徽里
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
一財之實二公之重且賢如此台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為同
之官五無其人而以為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為之賦詩而基
為之序

送使兩詩序

陝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斯省賦已責以採之而不
能竭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收涼非生仔幣並歸商賈去歲
國家有大正於通海宿懷守者迷夫效之冥神怒人怨天不

梅嵩及計歸服而病日深矣者屠殍行者道確存者十二三 天子爲選六吏治行省崇火農之節鉅萬者數而兩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之臣使人入告于朝曰 天子幸念疲氓使臣等奉宣 德意既竭餽餼素神不舉而靈既非臻意者 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饋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日以聞 天子慨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曹顏質並以誠懇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己亥受 旨惟歲陰雲低回朕蠻孔迹學士乃召驛傳謹辭戒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獄五月丁巳朔雲雷雨大作辛酉與行省臣共禱于城中之群祀壬戌與左丞亦憐宜禱於太一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寂廟款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曠喘汗率振僅至親致 上命下即祠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墻毀瓦墜爰設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踰踏中夜並見雲興于嶽頃而滂合明日又禱大廟連日於是東白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蠶神之廟雅臘蠶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兩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兩設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踰興瓜蔓有實稍有廬廡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墮墮日滋是以忍長苗秀且實而瓜豈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于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史予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於斯極者誰實爲之 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 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偽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闈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上其書易詩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爲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錄二人司樂一人典簿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貧今五百六十八人天曆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顯之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朱草非所以適飢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爲之春醴草木爲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嘗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肯於言究乎天人之緼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投用大而

李古錄序

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舊民力竭矣 天子慨然撥公於親密之地以往與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之匡廬之雲霧公起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求朝其旂旆之齋聲成之請得與都人士共候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充爲清華而簡子與令禮部康公子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條道濟以文學著掾一時雍容肅敬非特人美之諸君子亦自以爲榮也去年歲間各迂官散去揀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暮來徵文爲別吾

聞州小而地僻民少而事少也... 爾可以秘游覽蓋樂不在節制之下... 昔子之御克生六一公... 皆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夜故用取書而偷閱... 之於是周知情備舉義利諍欺之故慨然以為滌感後... 為政治郡卿有大過入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道歸平易... 乃有過於包公者則夷陵閱旗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 見書其錄於東觀漢記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庸固其... 職尚母却其事而盡心為鄉先生之步躡不亦可庶幾乎

送達海化兼會道南楚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 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 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為難也... 今上天子手筆立之閣一日擬以為行... 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 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 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 念故已在此矣賢之為病也知... 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 在上視民如傷當寧以恩無言... 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 誰望乎諸賢賦詩唱之庶幾為之序

送進士劉君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士皆以鄉里... 予言者曰五士皆美才如木向春... 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 秦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 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陰德... 秦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

始克聞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治... 唯字德甫者猶存有一女一子... 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一子... 求之知為楊將所得又轉... 心不違字德甫子德甫... 叙南釋後又有字德甫... 卿問曰成節如姑氏音問... 以歸曰皆至矣善卿大脫... 奉已為極字程氏夫婦借... 無間言善卿子即植也進士... 著支調與文舉次則李珍... 得姑氏歸與其父對答殊... 不敢斬子言也故且載如此... 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 陳雲峯省親詩序

陳雲峯省親詩序

夫神駭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 寬博之衣可以推讓并隆而不可... 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 相家博達盛明廣大之日其... 兼娶布帛求之屬最萬金於... 長揖而不為教此其人豈有... 於嗜祭之間而致用於執... 陳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 進退郁乎有文是以

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頤問之頃博問洽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進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與於翰其宴室也賓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任則往從事於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筆而登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往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乎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強仕願教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君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新甫尚翻之而來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成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者聞而咨羨焉為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為先生詩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高年者詩書琴瑟足以相其德衣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志遭時果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為全美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議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申公伏生皆兼有之議所謂人立伯或者又謂其得仙道壽蓋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為申為伏為淳丘固其宜哉

送年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為馬即遷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翁政郡公比還現往迎遷舉以事阻歲時遂遣子弟四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為念集仕于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

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清之直通調端其以情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舉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即吾禮而問焉則樵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夫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製曰虞通判墓置守家一戶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念憲廣東行部至瑞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有歸不能歲至者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謂官京師僅取使家一第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材賢而不能為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定有愧焉故直叙其事以識別乃君區々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為相歐陽公參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噫何其盛也然則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蓋以為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為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魯公之裔孫香山公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蓋略焉將叙而錄之鄉先生傳李謨甫謂淳曰魯氏之在史官者宜請叙之是以來者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早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甫曰陳衆仲慶曆從官故家今為國學官嘗為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內附族人驚不知所為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泉州者也

出諸牒叙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然近下隨至白石村拜祭聯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穿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得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則朝世家子探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浮緝遠任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惟以先世遺事泯歿為懼而輯錄之慮存之澤於此蓋可見矣後之人尚鑒茲哉

禁荀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參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秦當古忠獻公鎮鎮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重公軍中因謂重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略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聞係甚重也重公奇其言悉錄中秘外府圖書運舸致之京

李古錄

師而為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難二公所為也于後文康公揚歷禁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強記博學稱於時自姚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偽視之更與疎陋之嘆矣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疏為詳然而他石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強好親師友則所學又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盛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矣石山胡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夫世以春秋振危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為婚姻鍾遠在吳越家府之間郁乎乎故鄉道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為嫌意氣濯如也諒如也至治

至戊子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有所訪聞獨茂元方為吳學正得從容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閣中一巡檢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勿以別嗟子終無以展其際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曷學微純諸君子緒言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遠不亦美哉噫書此以為勸

卷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在朝集七

雍 虞 集 伯生

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具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
用建安刊宋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眾私田給生學於其
宮者而謂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 朝廷傳之
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為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
天子命大司農參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譯公所
著大學衍義用國字言之每章題其端曰其西山云書成奏
之 上嘗覽焉為昔宋臣曾總為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
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為知言由
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

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
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愛及乎
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
秋前有說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
有天下國家者誠反復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偽
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
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
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
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
於 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
聞之工師之為宮室也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樸斲絳備之
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為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材智
之所及者哉今 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

信此書以為道揆况眾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
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 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焉
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歿其學不傳曾子以
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
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
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
已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
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質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不然
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宋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
言而無其成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腐已倡邪說

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及其禁
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憤然于
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
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
倦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
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贊書乃以為諸魏氏士君子之
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 聖朝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
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
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許文正公十儒皆皆在從祀之列
魏氏之曾孫曰起者隱居吳中讀 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
曾大父之志也何幸親復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
興凡儒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為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
臨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亡幾而曾大父

實鑿於其先。歷在焉。願規焉。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迺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能爲鑑。書博士初九思得持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曾孫起之志。上嘉念翁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爲學。卽物以明義。以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乎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君。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忤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事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于今。其師弟子之所授受。以顯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聖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華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

鄭如也。而後學於斯者。誦習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爲幽齊其求於此者。或未必切於身心。而效諸後者。曾亦及於詳傳。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辨論低格之相。求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困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發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辨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體說。聚訟之惑。由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冥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自奔日以弥其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 聖天子文治之盛。進念先世。深惜情名。起

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後。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夫。臣之曾大父。嘗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相者。如此。敢輒書以爲記。魏氏名了翁。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至寶政殿大學士。奏知政事。書樞密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大師。封秦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十二月丁未。具官臣虞集奉 勅謹記。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柴實翁誦其郡守崔侯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百人。宋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爲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冀之不敢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爲緩於聖人之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舉也。思致其所以爲教者。而未之能爲也。然而緒其既稟。使其師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費之積。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道實通。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皆不可無記。願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爲學之要。本末始終。蒙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獨學特行之士。首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踐之。及其父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况乎有明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禮感契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之食之。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自侯爲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

負侯之心也哉侯名其之字鶴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是郡也二年矣通練樂功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事其用民力也若增石開緒郡治非必崇為者不為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按至治初元之詔命司其事舉天下守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罕其舉侯政績者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快烈察之如章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蒙侯而祠之侯亦笑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勉齋黃氏崇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尊經閣記

寧州西南二百里隋水出焉世居其上者曰師氏著姓也宋嘉熙中諱巖起君嘗築進齋以讀書司刑使者察其勤為書之記後四十年蘇燾于其又三十年其孫天麟始因故基而新閣而名之曰尊經承先志也客有過而嘆之為之言曰是其為處也山發春以獻秀水涵秋而致清綠崖飛流出其右長秋古樹列其側擇其名之做當未可以傳數慨獨念其先世之所尚而尊之此其志固君子之所樂道者哉子乃言曰嗟夫尊經者舉其書而加之謂子百家之上而度之乎將姑為之名乎夫經也者無待於尊而常尊者聖人之心之所著也聖人之道之所載也通三才之知以知變化之本極經綸之妙吾心之運量又未始與聖人異也有能知其心之大而尊之者乎由其道以推致聖人之至者乎是則尊經之大者今天子以獨斷黜吏議貶虛文一以經學取士士大夫言學者非程子朱子之說不道也上下尊經之事蓋如此故竊以為必有通乎聖人之心以達聖人之道者出乎其間觀乎尊經之有閣得不重感於予心乎吾聞豫章之境有高山深林稍與世俗相遠者古學之士多我冠博衣深隱乎其中特

必有為師君言之者後有知言之君子辭即斯閣而求之天麟字勝瑞今為同知吉水州事云

王先生祠堂記

評人有稱其鄉先生于學宮之傍曰王先生諱德元字仲元邢臺人金大安中舉經童第二人既受官又從常山周晦之先生學歲壬辰避兵來許人以為師出其門者前後數十百人經先生口授經者今日老猶盛成謂其為人豈弟敦厚與人言必本於忠信待朋友有禮所與交或死已久歲時往撫其家如生存鄰里有患疾皆親探問無間貴賤許人化之壬元甲戌先生年八十而卒明年其配錢夫人卒無後門人劉世安張君禮和守等舉請姚范之村而私以時祀之惟先生之田廬有司不忍收也而不可以又夫德甲必請于河南之會府以其宅為長社縣學立禮殿講堂賦其田以

為廩師守寧曰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沒而可祭則祭之未何使先生沒而弗祀方先生來許時環許之人日感于其德然不盡其情許當盡其情故至大戊申與其同志築室於學以奉先生遺像於是縣長市魯官諸生以春秋釋奠先聖之明日逐祠之歲會田入三之一以其祀事請刻石使來者有攸焉嗚呼於是中原文獻論兵隊軼者且百數十年而幸有能誦詩讀書傳諸其人以待後之學者其功誰可忘也况許人之息游于斯者皆其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其聲容而感其志氣之所存能無有以係其思者乎迺作詩遺之使歌以具祠詩曰 載除我官我官為堂聖神斯來享誰其從之有合匪彼鄉昔若允感諷言哩 金石之揚人用不心即祠于次有醴有載取具孔類自許多士多士孫子奉茲永世

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

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與懷想夫濠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靡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竟結堅纒關議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復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羊亭上燕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昇時彭澤邑令咸在亦為赧然愧然然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撫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滿其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

吾為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為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種天下之驕悍皆將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岬在吾目中矣子當為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為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為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為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惜其不足侯不肖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為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為即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為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致慈亭記

古者之祭於廟也取其潔廣靜密將以聚精神而致感焉亭云者升高望遠則可已非祭之所也然祭之先則必致其思

致其思則或於亭焉可也昔平梁君潤之為亭於其先塋之右春秋登於斯望其墓而祀蓋以寓其孝思之不忘也集賢學士宋公湯名之曰致慈取祭義之文云君之第七子宜來求予文以為記蓋嘗聞之君子於其親也蓋無所不致其思焉况其遺體之所托松柏翳如霜露時至於是乎登而望之則必有無節之感焉是固非祭所也先祭而思焉莫若於斯矣然則名之為致慈不亦可乎宜進士高科有位子朝矣於法君當得封爵而進焉為士為大夫為卿為公古之廟制可考而用之矣且君之父子講乎詩書之藝明乎禮法之辨將能祭之以禮為其所得為禮牲有石尚能為君銘之使鄉之人有所取則也

孝思亭記

國子伴讀杜平梁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文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為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勲而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蓋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苟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而墓無祭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祫有廟所以祭而墓非祭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二祭以度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廟之廟者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異之考一冊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况於庶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惜也

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街溫厚故其為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禘彝歲時上塋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為某親此為某親拜於墓下者孰為其親之子孰為其親之孫蓋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奉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用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知還齋記

相國李奉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後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名之曰知還而命其記之某對曰夫身任天下之重者必有周天下之慮周天下則凡所以竭其心力者勞矣於是求高明廣大之居以佚其身体其氣息其聰明之用以待事

物之無窮者人之所同也而竊嘗觀盛德於下風矣初天子之在淵潛也公以仁義為之師應憂於危疑之日而不為動決幾微於造次之頃而不為懼挈宗社於大變之地而不為於神間意定若初無為乎其間及天子即位公以勝學為之相大綱細目疏治條理不紊不遺意若有不足而公方日與天子坐論道德治乎無為四海晏然蒙其澤而莫之覺此其所存者大而所息者深又何假夫居以厚其養哉顧迺因方丈之室托微物以見志若懼滿盈而有退然之意者其憂深慮遠之故其何足以知之雖然公命也某不敢辭迺為之記曰朝出乎喬林而夕返乎一枝者眾鳥也故隱民遠士得以寄興而自喻乃若鳴鳳歷數千百載而一出其進退豈直係其身也哉是故奉其身以為進退者庶士之事也進退不係其身而係其值者大人之事也公以身係天下之

安危其道義夫今而自托於此豈足以功名富貴其心者哉某以是知勿道之所以貴夫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也

誠存堂記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蘇陽周君之為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斷必純澤備必堅練曲執必周正刀楯必疏連溫滑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斃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白佚方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者願使其為之記某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休俯降甲高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內外之攝蔽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安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足矣鄉黨僚友

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典夕以寧暇乎燭之而弗迷也繁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釋乎其繼也渾乎其無缺卻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若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某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都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北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奪者已張暨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大而大者也某又安敢不為之記也惜乎其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其歲成以其歲名之者集賢文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待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某記

克復堂記

克已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顏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焉聞者矣後學小子迺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

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沈冥於物欲之塗者固無幾于此也而知致力為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而已其後本塞源腕然不遠而能復者世非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為此好絕於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夢不覺有喜意大然後知周子誠祭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足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米周子誠祭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因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眾人適欲以幽香苟且之功賡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其懼而旦莫不忘者也國子伴讀掌儀康生敏以克復各其室而來求文以為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若其說使其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亦高之一二也

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為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諭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其間諸長者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勳業事功昭著後越見聞可致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往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間有僭竊者崛起據搶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空室之華壯錦繡之標茂滋味之腹盛皆利

聲色之般阜積自東南言織履者或過之是以始於祭之禮安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說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眾指目之謂下之以為風呀夫使其人所以易為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 國家將塔南服獨先受其焚夷刻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眾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

李古劍

世祖皇帝特命饒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其篤君子以為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令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任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鄧諸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軍事中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為之請某亦蜀人也故為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沛縣尉李君美政記

沛人有尉善其職其父老愛之願刻姓名于石以示遠又國子生張復邑人也疏其邑人之頌云舟車衝二出我沛邦我任我載唯對之從力用不窮哉餓有盜尉制之有道田則有蝗對除之有方泗漢惠水防隄善圮尉將役人如視妻子民有無告尉繕其屋有繫在獄尉哺之粟願瞻學宮延備廼備

擇其刀刀捐道有容德之言曰... 故知愛人之說其又奉... 能感憤自樹立也... 者如此自昔沛以勇... 又如此且世之豪民... 有此乃以終委開... 循吏何以過之... 廷實德州齊河人... 天爵堂記

饒國吳公以其子... 堂以居路曰天爵... 之記曰善夫戴帥... 寧蹤而公處之恬... 也論其立志... 處此其初寧有一... 與其夫人偕老而... 所致奉一時榮一... 之盛仕者以千萬... 一日寧其身如公... 以及之也然而略... 德其所勸不既多... 以榮耀 天子之... 也君有貴富而不... 至焉無欲也而...

也論其立志... 處此其初寧有一... 與其夫人偕老而... 所致奉一時榮一... 之盛仕者以千萬... 一日寧其身如公... 以及之也然而略... 德其所勸不既多... 以榮耀 天子之... 也君有貴富而不... 至焉無欲也而...

乎千乘之國者... 劉正奉聖記

至元七年... 世祖皇帝始建... 求奇異為之得... 其藝非一及彼... 合遂為絕藝... 奉之手天下... 長其屬道今... 今上皇帝尤重... 神象者其見... 許謂予言大都... 宮之東謀其... 從吾徒游將無... 是時廟未成... 正奉果恍惚... 謂其門人子... 立廟事奏御... 秩二品益喜... 侍諸神有弗... 游長春因即... 蓋易以悅人... 神之所以名... 之至者乃數... 心計久之未... 得之矣非若...

從吾徒游將無... 是時廟未成... 正奉果恍惚... 謂其門人子... 立廟事奏御... 秩二品益喜... 侍諸神有弗... 游長春因即... 蓋易以悅人... 神之所以名... 之至者乃數... 心計久之未... 得之矣非若...

非直藝夫一類仁聖帝兩侍女兩中侍四丞相兩介士其西
兩靈公兩侍女兩侍臣其求司命者兩道士兩仙官兩武十
兩將軍皆正奉之手善觀者知非他工所可雜其間也長春
之白雲觀 金又份王先生十一曜奇妙為財所稱道今遂
配之略不可僥勞也予所見又有士都三皇廟尤古粹遠意
得三聖人之微者亦正奉之所造也而尤佛多秘不得觀予
嘗讀張彦遠多畫記錄兩京寺觀祠宇畫者數十人塑者一
二耳計其運神之妙致思之精心手相應二者略無彼此而
傳世多少懸絕如此良由畫可傳模模相又遠塑者帶一趣
好事識者或不得而覽觀使精藝不表白於後世誠可慨也
故因君請考為刻正奉聖記正奉名元字末元劉之賢城人
年七十矣其官曰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御持操
者漫昂士偶上而錄之已而去其士孫常微然其家昔人嘗
為之至正奉亦極好持九又曰脫結系師人語如此

道園學古錄卷之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在明卷八 雍 虞 集 伯生

記

新昌州重修儒學堂聖廟記

新昌州之士有居 京師者曰前力士孫尹張管天以其州
人諸生之書來告曰吾州瑞之偽也建學自宋廢府始縣
令以時葺之其名因事而見者皆稱陳才曾淵子也有石刻
記焉故諫官謝公諤之文也江南內附之初郡城絕起遂以
連廢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始命縣尉孫澤作新學建大成
殿殿有廡中象夫子而奉之配享從祀者位設如常制殆之
門為重屋講誦之堂曰仰高堂祠鄉先賢於別室自漢梅南
昌福以下凡二十餘人 年縣陞為州廟學如故泰定乙
丑則守夏侯質孫以 詔書增設從祀九儒象蔡廟前池梁
梁以達於外門至順辛未令守趙侯居仁始來謁廟學顧瞻
星宇厚陋歎曰吾州亦子男之邦矣歲時有畢於夫子
尊迎遊且有序鐘磬琴瑟在列而周旋升降揖跪起殆不
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表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暇請學
廡殿為粟千石曰是固可以有為也乃飾冗費究宿弊以圖
新之易勞近民間地以廣其官而後衝飾端直凡八十丈室
之高廣視舊各加五尺增兩廡各十一間又崇大其列戟之
門階城唐甍廣鎮高固一與殿稱而規制與瑞州之學侔矣
取材賦役皆有其方凡民與儒業者無所勞費以三年五月
告成謂邦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子之先君恭
政雅公嘗分教於瑞州新昌之士固嘗承乎下風矣不遠數
千里願子有繼而質夫又曰昔吾州之士彬彬然以文聲進
用至於鄉大夫者代有人焉

聖元以進士取人材於天下凡六科矣而吾州之廟學始太以新繼自今吾鄉之父兄昆弟來至於斯也瞻夫子之德容而有所觀感依夫子之履居以安其息游德義之士其自此興乎其為之言曰古之學者於其先師則有釋奠擇來之禮焉非願之謂也前代之制夫子南面以其門人配而廟食於學宮我國家因而推用之日以盛大賢守令有意於民事者必先用力於廟學謂之知本夫廟無毀於學也然而道統之傳在是矣學於此者誦其詩讀其書皆禮明樂於其間誠其道也不敢不悅焉以盡其力非其道也不敢雜然以妄用其心聖賢之千載求諸彷彿之形容以端其所嚮導焉所擊不已重乎且異時先儒之為學校言者每病進取之文害道必於撤而後之使得以又求為己之實愛世之意深矣聖元混一區宇且五十餘年而進士之議始行當是時固以

先儒之愛為愛而為之制曰詢謀於所居之鄉以觀其行之力若學則於所治之經以見其道之正求才華於適用之文察舉措於論事之要求之術亦既精且詳矣果得如斯人而用之則天下寧有乏材之嘆乎然而或盡其事而不偶於有司或寢然充貢而不盡如其說得矣之故非直其人之所遭然也文運世道蓋於此可驗焉故基懼夫學者無以自致於道質夫之所望於其鄉人士者蓋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新昌文物之邦也父師少師其必以內聖外王之說而教其人焉其固不敢以一言槩之也趙侯字仲義處社人起身江西懷府連安縣有聲今以奉訓大夫知新州事多善政督工者學士蕭然訓導劉天桂首學張志道胡謙

北澤縣學廢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

謂其德也走避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辨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皆無德而術者故而於先王之法竟未如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密察於時賦復慎保守不大有得業其各以維一旦在事不聞其由善以有關於學實未有得業其名以維一旦在事不聞其由善以取謬然之譏則又嗚呼悲其禍取時際之緒餘以苟且幸未之得而不耻者亦何心哉嗚呼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侯有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建師方伯取以為操持法嚴明而能恕要有關於時稍濼瑣絮繁庫乃能從容為大府其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悉死未為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當世法令之所得為達其能卒如也下車之日當強民素富長吏

信從長博者一不聽入講諸生講學則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偽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開里親戚之情夫師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實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親若親非不華友者後以伐木之詩身為之詠詠解說使日誦於學未論月皆感泣求解知事田為確恥縣學弊侯率儒家首更循之曰吾為之吾不以它役相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以公高之境民聚為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今而教養之舍或略做於縣學則又為義者以附其旁寬為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肯也即邑南三里

子講學之故也先生祖子登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
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退食即其廬
理泉石斬荆棘徘徊諷讀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
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其昔之願備學而不得者造庭而
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洗役而有餘力請更存書堂以
成侯之志侯其許之乎侯曰可矣聽為之乃作室象夫子
燕居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
漏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曆二年二月八月日成理侵沒之田
而得之收其入以為養學其後更請生舍采落成郡守西公
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避之閩帥上其事請列為學官至順
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子勉為
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澤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
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數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

李氏傳八

四

以其學傳諸羅氏延乎李氏至于朱子而益大顯明焉
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鄰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為朱子年譜
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釐析致知力行
蓋終身焉及其為縣學記慨焉欲其鄉之士息奔移流浪
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兄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
明行脩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
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
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嗚呼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嗟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况
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為之喜乎斯邑也由况侯
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况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
方長民之吏聞况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矧光澤之後至者
乎侯名遠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為某官其為政若平反曉獄

道園學古錄

之類有夫思此內者其教生云

董澤書院記

帝王之為天下治與教而已自聖賢不必有位而其事分是
故表程子之墓者曰周公段天下無善治孟軻死百世無其
能治不出於其儒雖治弗若也昔伯子之師友則周子邵子
及張子與其弟叔子也程子之學出於周邵氏雖若別出及
伯子論其學之所至謂之安其成則固無以異矣前聖既遠
此數君子者出而後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始大明於天下有
知其說而得以見諸行事者此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之所繫
者也周邵與伯子廣大而精微高明而平實匪融蒙諍人矣
祥而窺焉及叔子之時邪說益以用事有待於匡闢而爭者
起矣門人徒以其說相傳眾人固怵於利害棄絕而弗之從
已時則有若故宋丞相忠簡趙公最希自聞善諸生獨能學

董澤書院記

五

邵氏於其子學程氏於其門人得其說而尊信之生死以之
而弗變也及其君於危難之間庶幾行其道而竟以貶死
葬天也夫公孫以此多留江南而其族人之在董澤者無
恙也我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今國子博士管翁公
之六世孫也得請於朝祠公聞善縣學董澤之族人聞之
來走京師見管翁請告與之師將作書院於其鄉以淑其
人庶幾公之遺意焉蓋距公之時幾二百年矣管翁來求其
記之其受言而作曰嗚呼公為相五年人心天理之所存者
遠矣而害之者日勝卒不得盡行其志以為天喪斯文乎而
周邵張程之說至宋元晦氏而條理發明以推致其極則天
之未喪斯文也夫博士將有以教其人也公之德業在國史
論定百世人得而觀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則凡朱氏之所
述者有之矣昔者周子之言必合伊尹顏淵而並論之而後

三五一九一

賢之誦學者亦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於黃澤者其以是求之哉

藍山書院記

藍山書院者七陽張君卿弼之所作也卿弼字希契其宋時錄太學登咸淳戊辰進士尋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用舉者員足改官仕至興化倅而宋亡歸七陽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眾郡邑方內附學校多廢會提刑按察司事王公其強起之至縣學以為師縣人士有然來從之乃新作縣學江東宣慰使王公基又迎至郡學以為師以教一郡六邑之人又作郡學於是有列薦之子朝者非其志也卿攝衣而歸至元十七年其門人楊應柱申益章以來學者之眾無所息游也規為學舍以處之得地於縣之西南士人徐氏舊宅廣袤幾八里中為宮焉有廟堂以祀夫子兩廡翼焉有明倫

堂以講學有祠以奉其鄉先生其左右齋曰稽古學易約史興詩立禮成樂器有藏庖福有所則為大門略如郡縣學之制明年九月告成名之曰藍山書院其後鄰縣陸為州直隸行省割水南地以益之獨書院之境仍隸七陽張君始為山長應柱繼之既列為學官行省署官來任之矣至順三年春繁昌縣尹張純仁來言曰昔先大父之始為此也買田以繼師弟子之食與鄉人之以田來助者通計若干畝純仁與弟顯忠又以私田若干畝以增其不足皆買諸民田官仍徵其常稅弗除也昔先大父歿學者祠諸講堂之東使顯忠奉之書院之設五十餘年純仁等以時補葺不敢廢先人之志來官于是者率三年代去經始之故將遂湮沒純仁深懼大父之為此學也庶幾邑人士之有成立焉今純仁始登至洽辛酉進士第大父之門人方回孫登泰定丁卯進士第而純

仁之子與我亦斷於斯則有僅於後漢之六次也又何敢忘乎敢請一言備列諸石以圖不朽焉其曰古者志於學之存斯盛也何以為教乎純仁曰聖賢間世大父之執友矣其誨學者曰聖賢之學誠在六經明於日月禮樂以象諸儒或以識緯為異或以老莊為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有餘非自濫於諸公之東顧而闢之廓如也窮鄉晚進之士或無良師友已未有端識而或購詞務說見其汪洋恣肆將無迷誘而陷溺者乎倘取博記百家擇其合於六經之學而不墮於諸虛語人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輒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此數百卷編帙未及成書而卒耳其曰善哉其為言也甚開之陳之卒亦有志於為己之學者病郡縣學校以科舉進士為業而時王之制不可廢也別立精舍以講學焉道遠而必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雖陽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初有江南曾未致年而臨川首有書院院餘生於鮮編之餘正人心以總諸之事或我君之用心乎我國家表章聖經以興文化至於論諸大學中庸孟子定以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及其師友之說以為國是非斯言也罷而黜之其正乎道統之傳可謂廢矣然而老師宿儒日以漸而愚者無所啟發狂妄者得以其不根無學之言編附于往哲之緒論以証眾罔倦則自欺自棄之甚者也不亦悲夫來學于斯者蓋亦深求聖賢之意於遺書以知夫乾坤父母昇付之重德養乎本原之正審察乎幾微之發擴充善端攻去邪欲日改之以勗其不及又求正於有道使不至陷於差謬必至於聖人而後止庶幾學者之事也乎請以論諸同志俾無負作者之意不亦可乎是為記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夫有勵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爲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寔盛我國冢郡好無小大皆得拜學尤以廟爲重焉是以有司脩祀典勿敢缺而教無其師二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習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怕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微不及東南音岩巖谷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入亦樂道之故其俗爲功化者矣延佑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庠序弗治久而齋廩使若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速變理清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已修以天曆己巳之歲度材九工撤而新之凡爲堂五間規制宏敞始與廟楹未森告成則某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著

儒宋楊椿傳

儒宋楊椿傳熙寧文富溢工若范應月胡立本皆儒也至順元年秋燬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天郡勝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爲治而況教乎燬理君之爲邑知重學校於爲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強名者人之爲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教此教之所由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槩知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進而遠之故有待於格迪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賢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辨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微當則直清徑行必有陷於私意之所爲疑以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

教者爲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豈異皆以明人倫爲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烏乎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室宇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奧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微已通入之所以爲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說亦微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余之言而求燬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季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并之而書院廢燬理君得隙地於清心地亭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殫闢地爲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爲學之規燬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于永久

滕州學田記

國家之制自京師會府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聖先師之祭祀學設師弟子員有廩餼之給補苴之費故學有田田多因其舊有缺者有司得以間田與之俾券人以耕歲收其入然田之蕪治租之有無祭祀廩餼之充數則系於長吏之善不善用意與不用意而教之力不力系於師師得其入則長吏敬之民庶服之故教行而化興不然則否此其大凡也滕州之學右爲廟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左爲學學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成於至元己丑則滕縣尹陳謙州學正陳渥之所爲也明年謀以如市鄉官地五頃餘爲學田從渥請也大德甲辰滕縣縣長吏阿不思等又以如市鄉官田五頃與之用學正張中立請也至治壬戌般陽李德昭爲學正滕守李元重之思所以相德昭治學者取租於田而給

之教養本祠之外凡屬其前之歸既漢州顧之工聖時有
 有衣裳之制廟貌有墻宇之嚴煥然一新郡人稱之其間郡
 吏無良民蒙無息租入弗至生徒散去德昭有愛之而未
 振洛陽曹侯鐸之來為州也以學校為先務舉為已任清
 介自守政如神明田之見占於強家者於復歸於學而歸
 者捕言於司臬謀有以撓侯命使者趙公行部至滕得其
 歸田如曹侯言因又以禮致謝之五頃增之簿正以定其
 立石以表其詳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使德昭請于濟寧
 于山東憲司于中書禮部以文書下之俾勿散散又來水
 刻石以為誌焉滕與鄒魯兄弟之邦也聖賢之遺化在焉
 其人固易使也今侯又遠之計將質諸魯券以待之孰若
 其教以正人心美風俗則人知禮義廉恥亦何忍自欺半
 步之士而私圭振之利乎曹侯儒者也其必有以勸其父
 率其子弟者矣不然文墨何足以制之哉

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

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父介前學正李德昭至
 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尚敏侯
 聖州治之南其學四楹積以瓦其屋金屋茅茨而已延師以教
 郡人之子弟出已休以率州士得錢五千緡貸諸人取子息
 以供師弟子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
 監察御史任君敬言於朝曰昔滕文公嘗聞性善之說於孟
 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廷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官
 置山長以為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鄒某改築於滕之情治其

宮之地凡八畝右廟室以祠孟子左講堂以明齋以生業
 張栢古多繼成之又給以使相鄉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畝如
 市鄉一十八畝而歸之宋也於學校之事不敢後既為
 其教養備完其有增屋宇法其用器之未備宜于息之亡失
 地之見侵者悉經理之增給積穀鄉官地五頃合其舊有
 為田十頃三十餘畝使滕縣簿明安谷兒山長滕昂嘗行田
 表其詳歲終其得亦足以備用矣錄代者且至將去之懼來
 者無所攷謹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子願為之言曰師
 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且再處焉
 亦有存其初者身念慮之與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
 其辨者乎有能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
 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幼無不學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
 俊秀者入於學以學乎脩己治人之道耕者食人而不以為
 勞學者食於人而不以為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
 非其學而欲安坐以食則又何責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
 道焉亦何待區區執信於咫尺之石哉滕昔為國今為州今
 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冊傳之千載有民人社稷
 者孰不得而誦之視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想文公之
 為政於斯也孰肯為汙暴之榜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
 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中書省檢校官廳壁記

中書省檢校官者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以戶工二部營繕
 出納之繁奏設是官以覈其程書官一頁吏四人其署在省
 之東偏三十年奏增為四頁吏六人分督省左右司六部及
 架閣倉庫文字之稽備垂遠者而糾正之其官吏從東西曹

開公隨漢... 檢校官之署... 感東南之有... 夫揚益友... 以舊著... 著其官... 月成四... 年矣而... 母官者... 節歷之... 游故來... 多矣官... 首唯檢... 之然而... 也是以... 斯文尚... 示畿都... 國初... 者歲以... 至以及... 輸載士... 運使司... 三人... 來為是... 不足... 感其資...

於司... 吏官... 之德... 局以... 司之... 有法... 均平... 也蓋... 應而... 鷄... 吏之... 本公... 劉公... 且以... 盡矣... 公克... 調度... 於... 德此... 之手... 會判... 人今... 州人... 王公... 鏡生子...

憲宗皇帝帥大兵取勃仲率家僕之士見于軍門遂以其狀
立功授從軍等城招討使將命招朱守將揚大淵為大淵所
害事聞

憲宗悼焉召仲子仁嗣其官仁又諭保寧而大淵降

世祖皇帝命為奉詔大夫漢川路總管起保寧長寧軍氏立
潼川城開屯田置官署收輯離散又用其力討勞近之未附

者以其有勞於茲土也因家焉而仁事其母夫人亦有孝道

居潼川二十餘年歿於官臨終誡其子曰先人值國寧與運
以故將家帥師立功專城而治維思與孝可以事君於久遠

而不墜世業也子孫嗣首受教乃終長子由安遂隱居不仕
而次子世英仕為江油簿亦棄官事親於甚故雲南行省參

政李公源道同知深川時召其堂曰忠孝江油之子禮以雲
南首蒙古授秩通判官 京師具事狀錄者堂記是時予方

受 詔脩

皇朝經世大典輯錄 祖宗功德而 憲宗下蜀之事供奉
學士並進士宋公本質手筆為謹以茲記告之而俾禮以其

文傳諸王氏於無窮焉

王氏山南隱居記

國朝既取中原悉求其豪傑文學之士而用之其隱居終身
者尚多有之吏官不能錄也承平以來始又將百年才能特
起為公卿枝幹者何可勝計然高論世德或係其故初矣隱
於昔而顯於今者永平王氏之家為可稱焉南宮舍人從義
甫之曾大父金剛舉進士見世亂不復仕隱於甘泉石之
下學者謂之碩石先生有文集十卷軼於兵火先生之子稍
起從郡師長其幕府嘗其時軍興事多章創總兵權者何求
不獲而先生之子田無加於先生時然而也居之隣已四

五易主而王氏之君今不從野外之田僅給饑寒不令從義
拜兩御史為天子郎官甚見知遇而亦不加多不加少也
然則是君也可無記乎予在京師來最後然亦此有餘秋矣
忽焉而就突俄焉而銷歇名田甲第有不能以終其身者而
王氏一畝之宮數丈之壤傳之五世而子孫方請備行以
父之可不尚乎是為記

於友記

古君子取友之道取之一鄉取之天下又取之尚古之人苟
得友焉初不以天下為廣一鄉為狹尚古為遠於今為近也
際千載而得一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時也察天下而得一
友焉安知其不出於一鄉也然而不可以必得也則假諸物
必見意焉此吾太常來公雲舉所以命於為友也夫所謂友
求諸同時而不得並也求諸同鄉而不得曠天下則有之而
不得借也而斯於也千載有之今亦有之天下有之鄉亦有
之友一松而會千載於一日通天下於一鄉善哉宋公之為
志乎昔在太常之在翰苑也獨居乎玉堂之署文字之暇賓
客散去竟日蕭然遂以無事乃繼得乎松下有遐思焉曰
吾友在是矣此松友之所始也松友松乎松友公乎公自翰
苑拜御史出為部使者召拜國子司業遷太常疏中獨立不
為辨刑之所校領詩讀香日與聖賢相對超羣特出莫逆於
心所謂貫四時而不改之金石而不渝公其松矣乎不做公
以其常再為僚也命為之記然則余亦友乎松者乎

可庭記

天地之覆育無限星也日月之照臨亦無限星也人心之妙
其廣大光明蓋亦如之苟於耳目之所接限於識慮之所及
果能盡其心之體用者乎方外之學雖設教不同而其所致

力者亦唯心而已矣凡其比夫於天地比明於日月豈無廓然於胸中者乎顧覺觀月於庭有取一方之可則賦詩永言又有歛然退乎自足而無所待於外之意是以君子有取焉若所謂可庭者是也羽衣之主有割其姓而以學仙自名者西遊昆侖之圃北望太荒之野涉黃河之流而尋涿池之注其游遠矣予意其廣遠之為樂而無間域藩籬之間也而求為其里人能營求可庭之說焉其言曰吾之大父無心弟好奇博雅故宋在臨安時年九十餘須眉盡白然游其郡命而不知倦也及我國家混一宇內其父之北游也蓋至京師北極和寧之境以觀乎與王之勝地以交于 國人大族之憂傑志甚壯也今望也退焉里間之所擇高山流水之美卜宅以承其親有兄弟嫻族之好師友講誦之樂昭其祖父遠游之思而益然自足於戶庭之間則謂之可庭也不亦宜乎

悠然亭記

子曰善哉學仙之言也君子之為道欬之不盈一稊紓之則彌六合求諸其心反諸其身行諸其家果有得焉則推而致之何遠不至也年富而能舉果知此道矣何可量哉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為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紫雲先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

聖天子潛邸文字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為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寤我室處使適寬閑而就優逸猶若玉之何心之中有虛明應物無迹則坐紳正笏不動聲氣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於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為

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為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討草寇三顧之車未去其悠然因與夫躬耕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禦卒三軍其定中原軍務譟然入時之方嚴雜耕之整暇羽扇指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胸襟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余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 主知難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為誌

琅琊亭記

夫子之言樂曰翕如純如皦如擘如而一成之始終可知也若夫因其哀然流放之情以為急厲緩舉之節抑其所縱而真能自返風俗之變而運氣隨之所繫至重也凡不中律度而遠於中和君子若無樂之而知樂於斯者蓋鮮矣古樂之存於今恒見御於君子者唯琴為然而亦未易知也崔君元方有得於是器也常作亭以從事焉取醜翁按古章之辭名之曰琅然子有以知其有得也明矣夫音之所以和者以其無相奪倫也今夫一均之中七律在焉固不得越此而他有取也即此七者有進退疏近之節以畫抑揚長短之變則有之矣誠不可依希於近似假借以垂遠也譬諸用兵然百萬之衆勇怯強弱之不佞何嘗倖從不可一也善將者使之步則步伐則伐止則止齊則齊而不敢少違者以其分數較者鏡令嚴明伎藝畢給而行陳靜睦之故也夫如是雖使之赴湯蹈火可也此常勝之家者也騎不可制櫛不可作尚足以成軍乎吾是知為音而能琅然則無函胡唯阿之謬整齊法度之為與能軍者蓋無異也亦善乎於是而思士已將有觀乎大舜文王仲尼之此一琅然也有感於放臣出子之志

亦一琅然也有托於高山流水之趣亦一琅然也濤乎沖和而不平寂寥乎夢思而不墮乎凄斷發揚蹈厲而無所陵犯委曲倜傥而無所流佚非琅然而能若是乎予是以善其名字也元方以文雅見稱擢在羣玉之府時稱妙選云

恩園序記

建安陳君若虛為予言其居之勝也山泉林竹蔗菽山陰之幽情焉又嘗從故水有具與趙公子昂游廿年間兩得其所嘗嘗人樓序者規為亭貯之公感其意題之曰恩園而亭實未成也秦定乙丑亭始成而公去世久矣僕仰陳迹識有足悲者乃置序於亭上以與同志者玩焉且曰即吾亭而望焉考亭之舊在朱子之几焉猶慨然也師友之相從則又有西山巖峰之舊近在鞋步則吾之所謂恩園者有不徒在於勝跡者予曰樂哉斯亭吾安得身往游之哉昔者曾哲之

侍太子也舍憂而作慨然有浴沂詠歸之思焉蓋直言其志云耳豈必身在乎沂水之濱舞雩之下乎今朱子之教衣被四海廣矣夫矣頌其詩讀其書想其德容之盛如特見之以致其企及而從之者必有其人已乎又孰知居之近也地之勝也有若陳氏之亭可以係其思之親切者乎仰其蒼然之崇高而有以見其卓然之在前附其淵然之深長而有以見其往釋來續之無窮也則其得於觀感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語文字云乎哉古之善為詩者常托物以起興而後得以推致其性情而極夫諷歌舞蹈之盛若思願之享者其諸異乎脩短之感玩物之為乎凡懸於予衷者如此并以為為識陳君將典教閩郡試與其父兄子弟道之庶乎其有以相發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記

慈利州天門書院記

禮之慈利州西百五十里有山曰天門盤結奇秀其峰十有六皆可以物象擬而名之蓋勝地也蜀人有田公著者自其先世宋居之數傳矣至元乙亥子某弟亦蜀人也遊地不為開門控捷以自給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父之樂聞其論語歸居以密師弟子與其鄉人共有聞焉王氏善之亦未敢自隱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學更為大成殿正前門柱及十哲象而舊象無所於焉王某謂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幾乎乃請於官欲築宮以奉舊象而祠之部使者深傳之既行請公著乃度形勢視七物正門擇和湖為基

廟年而備學堂門廡庖序之屬俱就益而經古具祭器實田二百畝以為倉儲於學官之體備焉揚學官以闡十朝名之曰天門書院王氏田氏與其鄉之王氏合來於分聖先師以落成後五年其州前判官周某調官京師某為之請記嗚呼天下之名山川多矣大抵為浮屠老佛之宮既劫再氏之膏燭奉之而心術又壞於其說千數百年以來習熟見聞以為當然而莫之悟也孰謂天門之勝獨以僻左之故闕其神氣於千古以啓聖人之宮豈偶然哉噫今之所謂學者有周程張朱諸君子之所發明聖人之經無所不見聖人之微無所不著摩挲之止大門戶之端深固已蓋聞而邪說之多岐則亦鑿擊排挾而無餘矣况自國都至於郡縣無小大遠近具有學官則所以傳夫學者可不謂備備已乎然而或徒尊其說以自標置或講其義以務文章其及求切已至於除

行而不違者蓋鮮能為此其故何也誠關之近書也所終後其所見聞識知者一皆物欲之所為而已宜乎所以自致之學不足以勝夫君之所務也然則安知如左之人聲色不接於耳目利祿不入於心胸其質之渾朴固不至於去道之遠而稟氣之堅悍或反足以資其有為則天門之士豈無可望者哉且夫山川之秀異又備而始發而鍾為人物者必有可觀而無礙矣其要在太守部使者慎為之得師以養家造端又有其力役使侍安於進業而周君日去官於平猶日就賢來見夫古跡之記以遺其人焉其知好善如左安可不為備書之

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陷閉守無事乃按序記而嘆曰魏文貞公徵補范人

宋文貞公諱沙河人今邑歸順德則二公皆郡人守其土祀其先民也於是作官學官東南考求當時衣冠之盛有二公後州而合祠焉郡人崇 燕者以其財來助司徒在學正楊 黃其役以延祐元年一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讀以經從幸上都某處在行間以祠事語某將築諸石以識其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壹而事有所擇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守之其矣其不知本也天下之患當出於無佛無恥異儒者苟且無耻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蓋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喪多近代蓋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逾於二公者也夫二公之鄉亦有百里之遠也二

公之相非其異世之賜也邦人頌其事而知其德也一幼一女之積而合祠之禮賦又才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

仁宗皇帝在御慨然問俗者之弊於文法類璣璣靡而莫之據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拔按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庶節所厲乘幾少者 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受知 仁宗於中宮及諫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為而已遂青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煥然有千載之嘆焉噫嘻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乎世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恭敏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顯懷感其在 此俾後民凡享世有君子

平江路重建虹橋記

至治三年五月日平江守臣告于江浙行中書省曰吳郡城內外皆鑿溝濬納大湖之水以容行舟備絕為梁經緯駘其高卑俯仰視水大小與人事故急獨虹橋在郡閘門西跨官河通勝道為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為回淵最礙廣隨折而東行勢用剝悍橋植以木而加驚濤歲入腐壞及今夏大雨兩濤環水陸並阻民吏憂駭即日召吳縣長吏計會修治吏曰役大懼不即成請草具以木濟而徐圖之郡人鄧文貴詣官自言深木非經久計改作特因循請出家財成之可毋煩官也問其故曰家業 世矣衣食不敢有所過積日久而食功多幸有餘今度足以養子孫終其身請志以從事問所欲曰心誠願焉無所違也按文貴家無田入化遷之利郡縣甲乙實算在中產最下徒以知足能散無所為

之心佐郡將徇民之急不亦善夫請聽文貴所為省府下其
 言曰此有司之責而文貴發私財其善其速從成之文貴
 既受命乃引星中信表者與共事以八月乙卯日之吉圖計
 日度財盡撤其舊而新之求土木鐵石必良舊物予直必平
 無留券擇匠必精既備必足其志役者受備如歸作息有
 勤而弗病絕水下水石妙密鑿固象起拱合理級無間閣空
 水象月引重過之堅踰實地蓋長若干廣若干而又帖石
 岸容挽溯者若干尺秦定元年十月成凡用中銀鈔拾伍萬
 貫於是前付御史曹南嗎公與名知大大既老而歸於吳
 者十數公咸善之而王公都中新領海內杜憲節水上乃使
 采告曰今日之制自一錢以上郡縣毋得擅用府庫茲橋以
 民家親為之猶須十餘萬未已踰年乃成鄉使文書上下反
 復較論証得出經費若是數就令從之非一日而決計能成
 於期月耶用不足且且既賦史也緣奸利能無侵牟推利乎
 利盡而求速能又豈若是乎是誠可書以示來者請別文記
 之或曰以一民獲有司之天可乎噫文貴蓋有所受命矣且
 夫鄭商轉牛蘇誦編組下式輸財用不償慶時物宜未可
 廢也必律之以古昔其常制此世不然世之兼升者或盡
 民力至骨髓不髮坐視其死亡而莫之恤者蓋有之矣服御
 攝王侯噴笑制府唯其所欲為而莫之禁更於斯樂不足
 乎真則可書也文貴有子業進士子業過其嘗從學者來見
 予故知其入且其人殺盛四方所莫及其什伯德獲於節者
 甚眾其輕財尚義方鄉里林從惠者常多有之故為備載
 而不辭庶幾相勸之道也時之守令僚吏各氏請刻諸碑陰
 悅生堂記

之也是故人一生也飲食男女衣服宮室皆財之為養生
 之具焉而愚不自若不知察也其在極其思慮之所可及拜
 其有力之所為而制其心外茂其形凡所以養生者皆足
 以害其生而風寒燥濕之感水火虎兇兵凶之禍不與焉者
 是者逐乎相附亦有統極其卒也可勝道哉四明道士項
 君子虛能以醫藥診夫人之所以傷而保其所以全用能變
 其呻吟呼號之聲以為所愉舞蹈嘖嘖之意日有得而
 滋有微也故君子名其室曰悅生云嗚呼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嬰少壯老其時也強弱益衰其氣也誠能順時御氣抑有
 餘益不足以自致於無過無不及是謂能奉天之所與以盡
 其分定而無拘焉誠哉其可悅也然則老子以身為患莊周
 以生為榮若其始憤激之辭也夫鎮然子虛學於莊者皆也
 吾聞善養生者咀嚼太和不在乎殺肉棄果也品配陰陽正
 氣乎夫婦男女也鄧鄂之困舍盛之安全玉之保縹緲之學
 又皆有所喻焉一不得以物命之也此言非行世之大本乎
 哉安而又焉有不止於悅者暇日更傳論之可也
 思學齋記

子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對心交重之
 間從之游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
 祝神仙浮屠之說杜又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
 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符其才而器用之者
 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深知事不介於流客
 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羅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
 之道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溪仁氏力資
 之蓋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感愛
 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者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于

則循理以行其心之所安無可取難厚以而先物者又中止之然則其蓄而求發者蓋深矣又重以夫人之身即如此則高氏子孫其本莫不有卯正甲子記

德行堂記

古之仕者不必出其國大夫士亦有歸隱傳茲之事未有吝其鄉黨親戚堪慕而之他邦者自侯國而入仕三廢盡可數焉春秋之末善用材者稍不盡出其國雖聖人不能不撥環於四方矣非用養而士不歸於農矣非建廢而人自達於天子矣於是材者能者之用不自止於鄉縣矣而士大夫始有去其鄉不復能自歸者焉若仁人君子之心能能一日而忘父母之邦子是故大家而見用於世既貴而後歸故鄉此固人情之所同欲也然而能得之者或鮮矣而唐王公仁甫從其父時宦遊東南僻處日趨偏僻堂閣及時節江南副司泉

事始得一過其家顧瞻源泉之深長竹樹之蔥蒨慨然從其老人昆弟求問其大父王大父釣遊之指蹟踏味歎依之然殆不能舍而去之王事有程不可留止而中心之往來未始一日忘也天曆三年自委議中書拜治書侍御史眷遇日隆事任益重公亦自知其未可以遽歸也以其未可遽歸也故其思加切焉因以告某曰里中有宅宅中有堂我構我成祭祀賓客之所於也然而辭予在堂莫之至焉子何以表之而系吾志也廼為致諸王氏之故翻三槐堂銘名之曰德行堂云夫善言德者必本於父兄古之道也今夫大山喬岳之間岷然雲興沛然雨作土石發乎光潤英華繁乎日星豈無所自者哉仁甫氏以令聞令望見知天子為名公卿固其符之已見者矣古人有言有感於斯應必隨之符之謂已仁甫氏以學問為術智以政事佐化功則所謂應者律為感矣感

應祖乘於無窮者宜有謂哉王氏有賢子孫善求其本始而得其符之所自發其在斯堂乎於乎君子之為德也自家而鄉自鄉而闕自闕而天下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則王氏之德之符也其見信於斯世豈不遠且大乎

書隱堂記

蕭陽林泉生清原既登季順庚午進士第即分前進士昭武黃清老子肅來求文以記其家所讀書隱堂者曰其父錄判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子侍罪歸得請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種與野後為文字之難願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文久未克就閱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于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顯則顯則顯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卑隱而尚顯亦宜以隱為高而顯為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若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官室者不有其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其若治祭之禮勿若備奉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事言則或得以為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截其身之謂也世有凌之為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况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雖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已欲其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符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志隱史而不忘書父兄弟之間所以相激勸激誠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傑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嶺莫之覆蓋無隱世長柱之士聞予言

而一慨者乎清原苟知其人尚以告子子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為記

興雲橋記

泰定元年秋大同路城東新橋石橋成河東連率國祿公題曰興雲之橋明年當書京師請于集賢王公約以記來屬焉按舊記大同古平城如渾之水循其城東而南行亦名曰御河朝會轉輸東趨京師必踰是焉河水本盛遇積雨益橫溢阻行者故自元魏以至于唐河流分合不同率造橋以達歲久沿革不能詳焉其可知者金天會壬子留守高慶裔所作不一年以大雨震電有怪物出壞其十一二後三年乙卯君民高居安章完之事具宇文虛中記後四十七年為大定辛丑又以大雨震電壞其十八九年壬寅留守完顏襄重作之事具邊元忠記今橋是也至國朝至大三年凡百三十年

李古采九

又以水壞官家葺焉又有二年為至治元年又壞郡吏考諸故府取舊比以請連率為達諸朝得給錢市材役民力如章歲發會為連率屬其副孫侯諸大同路屬其判官其縣屬其主簿其上下以次承事於走孫侯曰財不可以傷費民不可以數勞必寔其所以壞而來所以長久者工曰橋凡二十有七間其西不壞者二十有三石柱也東當水所趨而柱皆木鄉徒取其易成而不計其易壞也乃採石於弘山之下凡為柱二十四自上下流望之屹然壁立於後棧木礎石植欄橋表門闕飾神祠官舍之屬皆以次成始八月甲子畢以九月甲子凡若千日夫為梁之役有民人土地之常事也今連率總一方委任其重視民事之急猶請于上而後行為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無一不合於理者後諸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可也此何以書哉善為政者當為其所

不可不為而不敢擅為其所不得為與擅為其所不必為則民力其靡幾矣且華既壞於一日思持父於方來不以速成為能而以他日為慮蓋仁智之事而斯民之所賴者也書之者豈徒紀其功之敏哉謹具以告來者俾有所考以圖無斁焉可也

尚志齋說

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尔弓直尔矢養尔氣畜尔力正尔身乎尔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無有善器強力范然將安所施哉况乎強焉以嬉嬉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為偶以其無志也善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乎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為喪患難憂戚志不為懣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况為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况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尚志為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凌儀黃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音道漸也受業於子濟

李古采九

三五一〇三

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為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暨還其鄉又來求說後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齊也尚思立志乎哉

題王氏子五歲女弟說

王氏子因哭女弟而忽生無窮之悲信天性之發見而非五歲兒所能及親每飯必拜至於十五不疑孰謂禮自外至者乎先王知其若是也故有以節文之而教生焉嗚呼苟有教焉充王氏之所至死葬之民矣乎

李士弘三子字說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謂集曰子昔字季弟之子思謹曰克忠思善曰克敏而子為之辭今天子追賜諡我先公寔有忠與敏三文先公以是易名上所賜也子木忍今子孫同之更字謹以恭字善以至子更為我申命之集乃言曰謹乎謹乎志

高氣揚不知為謹也神昏力弱不足以謹也千慮萬應一有不謹然猶不可而况漫以不謹臨之豈復有為人之道哉字之曰恭示以謹之法矣共之為文舉手足也為文指事益密又加之從心焉夫執玉奉盈手容之至謹者也然而心不在焉則失之矣故曰欲其放心於執事之間弟子之所以為恭也謹乎思所以從事於恭者可也善乎善乎亦知善矣非自外至者乎性之本初未始不善也刻其本而失其初善斯亡矣君子之養復之也非能有加於當然也不至於其當然者則未也至於其當然則無所踰也故言明德者言新民者一至於至善而後止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愚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庶民皆有此善也聖人至而庶民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善也善乎望乎子者非妄也子求至焉非僭也夫其功大矣未易言也然而為學而不知此則無所學矣故公之

意非備焉二子言也亦欲諸子通識之矣於是距始命字之歲六年矣二三子亦有因子言而警悟用力真有所至者乎

李克明字說

河東李公以至大辛亥之歲為其子若姪七人製名字既嘗使集中其意而祝之其曰思德字克峻公子也後九年乃獨來求集益陳其義以自勉其請至于六七而不倦夫世之人命其子以嘉名者本有若李公擇言示訓之深以若明者也為人子者有若克峻知尊父命而不敢忽思有以推明其意而致力焉或寡矣集雖不敏敢不為克峻言之乎雖然其說至大有不易於言者矣子之名字蓋取帝典克明俊德之言而製之也克明俊德者古先聖人之盛者也而人常易言之由不察也集聞之俊峻字通用而禮記又作峻焉同為高大之義故釋者曰俊大也而世人謂俊為輕俊捷疾之名則夫

之矣夫所謂俊者俊又俊民俊士者皆以其有大德也配奕配髮配傑而言者皆以其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也然而高大之人見理必易於常人其才則似乎輕捷矣而非俊之本義也斯言得之矣是故愚欲子為高大之俊而不欲子為輕捷之俊也然而我未周也傳曰知崇禮卑知效天甲法地夫言高大莫崇於天矣今言知崇如天可謂極高矣而必繼之禮卑喻其卑乃至於如地者何也又嘗聞之矣知崇者言知識之超遠禮卑者言踐履之切實也推其至於成性存存必由於此則是德益盛而禮益恭者尤聖學之至盛者也苟欲為超邁而不切於實乃為學之大弊善思德者不為也愚既論高大之為俊以矯輕捷之失矣然又慮其誤以過高為高而不知切實之事故又引易以明之誠願子之有察於此也集之不易於言而終不敢不言者其亦有以諒子心也

夫

書曾仲禮字說後

聖賢千言萬語具在簡冊濬洛以來大儒君子又發其蘊奧而辨其精微昭如日月條理具備學者皆得誦而習之付己之要言入德之成法諸用則可以得既矣法之原野不即虞焉則迷於鄉方藥則可以疾矣方解滿前不命醫則經於對證此若問達材之為教所以貴乎師友見聞者也博文約禮之說自顏氏率是以為學焉孰不知之而善學之士又求其說於先知先覺者豈直為淵美也是故答問者誰不可視其所至而泥應之哉吾於臨川先生所為仲禮子說而竊有感焉何其言之富而意之遠也如古書而行天理可謂至矣又示之以慎獨之說啓其端而使之求之可也而又告之曰於人所不見之處凡不可以對人言者斷乎其不肯為此猶食在前唯舉而噉之耳然而用力與否則在其人乎昔劉元城開學於司馬公得誠之一言又問得一辭曰目不妄語始入蓋退而孳括其所為凡三年後得焉此誠措則矣因臨川之旨而用力於慎獨焉極其至則天道也噫觀美之空言乎哉仲禮初拜御史行臺江兩出是說求予識之夫御史職事要重有巡行糾察斷決之勞不得如經生學子朝課莫誦矣而一事之至一念之發必以是求其沛然可勝無哉

劉仲禮字說

保定劉道傳來求字之曰仲經又請其說韓子曰是道也何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也此數聖人邈乎數千載之上容色不可得而見矣音聲不可得而聞矣然而道德文章之所存禮樂刑政之所載百世之下如親見之者經在焉耳經者何也易詩書春秋是也學者學乎此則為君

道園學古錄

手反乎此則為小人為天下國家者法乎此則治悖乎此則不治載是道者經之為書也傳是道者數聖人之所以為心也言道傳而不本諸經可乎故字之曰仲經經之為文言治絲之事經其引而伸之者也引而伸之者即其常而不變循直道而貫通之義也仲經試思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九

十五

道園學古六身火公之十

在朝系十

雜錄集 伯生

九三四三三

皇帝聖旨

特命禮部尚書哈喇拔都兒

奉章閣拜察官宜哈喇拔都兒準此

天曆二年五月

禮部尚書哈喇拔都兒之先臣大侍右丞相楚國公事

成宗皇帝位望隆重餘輝赫奕所謂不忒心之臣是以當不

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亦功及其長也既而世之

涉淫傷事變之不易思惟應以報國未嘗一日忘也

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奉侍機謀夙夜在宥內則

執干戈以備衛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慈問尤秉謙

慎 聖天子御幸章閣尚書德性莊簡臣以廷問經術修文明

之治焉閣中別置錄事官以余以近尚書其一也而攝蒙

聖恩親御翰墨作勅書以賜一建中大臣非無管書之深

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使爾本有以當榮幸之昭明被文

章之深者天下之至榮至幸同矣爾此然則臣子者安敢

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通趙祝書等語所撰知郡王公唐應宗碑後

其譜趙祝書所撰知郡王公荆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

王公從其兄陸榮諸老之門知劉後漢揚州刺史身象魏鶴

山其人也且是數君子數其曾父父友誼最厚從公名光祖

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頃重望為時師衣其家居

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讀卒為亂二公保障之期安而亂弭

浩齋公名子諱字伯昌澶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吳松滄江

之七誦世之說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一五皆言大人否二

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宜泉各方字義亦同

易學其補和漢中時曾大父實為之昔泉為而鶴山公則

東南之士皆聞之其父自皇朝卷書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

中亦照卷照鶴山講學名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也齊其

在京師也歸於其料院諸孫用其家卷賜其卷示即也交好

尤甚因以其家書所送略以所書曾大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

後生不交而曾大父之子孫亦不交也

設曾安仁所長金石錄

古人制作其後後者學士大夫求之曾大父之子孫亦不交也

周官其事曾大父其後後者學士大夫求之曾大父之子孫亦不交也

交仁所操藏晚竹又上明 關之何異見其家書後發賜也

方六顏關夫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通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也物先受只獨士之以家外事其也和平善

有之矣天與全南士遂成家昔者必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

和之曾孫何可矣得成史承承 以隋宋宋全史此記宜上

送國史曾氏有遺孤見有於地乎陳氏忠孝之家夫必閱之

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章

書王氏墓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

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以唐韻而解之便檢尋也許以文

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廢利如此字書之錄如為說文

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易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為韻

豈非簡易之充者乎然則日之為字書者豈無有疏解用者有

工批波礫不同形勢亦異也諸人之口耳目之形雖同而

神氣不... 百官咸在品秩... 者乃能於其年有所擇焉此惟... 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

昔宋太宗嘗以唐太宗問其臣... 政而詳於擇臣其真... 此皇陵之... 國家者所宜察也

題御筆除五閭入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五閭以官者... 以下皆中書... 龍光... 必重... 而保祿於... 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刻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 天日... 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揚州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 一期... 可見... 軍好... 可

考也... 馮山水有古人之趣... 皆見太平之盛... 君賢... 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 以... 與... 伊洛... 矣烏乎... 少超於目前... 之法以進於伊洛...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 所尤... 代獨... 書古劍銘後

書古劍銘後

吳成... 有... 右... 作也... 此... 德初... 元公... 於至... 治中... 至順... 元年... 八月... 子與... 吳大... 宗師... 看劍

翰林承旨鄧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
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去教吳大宗
師也計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
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
亦不敢不慎也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
子孫於乎可謂盛矣

成宗入繼自皇帝大統有續祖武朝恭不廟之禮為重先生時
為太常博士章遂泚泚論于南郊樂舞

宗宗皇帝先生以曾孫計神功德凡千餘言以刻之版情
支兼備無缺倫之非世宗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堂手

天子為之改容甚者為之泣懼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
道標然其前文皇行大節謹謹如此既守一州以殺不究其

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求歌者也昔唐陽城為諫議大夫
論張延齡陷陸贄事致贄哭而殺其相麻後為司業守道州

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大抵然與乎水同傷者何可勝計
先生與元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願不傳微德萬福武人年八

十餘情知智諫官於廷吏門下候則人諸君子且能已於言
乎是可為不朽者矣其初受大都教授後有舉先生後與先生

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待罪死園之下又得同
事編摩清苦直諫支論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回問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水報奉其

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負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學賈德昭

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為外岸以行見聚渡數十
家有儒士廬居而教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

其謹始就而與之語因竟論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為
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通周氏時才
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王致守志教子至
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
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
與祖為告其隣近儲焉以歸為子言其事如此敬先與祖字
也其報書以贈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為世道勸云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
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情平集之日力已病
不足窮其波瀾之妙徒觀其辭以想見其遺音推趣於湖波
山水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象
飲風沙裘劍之豪為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
流健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王使
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為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
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空所為此近是哉然緒河南
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
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
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
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喜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
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觀除縣主簿年二十三

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為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才力令材
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昔慕翰苑皆為之皆欣然以為常而
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其在翰林苑
為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簡草之感非命也夫傅先生故宋
進士其幼時嘗得其所為賦讀之素定丁卯陳眾仲自涪陵
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實賦詩寄之周既不可復見傅又
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
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
生有傳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諱諱為信仲言如此所謂嘗
無君子斯為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傅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夔州教官既有序言子已
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兩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

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梓潼常遣一介而問今講學論政諸書
及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
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
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
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為梓仕者苟千祿以為貧亦復何議焉
而為貧之意多遠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為士君子
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數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
之間豈不能汎引古人賢者為之視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
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曾祭酒試諸生聯句

由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
殷學皆日眾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進士之秀者升之曰
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公為放此其昔

嘗取之典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其侍書左右未及論俊選以聞而集賢
嘗先生嘗來一敬之間凡七十二歲而滄海之士畢出公論
避之乃使其察案廢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
刻石堂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為序錄于左

題湯東潤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用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唐洪者無所容乎
其前今觀其與故入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中之以緒緒
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物物侃侃之異也子
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畫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動其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幸未今 天子
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秘閣畫象具存雖與此
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某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
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
今彥和身歷靖要所以樂其親若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
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旦建者魁魁星象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
魁象物以為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星然則陳
氏魁星之祥非止為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盛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

大者善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
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
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謂之舊法不獨貴俗
為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
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
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昔何
可勝數有能直學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章之
叙傳者皆陽儒氏者豈易得哉故錄小有關軼錄亦其勢
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得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
此卷來因為題而歸之三

題咬作學士卷

京城之號陽自門入階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家古
氏咬作孝義之門毋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
事於太廟予與魏邊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
漢高皇帝之虞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榘榘豫章之材於江
南事嚴嚴葉或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尚不病
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 詔脩經田
大興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椹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
里倚於古蛇神之祠一女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
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 詔建寺集慶還拜侍
讀入翰苑得為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曹公所述
予又書此一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於國下及於民
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
則以分教天下川郡此王著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

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開陞從事三級告重
有感焉從事以大學高第回黃中思倒乃僅為州學教授是
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
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為教官者皆其除
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達政淺而教深唯
其用之如何耳二告自寶慶至寶佑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
政得為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為民物慮者深矣全通暢善
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及其行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善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保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
仁本而自為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之
語助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
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
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
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為仁猶行仁也養
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為記而不及於為仁之
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
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
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
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
之貴封為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
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推原其所自
本而有感焉以為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睡庵卷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
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洛範之說

太極經世之古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為然情至極可想見處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家無可徵若如此

題義士卷

施者有感感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而能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出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為心非君子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知何在君子則固然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私以及人固天之道也惟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而求諸天其報足以補施又何疑焉

跋謝太傅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二十六字中留字沈深其神也字字如珠時時摩意官取此來書其筆為真士別取筆下揮翰文字亦如泥土間其先君思齋御史偶得諸東董中知神物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讀正德之故其根在太傅是右軍筆行也戴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若政寫謝公書在也其神韻中秘其老乃不曾見太傅其書是書無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後後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也善寶之

都堂審察省劄

跋紹興三年召故象知政事歐陽修之孫世興赴大梁之往稷丘虛矣以家流風民之望也况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中善子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馬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符前革之體其觀之言嚴婉有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夫矣清河之言正而嚴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歐翁之氣而皆不可後見矣併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其寶藏之流然孝弟之志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宋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燒門林之事 先皇帝幸自上都次清河懼殺御書今侍書學士臣蔡來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 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其諭都禁衛者也致惟 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臨兵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為大訓者也 先皇帝上賓之明年閏三月臣蔡來

皇帝聖旨

抄錄御書

大都上城守把城門官軍軍人每八刺哈赤毋根底自今已始夜巡察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圓牌

圓牌織字

聖旨門圍官真詳驗端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如無織字聖旨不以為何官良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數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

春今侍書學士臣孫來以僉書攝密院事奉承制學士時所
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曾大父事

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為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
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
使司在 京師是年秋九月

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異閣陟疑阻反側遣使或惟怯
退罪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關戰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
率先吏士討拒逆而以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春啟又一
且為亂致煩重兵數年 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
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 得其情狀以聞厥

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始官等從道材
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為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開先
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實事不厭詳者
避文勝之史也其備真執筆之末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
癸酉閏三月甲寅虞其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
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父安之
境乃以弗率聞 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
各奏厥功又以 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肅大
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
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狗之類
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調柔所以望其族人兄弟者何其忠厚
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菊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後早詩常特
已亡其遺徒存肩背者不然戒瑞酒祝以忘憂黃髮為期
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

題卷

四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詞稿十一

雍虞皋伯生

跋

宋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為已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以無意於其間予嘗讀彭器登巨庵并斯堂三復林斯之矣其所謂誠明兩進敬養借道等語有深莫測及之歎今夫前固寂寂之演朝詞藻絳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思同此感也公此篇相律文公全書者以冠諸百家俾而八誦之固有不待言至予白鹿者予嘗遊軒前公之幼子乃時得其稿未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猶充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私云乎哉

結語圖跋

昔時今之門皆畫掛繼之事其獨物其人民我亦使為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也卷中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為德者其地誦之實則亦未矣為爾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相

約齋跋

約之為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敘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之信約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敘束者也類予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愛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蓋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為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

觀者文長雖不入相送所措之地則其亦不得比而附之張公以約名齊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謂上而當見公之五朝政事謀諫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而頌者即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王風豈在勤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從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下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者王逸老草書殊有如顛轉智變態法山月得實然其後飛雲之禍雖憐而志恢復者其草書者雖被而木林押者雖為老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雖山陰或謂其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其古處於晉魏山先王嘗叙其所為書及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畫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不用筆其妙而作書乃不運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繼之矣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聚之日坐壟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遠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先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秦冠之刺又興而生獨使兒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業矣生嘗求為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為歌詩以表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贊述之人戶鑲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

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頓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若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云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罕具非有所矯揉操飾之也而勸誡之辭子孫之托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應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謙以為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者若朝受知遇交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若不啻若拱壁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為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齊時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靈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煇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

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得公在翰林書出此賦首語之行見亦有皇慶廟字詳註又三行別得之云是實似趙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成應是後此書中餘年以符之耳

王維荆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華簡其勢無由犯及險峻而摩詰備載華子陶飲湖竹里節柳添葉童游幸決塢之日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兼矣北故文華絕人高韻天放而無草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假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祈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溟斯雨于以致雷雨滂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休物者矣彼觀龍之所以為靈陳侯之所以妙識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樹峯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饑寒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葬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

下者也觀乎水首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待頌張氏之美而 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誌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于別為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誌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為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錄其事而宋末 國初知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實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

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舊故也唐之為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與土畧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儒藉者幾數十家：謀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賢舉進士京師為子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家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為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日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樓臺見滕王閣扁吳傅朋公所題也裝回顧瞻嘆其

深德端淵非近明然張簡狀在折生葉之能後開宋皇度欲賜其九里松題至十教御筆舉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著之當時周善人若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其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夫抵宋人書日察考誤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疎風靡從之而魏晉之風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

不傳米氏父子書版盛行學世學其奇惟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名而流弊南方特錄錄有千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顧者雖刻謂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雖弱健如翻筆亦氣連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兵與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于此此與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公贊嘆且

題李唐山水跋

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其書同一法耳後來書者略無別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其為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怪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体特其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履教筆求題為坐堅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其頓首竊案按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縣來說賜田細租事欲求一言於徐承舉自夫面懇幸與詳慶言之亦須不礙官府事本乃佳尔提官文不敢拜書籍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李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千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附此歲晚珍重以延新祉不宣某再拜

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將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為州府
 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官欲見於門下其新自與其
 居密近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善學其教年與之進焉東萊時
 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煥也韓仲炳也十千所賞之山官
 即所謂新近之近而李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曬
 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
 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陰改卜之歲李通克生
 既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待於親而不符於君
 其勢然也觀貴山之情新拜之好竟勝於然文公之善豈欲
 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高學子昂猶舉其所
 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與曹操書而劉其父請
 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高求公乎

政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陽子識之
 予覽之終卷而後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
 感焉而不無向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
 曝檐日迫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為
 職業視他官為優暇乃得從容圖畫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
 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昔者在咸淳
 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公檄湖
 南實任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
 見首子鵲鬚時常夢往高山長松間及既寤昏又數離夢患
 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蓋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
 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

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作近歲家於官山鄉數求充
 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才隔此予之憾而原功
 父以父母之邦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
 然而善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者
 可尋於長消息虛虛凡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時尺楮其
 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理豈若不知原功
 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李木學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同門之力雖有善可誦非禮
 遇變故之事外人無符而傳焉外其外親親之問有能
 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也夫李木學太常公叙其
 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感備可徵不誣是為世教
 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東華在人貞節相有而世
 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奉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
 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
 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
 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
 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馬賞言功也四年
 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公
 趙公世延也御史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
 者翰林則承旨楚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
 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徽微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
 及其侍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等思也集賢

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純儀伯卿文原善之也李家奴
德源買問仲璋皆禮部尚書吳憲都之花李弘中書參議張
起岩亦中書右司郎中也 趙簡敬甫以不備難或先
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久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
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愛立後每請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
公既歸者猶帶知經筵事皆學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
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特命廢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
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行
無虛文乎某乃言曰卿者公之學也退金華 王音右白講
官去歲嘗及此又彼方所便御第命西成工人搗糶為楨刻
皮錢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集賢前後所進書以此
觀之簡在 上心明矣誠使少留 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
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則人不與問其要捨心而

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
通吾積吾誠云其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慷慨切至於孟子
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
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了共及
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兜軍 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兜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嘗時長將先雅公於金場
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
叫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兜恐其走逸殆秦檜構死
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秦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廷中自 旨書定命生與至今 斗間未遠有所至
者長以爲史多闕事而 國家初入中原政與 當時事相
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北既存焉者而遺
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爲 遺有見聞以詳識之者
爲孟氏墓銘畧足以考見燕城中統 而後之遺使使人
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逐無聞
之事乎澹翁書法甚精而首中選字皆 是釋字皆無別
有說即 亦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不事以夫
子之聖德掩關擊柝至周仲諸子雖季氏家臣仍爲之蓋勢
然也 國家因遺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史於是用世之
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任材彥

如士法氏垂有原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傲之末
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
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陸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
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皆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
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
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華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彙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論
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說自爲抵
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
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益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
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
所爲也事有弗建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

而相加緊格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

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若蓋以補其闕也昔者蘇氏之所記言

後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後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

生之際而尚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惑於其遺說之

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

於斯而承嘉樂起擬叩之來京師出所為設禮會紀以示予

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

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必信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

傳者難信以為此書非十五年而後成然抑時方從事所史

公退之暇入中蓋廢筆力於斯故其辭整如與然猶以為未

足又將蓋為其所未至者為於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擬卯之

怕物厚蘇嚴嚴嚴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

見而不能自強非求知於當時以自飾者也顧不鄙予而

俾與親焉予將留振鐸以共成其志而擬卯後溫陵幕官以

出予雖在成均會朝時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畧叙

板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予可以參微而振鐸

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正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

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殺固以垂

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講禮也河南

待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

士之書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

諸子孫自其文歐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縉紳先生

積遠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

而歸之

題高崇臨題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稜稱其官不至之絕况其貴者乎

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

河此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

有恒歸有不符夫重祿之勸者深郡虛公以與卷表章劉君

連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棣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

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

所慕也冰以鄉貢進士除官蓋持思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

侍御史羅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乎天禧之開

三省諸公若署坊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

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音如此則其施於當年

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人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

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者踈決

有司恒制而丁學固至雖以罪條微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

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

年子孫猶眾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唐虞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

絕以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

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

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無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

書之

波申啓君奉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惠息焉而生者不為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君右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某來中朝詩罪 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蓋留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傳而類也問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其乎人之為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植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發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四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道園學古錄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卷十二 莊虞集 伯生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符奉 聖恩奎章閣書閣將擇萬幾而就伏陪六藝以無為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敢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出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斷慮困心艱勞之日又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疑於羲黃集奎章於道山植叢芳於靈園委積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神補然敢不諫歌雅頌極襄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往異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服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 萬美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字屢煩於 明詔垂慈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子人並拜便帝之賜於昭啓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感威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王之先折式資道揆以開人故欲裁則盡於河圖神禹錫時於供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矣茲傳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誠然守職業者將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

三五一一二

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其節之奇必經集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字信必至誠之積可致感而荷沐其人不可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僕不忘其章句及博國人之譯方稍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體上尊教禮成原既極詢諮於累歲茂而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職之重裨兼誦說之司雖竊思榮愈增憂責益重庶幾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達於祖憲暇方甲服猶虞水旱之為災群賢在朝尚恐俊良之做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亥末於為堯舜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莫必由於正路雖未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焉詩臣其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敬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祗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者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祭於民勞僕戴密綵於天授御雲就日護寶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戩圭衮繪龍章之盛前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先宸極羣工迷職贊文治之成功高齊膺符受明禋之純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脩禮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典率土懼心中更有德以與無為而治御衣衣而酌祀受得

實玉以備符故十朝如常禮是世之而故國前部亦中風乳職之以來依越若冰若九十大業臣等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等謹言

即位大禮賀表

龍庭臨御咸俯儀戴之威則功業重則節降于之治要亦中外喜於武功而物出也臣等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等謹言

中書省賀元日表

陽春發育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薄博如天之為大綱承盛化協慶昭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開德統萬域而益發連四體而弗違社稷安容建用維台之極關官節稱於授之純假如所以受慶幸臣民而錫福長守叨陪星緯表會鈞陶時和歲豐稟符無疆之補風守於美承敬育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表

王獨調元捕陽春於萬物禱天承貞李景福於一人惟會官開慶延宗社中真榮景維則博學總攝帶業中勳五德維輔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晴瑞冊之標華約金支之奕葉茂迎登層益小鴻禧臣等備位外廷捕賜前聚二南風化詠關惟正始之音萬年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旬瑞紀流虹之節緝儀存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其誠其德其業其經經之為章朱章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無長臣等躬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綴綸緝繡嚴之文敬頌永

年簡冊載表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仰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不昭宗社之光道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 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為揖讓允稱於至德裏舜有德範圖總圓於誠功誕敷經緯之文章廣繼承之萃備兼衆美求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謹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暢承天之順事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負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會同朝儀不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昌臣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葵葵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 若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揚來嬪之慶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 德簡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佐庶政之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眷章珩在御林胤開皇曆齊勳衛欽承典則致闕睢麟趾之化寔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上靈辰誕膺締典茲惟 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琴瑟善繼徽音之美禱愉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守儀刑於四海慶函合表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闕睢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赫淵表率循舊典事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承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德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眷養嘉功格殿兩龍贊廟謨太極無窮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妙豫建於元緒以孝事親式顯尊於太母臣等協宣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德約陳華蓋有來禹來之朝甲觀書堂兼就禮宮之養既永崇於同本宜益重於坤儀慶備羽林通於禁闈與仁興頌常瞻探夢之相輝符壽考名克保羅圖之永固

賀冊皇后表

初誦歌為盛欽以 世祖紹統乾之運 裕皇降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皇命監至德之無私與在 太宗御前俯而有慶天心攸垂回鑒以安故惟 陛下道合彌綸力存綏撫立長式禮於家法計宜允協於典情重服旌頌皆 祖宗之篤星夜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靈靈臣等叨承重任俯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教訓坐明堂而布政求贊成此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等賀表

欽承 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周之中以裨聖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為子孫經父之計實出聖上之厚知國家之令典并細務也而臣等以家世之舊愚難之誠備臣等司首當勸講及辭幾務仍界專

官雖竭盡於微陬望格心於萬物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備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漸寡陋况以賤軀衰年養病多時先舉一老儒以次去國略盡生閒歲時之久未嘗忘法之功今又石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益甚講明有限通譯難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悅耳以為容儀伴陪水護曲說以干傳私情是徇大弊有傷以致終終不能感動我海重負何以自文惟知並進於老成庶肯同心於陳門

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中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願為國羽異蓋古者之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實有咨詢於致養乎章致事致仕上柱國吳敬賦中外承接濡先慈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表之近進退有節天下服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智德以久聞而弥邪心以久

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况其鄉里夫固不遠近韻優禮已詳其略若蒙延入講惟不致廢之職事凡息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字咸之源不在話言之末翰林學士具澄心正而道遠氣嚴而神和其為孝也博考於訓古事物之屬而推達乎聖賢之經致察於世惟歲復之微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倖造自得比夫未俗安相標表以盜名欺世者皆填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

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說誠謂溫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商夫觀其所表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維蒙惠賜存撫為孔甚優必合召還與講養其間學實殊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蒙忠難勵志欲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

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字集賢大學士胡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為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日即未見到任右蒙重使夙夜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 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待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講後以政除遠去惟傍煩言退間切於義理無微不台召必能贊助翰林待講學士謝文原身請假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

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必欲稱其職任守厥櫛愧况卑職世從軍後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

運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具登學通天人道為師表其代言如訓誥之文其書筆啟於筆削之成法蓋其備身成德文與酒其緒持自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諸言善行多合紀錄扶拂得宜全委學識又有疏宋史史累有聖旨脩纂曠日引年是在官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

之著述不立恐貽議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為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次自代實為允當 講畢表待加景城董氏封贈表自古國家功臣以序各有等差或越界以表勳業或循常以

守定品此 朝廷子奪之人權也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勳臣之家恩數倍異凡亦宜之乃君子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為偏私故龍虎廟上將軍董俊首帥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城全之役戰於黃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顯身兼右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其孫切陝西平章士傑世為忠貞孤介剛毅備歷重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諡乃贈與未行之初

世皇之所特命士傑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宣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救天倪而奮首定也當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帥張九元帥為宋汾陽於中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權定關越之餘時其功德誠為特於斯矣詳宜依張史一家封贈

以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鼎

大德二年論故中書平章政事趙鼎公曰忠亮延祐二年五月有 旨加贈生諡於是 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諡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勳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若鼎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議其故而著之焉前議撥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 之師與平濟南李璠之亂敗襄陽夏良之女定尚慶廢立之變而謂之思其善長然而不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 國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

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自是時 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

情孟子讀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廼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執象而深許之矣於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諡法德美才力曰文宜公宜諡而為之日文忠矣

兩淮轉運副使潘瑒

議曰謹按 國朝初入中原即出其矣除以經理綱紀安人心心以收其財用其矣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文見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若 奮 於智 為之斯相其廉取者往三不卑小官而為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輿運而生者若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若故淮東西

轉運副使潘公瑒者年未弱冠推賢為吏並駕齊奔一時幟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著績益著夫筦庫非致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若矣然其時名曰筦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 天子而在使使者分列方州領諸

電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忠蓋有所考哉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君以易公名宜矣諡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略足材極父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又有定力勉物有成

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乃為術可
為習巧伎為伎命與時遇位以俾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
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
大呂者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播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
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向公祭祖何
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詔公守職不
為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也流段於刺平公之仁明正大
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備以若老精練亦條理於
其間豈漫為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其偶然也然於是
時好功與利之徒間出其間值國家財用之急積慮當世將
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忠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
底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

安然無所慮慮以象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誠著者也
於歷年有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末儉約不異
於儒者有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賞此其立志非常
人所及官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論法廉夫公正曰忠親心決
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論議備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外餘無所待乎外也木堂求用
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德
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受事政事隨應而見不為
喜幸不用則不為憂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
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假借日取盛矣終身不一試謂古今
為可誣也邪故翰林李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果始有
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任而謹奉

之略無厭當喜詩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直而後勃來
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
而取名以傲忽世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改其高文大冊以準
國者皆舒邊溫厚之言橫論遠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
教論體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與訟之本至於慶已
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察其器器亦小人之術失其節
暴謂之大儒先生斯與矣蓋法道高僧問曰文在不歸道
曰清論曰文坊其合公之行也哉

中卷

明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時客連日奉依選監今卓令爾來始蒙重示留別
之意實為感荷惟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大留之間
必有攸當矣 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厚缺體近 旨則監

聖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聖者匪輕細
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 朝廷其謂聖者何則區人之未喻
也謹遣季生其等請乎河上以必還為期惟執事留意此特
毋阻幸甚

應善堂先生初度啟

侯鴈旋春綬麟紀旦恭惟敬慶伏以有和之道無親惟人暨
觀統緒之傳莫若謙伊之盛天德攸叙人受並與伯仲作於
一門師友適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章兼資張陸之切磨會
江美於滄濱翰藻棟以棟樑是閱象而謂之大成亦有如李
士先生密毀靈光獨立雲霄之表岳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
載歌為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縢將變於訓戒補論何憚
於歸來穆若庶聞齊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
伏生眾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垂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

殿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保監
衡明磨絕處岐之巽迷群維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
表之齡允為一代之端尚絺福值以元文示

回兵先生慶初度啓

仰東尊執府八孤生無間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
而思學感殊綸繆之純服以飾躬惟前師文章之若拜父
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其千祚不回安在既又脩踐
恭備於寡陋論思何補於 聖明推 儒林每踵先生之履
煌 之秀亦與晚成之談蓋曰歸如 諸君若輩惟 先生
生卓尔大雅為然靈光閣具常珍永 德之維永 聖重九
知願從之木我將車昔念於聚異就異常客於立雪曲加契
借更仰父長洛社若英許繼兼誠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
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又開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
晦空闊意波之重明月照樓自看夫客之劍落人幾亡於出
故捲 添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輯而嘆能無願
頌之思刻印以封不在維齒之後僅塞萬里之外輝煌一日
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佳篇書以授賢子馳驅
將使者之華受昭弓而求藏緇康爵以既醉上思之厚外廷
所無某托在交游尤深慶并虎皮裘甲仗煩卧護於江湖馬
首在途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晉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臨景文運司南綬感感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啟事知
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遠屬弼昌而成錫某相和知最崇揆
度云初竹簞京風請避王堂於天上山泉醜酒更祈仙果於

海中薄為慶初尚絺體照

除夜以憶遠陽少監

看別殘年野有羅龜之徒循端嗣歲室宜載燕之祥輒收具
於山虛無少陳於時物或克如豆不腆承羞未希斯皇未覺
為書之語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香殿陽少監觀戲

蟠賓迎麗擊鮮戲給於來田胞更執事為樽酒瀾於孝子未
往大夫之拜敢宜君子之腹華我好春味茲豐阻河那初載
村有願祝於有年若歲歲為慶慶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
悉嗣陳

答原功侍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附記微生並德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
倍花底之朝求言舊好之匪秋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

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鎮之思我詠簪由賴維駒於朝文公

憐揮撥顧問總之春秋嘆憂患之已涉矣論與之政受乃若
自稱之謙且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憂茅
披竹簞當慶歸老之游浩有謝忱恭儲付既

回胡貢士啓

應認公車脩容旅次文君街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
謂承明著庭之舊葉緒遠稽於前代同胞爰托於斯文乃辱
先施深慚盛意前元先軍明經館首聞道崇陽續食館人夙
勸相輪之駕華駕關吏行分黎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
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古謝未究欲言

答商西碧觀歲啓

篤叙鄉情持厚節物士錫駢首來同祝饒之鳩一鶴傳喜俾
載迎春之為福、冒翠之獲溫、几席之謹謹已拜嘉詎云

還贊聊奉時哉之理想榮克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雜虞集伯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憲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姓字
 遠近之數歌鐘舞之節履容示於之會者十廟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有無并賦采地之入悉皆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若祀典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已而祀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隨年廟成景有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
 上都留守奉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
 刻其體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森屢帳於深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
 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近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
 定都於燕遂以是為上都而治開平壽大駕歲一巡幸未暑
 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
 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使
 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為多懷柔撫綏使
 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繼進莫不畢至充溢盛大
 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
 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十七年祖子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
 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宿客與其父老問賀
 氏之所以為政者則曰京師陸穢公上之無給用之目或一
 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

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更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其
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其人其人歲幣當幾
何口校昔素計視其致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氣喘或不稱
而奇衣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頭大為蔽利而實
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迨至職歲不與其公明察而均平虛實
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憲公之倉庫出內
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
從容也廣學授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
及門者迎候有禮賦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
操常有頌暴妻禽於家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
工執其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關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特
牢用事者衛殺人之獄則卒亮之而無所奪此充民之所稱
道者也鄙人之所以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致之於昔昔之保隆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
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足都也質氏獨以成功員不盛
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赫矣
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祀相率野祭
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
又加賚之湛恩霽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德贈
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黃京兆路總管諸軍與魯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貞
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
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大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諱忠貞公諱勝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道園學古錄

國追封秦國公諱惠應子惟一某官惟賢其官孫某臣既具
書其事又為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詞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其郭時巡歲來神靈負扶旗轟車馬魚雅
雅頌懷昔從公其來下考升鼎于庖俎有餘羔勺樂若之亦
有菊椒鍾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肯樂方製衣綉
裳綉佩鏘乘重彭之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史在左懸設
孔迹公無去我予公有令德在其後昆出公世侯保我子孫
肅工尸祝濟隆盛服千秋萬禩我皇國考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福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
秦國賀惠應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
曰臣侍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應歸葬京兆其孤惟一

嘗求厚為之銘以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累已具見今重
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百意請雖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
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
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十七年官亦海濱工費
通易人用樂業以克厥厥功何可忘也於是賜碑之詔
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
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都縣曾祖種
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
賈京兆路總管兼諸軍與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
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先人父仁
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諱忠貞妣劉氏即氏皆封雍國夫人故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帳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餘歲拜尊賢學士領大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 年拜參知政事依丞相完澤為治善選擢經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致拜祭祿大夫上都留守兼北路都總管開平府尹完顏順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北路都總管府院中花赤長官 年加封開平府同三司上柱國等不詳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 年終是官忠貞 相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僕卿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忠貞公諱惠慈以其年月日歸葬都城之先塋奉國夫人弘氏秦國夫人捏古真氏柎子曰惟一其官惟私官女長周中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其官朝立虎班孫曰也

嘗以為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哉諸臣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於國之利害文正公獨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州之英俊必受其學焉其所成孰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遂議者或謂孔子者夏亡君之嘆於今為譏辭 上疑之以問公乃為 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前代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則以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 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指指備歷吐蕃蠻南廣海之地往返觀

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顯之役 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忽伏如立膝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 上為安寢達次舍乃與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滿以其體 上為安寢達次舍乃與又嘗按撫邊塞伶人有効歌舞以迎者為驚與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刺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則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 上於公不惟不聽其辭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繫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得幸專政柄為天子欽然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為 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矣賴 上知其故而證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 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為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為庶事完澤可 上領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功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

武宗 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 仁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 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 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宥之而反

覆雖肝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為國家去盡乎
會其家人受富民賂交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
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為相遂并請害此三公者朝廷為之驚慌天下
為之歎息諸者以為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
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為勸臣
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祭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
始終明著也乎臣職筆從幸上都見有朝突然在國西門之
外有甚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質公之廟蓋都人之所
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醴齊考擊鐘鼓而祭享之儀
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
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嶼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雅郡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郵保其民人素賦以朝為之
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營是世官寔錄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
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赫尊今德不墜是有子孫其子伊
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
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
帝審幾謹是振機出內之問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既信既

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因將受遺不競不謀布政
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瞻朔都歸尔是戢于盧于旅肅
肅于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舊德盈市本敦柔紆
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
盈民樂法守與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

出游眾庶張說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祜惟
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欽臣我披其囊多氣嗚呼迷國之宰
余今非德 天子愛賴君子用怒去而弗殊辱以問與曾其
天乎衣裳之遊祭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保人令子蔚
為名臣奉若忠志公志其伸公受其拜有松有柏公食其朝
其相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泯更有信書石有貞詩

道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
宣慰使兼知政事諡軍追封天水郡公諡文忠其子彌克
諸人其神道碑銘銘曰公為臨澧人唐末於州刺史
晉陵州刺史李宗孫益榮承公諱公生於國常生端明儼
奉誠生楚國公出勅楚公生世國公於國常生端明儼
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為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

使太師與國忠肅公次公諱淵字元德忠肅公次子也七歲
以郊恩補承奉郎與子科名試中書以大臣子免廷試四
川官撫大使司辟主營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
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 年以台補恩轉奉

議郎乞補外知與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喪除直
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秦州轉朝散郎又明
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又關知州轉朝散郎又明
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後以軍器監出為新東路提點刑獄兼

知開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為大理轉朝奉大夫改直
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
明年自廣州節制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能諸
軍之為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拜慟哭而還是為至元

十四年也江淮將帥內附效以公為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卷之八 廣南 宣統 使 補 入 觀 秋 見

出相皇帝於開中拜中奉大夫廣南使使佩金紫作朝
 衣冠駁馬而進以恩凡五拜其官皆四十又十戶
 五人百戶二十人換把十人唐七年天子思其精命奉御
 察罕年賢學士唐年召公足疾不能起朝明在深致其事居
 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月身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
 九年大元年十二月身卒於家諡曰文忠公贈翰林學士
 忠公諱文忠字文正號文正公諱文正公諱文正公諱文正
 定公父子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岳陽張子實受而傳之與
 新安朱子共承緒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
 鑑德天氏得其傳而衛氏事張子實又從朱子學所聞不
 下於德天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赫然於當時則道
 之矣至於與國與其兄忠敏公克並以才畀世其家而異國
 即軍中存丞相維終不棄國政而履受方面之奇險然為國
 之忠誠一時文武吏士徃出其父子所獎掖百年之間亦
 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居亂與其兄制置使皆親見祖
 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
 占與營繕戎器之事習中具有成策活既以忠義著而公過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
 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
 遠寓或勸之絕婚公曰誅利害而論成事市人不為也與國
 善之為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為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
 吏率備設該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官不時至輒奮挺為
 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為之罪故更易守
 而已矣公俸信州時才強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

賊而按以法守大駭賊信兵有威果武旌兩節仲凡二十餘
 人初自謂節度使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
 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閏賞不素具軍亂守匪求救於公公
 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謹節度則立
 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捧首亂者擄之百眾遂定路於
 轄詹馮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道守伴好何儒史或擄卒射
 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擄命命竊取其弓
 引之不能寸始畏服彙稽吏數十陰結其勢使民人資
 力富強郡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抱之無敢迫則增援三日
 獄具並杖脊而歎之綱諸國士明日中朝與公較之有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典國兵亦不聽守將命或相率入書入
 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曲禪校耳句敢然
 且日坐府統制軍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偷用冠起連
 結處發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年嶧行部盜逐之守郭淵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鐵司兵二十與公往定衛公曰殺司
 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及憤威極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齋神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齋怒起鬪擊不能自已喜則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善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捍
 卒警服終不可恃募為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
 權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固盜賊軍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國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滌於湖
 南者以民事為問公厭為言利害便不便亦不斬也公帶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善藥以拯人疾苦貧客之及其門者由之藥樂賙遺貧乏孤發若拯恤之踵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斷琴度曲為文辭圖畫以自娛遂終身為文某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藝藏于家有玉漆李簡易先生著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善而問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其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暮公親視之見有光呈呈在水上圍如切日出不復見先生所有李氏書識公家今稱二傳人問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卒年四十四人彌寧爾家彌爾曾前卒彌爾用公餘今為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最富貴者皆集先世勳業與公家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鎮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其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持罪圖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世皇既定南土地輒延安不震不怒地騰赤子安其母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節瞻湘流頌其城民人來冬有財有兵翼軫之權其在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十有禮教出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笏以大譽歸其民皇威孔電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溫之德音咳世淵濁言思細之密室寂處結金為冊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遺時休明亦既離什故物不遺古學亦微堪奉鼓之繼以涕淚披挂在山澤有蘭麝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登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 國家規取江南車馬在襄陽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別湖行省都事任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為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還材進以為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起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衣囊薦進官遷湖南官憲湖使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蒞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市路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二月卒相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 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大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築其墓之石以銘叙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字內憂築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行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總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務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甚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閱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趨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案然有文微密周緻皆侍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三公皆情見無隱更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官撫得專快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違同幕願為動

公曰果自委手出當不至是使若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集行
 憲主者開府內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
 行與憲司論議相問者云無一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
 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問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
 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
 時會府人人倚公為重矣宣慰胡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
 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憲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為守
 者常歷於兩使者備具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
 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行文書者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
 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千里
 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為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
 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
 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交公意是時憲
 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
 急投之為請緩公不可多方憲律制因求以困羅公公諭月
 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即論
 立請尉當有餘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燕
 鶴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劫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
 間朝廷即驛乃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
 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
 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
 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管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
 欸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為戶部尚書未命
 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
 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周公之所素恥
 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

下者而憂患若若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
 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
 才急於需權相爭輸後游無虞揆補新朝服于子名顯大
 車爾率我慶善駟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非顧非疑充顏
 以前不愧旁視有閱無志既勢既試終不自致安乎在時則
 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速焉思則考行此有成顯刻石載文
 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俊墓碑
 本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俊因其子江漸行省領撫
 撫之軍事京師也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為
 常我行德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
 生西南諸邊幸不辱命曾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有於奔走
 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敝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潛而
 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彙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故再拜
 使子鞠請其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
 行省劉君子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
 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赦忽其事議遣使即問其實而
 究其使宜廷中未有備且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
 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開乃授之弓矢馳驅至廣西兩江先
 使爾帥府俄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為名
 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閩來賓柳邑諸郡凡所
 言見發於交兵處綠高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
 至焉當是時非止出使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涉愕踰絕
 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國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
 乃手自為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書質

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東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其則
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而邵不
施一鐵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官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
邊吏之詭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
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為其變
尤其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
一官撫開志田而蠻知顧息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
於再三月為費鉅萬三吏士或亡或餓物故者幾數千百人
終莫能定以為朝廷甚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
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
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結
生養以固其志置譏詞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

足以用眾私均贖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而易痔桐游觀
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
報政也籍其軍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子以
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
君之教我輩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
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問其父相時事以觀其為人而
未暇也今屬耆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披其事狀而書之曰
侯諱清字濟川姓劉氏世為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
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
間況駕著騎射金士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
人於軍處丁酉領其部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
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
於華道敗其餘眾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

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怡
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十戶中統二年始受重書鑄印
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戰
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葉善戰
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
不肯備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
百會攻襄陽而穎州萬戶方起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戶
府事留鎮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惟府
設伏敗之遂完城以付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
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患武王管兵守無為規取淮西疾
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
人北門既捷宋師遠潰論功侯為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成巢水圍之巢舟踰濠宋兵入
水死軍其糧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
校尉為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護其嘗罪
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
進討殺獲甚眾謀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
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鎮安慶
軍夜赴之未至二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
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
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
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
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
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
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一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乃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成巢水圍之巢舟踰濠宋兵入
水死軍其糧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
校尉為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護其嘗罪
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
進討殺獲甚眾謀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
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鎮安慶
軍夜赴之未至二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
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
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
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
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
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
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一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乃

殿又純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
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
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
為暴上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某者決以杖入其境
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
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三年李璫叛濟南
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為行軍總管且
行請璫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璫違
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璫刺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
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
勉之及圍城王軍城內璫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
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

甲而外為城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璫不知也明日
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壕者突入壘門遇
伏皆死降兩賊將璫璫邊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
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璫所以得為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
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能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
解總管至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
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遠佩之金虎符代為守二年移守大名
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常輸倍
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
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
上前曰臣以為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璫免也上
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
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休其勿問其監那有
愛營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使吏不悅於愛營
發其事主不與之則愛營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為之解
不得而愛營抵罪王亦為之免官歸鄉里退然則居不以介
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固宋襄陽益都潘萊等路行軍萬戶
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鄂復之援王者曰鹿門有
張九漢水以東無庸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
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事費東江以快衣旅
入城我無罪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兩首相
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為山以斷其西立柵離子離
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奏用其言後王軍馬山令嚴
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
曰彼眾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
其前他將將六百入攻其後觀卒二百騎為長陣敵之步陣
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塵入陣我
不為動至舟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
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
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東剗見主帥曰襄在江
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
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
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 上嘉
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
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鄂而南十二月攻
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為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
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游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

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 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
 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 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
 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為計非策也將軍治關外
 急緩之宜難制以節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
 之即日自馳驅至 上前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
 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
 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為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
 出揚子橋都元帥何本與王當之為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
 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統人鏡
 仗甚異單馬出寨奪大刀出前馳王王還趨反迎刺之應手
 頓殛馬下立陣若同口驢叫聲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
 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躪與陷壕
 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禦此戰眾亦服其
 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
 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
 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
 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為忠武王舊所
 統也王以為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最嚴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為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
 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
 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勿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
 請以伯姪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桎臣之罪而詰
 之遂服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
 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道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
 我師怒拔之眾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

今感之明年師還過拜謁 將軍東宮慰使其民新
 錄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洽十五年王入朝請於 上曰
 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其庶兄益王昀與弟廣王高南
 既立是於闕而卒又立昀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
 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必
 節度俸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 上曰爾憶而父
 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被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
 既南而城極為守有進退幾失捧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
 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為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助之哉而賜錦衣玉
 帶又辭曰遺燭未息烈命海清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若以勳甲為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
 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劔各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
 之曰勿汝割也有不用命者以此勉之且行馬李坦為武從
 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 王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為
 先鋒成之曰汝以驍勇兼謀私汝也軍法重我敢以私
 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險華高不
 可近乃堙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湖食若
 將持父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
 寨烟橋三江盡抄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
 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降攻
 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耶
 若潮若惠皆圍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所之無不內附十
 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斤候
 將都統劉青龍龍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塗山而龍將自外
 省調至者雖帥所部然備視不相下有驕蹇意錢敵謹其号

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眾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旋之連檣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常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茂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後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圍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寶在王軍中二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其東南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懸崖山巔至必東過意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宋舟先登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為是宴少懈王并犯其前南眾艦之王命高攝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今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蟻伏

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為是宴少懈王并犯其前南

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懸崖山巔至必東過意攻之勿令

者不動舟將撲鳴金撤障孤營火石交作頃刻洪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公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宋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嶺山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以瘡痍疾作矣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賜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使速愈之較術士坐其門曰九後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宜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拜返君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為別遺言母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為之出南征時賜劔與甲以昇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母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

道園學古錄

相奔親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王入寇上謂大帥月兒營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爭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為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等語不為張氏之有功也所以與其子孫者其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極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敘歷臺者三十餘年為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敵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擬明氣節擢授出使魯地人輕財下士拔於穀封已不以為重尚節教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為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愈厲理辯切初伯顏至京康大會諸將出虛金行賞而王復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如後雖貴近材勇無所賞爾何敢後眾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才管後受賞地若先何為不可丞相為之愧首其能片言解疑

李恒等順潮退樂作

王自將一軍

類如此海缺宇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職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誣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閩之五坡嶺以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檣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臣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為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為之垂涕在海上得宋權節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執以為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則信用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者皆王所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心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亦必下有功或有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愛如彼後或疑其將誰與共

三五——三九

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空阿合馬秉政聚故周
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日無敢論
列長卿乃上書 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畜
積怨毒已甚其制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巨測似秦趙高
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觀觀潛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按誅之 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侍中責人林解事得寢他日以為宣德銜治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為長卿
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
交不究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履平為書為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
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平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
使長卿如山西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首其諸父長卿
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
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暴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
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
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靡餘
苛酷吏請益研知名清疆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追遺治
微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餘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
而取之耳而操竊都豚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
罪去固不諱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為物色其稱可
追理者必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也更以數少資之亦
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台道源監銓張西外選
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

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
南其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勳承康胡長儒志其墓夫人喬氏
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 大夫食泰情宗禮院事從德
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改時中
邢師雍其三天孫男幾人惟奉氏先世行事卓然可撫國宗
脩 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後龍營其先人附從王
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選官昭
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之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愛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
德豈曰避仇實瘴毒賊陰消陽明君子手征名公具言猶保
幽貞愛民之仁擇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
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瞻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
紳有令書維洛泱、湖單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官

真定縣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夫爵奉狀來請曰維蘇
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
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
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
上家燦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
家原既莫知其孰墓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首曾大父嘗
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載者猶識其
為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
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
表之不為踰禮奈何忍使駭焉埋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
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為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
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

金主獲汴汴且危同族者猶乘便取人美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為者吾歸守吾戶離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君父之遂以背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第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為學者獨能教其子為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為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皆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遠將驚吾親徐待門啓

而後入祖父嘗佃利被寢席手擲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為入子者焉與諸弟君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盡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為竟起去顏色不為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遺金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離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算為書數篇頗易其信法既而歎曰為成書父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尼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類其飲食醫藥之醜有聞者聞一言明是昧可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

二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其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致鴻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誠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第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賢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楚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以為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者其子孫之名者若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為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為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遼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為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賄敗其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為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為刑

部主事官與集為同朝集為國子師時天爵為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為之表而銘之銘曰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墮霄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親高坐廣以委斧形馬鬣恭回伏于後父食孫祖備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靈氣來就有剝切詢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紹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其註譯者出之田羅師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又
 數百官還民間者還之闕點五往返京師以其缺上在樞密
 院軍吏子孫常襲官其負之者至十餘年不得調遷舉行之
 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健有弓天衣靴之賜在中書
 值尚書首立威勢赫然中書採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然
 守局如常尚書省能分拘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
 校官得工戶一曹濫出財物數千取之得吏曹官資馬下失
 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改犯者能卻時
 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
 者能罰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所市府能辦庶掌之
 誣其是奪其官者摠計之其才管一事其職者也然和
 林之政偉矣我 國家初以千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
 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

筆簡牘無以記我施行而更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立公
 御將和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者更始
 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緣是無
 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核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
 巧出入文法用術救便利為豎柄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
 者其可以從更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容言笑不妄交為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謂
 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
 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係輟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
 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補之縣城人再從真定曾祖元老
 和誠考榮相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
 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其定
 縣君黑軍軍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

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蘭州判官治公表以禮能
 用浮屠者文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宮天植次適張蒙次適承
 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嗣於公之卒
 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錢波君子
 浩之銘曰

有肅肅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楮其材始時奉公好善已
 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貞而昌塞一舒一何行
 非賊有道若仍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保六府位
 卑志行四命千秋弥光以高韻之和成與七彼聖制朝易
 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塞生尚必往來矧其情御吏有
 前徒執以書執其其人披我扶陰天子德音元成其命曰爾
 從我弓馬錫子毋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錄語孔文拙
 安易繞我際其會以哺以續帳府維最遊入方懷公不少留

見用駸々而疾不康炎々弗趨叔々非變當為而為當辨斯
 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其嚴動不於儒儒行吏師庶其
 在此有書油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官成助
 公之私匪源無源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耶知彭州贈
 通奉大夫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
 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謚之子也淳祐丁未
 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兵興寓第
 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指長警敏過人日記數
 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
 登其門省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來政
 揚公棟高公所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筆下

之而高公薦之志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嘗以世賞察京官極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安以伊周自擬張口和附因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情忠游今其係際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其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相對策以直言忤史跡遠得供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符為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天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朝林可得也先生不容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澤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鄭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

學端緒自此始太理公前 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又過兵典者必求太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待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說輒率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符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筆飄飄雲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覬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其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概不見涯涘若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

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羽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世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允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其姑先太史與白菴其門先生手寫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送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蓋及我時為我若小傳其承命不敢當將請其與拜先生會有一 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大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其為碑銘曰先生之志云其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其矣其政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常奉表北歸至於光墓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曾在太史故為某識之按公家世墜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諭淮設

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者自陳州出死在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輒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也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耕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謠言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嚴稽九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不予從光人撥茶山中以爲飲雖行不法江而爲有吏亦不人管重顯山谷之民在病公卒戀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宮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家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華其節

公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方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有旅所備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信者其蹟可效也嚮乎茲所宜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之 李丙其貴族由女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尹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蒙維恒出其望又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安然

可謂極盛有矣方是時公卿大夫皆入深沈養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在朝樂善不倦政不於寧遠然若不能首其具可得見乎公諱照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柳氏追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滎陽不知世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若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適有異花或以爲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前長學賜國子助教助從鄉先生大肉楊震身學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信安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御史中丞十五年拜右丞相御史御史秩滿發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資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

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及十四歲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閱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擊其人萬家無所詣想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爲民特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恁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辭公扶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常有計求直因得善訟之自實由貧賤迎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 朝廷以內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下知奉行民多驚擾公

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跡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為之期遠
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廢民獨不知害佐江西時值行省復
為中書盡去尚書舊吏攔留公一人其所部都擇民甲戶主
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為吏卒探糶及歲滿
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為上下自奪
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且安養寧知官府不敗
何待此為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為定入君神無關
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既又以叛告大家者
長吏為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汝當有
物色蹤跡遂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自是所
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
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
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

徒責金以給其其在湖廣商有備舟師至他郡若溺死或嗾
舟師妻訟商殺其夫莫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
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誅死者子訟
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蒙
家殺人至死納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
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實無算援
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為數十
其等在取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
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
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家一家
徵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澤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
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荅刺罕公之為相
也病璞法之滯公適左司致歷代典故白之深為丞相所敬

重至遺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為吏師在戶部時
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總急先後
號為得休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自信又失一摠大
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
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其行其止皆神察山若泉石
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乎今
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不能至者不足如
他人哉而時之人卒放於世故視神感之樂不能以彼易此
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二娶彭氏先
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為後
用公降為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費某其氏之學始在郡西
南陽城里今至屯川者自公始 後幾年為奉定二年立碑
神道費某始來求為銘銘曰

神慶之陽溢流洋洋有燁馬宗世為之望望之健有梓有
杞拒之助農佩御史象體中書中外踐更宜東國均以究
其成善止弗踰亦未期者後境纓臨溢以崇軒之乘車設
齒走趨執不懷鄉存其錢餘思去令德勒碑以平匪孫子是
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 國史虞集曰此印之
北有重岡蜿蜒隨為乘平曰杜村之原者古瀟四周深滄溢
疏注合于瀝南瀟之瀟潭深碧自龍岳之歲旱不竭鄉人
祭焉我先塋實臨之瀟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龍南阜陰若城
郭西獨虛微風氣常通宅是與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
為中原酒使全亡酒使歿江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
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為北域雜存世

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安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葬
 大夫而別立石以表故塋下果先人破前壘大夫之次自有
 誌太史其為若故塋之誌以成蓋先人之志子孫雖散孰他
 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若諱德全平陽君諱
 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
 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為名上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
 且厚於此可見故為之銘曰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味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其後至與先生為同官先生所
 在諸生多年長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訓教有程方

重純為授業者知以質行為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
 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李士元公
 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
 勸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
 子素好立詩行自表掛瓢冠布衣到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
 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
 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
 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諍以為
 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
 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 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
 元公皆以文孝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 朝先生慨然
 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
 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為同朝集

見其深訪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
 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搢搢府君之恭行純文公為之銘鄆城
 府君之墓得聞文康公為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
 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
 父子厚善其故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請訪金義軍提控生子
 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
 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汝儀幼嗜茶休
 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年詩又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
 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學乎先生曰吾絕金未什賦其音而
 究伊洛之遺書東魯不懶嘗游泮水親臨春有符不知筆
 歸為郡李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奉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還廣
 平字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有餘司以常格

李古泉十

除臨胸主簿到官未及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
 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驛騎尉進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
 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
 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 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
 思柔孫三人休凌滌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志還東明將
 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
 好若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為山日對之吟
 飄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者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
 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爵于山嶽之蒼々先
 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決々用位不多欲而歸職子以文與于
 先有光我表西林永思不忘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唯 煥 休 伯生

碑

御史中丞楊震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兒只中丞為帖木迭而所播害命昭雪
 之三年月日特贈順佐理功臣金紫先祿大夫司徒上柱
 國夏國公益曰襄德明年月御史中丞秦州其子武備庫使
 不華命河東山西道肅政使訪司書不華既升命乃泣而言
 曰惟先臣之死於其七年矣陛下幸將實而賜師之恩已
 終免憤殺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故願於使得立碑
 神道願載其罪於石以昭陛下之明聖取勝死請明日
 臺臣以聞 制曰可且命臣曰汝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
 首而言曰兒只事具見 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
 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宮天 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而為丞相
 諭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疾斥罷更自結與聖左右
 至為折辱等輔其制中書撤以再相既而居位恬然負履兒
 穢滋甚中外切齒言者不知所為於是蕭拜往自御史中丞
 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卒而只歸御史拜
 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強殺入較殺時
 宰使大奴皆留于出之乃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言大奴所干非法不
 敢從心實無罪丞相語解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愛
 張弼賊鉅萬三 大奴猶數千使偷出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
 御史亦董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 太子震怒有 詔逮

問時宰屈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 天子為宋御酒飲者
 數日以行獄考其罪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請
 之為與聖左右以 中丞力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
 曰侍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 太后旨 天
 子仁孝起誠出 太后意不怒重傷師之徒能其相而中丞
 亦遷集賢 天子猶數以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
 聞所念者迭木帖而雖去君側反得為 東宮師傅在 太
 子左右恐傳其真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皇帝在東宮迭木帖而復為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
 蕭拜任丞相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太充武
 哈爾附之書以前達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
 斬汝以謝天下果達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為

御史遂成其獄傾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為是犬
 狗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遂稱 旨執而載諸
 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憐懼道相視以目
 及 天子即位 詔書遂以詔問大臣為之罪名焉其勢既
 成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為之驚悔而 天子又亦竟其
 所請監皆 先帝舊臣咸不悅承及有所論論而病死者有
 天災直言會議建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丞議回四皆曰
 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飭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
 帖而諸子列在禁近威儀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遂及珪
 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當罰不當枉和
 不神不可以為治若蕭揚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趨之
 迭木帖而之子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
 之歲不遑膠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 詔書首以爲 尊尊親親 崇相踵而至 幽明兩致其感動焉 於乎 聖君哉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漢宗果能法度修飾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爲者 未能與並倫 而一迭水帖而常因國有大故 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 天

人共憤又矣 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捕者 乃有侍於父而後明焉 此其入深校奇教亦味常之射也乎

方其盛時 官寺固結於內 街巷爲用於外 幾莫如之 何者 其 計亦略得矣 而能嬰其鋒者 一二正人而已 卒皆銷滅而不

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 固後考見其入之行 事以表其 然不可淑者焉 然則若 亦而只者 臣敢不爲次以 則 則 則

之萬一 謹按公名 泉而只 姓 氏 山 家 州 西 寧 夏 祖 先 朝 贈 推 忠 佐 運 功 臣 大 保 魯 公 光 祿 大 夫 柱 國 追 封 宣 簡 公 諡 忠 宣

定父 失 刺 唐 九 帝 贈 推 忠 勇 毅 功 臣 大 傅 開 府 儀 同 三 司 上 柱 國 追 封 夏 國 公 諡 康 靖 公 少 孤 與 其 兄 始 隸 亂 亂 自 值 立

語言 儼 觀 已 如 成 人 兄 弟 相 勸 以 勤 業 嘗 時 因 以 六 器 期 之 事 仁 宗 于 藩 邸 甚 見 倚 重 大 德 丁 未 從 征 懷 孟 聞 朝 廷

有 變 將 北 還 命 公 與 李 孟 先 之 承 師 與 石 承 相 答 刺 罕 定 議 迎 武 宗 于 北 藩 仁 宗 還 京 師 議 察 禁 衛 密 察 戒

仁 宗 感 焉 至 親 解 所 服 帶 以 賜 既 定 內 難 仁 宗 居 東 宮 諡 功 以 公 爲 大 中 大 夫 家 令 定 日 夕 侍 側 雖 休

沐 不 至 家 官 事 亦 決 于 宿 次 殿 殿 禪 之 會 兄 卒 諡 德 不 諱 且 仁 宗 憐 之 有 問 優 厚 待 意 禮 有 禮 待 兄 子 不 異 已 子 家 人 視

之 猶 然 母 敢 失 辭 氣 進 正 奉 大 夫 知 樞 密 使 武 宗 聞 其 賢 召 見 之

仁 宗 曰 此 人 誠 可 任 大 事 以 副 直 直 直 上 顧 視 之 曰 然 然

終不任用也

仁宗始議大政 然其國老將焉按而計之 公曰爲政而尚設 非帝王治也 上感其言 特許其充 無與者 民大悅服 上

與中書平章李孟 孟元從人 行在 孟以公爲第一 上是之拜 禮部尚書 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 中書一當具二十五

又鑄錢 爲至大錢 至其議能之 公曰法有便否 不當視立法 人爲 鑄銀鈔 固常 鑄銅錢 固常 鑄幣 相輔 而用 之 昔之道也

國無幣 實民無失利 錢未可遽廢也 言雖不盡 用而時論是 之 遷宜 徹 副使 御史 請 遷 公 宣 司 上 以 宣 徽 顯 用 不 會 罷

公領之 未之許也 有言近臣受賄者 上怒 其非所當言 將 誅之 張公 珪 爲 御史 中 丞 口 請 諫 不 聽 公 言 于 上 曰 諫 亦

者 失刑 違諫 者 失 誅 世 然 罕 臣 又 矣 張 珪 實 中 左 也 上 喜 克 用 張 公 言 公 拜 侍 御 史 上 宴 間 時 群 臣 侍 坐 者 或 言 笑

過則 上見公正色爲之 改容 有犯法 雖貴 幸無所貸 而諸 言與矣 賴 上知公深 語 不 得 行 未 盡 八 月 有 言 德 夫 夫

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瓘 以其病 請 告 歸 瓘 南 渡 河 沙 地 奪 民 力 公 以 失 大 臣 帶 劾 之 張 瓘 罷 江 東 西 奉 使 幹 來 不

稱職 權 臣 匿 其 姦 莫 不 問 公 劾 而 杖 之 韓 系 忱 死 御 史 納 璘 言 事 忤 旨 上 怒 巨 測 公 救 之 一 日 至 八 九 奏 曰 臣 非 愛 納

璘 誠 不 願 陛下 有 殺 御 史 名 上 曰 然 則 其 左 遷 爲 昌 平 今 昌 平 京 邑 地 近 而 境 臨 民 勞 而 事 煩 凡 期 會 供 億 令 稍 非

材 恒 不 免 捶 楚 以 是 苦 之 公 又 言 曰 以 御 史 宰 宰 邑 無 不 可 者 然 以 言 事 得 左 遷 恐 後 之 來 者 懲 創 無 貴 爲 陛下 言 者

不得 請 數 日 上 讀 負 勸 政 要 公 侍 側 上 顧 謂 曰 魏 徵 古 之 遺 直 也 朕 安 得 用 之 公 對 曰 直 由 太 宗 太 宗 不 聽 徵 雖

直 焉 用 之 上 笑 曰 卿 意 在 納 璘 耶 赦 出 之 成 備 直 名 有 上

書論 朝廷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取 旨凶之司竊將殺

之公曰 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

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 上悟釋之於是持加昭文館大學

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取 旨邀 王爵贈先世或謂公春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

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意之

何以諷勸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

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

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身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

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界人

夫人崩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

克稱其家者公則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

不及嫉惡如仇備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為得士

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權臨患顏色不變薄 乎

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尤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

書其關於 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駁良駿伊何忠亮正

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絀昔在 仁宗洽功安成文和武寧諒

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神毋致言時來有順無否或聞其幾

不驩以呻投蠟膠預稿兼大均 天子曰嚙誠有虓獬披為

無忌我則有制維特襄懸執法在中侃 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兇稽我天討 國有大故結憂

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

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微臣詩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鉅金為葬而晉之以銘近古

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犧牲之石於壟則有下壘之

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跋百丈之異以

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 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

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

年春榮祿大夫賈閣來告曰昔我先世曾孫高昌未內附以

前若事魂不可致自歸 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武先人歷

事 祖宗至于今日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送祭王封

於故國 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故已二十五年矣葬諸

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

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

懼湮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其壟聞之故事

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 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

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煥令惟 皇太子

立必兼中書令極密使 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者

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各聞 天子即以命命滿拜五品官其

人自味素親近有舉望最于群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仁宗為 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

武宗皇帝即位立 勅則買問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為不可及焉 國

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味亦滿大感莫能得元臣之

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

若五等之爵視秩為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

之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故諸其家傳溥所爲行狀蓋達即筆生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質問也延祐二年達即擊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諡康武夫人追封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諡安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涼國公諡安信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大宗正府也可扎魯花赤自贈樂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毅保德功臣大傳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諡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王夫人甘學子具詔草付主者行之時書具在然則請列叙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 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穉之年出入幃帳官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無其人以盡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豪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章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逾分凡宴飲貴戚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爲監毋敢譁安備公當
示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相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重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王金帛者於職爲要以其廉

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嚮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爲從在行宮力奮擊爲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營出所御賜賜之世皇齊天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集擁伏恭慙必資集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御島賑賑市布齊吏文閣非快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京州市舶使且京閣諸

首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首國族之事諱焉或得罪其刑罰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懼此而已改命以爲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又有詹房數百人蓋

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

驕長身風度高潔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歐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雨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

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

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閭也自事

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虛僑之事無不堂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

御史無不居焉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太醫利用宗正功

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

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

寺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算特命以爲都總管 仁廟實天奉 神御於寺中至今領

焉 仁廟嘗奇其材命為李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
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
失思孛兒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縉紳之
態時人以為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賈問而始發自賈
問之際遇至先王之封蓋隆豈不顯哉我 國家啓自龍漠
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假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
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
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為爪牙侍帷幄以為心腹推至誠以待
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惟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
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
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
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為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披萬物昭昭鮮惠直輔翼亦以振德孰
非吾臣而不資傍何功無報何德無獎常如薄酬不究臣若
咨若宗正執戈策殿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
勤歷時孔多足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繫其有文以効
職守廼養高昌悠 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
此異教在爾孫子寔受其祚於維 仁皇風馬雲車顛瞻
下土梵宇集 牢羞勝鄉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
皇之遺托茲別祠 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
替惟 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赫 王封求
思其存

孫都思氏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 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
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榮其碑

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李士臣某等其凡
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
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健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
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 詔次第
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

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勳勞之臣實佐興
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為四傑其次四則鎖兒罕出刺子赤老
溫八都兒也初父子俱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否蓋未
以為好也上嘗與各赤溫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
赤溫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者 上賜之
名而世有之曰吾刺罕國家及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

醕則相札者贊之為之喝蓋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
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為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
則以命之而赤老溫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以恭謹事 上

上嘗被創甚阿刺罕自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
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鐵兀都從太

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額兀都夫人牟忽黎為保母太子
薨只必帖木兒嗣填河西以鐵兀都之子唐台解領怯薛官
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若邊 賊績年

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真氏能修婦
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求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
班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

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末魯路總管泰定二年
遷中順大夫授本路總管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尉

天子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連也不于刑王入親為其從行皆五十人備 天子宿衛健都班寔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奏中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院事院事院事院拜監祭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給察院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共官封全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坐臣等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者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重念孫部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輿之日又以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其有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思 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稱於前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固多賢才 聖皇在御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二濟二 天子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永求其源本循其本課忠青孝式彰令聞大河云三有阡在焉勒文貞珉何千百年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碑 蘇虞集 伯生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建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陪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三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不樂冊拜曰太子是為裕宗皇帝初

出祖盡得天下之真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若文武才德之士皆可見矣過若身處信信之可之重於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 朝廷若於前則未有過於宮國忠獻張公名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前州節度使官當分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其賦輸至於內府而所入於東宮者歸備充任司倉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費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張整至於守之十九年來相阿合馬方用事時僧高善薩千尸王者東人心之不與構變國殺之時裕皇方從 上北巡馳驅絕塞數百人為之儀服器仗極極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啟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於中述述此戶者毋得擅啟因使語傳令者曰他時 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見二人則答關矣賊討窮往返救四氣益索知不可給潛趨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伯俱為賊擊死變起倉卒中

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與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
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矣諒之力也臣密副使張易素所
有權略為上信倚故以宿密留京賊之入也傳 太子令索
兵其速易不能辨其偽不敵抗以兵與之坐華市而論者以
為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為其誦賊
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嘗言請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加進在
行中天死而從家指以爲賊黨公嘗稱其學公曰吾嘗使之
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京城中至爲僞太子故 上與
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爲言公挺身明此二
人誣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 上更化相和禮霍孫華宿
弊而新之公自爲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

公芳
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爲左司郎中范爲右司郎中

馬爲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洵布朝若一時
號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遂不以疏遠視之爲取合意以能若

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
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宮臣之體也則又曰
輔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
也於是立實參論德贊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

劉公因曹南夾公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假宮中
閒暇時身先簪帽入使得致其閑適之說二十二年

裕皇即升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宮府舊僚不
能無感志公抗言曰有 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
系也奈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二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審諫以御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
丞是年

世祖崩 成宗即位追尊 裕宗冊母后爲皇后后即東宮
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政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

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開中書院
世祖 裕皇寶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

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
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 皇太后崩儀東朝保佑

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使朝省而公小心謹
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付公一言而後定聞望

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監事凡
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織米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

異非眾思所及受事者若忘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
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蓋

善用人之道也 上以公若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
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

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 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
朕素念之今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

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 上泣官也夙夜無
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

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 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
觴詠而樂之治具豐水陸之珍畢具事蓋相望衣冠偉然

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焉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
非直爲一日之榮也然公之心未嘗後然自逸故 東朝嘗

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
勞仗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勞仗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

裕皇太后知遺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音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卒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

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講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

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半

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祭舍於四邑鄉曰吾先

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村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

惻孤無以為依貧困無以為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

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

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曆三年其子金界

奴世其官為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

性特任之為都主督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

之志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

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

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

蘄州節度使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

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

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

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

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入年三

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殫睦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携持入見與聖太后上嗟悼久之

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聖朝皆

有功今為李奎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

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

典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

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出職領隆福宿衛

次曰福童張氏先學在四邑鄉坐落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

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公治平七十年矣京

師貴富之家與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

富尊榮且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髻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飾

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

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為詩曰

猶歎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宮眾賢秉輿肅以朝雝以養一

人以宰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春官亦多聞

時惟魯公進是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執輔道義固有老

成授几設醴公為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曾公視其總有正

無性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群叛既上宮

壺亦固不轉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聖孫之將隆福有

宮萬民所望徽音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

進賢虛左特之造于兩宮有獻有為至元之治於斯為盛民

物阜康法今脩整耆壽俊又樂乎肥辰公為詠歌以燕嘉賓

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願瞻其家有木維

喬袞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

松栢松栢九二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其賢珮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德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云三西山峨山夷川煙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虛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擬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異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希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為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詣太祖皇帝於龍源

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全燕之形勢扼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廢事賜名普刺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

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慶順聖皇后于薩吉刺之地甲午從

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

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

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贈嘉議大夫開喜郡侯諡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追封絳

國公夫人李氏贈開喜郡夫人諡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

丑妮子方幼時

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

斬賊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

公諡顯毅加贈崇德勳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

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宮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諡靖友

加贈絳國夫人也父忽林赤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

下哥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符道值風霾晦暝間為亂擊

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

宣徽院發其院事仍領尚膳使卒贈榮祿大夫絳國公諡忠

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臨汾王夫人忽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開習國禮

武宗皇帝逆后嫁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

國夫人加封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共第三子也幼以

世臣子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

提點

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為以為他

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役軍次亢

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

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黃金一白金二及九海之冠乞降

議者以為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

或率之以叛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

或竊議將殺降者於兵法為不祥其可為乎大臣以聞

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為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食宣徽院事

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懼廷中美之

閉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

上聞因以得官庀職者七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多事

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

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

世祖在位二十七年而後崩

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勸成宗之節賜賚

之數等半疏成多勞上下之分小失等故則弗當於其心故
宣徽之事為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開改嘗侍上燕坐中貴
人往往指公稱 朝廷有人而 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
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陛下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
年 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
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 上解所服
衣賜之八年 上嘗坐輿巡遊禁衛中見衛士戶陸問意甚
勤懃感戴使人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蕃直衣賜以時餽
粥充給誠荷 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
則宣徽院能官充堅里不花其人也 上悅賜賈珠衣一疋
馬闕里吉思以酒得疾 上命公護醫醫得愈其方疾愈還
報 上又悅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 上曰臣之
所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 祖宗來先臣服勤於茲

者三世矣 國恩誠其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加
於先臣乎有 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三世
夫人皆有號蓋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
而夫人之號尤異與也九年朔方乞祿倫之地歲大風雪畜
牧亡損且盡人多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為之
請官市駝馬內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
賜七寶盃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
憂焉及大漸公於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或
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遷授平章政事商
議宣徽院事行金 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
上大齊北方軍出內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
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遷陽行省
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公編歷

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歸等頗風食均布人情有悅無異
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謙慎皆察章以聞
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御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即其
家以賜三年 上御使殺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後用之
法以為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為莫及 上多
採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
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
一品延祐四年朔方又以風雪告公便為請如大德時更出
私家馬二百以充用 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
在官嚴以四方為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事資補救
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為宣徽使者帖赤私取油
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為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私帖赤甚
街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其主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

官市辛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激眾矣七年
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而帖赤檢惡以累 上竟許密公聞
者傷之帖赤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請贈推忠宣
力字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異國公諡忠
隱緜國夫人脫脫灰追封異國夫人王氏追封異國夫人林
氏封異國夫人子四人班卜忽里合皆為監察御史野速固
章佩監少監忽都赤中書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沐
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本遷於某處忽里台
等之所營也忽里台街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
天子閱焉天曆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劾命太史
臣恭符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
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
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

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

太祖膺命神武... 至有智有略...

肝餐既勤既老... 亨維時守道...

世祖建國百度... 奇承厥父祖...

成宗 武考 仁廟... 私自近及...

武皇在邊能維... 費乃出金貝...

於軍大車彭三... 言來聞曰...

辭三錫逾篤... 奪之而怨已...

忠士茲在是... 舒昆弟子孫...

則固罄示公... 翰林學士承...

世祖皇帝既... 平將百年...

訂謨於其間... 士大夫 之生...

道園學古錄

幸乎中統初... 事宜立成憲...

乎禮律之通... 通預朝政既...

播風動天下... 高科大儒召...

王公最又者也... 不亦用能以...

終嘗偶然哉... 章之聞以尊...

李士忽都魯... 之不及斯時...

載其行事而... 入五世祖逸...

生際贈昭文... 穆康穆生尚...

上柱國邢國... 國大司徒邢...

年授將仕郎... 字十八年司...

十年調承務... 承直郎太常...

年除翰林直... 大夫以學士...

以大中大夫... 三

三五

一五九

道園學古錄

三五

一五九

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實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實政大夫因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祭酒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奉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吳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吳氏皆封郡夫人無子以弟之子行為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符樞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樓閣鄉公孫兼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德謙誌之建元初命官攝管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書上五或感從而史館方備

大和皇帝以來實錄與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大常方治神人備典禮非公莫能為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春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發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肅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入實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實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蒞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謀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員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布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與讓矣公官

一品年六七十而老請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燠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頰慈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搗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賜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請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須臾然親扶掖之舉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喪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勸強者凡朝會及與如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稍容不以寒暑又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壽定二年權臣忠文公下以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若臣等當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制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然使達公言以其說上之壽遂已公論事類如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奉國子博士從公成均科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

葬老請而還亦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於城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乎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自古在晉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閱常隨正與蔚乎其文光乎且能遊川弗回縱其逸矣白髮垂頰公獨壽社出而事君玉璫珠履入而奉親愉愉董誦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靡不之銘其章昭如日星頤瞻在列執肅執文執爲浮空朝議交壞孰爲疆梁外肆中隘衆人充之君子攸慨君子之典有承有德之積久而有敬尚書制作秩三在廷孝請式被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巖之卿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
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莊信
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勅太史臣其製文以刻諸神
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公之遺事云
至元十九年春三月

世祖皇帝時巡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合馬以聚斂專政有
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諫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是月之十
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留京宿衛上直
皇太子宮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曰皇太子將以今
夜還宮備佛事公曰近日有上來者不聞有此行也因以
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何所僧愕然不知所對即
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

李吉子

十

司訊之左相曰亦自為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
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為變即率張尚書忙兀兒尚書
及大都尹鉢教官衛王顏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宮門皆執
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兵公與張尚書問易
曰此將何為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
得不令吾一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
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僞也公默計太子必不察還而政府亦
率百司列宮外柳林中數遣使訐太子略無還者皆疑懼不
知所為至二鼓果聞人馬矢聲聲嘈雜自遠至儀衛前駐傳
令啓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完澤賽羊必先令我輩知此必
詐也因告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完澤賽羊二
人來門即關扣門者謬曰故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
曰此有變無疑夫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

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召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
中覘見已提燈在相阿合馬及左丞相積矣公與九思曰果
賊也即命鉢教與兩指揮張其發兵開門出衛士射而繫
之賊散亂率兵走獲王若問得賊賊蓋假太子名以賊
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善薩已逸去賊賊終不能犯宮闕者
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
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在
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為即令遠守宮掖明日至大都司
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十餘年
成宗皇帝即位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備僚咸冠顯用張
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之而公不及見
矣

仁宗皇帝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思會

仁宗皇帝命非果下

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
勳忠之道也刻之金石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
以高為氏在章宗間授文監丞統石烈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
以高為氏狀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
之地東接高句麗西連燕雲之北分族此石居各為部落
非郡縣無市井徭賦者故其為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
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女希烈曰統石烈曰李述魯亦
或為高氏公蓋渤海部之高也先登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
刻其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曾大父金義
嘗為大官而碑誌著大父孫登進士第積官州昭義軍節
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隱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
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

太祖皇帝上黨人先付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路州生守忠守正臣以茅聞又以善射從改其郡王取中原有功爲千夫長從口溫不花王取宋黃岡射深入營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平後夫人趙氏生中傑運糧都提充魯台次即公也公諱福字及解幼穎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傑然魁傑人也事

世祖皇帝始備以恆受知歲甲寅

世祖城上郡公重授有中裕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爲

裕宗時管僚以公掌文史監於中興兼領宿衛門衛之事而

長其飾焉

裕皇奇公材國人謂世曰失刺公類哉

裕皇因賜公名失刺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內庭將製御榻取

豫擇之材於高龍公以使往宣布德意歐貢稱用有金綺衣

之賜三年十月王傳撒里蠻太子於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

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戶無所與

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官關公與留守野遠不花既預重

其役功成有白金鹿馬官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

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

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鑿帶鞍馬等賜 二聖蓋知公可大用

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

留守兼少府監

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

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呂

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顏泰定 年

師顏佐樞府以例謂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

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和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

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奉大夫欽太常禮儀監上

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補氏封魯郡君

今上特恩封 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

贈公祖魯曰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大司從魯國公祖母王

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從魯國

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黃時魯夫人方盛年師顏

幼 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

裕皇也驛召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

爲女師官中 太后命師顏學於國子台其師而告之曰師

顏故官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顏事母夫人

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 年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

有 詔表其門閭 興聖太后召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

今政治得失

仁宗尤念之 今上皇帝以天曆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召

師顏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壺內師表賜德輝之號伴

侍中官贊六宮之教爲師恩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

判官出守大同召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

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漸公之女又娶

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季氏女二人長適朝

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乃發子孫男

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順天保次願神保皆上所賜名次海

童次燕間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家奴

次適史達兒吉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

世祖在上 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托

太子以爲各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能其詐以先

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莫安 二

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

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異哉若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至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

世祖撥取秦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普濟乃瞻聖子繼明覆天雖二在宮百度是宣相時大僚能俊咸又既試既庸以實官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籍維城啓祚孔安頌二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騰莫此京國界三居庸魏三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 皇簡在衷宮城是使腹心打城夙夜祗事

世祖時巡

裕皇在行載煥載清使御不驚維時大部宗社攸在俯臨中原旁極南際獲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連禍自躬頹落強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不察墮賊計開夜扣宮門儀單威若時匪有人執固其鑰賊敗旋踵錄不入官非貽主憂實為備功天祚皇圖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事者簡冊名垂鼎彝聖歷時報功匪遲桓二魯邦泰山為鎮錫以上公食其封畝桓圭表裳不及其生有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為母儀則壽且康樂子奉晨昏有德有嚴官業是敷 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規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七

道園學古錄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在朝漢十八 雍 虞集 伯生

墓誌銘

賀正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燕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聘冠蓋相與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以而幹周明習國家典要深為 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

世祖時以爲諸賢民至於今三世矣方卒元忠貞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之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者他

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與無異若嘗嘗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擢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佞之五章若詔令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天子爲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宜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遞遠小名而自居乎 上然之廿四年乃顯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據甲前身先奮戰成列還侍 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之

顯明日 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朕然無

備容者唯伯顏為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
 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若足寒公解衣以身温上足乃
 安殿及旦蹕駐始寤他日 上自按獵還宮伶人道迎有彼
 色縉綴雜堆象獅子以為戲者載象象見之驚走執者莫
 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
 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削已甚 上親撫之命尚醫
 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遠聞者
 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
 見違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勳合旨意或朝至而
 夕復出亦不少懈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繫計
 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 上春秋已邁海內已定每慮畏天
 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內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
 服以頒之喪奇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
 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
 知其姦無敢為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若繼之始服
 罪 上之改尚書省為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為
 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
 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倚大事
 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哲而以公為參知中
 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又
 之及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儀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致于家而公拜榮祿大
 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
 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
 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三階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輪之寄始一蓋世官

矣上春出塞不敏於樹德在上者民自親樂布帛以至
 靡奇貴之物皆自遠至當其高麗而吏得以知其無
 首則商賈之資也吏者無以行一且孫茂波新若以其事
 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為公常聞之而按而物之無或失其
 故來藏市者師然日增以所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百
 步李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責人大家或以 上命
 得洽賜若營營市易多遺私入而曾明史塔察會史塔察其
 或人營營道取無可誰何公必其本塔察之者亦必
 使其所當而去吏有持 上使物入之門則其所
 捕得矣誅之公曰此有非關入也方爭之爭而死者亦
 州民高氏諫精虎貴衛以多賞名身死而子幼其有刑其
 家財者使部曲誦娶其婦公為辨之 上前不聽娶高氏乃
 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粟不待得請以民之不
 知教也始大為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
 之凌暴承其教成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為祠於西門之外設
 公像而祝之阿思罕之亂也明陝宏勳公方朝正月於大都
 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遠還歸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
 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日君父倚
 王以保民禁暴未出國門而行以失律 天子或以為問
 奈何王悟謝之擊兵以行民間安塔時方隆寒士馬凍之既
 官芻糗衣蓋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若以為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勸學士為贊識以 天子之聖而
 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是疾辭不任劇顯賜醫藥
 上曰祖宗以上京為卿父子民文化行朝無顯應又矣徒卧
 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
 木迭塔為丞相子弟繼居於民公查繼之以法官時宿儒而

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村角不制不竟于斷帶此大驚
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編為百詛國論素定公則不
首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拜義伸抑又
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澤遂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遠家
天子命之承志正立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
祠公庶來享南山我之其庶維林公從先王歸後自今貞瑤
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
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頭軍第遺命上蔡國公印
丞相即日以聞 上為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贈始禮公如大
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
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

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厲太史虞集書

墓銘事嚴不敢解謹按公諱珪字公端故累贈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
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
某之孫故贈推忠劾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
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
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
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竟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 上親臨之因得
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責賴者從臣父祖父歷行險阻以副
上嘆曰知汝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偏及其
從者元領軍半成胡厲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

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及內宴武以功賜坐諸侯王上至是
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燕湖官徽尤甚皆借號署官掠
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搖應者日衆至犯
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表而起率
步騎營燕湖無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官徽雖非我所部
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
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所將奔績公傳
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
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眾困我公曰日暮
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母累我
眾使持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
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
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首斬之其賊三百而自相

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道者以妖術起
兵亦有名號持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判刀
以駭服其眾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離而他首猶
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之走山伏
起賊賊墮崖死磔其首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
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
曰張萬戶知汝捕屠保疾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
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
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崑西坑之
寨尤險固又嘗劾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
兵百餘人其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
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卒由他道走或請

邀之公不可賊以罕得也益麟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
川執其首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
不能支公得撤帥輕騎數十赴賊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
賊見公無懼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賊首級數十級賊平
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蓋并以其
賦稅而長子若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
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類此用矣凡
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
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湖省未知政
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賈伯問於公公曰見
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
因勞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
言湖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能

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會善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
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漢言張瑄年尚少姑試以簽書果
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語金慶宗盡死力
者三出矣漢人賜號夜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
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斬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
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又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鎮安焉
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
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
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軍賜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
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樞密中奉大夫湖西宋之故都
民物繁庶貢稅雜糴倍徙它鎮會慶右其心其間朝廷病
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詔郡長吏以下罷劫
三十餘府吏胥徒無慮數百其贖鉅萬強民有殺人恃其

皆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
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益司政更事根連上下具有
功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
屬以女子金錢賂道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益法
天子爲遣官教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監官欺罔狀
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按都之
子也故事侍宴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
因得數安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
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
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
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
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備德行曠言路進君子退
小人信賞必罰城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

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閔節近倖求復相
位而江制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駝駟面
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羨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
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
辭不就尚書省臣監殺無辜輕筆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
聞人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
稱我任其責 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
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
借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

陳吳公獨奏其不可長止之日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 世祖之位也隆福 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

天子果即何位乎 上悟殺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

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

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難事近待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

之慶而近待詣道士於上則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

罪 上怒曰汝以素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

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願左右

扶出明日復扣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諸言殺無罪臣請先

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

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

厚賜卿林無賢玉如林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

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

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海者論嶺以成

率二年而代遭化瘴腐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

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成不幸前死者官給

傳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供城軍隸興聖宮

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眾怒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

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寢而怒怒

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

司以清中書之務得事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為令教坊

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

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 皇太后以中書右丞

相鉄木迭兒為太師萬戶別薛系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

上道德鉄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為外執政 上深

許公言而東朝之怒甚矣夫列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

車駕時巡既度居庸 皇太后宮嬪在館閣室薛建江召公

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歸京師時口遂出國

門賢人士大夫祖怨感嘆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

斯事也所謂賢請鬼神而無愧者歟公于景元蒙 上眷賜

堂符重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公病革告還歸 上驚曰

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頻有泣血不敢言 上不許還亦議

中書有事換住往賜之酒邊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昇丁母

憂景元三年寢苦廢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

累土墳次如臺者二十七年正月上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

以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

夫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昇卿以政

公辭歸遠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為相問公曰宰

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捨君心莫忘於廣言路是之起公為

集賢大學士而鉄木迭兒復為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

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質伯顏附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

所會地震風烈動起臣僕議頌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

言於坐曰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較孝婦三年不雨蕭

楊等死非致咎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請議猶可

昭曰母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

所佩符及厭書首每除必護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

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間又不允而

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

仁廟虎余為主盜竊之時蒙知政事馬利兼領太常禮儀使

留選左丞公日以參政遷左丞相始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祫不

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男暴者
側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為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
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東
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
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請權要之家會赦解有
售珠於內府故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
之產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者猶以得賢勝將乘會彼
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荒弛紀綱日壞汚穢賤虐恬
不為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鑿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
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
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 上肇開
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
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三為上敷說皆

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教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
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
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暨歸天下之功成名
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
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矣賓客不足
遠知真定保定何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
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贈之如
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
經筵始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絮可以願神
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願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
老人恐之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
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消搖泉石之間
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為愈矣起而商

道園學古錄

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
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若不敢強閱數月又
病上遣太醫視之又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
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兄為定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聞
傷其意留其奉皮諸府俄而公薨公貧本高明又輔以學力
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々正色勇於
敢言十判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為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
臨之委點侮之公一以誠懇自處又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
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申嘗
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入
立矢洞其喉一軍譁驚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懈筆
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
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

趙國夫人皆無子清列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
亞中大夫海北虜東道肅政廉訪使景括奉政大夫食浙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
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
大夫大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憲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
伯忽次繼室董守憲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營軍上
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
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
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託金是用啓封公于公孫游揚世
武追王奕々曰淮曰汝願瞻先獲領、有威孰不肅上我干
其生於皇廷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

三五六一六九

替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以有密
 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嗚
 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淫之移
 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旌號謂得君衆忤憐厄既
 退既藏佩二大綱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為有言有烈
 相時儉士昨昨霜帽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係於老
 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
 以朝侂暗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端已公
 本觀止公今不來 天子水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熱在王
 室德施孫子若銘玄堂作者大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諱居吉州者遂為
 永新又曾大父肇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父樞父煥

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未陽遂居之今為未陽人娶蕭氏
 先歿子一人曰鈐柔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
 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尙曰阿虎側室生男曰
 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
 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山鄉瞿
 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謂君隱君之
 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吾未
 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
 子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為七十子
 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為象舍鰲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
 而歿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欽崎君悉募治使
 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緝阻絕歲躬視而聳之民取子錢
 皆法三之君又換貨者三之半兩賜之行必齋戒為之禱有

疾者君為之醫藥或獲君醫膏發其蓋藏或遂指而與之或
 使以木償因以為棺給資者之款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削
 囊注善劑活之遇飲仆者傾糧備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
 自達寧解衣易米以饜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
 篋落甕庭中曰吾於鄉鄰為獨贖盜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鄰
 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祭其非常揮從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借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
 獨出如是者再四妻擊其知其所為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
 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爾且及我語而
 與約使拜於野我獨歸取界之重不可待故至再四彼取其
 半以去曰特欲君耳無用許也處家人泄語或捕獲者弗克
 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臍推人勇為佐于邦惠志事惟
 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派苦瘡之痕昔餘之充非而兒黃非而
 呻童歲時來者觀于鰲下尚其勿毀以末終古

龍興可法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
 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
 受從士郎官夔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各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
 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矣因以為內相尚書而王禮舉
 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標
 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有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
 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
 咨公御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狃儒者倚
 以為重焉使觀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

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燹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從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為學宮矣劉公旦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口間以政事為問先生慨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嘗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困先生也嘗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備餘外選於江西於是行首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為闕海授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建寧為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為

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之教授先生所至若古策編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為教有不正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交薄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僕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歸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誦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爵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執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單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響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

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出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採用古禮親御衮冕祠太廟奮然制札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稟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賜言於朝以先生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表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其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令陝西行省左丞廉博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墓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其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賦二篇命其書之蓋有所屬某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取緩乎故為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詔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備能與禮宋亡抱器求歌教成鄉邦於自美盛德方破金石沛乎遂休失此遺則疏越朱絲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為文十餘篇以示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對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為識之遠矣夫彥栗年七歲能屬而卒子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于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為已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

自彥果為神童斯之深遠彥果不自足也為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果密藏其燈夜分視睡潛起微讀或至日不敢令親知年十七歲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經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字理以學如父在兵中二十年州門校使以為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雲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往其遊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果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眾凡其觀覽賦詠論旨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往遂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二十九其為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為文亦從可知矣字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字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死字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其與字知基之哀彥果也故來求叙

其世次而恐遂湮沒彥果諱克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其臨州樂清今因家樂清考其從仕郎某刻官至元中益官君初仕為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姓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字亮宗衍宗以其年月日葬于其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交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

屬其指者文字孫傳諸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歸為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儀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猶孺慕負土為塚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為丘傳無子以胡氏男為子曰惠惠生駟駟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今安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奇氣議論 國朝取宋之師在江

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已鄉校試諸生以裝度征惟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繼者傳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大學博士慶著作廷常教授小孝王宮度宗幼時曾奉焉即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特官之公知君在京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為浙東提刑司準遣而闕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廢棄其病斃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為言數萬言將上之既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盜莊娶毛氏子炳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炳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

鄞縣丞周仔有所述狀來請銘仔有子第傑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 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較舊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孽奮末遂達遺運惟新素祚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掩後弗及時鬱 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為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礙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為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

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其年月
日葬於某處妻黃氏男一人曰思忠曰思求孫男五子木車德
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為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指以祀
祖從神來斯賢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來見曰請有復焉
集換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猶憶間而未彰懼久而
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拜致其所叙行實一通又拜拜
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為之書曰君
諱元禧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縣宋兵部侍
郎大受貴為郎等姪侍郎生潭州通守皆通守生迪功郎友
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二十都太守察其孝廉舉

李古錄十八

廿一

之外率相以為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
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麗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
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實禮見君為用之君曰享也吾
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子
泰之茂軒君有弟元壽為桐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至累日
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為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
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
葬隴湖先茔之左君娶黃氏子曰泰之申之墓之表之武昌
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說謂
誌詮諸女曰韻韻說說孫曰瑜瑜音侍郎之弟禮部尚書
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雅公同年也說進辛卯先公在
相位四月進擢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
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書問其富其家

至本寶藏之而迪功友誼又從黃文肅公游予既重其師友
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為之銘二曰
陣陣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尚志養而志
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既匯而斯衍尚有托乎
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家被德澤安土樂業老子長
務皇多有之至若是有恒守不出於鄉井湖其世傳至於十
數以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
鮮矣况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為之後先學問為之潤
色嘉名善行歷三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無金銘
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易李存之狀來
請銘因得見自求至

李古錄十八

廿一

今朝名人所為銘誌而請之制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
嘆焉乃為次第而書之切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天
陽宋初嗣自天陽遷臨川金谷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
者自濬始為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藻蘇公彥
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
家潘生邦字邦字生鄭二生藤州命判景五友於琴山傅子
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樂傳君羅清
士亨生登仕即德清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官於郡城
南延徽希程氏為之師
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階皆當時弟子負與登仕為
同舍生是為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吳氏五六世
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
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卷明朱子之學師友之感見於今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在朝藥十九
雜虞集伯生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振蹈過視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具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越皆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至墨偏妙山水亦被者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觀莫不見知而末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折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管為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為絕廷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

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為秦定四年夏部饑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 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贊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疾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官得官為保義郎數傳為自強生挺 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時年二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

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感得丁卯未十歲而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生馮得一傳陽風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人與身任門戶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因未疾者八年扶翼捧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愛前後為喪無違缺特辟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沒撫其孤尤如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不肆矜以驕其馭家眾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已有患難救之不為嫌有困乏拯之不為吝婚嫁飭弟子弟分受家務為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既老種梅為圃以為歲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為別墅以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

孫女五人婚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有賢女二人以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子間居於臨川之父州里之近孝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蒙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為之興嘆今吳氏遭逢

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二有與叙二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以靖居盈以安為祭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者二鄉邑之望善貝珉嶧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八

鵬之兄龍孫為浮屠者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縣子之功功顯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萬異先朝文興號先就承慨茲其徵

曾奕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郡立宗廟朝
廷備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天子出攝見親祠
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然而來時則有若虛
陵曾君奕初者因薄圖五卷書上恭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二
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相幹直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
中書省下其事大常禮部會議以其書為然大常禮儀使
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天子有詔大常以
圖書與若書人入見而奕初對玉德殿上曰禮樂之盛
如此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大常其命

以官於是太常奏為大樂著本木幾議立圓立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推議其
初引技致誠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
圓立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奕初在壇上領羣上登歌
作樂章節詭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嘗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

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與瑞曹勛光祿薦為典瑞知事弗就

中書用御史集賢閣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

為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字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雅

祀國舊舊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亦必相入為

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幹亦丞相蕃直命

奕初以其書待於殿龍門下上方盤素御膳幹亦丞相言

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備閱其圖問人

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備閱其圖問人

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備閱其圖問人

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初秘府藏之而命幹亦丞相傳
旨命奕初為學士奕初不取當力辭遂循進奏為翰林應奉
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裘美大駕之至

廟也百司倉卒凡種種蓋之焉就以立仗行皆重太率數
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且乘易
常服御馬而往非稱上意丞相拜注太常八昔吉思奏取
秘書所藏奕初圖書而國薄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
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
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此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
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奕初
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奕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
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凡宮殿

城池園囿與軍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

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為輅古禮
器誠不知其法奈何官考工殊虞之題曰必欲為之無如
曹應奉者命奕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
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
事遂已而奕初亦歸居數年為天曆二年以集賢閣學士召

天子大典文治異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

予言于朝薦為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奕
初遽以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感然孤子之在側
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
曾氏本武城人叔公之裔也據生漢末取事新室始近江左
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權若吉水宋至和中割
吉水暨永寧而曾氏占未嘗載陽舉進士錢舉八行又五世

德者自府君始以孫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以葬
貴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
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
侯三拜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御車馬不御與
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葬為左右司數
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 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留
葬為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
公精神不衰子曰葬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為東宮典寶祿
女三人婚曰鄭王李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
婚曰璽侯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
大德中某與同為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葬為工
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懇聽其
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其涼薄而嗟嘆其福祿之未

父也於時南人有為饌奉公者行炙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
燔澤不至濡何以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以上下釜皆
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審其欵頂趾加火焉公曰得無損釜
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
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為某於是嘆公之慎於用
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以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
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
以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為之銘曰
切氏之先胄赫神明族于鄆陵歷時積繁安陽之分則自鄆
至數本尚質以改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墜
不墜祖父孫子具名法從橫金拖紫異席同能宗伯啓之考
工成之壽翰林中立勝之既壽既考盛德則有有而弗宰
益以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維是固深千載不亡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庚寅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卒于官朝之大夫士來吊其臨不足卒車為殯飲殯諸京師
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為何致客之
多也踰月相歸葬于某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某府正簿周
某來告于某曰趙君之子勿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
父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日既遠矣請托銘於來
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授某而
叙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
知印轉八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留守司照磨京畿運
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
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詳珪
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尚其文雅者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

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進封德
淵郡伯夫人李氏進封德淵郡君者由曼齡貴而推恩也娶
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
鄉某里者從先坐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游京師卒能
成名以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以及於
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俯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
哀如喪其所親焉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
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惟然以相接而陽秋之
辯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
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
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
剔蠹蔽以革尤雜糞瘠土為沃壤通水作以佐民用又以其
隙為儒學新孔子廟為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

石至今存焉 國家宗廟之外別立 神御殿于佛祠會其
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又曼於董役工加於常而費首其半復
以歸諸計相於是更有官齊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
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推丞春坊卿用矣年不踰六表官不過
四品而遂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為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詢家用克承濟 冬士孰是之
使請共正直曰必御史我 法冠易其綬圭食穀食飲或謹
攸司善功計於不日以進如何不假泯以漸盡安陽之墟有
木離 昔辭而遊全歸以依其依維何或安以固利其後人
至于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鄧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弗諸程時叔氏之館初
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為僚恒用進臣薦補入學由時叔

以見予是以弗諸恒去之踰年時叔為之請曰恒欲求子誌
其父之墓而不致請也其父謙父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
無遇於用乃退而自備於家 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
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遺恒官學

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及而
恒也不及視其屬續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
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
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楊氏附子

觀銘曰

士之制行壽歸於是弗及於己又以勗子求道習禮足以殒

世神相其志克成永父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
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其事者無問其大小有
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滕騎尉
追封仙靈王君仲信守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為遂州史
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冥
控遂殊異室以宿夜半男子者將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
為人所殺流血狼籍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且事覺捕卒
斷得男子吏文致之類伏事上用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
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
父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某之既而
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諱之具言
狀殺婦而不知為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具男子得不

死二十三年在松州蘇李甲殺人而置其尸事具五十日而
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尸父將不可驗緩獄費
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尸在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
寒擊未培有大蠅籠 馬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
緩轡從蠅所之有亂石如罟者蠅投隙以入命卒墜石尸果
在而李申伏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
州吏自位在天子命更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
人 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為者天下不致刑措已
乎故誠之 事子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况其子請誌其墓
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 先平陽隰州永和縣馬步里人
大父定昂仕金為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
以負枯之亂地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居馬誠之年八
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

贈仙聖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敬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究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松之郡迎于京都史責之難期會走趨曾是岸獄遑遑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暖泉之墟藏器以注優游餘年就本斯非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三孫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字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備於水瀨見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得脫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唯蛇宛轉跳擲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三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己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鈔二百五十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入師禮之其子某與登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

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賢孝氏生三子而某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塋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未平為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師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未平綱

道園學古錄

焉繼以荒儲存歿弟率而某奉先父於城更有固安非先父之明乎乃為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公門所與遊者皆一時名公物我通天文卜筮兵法皆用德意薦教授異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入其某官早世其承事郎某官恩立查世公信以泰定丁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力可以武而以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涼城之東士厚以容馬鬣之封衣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之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德之末宜之特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十年兵事未戢民無以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時則暴棄夫天之降材矣乃屬家事於其子以教孫為已任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以為師命守誠與間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儀蓋使施教受學者無或他慮或曰子欲賢孫之速有則勿況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為教也豈有私乎且親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奉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學日進宜之心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發第歷館閣清要為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呂思誠鄉人也適在史館訪來見問以守誠曰若吾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時日以遠則事日以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以子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樞其先朔州人自諱方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為某

州管領人匠官佩金符生璵娶胡氏金亡時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為太原人諱璋君嘗以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泣然流涕曰吾獨不得以杯水洒吾先人在墓乎宜之時年十四矣立後少聞營曰大人何其感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妻孥應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基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殯所乎則具以告明日宜之經走應州物色得墓有遺骸以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共歎異期望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積致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內其執行焉有二女子方亂適父母俱出及午而飢煮豆以食及熟極饑不肯先日哺父母歸猶未食之也宜之嘗病而劇父之乃煎取古醫經讀之得其法深慮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高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瘳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兼取幸井內而負者更稍與錢米使得以為生以為常稍遠諸路官醫擇舉宜之勸曰吾儒者竟以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固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計得直賈所遺者即投之賈均請以萬金為謝不受也茶室京師先立祠堂賈墓田園門外又購旁近間田以待親戚之無以養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編書邵子擊壤集中詩以自況持已毅以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叔本劄著令劉益其婿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為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欤王氏世德未宣自朔廷應至于太原侃宜之時來言

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雖然譚光翁的閣十亭其子孫百世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負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君敬字行簡其固言者不出若其口而為書游諸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情不佞以求合無半色溫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任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況其親乎其同舍生明江朱禮佛以其親之意來求其子敬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游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比又二年始得任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濟州之長蘆病

舟中同邑晉仲謙諷者也冥同舟療之五日而卒堂無道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果其死父曰曾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求歸而以齊至哀哉銘曰

離別樞遲垂十餘年其孝之成甚苦且難得官身後棄殯道間傷其親心子所為勤我為慕銘末其能賢以慰其親俾後有傳

鄧伯其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妻其母之喪也其友虞某弔之存號而曰為子任忍棄朝夕之養十里來京師從辟御吏府誠幸大夫夫康強時勵節立身得君之祿以為養今不幸不然大抱痛終天哀哉嗚呼誰能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言也子年沈諸夫入姓田氏原兆監田人父某母某氏生若干年而夫人以疾

克終伯某甫生更存聖女適安西路儒學教授趙職君卒若
千年而夫人以存終于正殿得年五十有七寔大德八年十
月也明年某月甲子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固鄉從府君之兆
也初存嘗為某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
詩禮憚涉艱險排遣難躬教我先君以至子有立及田夫
人歸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以及當揚夫人之心蓋揚夫人
勤苦自誓終身不背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教子
率循其故亦皆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其是以知其為賢
母也又矣故為之銘曰
有賢鄰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籍彭應松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未葬
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有他子婦
也而吾大父母深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
以致乳母母曰母以已子害他人子也皆親育鞠之及長又
擇明師以成其志訓使吾得世詩書為善士於鄉吾母之教
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而後子孫眾多吾母之澤也自
吾母主吾家之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
役力粟米公上之共常裕而非僥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負約
自愛吾母給助之使得備其旨以終養善父母功於姻戚也
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志乎鄰里也不幸
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親若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
孫則不孝之大者適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為墓銘
者云叙曰彭母汪氏也貴籍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父
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松應
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浩宗源宗洵

道園學古錄

宗濟宗瀚宗浚宗漫十有一人者其孫男女則四也紹德其
曾孫男女亦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
月乙丑其卒之日也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皆其葬所也
葬之所石有銘焉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父始克達阿條榮敷柯條榮敷土德之
厚如家克繁孫子有母彭彭無盛世鮮第昆衍自母汪四子
多孫之多有支別易遠而扶疎視此其季子孫之子來
省歲時求勿替石具有詩

鄭大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恒獨居不更娶君子
以為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也前先生
之卒八日以是念之不忍亡而捕也於先樞密太師越公諱
紹為曾孫於蘇州大夫諱似道為孫蘇州大夫諱洪則孤子
也由其有子傳序為道是以重之乃告其友虞某曰子為我
誌其墓以銘謹按鄭氏世為鄞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
王清之為宋丞相追贈四代皆太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
冲之國李進士贈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遷氏
封太碩人大夫生次申中大夫實讓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
汪氏封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秘閣王管建昌軍仙
都觀察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生數歲表氏請
命有或言及長而歸之表氏大族歲時有祭朝堂表氏請
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為家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婦以敬
宗事大德戊戌月辛年二十九子璋早夭次權次琬女四
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貴餘未行葬在鄞縣桃源鄉之潘輿
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專志一原博極盡通
積實不涉凡陋與之好者欲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為之配

三五二八一

至使後愈遠而敬不衰其為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
多功臣世家惟史氏最貴理宗入在瀟湘史衛王弥遠進鄭
丞相授以經由是積恩禮義並史氏袁越公由治臨安執經
十餘年門代甲乙相次半微文獻于越乃在袁氏

鄭丞相為之哀及冊入相年益老益感遺顧人不忍舍其
孫留之左右是時賈似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格不下後
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卒無嗣獨生夫
人翰林仕於朝四選至待制長兼史事璣璣方嚮學夫人皆
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二維鄧睥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特孫子不顯車
服我其流二孰往而復居之恂二着之循二蔚其成文夫人
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二夫人久甚匹之獨當於天而
不有年歸嗟無所

高立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穉與其弟明之遊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寶
致之得為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
不治進士業穉職兄弟出懷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
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狀曰麟麟職作賦千百
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以為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
時陳策進書獻款頌常數十人無所適穉職見知時宰人
羨道職矣一夕職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
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
師事為之喜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職
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祭而為感若此惟
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子竊感而悲之為次第其

語云職母李氏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貧
顯祖時禁父天驥以文多名適周權僑家也昔者周氏以明
經取高科者叔相望樓冠受尚書有能登及得內助事親
理家益如志常遠職明夜師而無牽於愛能故能以卒業聞
子三人職明其幼祿女二人其瑋程程孫璋解田里之斗橫
山其孫愈也銘曰

有蕭方蘭門子森三子孔文察有解方華有醴不少延之誰
怨樂茲立方勿讓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璘之夫人是為
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李士奉化郡公贈開府儀同三司
若之家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公弥忠之孫婦
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師雍國忠肅公某在
相位時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名抗孫中奉大夫太府寺
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子以兄子為子諱魯中奉大夫
軍器監丞贈今人生子一人曰紹雅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
鍾愛不幸監丞府君與史令人皆即世舅氏取夫人鞠之以
適承務君生子曰晉伯成伯生女曰婉伯適忠憲侯尉溫州
路同知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
公燾公熙公點公勳公杰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世
臣宋亡廿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食享無遺嗣延祐三年夫
人相夫子醫言天台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會阮氏婿佐
州贊嚴晉伯奉夫人以往服食踰年方不效乃還郵廷祐三
年六月已酉卒葬之某處晉伯以承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
某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叙而銘之銘曰
夫人幼孤留氏為類及長而嬾遺時易代雖手貴宗弗與盛

會承夫鞠子實既瘳瘳其悅康而身不待德厚原何千
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俊之女平江路儒學
正趙君楠之妻合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妻婦也岳氏生
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宋參知政事楊
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公希得之曾外孫是
以合一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婦備素其宜其夫而得於舅
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正官平江路儒學于宜興病學正
以舟迎之至則夫人歸矣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
舅姑聞而憐之命禱曰予買地其以其年某月日還葬夫人
生以至元丁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以至治壬戌四月一日
子一人曾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誠先懼凶媿
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樂官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在朝漢士
雍 虞 蕭 伯 孫 周 氏 墓 誌 銘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為若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
于京師者玄術也玄術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余見其蹙
然而瘖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為之請
曰玄術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絲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
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
以老康叔在宋末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以
居學者賓客之獲滿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儉母必親之
教其長子敏中以儒術出其家三孫矣敏其女以嫁于都橋
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年壽七十有八年玄術

為道士遠遊者母志也母卒以正月玄術聞訃以六月將葬
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以歸者先命也墓在崇義
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瘞地今故壘而合之
也祝氏出次在康叔之志玄術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
某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子
言也予何為推之而無以慰其塔也銘曰
玄雲隨子將兩鶴列單方托土有子歸兮藏母幼兮碧山
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靈囑靈祇
兮孔阜相贊兮有道逝勿毀兮永火

頴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敏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
使部尚書諱時若之曾孫女美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
也是為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胡

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領
 倅長沙守融為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為之配封宜人有二
 子節推其長次為江西運幹謀懷相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
 仕郎舉孫次曰應孫是為德敬為德幹後德敬方弱宜當宗
 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
 推為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
 宗姻感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娶家務於捨擻之際竭營辦
 以足官適斥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而未曾踰閭
 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吳事殊為意而家
 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既老益以勤
 儉自勵撥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謀以節推遺命為將
 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為己子一門之問母子兄弟第諳如也蓋
 夫人昔聞訓于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沈溪

宗人甚眾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異國教傳
 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我冠履衣動止嚴正
 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黷藉獲效略無爭
 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
 以夫人為女為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
 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
 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謀等葬諸長安鄉四都貴蠶附葬德敬
 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為崇仁江夏巡檢既而棄官不復仕
 宗謀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
 次曰某次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雅侯既出蜀必宜人之
 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謀等求銘
 焉銘曰

貴族之肝陳氏絲與其與降升夫人世家人門寔稱寧魄于
 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
 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
 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
 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携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
 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窺身伏林間俱伏
 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姬
 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囊不死夫人曰金亡豈不死耳
 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借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嫗歸
 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
 婦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嫗求得之

即歛以瘞偶值善畫者為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
 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
 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秦
 定四年三月 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
 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
 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
 後亦未違於紀述願以屬台孫焉代易事父日就湮沒從事
 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表公幸既為之立傳矣而
 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太母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趣請刻
 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
 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
 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其感其言為叙其次而著
 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

精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歸入而程亦眉之故家各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若微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為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蓄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閩氏二子曰李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間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熾焚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懈帶病坐哀號祈天願以已壽益父夢或告已曰感爾孝念予三子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為某官介後璋文由帥司幕長將改除其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源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祁山三世矣而

道園三十

四

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祁山之原隱何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官一燧之微三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神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尚不敬共去之千古猶尚古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伯以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某叙其家世年月以銘其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點公默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寧則後嗣傷焉今鍾奧之藏深僻絕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婿來宰鄞姚伯從其夫以來見晉伯之以是為愛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亦鍾愛敢不

道園學古錄

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姚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齊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為兆以從葬於元祖札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孤之志也姚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購旁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歿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某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存亡吾妹為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為吾醫吾母之歿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廬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淪沒望其稍而立者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子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某聞其言而悲之故歷叙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博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至順三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投其妻之兄吳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歛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為詩文傳之又為作畫象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由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之其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為文表其墓今後人知為吾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為絕席引其側羣兒無敢與並齒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繼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責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夾木翰林承旨

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為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
敢以進用常秩晚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
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贊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
益為符贊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為伯
益言者柳唐佐為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陸福官取資近
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為上客留署其府為徵政院照磨調其
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侯如也徒日與彭
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為
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為古仙異人莫一得遇待為幸關承
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有意幸得見
之伯益不肖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庶奉文字承務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
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過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

不返顧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囊中金不識記數及質
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
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嗛然無間而
曾中丁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為詩簡儉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詩絕者當委身
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
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
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為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
又嘗深坐默究為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為外境無礙
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哉
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美歸坐閣
樓上書夜且半妻孥頻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附几却
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越喚楊載杜本來而懷曉嗚呼若

伯益者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歛其往哭
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為生幼女若為得所歸
弱子若為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為已事一坐皆歛
歛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充備此
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
益之所存可信已為乎是為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景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
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
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
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棄城奉 莊聖太
后湯沐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
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公授皇太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
老於四方而太師實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
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借至於王府得人為盛己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漢人諸軍軍需
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
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
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科甲
宵釋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聞戰勝狀則扶鞍立起堅鞭仰指曰天也即賜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册

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

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璵叛濟南從元帥闊端帶統兵伐之五月

而克其城璵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木泰詔取宋召公為為公辭曰新制諸侯惣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

今伯兄以經累使惣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清卿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董

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

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輝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輒

匿山谷而首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為善置通諭之然後相安始開唐來漢廷

秦家筆染壘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苦于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頌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

受諸部落及清叛之來降者時近為貴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嗚呼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

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諸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巨測公曰我 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

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營事 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

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中毒虐百姓凌暴官

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僕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

者驚起去曰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請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一年入奏

經累使臣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

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

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鈔併入益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

異其守稼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為

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統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聞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統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

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遣公入見 上望

見曰董某願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諧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

諸軍與管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

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糶事殆不可施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

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係任之民得以時耕而

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

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殫矣迺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

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必輒溢出百十

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宜
 惟無術將無大名長蘆美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
 中浮屠最高者才與心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為郡
 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
 代歸田里作遊觀之亭於故丘茅茨數椽僅僻風日讀書賦
 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教為基臣言董
 某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
 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起公為太
 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
 淮省臣有欲專辭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
 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董鑾之卧虎雖未與人人猶畏其為虎
 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
 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
 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
 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更有所憚民有
 所赴懇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
 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
 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
 黨將錮錐培克為功廷議曰我立法治財規常歲倍增而
 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
 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
 牧羊者歲常而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
 悅其得亡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
 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利無遺龜猶
 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
 真不慮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

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
 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
 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
 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
 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
 公不敢辭遂行省長官者素貴僞多教同列莫敢仰視跪
 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
 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
 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
 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
 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
 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
 程公在行省政事大弊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
 有司為盡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迺請入奏事
 大畧言波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餘目甚
 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
 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抵道王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
 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次魏公初為行臺中
 丞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桑甚當國用事龍奉方熾自近戚
 貴臣見桑為皆屏息避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
 為桑局令人風公贊已公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
 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
 軍興糧糗相備而誅責愈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
 內戢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
 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
 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

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蓋深乃撫拾臺事百端公曰與辯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葚燕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葚日誣諸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黷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諸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李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臾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讓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事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後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皇帝特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益言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日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其憐女

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齊至厚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雲寶璽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錄陞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威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實穿史館有所考訂贊問公應之無所請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尊百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備極恩慕威愴如特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窮職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未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聞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為已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

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環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摧彘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親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戮劉恚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儲蓄之資卒貢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負世相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自言也逮慶之曰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欵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為國事訓誨足以飲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特

之嗚呼蓋可謂忠學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于男八人士貞士身為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指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方文四人長適趙秘次適周傲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適待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數歷中外父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郡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華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復西北燕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印豈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慨然嘆曰大夫帖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樞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各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為丞相掾貞字吉

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道順之辯人心安有不同然若欲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與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扭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義而制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東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有小位有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其所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已而其位則不道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采擇紀載云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也以儒名家自其父兄以上多無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以材學辟湖南憲府史湖南宣慰使和尙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公取長沙有功和尙自幼時抱父兵鎮長沙及為帥頗驕肆郡有織官極細縷文采之良充貢尚服和尙輒私取之廉訪僉事李棟以職事將劾治之和尙懼使人告李棟於朝曰棟方勞強負醴陵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以直取田又遣間使怒朝責故人以事聞有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尙召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遠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棟速至即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嘗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闔天其可欺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各義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以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者雖盛氣訊鞠辨益明象色變言益錯還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惜其人矣象賢卒積官至第

六品所至嚴而能寬而有利吏民安不自然好賢者固深敬而後已者亦無間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微介吏書文為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子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勳伐德業甚盛而世有卓行奇蹟或以微遠不見書悲夫棟宇故人身佐憲

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有猶非是予不能謂棟宇也嗚呼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冤死者何限矣庸者不足論彼異

儒不自立卒自陷於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以少自振乎悲夫

祭文

祭表學士文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瞻朝越視漢河陽王公近臣專邑列府鄉士以還民或莫敢公其間不察不許師友是未聞李

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老或勉力接端諸家藏多善伴昔石渠下至琴奔亦最其暇博學洽聞瑰偉精塗人無間言

公亦自信我從章茅或接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同朝多士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我與聞或辨

或同有定無誼公泰而舒我奏竟致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勸我對我

亦喜優游自詔其果曰易春秋管輅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予言猶在耳俄以

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未萎璧府星隕伊邦之痒伊道之閔區區三深悲莫致之託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公聞之乎

不聞之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潘博士文

嗚呼惟君負奇挾剛與俗寡諧奮其雄辭遺于筆簡史編

摩歷蹟蹟階成均之來幸與子偕正道是崇邪說足排學海狂瀾浩乎靡堪慮我同舟有濟無事如何不傲百瀆攻骸奄然求隔風雲蕭蕭遺車首丘丹旆掩靈一奠寓哀莫既于懷嗚呼哀哉尚享

謝先生誄

有簡差二有京貫之有畫有章錯具質之歷時聖神誕受于天匪私匪靈以命我人孰挾其奇入遊于范執迷于微執其

徒行誦言如何辨言如訛致用則那世則孔多維謝仲直氏受簡有自以經以緯以表以裏以知存仁以通變之理相彼

炎久日想于燈檠予不辰與達于其家天遂降喪國武以厥具曰多士明昏以世湯三川流莫知其濟防不制于濟即

淪于地維哲時聞教賜我倍為不聞覆謂我狂空伐鼓以告予手弗勝被腐布食息弗與弗摩時之逝矣既莫之運命

之謫矣亦莫之噫曰予有罪有罪有罪我哭于庭苟無墜我祀日窮于天靡有旦矣川息于海靡有畔矣俟二中野曷其

歸矣帶三有躬曷其為矣有山維夷九折其蹇于陟降如釋我驚懷素冠履三履數三兮蒙三無容視莫三兮莫既既親

究其不識孰是造報學子以繁有馬有馬北首于風中道舒舒以究于心陸陳而夷梧不責矣乘稷則有風不食矣嗟不

終食齋不淑矣車重身長不復矣嗚呼哀哉木之云撥返復于土風善定命即終于所生有不取餓有不禦安乃隕矣

我志卒獲焉乎哀哉言贈河洛言索其故或建五以御或虛九以着或界或不執子之手誕未違于訪天弗遺更焉乎哀

哉服勤終遠有嘉弟子謀諡孔臧築室以祀于父母之邦神具寧止嗚呼文節亡愧於予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應制錄一

雍 虞 集 伯生

冊文

皇后附廟冊文

伏以繼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廟闕宮在邦家而有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

英宗皇后克吉刺氏純德

英皇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

孝祀之茂芬披瀝權綱成化功之簡易賢中助丕顯前聞

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

桐身椒掖晨風為歲時之即遠乃修經典式替嘉稱謹遣攝

太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莊靜懿聖皇后升

祔 英宗廟室伏惟渾灑有靈陟降在上歆于大饗於萬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祇服 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洪

休勉登大寶接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瞻登闈聿崇

稱號 皇后克吉刺氏事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令儀來相

宗事肆朕藉勞於遠外兼夙夜以憂勤勉予力濟於艱難亦

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備致典禮之常官府具宜家邦

興讓今遠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冊寶章以陰教乎內

備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求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

明宗皇帝附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

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諒欽惟

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備傳次之成言避諷歌而述出

雖身居絕域多歷於歲年而義勤率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

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閱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

俟戴髮戡定以奉迎已擇清宮做虛黃屋臣民實祐永清惠

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儀升祔誠備顯揚

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翼獻孝皇帝廟號

明宗伏冀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不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 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

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眇躬奉神器以待盈仰應恩而思

報欽惟 皇后陛下德齊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若坤儀

於天下弥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太母之瀕名極若我

家之盛典式隆差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 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

言思齊祚胤千億臣 誠歡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倚那皇明世續神武敬天亦達時時收龍所任塗善受率

土不遐有臨永錫多祿

策問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官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

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

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為註疏

立教者用之 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靡而明

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

或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

自王輔嗣之說行而古家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夫許子
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學其意所由文
義所當有異乎書有古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而為
二以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許目毛傳益行韓偓仲見
迨朱氏傳出一炳其故其有所按乎毛鄭舊說者有以論者
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駁諸陸氏始辨
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之說果亦存乎人之旨乎
劉氏權衡二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焉乎胡氏之說其
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
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
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周諸君子積
習而素和者其詳言之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蓄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若
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入故鄭渠鑿而秦
人留蜀船成而降海與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
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
成沮洳閼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早
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
詔修厥政出粟與幣分行賑貸思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
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
灌漑之利瘠土為饒不善用之則沙溢填淤澆陷嗚食茲欲
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
通之術何先使閼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儲防
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
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學

道園學古錄

廷試策問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洪祚 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鐘旌
攸指靡不率服迨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宇朕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
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 帝德王功之盛鑿然如日星
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十七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
天下晏然守其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繼承正緒夙夜祗
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禪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
道而未能也夫親、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
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今世
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階之之道乎多
方內附之眾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
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
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
朕之志也于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特親覽
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書禹湯文武之治存乎
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為天立
陵川澤之為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為人三極之道有以
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
尚雖小有損益其為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
農黃帝之所以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
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甲之神禹之疇
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依造化備矣何以

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奉
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
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為非伏羲神
農黃帝無以為道非堯舜無以為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為功
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移仗
華清意閒殿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
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明皇出游圖

盤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着
官袍去不回

端午賜大長公主

細葛迎灑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露慶壽年之方持輶陳節
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唐律式衍魯風

殺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翦裁團羅飄雪盈注
輕冰寫玉發塵毫可消時畫水絲絲宜祝壽年長清朝共慶
宮闈貴萬歲喜蒲泥紫蘭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盡木千章鐵作畫曾戀總舍雨氣潤百谷
正受川光溢犬牙對著善洲澗江散落碣石開山田何處
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臨流不度心為
惻我插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涼非難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臨臆看春色嶽嶽沙上暖應飛何處

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拙筆幽應寫汀渚殘鷺野水三百年依舊
松筠濕春雨

趙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逕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架工志如一名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愛至
平曠玩肆生縱逸母伴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蕊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慳來獻我乃回施非其所見月輪當空天清海
平神光赫然萬國永寧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暖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簪元是畫櫻桃
楊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閑見歲堂兜率有天
何異此焉巾吟偈白蓮風

陳闓畫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曾見騰驤逐鹿場馳射衝波谷獲雉故知
英氣似前王

羅漢圖

神光炯炯視容直坐展兩足千按膝雨龍還入軍持水風衣
拂着磐陀石深山海島非人間碧桃花開啼鳥聞法雲遙為
等慈起翼然飛錫無留難

韓幹馬

開元沙苑奏秋韓幹新圖恐不收天厩豈能奇骨在故知
臣甫負韓駒

曹霸下槽馬

極下長年飽，正得誰頭馬。語識踟躕主，思深重知何報。或有東封駕鼓車。

韓晉公諷土星像

倚黃雲墳土中，馴伏牛類相。從來莽揚招八風，乘天田入紫宮。命司畜錫九，鳴鳴塊梓年。屢豐。

柯博士畫朝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藪。外廷無奏事，殿閣日微風。

胡虔取水蕃部圖

駝車度碛輒三日，老馬袍沙泉水涸。東囊盛滿不辭勞，繳外天山雲子尺君不見。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猶翁阿。昆中草木感餘精，日獻醴泉甘露歌。

滕昌祐畫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死則春雨雨。餘日照沙上，有蘆香花。悵香不自獻，夢到金鑿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李章閣銘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李章閣。閣高幾之，殿觀書怡神。則恒御焉，臣奉勅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三其欽，聖性日熙。通備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穢煢。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是刻貞王垂美萬年。

其盤銘

勤制濤靜，保德勞有功。仁無敵。

茶盤銘

圓周天方，畫地揮化機。發神智。

贊

趙平直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為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而致美於形容焉。於顯之昂，如圭如璋，又曰敬慎，感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勳門將，中篤尚儒素，積學以致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

出相皇帝始為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塵事累朝，騰揚。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敷書於天下，謂之名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為清嚴似揚，館端通似季，必周微似姚，崇剛至似陸，賢至於以直掃禍。蹈後弊而不為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

古贊

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今上皇帝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古集為之贊。臣少嘗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詩曰。

肅之魯公泰山巖，剛毅直方為國之監。有言有猷，以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

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上帝眷之，俾佐天子。底定綏輯，弥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照于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曆庚子孟夏初吉，聖天子以為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從功臣爰置左右，踐敷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翰墨，書勅其上。識以寶璽，而命臣集述贊焉。

臣惟公之事 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以謀猷之
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俾 為受君體國之意其見於儀形
則未嘗不為之謹拜手而頌曰

肅 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
程風雲之數日星之明皆在

世祖最重功職 列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
必信必親於大則諸惟今趙公尚在有素既勤其躬亦衡其
慮 天子有行鞭弭索綯 天子正統義贊周旋温 其儀

佩 其色琳玉舒遲前席密勿曆階中書時清政平乃肅風
紀以贊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有容有藝有文有政 天

子萬年大世相之九叙惟歌無以尚之

吳宗帥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己於名教若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

古錄

力

於公御聚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嶽其疑
已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祠黃石者蓋有遺書之
託衣白衣者寧無辭當世之名導冲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
致長生伊者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太真人者
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贊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驪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為象
兼焉斯其為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
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始不足云我 國家肇
基朔方奄有六公千乘萬騎風焱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
百年涵煦之文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
駟而在朝樂彼超躡內而肅 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
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 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

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驪出焉蓋神駿之尤者也臨軒一
顧廓開萬里之風雲仗塞趨却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雲練
文戴龍章凡其效之生蒸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
是命善工闕形藏諸內閣而俾臣民之臣聞驪不稱其力稱
其德也今斯驪也生于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
噫一馬之善 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而不
見知見用者哉政述贊曰

房宿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之能倍玄文五聚輔賦厥
身象若有圖猶龍有神聖自是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噓雲
耀日美勅綿素對觀奇安德力具稱存乎於贊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爾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
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

古錄

皇帝聖旨皇后詔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留道一脩羅天
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爾奚自長春以青詞入謁
內廷請署 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輝封以雲錦之函羽葆
鼓吹導自葦籟歷乎宮城浮塵不揚馳道清風日和美靈
光發舒將至平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適周羽蓋雜華
霧以續紛法曲 繞旌霓而高其百官在列萬姓聚觀乃
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啾長鳴去人奉大若登其之並駕
從 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眾目瞻觀驚歎神異
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朝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
一故能深達皇衷致感玄微有如此者而道一乃曰兩宮
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響斯答其何言哉示之以事是
故玄靈錫衣羽翼有離於三皇河鳴舞首登蓬閣於九天
老臣奉詔荷初庶竭愚分而已至于明應則 上帝之所以

雍 虞 集 伯生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博典禮以彌文本闡門以成教乃瞻素王之廟尚虛元媿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遠豆出房因流風於設禮懸琴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遊若於清開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障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一幾倫吾欲廣開睢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與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光隆於尊屬肆頒異數祇協輝章公主其慈孝夙聞肅維則程重象服備赫奕於先朝見繹龜蒙適莫安於樂國爰進加於長號又增益於大名於戲詩詠懷華德亦崇於威曉易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繼丕圖國有社稷之臣實維世肖既克戡於多難宜越示於殊恩其官某既贊有謀英統無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尔父寔佐命之虎臣賜券報功明誓啓箴更累朝而弥顯識大歷之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及清宮而迎來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警師咸服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戎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域闢壯莫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并於邦家轉機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為天下之安危皆實食於王封今

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察華不敢隱其事繪圖以聞傳 旨國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橫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昔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跋見諸贊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

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

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微之感同符

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 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

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 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

哉敢再拜稽首伏贊曰

明 天子昭事上帝肅 在官齊聖無二乃睇殊庭神明所

都嘉穠瑞圖此與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

忱精綠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倬彼靈澤有

飛者羽如雲映掩載翔載舞乃占道書是為真符聖神監臨

其來舒 降休隕祉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何懸於往徽是用錫之位既勝以土田禮冠絕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嗚呼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於勲勞建太平之業而身太平之成尔母忘於將注玉昭至意式克欽承

封營郡王制

緬懷故舊之思莫如阿保爰致優崇之典俾極哀榮國有恒規朕無私惠具官基森良而愿懿温厚而老成卜以負之昔彼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以扶持嗟備若於勤勞不少留於蒼艾肆子路隊首錫襲封時巡來次於近郊秋露又濡於宿草顯茲貴其未究深衷廼命外廷更申異數於職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其英爽冰我休嘉

營郡王夫人

纂圖繼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于今日共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基出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柔稱尔温良之懿邦家官府共勳故舊之忠車服土田何愛便番之錫委頒予溘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今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其處矣今俾申之具官基自其幼時在朕潛邸襁褓共其燥濕塔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傷寒獲而未釋傍兩霧之逾深以歸等惟頌失追予續緒風雲千載之興爾親臣丘隴九原之闕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顏未究於予懷乃增時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助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以任良臣有明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以寵數光于幽潛具官基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允而藏得相從于地下疏恩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賞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由勳於獲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率懷舊德之臣披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未及縣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備整具官幹亦剛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開輿衛於藩垣治軍實於帳府自羣懷而入定內雖與贊廟謀龍朔而奉導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察徧踐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偶逢草棘之弄兵召使北還猶駐舊權而按堵不遺爰於宵

封寧朔王夫人

肝真知體之股肱又簡朕心方將柄用延致敷遺之詠寔深著文之思賢子能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貴御如終並兼封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尔子孫輔尊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朕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特增寵於禮備用齊華於圭衮具官幹亦妻鉄理至恭而端開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且鼎食之珍於戲維此朔方寔尔世家之舊蹟於上壽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賞奉不基務推茂澤廼曠廷臣之在昔膺柄用之勞俾率登章特選師典具官哈散東資謹原接物寬容始綏宿衛之

勤身寄貨象之任致身省闈蓋靡事於五朝執政廟堂首
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畫一克同協於和恭均逸外藩遠將德
意宣恩東服備著朝綬凡其登進之時奉在卓設之日久奉
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永終舉遠與遠慨秋霜在野莫
追既往之悲且日行封尚服維新之澤茲誠異敷式慰遺魂
噫遼海非遙姑遂懷鄉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下鄉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者恩
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其德而能恭勇而知禮始逢景運
當東征西伐之啟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韜之助克勤乃事竟
隕厥躬頭融不及於當時勲業勉與於後裔往稽故府宜錫
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上谷貴諸幽壤名王遂賜
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教興運之隆 母子有成人之造異
恩所洎豈曰徒然具官其儉以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子每
崇忠厚之風宜尔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以甫及再傳之後
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二王並列於戲酬其爵邑故遂舉
於雲中咨尔臣工以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以資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勳功則必有茅
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其業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
長江既賈先登之勇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遠其
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尔一
家兼茲兩府故紀勳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章皆之
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明筆昌世常益

崇忠盡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善繩美極文
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稍其方嚴而精明果毅而
詳慎卓以夤韓之胃儼然章布之風始事

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推茲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
存存政府爵為名臣嗟賢者之遺屯見子家之多難爾望之
身惟機禍幾貼於當時及長儒面質深文耻獨為於君子
暨于試定嘉尔勤勞當是統宗既蹈危而奉養至其子弟亦
見殺以成仁方圖報之在表屢引年而為說數念其微之務
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尔上公保茲東魯可俟游於館閣以
勳相於國家於戲慎乃威儀赤烏具瞻於九之俾之昭景泰

山庸作於若尔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開八制

粵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內教爰錫嘉稱悟理開八歷世勤
脩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隨起於祇園遠探風智
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真如之細實契予心紹降佛種之傳以
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通應悟佑福國師

封顯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本天成
世隆佛種者弘宣於內典爰有譽於諸方物不累心舍奉已
者二萬尸事融於理備隱居者十餘年既徇請而一來宜具
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持持騰濟慈福國師

封將山齊公和尚制

朕不慕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祥運隆

真知元源簡注實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以垂機顯
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降休行及於千年貌在
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階級恒仰寶坊萬石懸鐘
表明殊而不灼四阿承霄輻多寶以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
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贊書噫尚鑒至誠宜直朕躬之
禱益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真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始貴無為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德而
至聖不執於常名勝茲大歷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
某椒以興運褒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對即符於神會
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著道成功不居其志固輕於軒冕處
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
容朝廷而不濡其體設教獨高於梁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

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奉命宥密替襄邦國之休運脫從而
弗留每當寧而求慨猶慮人間之壽莫廢方外之游俾極崇
稱以表高致於平階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恒
佑萬年之皇祚尚紆玄覽被若寵章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緣各
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于今茲久張某淵乎授
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
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維維新噫
與天下而為公朕用敷於至意居域中而同大小毋致於異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

以脩德為治之事當進說於

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李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
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
都魯都兒達失闕譯以國語者也天曆二年天子始作奎
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孝又勅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
關繫於治教者以次奉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為
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有成書而纂書輯行會類可
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雅詳明
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敕臣集為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
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真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
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磨哲之賢者弗致於古訓故也為
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首意為敬則以
承奉疏節為忠不知古季以至於此為其君者獨何利哉今
天子以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
拘細人之愛為具臣之事而已也於序 聖心所在如天日
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納空亦承輝於日象我
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 皇后念紹隆於祖
武祈輯福於 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
教一大塔藏廣落勝緣增崇 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
通五兩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竟之慈常住
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
養體成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

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家宰蓋慎之至也

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百莫有恒則
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
李蘭奏以所領醫官忽思懸所撰醫正要以進其言曰
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
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者云
慮進書者可謂能執其龜壽以致其思愛者矣而聖心博
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中官命留守臣金界奴庀工刻梓
摹印以徧賜臣下於呼推一已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
已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為心而為
生立命者蓋如此天曆三年 月 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敏知之資臨御宇

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時播五
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叙盛
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
識不知者也而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
恒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
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
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鏡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
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右丞臣撒迪太
禧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奉章閣大李
士臣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
金製藥局以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界奴
至奉天院奉宣 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
於民也其為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為之謹慎讓治既燭以教

扎瘞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者也今 皇上日萬幾而思慮之周至於仁惠局之設可
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所以為我
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序 勅撰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大曆二年三
月作 奎章之閣備燕閑之居將以潛潛思緝熙典章延
置學士貢俾領事 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
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
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
米斷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度閣以棲圖
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

道園學古錄

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
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密有所圖回
諍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益終日
焉而聲色狗馬不執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處知
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
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
載不覆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
是閣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
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
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
能摹擬其陰漫理紫閣可畫可鐫有 勅命臣集識而攻

木製匡廓植以為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洪惟 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現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義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况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以微感於 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為古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石者以見夫理之堅確不移也今茲石表文而重質陰陽之道也華約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時近御几格豈偶然哉其于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為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謫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

天人之際寔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兩陽寒煥風是也肅又哲謀聖則有時若之休任僭豫彘蒙則有恒若之咎此感彼應閔機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辨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 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勝愧之至天曆二年十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 內殿 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 禁制於暴者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 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

石內臺殿有位於懸騎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石請刻 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 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 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漢威令赫然小人君長無有遠近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蒙難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跡天縱神武不殺智識群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成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昔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七

官雖重且重不得預况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為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今上皇帝以 武皇之親子又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 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寧與漢而傷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隋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二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

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千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治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下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陝西并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人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一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 靖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為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勅臣集書其勝而記之臣集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上達乎包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顯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于中而始生為繫之為月窟陰盡于中而復生為乾之為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與之為卦陰為主於物為風坎之為卦陽為主於

物為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及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盡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為清隨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汨汨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涇而為淵注而為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大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渾渾乎至文生焉非至和平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為臣洞天質明爽應物樂易且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為記

物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統之二年 御書閣 看雲四大字以賜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言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鑄貞末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度之九月一日 上自上都清暑遠懷來集賢大率士不刺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以書臣集伏恨草乘深懼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 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深厚惠臣民凡其報功效族推賢使能與利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勅師旅贊詞誅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于矢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

皇上天縱聖孝發自宸衷作爲此書度越前聖於殿盛哉然
而宗親戚職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山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
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群臣莫
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抃舞蹈奉 詔誦
頌詠嘆於無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以崇攝此臣全節
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己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
運行次舍周矣

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遊在東南湖江之表何
獨得此于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 皇星耀天垂光必有所注
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于是豈
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
世祖皇帝爲玄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說贊乎 列聖重熙
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爲長久願

皇季百九十二

四十九

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 恩光之所被及不於
此而何適哉開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
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 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
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
清慎篤敬以委其衆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視
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
嚴奉之意當何如哉川 吳嶽祇凡百有神依乎
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眩傲教則幽顯之道不亦交
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勅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孝
士不刺失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嘗蒙 先

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儼爲 太上老君說經之像刻沉
水之香以爲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達觀
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 皇上寵賜開 看雲四大字模
以文梓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 勅汝集其作文以
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
天不可得而知也而 聖人與天爲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
得而窺矣聖人遠矣擬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
均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
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
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爲聖不足以
盡之又有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
爲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
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

皇季百九十二

四十九

當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
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
爲天又曰爲玉玉天之類也是以禮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
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以爲未足而推之
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
知道者之所爲乎上古聖神以爲天之無言也而後所以無
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
以運行風雲雨露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爲天者
無不在是

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
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看見矣乎求
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盛服之有臨辟而益背
之可象者必有不書而喻者矣以此事夫豈非玄教之所以

為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眾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湖南相望表裏不二繼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王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殊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僧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為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于番易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廷祐年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

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為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表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街寬阜因玄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請大宗師以為番君廟仍作為官于其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鎮將軍伯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于朝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為之衣以賜勅翰林院書旨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顯神疑素文教真人于有興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諡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為故萬戶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

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身子甲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

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宜宜勅銘有勅以命臣集賢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易千數百年不能得民心者茲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未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無其後子孫敬歎蓋以國為氏番君又以吳氏與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師受知

世祖皇帝事

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父鄉相莫及位特進

號曰真人其大父又有

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祖建國建立為公於是太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做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 於赫番君 相是有歸 克渙其群
江南之東 惟番惟大 洪源盛流 彭蠡其匯
大納有容 保和以冲 含生所資 神明來宮
領三千里 中城聽治 民之來享 出入多制
神道尚幽 人道尚明 別而理之 新宮乃成
既遷既好 歲久而弊 東門有田 萬神攸萃
自堂徂基 棟宇言二 靈之洋洋 來享來安
顧瞻故鄉 孰非吾土 隨感有見 寧滯方所

相方度新 在我曾孫 曾孫孫子 思著思存
 道家之宮 以祀上帝 則具是依 易其有者
 文惠之發 人無異辭 有煒家衣
 天子錫之 神之格思 食尔舊德 勿私尔邦
 惠我四國 史臣備詞 雁牲有碑 百神敬共
 明詔在茲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延分侍衛親軍為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有城郭樓門障閣禁管治行伍應各庫庫備恭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以下將帥備裨什伯之長委精營作之署審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以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幸則以精銳從其留屯於營者三之壹其使之長率以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若武衛三歲一更將吏亦各以舊上獨教授常

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禁也天曆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灝分衛事治營中迺曰今 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志幸得備戎行少勝上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言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教學無所於在兆闕典賦此誠灝之責也時亞安方為儒使之長深然其言即以建學之事上聞 上可之迺以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建基乃堂于其燥剛觀泉審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關三台來代亞安見備侍之 備欣然相成之即日復以興役聞於其經始於至順辛未之二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復顏子曾子子思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子齋廡下作講堂齋堂庖廡垣墻門衛皆如常制凡費用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

阿禮海牙公以宰相兼衛帥降於臣等討書禮樂以佐天子之治教亦樂其有成爲度管其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入請于上帝臣集記之臣集受認謹具其事延拜稽首而言曰昔我

大相皇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

出祀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 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猶不用爪牙之士得優游於其間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擊於孟軻氏矣其言以爲未有仁而道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以其壯者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雖制梃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悌忠信之行也誠使剛強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於胸中忠信不墮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違順

皇朝李高第

之味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長則立功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敢作詩以頌之其辭

曰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惟則周禮列禮環拱中極率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武備教度新信子孫有文以爲己功衆勸其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既崇既完入告 天子天子曰咨我來多士戰爾干戈安爾報爾祖且游歌燕其在此侃 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勛爾忠貞出奮于征歸力于耕輯睦請恭 勿忽勿爭有牲有醴歲時用享觀德于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崇禋言 而者式之有仇其門來者則之犧牲之石史有列附亦不忘君子之思

黃錄齊度大難 功德碑

道園學古錄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 皇帝燕居積清撫時

康寧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踐丕承之位者若有見於羹牆迺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社錫禧式克至于今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序忠不忘予曷敢弗顧謨乎宗廟祭嘗之事有司具矣然而雲霧濛濛予何以見其降升天回日旋予何以識其往來有能爲予專志意以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遺 世皇勝惟僊極之賢克相內理然而蒼梧弗從降靈小水遺恨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繁茂豈無蕪茅之傷雲漢昭回惜有氛祲之掩觸念豪傑疾心丘山有能爲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民物一視予宙蒸蒿懷愴予猶有慨於神明幽沈抑塞詎謂可忘於臣庶有能爲予發晶耀而溥惠澤者乎皆頓首言曰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大人之聞其事甚重非臣所得

皇朝李高第

專任請去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家有黃錄齋科者上可以導列聖之宸游下可以達群生於屯昧請以是昭塞旨意之萬一 皇帝若曰俞哉庶其在茲乎時則有若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臣張嗣成親揚祖教妙斡道樞神仙演道大宗師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臣孫德道以老成敦厚之資深符真契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臣吳全節以聰明特達之器參贊化機並領玄宗共承明詔以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千衆即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錄白簡萬通啓長夜之幽局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曹摠禮神之儀物詞臣具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以惟共內府發金縢而弗吝揖拜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萃若對揚必黃閣臣鄰之重有司咸在百辟駿奔不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頤歡於上傳天之澤莫

不均被於下赫：洋、洞、燿、一時、其、幾、有、加、焉、於是、
 陳玄功於翰墨留考迹於庭除禮也謹按故事昔
 憲宗皇帝申寅之歲以建國之初方市金幣符籙之下或致
 天傷迺紆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
 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而舉今茲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
 人之心常兢於方盛之時不逸豫於未火之日用能保鴻
 圖於末固御景福於方來者此其故歟嗚呼盛矣乃頌之以
 詩曰

於稷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百度具張群公在
 位曰此人事未究文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以成天工實契
 我心長春之宮密迓帝所極備樽儀勿制常數飛章列符萬
 神並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國有常制攝牲築盛
 既充既旨陟降在庭孰是孔昭風馬雲車於焉會朝德音布

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是錫是賚下沈九泉誰復念之今振
 而興俾承生基注之八挺同戴咸喜向陽流明萬億及秬域
 中四大匪異伊同聽我詠歌以贊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賈地於
 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為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
 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方
 鳩工而留孫歿後年今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大
 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
 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
 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宮
 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于東以居奉祠之士總名
 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曹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

邑之全寧道出中門有橋於大生帝出私於此為傳作神
 象帝與其妃夫人婢主之容大潛建元
 今上皇帝即大信遣使迎大長公主于金嶽遠及國門皇
 后迎母于郊主禮神拜跪而後即其邸天子乃賜神寢名
 曰昭德殿云宮殿若千畝為屋若千楹而大弘麗足以久
 遠歲時內廷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所感得至焉有勅命
 臣集撰文勒諸碑之碑其辭曰

帝奠九土册方秩祀封嶽維五感在 天子有若宗望之
 事郊兩雲來數曾不崇朝有壇有官神師依序蒼龍首旂百
 祇祇若 天子神聖惠于民人瞻言度思昭德維新舟楫朱
 戶納陛登陸青 五組兼幣加璧礼有舉之祇益以因即祠
 不違 天子之仁坦深有恩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于來
 廟盈大亨豐碑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于

排以先農久祈我穡事我觀我稼視爾知遠爾爾爾爾自我
 畿甸相彼柔桑被于妖醜相彼玄鳥亦集于條穢之流水駕
 言來夜受弓載禱思自宋帝出其闈闕士女車徒來尸來宗
 壽大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字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兵祲弗
 驚驚驚弗嬰庶 有生以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告刻文
 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
 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廩以居兆民特方
 正位井、有序以為孫子萬世帝王之業七年大倅臣劉秉
 忠大都留守臣段占侍儀奉御臣忽都于思禮部侍郎臣趙
 秉溫言大都城隍成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
 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言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

而祠之封曰祐聖王以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
內廷至於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
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益一日而神之所佑亦厚矣
祀典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收廢者歟迺天曆二年二
月庚子 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院使言于上曰城隍神
廟 世祖皇帝時所建有禱必應煇赫彰著而廟久弊非
無以答神明之既以繼 世祖之意乎中內帑寶鈔五萬緡
以修 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董之太文以諏日弗協請俟
其吉九月中吉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勅封神曰護國保
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佑聖王死至順二年二月癸亥
以前所賜為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脩治之平章政事
臣阿禮海牙工部尚書臣若穆魯爾濟泰詔頒其事且命之
曰元正而有餘資則以賜諸朝中始恒州於是工部率其屬

以即役土木瓦石金碧丹雘既善既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
未幾而告功於是 勅史臣集製文刻石以垂示無窮臣
集拜手稽首而言曰 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力
著功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 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助而
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可以示勸於臣矣
於戲盛哉請系以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楹四周壯於天
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空奉詔慎擇吉土作廟地維以視
休殿相維與則有社有方群黎萬姓罔敢侮慢維神孔迺有
室有寢曰隊則康威怒斯凜歲時牲牢旨酒明茶無有司大
士女畢來 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兩
儀押舟參鼎祈何以安之俾佑我人 皇上至仁思保赤子
聖后念之命請靈時天高日明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昭告

成有祈有報伊古之道也財官府撤弊改移山嶽文既開
既安度其王封載加彌神來聖百和奉止享天之禮為
國之祉室家祥胤福祿萬年貽及于民生實弗也崇禎
大正之固神永有依斯皇多估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
而執干戈以備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和毅過人之
勇直亮不回之節以恭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二祖父子孫
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內為 天子之所信倚外為藩敵之所
備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禮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
所關得豈輕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
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恩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
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

連川拔營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
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在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為之主
而統之曲年生咬末納咬末納生亦納思

太祖皇帝征之思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
我師西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
魯速蠻自歸於 太宗而 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
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幾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掌勅
之事奉馬廄以供王食馬運尚累者國人謂思為哈刺故別
號其人哈刺赤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
初元討阿里下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
察卒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為句容郡王海都之族 皇

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 相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

叛王脫、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武帳亡焉土
 土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朵兒赤延於納蘭不刺
 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解搆亂應昌脫、木以兵應之
 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左候數十脫、木懼而引去遂成
 只兒瓦解六月遂大兵於秃剌河八月又敗之幹歡河得所
 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伐 詔欽察驍騎千人
 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札忽台以獻又敗寬
 赤哥等軍俘獲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
 百兩金盃盤盃各一白金鏡一梳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鷄
 一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
 以賜之且有詔曰 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
 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為民戶及隸諸王者別
 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
 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事領慶牧
 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刺赤屯田益以亡宋新
 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
 千六百隸之又賜尚方金貂裘帽玉帶青鶴近郊田二千畝
 水碓一區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
 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支備官屬六月
 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朵兒赤懷德之二十四年諸王乃
 顏叛於東滿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王獲謀者得其情
 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刺哈以離之他日勝刺哈為宴會邀二
 大將朵兒赤懷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刺哈計不得
 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王曰此東滿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
 將不可制言於比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
 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為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晝夜

之力獲秃剌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 世祖方親征聞詔王
 沿河而行盡以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鉢哥其軍萬騎擊走之
 大獲乃顏畜牧俘叛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
 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劄兀兒奉詔
 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於百塔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
 親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以率虎賁之士入
 則操刀七以事劄兀兒執虎符以進連飲親幸委任已見於當
 時 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哈刺
 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為叛王大魯哈孫所
 攻其急五月王從 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
 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
 萬戶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海
 都犯金山抵杭海嶺 皇孫普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
 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
 兵而殺之七月 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欽察水河之冰以記功今日之事
 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
 去車駕還都大宴 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
 人如土土哈吾傷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
 康廬饒舊籍孛孛為哈刺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之
 官一子以督賦而劄兀兒在宿衛亦帥其軍 扈從至於和
 林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
 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刺赤之軍數已
 盈萬足以備用 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名鶴細毒藥素
 萬匹帥其人北獵漢塔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
 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欠河

水行數日盡收其眾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
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大河又敗之擒其將字羅察
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海軍重其兒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
寶金酒器白氍毹鈔萬緡獨羊馳五冬召入朝有加賜則賜
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遷守北庭二年秋諸王
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王龍海備之噴
饋軍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王以朝上解御衣以賜又
賜黃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緡輿各一大德元年拜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
如故遷邊二月至宮德府堯年六十一是年有詔制兀兒世
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容郡王王帥師臨金山攻八
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曰蒼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
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

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為爭
起就馬王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潰散因奮師馳擊五十
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屢獲遺物阿雷河與李伯按都之軍
相遇李伯按都者海都所遣獲八隣者也阿雷之上有山甚
高字伯陣焉山高駿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寢之李伯
馬下坂多頭踏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李伯僅以身免二
年北邊諸王都哇徹二禿等請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之地
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
刃四面上奮擊盡獲其軍欽察者無幾三年入朝 上解衣
賜之慰勞優隆拜鎮國上將軍會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
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遠邊是時
武宗在濟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為先付托
甚重四年秋畔王禿麥魯魯思等犯邊王迎敵於闊客之地

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遂之踰金山乃還五
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其兵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
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
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挽於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
銳馳入其陣戈甲擊擊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下可勝計
而都哇之兵幾盡 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
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扎魯火赤禿
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
下至於諸軍咸以為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
一錦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鞍二獨峯駝四而
武皇命王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
以功薄奏 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遠圍軍事少留鎮
之七年秋入朝 上親諭之曰自知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

著周飾御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王
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
十萬貫鵝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
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
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後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
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 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遠
者吾 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
累不勝今與其子創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
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
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
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 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
兒等罷兵入朝時為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 武皇於輝麻出之海上 成宗崩計至入告 武皇曰殿下親 世祖之嫡孫以 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海都納不忽見明里帖木兒自 世祖時各為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衆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 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宣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衆備驂乘之士 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還以 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以玉帶一寶珠一海東白鶻一常御帳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 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充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飲察左衛大僕邊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世制辭以命之復有尚服衣段虎豹之賜中官加資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元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旬容郡王賜金印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玉帶一七寶束帶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鷄四豹二上曰 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其勿解差日又以 世祖所乘安車賜王 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 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 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驕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 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太后又有加賜還邊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十萬金對衣三千金玉馬鞍一 太后加賜夏衣二十鈔一十萬糧帳一寶蓋十特受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廷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戰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戰揮大斧碎其首血躡淋漓頰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服之賜二年與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亦察千之地轉殺周匝道出其境鐵門關扶又敗其大軍於札亦兒之地 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 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以賜王每見必賜坐 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德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勇惟王父子况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標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替者不暇慮勇者不及禦而已敗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勳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票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立大名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旬容郡王謚剛毅妻帖古該旬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旬容郡王謚忠定妻班倫察旬容郡王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旬容郡王謚武毅妻曰太塔你札只別其也曰兀實八里其也曰囊加行兒吉刺其也曰阿八倫兒吉刺其也曰塔倫也曰只里王女弟也皆封旬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定

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創兀
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木兒不
花武德將軍管領建康庫儲等處土土哈井哈刺赤戶計達
管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
兒武德將軍管領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地回事八曰斷
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
曰完者台曰朵兒只曰納倫曰景剌兀兒之妻察吉公主楚
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兒真也曰也先忽都嘗宗室也只
里女弟曰哈刺真塔兒真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
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燕赤不花資德大夫大司
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塔剌罕右丞相四曰撒敦榮祿
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赤哈兒蘭道少監蚤卒六曰答里
國公七曰發皮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合適失兒兒附
馬弟太忽赤魯次曰完澤合適相哥八刺王三曰納只罕適
沙藍兒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木兒王臣拜手
稽首而作銘曰維皇

太祖受天命龍旗建旂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桓奮興
伐遠攻羣方畏德既定大業以遺孫子分地有疆維絡森峙
維支之彊宗子本根執披則離軌固以存禱赫世祖大集
厥成天覆日臨無在不庭顧茲臣庶嚮焉無外天未悔禍屬
此而悖擬為暴強弄兵嬉狂弗念弗憐勞我父兄我無藏怒
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窮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
君為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寇爾累自盈萬校則
善獨欲牽孔腹社金以辱鳴箭以趨嗚箭咽壯士心折
甲齊驅千憤一快孰為叛天于茲于遠王先伐謀隨以勦
勿敢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况及闕死父子百戰從于宗

滿或技或拔我則水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用于外心服
于內來言來歸矢辭大同西羅拜稽以朝
成宗王護其來徒御不驚肅邊人同我太平桓
武皇實善將三定策駢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
帝胃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俾國有
信史句容之媿接于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
報亦殊特勅勳北郊昭示異國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二
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應制錄四 雍 張 榮 伯生

碑銘

曹南王勳德碑

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等言 陛下入正大統道法樂命
 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野速迭兒以其女從至
 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於法官一品當
 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曹大父撥徹大父也抑干父阿剌罕
 皆為大將戰功多又皆死王事軍中宜建封以第一等爵制
 曰可有司以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
 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諡忠定撥徹加贈
 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如故
 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
 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干加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諡桓毅故光祿
 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曹國公諡武定阿剌罕加贈協謀佐理功臣定遠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諡忠宣曹祖母
 塔拜祖母誠烈母脫端闕三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
 王夫人制下有勅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出家行事歲月著
 文于其神道之碑臣集受詔謹按撥徹家古札刺兒台氏
 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為之腹心
 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東征西伐無不
 如志以成高世之業者天為之生封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
 徹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為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
 左右者也又為博而赤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

蓋非篤慎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軍所向
 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涼地若功受賞

太宗皇帝即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也城壁取
 柳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抑干繼為火兒赤博兒赤博其父
 之職也以 太宗之命事濟里吉太子為番衛之長歲乙未
 關出忽都禿太子出帥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戰有功拜
 萬戶方是時察罕以 太祖所拔重臣為大將位望崇甚而
 也柳干以天下為禁軍都元帥為察罕之副統領諸翼家
 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為重兵矣於是取陝
 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請光壽大帥察罕攻
 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進
 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
 諸翼家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

世祖皇帝南伐宋 憲宗崩 世祖北還即皇帝位從至末
 黎伯顏李剌之地阿里不哥阿藍歹兒渾都海與兵為亂不
 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其所部蒙古軍擊之北至昔門禿之
 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
 十兩且百答反九襲且耳答者西域織文之最貴者也二年
 濟南帥李璣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數次老舍
 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璣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
 金虎符一銀印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黃金飾其具馬鞍轡
 一黃金塗銀飾其具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
 師圍襄陽力戰數有功論賞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九襲
 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沿江陵下至
 荆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
 其師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

吳其等戰斬之斬首七十級又與宋將祝虎戰擒虎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運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其都統丁其總制趙某來逆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八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即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伯顏丞相以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師東渡浙取越明溫台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王其道數戰皆敗之降其軍使趙其提刑趙其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首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未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 上嘉其功慰勞甚厚進拜資政大

大中書左丞仍還宣慰江東十六年六月進拜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巖爾海島之間亦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為言 天子從之賜賜下帶一金鞍一弓一矢百弓矢之服具命為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焉既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為萬戶總其軍後以功食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相福建行省右丞相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既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授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佩金虎符 武宗皇帝在位思勳舊將帥之家求其子孫之有功有能者故於也速迭兒有加眷焉命玉工刻白玉為也速迭兒所署字使以畫文書發號令於所部使知其為上所尊信者

皇慶改元賜白銀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延祐三年覃恩加昭毅大將軍李浴改元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二襲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還京師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令太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軍馬器械精備勇氣自倍丁未命為本省參知政事賜黃金五十兩玉帶一鎖鐵錐刀一帥行庚戌進為本省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賜銀印一金三珠虎符一黃金五十兩白金倍之玉帶一海東青鷹一至真定賜名馬二至新樂驛賜黃金五十兩甲一襲至慶都賜碼碯盤符一綉青絨袍一九月庚申為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賜寶飾鎗鐵棍一鎗鐵寶刀一壬申皇帝即位大明毀建元天曆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

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賜寶劍弓矢鞍轡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已卯哈刺赤輝都帖木兒阿刺帖木兒之兵軍於昌平縣東白浮村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衄總兵者或執或敗走北面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勦於朝有勦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以為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軍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辛丑賜白金五十兩中統鈔五千貫金織文衣二襲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勅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

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三月賜以只孫宴服只孫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也貴大珠以飾其肩皆磨問首服亦如之副以約赤思衣等七襲納赤思者縷皮傳金為織文者也海東青鶴二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八月賜白金五十兩金織文衣一襲十月癸卯 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傷素纒以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以為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代乞任移乞住他鎮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已已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途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快志憤以能成功也

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橫亘中原故將委忠信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為子孫計者深且遠矣 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又奮名義以致討風逆應天人而歸獲大位固歷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敵再拜稽首而為之銘詩曰

昔在太祖受命自天 聖子神孫師武用宣
世祖赫一一是萬國帝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典承國肇基延執干戈硬赤身難奪不寧方來先後奔走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竭桓殿益信以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金氣既衰宋亦滅誠兼弱攻昧我帥我督載彼淮浦其流湯二蹀血以終

備我國殲克繼父祖忠立之武入能之功 世皇是輔肅南征絕江橋城左肅旅旅馳追不庭 世皇御天於鏢如日武圍不遺務教也九干時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官所軍蒙衝載兵遊江薄海列郡風靡有順無海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闕柵兒婦熟當吾鋒斬將連營獲卒盈野運會元戎于城之下變 屠殘解重入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既定凱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以序升入朝天子龍光是承天子曰噶慈彼海裔爾相于佐帥士以濟臨涯揚給海若強靈天不慈遺承碩將星忠宣所統周人之勇留成維維終齊營梁宋故旗聞 武帳在中飽世其官又世其功今我 聖皇中興以止錫鑾在塗高騎前乘誰其將之不二之臣披馬于郊摧之為塵 聖皇賞功實至鷹馬長其鎮為國多虎額 兩軍何以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象有七昔公今王三世之祐豐碑烈功備書三王谷爾多士勸忠勿忘

高昌王世勳之碑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
皇帝若曰予有世臣帖睦兒補化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太祖皇帝寔贊強運勳在盟府各著屬籍世績令德以勸我國家至帖睦兒補化佐朕理天下為丞相為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其父參求昌大夫往上塚其伐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某頓首受 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蓋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依之樹生靈若人始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禿忽剌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輝者曰卜古可罕既壯能育其民人土田

而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
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
之子高勵的斤居和林別力斡力答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
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
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蓋環
其山以弱之乃告諸的斤曰既為婚媾將有攻於爾其與之
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
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酥碎石而棄去國中鳥獸為之
悲號後七日玉倫的斤覺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
數亡乃遷居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
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番凡居是者百七十餘
載而我

太祖皇帝能飛於胡漢當是時巴而木河而忒的斤亦都護
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
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
必那顏征罕懋力鎖澤回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啓行紀
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 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大
功亮吹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為亦都護玉古倫赤的斤斃于
馬木刺的斤嗣為亦都護將探馬赤軍萬人從

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火州斃至元三年
世祖皇帝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為亦都護海都帖木迭
兒之亂畏吾而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
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
年都哇下思巴等率兵十一萬圍火州揚言曰阿只吉奧魯
只諸王以三十萬之眾猶不能抗我而自濟濟敢以孤城嬰
吾鋒乎亦都護曰吾聞忠臣不事二王且吾生以此城為家

道國學古錄

死以此城為家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哇系失以
書射城中曰我亦 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歸我且爾祖尚
主矣爾能以女歸我則休兵不能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
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則淪胥而亡亦都護曰
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商也以
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別吉度載以肉引繩墜諸城下而與之
都哇解去其後入朝 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主曰巴
巴哈兒 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以賑其民
還鎮火州地於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實北方軍卒至大戰
力盡遂死之子紐林的斤方幼詣闕請兵北征以復父讎上
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曰不曾罕 太宗皇帝之孫
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又公主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
征大軍齊發遂留求昌焉會吐蕃脫思麻作亂詔以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赤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
明信賊用敏迹其民以安
武宗皇帝召還嗣為亦都護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西護司
之官 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為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
王傳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都亦都護之印則行諸畏吾而之
境八卜又公主薨尚主曰兀刺真阿難答安西王之女也領
兵火州復立畏吾而城地延祐五年十一月廿一日斃于二

人長曰帖哇兒補化次曰羅吉皆八卜又公主出也帖哇而
補化大德中尚公主曰朵兒只思窩闊端太子孫女也至大
中從父入備宿衛又事 皇太后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
護陞資善大夫又以資善出為驪昌等處都總帥達魯花赤
奉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合不允嗣為亦都
護高昌王至治中與喃香失王同領甘肅諸軍且治其部泰

定中召選與流微不花威順上賈奴宜請王閣不花請安王

分領襄陽中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

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以承水相留鎮湖廣時左轄

相贈而審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奪之乃更爲中救於

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

量賢異類如此天曆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

軍國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

相三月加大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述

念先生之遺意讓其弟錫吉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臣惟高昌

祖之所自由事甚神異其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

土竟偶然哉火赤哈兒的斤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

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

之報也大大世貴貴士情慎自持戶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

以近民正己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

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太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佐成雍

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壯勳爲實被拜拜系

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于西無爾民人授之鼓聲有瑞西老

非靖以挽移節征治旋就馴擾 武皇續武瞻爾節節旌

印綬仍護其屬乃摺王封在時 仁宗祈禱舒 刻章以肅

颯即永昌幕府斯建將星宵噴亦既印表華不陰 閱歷歲

時面瞻徘徊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敏以讓三命亦恭世爵

州身佩玉璽瑤瑤靖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偷肅 雖 有

察有容親 尊 允德允功 天子還歸太義攸正大夫在

行氏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家蒙

赤寫進見退思敬于無虞匪泰伊揚大夫申 明哲以孚嘯

祇有懷永昌之虛 天子有詔大夫省慕勒文載碑世勳是

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昔在哉 大崇禱寺碑

山祖皇帝膺 上天之景命承

太祖之丕基混一海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以爲

子孫萬世之成法者昭乎若天旋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

營治塔寺亦必弘偉殊勝足以登神明之瞻者附教在躬天

之所命孰能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以其慈威冥慧默相

潛佑者必有其徵矣是以 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

今上皇帝潛邸在金陵時於其暇日登鍾山而觀之見其江

山之繁迴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興嘆以爲我

祖宗德澤之涵煦以至于斯也問諸邦人父老則又以爲昔

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以來委靈茲山能相我 國家之神

化以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隨願輒應於是

皇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岩中虛下出流泉注入功德水乃

即岩中作觀音大士象容前構木橋虛容瞻禮者既而又以

為未足即詔殊舉之北得高爽之極地規置大剎宮殿樓閣
如自天降寶公之塔在峯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
如見天宮於林壑之表然後 聖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獨
諸寶公者庶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贊歎矣鐘山之傳寺
聚銅數萬斤鑄大鐘金既在 皇上以碧珠投之及鐘成
珠不壞先舒堅固宛在鑿鏡萬口驚視以為寶公之報期焉
天曆元年九月 日臣某入見內殿親詔之曰且加寶公號
曰道林具奇慧感慈應普濟寺口大崇禎寺改其勤文以
記之臣某既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
保之百靈受我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
鬼伸翼扶翕張於吾 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
皇心之汪於斯乎嗚呼 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時為民禱
崇寶用力有司具焉今崇禎之成寶在試難之日出私財

以具事而難履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
之所以顯著於禱符者也嗚呼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大江之南鐘山龍盤王氣蔚鬱神所保完於白雲明燭香時
幽靈示奉天球立以待春於秋高來遊來遊於交龍載雲
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之生聖之澤民亦望之帝
子寔來不鄙我邦庶無苦哉維聖寶公去之千歲善福其民
有引弗替 皇運勃興寶有慈知奔走先後克相厥時奕之
祠官我管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休吉金之良燄虛不移萬
石在漢 寶乃發祥以肅祥明珠不灼彰上之賜
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徘徊眷茲崇禎崇禎之宇永燬南
服 天子萬年錫我 民福

集慶路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故著

道園學古錄

靈異天監十三年示 敕武帝感其遺言塵諸鐘山極龍之阜
帝女永安公主表以浮屠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中
太宗得誌公秘藏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宮觀與之語蓋
誌公云太宗異之號寶公曰道林真覺善薩更名寺曰太平
興國賜田以食其人肥瘠中王亦相安石守金陵合諸小剎
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中更作源熙中又燬簡
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并月累至於我 國朝而規制
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守忠應請來主之神學之士來
者日滿其室

今上皇帝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災天
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 皇上感焉出金幣以為民先
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祇若 上意始忠之治寺也
時有蒲廬之澤前見奪於豪家手隸訟之累年弗決忠至讓
而此辨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信道之矣
皇上一風動之遠運雲集當者効其財策者輸其力工則致
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番歲室具其可以名書者
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
藍堂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而大佛殿
鐘樓三門未成蓋有待也歲在戊辰鑄大鐘為金數萬斤方
在治 上施寶珠投醴中鐘成其飲有曰 皇帝萬歲殊死
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明發不以灼毀萬目共觀歡歎
如一時 上方別建佛祠於寺北今賜名曰大崇禎萬壽寺
者也是年秋

皇帝歸膺大寶是為天曆元年出詔書布德澤於天下即命
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真覺善薩應普濟聖師封名曰以
禮祠之出黃金白金重幣以賜忠俾成寺之役備寺田之賦

三五二一九

賜守忠為佛海普印靈禪師住持大崇禪苑青寺兼領法寺未幾加授大中大夫以大神寺鎮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中丞趙世安傳勅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奎章閣三藏國師史部尚書王基以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大禪宗禪苑日給厚祿賜金襴伽黎衣與青鼠之裘其弟子以教紹基等凡九人賜各有差十二月一日賜設於聖恩寺乃詔學士臣基至榻前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國師以其事示臣某如此臣謹具載而言曰 上於金陵新修之事二曰龍翔集慶因 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殿觀構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陳唐宋之遺然盛燬而復興寶在今上龍飛之日景運之玄契蓋有徵焉茲二寺者鼎立乎一郡之間以同贊乎 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然臣嘗竊聞 陛下之意每不欲享福于躬而欲溥濟均惠於天下故敢述萬一而銘之銘曰

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占以字於赫 聖皇聖武之系贊于克艱神作司契皇有萬方山川幅員整厥下土徒御告勤顧瞻道林在江之汜翠蓋孔旒來狩來止道林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慕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珍以待聖作聖作孔時動而天隨龍躍以飛神師啓之神師不言而示以兆有命方新去故以燎作而新之日我聖皇乃後乃除乃基乃堂日月重明天光燦爛 皇心載欣萬佛降福凡我臣民息養以生飽飲煖嬉維壯蓋寧畏兵以革牛馬在野至於冰久樂其林暇蟻動孳殖亦遂以成靈塞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

碑

大龍翔集慶寺碑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又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為集慶寺使傳旨行御史臺大夫阿思蘭海牙命以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云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神師大訶於杭州授大中大夫主寺事設官錄之畫官為國授吏部尚書王僧家奴任董其役所廣其地為民居者悉出金購之士未瓦石丹雘金碧之需財自內出不涉經費工以備給役弗違農有司率職尤工是為鄧應御史中丞趙世安承東於內行御史中丞亦釋董阿忽都海牙相繼率其儒以莅之吏教於事民若不知材既具期以明年正月甲子之吉陞建立焉其大殿曰大覺之殿後殿曰無量壽佛之殿居僧以致道者曰禪宗海會居其帥以尊道者曰傳法正示之堂師弟子之擊鼓鐘者曰雷音之堂注法費之諸曰龍藏治食之殿曰香積鼓鐘之堂命殺之委各有其所終以垣廡闢以三門而佛音應天人之象設樓床蓋座戴飾之具華燈香樂之奉與凡所宜有者稍備以稱 上意焉賜姑蘇農田以飯其眾上在奎章閣親詔臣基製文勒石以誌之臣聞金陵之虛自秦時以善氣者嘗言有天子氣至戴金土中以填之其後若吳晉宋齊梁陳隋唐之君長據以為都會然皆瓜裂之於僅克自保下足以當王氣之盛夫孰知江山盤踞之固天地藏閔之父母積子餘年而有待於我

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歟遂飛躍之身銀見諸預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夫太陽之升麗於天光耀燦赫高

深廣教之區生成動植之類孰不受其煦燠而其六合之所
經和天者必仰推而志之天子以四海為家莫非 聖明之
所臨鑒惟 帝運之所由起天人應合之機實在於此其可
忽諸今 天子建極于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執隆望重非
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甄乎此也茲寺之成上以承
祖宗之洪庥下以廣民庶之嘉惠 聖天子之至仁大慈垂
示乎億萬斯年者於此可見矣嗚呼盛哉敬拜手稽首而述
讚曰

明明上天祚我皇國 聖祖神宗立我民極於昭 武皇懋
建不績意章脩明民用齊飭天下為公 仁廟受策治極而
圯或敦彞則乃瞻明哲是保是翼俾久而安弗返以述祝融
效靈海若率我更相吉士此維與毛吉士維何建美舊邑龍
依崇立虎立登石昔有居者不稱厥德惟我 聖皇天命攸

迪川益於波田宜於猶民田孝敬神介景福 帝命不違師
武臣力遂開明堂受天之層廟而祖饗郊而神格洽功告成
庶物蕃息于流湯 經我南服中城有宮 皇所肇迹惟時
父老載慕嗚呼雲來日臨庶我心澤 皇帝曰喜于宜汝釋
維大覺尊寶相金色常以惠慈拯汝迷溺我即我宮作祠奕
奕照汝淨月沐汝甘澤汝見大如如我來即馬寶象寶貝金
珠璧凡為汝故我施毋惜無窮無害居佛之域民庶稽首我
不知誠我願 天子聖壽萬億與佛同體住世有赤一誠報
因有求無欺

大承天護聖寺碑

惟皇上帝監觀萬方宏啓 聖神俾一假適時惟
大祖皇帝神武維揚作興 帝業世有清哲秉鏡新征與
世祖皇帝建政民極用輯大成既有九有戰兵包甲禮備樂

宣稱祇感者敦一本以端統緒有美以定分秩序有經萬世
永賴

成宗廟承法令較一我

武考受命撫軍歸績靡靡保育民物既庶既富豐稔豫大如
日方中迨至延祐至治之間重熙累洽物大而盛弗虞儉上
閭敷積惠於是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之孝皇帝德合天人之助躬脩揖遜
之節武以勘定文以宣昭忠孝密職肅應攝伏雨暘以時年
穀順成寶龜於山海波不揚嘉靖寧一利澤長父須臾交作
度越古今

列聖之仁恩神靈之景觀布瀆旁達湛澦駢臻於斯時也有
欽福錫民之志焉固皇極之道也乃託諸制作之宏祠享之
盛予以表奉先之孝予以廣濟物之慈同仁之化不亦與天

地合德矣乎天曆二年歲在己巳春 月 皇帝若曰予承

宗廟之重君臨天下夙夜兢懼思所以上繼

祖宗下安民庶者不敢少置也矧予昔在冲幼

太皇太后躬躬保持而導迪之欲報之德亦不敢少忘也稽諸

佛氏之書孝莫重於報親慈莫廣於及物而吾佛之所以陰

相我 國家者豈可量哉汝大德宗經使月曾不花中書平

章明理董阿大都留守張金界奴其為朕度地以作梵刹稱

朕心焉四月 上幸近郊觀於玉泉之陽謂侍臣曰曾阿復

嶽際隆西北大湖之浸汪洋潯潯時而東高懸山在焉勞薄

扶輿固祇園之地也使太史脉之曰吉秋八月晦五隆祥總

督府以領之鑄銀為印秋正三品以臣月曾不花領府事將

作臣阿麻球為總管赤國語達魯花赤官為之長也臣金
界奴為總管 上曰建寺而不先止其名民將因其地而隆

之其署題曰大承天護聖寺又曰寺所以嚴奉祀事而屬抵
 雜始則幾平清矣實旁近地得十頃有奇皆厚直以予之分
 賜從臣得為休沐之師侍祠而至則趨焉且命其總管府臣
 相大田以買之度其歲入以為僧食明年上受尊號收元
 至順十月上命太師臣燕帖木兒率百官詣寺所告諸后
 土之神始命大臣祭木 月 命中書右丞豆撒迪為隆祥
 總管府臣管花亦蓋以省臣重其事也二年四月十六日
 始作土功治佛殿其得古金銅之器於地中多事佛之儀物
 實有密契者至寺之前殿其釋迦燃燈彌勒文殊金剛并二
 大士之像後殿真五智如來之像西殿度金書太藏經
 皇后之所施也東殿度墨書大藏經歲庚午上所施也又
 像護法神王於西室護世天王於東室二閣在水中故東曰
 圓通有觀音大士像西曰善仁 上所仰也曰神御殿奉

大皇太后時容於中日有獻月有薦時有享器用金寶曰壽
 禧殿 上齋宮也諸宿衛之舍畢具九月 上諭臣金界奴
 曰朕之建寺非微福以私朕躬也昔者國家有佛祠之建金
 帛穀粟一出於國之經費受役比徒則民與兵官府供億並
 緣為奸非朕意也今茲役也工備其直物備其價勿使有司
 因得以重困吾民臣金界奴頓首受 詔而退鳩工以集事
 材木甍瓦丹漆設色必精必良其土宜交易得所稱事出備
 藝各奏能施無遺巧人樂效力者予趨父屬樞密儲政兩院
 臣請以所領軍就役而給錢如民則軍士亦彼惠矣從之凡
 役軍四千三百人留守臣言寺有行宮 天子之所齋也嚴
 重不敢褻請以所領軍特作而給錢如兩院之兵亦從之十
 月十五日 上覽而悅之隆祥總管府為隆祥使司扶從
 二品命太禧宗禪使臣昇火兒不花臣撒迪臣阿麻珠大司

禮臣金界奴為之使他官與次俱升又什喇別殿榑木別殿
 丈室講堂眾沙門之居會食之所碑亭并其冠冕庫廡門垣
 橋梁咸稱觀美凡規制皆屬以獻而 上親臨定焉 皇后
 出大慶禮賜白金授戶部易鈔四萬貫又割田賦之在荆襄
 者以資之二年寺大成於是百五臺上萬聖寺釋師也印持
 賜祭祿大夫司徒主教於寺有勅命臣相常臣集臣法洪臣
 惠印製文以刻諸碑臣等既同奉 詔乃相與言曰惟昔有
 國家者秘祝不私其身而思錫諸民史臣書之後世誦之今
 聖皇之心一出仁孝瑣瑣之秘祝詎可擬倫哉且其為役可
 謂大矣財出內帑而不傷於外府役以備錢而不勞於兵農
 官有專任而不煩於有司欽惟

聖上怡神穆清對時育物量運天地而一日萬幾睿知明達
 而慮周天下至若斯寺之落成也當度經始之勤治辦董正
 之任考圖政位之審其簡在帝心又有如此者豈非億萬世
 宗社生靈之福哉敕存拜稽首而獻文曰
 於并 皇祖聖神立極歷世繼承照臨維維我 聖皇孝
 思如在視民如傷博施廣愛具曰大雄等慈能仁導善闔惡
 以拔我人乃作大刹于國西刻檐屋翬翼霖雨之交金玉寶
 物算同可沙曰予有祈世不謂多飛蓋樹幢香鬘珠網聖靈
 與俱來即來享福我惠我遂我我孫我孫黎民均視同仰思
 我大母為世遠思願復之勤孫謀是貽肅肅德音邈邈今儀
 眷予瞻懷庶其來茲相彼流泉閣于水涘人神翊扶 天子
 至上嚴鐘鼎彝章樂宴喜多壽多福又多男子羣臣百工侃
 侃獻助民無勤勞乃羨充樂石刻辭頌言雖離億萬斯年
 贊于皇風

河圖仙壇之碑

今上皇帝以特進上卿吳公全節年七十用其師故開府儀
同三司神德張真君故事命肖其像使率執贊之職以明仁
殿實而寵之 賜宴於所居崇真萬壽宮近臣百官咸與大
合樂以饗盡日廼已既拜賜公坐于承慶之堂召門人弟子
而告之曰吾在髫髻志翔寥廓稍長學道弱冠從先師謁
世祖皇帝遂留不歸五十年間以 天子之命祀名山六川
東南西北輟迹咸至一遇泉石之勝輒旁皇而不可得而我
父母被寵光封鄉國高年倍老時 優詔使歸為壽而我曾
不能晨夕在側吾終身之不安者也今老矣為我圖地必吾
父母之塋是近庶體魄有所依焉則我之志也小子識之於
是命弟子歸饒而求之明年得地於安仁縣去饒國公之墓
左數百步其山曰河圖之山書以圖來公嘆曰吾昔聞諸異
人云河圖八卦也今人所傳河圖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

圖也儒家類賦其說然即卦以指視先天位數吾得金吾之
旨焉故宋江東謝公坊得其說而隱去
世祖力致之在道不食數十日而神氣益完迫授以官迺化
去吾受其書而藏之今得山曰河圖生我之兆久矣殆命作
石壇據風氣之會將以極神焉則又歎曰予平生以泯然無
間為深恥每於國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害
吉凶之先微苟有可言者未嘗敢以外臣自詭而不盡心焉
而 恩賚之厚際遇之久則有非人力所能至者矣其從子
集略待制善編知公之意錄其平生之事畧已成編會善卒
公得其書而感焉乃遺書江南以告集曰吾嘗感爾得見
國朝諸大臣及宋之遺老逮其中年公卿之重士大夫之賢
且仁者無一人吾不見焉覽觀四方逝者如水知心之友其
文可以傳者莫若清河元復初氏而云亡亦已矣矣區區之

迹他日將何所托乎人生不可期相望數千里子必為我著
仙壇之記使千載之下猶或於此乎知之則亦故人之情也
夫廼為汝第善之所錄以遺之云吳氏系出大伯為吳子之
國子孫散處其楚間多以國為氏其在番者為番君番之吳
皆宗番君矣其居安仁有龍坡居士諱岳者墓在桂溪前倉
之曾源其高大父也世居青巖山屋於礎石之上故宋咸輝
己已有泉出東楹之礎潤深之脉理直如貫繩上升梁間達
乎西楹廼生靈之光彩映日久而不壞是歲十一月七日公
生丹光盈室生七月而能言其父抱膝上因坐假寐夢神人
告之曰高仙托體君家塵中不能留也四歲能誦詩七歲其
叔父教之日記千言十歲從其兄遊乎仙巖之下慨然有遺
世之志十二學道信州路挂溪縣龍虎山天上清正一宮之
達觀堂之尊師李君宗老嘗有異徵得公而應焉臨川有

雷空山先生者隱居種湖之上深明易老以其所學著為成
書公往師焉他從學者莫之能及也李君避舍延至雷先生
而公得以專受其業雖沐浴不出每得新瓜果之屬必即以
歸獻其親無有曠闕十六度為道士於其傳系則居何君恩
祭之吹 國朝初得江南嗣漢二十六代張天師宗演入朝
張公留孫在行奉 勅留孫近始賜名上賜其後位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玄教大宗師者也至元十四年作崇真宮以居
之二十四年開府徵公至京師公辭其親別龍城居之墓新
墓田之舍以行是年得入見二十六年奉 詔祠南嶽二十
八年奉 詔從開府備祠檄演諸山川二十九年賜崇真宮
於浙西公奉 詔宣諭江浙行省三十一年
成宗皇帝自朔方還葉大統公從開府率其屬北迎召見賜
公古璫玉螭螭之環一有旨設醮于上都 壽寧宮五晝夜

公專王章奏 特勅命公每歲待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
衣服屨履著為令元貞元年制授公冲素崇道法師南嶽提
點二年奉詔祠中嶽維濟南嶽南海大德元年奉詔祠后土
西嶽河濱行濟二年 制授冲素崇道玄德法師大都崇真
萬壽宮提點三年大上清正一宮災公奉 旨與近侍馳騁
命江浙省臣更作之公請與宮之人各以私財佐有司之不
及四年 命有司作三清殿及觀門廊廡于崇真宮設醮慶
成 上齋而臨幸賜 開府及公黃金白金重幣有差五年
公奉 旨召嗣漢三十八代張天師與有過揚州為守臣橋
早兩至 京師為春刺罕丞相哈刺孫王禧早又兩八年
公父母年皆七十奉 旨降 御香于江南諸名山 賜對
衣尚尊為其親壽于齊老之堂九年作崇真觀于安仁縣賜
名曰高壽崇真觀十年 制授公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

點十一年

武宗皇帝自朔方歸秦大統 制授公女教嗣師總攝江淮
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鑄銀為印曰玄
教嗣師之印視二品封其父克已翰林學士中順大夫至大
元年以歲數禁民間酒持 粉光祿寺日有賜尊 上賜公
七寶金冠織金文之衣為朝真之服
仁宗皇帝在 東宮所賜冠與衣貴重華異如 上所賜公
從 駕至中都中秋 錫宴 上顧其冠衣華異賜黑貂二
百以為衣纈金文之錦以為標二年制授公弟子真文家元
成文正中和真人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銀印視二
品三年公奉聖旨設醮于龍虎閣皂白曲三山 制贈公大
父鑑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追封饒國公諡文靖祖妣陳
氏封饒國夫人父翰林學士克已加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饒

國公母舒氏饒國太夫人仍賜對衣上尊有 旨命公奉
贊書歸鄉祭其親因命設醮于安仁縣之崇真觀以慶成皇
慶元年

仁宗皇帝命設大醮于大都南城長春宮公奉 旨投金龍
玉簡于嵩山嶺嶺是年 勅翰林學士元明善備龍虎山志
者序進入改賜崇真觀額為崇文宮延祐元年公奉 旨設
醮于龍虎閣皂白曲三山因請歸慶其父母八十之壽對衣
尚尊之賜如初是年傳 旨江浙行省促公還 朝 制授
公弟子毛穎達正德弘仁靜一真人嗣掌通甲之祠事 賜
銀印視二品四年有旨名其鄉曰榮祿鄉里曰具慶里降聖
書護其家六年鑄國公之計至上京集賢以聞 勅翰林侍
讀學士元明善著碑文翰林學士承 旨趙孟頫書于 太
子庶事郭曾發額給傳奔喪十一月太夫人歿十二月葬父

母于其縣崇德鄉之山田作明成觀以奉祀明年 召還京
師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二月開府張公觀化于大都崇
真宮 上聞有旨歸其喪於龍虎山百官送諸上東門外所
過有司治辦舟車祭遣公請歸職喪不許命弟子崇玄冲道
明復真人陳日新薛玄義奉役還二年 制授公特進上卿
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
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女教大宗師三章一一品銀印一總
攝道教事二品銀印一并授之 勅省臺百司諭以傳宗之
事而大議其教用開府之志作東嶽仁聖宮於齊化門外重
脩太一延福宮三年太上清宮又受公率其屬更作之奉定
元年春長春掌教具入闕 上用公薦以汴梁朝元宮孫公
鑾道主之二年公奉 旨設大醮于長春宮又設大醮于崇
真宮護教之詔如故事 制贈饒國公光祿大夫大司徒諡

文康三年奉旨設廟于龍虎關皇句曲三山奉勅華開府張公于南山之月橋依仁靖觀以奉祀四年改造開府所建殿以真履官天曆改元冬公還自上海明年北迎

明宗皇帝謁見之次賜對衣上尊及歸天所護教之詔如故事追封故開府張公曰神德真君勅改仁靖觀為神德宮至順二年公進宋儒陸文安公九淵語錄世罕知陸氏之學是以進之有旨設廟于長春宮公告老請以弟子夏文深嗣玄教詔留公三年有旨設普天大觀于長春宮又設

大觀于崇真宮元統元年今上皇帝即位護教之詔如故事仍改至元之元年京師早公奉勅禱之兩冬無雪公奉勅禱之雪三年公重建

饒州芝山文惠觀於永平門外遷番君之神以居之四年與神德宮明成親皆被重書之賜五年歲內田有嘉穡就政

請公禱之三日盡除而仙壇之成則在六年矣皇元初有中原五嶽之四在天子封內既得宋而後南嶽之神符而禮焉是以

世祖特命開府張公領其祠至是為諸公矣長沙有故宋相趙信公葵之子淇博學多識尤好神仙金丹之事有宣春李

先生簡易者故王溪李觀諸孫過異人得丹道蓋以為遇劉海蟾而得之與每師問焉未盡其旨而李先生化去後遇之玉山道中始得其說既內附命為湖南官慰使師欲果官行其道憂患多故不能如其志公為

天子使南嶽道過長沙趙公見而敬焉曰神氣冲爽而有福德可以受吾道運於香室出其書以授之則皆海蟾王李侯之秘云世祖嘗曰天子當禮五嶽而朕年高不能往每遠近臣忠

信而識察者分道祠獄瀆后土戒之曰神明之使馬不至臨汗則善矣蓋歸而問其所聞見人物道望風俗美惡歲事豐凶州縣得失莫不參伍以周知疎遠之迹焉公之連歲被命而出每辨以為臣不足以為當大事之重上曰敬慎通敏誰如卿者遂行他日

成宗遣使遺使還顧問如世祖故事曰卿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

廉華平易無為而民以安靖上曰五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公使過浙西時故翰林學士閣公復為按察使老成文學譽望甚重公時才踰弱冠議論明正閣公客之不敢忽也後閣公居翰林益加重焉

成宗既崩仁宗皇帝在懷孟未至而閣公典詔令有狂士危言以訐閣公事閭測公力言諸李韓公孟

仁宗意解又武皇即位遂以平章政事歸老高唐如世祖特命王鹿菴警故事朝廷得敬大臣之體不以口語傷賢者則公深有以維持之也故翰林學士吳公登始用重忠

宣公士選薦於朝自布衣拜翰林應奉召至不拜去後又召為國子監丞并司業與時宰論不合又去公略於集賢

貴人曰吳先生大儒天下士聽其去非朝廷美事集賢貴人聽公言超奏吳公為直學士吳公雖不赴而天下聽之至元

大德之間重慶吳公為直學士吳公雖不赴而天下聽之至元契焉至於學問典故從容裨補有人所不能知而外庭之君子魏冠襲衣以論唐虞之治無南北皆主於公矣若何公崇祖張公思立王公毅高公昉賈公鈞郝公景文李公孟趙公

世延曹公鼎新教公備王公約王公士庶韓公從益諸執政
 多所諮詢公復姚公燾盧公摯王公構陳公徽劉公敏中
 高公克恭程公鉅夫趙公孟淵張公伯純郭公貫元公明善
 袁公補鄧公文原張公養浩李公道源商公琦曹公元荆王
 公都中諸君子雅相友善交游之賢蓋不得盡紀也唐則善
 良惟恐不及憂患乘落惟恐不盡其推轂之力至於死生患
 難經理喪具不以思慮冥心則尤公之所長也公博覽群書
 備察群藝而於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嘗作環菴之堂畫先
 天詣圖于壁以玩心神明有詩曰要知顏子如愚與正居
 皇未畫前其所造蓋如此故其述作光明痛快足以見太平
 之盛而深存忠厚於人倫有所感發自切至老尤好吟詠皆
 出其天性之自然而來有所勉強尤識為政大體是以開府
 每與廷臣議論又奏對上前及於儒者之事必曰臣留孫之

弟子具全節深知儒學可備顧問是以
 武宗 仁宗之世嘗欲使返初服而置諸輔弼焉道家醜設
 之事是其職掌故於科教之方無所遺闕香火之費無所簡
 吝然而 朝廷耗費過重則每曰事天以實不以文阻災在
 於脩德而禱祈特其一事尔全真之教叙其祖傳有所謂玄
 風慶會錄者大德中嘗使人譯之而莫達其意有 旨命公
 論定公曰丘真人之所以告

太祖皇帝者其大槩不過以取天下之要在乎不殺治天下
 之要在乎任賢脩身之要在乎清心寡欲煉神致虛則與天
 地相為長久矣譯者如其言奏之上天感悅不惟立公之心
 事明白而
 太祖皇帝聖學之淵微亦從可窺其萬一是以君子深有感
 於公之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漿體粥僅足以

延息涕泗滂沱繼以血劍喪葬之後力之所得為者無不盡
 其力焉山田之域伐石江漢中為洞穴掘泉下錮深廣高厚
 葬之日郡守王公都中親助其事送葬者連數部車馬畢至
 時方寒雨澤淅淅遂一夕北風結凍堅冰在地行者無苦人
 以為孝思所感也明成戰有若存關者以致其嚴化之意方
 外之士感其孝思知慎其親之存殺自此始矣其重開府也
 先意承志周思廣慮所以事 朝廷尚道教無絲毫有所違
 佛開府秦然委之而不疑確然信之而不惑所以能有方於
 聖世者非惟運數則然而其誠心相孚亦有以致之也其葬
 開府於南山也雖信撫三郡守將以其官屬會葬江南諸名
 山之王者皆來竣事伐石題名而退擇卜之慎營繕之勞工
 力之博賓客之盛東南數十年間未有能彷彿其萬一者公
 之盡力於其師與所以奉其親無二矣文之作南山諸詩况

鮮矣慕識者讀而感焉東南道教之事大體已定於開府之
 世而艱難險阻不無時見於所遭禪補扶持爾繼其闕使夫
 羽衣黃冠之士得安其食飲於山林之間而不知公之心力
 之聲多矣公之宗系別居於達觀堂者尊顯獨隆於他支封
 真人者凡數十人奉被
 聖書主宮觀者尤不可勝紀其姓名別有述公平生畫像之
 贊及大父母父母與其身之所奉被贊書及諸堂室記頌皆
 一時名筆別類為書曰天爵堂類編并其所為詩文曰看雲
 錄者通若干卷集賢直學士揭傒斯奉 旨作序以傳于世
 皇上即位之初親御翰墨書閣閣看雲四大字題曰賜皇上
 卿識以明仁致寶 勅御史中丞馬祖常太常歐陽玄為之
 贊至元六年九月初一日大駕自上都還次懷來燕坐隆殿
 集賢大學士不吝失利等以上卿之言入奏曰御書四大字

於公之言也公之執親喪也自奔喪至家水漿體粥僅足以

臣全節劾刻諸磐石又模勒于文枿為四尊於堂以黃金周以雲龍之飾以其二賜崇文宮閣而度之請錫名曰龍章寶閣又以其賜蓬觀堂 先朝首賜王璞命攻上之工模太上說經之像刻數年而後成請以歸之遠觀閣而祠之請錫名曰玉像之閣而德者一榜揭諸其上矣有 勅命臣某為之記而文惠觀河圖仙壇并命臣某銘之臣某先已記仙壇之記如右請再拜稽首奉 詔而為之者銘曰

巖乎茲山厥名河圖地開天闢孰先始初則圖示卦庶聖歷述山藏無聞傳者周易易老之通同原殊宗或隱或彰闕在道寧有崇舟丘像壇是作玄契夙符龜筮從若門人弟子作之三年天子致問有貴其圖清靜佐理啓自神德維帝外臣歷世無數在今宗師有為有文孝親敬師致忠於君寵光道家元代漢古白髮蒼顏長侍帝所遺老故臣沛然從游紀德論交金石不渝量弘智周用世何有却而不居有相其道天子聖明昭憲老成龍章鳳書玉質金聲有懷故鄉有棟有宇神明攸居山木聳雲成德孔容象其粹冲幸嚴敬共以報顯融有嘉豐草吻吻鳴鹿天降甘露灌漉神穀維昔廣成宅乎空同千歲不衰穆其清風肅肅吾壇圖方平直許攜參兩備仰有則脩名度方天子命之刻詞孔貞來者敬之

靈應神虛通妙真君王侍宸記

至順三年夏樂安縣尹蒲君以書來告曰在延祐庚申汝等同知南豐州事六月州境大旱請諸山川神應州人言有侍宸王君祠在神龜岡所謂妙靈觀夫州數里侍宸宋徽宗時歸而沒於其鄉其神至今有靈異蓋禱諸汝霖以雨為己任親往禱焉既得下乞靈水於缶登舟以還有流埃浮水而來若紅光赫然雲氣隨之州吏以器迎之即就器端不動及州門兩聖降至公署而大作是歲餘明年又旱吏民以汝霖前禱之應也該汝霖仍從其應如去歲又禱於是歲州之父老來告曰侍宸之恩不可不報生有道術著於時歿又慮澤及其民宜日 朝廷有以表異之南豐下州也而不破于郡得專達行者乃以侍宸事為文書上之既聞於 朝事下太常博士議曰若故宋時已封冲虛通妙真人宜加賜靈惠易真人曰真君是時有臨川道士唐樂真以法術承應 內廷是年以侍宸教法禱雨京師有應集賢院亦上其事故 朝廷知之而得封其神也 命既下而汝霖等製錦於樂安去南豐三百里而近增封之 命至斯所以優 上賜而修民心猶汝霖之貴也公在大史幸為書其事於石汝霖以鄉人請私為稜臨川州江志宣和間有南豐人王文卿字子道號冲和子生有異質嘗為詩告其父有方外之志父歿辭母遠遊渡揚子江既濟行野澤中雨暝迷路見若有燈火者就之有老嫗為伴嫗者得文書數卷奉火讀之雨霽火絕天且明乃在大樹下無逆旅也其書蓋致雷電役鬼神之說云以是濟人甚眾名聞江湖間當是時徽宗崇尚道教嘗夢得神人以形求之得侍宸焉賜見大稱旨祥大素大夫疑神殿校籍其官道君別置道教官也大夫校籍位已尊矣賜其父事事郎封其母曰宜人京城有狐為妖人為立孤王朝律此又有

妖蓋黑煙也奉詔之佩雖皆雷聲死將有事於明堂而雨不止君待之立誓有符符請并金門羽客自較符并侍宸賜號神虛通妙先生淮南北以無事告上受麥以告侍宸遂大雪寒熱賜金帛不受盜起山東徒黨號巨萬郡縣不能制禁暴甚各見便殿上以為言對曰當以神力助討他日獻捷者言天大雷電賊乃潰而道君遂歸功於侍宸矣而侍宸實預知天數數二以脩政疎兵為請不暇聽其說乞身歸田里求去不得一日拂袖還南嶺果俄末南渡紹興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為酒食召鄉里飲別書頌滿然而遊既險幸棺而葬之甚輕蓋尸解云神龜岡其墓也其靈異之事相傳不絕侍宸殺而能福其鄉之民蒲君去他官不忘其舊氏嘗受侍宸之賜其仁惠皆可錄故書之使邦人有所考焉手既為前南豐陸蜀人蒲汝霖著侍宸王真君碑後六年為至元庚辰十月上清外史薛玄卿以書

來告曰有番禺胡道玄先生人間所謂神霄野客者也得侍宸之真傳年二十餘道行閑陝荆襄江漢淮海閩浙之間當己巳庚午之旱旬日之中郡縣爭致之所歷或一日或二日嘻笑於罵雷雨隨至官吏畏而民愛之環四五百里之間所至無不應者至於妖怪之作劫治如法人以為神遇異人於武甯大頂天柱峯得修仙之道瀟游名山洞府而歸江東西之間從達頭金公遊甚相勸許他人莫之測也於是叔欽神異之迹將求各地以歸隱是以錫降丘君於華蓋之上道過黃茅之岡故使予得見焉既見則為余言曰神龜岡碑所載事有未備者請述之云告侍宸自南嶺辭親而至楊子也所遇而得書者火師也火師者蓋上古神人而世傳為汪氏子華者蓋其化現爾其留侍宸之言有曰吾身一天地天地一陰陽操其機者在我而已子當以是應玄微佐明王吾侍子於神霄之上矣侍宸退而修諸其

御軍峯之陽所坐磐石猶在及事道君皇帝位至侍宸道官之舊實與文官侍從等其後之遷中虛人大賜金方符使叩以入禁衛加贈其父曰承議郎母曰令人宮中人多病者上以問侍宸侍宸曰此有物怪爾當効之坐未退大忽晦冥雷電交作頃之宵一白龍甚大震死矣病者皆起揚州守臣以告侍宸兩不應道君以問侍宸對曰下民多罪上帝震怒水不可得道君強之侍宸曰無已惟黃河水可借三尺耳數日揚州使至奏得兩皆泥濘計其時乃奉對之日也侍宸既以問神神為奏不見聽而還上思之甚其像而親為之贊既居鄉二里無水旱疫廟妖怪之事千百里間雖亂離而帖然高宗定都江南將二十餘年聞侍宸猶在命守臣物色之有詔曰物王支卿先朝高士退隱林泉枕石漱流多歷存戰兵戈之後香不聞音朕甚思之其出山一來以副虛佇又教守臣以禮津發辭以老病不復至

闕使人畫其像以進亦親題贊出人多傳之歿後侍宸之祠孫以貧從商人入蜀親見侍宸於道中弗識也執手泣辭多所傳授曰明日破紅其觀中可相尋也明日至其觀俯然無人一高堂中有畫像則侍宸之祠也始知其所遺傳授者乃其天父也又明日又賜之以幅紙與之曰此孫至家上官賜以吾書其授之妙濟瘡告上官上官弗信出其書視之上官識其手蹟號慟作地盡以較之際遇寧宗朝法亦大顯賜號妙濟先生名嗣文蓋妙濟初年不其識字嗣文亦侍宸江蘇所命也又有陸守堅者亦酷好道見侍宸於黃城山而盡得神祕濟東南侍祈効治其神性有過於侍宸者游江西入閩過神龜岡乃知侍宸為數十年前人云昔侍宸在汴京居宮觀最為黃冠者多誦事權貴以自衛惡之故多不得其說其在御既老而得其傳者則新城高子明授之臨江徐次季以次至金溪聶天錫其後傳其傳

而最顯者曰臨川譚慎真云人不取稱其徒謂之譚五雷內
附後譚君猶在浮沉人間際顯莫測廬陵有羅虛舟者故宋時
名士澗谷先生之諸孫也得五雷之傳甚有符契然譚君刻侍
宸之戒曰每傳不過一二人若廣傳之則速死是以羅之弟子
雖多而自以為得之者惟蕭主簿兩軒其後則有周司令立禮
兩人而已周與子有姻聯然終日言之未嘗及此蕭君清文雅
季中羅憂患甚通至理泊然無所累其心子敬愛之而亦未
嘗言及之也周之說惟授之其子游其門者或得或不得予不
知也蕭君儒者擇人至謹而人亦不知其有此道獨傳之道玄
胡君一人而已神異之事已見於前其客於子者頃分三層一
劍自隨練衣短裙危坐終日風雲極寒之夜燈火不繼而溫煦
滿室目神炯然神觀洞徹縱橫自在物外無拘而剛介不可犯
也此亦真修仙者乎有侍宸手書詩一首蓋譚羅相傳之符契
也且曰吾將隱矣當求人而付之必也飛行若水霜立志如鐵
石骨次如水月氣象如陽春又雖生尊貴之家而世有陰德李
平清靜之門而身有權力者則以授之果爾其亦難得也或羅
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魏虞集

供醮文

水陸會功德山

我國家

聖三相承深仁厚澤波於人心累洽重熙多歷年所

公上皇帝濟世文明纂承大業好生之德已洋溢於萬方泰

己之誠思貫通乎上下海嶼春育無間幽明兩順風調大同

遠迹 聖恩盛大茂以加矣而萬幾之密猶垂念於隱微

九有之師或未該乎冥靈勝脩法會式察淵衷乃脩水陸冥

陽大齋于萬壽寺自二月一日啓建七日滿散兼法寶之威

光成全心之願力穡蓋香華種二妙饌齋儀梵唄一一圓成

凡我佛子音自多生歷酬定業或以刀兵水火或以疾難飢

荒沉迷五濁之惡塗未返一真之本性遇良因於今日得勝

妙之現前渴饑並獲於清源苦惱悉超於極樂來生佛二祇

奉明時即向善提增崇

聖壽臣等迺稽首而作偽曰

聖上運大慈憫諸有情等作此大勝會供養佛法僧身識妙

謹華諸大阿羅漢畢支迦五明金剛大威德護法諸龍天凡

在虛空界敬禮等無一開闢諸方隅光明悉照耀迺至諸明

哲往昔善持世四生及六道凡在苦趣者悉皆承佛力來赴

於道場心花得發明諸識轉為智一切現苦業消滅無復續

魏二大功德皆由 聖心起我聞昔有人積實如須彌持施

得福多恒河沙難喻我皇勝妙因福報不思議現彼施賢者

千萬不及一我等佛子衆各生慚愧感稽首贊吾

皇聖壽千萬歲與佛共慈久

水陸會緣起文

原夫一靈因妙本不昧於昏迷歷劫無明遠有倫於流轉我

佛興大憫念開方便門譬彼宵征遠道其行荆棘之林我以

慧炬照之則前進無殊於白晝又如往濟大川忽遇風濤之

險我以慈航渡之則安行無異於陸途施平等於無方卷

揀度嗟幽沉之有苦九切哀矜於足日連感定業而生悲觀

音化面燃而啓教十方諸佛共弘應供之名六道四生亦羅

善提之海大士仰承於佛勸道場肇建於當年孤峯拔雲海

之空明白日映江潭之澄澈神靈交會凡聖混融分八位上

下之殊作萬劫圓通之施傳流既久證驗尤多我

今上皇帝與佛同心如天之覆念生成之類已在於鈞陶而

冥運之蹤尚迷於出沒鑿鑿人天之意大脩水陸之儀爰命

國師俾提法要迺以三月一日於大都萬壽寺脩建水陸無

邊法會七晝夜上資善逝之恩惠下拯孤寡之陰昧香積普

重於世界盡斷惡緣妙蓮應現於池中悉離苦網咸來佛會

共沐 帝恩前達極樂之鄉不殊輪迴之境共報 聖明君

乃說偈以贊曰

一切衆生皆具佛性如摩尼珠五色隨映如何累劫業識相

因無明展轉生死根塵我佛慈悲施方便力如大醫王救彼

痼疾餓者令飽渴者與漿幽闇與明熱惱與涼况爾六道諸

苦隨業不藉佛恩何由自樂 聖皇在上運大仁心樹旃慧

幢立功德林作此道場期七晝夜平等無碍均一高下光明

圓滿如佛現前孤幽沉寢權喜慶寔如是勝因增崇聖壽億

千萬年堅固悠久

建國雕建壇青詞

荷天洪休膺國大統肇惟元祀未若明禮殊庭修秘祝之嚴

肅拜候景光之集伏願環紫壇之納階闕黃道於叢霄天極
旋樞日星炳耀若祇薦社川岳闡瓊用期泰定之民均被豐
成之賜

朝詞

聖祚在躬肇啓乾元之歲道官修禮丕昭答貺之誠禱以再
三鑒茲精一伏願乾元統御坤道順承時對春陽導本支之
啓達紀增神策保宗社之尊安遂以生成均陶動植

三清

荷天地之供休晉承繼序奉祖宗之成憲思究彌綸期敬達
於舟誠惟謹資於玄教肅將齋潔用極依歸伏願慶衍中朝
仁儲大本休明佑啓百神受戒以安寧福祿延供萬世奉天
而長久

昊天

入膺不緒有命自天載省眇躬無疆惟恤啓淵衷之至寶感
真期於大虛伏念比屬盛時俄愷堅冰之辯永懷護德不忘
曠日之初心適正詔以廓清期與民而寧一用發憂兢之慮
悉紓對越之恭伏願乾御陽剛坤成地道祖宗陟降同保佑
於高明家國治平丕顯承寧於悠久

右土

集基命於眇冲始建初元之紀覽幅員之廣表益思大業之
興祗若寶圖誕敷金籙伏願玄功有造至德無爲道致謹於
順承協成泰定物資生於厚載亦合乾剛

醮星祝文

太陽

赫二太陽秉陽之精照臨天下達我皇明克慎克執承底隆平

太歲

翼二倉龍集于羅維紀綱百神運行四時相我君道壽我邦祺

歲后

於赫歲陽配于陰宮承于大君內治之宗以生以成登我歲功

金星

奕二長庚煌二啓明主我兵事宜順其經弗替弗感邦家以寧

大陰

明二大陰配陽麗天主國之刑勿感其露以順以寧予以永年

室宿

惟乾之維是爲營室炳耀定中景命有明廣開天門相我無極

天剛

龍角在田帝車所持聖人之生次舍在斯攝提衆星萬壽是基

病符

歲德所紀主病有符視其夜祥傍射在隅於赫命靈其祛除

大耗

歲有耗神耗之大者集于乾隅衝照辰舍乃謹祛除勿害純擬

土星

煌二鎮星位于中宮行地無疆承天之功用集嘉福於乾是宗

小吉

鷄首之舍月后所臨東井洋二景耀昭森扶我元靈萬福來歛

喪門

左挾丁符右接坤隅執敢啓門當我言居祈祿不祥以寧皇輿

金星

太白之精其神孔武憶我南西北執執執禦宜欽其苦勿間多祐

旨作醮星文

九月十四日高昌王大夫傳

元辰天罡

於惟聖皇受命于夫斗車提綱龍見天田萬物振羨威信是宣以介景福樂口萬年

羅睺

赫二有威惟天之首日月之行交道雖離垢兮照臨皇命先復克相有道大子萬壽

室宿

災二營室天之女宮以藏以息肅二雖二乃瞻元台惟茲定從錫福未央如定方中

小吉元辰

位南以西爰即于坤東井洋二有泚其源肅二中宮景命在垣元吉之福既昌以蕃

太陽

赫二太陽曰躋于乾順德維坤承暉弗低躬允播和若存存暗萬福承臨與天齊年

參宿

載瞻參墟明星煌二乃占其書孝謹心良肅二中宮景命溥將纏于聖明既壽永昌

太充元辰

有嚴太衝維震之宮青陽載熙木德乃通時維聖子景公命是逢導之太和被之仁風

太陽

日之行天至尊以光誰其承之維青之陽輝二煌二繼照四方星輝月輪永保無疆

斗宿

斗為天機日月羅芒酌量政事發進賢良於維聖子元台是當錫福自天厥二樂康

太陽

東望扶桑赫乎九芒下破萬物麗天為章東賓西饒靡朝敢忘錫我景福於昭輝煌

太白

前將金行司天之刑順軌出入厥有常經掠於軒轅占者以告敬恭用修皇福來報

軒轅

繫二軒轅黃龍之體為于內廷占者所紀長庚來于非順之軌載恭載敬轉作多祉

太陰

占家于坎受陽以光配於大明流輝四方天清地寧軌道有常介我景福萬壽無疆

太歲

歲維昭陽辰在協洽神君所臨萬靈來合皇三景林奉德來法我將我享嘉佑斯咨

白虎

於荒眈二為允之神為素為刑二之助嬰迎祭于西為禮祀殷神其食之介福來臻

太耗

滿庭之過神則害兮從而虛之孰可賴兮占歲之行厥有恒折尚易其齋豐我多報

迎神

肅肅三靈室三光下臨宜酒牲牢嘉幣支金肅將祀事罔敢不欽赫三洋二神其來歆

送神

靈其有享神具來格其祥如雲其近如日嘉禮告成景既秩

秩相我寶於萬千億

醮星祝文

迎神

肅三清聖曆象是司維有神維土有祇爰繫牲幣以禱以祈歲祀奉迎靈其鑒之

太陽

出乎賜谷升乎搏桑麗于中天照臨下方愛而煥煦畏而蒼涼歲暉有倚降福穰二

太歲

煌三明堂歲君攸居位于鵠首殿乎坤闈東井洋洋土德之基錫我嘉福順我禱祈

歲后

歲德至尊歲后配之黃裳元吉象服是宜理其內教以佐無為

為心園有禱卻除病苗

勝光

陰之始生實自於午於卦為姤柔順斯主皇有懿威元履麗焉是用禱祠惠我安痊

土星

中黃正炁維土之神二氣上騰煌二向晨元辰有宮其光來燭鑿于威邱悉茲多福

妻宿

維主之生誕彌其月遡其元胎在魁之揭其宿維姜无雜輝燁除我疾疾安康母越

病符

六氣不齊庶疾乃生維其司之有神孔明執其靈符以佐歲行禱以嘉薦惠我安寧

金神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過之伊怒孰道專我忱禱毋敢凌越

災殺

沴氣所生曰能致災以殺為名不亦暴哉和以嘉酬柔以嘉贖順而好生永錫多祜

喪門

白馬素車人寔忌之號落其門有神澄之上帝好生爾獨何為攝而惜心安我感聞

五鬼

五氣之歸其名為鬼絀而弗仲有繁厥類載以酒漿道以車船既享而除勿為禍愆

青龍

星有用尾其象維龍蟠三蟻二東方之宮木德司春為善為仁永錫嘉祥百祿是臻

白虎

昂畢之上其象維虎有梳其武在西之講金德是司為義為刑尚飲其威美我用寧

送神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刑欽德揚陟降在庭既享既歆以安以順神還應遲福以時進

醮星祝文

迎神

欽若昊天觀象知微爰即靈臺秩祀惟謹大庖既享大尊既盈祐其格思來享克誠

太陽

東望扶桑赫曦來升群陰既伏萬國咸承朝賀賜谷拜礼斯
在齊宮告誠綏祿萬載

大歲

煌二歲君臨於端門有煌朱方歲德攸存當隆之明如日斯
赫降爾嘉祥以輔有德

天罡

蒼龍之墟左為天田神蛟應龍景命所躡斗為帝車惟剛是
指相我有道來錫繁祉

小吉

維鵜之首土德是毓是為吉神厚德嘉福宮靈嚴二景命所
臨微柔懿恭式薦其欽

功曹

寅為人統其方折津肅二青宮星德惟仁燈二箕尾保我景
命克長克安以輔明聖

歲星

盛德至仁所主為歲長養生成福祿攸系煌二景光臨照有
方一人以率萬國彌昌

羅喉

明離有神維南是司承其餘光斡戟孔威其威孔揚其福亦
厚來降來享作我嘉祐

太陽

明兩作離繼照四方赫具有輝照我青陽青陽有輝百福來
委俾儼俾昌以承天子

太衝

木德之盛次於震方至仁應規以佐青陽迺錫嘉福以暢元
氣帝后萬年本支百世

太白

長庚之精司兵司刑燁三其輝輔日而行欽尔光芒順尔純
度以安以寧佐我昌祚

熒惑

赫二災二揚光於天孰當其建奮烈莫前維國有道宜順軌
則順行為福以相有德

歲后

黃裳元吉以順為則佐於歲君豐亨民物靈臺有祠敬恭禱
祈陰陽理和百福是宜

青龍

東方蒼龍至仁至靈角尾之間赫乎明庭青旂蒼玉禮祠維
肅純二誕二來降景福

白虎

允為白虎至雄至武其德為金威怒號禦白旂素車象德以
祈風其從之百祿是宜

送神

成象於天降靈於地國有合儀克致禱祀禱祀敬恭神歸匪
遲天子萬年福履綏之

金錄普天大醮青詞

建齋詞

續述不圖恪奉 祖宗之訓導仰景臨求綏家國之基奠輯
福于躬躬暨息籓于中童垂髮每懷於示做祈年尤切於好
生衣願慶術衣闡祚隆細嗣乾和保合三光全而寒暑平申
厚順寧五穀熟而民人育

祈嗣密表

低荷鴻休肆膺神啓念 祖宗之付托思民社之依歸重惟

繼嗣之隆實繫本根之固故嚴秘祝用括高穹伏願錫祚慶
嗣申受上天之貺儲祥寶系益崇萬世之基

皇后保安宮表

廣奉上穹中言中壺克相慶勤之念每嬰疾疢之虞冀道嘉
祥用綏福履伏願高晨鑒格正氣宣通天清地寧保大和而
合德家齊國治均厚福以資生

建壇詞

奉玉基以臨萬國于今有年類上帝而徧群神肇修秘祝仰
輯薄天之慶俯將率土之誠紫壇森列於人文丹闕昭回於
象緯伏願天垂甘露地發醴泉靈風受職以周旋道氣成章
而豐達求符至順孚佑 皇元

第一日早朝祭皇太后土三畧萬靈上資宗祀先

聖誕神冲漢垂祐邦家祝延春養保固不圖中圖

齊年本支祭祭術

月律應時卦極正陽之盛天根開景氣升清日之初通變圖
於雷風妙流行於山澤均承主宰成赴禱祈伏願
聖祖神宗陟降洋二而在上皇天后土早高秩二以分儀迺
發禱符用隆寶曆延齡維永尚期懿德之同錫羨有輝更應
多男之祝

午朝祭日月星宿祈日月齊明星辰順度

離為日坎為月陰陽交易之機天應星地應潮祭上下盈
虛之候儼安居之伊迹望景之方中敷宣藥變之文朝步
琅宵之境伏願赫曦繼照煌二旁燭於萬方素曜並明肅二
順行於九道帝車臨制四序曠和雲漢為章五緯咸若副此
乾乾之流暢錫子郁二之嘉祥

晚朝祭五嶽名山祈社稷尊安宗藩輯睦風俗醇

厚育群忠貞

親得瑞而告功升中斯在出雲雨而及物望德於宗廟三民
庶之其瞻肅三天真之下治即秘祠而用幣及初少以飛章
伏願方嶽真封靈祇受職宗譜輯睦永綏磐石之安風俗清
淳長被膏露之覆

第二日早朝祭聖帝明王先農后稷消穰水旱蟲

蝗祈五穀豐稔民物阜康

繼天立極實惟上帝之聖神開物導民實贊無為之化育道
秉機緘之秘教與衣食之餘功叙九歌業隆萬世藉白茅而
明薦望素履於虛皇伏願無聲無臭以作孚鑿此小心之昭
事不識不知而順則密符大德之好生民風馴致於雍熙國
祚誕膺於長久

午朝祭風雲雷雨祈風調雨順寒暑應時

鍊以雷靈瀾以風雨亦論功用之神求諸形體原諸性情主
宰玄元之造觀萬物散殊之迹知兩間旁薄之仁無為而成
有相之道日麗端門之景雲開秘笈之科伏願天德潛符成
功成遂九農百穀無旱乾水溢之虞四海群生享安靜和平
之福庶釋憂於宵旰用和惠於春秋

晚朝祭四海四瀆祈山川定位海宇清寧

一元合氣乘風澤於洞虛百谷來王出淵泉於溥博育五行
而善利潤萬物以資生質殖用與舟楫以濟稽古玄圭之錫
汾莖養聖之章伏願地平天成府修事治玉書保運制衡漬
之洪波實穡宜年動瀟盈之甘澤民安居於樂土國養德於
長源漸被所同考壽無外

第三日早朝祭三洞四輔經錄傳教宗師祈百神

效職臣鄰忠孝國祚延長

大元結氣冥思浩劫之初妙有垂芒朝儀延康之上泰質化
工於物始傳流神寶於人間保昌運以長在隆貴符而不宰
將朝簡穰之福茂陳敷落之篇伏願乾坤開天坤環地種
民在宥應言清靜之風景命溥將相協玄同之造忠言景進
道德弥光

午朝祭左社右稷城隍社令祀典神祇折民樂太
平物無疵癘其寢刑措疫癘消

泰社之士五色重嘉穀之屢豐方澤之樂八成致幽祇之畢
出帝命作九圍之武神靈會萬國之封力扶玉局之安雷奉
璽寶之降伏願泰階昭晰坤道順寧物阜民康無疵癘札瘥
之害其容刑措皆生聚教養之時以至永年並依玄造

晚朝祭九壘土皇幽陰主宰資度忠臣義士立死
橫亡六道四生俱登道岸

禮樂鬼神信顯幽之一致生成變化知闔關之無私即昭明
君蒿之間布風雨霜露之敷二光攸燭九夜斯煌伏願帝命
下招天陽來復玉袍犀甲禮余忠義之魂瓊簡羽章起厥幽
沈之趣羣類並躋於道岸泰和庶協於明時

散壇

五時列祠燁紫壇之熾火九宮飛步雍三碧落之空歌備
成絳節之朝教散瑤華之景玄科有誠至敬無文伏願陟降
在茲達玄黃之玉氣福祿來下生丹碧之芝英普與群生泰
承嘉惠

設醮詞

三請
奉水寶位對太上之顯光保佑眇躬鑿淵表而枕濤肅清瘴
館修設金科伏願元氣網緼其風舒鬱室家祚胤膺福壽以

咸宜宗社臣民荷禎祥而均慶

玉帝
維天與祖宗既全界付自身而家國亦有禱祈爰慈真拜用
千洪造伏願鑒觀微懼率佑眇冲保和宮室之安錫羨本支
之盛至于臣庶共樂生成

星主
星環次舍仰瞻天極之尊氣幹陰陽妙宰帝車之運景光未
下秘祝用陳伏願司命紫微自中宮而錫福儲祥寶系率下
土以蒙休

天皇
坤拱神圖妙乘萬茂之會坐臨華蓋旁分六甲之司歲祀殊
庭承禱穹宇伏願抱極樞而環照皆占至順之祥奉天一以
尊居增授泰元之美

后土
奉若宗祇配皇天而立極統臨廣寓宅吉土以升中為國有
祈維靈斯若伏願群生成遂九有真寔玄乙親祠絲保微音
之嗣黃流用裸燕貽翼子之謀

至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祭星常國公奉
旨命撰祝文
迎神

顯二圓堂三光昭明四方八維柔祇利貞蠲通百禩歲事告
成犧尊多儀來享克誠
天剛

天眷萬方篤生聖明受命溥將攝提建貞天田之上左角所
經蒼龍致福萬歲咸寧
羅睺

受天明命百靈翊扶旁燭有光赤燦之餘首乎天經形隱弗舒最爾示戟迎祥帝居

室宿

河有天源木貴天振帝命降祉元台為尊定之方中煌煌輝溥推而祀之萬福之門

弔客

昊天成命如日斯照運行推移載占其小有客冠素過據隅兆祝而板之易號以笑

小吉

乾以天健坤以地厚鷄首之墟土德孔阜肅肅中官元命昭祐六五黃裳元吉之繇

太陽

日以俛君月以俛后陰承陽應再福備有辰光嬉融書景煥明以壽以安以生以成

參宿

參墟耀靈土德長生台息其和發為滋榮止位居體西南利貞培本長源萬福未成

金神

中宮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挾威以躋雄毅肅嚴戈銳利犀尚革而從降福孔皆

太衝

煜煜青陽震雷之門玉虎有類蒼龍諸恩帝賈天錫景命翊元東望孔祠扶桑載職

太陽

肅肅紫微前星有輝上承天光仰接日儀煦煦為春明明在時陽德粹純品物咸熙

斗宿

星回于紀斗臨漢漢暨合珠聯三辰齊光震風元台華此青陽司中有神源澆流長

白虎

太性東榮金行允勝刑德之交史謹其敬於堯耽耽負隅若闕率義從仁祈報斯稱

病符

六氣之邪孰執其契歲行神從臨午之位青陽占運躡與之值祝以移精安和允濟

太陽

靈臺有祀報本主日仰瞻陽光委我神霄歲周星回天序有秩牲幣敬共嘉惠申錫

太歲

日月次周成我歲功百神具來群蟄畢通明堂嚴嚴盛德容容享我報祈以興嗣豐

青龍

龍有天德維木之仁大明生東獻歲發春時而消潛時而奮申施惠自天至于庶民

歲后

赫若歲陽其配在陰以肅內治以保中臨丁女矣如其從如林通幽達微德以敬

送神

神來如雲神惠如雨彌天映日惠澤周普歲行維新秩祀咸舉相于皇明永作神主

建壇詞

黃麟溥大大醮清詞

歷念先朝懷神游之日遠... 以通誠建紫壇而經始伏願懸珠空境扶玉方輿風馬雲車
順陰陽而陟降龍章鳳篆舉幽顯以鈞陶

第一朝回薦皇朝宗廟

列聖神儀

肅肅在廟永懷弓劍之遺... 笑用尊英儀伏願 列聖齊臨萬其環拱寅賓出日返往駕
於中天妙合迴風發化機於厚地

第二朝回薦

北牙篤皇帝

企仰山陵想音容而永慕... 聖異迴玄馭伏願天健其行而無息日窮于次而又新神氣
昭明式慰臣民之望景光旋復更貽胤祚之安

第三朝回薦皇親國戚一切靈儀

藩屏國家實屬本支之盛... 之流光迴銀潢之逝水伏願會陵終闕受煉朱陵在河嶽在
星辰還復生民之始 永承丕祚之隆

第四朝回薦后妃公主嬪制靈儀

樽楯在御歷思儼極之尊... 之弗求致薦悼以惟勤伏願施德自天資生懸地性靈不昧
釋然幽滯之懷運祚無疆仍會聖明之樂

第五朝普薦勳臣宰輔文武官僚

追懷神聖帝殷薦於曾霄... 於金錄庶仍從於瓊與伏願受日之光承天之佑圭璋濟濟
眠王國以垂生明典昭昭秉民燮而不昧

第六朝普度兵刑橫死男女眾鬼

內脩外振罕免兵刑之用... 於重陰寔有資於大造伏願天光勞燭地氣昭升斬首續死
者生頭釋幽閻之故担病者愈瘳者衆亦為化國之新民

第七朝普度普天宰士兆姓群生苦業窮魂幽靈

等眾

國家每念於生靈則脩治... 勝會於上晨廊送塗之宿業伏願陽開陰闔天施地生執錄
把符仰玉真而得度徐扣正性圍大化以長年

第八朝專為和安天地調順陰陽保國寧家康民

阜物

存順沒寧極幽明而無憾... 之玄文保羅圖之景運伏願乾坤毓德日月垂光列聖在天
共敷恩於作胤一人有慶永錫福於臣民

第九朝昭謝皇天后土岳瀆山川陰陽主宰

天佑邦家摠基圖於九有... 之高居罄一枕而昭謝伏願降年有求錫福無疆凡在臣鄰
咸保忠貞之節庶幾民物常依道德之光

解壇詞

肅肅紫壇既備九朝之禮... 成誠心字格伏願神隨天運福被坤輿瑞日祥雲常耀曾霄
之景太山磐石永隆萬世之基

設醮詞

三清
天眷基圖列聖繼守成之緒... 緣追遠之初心普致闡幽之忱情伏願開明三景較落五文
九轉成真既備生神之妙百靈交電復還天帝之初仍錫壽

祺并祈康阜

玉帝

昔和玄穹導而親之神識臨臨素性致大寶於嗣君乃陳秘錄之科濟濟幽關之趣伏願昭宣天德旋復氣機降降帝傍九旗道遠於金闕綸字內群生成遂於縣圖申錫長年永依妙道

后土

基圖鞏固每資厚載之功體魄歸藏謹候昭升之氣降城宮而來其鑿金蘇之款宣伏願效法成能資生有道超神太極齊日月於中天合景至陽綏子孫於下地

東極

先皇猷代因軫念於幽局上帝好生爰禱祈於東極冀瑞光之遠速引群識以俱超伏願甘露潤材慈雲就日丹轡寶蓋

並從妙道以高居玉曆今符赤鎮生民之授樂

風伯祝文

東朝有命祗肅元壇上帝嗟臨萬靈靈職咨爾風伯塵路惟清鼓暴扇和熙事用成急急如律令

雨師祝文

咨爾雨師灑道是司和陽散陰相成祝釐

皇后修設黃籙大齋齋意

言念宗親將薦誠於既遠遠惟大故屬在疚之方深肆嗣皇維序之新申前日額天之寶普超幽爽咸濟生靈伏願道妙無方真游如在升九霄之神氣衍億載之昌圖九圍化工並承德施

正薦白文

言念光朝

列聖帝室懿親蚤遺體魄於人門思導神明於

天上鼎湖弓墮戰興皇多悲丹闕禮成既得基圖之托及燕休於長樂中折楨於太清陽然霜露之寒恍若風雲之會龍儀虎衛陽光照灼於朱陵貝闕珠宮明水激揚於東井願金支之並濯與玉氣以俱升穆穆乎秉德以肅雍洋洋乎在帝之左右輯和九族驩娛還若於生存旋歷霄霄感英頌志於疑滯返至真而無外與造化以爲符況王政施仁必先無告而大鈞播物何間有生更推滄海之餘波偏及幽閭之苦趣妙幾所運道化同超明則復爲人亦我聖神之賜歛而錫之福庶乎寬大之恩嘉與明時共躋壽域惟天地日月合德合明保子孫黎民能安能久

孤魂榜

生死者晝夜之常波勿認昭昭靈靈之識坎離者乾坤之用吾以開生生化化之基茲者清朝稟承慈極尊尊而思遠於

九下親親而念及於幽遐厚揚 列聖之法筵普惠重泉之苦趣如茲良會實號希隆汝孤魂等昔受天地之降衷其初皆善各累形氣而逐物以妄爲常貪者徇財烈者徇名忿則如山怒則如澤極沈淪而愈降恣飄蕩以忘歸因根接塵隨境生解爲寒冰爲湯火皆其一念之差爲鬼域爲豺狼遂入萬殊之變原其名故何可歷陳我是以廣太上之好生推妙嚴之濟衆酌黃華於東井蕩尔形骸擢丹冶於南宮陶其冥質宿業不存於故想化機更造於新成不滯不焦尔可以見本真之不昧能流能始爾可以驗道氣之常行承茲三景之開明即詣諸天而受度更無退轉並樂超升

正三門

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擁道家山

啓玄殿

只尺天光開玉府萬重道氣見金容

正萬位

雙鳳駕雲開筆路群龍環日護天香

認真殿

春當寶漢二台青朝步星辰四輔尊

萬法宗壇門

綠章封奏通三景絳節趨朝引萬神

殿後西門

玉殿受履春意滿竹宮拜祝景皇明

北斗殿

慶雲郁摛水天關景緯昭回共斗極

殿後東門

仙音縹緲管風合神衛森嚴虎豹間

景曜殿

三光合景扶元氣五緯齊明報德星

景陽殿

五文結象間天極九氣生神象帝先

朱陵府

九華曲蓋迎司命七寶芳林主好生

齋廚

金鼎蟠龍甘露溢玉芝成象大庖盈

齋堂

報聞千歲蟠桃約取九霄飛鳳來

交郭

莫就此間存活計便教向上得光明

祭風伯文

維風有神在巽之位地附天而不墜持運於中陽族後而時
行扶搖直上今則至尊有禱上帝來臨伏願宣靈氣於八門
穹祇翁合邨飛塵於九地于宙舉清

祭雨師文

恭承帝命祇祀雨師出雲氣於山川彌綸變闢濯天章於河
漢飛洒玉都今則肇起玄壇尊迎法駕伏願六龍調馭順和
協於陰陽萬物潤滋肅清於大地

長春宮祈福保安齋意

上天春佑長貽宗社之隆至道冲盈式衍邦家之福為偶數
於疾疫爰謹事於禱祈伏願聖鑒昭回祥光旁燭身逢康泰
暨中壺以平安靈福壽昌與多方而寧謐

青詞

治平之運仰祈洪庥疾疫之生敢忘忱禱爰命羽衣之士啟
敷寶笈之科伏願五帝儲華二光協德身康強而逢吉有永
壽祺國清淨以無為均蒙福惠

崇真宮祈福保安齋意

不承付託仰資天地之和抵有咎若偶感陰陽之診喜遍臻
於康復爰謹致於禱祈伏願輯福上躬錫禧中壺削星炳燦
協家國之尊安景貺熙明及臣民而疢瘡神明垂祐丕顯隆
平福履愆和偶嬰疾疫敬祠琳宇備感琅科伏願景貺來臻
壽祺永錫康強逢吉 承宗社之安化育成功長乾坤之造

祭海神文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飭殫閱歷歲時糜潰茲
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在予相臣來言交脩
用孚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爾有臣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
生底安六府治修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爾以忠順主潮于吳潮全為災具其忍乎爾其揚靈具訓海
若俾安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有生爾作明神永有
令名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小上梁文

伏以龍光有赫象教方興式嚴前殿之崇祇奉社園之勝上
棟下宇方締構於良工細捕大辛並具材於貞幹成規斯在
願力維和伏願天相聖心佛加神運百重開猶移來天上之
慈雲萬歲山河永鎮人間之福地

吾殿小上梁文

兜率化宮移來地上梵天新刹示現人閑坐延眾佛之瞻殿
有因阿之制鈞心關角先崇締構之宜審而仿材已具經營
之素武觀地架儼若天成伏願龍象翊扶鳳皇翔繞丹青金

碧赫然佛日之輝彌獻文章求若 皇風之盛

大龍翔集慶寺正殿上梁文

伏以虎踞龍蟠即淵潛之佳址雲興霧湧建梵釋之新宮魏
魏中正之居赫赫大雄之座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
文孝皇帝惟天為大如日之升經綸既正於洪規崇信不忘
於願力美矣吾吳大成舜帝之節韶經之營之匪為文王之
臺沼我佛有護國救民之助 吾皇示報功崇德之心黃金
編布於祇園華構上移於澆率式崇大殿宏基偉崇相我工
人陳茲善頌

拋梁東

日上扶桑散晴紅鹿苑珠璣涵曉露鐘山
草木動春風

拋梁西

石城突兀護江堤舊遊曾見群龍舞望幸
猶聞六馬嘶

拋梁南

蒼龍曾此卧江潭風雲會合千峯一山谷
傳呼萬歲三

拋梁北

瞻望帝星臨萬國山川誰為地東南形勢
只知天咫尺

拋梁上

白玉毫光千萬丈 吾皇遠似鸞皇尊龍
象人天皆拱向

拋梁下

亦有幃幙千萬厦彌天法兩本無私漏月
明珠寧有價

伏願上梁之後

皇基鞏固紺宇尊高紀億萬年共祝
聖神之壽遍大千界同沾殊妙之恩萬歲萬歲萬萬歲

吾殿上梁文

伏以浴日九淵現禎符於鐘阜承天八柱建名利於治城爰
開方廣之筵用祝周阿之殿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清明有鑠故舊不遺焉起
新河萬斛林舟之容與鳳歸天闕七重寶樹之檀藥九輻跡
之所臨宜珠光之共護脩梁肇舉善頌斯陳

拋梁東

萬丈紅光接寶宮古佛昔來龍繞座高僧
時詣錫飛空

拋梁西

長安日近碧雲齊但依具闕瞻龍象即是
鸞鶴慰蒼倪

拋梁南

千年王氣現優曇浴龍池水皆功德擁日
山峯盡翠嵐

拋梁北

上意每憐江樹碧紺宮留鎮國南門華蓋
瞻依天北極

拋梁上

紫蓋紅雲春滿綠舉頭見日庶民心思佛
思君同一想

拋梁下

慈雲恩雨均沾灑三年以至萬斯年長樂

昇平承福殿

伏願上梁之後 皇風遠播佛日同輝四字八荒均被慈悲
之化億億萬載永歌帝力之加萬歲萬歲萬萬歲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七

歸田集

雍虞集伯生

東臯賦為趙德莊作

出東郭以騁望得遠遊之方臯窮究脩筠之舍盤桓嘉樹之
苗秀野綠縹長渠翠濤界畦疇以分畫列藩籬平周遭汎崇
蘭於舊畷薦幽澗之新毛為魚樂兮天光雲影之動湯虎豹
蔚兮山輝川媚之薰陶結幽居以靜好不窺園以為數或視
明星而大鴈或饗朋酒而包羔其有棄敝履於軒冕託遺簪
於歌騷者乎吁嗟惟麟委稷在畿眇故封兮江海悵王孫兮
不歸載輕載紆載裝載衣忽十世其將遠挺三君而奮飛奉
賢書以造廷並祭名於常旂鸞翔鳳翽其有輝值炎精之
既淪遽飲翻於熹微於稔季侯知德者稀中田有廬兮種瓜
北山無蹊兮采薇悄悄隱憂兮顧懷懇懇蓄畬兮時依慨膚
士之不億懼俯仰之多違侃侃廣文特起無儔內有明賢之
助外嬰憂患之酬二親高年一身百謀煦煦陽春英英涼秋
星軍帶於名郡常曳裾於諸侯觴詠不聞於絲竹旨甘頻及
於交游積累之勤百福是道祝婉子孫食德不渝嗟予少時
迎于名門揮弦飛鴻垂綸遊鯤老至不知車懸身存夕草載
露黯然銷魂訊故老於岑隅索履跡於崖根秀娟娟兮既長
齡蒼蒼兮彌草孰碎世於醉鄉樂舒嘯於丘園晨光粲其盈
庭鶴鳴聞于九天黍稌既豐華實載繁俎豆衣冠古而又文
東臯之人其昔之桃源也邪

芝亭求言

古詩四言

環洲詩為蔡夫傑作

溪有清流環我中洲襟華鮮明芳草和柔詠有文君鳴有雌
鳩采宋遊女侃侃良時載冰載游在我中洲遊無端沿沿
無止既采蘋藻亦有蘭芷觀彼飛魚一日千里彼賦彼畝皆
為方田分合雍丘我流璧旋星迴于天雲媚于川君子樂豈
眉壽永年言命輕舟言載百壺駕我乘黃復我簪亮沈沈彭
蠡至于匡廬詠歌以歸清風載途

水雪相看亭

趙君有道之先故宋南渡時自東都徙分宜二百年于
茲矣其大父登進士第仕至文林郎湖北憲司幹辦公
事其父兩舉江西轉運司進士覃恩受官宋亡不復仕
城東故地美竹萬箇作亭其間而隱焉名之曰水雪相
看信國公之子平遠宣慰之所題也有道信厚敦厚衣
冠空氣翩翩然有王孫公子之遺風敏稼稿以服微賦

謹詩禮以保族姓無外務無安求弗變其父之志以老
其身以長其子孫是以士君子稱焉夫元亨利貞之為
德猶春夏秋冬以為時也君子觀乎運序以自處則合
於時措之宜而不過焉方其以振振麟趾之賢處富貴
之極則大亨春夏之時也自其來南族蕃以久非秋之
利乎其在有道為冬之貞無疑矣冰至堅而不折雪至
潔而不汙凜然相看不接於他物誠得處貞之道也予
聞而善之故為之賦詩焉

擬擬直筠翠岡之陰豈無春陽匪今斯今高宜於天下蟠地
深不易其節侃侃素心豈無膚敏白駒駉駉我獨考槃樂乎
幽林堅冰在淵積雪在岑獨往不迴悠然行吟采紫芝園
綺是尋邊求陶生撫我素琴觀乎古人副我風欽

竹林七賢圖

道園學古錄

瞻彼脩竹下臨清流文石偃隄華松蔭立植表界壤翦茅宅
幽梁度高嶽臺隱中洲方床讀書異宮同休詠歌相聞觴豆
相求或時名藥或釣游儵課藝葺菴植坐思遠游羅縵微波看
雲良疇逸而不放嚴而自脩秦哉沮溺邈乎巢由按圖以觀
求宜春秋孰若五君遺其故倚糟粕塵世高踪莊周我懷古
人避而遠憂安得揮弦以招湛浮

竹溪六逸圖

悠悠遊川矯矯逸民携書相從敷席水濱支頤負暄揮羽却
塵躡發遠道隱几重茵幽響中發虛觴載陳我嘉賓舍和
嘉醇優哉悠哉及茲良辰山有鳴鳥郊有游麟濟濟以寧我
懷古人

古詩五言

題汪華玉所藏蘭亭圖

衡茅負晴旭有客至我門共披會稽圖山木盛續紛眾賢坐
水次飛觴汎汎云夷曠各有趣高閒知右軍幽情付後覽陳
迹感前欣悠悠千載來不異更且昏探穴問神禹望海悲秦
君逝者皆如斯死生固矣云所以鼓瑟人思從童冠羣春服
沂新浴歸數聊永言撫卷不知老遐思在茲文東南極積水
日暮多浮雲

寄題曹元賓尚書臨流圖王繼學參政畫

昔聞通炎服中道臨清漪瀟瀟瀟荒日悠悠動寒颼來者何
滔滔逝者不可追聖有川上歎晝夜固如斯解纜手自濯浩
蕩忘險夷高人今摩詰萬里同襟期抽毫寫幽思滯雨更題
詩三年反田里春河釋冰斯舟楫擊野樹崖沐晞晨曦上堂
喜懼集艱辛謝親慈入室換野服登山采露芝庶以求年壽
豈惟療朝飢開囊見舊物感慨深係之歲晚金石友看雲立

多時憐我不共看寄言令我知來鴻春苦早去燕秋易衰道
遠不相親加餐慰遺思

玉隆留題

仙真治世山重阜隱延廣冲與元氣會運至法寶響與世作
司命神宇亦弘敞及門春雨來玄感副風仰摩筆香時樹託
身何蕭爽千載抱微息日月共來往欲為黃髮期日待紫芝
長上天垂光彩月出江海上故人不可待惆悵理歸歎

黃堂留題

雲館息塵鞅夜間春雨聲溪水傍階長仙茅新綠生曉氣動
原野曠分見夷平神真昔參合觀泉宅幽具儼然師弟子歲
來會秋清遺民千載後高宴從譚笙因嗟蚤好道晚歸濯冠
纓矯首望遠海駕言羽翰成神仙在平地崎嶇愧凡情太乙
有移召中洲良可營

記夢

夢行衡廬間千仞過蒼壁崇高仰神明深廣下不測雲雨蓄
盤礴時至如欲出網緼尚回旋揮霍忽奔逸物在厓若允雙
若俊霽靈薰波沈高樹木葉走崩石升身登玄閣縱觀龍變
跡俯視九州野草木有輝澤乃在風雨外手畫素三尺揮蒙
極動湯落墨更沉鬱圍成示坐人共咲不可得頤瞻以踟躕
恍惚增歎息因之命肩輿出門聊有適大術何舒舒白鶴從
數冬暑經幽澗濱使上青松側憑高望遠水雙魚湯虛碧拂
石共客坐芳草藉免膝忽然聞鐘聲睡覺北窓席

次韻陳溪山樓覆

頗憶蜀井西樓欄每易討披心割魚子束皮充慧掃剎工巧
紛復文織象花草輕鬆隔阻如緩步得堅好長跪獻圯下會
期後三早知君貴賤履涉降恒有道憐我涉世深垂誠不待

造競競歷冰水縮縮奉師保時行不遠徒庶陳歲年老

其二

解得還上方歸山據枯槁結足結僧夏陳編謝探訂隱几或
過疑疑慮忘掃行庭不見人誰或踐生草寔由筋力衰無
復馳走好前年當此時嚴名出城早追度龍門水賜見沙領
道非湖忽踰年始克罷遊造感君後頌詠真可長保番番
茹芝人長歌豈知老

其三

六月乃慶雨良田不憂獨念桂林茂觸熱赴南討道路備
攘所過淨於掃納人夜送軍吏卒何草草歸亦人類義
利營戎好諍原可制亂機要言及早夜來送者還頗言賜橫
道諸軍四面集同月約皆造誰為飢渴謀性命安可保藜藿
雖滿盤對之令人老

浮丘公吟寄赤城陳道士入山有過為溪山詩

浮丘生上古形神蓋不泯說詩秦漢間安知非斯人世俗苦
淺迫無能信直溥雨雲不待族飛光越靈應法知有道者于
歲一息与金精歷可鍊色重無磨磷峯峯紫雲峰只又天此
辰神明寂已定尊高此依因控機靈元化同流溥無垠所以
赤城子從師踐荆棘三周日却中志確神乃親廬間玉雪相
旭陽射光新稽首受餘啜骨換非昔民不遠恒在茲瞻然願
知津先生自有闕為恭若遠巡賤子請執御端輓駕飛麟
為笑理晉化題陳立所作龍眠山圖

發侯起高科得邑舒水上民淳事稀簡田野甚夷曠戰爭道

跡派山水良足賞鸞樓南呂尉英爽亦健將古仙家白雲美
人化黃環君若龍眠山一士獨可尚高標托手載妙畫極羣
向來讀書處春雨草木長夷遊昔賢遠堪席共來享彈琴

坐終日微泉散清響來者安可期徘徊以留懷畫圖記彷彿
聊以慰遐想

和陳溪山韻

幽人慎素履古道思獨往
眼目登高望浮雲不足上
丹砂煉仙骨沈澹耀神爽
遠懷登江靜耿若孤月
朗河漢有傾注山川
毓勝想飲跡倦飛翼
歸耕故時壤好風從東來
空谷感隨響詔書薦道
逸郡府屬高仰聊持東湖
水往助敬亭賞

和陳溪山送蘭花韻

幽林有聚蘭芳青秋不
衰憐彼采藥人不識
敷榮時涼風動綠葉
清露生華滋甘傳神農
經圖書竟空披源根奇
連蕊藉以瓊瑰詞同心
求為好豈但服食宜
先民昔有言所貴希見
知舊聞絕行仙挽有童
孺姿南陽有黃華西山
多紫芝度世未聞道
咀嚼空靈枝湛一保冲
熱尚正不奇靈苗無
助長

李古錄

無為以熙怡始信斷金
利終古真不移千載同
一息敢忘若子期

送空云若印公還徑山

東出楞伽室西望香爐
峰曲折披騎龍鬚倚
荷柱印然燈共過夜
曠日忽經冬天山斷
綠想海國設行蹤忘
言及生滅抽簡托疎
慵追憶塔中相表茲
雲際封蟻父謝五鳳
求讓煩雙龍

題張觀海所携虛舟竹所二毛圖

虛舟倚亭泉脩竹相
因依水木有清華
魚鳥忘歸鷺群晚
色靜鶴羽傍林暉
似是鑑湖曲幽林
掛朝衣古道日已
遠昔人相見稀
蒼苔寫雲霧蓬壺
是耶非

送龍翔高獨峰上人還金陵

承詔寫榜馳使出丹
闕黃金射江海光景
依日月迹來垂

十載感遇嗟白髮神靈在雲漢
賦賦明發祇園何譚潭風
志返超忽幽士任精舍
諸妄久息歇浩劫鑑止水
高峰獨首翠觀察騰願力
知我心兀兀清風不可
執振錫出林樾

送海東銘上人十首

積水眾鷗滅春空鶻餘
雲捲室坐脩竹天花散
續紛上人東海客來去
何見聞飛錫還日下
珠宮浪法云日色出海
水千波微明霞一杯承
足來九載不為除要觀
香爐峰折盡長風沙微
吟動林壑蒼龍送浮槎
我昔忝泰輿東望候日
出子從日下來海水中
蕩瀟主受龍女珠簾垂
夜光室持遠定何有長
空斷鴈一為法不詳遠
遊歷年載衣中得故珠
終夜動光彩還持一支
韋歸泛萬里海駕言乘
桴行沙際如可待肯
黃泉虛虛生芻長冰若
無堪餉遠客琪下看為
狂行囊掛

李古錄

室壁破榻夜風兩神光
發慧劍射東海曙無
坐共禪月行吟向孤
梅有懷匡廬山人爰
崔嵬洗鉢三峽水振木
東林暮乘槎動歸思
欲去更徘徊山居如老
禪坐致不請友何方
簷下雲識我門前柳
翠竹不碍山黃花紛
在手未覺酬對難離
妾亦無取若胡昔東
游勝士乃西度到岸
無彼此不憚費筏獲
要之心本空一了不
移步龍宮解相迎
黃金已先布百鍊成
利器千金來海邦清
霜凝秋水國士歎無
餌持正行正令魔邪
執不降觀子製名字
高風凜寒江止觀覓
心要律儀檢凡身密
言轉相付海利幾秋
春昔哉善根熟一
做無後巡子來得何
法歸報日造人

江之上賦此贈之

楚石琛藏主自蔣山
歸却欲就叢林開藏
同舟清

手携北山雲却上西江水月明洲渚生葉落風不起虛舟不
移棹寒波釣金鯉銀河轉碧落北斗去天咫龍吟匣中劍虎
躍弦上天殺機誰敢當吹毛豈輕試且乘啓千函木榻脫雙
履惟應勝覽觀悠悠度年歲

題東郊山房

秀挺東郊山雲氣常覆之林立巖巖潛流泉發芳滋盤桓在
中谷良時濤濤清波開學直岡景長年誦書詩考友夙所敦求
道遠有師雅志尚端潔凡近諒難知康樂昔賜復諫歌足退
思營書訪前聞往跡無所遺瞻彼南澗松深根連喬枝亭亭
植高節樹精令姿衆木不同派悠哉副深期

題蒙庵為黃石谷賦

東南有高丘下臨萬家邑汪洋決春潤沃衍盛秋入群山若
浪波起伏翠重巖靈運好奇險高平罕相及幽人園綺問周

曉渡原隰隨山導清泉積石拾芻奴結庵以蒙名果行信所
執良時一來游朔月九交十門當星斗高龍卧風雨濕一川
燈火歸窻從雜車等登高塊能賦騰身竦山立

為黃氏賦大雅詩

岐山嵯峨嗚鳥昔有聞周公盛制作經綸以弥文朝事接
撫髮勤勞兼賓軍肅難述盛德工歌替前勳流蕩兼濮靡何
由返成雲陳肆輔有見吳季真不群公子有古絃歷然宮徵
分大雅忽有作青春日方殷高堂以居之樂康求欣欣

己卯十月廿二日從宜春郡帳嚴伯威觀南軒新
閣登舟有賦却寄同游者劉粹中賢良

茲郡多美景小大有神深潤爽温厚草木何光新披圖閱
各世願皆仙佛人退儉寡外驚懷哉此良民退之文既遠泰
伯學未醇昔我未與張遺言存縉紳東湖有新閣下臨南澗

瀟周眺忽已晚皎然仲空曼虹梁巨溪流落日車馬塵曾在
周叢祠鍾鼓嚴昏晨江潭嘆搖落各邦感宜春為治古有道
川原隨所因華構相為雄大雅竟誰陳移舟古峽口西望蒼
嶺响浩蕩無與語道絕絕垂綸

秋堂

秋堂著臨川吳生文明之親舍也生才甚清美賦詩婉
麗無塵滓之汨觀其同門未之及也昔胡邦衡以詩人
薦宋文公大儒豈以玩物以成名哉性情之正冲和之
至發諸詠歌自非衆人之所能而士大夫各以其見身
之耳生未可自喜自畫也是以為賦秋堂詩云

題雲泉齋

閨巷多賢屢秋堂揭高深有子能讀書幽懷發微吟天高風
露下澗泉落危岑神仙絕飲食穢濁無留沉所以聽夜誦共
愛風清林神清易以哀情長恐成淫大冶昔有作九牧歸去
金契樞下五石工成振鴻音宣風萬物暢神祇肅有臨鳳鳥
鳴岐山人文示來今候垂入床下嗟哉苦勞心

清風拂高堂舊席忽已除下堂具甘旨上堂列琴書垂紳履
夜至再拜問起居誦詩已三百習禮少壯餘納交君子察執
御長者卑為樂古之道誰能吠其迂

長河涇凝合微泉自温活蛟龍依以生抱困待春發南雪不
到地流泉常在山飛英散絕澗流斯響潏潏融結各有方不
息在無二觀茲保深長乃得養生理濯草履笑列春陽向熙
怡君子遠莫致求言以相貽

平江開元雪應光禪師訪子臨川山中其歸也予
與賓客用一雨六月涼中宵大江浦分韻送之不
足予為繼之而予分得一字

積雪何處高蜀山家苗翠海東極孤絕目送斷鴻一傑徘徊
羅樹夏坐但空室園果墮霜雨當晝從定出八月露水繁石
鉢滿華蜜相會豈無因分沃使深密

賦彭氏靜深堂

君子澹無欲淵然事幽潛具居觀物初天機引休恬寂寂象
愚朴容容無數賦群動不知止謀思墮鈞指反息不及踵乘
舟膠漸漸豈知本湛一不與利欲兼圖書發聖編受命字不
占戒慎保靈秀先幾發微纖進善取損益開存日惟嚴浩浩
厚有積悠悠浸何淹盈科以時行小人慙厲虛堂積雨雲
光風草侵簾空洞溥龍澤止水澄秋蟾善學在年富勇哉副
遐瞻

秋山行旅圖

春夏農務急新涼事征游飯餒既盈粟治絲亦催裘升高踐
白石降觀索輕舟試問將何之結客趨神州珠光照連乘寶
劍珊瑚鉤乘馬垂首宿縱目上高丘策名羽林郎談笑竟封
侯大行何崔嵬日暮推回轉古木多悲風長途使人愁羸驂
見木末足倦霜雲稠谷口何人耕禾麻正盈時出門不及里
酒饌相細緣壯者酣以歌期願醉而休安知萬里事有此千
歲憂

為題馬竹所九歌圖

屈子久去國行吟山澤秋思君不復見變安感巫謳仰瞻貴
神遠俯慨深算幽衝波起浩蕩玄雲黯綢繆初陽翳扶桑莽
蒼蕩海瀟渺渺君夫人遺珮在中洲壽夭乘陰陽孰知制命
由慨然長太息悲歌為離憂和象以愴悅開卷令人愁

清明山房詩為危太朴作

橋首望天清正色蒼以玄嫩嫩何歷歷日星高轉旋遊塵雜

氛氣起滅尋丈間容光見擾擾孰與為控搏所以學仙者凌
空怡妙顏質化入帝寂疑暉托空山據會觀往來生死何足
患妙哉太朴子難為世上言

次韻太朴良友對何仙舟讀書山中見懷之作

得謝荷休澤消搖在巖阿結廬庇風雨焚園纂藤蘿塞坐古
人書日夕猶誦歌追念少壯日玩揚亦已多競競東補塞奈
此遲春何美人百里內遊若隔山河興懷貽好音細藉三春
花報言慎芳歲卷石崇魏我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歸田集二 雍虞集 伯生

芝亭永言

古詩七言

江樓看初秋書趙子昂劍銘後

豫章高秋宴高閣乃出此初相娛樂當時冶鑄絕精英土蝕
沙沉更銷鑠遺寶所存如冷電江光不與晝光却神光內闕
氣逾深講察誰能動冥漠等閒千年不一試壯士酣歌護揮
霍嗟予衰朽雲滄顛空對涼風起天末或言江中有蛟孽高
煩仙人下寒郵吾故臨風拂其髀俾伏崖陰無敢作

劉忠肅公之四世孫中書舍人諱震孫之曾孫益
之題其居曰雲松巢予家與劉氏累世之契故為
書忠肅公文集之首詩三篇并賦此詩與之

丞相昔遊泰山頂天風浩浩春盡求王檢微茫不可求但覺
靈霞斂丹鼎白日人間如水流前代衣冠成古丘悠悠憂患
何足計直道千年橫素秋但得之松數千尺東連海上莫烟
碧中書偉人如玉立每向南風望東北濁世公子何翩翩却
憶匡廬還謫仙夫容出水耀初日五色光新天為妍我今倚
屋廬草側西視我眉歸未得豈無雲錦晚相娛月落終懷雪
山白森森喬木曾東家河間禮樂吏光華勿忘先世舊遊處
吾秣爾馬膏其車

吳興趙子昂十馬圖

昔在秘閣見十馬云是韋偃之所畫此圖位置畧相似心神
偶同豈臨寫馬種本自隴注來確確清泉東瀟酒常恐一旦
風雨至遂路波濤遠神化象雄奇氣今豈無未見深沈如此
者君者最後臨岸觀自是真龍無世價

畫馬

百年升平却走馬立仗天閑常見畫蕭雖難頭八十翁却寫
西來大宛者高踏如鐵項如鈎風風扇扇首宿汝常見貢來
騎不得長嘶要蹴踏帝立

題畫

連日風雲古播陰積雨過春黃竹深老樹無枝交翠鐵立石
有書名錯全吮篆池上寫幽鳥承恩春日風光好當時乾戰
今白頭却對蕭森倚秋吳

空山歌

高堂之山聳公宅推川作闌繞數天秋天詩雲千仞衣春雨
喬林百年物憶昔侍郎鎮成都將佐盈庭賓客趨錦官城外
如鼓發駒馬橋邊高蓋車先墟舊在小東郭丞相祠堂同寂
寞藏公同訪杜陵家退之亦到淮西懷我眉羞我父不歸江

水嶽人秋日暉坐看蓬萊變兼海自古兩城天下稀公子親
卿陳氏館我初至撫轡駭冠者君揮翰甚風旒豈想重蓬鬢
毛換君言中間一冊來數見先公胸次開鶯花風雨必求友
水竹園林持酒盃嗟予晚歲始能退幸有文章驚海內平生
不受簡書畏故家高致君應取圖中山色積翠澗澗欲金子
將焉從蜀人相如奴能賦行倚山木歌高空

為吳立圃題春曉圖

夫谷山陽萬家邑石嶺戴鞞紫紆入溪水西行夜雨深連材
無柘春雲隱昔因荒迥少官府日莫狐兔作人立自從置縣
二百年稍布衣冠更俗習讀書進士比會聞閭閻黃金亦家
給山中白日碎雲多負乘因仍足車在巖侯世胄國數情射
策君門耻公襲朱衣作監列星宿遠人豈意高軒及接琴不
鼓書牋稀缺無魚寶客羨綺衣使者停車見黃堂大夫下

床榻登高... 我愛桐鄉... 霜清才落... 圓薄旋天... 雲氣生直...

題馬竹所畫

霜清才落... 圓薄旋天... 雲氣生直... 有標致見... 春江聚網... 相乘不相... 兩無迹不...

有標致見... 春江聚網... 相乘不相... 兩無迹不...

華蓋三峰... 餘霞殘照... 思外氏情... 題向大夫... 國朝畫手... 隣牆憶此... 落江南捲...

南岡

國朝畫手... 隣牆憶此... 落江南捲... 同開先南... 寺燈公之... 延祐甲寅... 詔高嘉應... 太常博士... 嘉熙殿裏... 發興到江...

同開先南... 寺燈公之... 延祐甲寅... 詔高嘉應... 太常博士... 嘉熙殿裏... 發興到江...

詔高嘉應... 太常博士... 嘉熙殿裏... 發興到江...

發興到江... 嘉熙殿裏... 太常博士... 詔高嘉應...

嘉熙殿裏... 太常博士... 詔高嘉應... 發興到江...

道園學古錄

是何年脩竹... 尺素自是... 老人若相... 持古時粉... 有生鶯死... 門欣見賓... 堯民騎驢... 游戲人間...

題村田樂圖

尺素自是... 老人若相... 持古時粉... 有生鶯死... 門欣見賓... 堯民騎驢... 游戲人間...

柳塘野鴨

江南水退... 扁舟去家... 野水闊瀾... 殘太液池... 丙吉問牛... 少陽用事... 德徽蒙幸... 近有鐵風...

少陽用事... 德徽蒙幸... 近有鐵風... 江參去世... 意在揮毫... 頗蒙放三... 間高雲舒... 汁盈盤可... 漢天無雲...

江參去世... 意在揮毫... 頗蒙放三... 間高雲舒... 汁盈盤可... 漢天無雲...

意在揮毫... 頗蒙放三... 間高雲舒... 汁盈盤可... 漢天無雲...

五君

為汪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

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揮毫寫橫素。波瀾不驚潑水盡秋氣，
 晶明絕烟霧征帆去。掉不相襲岸曲洲旋總堪賦，孤村城市
 僅如蟻。百丈牽江直如縷，蕭蕭木葉洞庭波。歷歷晴川漢陽
 榭，兼葭宿雁天欲暮。霜華寒鴉日暮暮，就中樓觀何王宮。想
 見華年貯歌舞，丹青倒景靈犀粉黛含情愁。幽阻青春遊
 子澹忘歸，白日冷風帳中語。人間遺迹何足留，嗚呼精思墮
 塵土。郭熙平遠無散地，小米蒼茫托天趣。銛銛戟戟不破墨
 刻畫晶瑩昔誰苦，渤海細書藝文章。精絕戈波絕回互，南唐
 後主萬鴉圖點點，晨光動毛羽昔年曾見今日昏。雖復逢之
 亦難睹，汪侯此卷山故家。相示摩挲極憐予，香奩犀軸見者
 稀。設錄餘情示來者。

盤車圖

大車麟麟牛駕，馳西望大行。季子尺往時，飛挽實長安。百兩
 仰關過，汗流亂流十里九。屈曲水賤車箱沙，沒鞍前和後。應
 日云暮，王事有程車下宿。旂旄夾央昔臨洛，東南會期出方
 嶽。侯伯有位賦有差，載幣瞻迎來若若。君不見海陵百萬乘
 天風，京坻連雲多腐紅。天子視朝大明宮，千乘萬騎來何雄。
 贈羽士贊無隱

東望雲林三十六，聞有仙人結茅屋。清露零黍采紫芝，白雪
 深深斷黃獨。國初山下苦流離，義士傾家救世危。百年孫子
 俱華髮，誰解燈前說舊時。聖恩深重絕征戍，猶慮寒溫資。曠
 曠身著黃冠，寫古方簿素。細書三十卷，相從寂寂又者誰。禹
 穴山頭一布衣，髻如鴉羽顏如雪。冰入壺中夜不歸，市人扣
 門呼不應。光影俱消聲色低，但言解隱不言無。不道本無何

所隱我欲作丹，須水金人間無藥不堪尋。青霞如練遠相覓，
 華蓋衝天太室深。

題漁村圖

黃葉江南何處村，漁翁三兩坐槐根。隔溪相就一烟掉，老嫗
 具炊雙瓦盆。霜前魚官未竭，鱸中抱黃鯉。時白已烹其鉗，
 當晨聚更摘。與誰共佳席，幸何人無恙。來晚風落葉何絕
 想，了無得失動微念。况有興亡生遠，哀憐昔來芝有園。倚猶
 被留侯迫之起，哀將名姓添人間。隨此橫圖卷秋水。

題韓幹畫馬

韓生觀馬十二開，時馮一二傳人間。披翁嘗來伯時宅，見此
 遺迹開我顏。前行如雲塵不動，後者追風絕飛鞚。昔人能事
 已可能，始知實識非虛諷。昔觀秘府韓絕少，得見龍眠已驚
 倒。使人讀詩如見畫，人中豈復生敗老。五雲之中天上奇，代
 產名駒天子騎。神明尚令後古見，莫歎韓生非畫師。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圖二首

出山作官十載餘，聊托筆墨懷幽居。連雲一一列眉黛，細雨
 往往逢蕪。漁樵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我父居山
 不待書。獨念稚子扶犁鋤。
 閣前流水秋愈深，故人東來遠見尋。方舟直過彭蠡澤，把釣
 坐對香爐峯。雲中烟樹差可辨，江上鄉關誰與吟。我欲芳蘭
 寄遠者，日暮天際多輕陰。

題秦統二天人承召遊華清宮圖

貴人並輕如輕鴻，承恩馳入華清宮。道途先不止，行客策蹇
 奔趨鳥。惜風袋囊隨地何足拾，豈有扁章限相及。畫史當時
 妙墨傳，光彩流動狂情急。君不見白頭拾遺徒步歸，明時
 尚事官非朝。天縱神封事高閣，兩餘宮漏稀。

方壺畫山水歌

方壺之山在海中，世人欲見知無從。壺中仙人閉香閣，絲筆手開三五峰。草亭兩箇老松樹，寫壑千崖閱今古。憶昔長從王子喬，坐聽秋風最高處。世人畫山非不多，不識真山奈若何。君看昆侖上，丹穴芝泉玉樹森。婆娑東望方壺應不遠，飛度九州如過電。便從海上問金公，莫待浮杯水清淺。

示因

憶我垂歲離親側，足自跋屐心惻惻。中年祿薄不及養，人羨清華已驚惕。歸來老病五年餘，閑子謀食躬犁鋤。蓬蒿羅生果蠹異，蛛網微細仍繁紆。星河江上喜非遠，况與良朋適我願。故人念我一相見，暑中尚慎梳櫛轉。

律詩五言

玉隆宮所藏宋乾道宸翰李壺二字

李古銀廿九

昔者雲歸壑，天章自九重。日華常映鳳，山氣盡成龍。俯仰遺陳迹，高深儼德音。飄然化春雨，結想在高松。

寄忽承旨

投老清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烟。歲熟無憂食，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寄三衢守馬九皋

聞道三衢守，年豐郡事稀。詩成花覆帽，酒列錦成圍。鶴髮明春雪，貂裘對夕暉。扁舟應載客，閒聽洞簫歸。

題朱澤民山水

積雪山陰道，嵯峨筆底生。雲門見童子，禹穴闕蛟精。高人何在幽情幾，詠成杜陵空想象。晚飯掩樓晴。

寄題汪道士草亭

飛白妙嫺嫺，新題蕙草亭。仙童相鶴法，客借換鷲經。雨後歸

懸黍風雲護伏令，遙知春畫亦襟坐養黃庭

黃敏廷送竹本

分得瀟湘玉，森森忽滿林。香爐來曉色，石盤借清陰。好共芝蘭長，毋令草蔓侵。清風日如畫，老朽要長吟。

聞鴈

樓近煖雲綠，夜深歸鴈低。聲音燈外盡，羽翮月邊迷。冉冉白榆上，悠悠黃竹西。應逢移王駿，春草一長嘶。

錢翁舉畫

一樹花如雪，清明客未歸。坐看黃鳥盡，夢作綵雲飛。翠袖寒猶薄，羊車過絕稀。相如能作賦，月下卷春衣。

山水圖

泛舟垂落浦，望見香爐峯。野水常欲樹，山雲不礙鍾。桃源携客氣，松徑與僧逢。為託荆關筆，添予九節筇。

丹霞觀黃知微留別

寓館隔溪津，過從厭市塵。振衣清露曉，拄笏野亭春。歸作芝田主，思存黍谷神。松華頻寄取，老去欲輕身。

題馬竹所畫

老樹依江岸，歸舟傍釣竿。水花看破淨，風葉識天寒。鴈字來千里，魚羹付一餐。遠山青可隱，目下是長安。

題曹霸馬

將軍今為庶，畫馬寄高情。聚立天風起，長嘶沙草生。飛揚萬里意，凌亂五星精。日暮太行道，悲哉長短行。

冬陳溪山元日即事

積雪埃塵淨，光風宇宙新。開來知惜日，老去善酬春。退密觀群動，憑虛集百神。真人起居法，無一是達仁。

送客北門晨登山木閣

登山水閣空雨暖於春溪水解留客梅花偏照人林香知酒熱市遠覺民淳此地堪娛老惟愁度水顛

次韻陳溪山

移棹避殘暑開樽就夕陰冥鴻聊自達幽草若為吟離索連三月棲遲共寸心遙吟溪上晚扶策獨臨深

又

乘興忽忘遠相思知幾何未便塵事少謾悔世緣多朝食烹芝菌秋衣製菱荷平生但隨運何地不蹉跎

杏園詩為黃思順賦

善藥多陰德名花種滿園喧風吹雪盡暑雨綴金繁卧護頰仙虎分嘗任野援佳兒足文學食實以批源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寄題樓撫山普潤禪寺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普潤禪師道場師姓翁氏元和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執肉身裝塑後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固如初靈應尤著

高人出世間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遠深恩千載遺嘉穀歲恒登群生無痛疢古刹抱禪悅高丘依母慈寺右有師母墳名翁家林即師故鄉翁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今長老秋雲富公所建東隣有一士我冠誦書詩讚表後君誠夫清秋約杖屨千步攀松枝寺後有山名千步

寄題許愿天抗雲樓

城居苦迫隘層閣上岩堯措身方丈間千里心目超可以抗浮雲誰能願應露凝蜺有古臺遺碑正蕭條子固若星斗其真安可招龐公撥耕際頗懷見凌霄賦詩托飛鳥長空何家

贈劉無作

袖中殘卷在動是十年前逝水從前華傷情有妙年博聞誰共學孤坐獨求禪莫恨相知晚文章倘為傳

又贈劉無作

一家俱學佛之子更勸書諸老六勞猶真爽究竟餘治生惟淨業志養足羣跡為問龐居士成能更又如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歸田集二
雍虞集 伯生

芝亭永言

七言律詩

與樊元溥登仙遊和琴浩卿韻

老去江山已倦游
况聞風雨滿溪頭
優尋黃鶴望松壑
聊伴白鷗經稻疇
山曉有雲堪作供
酒博無煙可歸謀
從茲暫寄
四車晚留取衰翁事一立

陳可復為子寫戴笠圖賦詩四首

浮雲滿空無所依
高岡獨行來者稀
仙人每得真松老
鳴鹿幼吻生草肥
伐木遠聞何處谷
頃筐近得故時薇
山中雨來霧光合
此日先生戴笠歸

南園多竹暑氣微
始來結屋相因依
掛巾石壁香霧噴
冰髮

池水朝陽曉頓年
車馬溪霜雪六月
寒衣無絲綿鄰翁問
舊坐來久此日先生戴笠歸

老去懸車百慮灰
西風獨愛菊花開
田家酒熟邀皆去
茅屋詩成懶更裁
欲及天清燈沆瀣
要觀日出上蓬萊
赤松有約應相待
此日先生戴笠來

捨却鄉人騎馬車
老身全不要人扶
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
孤村海上蘇籀命長錢
隨積雪多情被帽落
輕鳥莫圍玉帶垂
未敢此是先生戴笠圖

仙游道士余岫雲為從珠溪余隱士求得華山下

黃茅岡一曲規作丹室
喜而賦之不覺丑
華山東下有茅岡
云是毛公舊隱場
清露尚餘丹滿白
雲今許草為堂
寒瑤野燒開金籠
春託山雷淨石林
從此便為千載計
洞天先拜紫芝章

茅岡地主古醇儒
乞我同頭作隱居
領上閒雲從管領
湘中流水聽開除
刀耕火種從茲始
雨笠風瓢便自餘
自古詩人多會合
浮丘毛氏不愁予

石人屹立古仙壇
雙閣交流拱一盤
臨水種松頭
徑徑就中作室要寬
安洞經即日循真訣
玉臼逢春浴舊丹
却恐山中添故事
題詩莫與世傳者

仙游辦得茅千束
華蓋須分奉數間
微味玉經忘我老
謾調金鼎勝於閒
龍雷變化從舒卷
鶴露清寒自往還
何似綺園諸老者
採芝初不離南山

茅岡初割一溪雲
玄契華陽舊隱文
謁簡自題香案更
封章先報大茅君
種成和露挑千樹
借與摩霄鶴數群
便定宸清真洞府
不煩夢想託紛紛

崇仁藍邑阿里七甫茉莉花盆中所竹種之而生

技葉近年翰林學士陸公謙齋作街史時亦有此
瑞朝之士大夫引寇萊公故事以為徵名其藍曰
瑞竹而咏歌之陸公任東南歷郡守部使者至所
有仁政者清節美名者壽今為中朝老臣瑞蓋不
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字于上下此竹
之生父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因取而觀之略寫
其狀賦詩以美之

華益種竹忽生根
技葉青三向曉嫩直
節有生於地力虛心
無愧荷天恩
陸公堂上今重見
萊國祠前孰更論
但得清風千古在
常扶節杖者淇園

撫郡天寧明極覺
諸主倍敬齋
監郡奉祠華蓋持
有高味三譜
敬嘆僕僕共清游
輒復少韻表退不
工聊資味笑

工聊資味笑

三峰宮殿接新橋十月長齋陟翠巖朝步仍垂蒼玉珮
還引紫瓊簫千枝絳蠟連虹貫五色香雲向日飄
賴有高人陪後乘輕倩詩句似參寥

劉公信吾契家賢弟比奉憲書幣存問表朽于
山中其遠也無以為賦賦此與之

樓府秋高寄遠情飛鴻蕭蕭度江城深慚衰朽
文章與世驚流傳多年餘賜蓋揚雄已老太玄成
憑君歸致殷勤謝擊壤田間荷聖明

故人將命清嚴地越陌經阡枉見存松菊荒蕪慚
事客裳衣顛倒出柴門老忘舊事尋書卷喜走鄰家
竟酒尊此邑故家無幾在更崇令德及諸孫

安成劉聖章漢章兄弟兩秀才來訪一長書一長
詩皆有志文學賦此為別

步稜東行好弟兄東書街袖見才英只愁困學孤
來問豈有奇聞外素誠知道言辭無詭妄及人事
業匪縱橫名鄉自昔多君子珍重歸來在橋輕

壽陳溪山生日
西來驛客作南居來往風流舊不疎好句每容
鄰曲寫高情不解世間書溫溫中夜還舟鼎
鼎并高仙畢道車千歲相期真有約九天風露
壽單餘

秋日同朋游北塔山
縣西北塔極蕭疎投老能來幾度餘山木已
隨樵斧盡屋塵猶護醉翁書遠懷天上多騎鶴
近愛撻頭可釣魚九日懸崖多細菊可能無
意再巾車

縣道蕭條北客疎西人居者亦無餘春尋道
士松花館秋寬山人掃葉書太史闕文誰借
馬相君退食尚烹魚何因得似

先天雙路下人家撥駐車
歸田多病故人疎好客相逢樂有餘老去深
盆那解飲詩成大字尚能書門生去青
驄馬道十歸騎亦鯉魚如此餘生多樂事
誰能七十始歸車

送尼山廟學彭山長
尼山新作素王庭春告成功用上干徂徠
有松充采斲靈光何殿效丹青風雲形氣
皆垂教金石又其具刻銘天子萬年綬福
祿曾添奉老為明幣

游浴湖田舍
近郭林泉無可游行尋田舍逐溪流春
賦稍可遠鍾鼓扶藜或能求區區萬里橋
邊祠廟古百花洲畔約船幽兒童不解
憶鄉里老夢時時還故州

題范德機詩集後
抱膝長吟老范兄寒若古柏兩同清東都
節節毛蓬南海真仙鶴骨成遺素飄零存
梗際孤兒瘦弱賴高情若無塵外知心友
千古誰問出姓名

溪山翁所居與小雅易君相近翁與子賦詩
易君之季子至善極隨錄之遂成巨帙賦此
以卷其美
意云升
捕撈烟雨易東家翠竹娟娟映白沙綠筆
偏題詩滿卷繡簾長對梅公花往來二老
隨天分爛熳三春感物華却問結園商
景外曾無高味到烟霞
題徐孟棻弄山閣
題詩遠寄弄山閣回首人間三十年西嶠
依然仙館東湖遠載隱君船同時翰墨
誰在問空詩書唯獨賢欲買一舟江海去
遠看香未歇承天

送易用昭

詩成長其情，人書最愛東家。織綵綵綵，樹斷春南。外華星，明月晚涼初滿。憶柳葉題都，偏短帽。梅花畫不如，莫向暈池，成久別。懸懸，還欲謝崇虛。

和陳溪山雪中雪晴一首

柴門積雪未全開，千樹瓊林豈異哉。鉛鼎微溫過半夜，玉經細味却千灾。江南水向川流合，天際春隨斗柄回。太華高人觀物表，詩成先寄鶴飛來。

東風先散急寒威，病骨欣然解帶圍。日照瓦溝生淑氣，水融硯沼漾晴輝。銀蟾試戲花枝弱，玉鶴新嘗菜本肥。尊酒欲為君子壽，除公誰是兩忘機。

和陳溪山立春後三日即事

夢朝金闕見明君，曉鏡快臨閒積玉。塵三日新春，三日雪一分。深雪一分春柳條，封盡茅如粟。梅夢飄發，貴已仁欲破鳳團。銀盤凍冬温且酌井泉新。

青陳奉常刑序

昔聞朝廷

寧廟升祔，奉常陳君新甫以出胃之貴，游博洽之高，誦特奉。明詔出使江海之上，采上金明材擇良工，絕藝新作禮器，雖器求在郡國之書，與通樂律之士，以備一代之盛典焉。鴻儒碩彦，咸嘆其委任之隆，非尋常效一職治一事之比，近而已故，賦相錢奇，解魂句傳乎四方。何其盛哉！侯伯然老懷未忘舊俗，亦成一章奉寄。

新廟工師謹駁，奉常承。詔出修門，鑄金就徽，揚州貢觀。樂應求季，孔論功德，頌成請鳳鳥文章，篆定刻瑤璣，千年製作于今，盛壘墟猶慚何宿恩。

道園學古錄

集自郡城歸溪山翁寄詩并和申字韻垂教依韻

暮春長日雨兼風，買得江船未及東。出郭故人豈杜老，鬆耕田父訝龐公。謾從情懷忘溪曲，何用安車綸洛中。旦起紫芝行復長，詠歸先與謝崆峒。

待客花陰午過申，茶香榆火一時新。千竿嫩綠搖輕暑，數萼餘紅墜曉春。坐憶雲林行道迹，夢遊仙島意生身。連根分種如米雪，來向清池對玉真。

謝陳溪山送蛾眉豆種

種豆南山憶故鄉，蛾眉分種喜封囊。底須飛鶴能嚙子，未許蹲鴟共淪湯。玉碗茶香分瑟瑟，珠璣櫻顆間煌煌。燃箕煮釜催詩句，更約鄰翁共佛床。

己卯秋舟過清江憶范德機

歸來江上翫如絲，所謂伊人獨繫思。千載清風東漢士，百年高韻益唐詩。離離宿草秋雲斷，采采黃花夕露滋。山水含輝無盡意，他生何處共襟期。

玉堂風日擅揮毫，海上馳驅二毛大。傳竟無官至召拾遺，空署華州曹孤兒。衣食交遊古自世，文章墓石高車過不留。應腹痛寒泉秋菊賦，雞雞。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龍寶殿開。秋水繞渠三峽浪，春雲垂雨大瀉來。萬家香火網緼合，四面峰巒翠翠堆。最憶老藤陰覆地，空手錢見異僧迴。

廬陵歐陽德恭游京以所藏先世誥勅見原功於

玉堂賦此以送之

突公孫子不離鄉，封誥于今幾世藏。恩數重儀全盛日，標題

三五 一一五五

情是故時囊遠從史館求同姓未竟車澤一方昭代治平
多制作討論應及漢文章

送黃子勛

從師學道辭親百里西來動十旬夜讀松林堂下月書吟
梅華坐中春每欣老筆蛟龍文亦愛幽居鹿豕馴春服成
還再到水歌同向湖之濱

書武進縣學記後

縣公之職有社稷民人之寄不敢以百里為小也有政
焉有教焉不可以偏廢也陳君子瑛治武進脩學校焉
彥思記之可以知其所系之重矣崇仁之士觀乎其記
蓋亦有所感而不及為者豈非天乎因邑士之意賦詩
以書其後云

從容文學聖門優惆悵具入觸子游百里絃歌誰濟濟千年

禮樂付悠悠邑人此日傳新記弟子遙知憶故侯何事繁芝

己卯臘八日雪為魏伯亮賦

官橋柳外雪飛綿客舍樽前急管絃僧粥曉分驚臘日臘圍
晨出憶殘年白頭長與青山對華屋誰為翠黛憐唯有寒梅
能老大獨將清艷向江天

漫空飛絮散輕絲所異寒威欲折絃縣令山在僵卧雙詞入
解頌太平年剪雲為葉煩相寄種玉成田不受憐丹鼎溫溫
千歲耽樂天事業在知天

寄質吳宗師七十壽旦

開府希年正樂康聖恩錫宴在斯堂咸周一千逢雁浴正接
期願披寵光幼珮憶從仙苑集簫韶遠就洞庭張簾花帶日
今誰是試向雲巖閱舊章

舊德高年荷聖恩慢亭知宴武陵君松喬能壽多深隱園綺
來朝只暫聞千歲天邊觀鶴髮五雲日下護龍文山巾七日
陽初動暹禮三台過夜分

和陳溪山元日後雪

瓊妃剪水散春天坐下先迎華嶽仙飛步穆鳴蒼玉佩開居
能被白雲篇朝元閣近星辰北獻壽益深雨露前白髮舊時
香案吏幾週七日是千年

無郡玄都觀羽士黃一初自京師還得大宗師吳公所
為和詩三篇其一故翰林學士吳先生廿年前廬山中
所賦其一則和天師所與詩其一則予在茅山羅山弟
一谷中送一初詩也臨行大宗師囑之云到臨川即以
示予也忽復一歲一初又將北游却賦此一百六十八
字託一初謝大宗師古道高誼也

和吳先生韻

世外神丹起積病懸塵坐見月明過候生猶識道經草梁甫
空成鼓缶歌柱史通家今昔少番君方祀子孫多淒涼遠寄
懷賢味譜入朱絃久未和

和天師韻

白髮高居古道山蓬萊雲氣重環尚方編識前朝履特准
仍先法從班桃李成蹊春日滿風雲繞坐書卷去閑梅仙舊隱
玄都館紫陌紅塵有客還

自和韻

荒坡野色帶餘曛隴上時逢植杖耘靈圃鳳麟千載去玉階
鶴駕此時分誦詩自託浮丘伯垂問長勤大隱君為報黃茅
周曲舍等端盡日宿浮雲

贈武夷道士羅鑑空兼憶范德機

學道應須住武夷青山綠水不勝思九天清露三生夢千古
高情兩鬢絲羽客鑑空猶有鑑故人詩後更無詩懸崖仙骨
堅如玉明月長歌竟紫芝

寄題米石新造觀湖亭

雪嶺春融萬里來浮雲天際兩眉開龍夜水差前起風雨
春潮足裏回尊姐誰陪賢太守文章莫媿惜英才無邊李白
登臨意更寬道碑步紫苔

其與胡伯文書問疏關稍久因楚石藏主待謁題
仰高誼賦寄此詩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沉夜水神魚化霜落
寒汀宿鴈留紅袖烏絲酣楚客畫屏銀燭看吳鉤不知肯著
枯藤杖采采芙蓉涉遠洲

贈楚石藏王謁鏡心道六有先生

不識南塘第幾橋翠樓華屋上蒼岑空文獨許揚雄識幽興
誰為杜甫激伐木春聲生澗公涉江秋影蕩蘭若散花如雨
携雙履解與高人話叔家

十月朔口占同世邑大用縣僚為游北塔山

敗壁殘書五十年重來山色尚依然田疇稍檢農民喜官府
多聞公佐賢黃菊不羞遠賢政清樽一聽酒盃延坐中有客
天濤去去金榜春風待鴈傳

九月與薛玄卿外史會于黃氏溪園陪坐溪山先
生談玄觀古仙像

自昔接纓盛邑東新堂還見百年風兩人白髮鬢先老一客
玄衷喜暫同食飲具陳先世業耘鋤全效野人功談玄不及
紅氍毹盡日溪園樂意中

會後將登華山按節聞玄卿先往侯予至

石削金釵感素秋洞懸鐘乳入山鶴扶藜不是人間際開健
聊為物外遊雲作衣裳塵不染詩成珠玉誰收石人久立
黃芽月歲歲能來為客留

予與玄卿相遇山下別後和朱德嘉韻奉寄重履
春社再用韻奉酬

茅岡七疊早香車誰賦新宮蔡少霞千歲留蹤并井日青天
獻供菜羹瓜石人兩立春衣濕岸家蚌米香福壽漫何仙羽
湏一到浮丘已遺鹿精花

和朱德嘉登華蓋山有賦韻寄薛玄卿和詩未成
登山已遇玄卿下山道中足成以寄

相期秋晚命柴車同看華峰散練履晨文苦留私似雲山人
先許棗如瓜蛟翻巨石痕猶在鶴立危峰語不詳避迹不留
知有意林臺菊有未開花

縉山張君榮字仲華來永撫之崇仁歷兩政六年
心平氣順上下相安如一日雖有遠役重勞亦無
闕事甚可稱也予之聞君相愛如故舊每懷德從
東道往來縉山道中見其風士之勝民俗之美未
嘗不談道以為樂於其受代調官京師因記之以
詩而與之別明年進秩南來觀舊治父老兒童相
迎於東門之外又當秋此以為一嘆之歡也

昔從時巡出縉山翠畦綠樹畫園間驅車百折龍門險載筆
千峯虎帳開麥粉勸香銀綬熟梁炊持獻玉漿遠道修父老
應常好為說鄉風一破顏

馬公同遊龍門道歎似山陰及武夷儘有千崖如巖石但無
一棹弄清漪知君又有鄉關夢老我龍熱水石思初發青梁
供玉食簡紫道左野人誰

太平縣道昔年豐每出城南訪野翁粗有軒牕開草木
車馬隨高蓬心寬易醉母多酌事簡無私亦愛空好得公田
多稼地長年歌詠聖恩中

集家世以文學為業亂離顛沛憂患困苦無敢失
隊然學未成而出早涉筆為文應事而已人或
為能自知其不足也歸田以來稍得安閑而目疾
相嬰學不加進於立德立言之事無有乎南也吳
以所作事過即罷不復記錄至元庚辰冬臨川李
伯宗黃仲律來訪山中拾殘葉於敝篋得粗可屬
讀者二百餘篇而錄之賦此以謝

冰生鐵硯不堪磨收錄殘編夜每過老病自知才思少應酬
長愧語言多天人理一非無學內外篇分豈自訛只恐玄經
終寂寞空煩冰月駐山阿

答黃仲律學文之問

少學文章慮每周鄉人未免是吾羞讀書次第依先覺下筆
流行稍自由血氣既衰尤帖帖神明自至但休休聖賢端緒
無岐徑篤信躬行莫妄求

重題環翠亭為李浩卿作

亭深環翠燭光寒曾與詩人語夜闌秋色相高風蕭蕭露華
如洗月團團莫疑紛窈窕歌舞自愛空閒接羽翰我憶舊書
陰德事百年應長萬琅玕詩人謂我元傳觀志能也

答馬竹所見示詩韻

黃如八分土勝封留惟有松喬是正壽戴笠不愁山雨濕倚筇
嘗聽澗泉流玉堂夜水空餘夢元瓊春生欲自得料朝雲
停翠竹能從僕府一來游
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摠留情爭看撒帳清風起歸拜

懸車白髮繫馬上詩成伶我老尊前花發為君清鳳池綠步
春蹤近莫厭養魚斫尾頰

送吳文明

山雨應寒詠楚辭可人同有古人思冰梅的的開生面
夫夷保令安詩似仙成隨世撰學如春到只心知重來宜及
東風早華蓋無窮長紫芝

冬至後陳溪山賦以佳句謹用韻奉答

一陽初動及隆寒久雨山居絕往還彩筆晚題傳密意綠樽
春之換衰顏希夷睡足風雲外安樂吟餘水竹間共者往來
閒日月紛紛紛塵事不相關

雪夜有懷華蓋山王五玄

三峰千仞玉穹虛石骨金筋守靜孤渺渺微陽丹建地絲絲
深息火生竹瓊林樽住鹿明鬼銀海奔吞黑赤鳥持酒相尋
行迹斷人間無鶴到蓬壺

答肝江鼎空山

老去文章不滿車蕭條家學賴兒扶從師授業集能遠對客
揮毫我病蘇春兩解憐棘下犢朝陽愛及屋頭烏德生何日
賢人聚膝上瑤環看畫圖

繞屋看山不命車天寒翠袖自携扶梅花照眼春常健竹葉
怡顏氣倍蘇復有新雛娼老鶴莫將舊事憶重鳥盡空園殘

寄和吳開闢大宗師

釣天樂徹洞庭波野迥誰為擊壤歌筆硯烟雲塵世隔
風雨客愁多傳書稚子必讀簡伐木樵夫久爛柯舊識浮丘
華蓋近相思何處看雲過

答吳宗師壽稀年詩韻

壯氣橫秋勢利輕讀書讀律摠留情爭看撒帳清風起歸拜

早接雲龍晚散萍二年交信祝脩齡公從天上承恩愛我何
山中讀道經老耄幸分千歲藥高鴻還借九秋翎蓬萊清淺
入應識柱杖過頭丹會星

老子長年藏室君舊聞星象動江湖尚方別賜三公烏維嶽
恒馳六轡駒龍馬河中先聖畫麒麟閣上列仙圖從遊童冠
俱頭白幾度涼風咏舞雩

能歌能辨九為章無恨才情為楚襄巫峽章生春易晚諸宮
花發日何長玄經寫就池皆墨國語成來日少光把筆題詩
亦聊亦坐中何用怪章郎

送撫郡經歷海朝宗調官
館閣論思拜命新風雲近接駕車應變慶官室多情夜奏賦
甘泉是暮春雨過落花行處少日移高樹坐來頻知君此日
行吟思歸馬封章又避人

論撰西清近九天回頭二十五華年送人越君與新雨對客
伴思倚暮烟淡翰朝朝裁五色吟詩往往過群賢故人若遇
楊開府莫說章郎髮理然

寄趙知微廉使
曹賜玄州水玉丹南征六月海生寒宣威辨說誰為陸列守
文章孰是韓溪渤不驚天蕩蕩烟塵如洗月團團故家文獻
應催名拭目空香一羽翰

題致菴樓
易君小雅雅士也自其先長沙知錄公老於楚邑子孫
守儒素至于耆尚又以醫藥活人鄉邦稱世有善人者
也小雅與余年相近少相好也元統癸酉余自京師還
小雅賜余新樓之上望眺平遠山川邑屋烟雲竹樹歷
歷在目而易氏子孫或仕或處皆循循敏藝而敦本小

雅髮須郁然顏貌充悅諸子侍立若弟兄之相次也余
深嘆善焉小雅曰樓未有名也子為我題之余以為米
元章取號善標置骨自名其軒曰致爽予之樓四面皆
可觀而西面獨遠請用杜芴意字之曰致爽仍請賦之
易公屋上有青山故架層樓擁翠鬢客至每留風燕外詩成
多在雨簾間南階竹似兒孫長東老身同日月閑若道神仙
平地好便從南郭覓柴閑

東坡墨竹
扁舟憶上浣花溪風雨橫江萬竹低石室歸來秋似水峨眉
相對醉如泥春雷翻石蛟龍起夕照穿林鳥雀栖二老何年
重曾面為揮濃墨寫凌遲

白雲間上人度夏
白雲長傍大湖飛忽向西江度釣磯彭澤小龍邀共飯潮陽

寄龍翔寺新笑隱
無所住經函松下共柴扉
羸得歸來休使休鶯花何處更追遊閒雲過雨依檐宿好雨
添泉繞舍流世上文章將底用夢中塵業又何憂隨身官殿
香雲裏遠見千峯百海秋

寄魯學士
往歲樓船過太湖珠簾翠幙護圖書泉南五馬傳燈後天上
群龍進講餘滿座賓朋尊有酒盈時抗稻食多魚趣裝未覺
曹參晚雁有賢人載後車

答甘允從寄海東白紵
海國綠衣雪色明寄將千里見高情若隨野鶴渾相稱行近
沙鷗亦不驚江露滿船歌解起爐烟悲袖憶詩成秋風遊子

道園學古錄

三五二五九

偏愁不誰采芙蓉共晚晴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舫前日遠煩天子使至今猶託野夫亭有來妙句題萱草政尔齋居讀道經積雪滿庭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

昔年供奉慙清切舞筆春明近御屏一日携書歸浦徑幾回對雪坐茅亭女蘿藉訪如新出華蓋夫容麻鞋經取憶先生天上去皇都應見草青青

次韻谷鼎空山

患我名香海上來講惟還憶舊親陪微風高閣村天步細雨深簾對露臺滿袖當時雅韻孤村此日響雷來高人雅意相期遠未覺匆匆白髮催

寄貞居張先生

司馬先生苦著書又嗟金液日清虛星辰欲動合精劍靈霧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為脩直錄百篇餘白頭供奉黃金盡靈爻何因到隱居

孫宰金碧山水

昔代香山避君官中天積翠立天容雲生金水二春柳露酒銀床五粒松飛瀑橋長通窈窕斷堤人倦立從容舊時行處今看畫烟兩樓臺晚更濃

甲戌四月十一日至臨川中雲寺祝

聖壽齋能為賦此詩

郭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白花過雨落松檜黃鳥隔溪鳴參秋葉朽虛堂空室問淹滄滄實愛小山留為貧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舊游

蜀人臨夢良效楊補之賦蓬閣

錦屏山下花如錦却愛清紅野水傍放筆在筆無直幹欽逢方欲開清妍最恰半面歌歌扇更笑輕身障舞筵君看上林千樹雪繁枝何處獨娟娟

寄吳思可廉使

歲月將題傑閣成寄來三筆荷高情知公比任中丞重念我文慚吏部名王勃當年神所助紅淹老去夢還驚尚懷曠日牙塔下解歸興送詠洽平

寄南安縣信臣檢管

昔同整冠死又經筵一別于今四五年太守政成梅嶺北老夫吟徹野雲邊愁來每看新題字夢裏猶懷舊奏為願後仙才扶病骨想能瀛致到臨川

游仙遊山賦詩

仙遊亭于北門東雲樹烟霞野徑通秋淨非峰千仞表春濃仙隱百花中昔人黃鶴何年去九日清尊此意同醉揮菊花歸路晚莫令狂客惱采翁

方壺作仙遊山圖

身在中中居用圖偶然點染出方壺數株古樹雲連屋一箇橫橋水滿湖門外從教車馬過鐘中不計拾梁儲等閑真道華師者指與雲間一翠渠

命錢翼之

吳郡名書益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閉門三月梨花雨偏為千林柿葉霜客看舊題驚歲月僧將新句度江鄉莫愁茅舍淹留久秋菊春蘭各自芳

次韻蘇空山送杏

看偏生紅雨滿林筠籠遠致百九金篋知過熱心先喜猶恐微酸齒不禁洗瑤便應催泛蠟封囊何必共來禽唯當種核

成嘉樹化遶春地來鼓琴

和陳淡山春雪見貽

弥天春雪積塵泥花信今為第幾風一色瓊林無別間九年
金粟有餘豐趁吟野徑雲俱黑睡起東牕日已紅幸自與公
同此樂莫辭微醉注黃中

予少年過劍門酒樓賦此題曰連十八書郡人疑
其為呂洞賓詩此謾記于此

耳目聰明一丈夫飛行八極墜雲區初吹白雪妖邪滅袖拂
春風楊柳蘇氣似酒酣雙鬢十情如花擁高天妹如今一去
無消息只有中天月影孤

即事四月十六日

卧病立園忽五年千官此日正朝天縣公稱壽邀相共野老
扶藜拜不前帶拭文犀看舊賜髮垂明鶴愧初筵莫言小色

天光遠朝蓋雲芝五色鮮

日疾禍成二首

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烟霧亦悠悠靜聽靈響市中發坐受
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選張籍賦策書宜共左丘裁大清絕點
誰能盡一聯青蓮月滿臺

木綿鶴袖小烏巾百事無聞自在身舊是王皇香案吏今為
華蓋洞天賓看花謾笑如烟霧落筆那能泣鬼神聞有紫芝
新可食園公有約願為隣

柯敬仲畫古木疎篁

不見丹丘四五年幽篁古木更蒼然兼取霜露風連海翡翠
蘭若月在川憶昔畫圖天上作每題詩句世間傳前村深雪
誰高固亦有晴虹貫夜船

富野江石門江秀才

道園學古錄

石門山在野江上間似金山及落星浮石不隨春漲沒道林
常見晚雲停鳥飛空界誰能賦龍員經函我所銘此地下隣
多逸興重來為寫向幽尋

夢吳成季直人見訪夢中作

竹外旌旗駐馬鞍兒童驚喜識衣冠青山春日何須買高閣
浮雲日共看野藪不堪供七節新詩聊可助盤桓當年赤壁
扁舟夢幾度人間玉宇寒

嘉平歲望陳谿山自山齋還邑月下獨步有賦

野迥霜明月轉高寒花疎影立亭阜池冰下見蒼鱗鱗雲海
東迴雪羽毛客去夜深猶倚杖詩成春近更揮毫老拳數尺
當晴吳無限清歡一緼袍

莫愁寒日經簷短瘦牖西南燈有餘頗有襟期俱老大略無
塵滓涉清虛飢來進大烹仙木定起和丹較道書馮使白雲
封合口免教入跡近幽居

李古錄廿九

題馬竹所照磨捕魚圖

霜寒水淨已無魚漁者縱橫罔不跡羹食盡供農市遠炊烟
猶待晚歸餘已知浪浪濤濤真豈盡洋洋鄭沼如萬里江湖
春雨闊海鷗不去小舟虛

李伯宗錄詩

若去逢春抵謾吟敢煩絲筆為追尋玉堂天上成塵夢牙舍
山中樵野人萬里雲霄歸鳥盡孤村風雨落花深文章傳世
知何用空使高情慨古今

壽陳溪山生日

風動蕭蕭白髮疎高齋長日共清虛輕雷過雨神功外瑞露
垂雲弄澗餘蘇杖每期天外友松肪更試枕中書九秋華蓋
通天極千載相隨兩鹿車

鶴

予家有薛少保鶴一軸先尚書自蜀携至此色以爲珍
玩先參政晚歲失之不知何在當時極嘆嘆今二十餘
年集妻姪浚儀趙德莊從好事者重購得之欲集識其
故而載諸序言爲賦此

吾家舊物薛公鶴老氣神矚歷九辜鐵石閣身情足脛雪霜
依骨凌翎毛通泉久失千年登杜清空吟一世老去思卿
歸未得時時借看倚秋高

二月雪與陳亦賢

江南二月長聽雨誰見翩翩雪滿舟病眼直驚翻玉樹吟身
渾欲危貂裘衝寒我酒恰佳客把筆題詩想舊遊得意長安
各騎馬山空暈憶醉翁不

閩憲克莊以故舊託交至世孫明仲德微聖老退隱

逸尚伯宗用昭止善浩淵子島至善及余表姪孫
陳詠予兄子也仲弟之婿曾庶用昭之從子大年
等十餘人寒冬連旬日夜錄之得五十卷亦已勞
矣賦此爲謝

若夫斯文付寂寒枝枯甲一遺蠅虛言自歎其何補好友
相求不憚遙敗篋塵埃煩數子破葱燈火每連實書成明日
尋梅去共看春風轉斗杓

送朱明仲歸建安并簡成憲克莊

道南遠道維實天存極寸神膠萬里渾渾路遠抵煙霜穩歲寒
更覺緇袍溫山川文物今誰在師友淵源尚可論弱翰不隲
酬使者遠來深愧孝亭孫

送王公輔遠遊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其及人

之不窮也空山雷先生隱于檀湖之上其深名勝多從
之游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于代其高尚深避者則
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種湖船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子
生著述皆無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家廟
之趣與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至元二年丙子
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有羽士王公輔自種湖來福
詩一篇爲贊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固有得於君子
者乎問其年纔三十喜其盛年好讀書苦吟聞其將從
吳越淮泗而遂至平京師也故作詩以送之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喬雙鳥度幽岑欲吹藤杖同清夜靜看
梅花對苦吟江國鸞花時冉冉京城烟雨晚駸駸老來每憶
登臨處仗子芳年一一尋

題趙師舜謝安遊東山圖

大傳東山杖履行總將憂惠托高情獨尋窈窕開瑤席雙引
鸚鵡韻玉笙春雨松間殘爽冷秋風江上莫塵生三分籌策
頻煩甚惆悵雲霄一羽輕

活水源爲王欽道賦

川上嘗聞感聖衷源曾見出泉蒙風霆流動子門關山澤
高深一氣通潤物已隨時雨化濟川猶歎昔人功野塘舊隱
誰能住一勺清冷謝太空

夜宿周氏簡能復心李伯宗

復心與伯宗留宿周氏東齋談易參語集註至於達旦
其以微疾不得奉陪然心甚喜雞鳴賦此章呈二君子
霜月高齋宿兩賢夜深清話極幽玄思兼吳測神明化通變
猶聞典傳傳五十年思絕學二三良友信遺編選錄若欲
驅殘臘晴吳梅英辨與先

贈朱萬初之官建寧升序

仲春之望建寧幕長朱君萬初之官迂道百里惠訪山中存撫老病深感古誼得見禁林真臣名公書報萬初延閣機暇得進所製新墨甚稱旨意中書傳問所居官符有

朝權之喜良為助慶因賦此為別云

墨卿玄壁進 明光玉硯雲曲御榻香內相貽書傳異賞中

朝垂問仕何方宗家應訪金絲舊古道相求草木荒把筆欲題新感遇半衣春夢驚香浪

五言絕句

題汪華玉子昂蘭石四首

海內出珊瑚 瑚枝撐碧月 孤鰲人拾翠 羽泣露得明珠 然差不可吹 綉佩寄遠道 緣令如石心 歲晚求相好

李古錄廿九

抱玉下天河 繞叢秋露多天寒 翠袖薄日莫欲如何 翠袂倚岩堯來尋碧玉 蕭拂衣成歷劫遺迹朕寒潮

題黃輿可所藏錢舜舉瓜圖

秋夏有遺實 不食庸何傷 東陵為圃地 何曾愛雪霜 題趙師舜光風轉蕙繞崇蘭圖

春妍帶雪圖

眾芳非不多 金石好兄弟 襟佩以間之 春風接襟袂 王君深宮裏 春妍帶雪綵 可憐五色羽 相並不知寒

江村秋晚圖

依約米家船 疎林泊暮烟 新詩吟未了 槎上釣江編 題饒世英所藏錢舜舉四季花木

海棠

睡起多情思 依稀見大真 一枝紅淚濕 似憶故宮春

道園學古錄

黃蜀葵

花喜立清晨 鵝黃向日新 金杯承玉露 倘醉蜀鄉人

丹霞覆苑洲 公子夜來遊 終宴風露冷 折花登彩舟

芙蓉

萬木老空山 花開綠萼間 素粧風雪裏 不作少年顏

鳳皇臺畔竹 倚別出參差 玉一枝 闌盡雪霜心 似鐵高風 惟許歲寒知

題饒世英所藏孤鶴圖

海風吹月憶危巢 清夜梳翎雪墜初 仙容不知猶是畫 每聽長喚向松梢

贈朱萬初四首

霜寒摧殘凋壑 非深根千歲 斧斤違寸心 不逐飛烟化 還作玄雲繞紫微

近世墨以油烟易松滋媚而不潔 墨萬初既以墨顯得 真定劉法石刻墨法以為劉之精製 際心盡在於此 必無誤後世因覃思而得之 蓋取千百年推朽之餘 精英之不可泯者 乃用之 非常松也 烏乎 孰肯舍易而求難 必求古人之成法 而後盡其心者乎

珥貂鳴珮入明光 新墨初成進御床 韋野小臣春夢短 猶懷染翰侍君王

天曆已已天下大定 中外又安

天子始作奎章閣 于宮廷之西 日親御翰墨 時榮公存初 康里公 子山 皆近侍閣下 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

稱

護田祈歲豐

子昂竹

憶昔六朝舊竹村，瀟湘賣客動秋思。諸公老去風流盡，相對
茶烟腸斷絲。

子昂蘭石

汀草離離石老蒼，行吟何處樂清狂。江中遠佩相思久，空待
明年春蕨長。

李商隱

炯炯孤燈兩目寒，沈羅臺上濯神丹。水空映日初無恨，故許
六王名愛覺看。

唐五王出遊圖

華蓋樓前柳柳長，春風馳道曉塵香。龍吟鳳管多相似，黃髮
為期樂未央。

李百子

八駿圖
球池積雪與天平，西極空聞八駿名。五鼎重來人世換，蕭
首宿漢宮城。

射獵圖

斜獵長年枕翠華，合圍八月度龍沙。蕭蕭徒御圖中見，猶想
君庖賜滿車。

日暮推車力已疲，道逢猛虎快餘飢。負嵎何待要縶，弱婦
嬰兒未可欺。

題白玉蟾像

日出持飛積雪高，海空天淨絕纖毫。每看劍氣衝銀漢，正是
吹笙詠碧桃。

題大別山柏圖

馮諶看雪鼓風雷，此樹相傳手所栽。我想見樓頭處，鶴家千年

道園學古錄

一度此山來

富樫乘轟送地黃音

身如老馬視茫茫，洗滌甜酸器致地黃漿。日飲餘肌骨解解持
書卷，近晨光。

許張用鼎

老馬尚書實安盛，淮南北誦君詩玉堂。自是歸來晚不及
觀君落筆時。

題閔尹問道圖

身隱何為更註書，區區閔尹強留車。周公制作成，缺嘆息
何人問緒餘。

中秋前偶賦

一室蕭然絕礙虧，桂香初發自先知。已無熟樹仍無惡，坐到
空林月落時。

李百子

空林月落大如盤，難火無聲曉氣寒。童子擬謀朝一食，玉盃
盛得露溥溥。

一杯濃露滑如飴，灌溉清涼可療飢。畢力石田嗟已晚，空山
何處采雲芝。

采芝不覺過前山，偶共樵歌笑却還。人影自行殘照外，兩雲
先入翠微間。

次韻答馬子軍參政四首

山水娛人若妙顏，幾年拚送鏡中鬢。高情誰與為，冰沐行卷
春雲指掌間。

海風吹雨散蒹葭，曉鏡猶高堂上兩鬢。絲想見東南賓客，臨江
醜酒看潮時。

病鶴前年下玉京，空巢柳寄一毛輕。白雲千載悠悠外，自照
冥溪野水清。

方欲羅賢祝國開選掄更欲籍非才故人情厚慚衰朽千里空煩重使來

題赤城站壁

莫道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濕蓑衣天心月滿江心定贏得閒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敢向漁樵詫艾衣多謝相如遠相問華亭明月照寒磯

秋夜有作

月明清露浸山河八極無塵水絕波形質不應猶有礙泉端惟恨桂香多

玉龍圖

貝闕澄澄海月生水晶簾影接空明蛟綃剪得霓裳就却擁水箒上太清

郭熙畫本

江南喬木已無多誰畫秦天鐵石柯記得玉堂春畫永寒林坐對老東坡

浙西提舉陳眾仲以其省之命請考秋試其還也賦此贈之

高風小子看

百病消沉老病身石田茅屋度餘春故人遠訪間相對共看流泉日日新

高賢副所欵

今日禮文章休道心事大成物致精深老來更覺交游少珍重游揚羅季生關上千古斯文一歲微最憶相逢共紉繆開樽

東海眇烟霏

予去聲光日已高荒村那復重相遭畫屏殘雁聞歌松春雨秋雲見羽毛

贈聞白雲

白雲東去又經春每想飛鴻到水濱幾箇遮山松樹子憑君洒雨洗埃塵

無題

月關珠管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又作人間夢空窺吹簫度碧烟

題亡弟嘉魚大夫與眉山奴詩

瞻望石山草木春兩選無計每傷神數家共客巴陵下只託詩書論古親

五弟文章絕幻死只餘詩句似西江十年夢斷遺書在風雨梧桐自一窺

書蘭亭後

墨池春雨水冷冷消得幾群舞雪翎千載臨文嗟悼盡摩挲病目看蘭亭

題黃陂中虎圖

當時玉帳蜀雲西坐嘯風生草木低傳寫餘威千載外空山藜藿尚萋萋

聞幾村

嗚啞機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遊滿地月明涼似水鼓聲柔擗地揚州

賦玉簪花

玉簪花發廣京城倫閱詩篇未識名解道折花怕帶露却愁香色起凡情

面植芝蘭背植護高花冠玉擲正園小冠不厭雙蓬髮類有
朋卷玉露繁

翠葉長廷出露葉素華高紫竹板風方田種得新秋玉露解
濃香屬老翁

太官會弁若星沈沈老同朝八月秋一色尚方新切玉香香
無語度中洲

溪橋踏雪
萬竹孤亭積雪明衝寒先到竹高情過橋不是尋常客共聽
空山翠鳥聲

奉谷具仲公見寄兼謝許愿夫
城南謾作草堂新過客全稀既有塵城開鶯在二三月無因
兼杖伴詩人

華蓋山前已結春空院獨住東籬院何如城北蕭關更吟詠
高齋從適參

翠竹如雲百尺樓川原錦繡出城頭遙知吟詠華蓋兼清酒
千壺薦膳羞

賦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交游盡我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願華星
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問矢死
終天更不疑

次韻陳溪山春日即事
日出蒼龍霧縹緲和屋花柳想蘇醒士言內外皆疑是歷歷
東風屬所經

河漢光微海出曉蓬萊官關照千門晴爐無外象相覓塵影

道園學古錄

道園學古錄

保消漢石存
兼竹葉中舊席虛白雲不往意何如欲由正叔來消息正植
句我未盡切

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飛劍來時月正圓天下儘多愛樂事爾然
來往又千年

題觀文禪碑
華歆勤修鑄鍊華妙善千年不可磨曾有始皇刻李斯
文字更誰識

崇仁邑士兵景求史投齊安高定惠院書來報寺
之海棠東坡所為賦詩者今二百五十年林等
復登往山明月溪增甘坡前舊寫并錄所賦為寄
偶成三章本多并呈韓公克莊部使君云

滿山桃李擅春風簷俗何妨惚化工賴得土人憐不受故容
山寺對衰翁

江城紅杏是鄉人人去花飛海復塵二百餘年還一見雨中
月下為誰春

昔年秋閣倚春濤紅萼青松翠壁高應有故人知我在鷓鴣
春雨老江岸

次韻東山鳳樓別墅四時詞
湖邊綠柳多年柳島上紅雲一月花惟有舊時鷓鴣子經春
仍在故人家

兩餘飛蝶傷秋開江外踴躍喜早京高致周農歸別野黃山
莫是謝家莊

秋聲掃葉書連屋月暮黃花醉短籬每數觀之將落也下違
物志見新詩

三五二六七

三五二六七

三五二六七

三五二六七

寒陰薄白分嘉王國果青苗貢上金受命素心如鐵石不知
冰雪歲年深

臨川又禁庚戌才求書北海京師荒山久病筆墨
盡廢偶有近詩一首寫寄

國史侍講祭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
者共一省之亦知衰朽托庇無恙也

鳥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林常年亦笑人間飯脚為
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白頭如雪驚飛起歌歌
銀河星宿稀

和陳溪山韻
林園寥廓靜藤蘿來往風雲盡日中萬卷相如嘆嗟晚一簞
猶恐負時望

幽幽直入南山路行到水窮猶有雲回首獨歸無一事道傍
還見丈人耘

題樓攻魏繼圖

我國家既定中原以民又失業實十道勸農使總於大
司農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皆親歷原野安輯
而教訓之今麻之效播天下齊魯尤盛其後功成省
專使之任以歸寧司憲司置四會事其一則勸農之所
分也至本耕桑之事憲猶上之大農天下守令皆以農
事擊銜矣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書耕織圖使
民得而觀之而今守為之者撫圖頌詩為賦三章章四
句

鄉里發業勿失時畫圖勸相又題詩當時補奏應無缺金五
餘音到甬綠

吳越越越用日多始終吟咏經安安丁成爾能問琴瑟宜薦
房中備樂歌

昔昔東南抒袖空詠歌蘇蘇織到國窮勸農十道先齊魯百世
興王衣被功

送程以文兼東場更頌
樸學清忠荷主知每驚異論苦相厄只緣自信非鄉恩俟命
從容絕妄思

玉帶此句是歌官得筆相遺白書兼莫惟討論成證論御床
夜索草帶者

故人不肯宿山家半夜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
端的向誰誇

西郊草堂圖為從子畫作
故家東郭百花洲梅柳西郊柳舊游賢子獨知懷土念結廬
為觀草堂幽

早晚東吳買客船直歸萬里書齋邊寄賞儘有詩人在忍向
園中看數椽

草堂在處即西郊巴嶺還如空窟高但有好孫能力學不終
老杜不春遊

野梅官柳頗依依酒清常七十稀莫道錦溪好好覺沈沈
安樂不思歸

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諸子姪
疾風吹雨作春深抱膝西窗獨自吟百廿詩書百十古事只憑
孫子不虛心

江山信美非吾土飄泊樓遲近百年山意暮田同水曲不堪
夢覺應啼鶴

寄成都孝成姪

寒食風花高下飛錦官城外是耶非百年墳墓惟孤姪因酌
寒泉薦厥薇

寄吳門弟姪

尚書大墳在吳門老病西江更斷魂春南滿山湖海去扁舟
強飲引諸孫

寄子安氏從子宣

兩兒逐椽騰東西解憶荒村叫竹雞北返表冠芳志在扁舟
有日發端溪

癸酉歲晚留上方觀

投老歸來山縣小無端人事尚關情雲房借宿是取客寂亦有
鄰春月下聲

燈前自了讀發經風入疎簾月入櫺坐到夜深誰是伴數枝
梅雪一銅瓶

偶行幽徑豈尋春忽見叢蘭紫出新幸自林深可終日莫將
香引路行人

山中積雪到盈端獨對篝燈夜夜闌不是梅花心似鐵如何
桂得許多寒

英榴惟是亮

江南春事已蕭條只有英榴絢日嬌水國不知春者近雙將
文羽戲清潮

題明皇天授舞圖

寢安食飽對青雲按舞調笙不厭頻西內歸來還獨有梨園
弟子白頭新

題昭君出塞圖

天下為家百不憂玉顏錦帳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月青草
離離詠未休

道園學古錄

題陳氏遠塵樓

春風滿縣花開日夜月千山寧積時定有扁舟來好客倚闌
淡水度雲遲

偶成

野田開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燕牧各歸魚鳥散微風
吹面鬢蕭然

半畝秋陰近石床倚床自炷水既香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
簞笠共夜長

鷓鴣新來怯曉寒東枕睡覺日三竿清團淨坐香如縷塵凡
殘經亦倦看

桂亭

夜已深陸海氣涼水光蕩漾入簾推水肌玉骨使清夢不為
吹簫送月明

文古錄三十一

壁月珠星繞四周團團翠樹長東頭黃金布地香為國此是
山中富貴秋

田舍

晨昏車馬亂雲烟花下追游亦偶然百子無聲春亦去蕭蕭
田舍日高眠

題漢李宣受貢圖

悠悠桂柳馬蕭蕭萬里歸來氣不驕黃屋東邊渭水上從官
誰是雀絲姚

舍饒心道四首

碧玉婁涼思入雲數峰江上見湘君夜深霜冷絃中折儘有
遺音出木間

日下吟傲還獨倚陰陰夏木掩柴扉空傳秀句家區滿世外
高情更絕稀

三五二六九

巴水東流日夜深先生茅屋背城陰東風盡日吹香草金石
臺荒想獨尋

塞坐詩書日漫歌陶公於此每渡笑匡廬雨過青衫濕只為
長松不易柯

題約牖寫譚無咎賦

約牖前頭一沼開天光倒影入蒼苔臨泉洗墨春雲濕恐有
神魚起鰓雷

檢束精神不外馳天光融徹入初職飛塵不礙晴虛景意識
空從一管窺

意識休將一管窺斂成深密靜無私始終慎獨成天德深信
開天自運裁

酬酢紛拏寔至虛若求漸覺就明虛若君若塔成先知約絕利
等游事廣若

別發玄圃後重寄

郭西山路有寒梅想見臨行首重回夜聽雨聲知水長滿船
明月幾時開

聞發玄圃除御史
好風天上送春來紫陌紅塵萬里開春兩春波舟一葉題詩
先到鳳皇臺

發玄圃除御史後寄蕭性淵巡檢

望仙亭長最清閒日日吟詩竹樹間長官新裁多冠去誰興
空山相往還

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離不及梅花不解嘲留與周南舊公子歲寒
聊寫兩三梢

古檜

根到深泉石作身踈踈香葉不知春海波不動天風遠千歲
寒蛟作老人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過江邊玉雪新我是錦城城裏客開圖
更憶錦屏人

留易小雅樓從陳溪山同飲
花滿橫樓酒滿盃晴光偏送好春回東家縱有溪山與聽得
歌聲也合來

和陳溪山櫻桃

紫玉盤中絳雪繁相如多渴喜清寒明光分賜難重得却作
金丹火齊看

留題龍門寺

自入重山知者稀默然終日坐垂衣山後還笑疑頑甚無見
無聞忘却歸

一榻東軒絕百非浴波紅日上雷奔輕雷谷口作飛雨知是
老龍回翠微

舊得鸞雛短羽毛筠籠三月未能高携來聽法生公石風竹
雲松任所遊

投閑雖久尚勞生數日山居實稱情香象渡河姑且置端然
聽得落花聲

樂府

微雨輕霞暖烟籠畫重相尋開步堤少露桃風絮香影傍烏紗
從倚江樓最久綺魂迥翠擁雙雙輕鷗外水村山郭帆過泊

誰家東華塵土夢漢宮傳蟻墮樹啼鴉記當時携手何處
天涯日暮清吟未足聽街鼓催發香車山明醉驚鶯散香深

夜未停擗

寄阿里仁甫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踏破城南蔬圃故人直是不相忘把酒看沙頭鷗鷺青雲得路蘭臺烏符早晚新承恩露輕車切莫便乘風先報與山翁知取

法曲獻仙音三疊為陳溪山壽

秋氣至壽年注天香燕坐喜看扶兩几擊鮮何必瀾諸郎長歲接賓行

盤石上新畫大立蒼羽扶老一枝風滿袖凌霄千歲露垂松不與世間同

千歲事何許竟松喬意兩輕開道路星河北斗轉豈堪相對話漁樵

浣溪沙

江上秋風日夜生蕭蕭兩鬢為長輕色蕉葉竹共幽情病骨不禁湘簾冷夢魂猶似玉堂清畫簾兩過三更

銘

虛白齋銘為陳玉林作

於穆聖皇有嘉玉林曰若積雪日華照臨六人無外既清既廓氣容明新庶物咸作羽衣有儀燕見擇清之取虛白塗錫之名况景太虛接軌真白先生之稱世豈多得天垂休光貫于丘園管我谷神守我幽玄冥升在上日月于邁履下土福祿攸介我瞻草木我行戶庭風雲徘徊雨露載零齋居孔明夙夜敬止以祈繁釐以報天子坤而不盈渥而不溜上帝臨文永品遐思

方床銘

後至元庚辰九月二日芝亭老人作方床于居室銘其

道園學古錄

背曰

畫安以恭之歛以息儼然其意順應無迹煙囪有人善脩其身千二百歲不衰而神

几銘

方床前几因式致敬俯毋傲視仰毋傾聽必精必明必安必定敢曰蓋至弗慎中正

先君硯銘

硯先君所常用之先君去世十有九年硯亡而復得之銘其陰以示子孫

贊

端而溫謙躬尊思德容如生存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劉原父遺像贊

博學洽聞雅言通吏經殘禮軼折衷捕疑百煉懸鑒照物不遺末世冥胸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數之最守道自如不易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先公道像贊

至正辛巳九月九日集理故書得先君郡公遺像於是棄諸孤廿有三年矣連事者咸曰甚似再拜瞻對繼以泣血政述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前德以示子孫其辭曰

孝弟之誠仁義之學傳宗山家踐跡先覺麻惠難而心常定歟貧約而氣愈充不與物忤而人自化不與時競而道弥崇

三五二七

遺我子孫者實行之積沒由不忘者為德之容恂恂與與知
者實除常與人俱孰同其歸

邵蒼老人畫像自贊

世家岷峨之山生身衡嶽之舍詠聖神之遺言攀仙真之軌
駕白雲晴空春風秀野雨雲露雷不可繪畫聊采靈芝以遺
遠者

孝女贊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錢發其地作場以治之
曰金谿場寶曆乙巳銀絕而治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治廢
時上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
者官強之治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
家取土石雜取之本無所得縛祐按捺不勝其苦祐無子獨
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治中焚死監吏黃傑上其
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惠害也神而祠
之

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
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
新祠于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
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
邑士危素請太史重集贊之贊曰

賢藏之興豈為厲階叔世盡利民生懼非榮光二女哀其所
天力不能拔投身盡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愧
血食

玄帝畫像贊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為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士方壺
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盧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具獨乃夢夫人被髮跣
足玄衣寶劍坐臨屋各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故事存思
華肅敢意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為國善繪事追
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畫而傳之與世瞻瞻傍有介士
玉板金籙曰帝告汝錫爾榮祿毋毋而升夢亦遂覽明月在
戶香彩偏屋取火亟應神運掌控彙分無失三千其幅丹青
既成齋戒韞匱有當受授先事程下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
有相師泚其玄躡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案以薰沐
臨池擬容識以玄玉有符之者昭事毋瀆上帝臨女亦爾景
福

宰淵微先生畫像贊

湛乎澄之而愈清昭乎執之而有象我自和以天倪人乃見
其神王納湖山於几席連風雷於指掌酌沆瀣以濯鼎御氣
機之來往此所以身潛九淵之源名應少微之上居與稚川
相埒壽與廣成相長也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子昂書忠孝二表贊

漢丞相諸葛武侯以建興五年出師伐魏所上表後一千一百十又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又後二十九年

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為子昂真蹟雍虞集為之贊云

維昔武侯拜表出師追感先邁蹇之正辭君子小人興衰之辯凡厥有邦可以觀善代有文臣進忠盡忠爰致筆諫為屏風考文取義集思廣益遊藝之美傳世無教

蜀李密字令伯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密辭職所上表大德九年吳興文敏趙公所書至正三年臨川饒龍得之其太守洛陽楊侯友直審定以為子昂真蹟雍虞集為之贊云

侃之郎署蜀漢遺臣報德王母誓畢厥身新服有邦求我遐

僻懇之陳情以謝微辟誠篤之言義命彼當教孝教忠百世同尚墨妙筆精重書其辭載誦載瞻寔勞我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歸田集五

雍虞集伯生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為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也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可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心慮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

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平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為天之命已矣况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時喪亂且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廢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為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如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為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發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

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二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事事物之據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述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六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為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與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性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為此書外有以米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叙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以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為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惟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學責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

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于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數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

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為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為記禮者有曰聖人而面而瞻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襟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言論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為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者而為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方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烏在其為宗乎為士者猶然况庶人乎是故學者肆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叙列堯王之法時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繩小功之足察乎雖然

君子之為道也亦教之以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
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
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
此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為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
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
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
禮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入受天之命以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君子
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天事親其
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於事親則不可以為人之事親
而不足以事天則不可以為子是故父命即天命也同一至

孝子錄

仁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為諄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
雨霜露之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
玉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以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
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
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於其子也
蓋無不愛為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
究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屬人生
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於凡庸盡然况中人以正
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
其事或抑其過或勸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以啓迪其
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
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若於此者乎
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為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為

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為人父音
各以其慈愛子之心而為之戒天下之為人子者皆因其所受
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
盡也即此書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嚴而有
不及聞也即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於
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傳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之
明不敢後也他日至臨川劉氏之族在全溪者多賢俊每奉
其先世遺書相不僕慨然問之曰戒子通錄亡恙乎有曰啟
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以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
顯且二三十年豈便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
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似也而有二推兩端之極於一
言之間後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今翁推
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於見父母之不是烏乎不受命

之言至於如此三君子之言所以有功於萬世名教者也而
忽焉者不足以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
則能惕然恐懼而所以盡心於事天事親者矣子盡刻而廣
之也敬曰誌明年以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以六書教小學是童蒙已通習六書矣今有饒首而未
逞究之者何望於孺子乎秦法淳章十七韻攝文九千試入
體乃得為吏書不正者至尚書舉劾之後為政者不復用此
律官所執與止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於漢陽水發義
中與秦法於唐學者蓋亦希聞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
其說者蓋繁傳有通釋都叙等篇許李之書考辨推究能詳
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張謙仲著復古編亦究簡要矣
際鄭毅仲大分類例表旨於二十略之一舉者可以綱領而

長焉至求其義氏父子三世以著六書之利與一
 論也 周朝至元中始書少也 出已意為治無刻序在商
 者六書之義以詔書列之 尚方多也 已意為治無刻序在商
 成皆俗乘書 指能者要領 辨而編 勞其 否 究 求 字 往
 往終卷乃公楚金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 聲韻區分便於
 檢討聊存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為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
 學官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協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
 未為省力則未知何為而作也 番禺吳正道年五十餘世為
 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則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
 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噫吳公
 豈輕許可者哉 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考之諸家而舉其要
 用工固已深矣而韻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
 更加於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正道
 有辨古有存古具見於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為後出而益

詳矣惜刊未成書而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又未
 克完也往者鶴山魏公嘗以篆法寓諸隸體最為近古而近
 時豫章熊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
 然學之者無所講實則爭無差誤為俗隸媚好反病之乎於
 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
 嘗不通六書之義不循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
 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為善書者乎吳與趙
 公之書名大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常以此辨之
 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為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
 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為隸書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
 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之善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

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
 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
 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三傳
 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其
 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
 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
 盡明之是以知者解左意實為米於先儒之言以為其書其
 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
 傳會經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為難知者始可以
 求其端而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
 渡之時發後用事太義不立向存倫安智勇扼腕內脩之未
 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
 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

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
 可以有為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
 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天子與定
 衷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
 而禦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
 此也然其為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
 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為說
 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擬
 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
 命德討罪之嚴無以若
 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江克寬德輔以是經舉于浙省其
 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
 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

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為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叙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以詩為學矣孔子說黍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焉飛灰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常點撥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復薄厭厭誦嗟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

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自白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流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達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棄去大小序別為一編存而不廢以待攷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為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為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為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為而康成之為說如此心竊異之欲

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官勸誦有阿魯火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為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與之說而為序者撮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鳥獸草木之各天文地理之說或疎或謬非一端也割析訓詁之舊補快決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為說而多向者豈非聞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韓公克莊常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為明經之士其僉慮維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

程朱之遺論于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為閩在山海之間宜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去草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便錄以求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為我叙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炎際之手筆猶其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於泉南觀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數歷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其志而歿於中故太史濟公獲諫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焉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舉印成布成邑散布中外抑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移其工力於情治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至正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感於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為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採擷田獵宴享更唱迭和以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之亭我文宗皇帝昔游之地也臣民咏歌何有間乎然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士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夫元興詩言任持勅賜虛白先生陳寶琳既以

首意作新斯亭又取其風雅備刻于亭下所以發千載之思者不在斯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又詩之盛者也

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廣遠蓋不勝紀焉然而書諸簡冊者固不如見於咏歌者之悠長告於神明者嚴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於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而虛集為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于戈遂起生民塗炭中州豪傑起於齊魯燕趙之間據害以禦侮立保障以生聚以比嚮於王師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於東魯者矣

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為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與誌之流於朝廷文檄之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權於邦家至元大德之間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印印者焉集東書游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而三四十年以來求文獻於

當時艱平遠哉有不獲見者矣其所存者其為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於齊齊公受知於信濟焉公起自儒官宦游東南厥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師集賢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來之好焉未嘗不嘆其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物之雍容也當

文宗起故老於休致之餘託文儒以風紀之重集時執筆史館而數乘焉歸田以來歲月逾邁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享得中書所命刻文貞諸詩以見示裨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謚議慨然千古之陽觀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贊一辭於其間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閭天下之偉人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以觀其性情之所在觀其駁煙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於

揚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乘也有盈敷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類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意於難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為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脩其所當為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

動其心則其為言也舒達而潛泊闇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誦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帝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為詩一編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墜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佛相迺其蟬蛻汗濁與出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即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彭士王右丞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懷惇之餘子厚精思於冥誦之父然後世慮銷散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襟創困絕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夫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彭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偽發人不可以徙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詠咏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飲芻豢之資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為之言曰天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况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以見之者矣况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士廣矣合萬邦之士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

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孟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入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為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為經明道立為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出矣宜乎吾子之傍惶適逢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子或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為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吾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奈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從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葛繁夥其俗好遠遊不問於雅壯強文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吾蜀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味歌之易以傳習則莫盛於詩錄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沈彭蠡上九江浮游荆漢之波遂烟三

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應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傷未

於江上許生相問勞而無章賢師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寫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快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爲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紳久矣親戚故人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日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誦誦之以說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抵玉於昆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烏乎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而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犖乎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沛然殊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廢軼殆盡集雖嘗從父師聞一二於千百蓋亦以微矣微而後著當在斯時其有以鳴乎 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嘗與蜀學者史君乘文言特謀築於滄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歎天幸不違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取生之編而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若吾蜀者何啻八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眾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東於三峽出夷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滄泊泊至於海而後止蓋自夷陵而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鬱不見於用一日如水之出夷陵豈無其時哉綠章甘天民雄於文盛於氣中年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

而後去是夷陵者乎特水之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知水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風揚濶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刊泐大川也故爲作送行詩序甘歐陽子小繼於夷陵而大名在天下後世亦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南李道濟者情與余同在秘閣試以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明以其高祖官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黃氏嘗無子以其弟爲子後却其不可也仍其弟之女更以弟之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以傳諸子孫而不信於人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以爲孝自高祖至于大明之身其爲二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明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以爲後弟不可以爲子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以昔者別氏於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

無也有國者見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以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而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亦莫之止也若大明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民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著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焉爰增於豐城市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撥拾略備爲閣以度之手疏其目以見得書之難則明承由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以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鄉由爲儒者有妻氏饒氏皆有樂善之實行學術正守醇謹而不變然

未甚顯於世近年叟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得之其在則明可以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於予噫昔者天子嘗使際離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以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不攷則無以極事理之變迥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明持其家學而佐其長以為教焉信乎其可仕矣躬鄉下邑無良師思友以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為之計則明所持以往者如此尚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明母忽而薄之也今曲江率長少趙君故信國諸孫於子有出契誠出此而共詳之

米

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歸田集卷六

雍 虞 集 伯生

序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漸業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為使奉 詔分闡綏撫其士民思有以思服衆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為諸公一起為之賓客氣象論議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為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道使者禮延公於此學親聽其講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為此舉也風厲傲昂四方聲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

川公以世家仍領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歎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密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川以平章留樞密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肖也使其子仕為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淳梁改遷太平需改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賜焉集為席與坐而告之曰

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高書解組束州道過崇仁為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為進士第時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家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浩湛田野筆墨集空不計聞

達浮山君友道崇焉每為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與東西家講學備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爲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沒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平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憲先生方盛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集男子者先生絕袖挾關而走失道墜巨浸中衣絰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有子登科謹護之且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

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既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擴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於蓬華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輩懷詩公超吾守郡時爲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首其庭相借堂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善於詩矣類而求焉是爲得

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樂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人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時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草履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於野史之序蓋傷夫百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繁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

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閱其心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薄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間出文物矣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所采拾於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察御史前進士蕪人宋駿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脩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豫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

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以與言詩

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致載如臨川
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太山一豪芒也窮鄉
晚進尚絲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
君子之為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以為未可詎
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老而歸休退
而求其在己者尚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以測於諸
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
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游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
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之翰墨蓋
三嘆其文獻之懿又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成登
華蓋山必及于門子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云靜春戒子通

李古錄

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話有家藏舊本當
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
之臺首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置也
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
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
緩他日叔熙又及于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
所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
與劉氏相關者及并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為凡三巨編
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能授
以為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
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
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
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

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之事

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
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源於是益深承 詔讀進士
對策於殿廡得劉性粹表劉開 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
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
意林及三傳撰衡刻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
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
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
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江粹忠刻弟子記於旌
德皆摹寄以屬感幸之嗜焉因其載與叔熙叔熙歸讀而
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奉 於先世
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哉

李古錄

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
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
仁宗時屢嘗以為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 廷中而
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為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
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為之恐無以補上意典領大官是其
言而亦有所未逮也天曆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為之而予
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問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
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為書各盡其言而
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
為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
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筆言渡江後眉山李公
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
東南多遺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
禮部尚書王公伯原最強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各

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六公家

世祖特起之任以與地之事今其書在秘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 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發疑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六洽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為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說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善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奉定魏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隨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 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若其兄有濟予戎寬春叔熙來告別云將游觀乎無煩齋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予之勞乎慎毋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以予之清通

明敏因以辯其問學而賞其見聞今

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圭如璋令聞入望濟濟之多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求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父母宗子之家孰不以為歸往瞻仰之地乎 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夫祖祧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冰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羸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游豈不決哉然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作事俯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數經濟河之間每以子事有程不樓伊闕里之故歸老臨川

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求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財有其時欲為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母因循母簡慢母退志為它日有予之悔者也嗚呼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數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死有端緒身不心到聖學之遺而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求之先待即公實為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求尚論先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求歸而求諸者說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又如彼子安得不快其游乎

易南南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為新聲豪於才者放為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為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時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為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日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為驚濤巨浪之壯或為平波漫流之閑一壑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因哉予

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為死
園文章為鼓吹老亦弃去願獨好為詩耳嗟夫子豈敢擬於
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有園圃而無所游觀有鼓吹而不
能以自樂而心思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
之詩以自娛焉南浦之所以惠我者多矣然南浦之意豈徒
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
其通也學其貧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火也則將與造
物者同為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子哉斯言也南浦以
為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道遠峯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脩晏元獻公家譜相示
深歎其以為委身於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
其得其譜系而叙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

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
三而殺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
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
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
切者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
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叙譜而見之
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嘗以職
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賈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
皆為貴官於

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最最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
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其為御史來求
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
曾魯公馬溫公樞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

見內附以乘疏乎無所聞於四方開曾氏有子孫百餘南數
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於南者著至泉南以出嗣求拜其家
廟老慶曾從官黃田陳氏之裔孫族為余云而今亦不可攷
之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嘗
見其譜王荆公孫四十年前在全德曾見一二人今相下
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
去為釋氏若師吉者凜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
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政公孫孫有官
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於外孫李氏家又得柘木韓氏之譜
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潤公為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
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
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
書

華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閑雅
趾為房中之樂則是矣余聞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
亦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以成
聲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以占之蓋其進反之間疏數之
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於情措諸辭
有不音而聲必依律而後和則無以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
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以夾鍾為律本者其聲之哀怨
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約舊譜
做其平仄綴續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
率意為之不可謂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以管定譜而撰
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弦歌其可
得乎臨川華宋英子少年時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

音節詭婉而其詞章則有周邦彦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以訓俗而去也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可觀者焉俯仰時昔為之增慨序其故而歸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歸田集七

序

廬陵劉桂隱存其序

九二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為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醞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曹子固博考經傳知道備已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公友履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簡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繁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齋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一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為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聲

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道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為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瞭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達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為高深危險之語視彼巖巖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做倣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之其人然亦循者成弊至於驟驟驟復者則亦有以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庸淺則無所明於理濶澁則無所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勞騶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為長太負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之禁林陪諸公奉詔請進士之策於南士百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

通國字考

遇于集雲亭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意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雲亭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強冠時猶及接故宋之清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規儕輩無已及者又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為而志大言高不為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為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為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

道園學古錄

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有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為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龍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天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為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樓集序

某蚤歲游京師得見 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晉大儒君子也

子也氣象舒徐而嚴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祖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聲歎嘆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樓集并續集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出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漢也御史府請諸 朝廷而刻諸學官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為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為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為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本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及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

三五二八七

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得書以來旬日傍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葉緒業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為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為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末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為記其為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某叙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濤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 天子臨蒞斯民禁暴懲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蠱之際而懷恩服義者眾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遠使有志有為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無則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聲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

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遂故會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首戶書話翰舞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

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遠官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復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刻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皇上之恩德未決於遐陬也拘曲文吏形格勢禁而結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江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第表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胸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宜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滯是

以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僮寄贈之所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自早嘗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若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而剛介所至為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廢中臺又在江湖之上今又奉 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

廉使之爲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纂序

梅亭續類纂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嘗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纂二十卷其家既毀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駿撥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二十卷曰續纂既成帙而後三十年駿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倦倦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季代之間俄忽之頃者宜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

國字彙卷三十三

一四

上

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塞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纂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高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與元寶與公偕軍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賈茶賈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四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短絀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予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切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

事以爲史書也言采石之功虞集與焉蓋當時終身有所倭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卒問行甚可爲至論而歸德謬美猶多過遺嘗欲叙次同行軍奉職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焉也先雍公之軍者在國史頗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必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浪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逸態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樓楹豈復可思耶編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集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龍吟之樂焉蓋昔相與三數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因其形氣之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爲於意識之

國字彙卷三十三

一四

上

變以執一也故守觀於日晷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鸞鳴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焉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享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充其散遠也然後勉之以脉絡之所經并允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孝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孝乎其道者必有所不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孝焉而無所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此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

也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楊賢可詩序

上大夫子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不思焉嗚呼吟咏見諸漢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為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一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我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善其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佩采也隨隨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下時官黃之政告成奔頤映照有愛際思遠之意焉卧病山中聞其佳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讀之曰非能賦能說之大夫乎噫

仁皇帝之取士也

仁皇帝之取士也其嘗聞諸近臣云上帝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 明聖之心於賦遠哉首科取為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亦然有補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於縣佐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讀數賢竟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古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其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欄谷居愧慕者崇仁先正

欄谷居愧慕者崇仁先正將齋先生李公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主宗嘉慶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學及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欄谷居所謂愧慕者自命其詩

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領海北還至于茲邑嘗集拜公床下我冠履衣意度開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夫世而欄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又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懷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州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集相示公所改定其在集得而謂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家潘及入官又有不服及者而尚渡以宋若陳簡齋宋政放翁陸公誠齋揚公樞名當世及其季年苦節倉山州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其調揚簡散深至非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謂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為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微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有詩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少即倅死之郡人收而葬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襄立廟於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 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死典者有司嘗以 認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謹戒其墓道無敢至者知拱辰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為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餘年醫草萊故國丘墟遺廟在荒城藉藉孫家黃鶴碧草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陪宋石每曾揮淚濯船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宋石廟久不存而祠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首拜題壁以識廟有勸碑一

碑斷為勝觀矣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
當陰寺羣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
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律得於見聞若得定劉夢吉先生致聘之
至為太子贊善終不為起許州趙 自處士起官至一品
京兆南對臨川吳先生皆至一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
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察私言於其間也近歲
汴梁吳彥睥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

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
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

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 明詔使有司舉
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尚風節抑僥倖義

李吉慶三十一

至正恩至渥也愚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
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

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
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情進士之業故宋科舉盛時兄弟八

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一人又特奏各子孫世科不絕自歸
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能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九

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為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
若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

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
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服薦士况念慮紛拏患得

患失於憂慮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咨 明詔於萬里
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為序是以前之舉士不可以不

記

洛陽楊氏敘譜序

嘉誠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
史官廣集曰昔恭同朝俱從上都嘗以洛陽先榮之碑為
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天子孫之南北官游不能以
時至墓下乃書為譜錄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
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問之也或千百里之外
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
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為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
甚壬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其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
脩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良然為河南轉運使辟為
官生南陽府判官其子四人益某某其益歷憲司御史南行
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總司御使南行
贈南陽公為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

李吉慶三十一

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白飛
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
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為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
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各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

氏自唐叔虞為諸侯後世有為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
赤泉侯喜著見千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

孫遂以眾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
所謂華陰閩閩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為至近或者洛陽之族

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徙徙北方而卒能自歸
於先榮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

族為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
世子孫者也故為書其端云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兼熟州教授皆得
 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若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為
 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遠乎遠哉不可得
 而聞之矣乃辭親戚于鄉登家人于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
 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
 有四年之遠若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披於顏色以觀其學行
 之所至而將何以為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
 韶亂而記誦于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
 明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為浮靡之文以干祿仕欲其備君

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
 信行篤敬而勸之至以己之為學者為說世豈復有斯言哉
 稽諸其文自丙辰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
 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備行也行既備矣吳公之所以望其
 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全此將奚適乎
 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己今者將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
 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
 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
 矣昔朱子在時來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
 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
 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
 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
 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道風流

澤之博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
 之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為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以
 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
 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所謂熙洽之至矣
 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 聖明於赫盛矣加焉方
 是時也國家豐盈府庫充衍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賚
 下逮於胥御而不愆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夔故安常而厭
 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其有智勇過人者欲見於有為以功名
 自許招傑才俊採拾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以出
 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俾同開局居其職者儂焉
 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

擢以建事功政令日出賢雋奇偉其人者如作中都改楮幣
 復京布責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興焉武功
 曾君益初自達拔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
 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三十有
 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璠輯其遺文
 相示以爲益初在朝時予方為學官與之同
 朝者也是以來段文以厚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
 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編涉經史嘗與其弟巽初相對背
 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士宋之既亡晉尚奇
 夏益初獨能不然先為詩文春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
 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益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為
 郡縣執公用條調桂林歸判皆不肖也早瞻京師登覽日起
 於諸公間遂登顯仕當至大時封拜傍沛故代言之在常獨

多考結戰事故書一之公牘其六所謂春夢之錄者君子不仁不為之一辭也馬平

武有八於二十一年今 即子神宗 與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之矣昔使承之於道史之間

與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之矣昔使承之於道史之間 詳從於道見丞相楚公之子一 向當時說政及諸賢臣之

曾梅翁錄督集序

綠督集首故宋德愛太守曾侯年幼度之文也侯州年安 人登軋道已廿進士第擢官至朝散大夫卒於政 其公 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其公志其墓石納羅中不待見而侯

之孫志以所補官壁鴈茶海口西監鎮關下江府節度推官 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 國朝元統

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變理博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 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叙也又命侯

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侯君召 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叙之按樂安未置邑時

地為僑陵之求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為 之華而子孫果番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

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 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叙以為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

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各位之昔慨 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

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誼嚴辭直而理勝其有 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壁昆與儼然不滿於風俗山川

磅礴雄偉之氣豈有以發為夫物之精華而不滅則有神 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始非偶然也

范五司松溪詩集序

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除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 侯登科之年則我先生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為之書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詩六卷公于德勸以為公所著述 其多體諸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編附

其後其九世孫中如以其郡士能相書來告曰郡人至順年 未進士能相書來告曰郡人至順年 未進士能相書來告曰郡人至順年

為來請略叙其始末公諱潛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時行 三舍法公自益學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雅政和八年戊戌改

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營文字提 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宰以幸李忠轉文林郎七年授慶

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處有政金泊宋南渡郡多兵盜公 治之有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

迹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 合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

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 奉 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

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 哀二 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為不常

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 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害民者而

一歸於仁可謂正議也已而豐水補遺及今翰林直學士郡 人揭公侯斯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

以為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還當是時遠溪

王氏瞻送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懼使檄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之公與檄有舊檄乃曰舜文等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檄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慘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初史官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

李吉采

子

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仁廟以

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其嘗聞之時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仁皇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較其為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于王庭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吁江朱禮德嘉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茲邑秩且誦而明詔適下其乃為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其承乏奉常畧聞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慮

手異端旁說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由答德意而患夫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宛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以為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趨而應之者僅以為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眾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為辭豈當時之意乎今既撥而復與聖明特達之造群賢登襲之美豈徒然哉若病衡亦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為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為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

李吉采

子

皆要言也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奏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之士其為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文井井有序而不倦縣長貳待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以為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二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執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以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雍雍乎泮淵

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若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癸亥其叙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惟見直虛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轍而復復則人才相擗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育理存初 國家世臣妙於文舉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於君且哀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教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吝也後三年某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雖賤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賦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予校南首所得羅友道予忝

清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關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授劉良甫麗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二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夫

宿為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為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皆六君子之由業積學豈苟然惟得於一日者哉子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微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取鹿鳴而勸之

駑元用亟來山中為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全為六賢人南宮入秦催廷

對明影龍旗墨墨新 又附見二首云 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擬清明不世才化鶴能來塵路絕茫茫

臨川經學遠前儒集進道長幾驛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勸講逢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習吹獨與幽人雅士味詩讀書尚不能忘情為四方之君子念其家老不鄙而往教以飲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午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日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易充足肆其馳騁云據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平臨川吳先生游而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情性吳公或稱之首為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行重峯峻嶺奔騰起伏若龍馬亦或以廣衍平大

為勝水之流驚濤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餘清冷以為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勝終貫通音尾相映精神所在隨焉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水畫策書自以為有得於日月照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親若江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願絕惟有端坐絕物便善歌快論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矣也平故為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日邵養德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 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臨然獨存若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問君食貧無以為樂恬憺之極賦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翰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

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翰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

快翁之子宗蕃請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無公釣勝之所曰漁野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叙

送吳尚志序

今年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焉焉而野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曰朱君德嘉其一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日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永贈言於子之意予病退於野學日以因何以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爲棟柱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

君子之所數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宋君以詩進吳君以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十七篇有司不以爲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予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坊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二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實嘉之具物雖或殘缺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律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典章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幣周之冕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天豈可一之哉吾故以爲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即可

道園學古錄

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教其子也必詩學禮而已尔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球之於尚志乎予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居人之陰德至其諸孫皆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爲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游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秀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根秀梓釋易於蒂茂也是故開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樗寸之跡不蓄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間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芃芃械櫟新之類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兼葭蒼蒼白露爲霜聖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善以贈之

能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言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苟從端慈有規矩新學小生末之能及也標若本理而敷也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章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既病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憂千金重幣以求其腐已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循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為治。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剝削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為功也。固將以禁暴戾。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乎。云尔。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積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為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錢列於經後。世之說者。果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於天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

河間劉守真乎。而其言亦古奧。世俗淺理。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家三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為道。人之為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踈魚肉。乘稗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龔。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備以貴。試雖其謬。誤均為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為治病。悞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為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梁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密。大實大滿之疾。常三有之。為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胗脉察證。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為重。非惟法當宜。然而

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

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阻。然而東南之民。柔脆如故。而富元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棄之。縱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道世乃有勸用其法。以自奉不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為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猶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醫者治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為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眾。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速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反足以成其勢。而猖獗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益用大

黃朴硝數斤。煮以大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某者。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術多矣。雖牛馬。皆能飲如此。湯劑。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聞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會稽顧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深心。自備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為嘗問其所為學。則曰。臨川之金。給有二十六。筆者。古僊真人之所游也。其下有欲君文。慮者。不樂居家。而好。將真之事。嘗去鄉里。適其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苦挽之以。遂其鄉。乃以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擔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劉君愛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

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開焉節君子謙伯號無為子書成而
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以傳示諸公
間南行御史臺待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
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為余道之
嗟夫昔之為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
其治之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外因之因而條列之
而言病者無遺矣然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餘而以病
條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即其條而後觀其
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若書之一法云
學不博不足以盡其然為醫者尚有致於斯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四

十三

撫州臨汝書院與復南湖詩序

國家設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節制有司
皆為之設無所不以廣遠度擇人而居之謂之宰官大政小事
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同幕之士多
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同心不同道則否
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諱歌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
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堂者嘗存而湖者過者憫焉
前乎此者宜如油然而嘆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
牽於同列或時有不得為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時也與念
於前者既有以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以替其書而
到官於後者又有以克成其志其簡書則暇上下輒時雨陽
以時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
云洛陽天下之中西方環視焉觀洛陽可以知天下之盛衰
觀園池之興廢可以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觀治之法
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於積久之餘開游詠於竟開之
野不亟不徐於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察太平之盛於此可
見焉且其為地不繫於山屋之繁道路之衝無繫於貨財之
交防禦之厲從容乎詩書之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
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其暮三君子者皆優於文章而
後仕皆歷於風憲而後官是以知李牧之所當先而承流宣
化移風易俗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時山長張震實克
相成之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
名雷澤字師賢是人與朗不深意氣軒偉知事於谷立字可
與金源人深靜以居不撻不洗照磨王堅孫字道凝吾蜀人
文理精密端方見補一時之選隨卷於斯一事可以推見其
所以畫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以示則以四方以為儀於

以為陶淵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
人出問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太雅不作而自放於無
可奈何之表皆矣近世詩人深於怨者多工長於情者多美
善感愜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
性之正惟嗜欲澆泊思慮安靜最為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
思有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陶遠胡君
詩集外無世俗之文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措語殊有飄
凌雲之風焉自分外之論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稍習不味者
不然何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結之無間哉夫君子之
為學當因美質而為若帥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
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
君子果行育德果行者其謀如山之因而而萌然不可移有德
者其涵養如水之遠而沛然無不濟故水淋漓清之謂也乎
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辭入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出類卓著之及其門南北常
數十人既而就春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俊之士乎
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時年將三十未一
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公庶及聞暇有所贊
聞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予而深歎之者也某聞之孔子
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為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
考而卒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
而道卒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
東萊呂氏取其言以為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
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以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
以此書為入道之階以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道止途也謹衡

繼統執轡無他岐之或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
此才智之過不能為信而安行而公法矣如之何哉吾黨之
士盡亦思於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察李也取論語孟子
太文中庸律詩章句句而用之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
其於易詩書有秋指思取完備訓義以通之德澤訓誦數
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讀之惟勞及諸儒之文字言
語余攻密究如是者又數年公不致以和之之難應事之傑
而少廢也懼夫獨存之家問求第十室之行焉推之百里
之遠焉猶懼夫懶之不足於法又將游行於四方以觀
乎都邑之大而取志焉歸之而言曰聖精于勤志于博若伯
宗者其無荒於地也故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
以命禹又曰舜因於夏禮周因於禮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
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焉方一無有異者

送李伯宗序

是以一師之卒者於其勉先生二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
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
地雖殊而其言歸於一致者其道無間此內聖外王之所以
不可及者也末俗紛淪人自為說邦自為政可勝歎哉雖然
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習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
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
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素
前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為季之精
治世之宏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為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
及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
少有所移易而明道先生從之為三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
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又

與公契其所謂高明精於者智足以知之則潛融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夕與處者豈直介庸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乎殆哉乃若陸先生之身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鸞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遠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一賢之差殊而精致神會焉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一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反之使欲知一公者之有政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以次對召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里以啓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為之序未及為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以為請蓋近代至今日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方之詩皆往而表以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時而特萃春秋以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以命名其書者矣夫文孝知名之士遠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傳之不逮不遠而萬里猶以名錄其一二者抑將使遠方之士得以畧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遺懷豈不得聞於當時者多矣萬里博求而備載者固將使有位者得見人材之盛因觀其所予而薦引之有新進者

不出戶庭而得文賢集於方冊之上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為之書以為序

朱萬初製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沉着而無留滯清而有餘潤其口在郭圯父子間而縉紳博雅殊以其言為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為薦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夫下之所謂精藝者世固有之其間不聞係乎過與不遇矣房之用器三不見來者久矣一日際乎文明之盛遂顯乎時而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以技進則亦甚矣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者其說以待觀物而知者云耳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五

歸田錄九

雍 虞 集 伯生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
 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德以民事為己任先事而憂則但
 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兩賜稍慰若致自己且備且析得
 不為當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為者而盡心焉明
 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澂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
 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
 郡吏董某謹其儒學直學饒約捐車使巡警焉樂安縣達魯
 花赤前進士理博化與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季與郡
 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某

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子從子官稱其事于百按郡志宋崇
 寧四年郡守田登為堂於守居之側省公像而祠之淳熙十
 五年郡守錢其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為之記公故宅在
 城東偏蓋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
 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為之序既而吳公歿侯是以徵
 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魯乎百世
 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堯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
 未有如公者也嗚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
 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既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
 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
 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
 然則今侯新公祠堂直為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
 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又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如公

道園學古錄

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為者亦且無以安得有
 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陸道長士習於下表而尊之使人士
 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
 所感發焉則食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
 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
 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對水秋雲悲我思齊荒陬廢職戲
 暉言未其斤道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行有公靈在彼
 靈谷某弟子原亦介于石父母之邦無終來命盛庭之言匪
 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發自天哀一民生
 何千萬年

南陽書曰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德行其類若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為則推其法意之

所得為而為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若者諸侯之
 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為大夫為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
 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出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
 于小宗而祖考之伸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為公知而無國
 邑惠澤無以編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
 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
 所君子思賢三尊、親、之禮而不得有所為焉於其賢者
 則錄大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既幾而已南豐
 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自置義田開
 之文如其見而于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
 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
 淵然而莫測雖然為時儒宗其文章深遠古作而君子猶以
 特公之一事云耳曾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

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若死不哀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來人固不識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輪於常庶然猶悉其貴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福邑金裕之南原其為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為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君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烏乎公之至元翊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率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子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刻諸祠下云十一月一日雍廣集記并書篆

奉元路重脩先聖廟學記

李古柔并五

三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康公某參政商公擬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聖廟儲奉於郡東南有禮殿殿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廊宮有廊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存飢勿違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乞小康禮義之教論此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改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真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待立

於俎豆之設未使請如國子監制皆朝像奉食爲宜蓋端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閣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俸以爲之先 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法憐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備之費稍厚之給凡爲鈔紙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備石經廊廡五年官御史李中又計葺廟之藏修神厨舍屋更衣之室及批李官解冬御史察明安達你更建樞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蒙民所侵學由五十餘頃刻石著其龜碑租入之數以昇之李官六年御史交理溥化司稟以爲葺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爲大使李生美頌以其事來徵予爲文以爲記覽前有徐公之文在

李古柔并五

三

集何政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當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闕陝道李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之意乎集聞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彜好德之懿而誅歎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閭門樞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稼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華也祭祀之隆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愛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閩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闕雖麟

也與正堂之書學者受讀訂頌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為其備辦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殊振古之蒙際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者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宜欽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為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即有當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閩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亦未有成於此時者哉其為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于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

世祖皇帝初年陳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之 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隱於其鄉 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皆真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閩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為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為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樸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源則化行俗美賢才眾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郡人士講焉

漳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漳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為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

道園學古錄

撫於武陵隋開皇 年始置慈利縣我

廟朔 年升為州 有宣聖廟 儒學皆因其舊大德王寅之歲高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廟講堂齋舍悉其合為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省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修其工上其事于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丞相用禮官議其門曰樂善同道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若之如其文廟南有清泉東西各對門其端亦以樂善向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禮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苴之功猶就北塚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以學校為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負而程督其強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士龍之子文敘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為學也

朝廷知之行者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敘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酸漏美丹漆以發昏黷因棟宇之舊而擴闊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甃以堊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稍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辟障而施帳焉凡百有五楹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拜焉有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度于雲章之閣以特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范濤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于成卜日之吉舉廢位人士舍菜手 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為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

三五 一三〇五

記之集乃為之言曰今日

天子之都從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聖其神則先聖
 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而食日勤之從祀者則孔子之
 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則程以下九君子
 者則我 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
 大學中庸其所為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
 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以爲入道之階
 雖我 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
 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夫乎三代而下至于今日爲學之
 道既明且盛者如此其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邇都
 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辭未明說
 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
 更相祖尚輕翻者無爲信之實先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
 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是亦有告之者
 矣吾聞慈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
 事故爲淳樸之俗嗟矣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
 以表勵而率先之梯三鄉像之風豈難至哉昔我
 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中武王摠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
 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平章以世家子
 數鎮外關憲政在人監州年府三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
 禮清介而寬容觀其脩學之舉可以得爲治之方矣嗟侯秩
 序已闕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二侯者而揚于
 王庭有日矣尚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民祖子孫三世
 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以爲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
 諸碑陰

新喻州重脩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
 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
 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澗文物俊出多出焉故宋在汴
 時劉時讀啟生是鄉籍古訓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
 舊尤習焉與其弟君子博學治聞名於一時與博紳大儒先
 生翁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家棧可
 知者始宋堂寧二年南渡後燬紹興二年今趙子琦始作之
 給事中李公大有爲之記紹熙二年今趙光祖修之工部尚
 書謝公譔爲之記嘉定八年今董棟又修之實護閣學士章
 公穎爲之記及內附
 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
 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
 三十一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依仍改至元之四年
 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
 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休沐全修職事以更新
 廟學爲已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城山之上下俯
 澆瀟氣家雄固得百泉於前條之中甘澗可酌作神廚近之
 取其醴醴糗糗租入之藏貯以禮糜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
 爲器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建德花亦忽
 都同知小者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
 人蕭蔚安南傑傳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錫故宋參
 政正肅公之裔孫欽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輩前記而讀
 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三
 公以名法後爲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
 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爲古之教也尚德今

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二代者也望其人之尚學也至矣集敗不中二公之意而為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以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為己非以為人也然而脩諸已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則公為此學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眾作考亭精舍以獻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偽學之禍興又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

出祖美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以朱子之書北還帶國

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為教又推致手聖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于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四書為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為公而不可易也論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一公尚德循學之意凡予之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循學之事也宣徒言哉李侯出將家以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略為廉訪宣慰兩司所知尼州縣有闕事輒亟之通攝無旬日即辦沿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業橫私腹為鈔汗漫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為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錄事為卑官強以護候不數日鎮官軍將為登接立岸上不動親以數策擬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尸者

市而盜平及為是州縱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官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父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棄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聽者其若此之類乎為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簡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其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為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適以愛去不暇有所為學正李情錄周復年攝其事以廟學室宇故壞告經整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 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時書諸簡書之暇學校之備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榑榭之朽腐瓦甍之毀缺象設采色之

黝黝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埴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樞棟濂章之美完以朽壤墜壁之堅鑿石作閣增櫺殿之防和漆於丹後垣楹之飾南面之象俯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綉繪之有別凡為米若干為鈔若干則皆汪君度至及歸審度備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親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身與學訓導葉友剛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烏乎洽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濟息於斯者

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蓬之時至若
明也退厥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
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
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
禦者視彼繼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為
學者哉况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
洒掃之務而卒以瞻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
以高明為高虛而不知夫貫究其本原以簡易為簡便而不
事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於斯
言哉因書以為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寧應中又割太
平之鄉以置旌德焉歷唐五季宋以至乎今遂為各邑邑之

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

國朝至元十二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于兵而廟獨存
二十七年庚午邑又盡燬于盜廟仍有元統甲戌歲陸劉粹
衷來為之辛願瞻而歎曰百年之間存經兵火而禮殿弗壞
殆非偶然也歲時之夕物有圯毀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
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鑑朱克水汪惟
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
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嘗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
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表祥寓書臨川亦予
為之記粹衷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
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償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
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饒困瘠
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經歌具俎豆

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無幾乎誠不可以無
記嗟夫入之所以為人以其有若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
倫也有天下國家者叙此則治教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趨
而盡分則可以為人而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為
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
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
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誣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
非冀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
志信以誘諭薄與教讓以鎮頑鄙遠和順以弭爭鬪又表其
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節勵其行而勿使之偽使之
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翼勸典起於其間則不幸者幾
矣是則可為也今仕於郡縣者年三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
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况形勢之迫利害

之林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為以盡心於其所當
為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烏乎是亦存乎其
入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卜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
自立不屬於尼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表名性天曆丁
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屢奪為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脩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變理普化字元溥來為樂安縣達管范
赤政尚清簡民用字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天府信從而無
所撓下情安順而解所違朞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
廢弊而脩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齋醫師之官為所當為
而力可為者以次為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為經久之計
以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為最重是以大致意焉樂安始置
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

國朝之初得民舍從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率補相承而元博以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脩禮殿作殿之門若庶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為師弟子執經問難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官右室諸生齋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見行而面勢益以明敞引術自池上出洋洋然有聲風詠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傅定安尉孔思京與史憲若仁又明年而代元博者則太帖木兒也令簿彭那木罕與史龍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龍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懸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以予自闕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為執筆而書之予聞昔

人以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脩阻官府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為樂安二百年來非准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為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

延祐年中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空高科者其後薦各於朝不絕蓋其世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脩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為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壯足以有為非沽異懦之不足與起則五言元博之新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尊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所問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乎有司

道園學古錄

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弟聞於鄉信義字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故為進士者明斯經也精斯行也為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賢傳之言者舍斯漸趨競之文而求脩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為迂吏議為僥倖不以委曲鄉原為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登春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折果強悍之質而勇於為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鄉會何愧焉二三百年之進士云乎哉元博之為治可見者其眾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回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報之言必欲使民父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

生養使得以治其札義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博之心乎具官虞集記

東州路分宜縣學的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為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友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繁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朱遷驛地併書院之地為縣學李有廟之後為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

三五 一三〇九

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其一時此卑材劣不足以
 學源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為菜圃
 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讓乎乃告邑
 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推儒紳之士陳辰
 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為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
 專為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呈親任其
 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
 苟毋緩鑿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二尺拓
 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
 不取於是為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
 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為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二年之
 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為鈔萬有千
 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徐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為記分宜

本分宜春以為縣表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
 學時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是以感發於人心儒者
 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構作新學其凡宣公為之記詔
 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
 利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之大法而兩
 先生之言非止為素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豈不誦之
 而知所以為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連掖
 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百提而命之近歸而脩之
 於身謹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閻豈不富哉其為言
 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雖然丞之思有以
 教其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
 生之緒餘以為告乎夫 國家定為夫子之廟首聖人之容
 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性器器血歲有常祀郡縣

有司承 認令行事則在乎廟太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
 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
 名其堂曰明倫堂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為人物得
 之以為物而生之無窮焉可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
 以為性為人之為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
 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義禮也故
 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
 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為能極其至故曰聖人倫之至也賢
 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出而推之以教人凡民使皆有以
 望其所至而自達為大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為聖
 人者蓋其有得於己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
 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

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敗者蓋有之
 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
 公之記繫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
 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子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
 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方也
 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
 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為之弊浸淫乖離莫適主顯所以快
 其岐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
 下闕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所
 以端其進脩之序也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宜公所謂
 孝弟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
 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
 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六

歸田集十
痲 實 集 伯生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專經閣記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簡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敏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時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之乎其無數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以來慎擇敦守章第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作教來長其教作而言曰

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詭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論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遺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

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以寬厚洽解聞其來茲也守居簡靖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聞言事有宜為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斲於遺庾作專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八深四十八尺廣五十五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既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

道園學古錄

加矣為兩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于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更手如治家事書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相周敏成而固父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後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九之五斗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安得從而觀覽焉郡長更以下授簡御為之記集乃為之言曰美哉乎專經之名聞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皆有恒氣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蓋有為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倘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勝之為盛哉魏巍乎成功盛德之大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

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恒尋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出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首誦曰文義以為為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為勝而誇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游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尊尊者矣豈徒為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三五 一三一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真公而列於學者者也故
 宋時宜公之弟約定東守宜春宜公至焉郡人士思宜
 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盧山彭方度他於東湖之上
 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時為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
 附 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裔其址址藏書之閣圯焉
 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二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
 凜然多之告諸大府請加完備大府聽其言意有所為焉某
 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
 也明年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頤去為湖今太守廣信張侯熙
 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某院之
 田不足以供祭祀廡廡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達也乃出月
 俸為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斷松為坊沉布水底
 加曾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益石加土平接講堂
 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
 尚有堅完者以今候之意與書院真諸新隄之下復藏書之
 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宜公之像於閣下以
 為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
 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為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
 日告成又作水榭於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
 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數實克
 相其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某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
 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上末之功也蓋
 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為圖書以發之傳之秘兩程子
 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闡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
 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生同
 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

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
 及得所傳遠有端緒或平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
 道玩心神明不啻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
 極舒溫厚之意歸政以正而不阿朝進暮退同歸一致任
 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輝映人倫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
 至盛矣哉以之奉上海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
 若焉皆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危之手大忠
 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宜公以為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
 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
 史之為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表之日宜公開製而過之所
 以端其為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四不知者多
 矣當彭守時其發靈殿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
 數哉遺像靈殿衣冠容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
 粹之氣年益充滿及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
 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全裕彭瑞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為
 言乃為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夫子為滕州
 鄒縣在滕西百縣鄒東六十里其山五支焉時中峯則所謂
 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棲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
 蒼柏諸小木皆巨垂垂垂垂既降絢如渾丹并降各注升之谷
 草木枝葉皆上超降之谷皆下垂垂或交矣反刺者其東臨
 水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
 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與子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
 後有中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錄聖侯其左有
 夫子之宮焉故宋廣慶侯朱孔子四十六代孫漢文宣公而

交州仙源縣宗原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
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世
不知以何年廢我國家更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
久典禮斯備至順二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
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臨瑞
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 奎章大學士康里公懋時為尚
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相公懋德
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備為山長六月至官
為差舍山中整鳩私羣繼以假貸具羊豕為酒告山之神召
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
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
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夏楊
公文書納行部率其史程趙鄭趣茲山留踏舍一日衛瞻洪

佃以其事為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都督何領之首出休以為
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郡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
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勤成之擇木於
山陶甃於野備餼致遠率車牛服身後連軫載途餉餉相望
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
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
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為夫子
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
成置弟子貢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
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
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
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為乎古初開物天作茲山
大和氣盈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大地

道園學古錄

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親窮若夫徂徠絕家至于岱宗
兩路風運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
有時其英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瑞也得以學官從事於
殿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
播為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勅之金石則有待於
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修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復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崖張君恭世居
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樹園池廣袤數里青山
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雄麗儼於京洛其感傳聞者如見繪
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
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
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廡器具以給凡用

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虞夏商周之所有者
也千崖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虞夏商周之所有者
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
有立業于其親而請諸舅氏時願因書院之舊而加首之以
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
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
堅飾黝以華割脾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應繇之山藝
疏之園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傳
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學館甚多而岳孫獨先
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左右之上
游其風士厚其人易與為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
東望巖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普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
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若乎今天下好

三五 一三三

事者至至實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
 終誦諸宜殆為文具者多矣獨嚴學遠於城闕之喧喧
 公府之拘制備綸時至無之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寒寂之苦
 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於障
 其疎歌環十里而觀之為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
 順通則志易墮之虞矧則德每孤前輩家落師友道廢遺言
 之微執究孰繼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由虛者假近
 似以立名聲踪尚自欺之風有不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
 深山林宜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為師表者嚴之人
 其力致之也乎若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古麓白鹿洞晦菴朱
 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官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
 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溢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
 冠之盛彬彬然自嚴學而出則張氏祭氏之名顯著於天下
 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一月具官原集

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脩宜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廡曹邦來告於集口學
 校之弊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為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
 下車即理廟學以為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雖廟祀緒學
 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壞不
 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 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
 治辛酉之歲愈憊憊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
 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見邑人江州
 推茶大使黃鑒奏以脩學之事鑒奉命以為已任權勢小不
 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為四楹之屋於殿南
 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

有五尺供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後備門於門之
 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俸焉講堂齋舍皆廣廟屋如舊焉事且
 郡人前進士夏頌記又十年為至慎幸未及歲縣公延世至
 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於殿前公之用人必審又以
 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後設之夏君黃衣五木絛
 如章又八年為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則憲完與公至而殿棟
 樑前後墮之交承當地壞仍謹公且公之意咨諸前命
 亦如之明年陶器材木且作虛奉祭其上以通水節以文苑
 建以鵝星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二役三役者一以爲黃君
 不咨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備一出於私帑
 故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日焉敢請記之蓋聞
 之舉有錯諸枉則良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
 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備人之

善必本於父兄也同民風者將有爲焉其材用之供哉而
 審人以托之不以類類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
 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厚無干於
 官府者所以別善長也取諸樂易而無所礙者所以收誠
 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爾聞之衆庶見
 而感焉則驕吝者鄙詩之風消善長之類盛孝弟之節興而使
 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
 爲學則尚廉恥較厚以開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
 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道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虞某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脩宜聖廟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
 以學其學也有司奉 明詔嚴祀典而爲教于校官海內

外莫敢不虔敬有事焉則必記其事無不同也記事者
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勸勉此南康郡昌之俗學所以不
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
而傳之惟子布斯道大明以行聖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
備至朱子而幾有加矣而南康之高郡也最爾湖山之間甫
及百年周子朱子為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
所可及哉且郡昌之為邑俗尤淳厚黃瀛彭鳳馮柯曹與宗
四君子者實從朱子講學之懿脩行之篤傳揚其家以及
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倘有可考者泐我
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為其曾
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訓清江宋劉以爲一官五年懼
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于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
記之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

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為大政作禮殿講義具而邑其門庶諸
舍責成勉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
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為垣以環宮鑄銅為器器與增
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劉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丁丑
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
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沒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
校之有興也其刻也田賦項以益學賦項有所興依以歲
末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票捐既具會其羨得
二百五十餘石為中統鈔六千餘員買棟杉之木于芳邑以
巳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室先賢之祠諸
生講肆之舍下至庾庾凡梁棟案榻一物之既朽一木之不
堪者悉毀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修密編櫺高其翼可以經
父焉界三門繞朽甚不稱觀美易以相植祭治垣墉而厚周

密儼然有不可喻也執焉成以具年十一月民既為記其事
如此而猶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
長沙漳州為三耳漳潭皆不才稊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
之行郡昌之民為厚講誦之益郡昌之士為深

世祖皇帝時許文正公曾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
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
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為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以及
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
則吾安得不有以美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
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
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服膺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
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祭牛問學之博攻駿乎躬行
之實季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
可厭也委實之深遠而不可忽也予言萬語其在方冊所謂
愛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
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
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賴有才氣者又務為新奇以欺世其
亦未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
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
推至于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勉之哉仍改至
元之五年庚辰四月庚辰記

瑞昌縣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孫某也季霖沒其子士仁
等備其室室其洪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
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
際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

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同鄉獨與其從弟中仲孫序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為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疑疑答問必怡悅實踐而後已文公受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自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郡州閭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暇行其化庶幾郡閭之感矣朱之季年郡縣舉其士子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為精舍多題學占之士焉塔石堅篤無刊斂之感足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名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矣蓋斯任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以深嗜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以辭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不為聖賢之歸而足為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饒倖一等而遂硬之不啻如登臨此不惟上負 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異月并亦已甚矣今也緣嘗詳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發言故知文公之為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官室不患不尊也豫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為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溯源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為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故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難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與而惜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桐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登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幹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球之從父與為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儼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為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備食部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以請貳憲李公端以為宜如郡言事聞 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食憲左公答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所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留郡者為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依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一以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齊公玉倫徒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費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備食者無所改而都堂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為次第而舉之表前代之世家故宅論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為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嘆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為文書使郡人朱斯走臨川山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斯文公之五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叙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叙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為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財病甫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為其言莫矣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為書自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為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屢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迷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為學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為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以顏子之學為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蓋嘗竊仿佛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而敏退無願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簡執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味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由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道場氏之所傳至於

國李古錄卷五

一十三

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為學之端實先生為之根抵不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期以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道跡皆在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彥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史館領臺成均以至正固守左君當海寇犯津約東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族通經制行泊如諸生縣 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自目之寄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判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讓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倅劉伯顏文雅通敏鼎府諸君陸文英羅慶協心以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有成功可以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建安書院山長申屠誠是年十月二十日 李書閣侍書學士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

道園學古錄

虞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禮封之唐前代所無而自 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 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熊本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廢稍而緒元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顯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為己任知無不為文公之五世孫所以考亭之事告

國李古錄卷五

一十四

通守曰廷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賓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為之先爾翁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如質便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租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以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遠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頓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躋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兩露之沾濡最高之升降觀感而

三五 一三一七

化之者莫斯之為近也况夫鄉之賢若宿師微言鉅訓家傳
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勉勸則有進有得而不自
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
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若等見之至正元
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
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雍虞奎記

豐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
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王之蓋為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
稽在昔

世祖皇帝不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
用禮樂刑政治具舉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為衣食之本始置
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摠以大

豐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皆已治

十一

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
戶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
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
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疹者焉則致意於醫者
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邇巴泥於一方一曲
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
于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
醫之一伎而求夫為醫之道不上降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
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
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遠屬花赤故丞相阿
里海牙之孫丞相親事

世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為務克成大勳襄漢湖海以來

盡平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
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
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
如 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土有
正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夫夫 朝廷之遠而
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
之所厚壽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
意吾民熙熙然固 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
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
中統鈔五萬餘緡縉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五蜀人
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 國都至于郡縣皆立

十一

諸醫者之學我 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樊理
濟化來為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數其祀
陋弗處為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
度縣治之所當為考次第為之民聽從無留難下地擇材疇
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既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
祭先酒飯則祭先食亦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
者有祭道焉專宮為廟家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
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之道萬
古賴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為醫者之宗夫求盡
民之生養而思拯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為學推所自
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
吾民也置縣于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 國家之仁澤亦六
十有餘年矣 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

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其害上無微調之急外無抱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遠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為觀美而要譽乎宜將使吾民諂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祠之為乎蓋以廣我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為易焉吾何言哉雖慈廟因於醫請以醫喻為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五行爭莫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狠之禍與矜勝之煩耗機弄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中也殘闕廢溺蠱亂脂毒搏噬蠱螫毋使有以嬰乎其外也脩叙倫理受業服事以老子長孫於聖出而無窮焉區之志也既而具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尺添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應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為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為之并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委慕也則為之城郭甲兵焉為之官室以蔽其風雨為之衣裳以宜其煥寒為之食飲以時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診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殺病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字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

為德以聖神之能為能元所以為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眾其瘳痼疾痼痼不得以為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貢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坐而以前者神明之醫與凡為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於祀略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禮行事者為令安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

國朝聖祖之深意毋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愛乎初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真邑之醫士職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

千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

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稍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賦之旁邑方騷然圖回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永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賞為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為業售藥以為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為廟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室之高若干尺凡圖楹神門兩廊楹之其都宮有墻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也

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
牖神之室若坐有丹牒梁楹而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梵祀
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
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 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
書之集乃為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
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為德聖神之為能我

聖祖之為制作者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為吾人若何可不盡其
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我情其片
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脩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辟之發則善
良相蒸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
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衰之疾
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
此三皇之所以為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

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
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
不敏安得不為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
祀典成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
士而郊社宗廟勅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
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
于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醴醢牲殺之
儀遵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
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為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
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登臣自戶部
史擢為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

所以能恪恪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
神之在祀典者有 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
祀惟社稷與夫子我 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
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為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
守令行事審諸生致贊致拜皆享徹於禋學而器服牲幣亦
視以為法我

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縣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
為廟在縣治之左今公之右歲之祭聖祖神於門既弗安
又寓神於他神之殿則廟神與祭時祭大不恭肅守
官於此者視為故常不加以省固令以當從事於太常也獨
知難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為政年
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微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
得一十六丈自通街達於中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以奉

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 京廟所定殿有開天
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二殿下之次門左為惠民藥局
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官環為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
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為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
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况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
噫聖人之為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為養其一焉人之生也有
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診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
不虞隨而拯之者其職也是以我

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
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為而求於天年也而至
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
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
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某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先聖先師而醫李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案盛器血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闕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遊儒李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醮諸醫者而師弟子之糜稍無所從出夫

國家制為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疢祭四時六氣之滲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熇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為李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憚然懼無以稱

聖朝之意而為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恒懼不能稱其職焉古安之為郡土厚而物駁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為李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部遠陽行省醫李提舉謝縉孫以其修理醫李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李在城南去廬陵縣城為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梁兒亦舉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李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李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以請以其所得舊田之半歸諸醫李以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佛留與其李教授鄧思泰經田定其頃畝之詳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封者姓名府乃為之文書而授諸醫李師泰乃白諸府以所收大脩三臺殿與門廊及正講堂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舍矣今郡縣有司

事無大小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李之田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為又遠之計則必有割會之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師泰又以其府官之無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時此不具書實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七

歸田集十一
雍虞 集伯生

九二二·三三·

飛龍亭記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傍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所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 行邸去治亭為近 上

時游焉一日傳 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 上已至治亭矣引鍾山之形勝俯

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 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 上曰

山徑幽雅取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

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為丹求抽昇中狀如變林玉樹故取以為名 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自力

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 御別書

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

游數勞人不知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漏鑄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 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

留上上欣然為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

趙嗣祺朝 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

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

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

五日臣集侍立

奎章 上稱謂曰汝猶憶治亭亭專修松當加長茂臣集對

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 上曰朕遊治亭見知書以為繫

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

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

燈籠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護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

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恭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

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俟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

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等在草野未先朝露詎

能為寶琳執筆以述 恩光之萬一哉於惟 今天子仁孝

純至勅夢相承羹牆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慮而日月所照

甯露所墜預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焉有窮已乎臣

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

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昔在 出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

權茶運司記

昔在

出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

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又安

列聖相繼德澤溥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者飲之

利未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

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

夫權奈字兼領宣課二千八年復權奈各官所統出茶之地
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湘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佈
提舉官且遠者分司以蒞之臨按之司有無抗郡縣奉行
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 詔書首運司而以
其事分爲列郡歲侵民困採造堪選觀望疑沮微斂夫即公
私交稱守令不勝其責良言復立運司爲使 朝廷遣使周
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爲實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
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之實俱重矣於是以前
木而與薛公某爲之使萬奔納爲同知魏若某爲之副某入
爲判官其幕府則經解其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
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責或以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
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啻不徐有履有怒府吏
僚屬各知雅訪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詆訐之訟期年之間利

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所賴首供億心絕他慮若不知有
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以幣弗治出令
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善職疏闊乃請于 朝而更作焉
命未下自使以次出俸金爲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
且會泰公某自中書止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
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其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
貸收子錢以具公膳 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
書幣命其更謝秀寔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噫集向在 國
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
來吾使命之曰費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
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
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
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

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才之根本不深遠
矣乎彼以聚斂培克爲能者作威燭毒贖貨殖私上爲 國
家飲然蓄謀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
者使視夫措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廣宣課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度府有博雅君
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以相
勸勸善其歲月建置之孫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
字凡有善政可以爲法又或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
有所微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騰
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固是由定咨諏周悉
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忠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
司其喉衿執其輻輳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書

知事某郡楊杰字

詔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
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
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宜不重乎江右在乎刑揚之交湖江
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
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
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
於廳壁之題哉風夜在公堂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
顯字 知事某郡楊杰字 照磨某郡左仲良字

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敷歷臺省並著推舉同
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
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
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斤

事不鄙衰朽以常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成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然仍政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經官職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為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消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為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隱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無翻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偽不可不察斯固無所容隱微無所隱使僥倖奸欺無所遁情則亦矣予侮者矣其或系不足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怛怛而存於形勢則唯太玄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為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計於下是則有大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耳予之端若而僞於黃州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揚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間必造予之廬焉于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而饒容洽郡者每向威權為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師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瑣筆郡之宜黃賊強暴鋤盡點抑兼井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求茲佐郡人已素字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立志而勿違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子維承之識然肅想曹隨

同寅共事不問於吏民之言豈非那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

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體詞之署碑且歷去年與景行同新之不以項氏也而吏舍司獄之職亦俗度地聽事之東以作高水為環以奔水之會府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吏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罷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夫而代遷歲月無致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故設石於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性官於此者得題各為一書以叙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敷衍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為而有待於後人可記而為是也豈非君子之心乎予里之內民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事之利害又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莫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夫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為之書以為歷歷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而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而首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統緒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道惟

裕皇 先后之德德則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時替之曰重慶是治之餘民力亦既
紆息多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眾思於僚佐請

朝而依新之既而丞相獲鎮江浙水精以次或陞或遷平章
秉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自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

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為
幸今韓姚兩文公之 文章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厚俾集

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
滕王何其幸歟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

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
事為宜宜勿辭也乃為稽諸郡檄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

元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
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為又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

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層宇虛敞舟刻華麗有加於
昔焉會其贊為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

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著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
乎洪惟

聖天子躬膺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巨承之以慶賞
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

聖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者不至者矣頓茲
江湖嶺嶠之交至于海島馳在南服勢若途遠然而通照之

又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盛以既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
畢通無所底滯儼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况乎
禮義文物尚有所闕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流是藩者及
歲時之閑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

若傷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後游雍容以歌
頌 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

主此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 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定樊臨制東南既
而關塞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嶺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

定徵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
侯珪以至元 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

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
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

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充懷
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

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
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

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德在焉非文公之雄文襄揚悲歌慷慨
慨然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為城

領額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平周鄭管衛之郊東出平皋
傍禮平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遠接紛紛

為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魯
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華未麻我麥禾被乎東

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
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稠林樹色羣黍伍鱗次比鄰婚姻飽

食以嬉燕且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窟盡武久格不能一
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特
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為郡

野為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執掌王
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上力之完復於是有益
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
而為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日以益美徒知長子老
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
之故哉想夫元成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百頁
佐使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
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曠蕩之間首光世之功烈以詔其子
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繁榮士以奉
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岷首之崇擅溪之深視
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
則可以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遠營花赤雲中塔不台侯以其郡治樓
成屬予作文以為記集昔者以文學為職業既老而歸備予
若侯之野將命者郡侯更宜子從子也定來其政解乎稽諸
郡志自刺史危全誦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居
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讓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
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督來平劉繼祖與全侯
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
去無代者侯以為已任其相之者治中阿首海牙推官蔡承
黃明經應牛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也元統三年與侯榮斯
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利治中和尚判官王其推官李輔
崔中經運葉郁知事蕭從龍照磨孫某而始於其書計者高
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地勢崇廣道
中關郡長吏帥其僚佐奉

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選使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資
容之遊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書諱時刻夜履鼓用所以
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
為觀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為役也時其閒暇而不厭於綏相
其時宜而不苟於就足以賦民度材築構望飾起三年而後
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為朝野大臣百執事各盡其職刑威廢
賞赫似備舉海內敬侯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於江湖
之表洵的德澤悠又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
謙遜言第相尚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
害而樓之成亦其時哉蓋嘗聞之入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
後心生焉不忍於急激則爭心熾焉相後而好爭則上下
等感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
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愛
之是故善為治者必平心而正已正已則無私平心則無忤
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
之廉恥申孝悌之教博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碑
碑然保其生業備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
哉敢具刻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為臨
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各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
大山也其境南實置巴山郡隨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
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來之以居治在
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
附崇仁從之 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其華之餘吏舍弗

二十六年歲己丑達賢亦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取足於山會陶崇觀徒諸故家遺構竹木陶器百廢並作頗覽雄偉繼至代往因勿支吾在再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賢花赤阿里仁甫是來於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許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振踊易其朽腐陶甃土石更以完壯焉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收觀丹碧輝煌燦爛明白儼然高堂敞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史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度藏之室徵慶之嚴固廡廡之細微出而使民無而遠勞亦豈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為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來而來家無十

百之利大貨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若此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其盛時弦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錄文史國朝以經術設科收士爰有其人况有大儒結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與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灑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管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與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為吏者有不暇於為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墮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氷雲職事如著燭憂民事如家事侍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瑛前尉胡誠等皆惻惻無牽相與輔睦以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

數言易得州嘉然熟於田畝是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掃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事之肅禦過卒之暴掠止驅突之微呼保良善如護生務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讀為之書如此去年十月有二月虛撰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或絕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嶺州雞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崖而不遠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程觀以小亭

後文之守林侯其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六中懼而止其定於亥守家侯地翁更新其亭而為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勸其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開寂寥之洞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責賦之事治教之托檄訟征繇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按察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為者乎侯之為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翕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探於莊夢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無之以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意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庶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若孫若年長父若是者洞天之所

以為勝者乎今湖治之世年優者此莫民相安於此事豈徒任於此者得以優游閑暇超然埃壑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做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耆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 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為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不是猶有所帶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遠乎宣維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更舍環爲奔樹鬱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也俾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 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術而視之罔阜之起伏關關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吾寧有所未極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者乎環而觀之各山靈阜爵

李晉能出神明以去萬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滄海而備水旱浦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富家阡陌之羅終因荒易以察其動息時主成以驗其豐凶昔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慮之則必有所勉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這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七

四

四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歸田集十二 雍 虞 集 伯生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黃道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游往來者數年歸而顯其讀書脩學之志曰大本堂其後得塔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求求予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為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如何為善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凝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恍惚相像者也其師友間於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生其為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感應反復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休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迷頭飾以終其身而莫知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為愛乃為純物壁立以自勝或為專墮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稱禪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侔矣今天道之行也必有敷濟以啟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從應之地乎尚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謹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瀾倒頃肩撞

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為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聖賢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為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旨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致以所聞告之以為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牙氏故南雅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高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為之辭為後數年以事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霽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下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榮為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

李五錄世八

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天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榮乃子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為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為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為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敬人其後曰莫如待敬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為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德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獲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
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而告之曰
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
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
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
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所期於元
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
食上之祿歸而有室於鄉願吾族人兄弟子孫其初本一人
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爲學若飲食
而教之又於歲時長酒饌講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摩乎凡
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慕高
瞻望知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故取私田五百畝之租
入別儲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
瑜之具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
教而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乎安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
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重有所不得爲志
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
者歟昔者元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采芻牲殺器血衣服
之等其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
家則各有廟焉以安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庶庶之
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稱之小宗未嘗不得
專食於子孫之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
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家不必有其因於是
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而厲其族人矣而
况於士庶人之家乎先王之遺教衰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

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
之問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
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華近至
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
當爲夕入誨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
世身無以爲教被不以其道或工交藝以事進取趨海末以
縱利欲演君後親之心衆世不登不履又何貞於閭里之間
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君子
想夫斯堂也敘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禮豆之事陳始
終有常而無間於是敘福祿而敘施之通幽明之故合疎戚
之情勤酬頌以安樂解抱行之有常久而無散也前三百年
宗家大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一技也其始爲善思本者發
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尚
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藏外道書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昇入仕于朝秩滿督遠有堂名之
曰誠全因誠字簡君正禮池陽故吳君京來求予爲之
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
生而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
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即是
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皆誠也思慮之所可及
我親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夫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
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也人而不達乎天者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倫之至

也舜之於禹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當親之道而替賤庶孽賤斥祿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芻凡九君子以為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仲尼之道者當予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解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其解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緼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身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絕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為學人之所以為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為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為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觀貌整慮自然生敬誠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毫之分不盡則有一毫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顏學而未

之能達也報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室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夫以忠史從軍活為縣數鄉之民因而延鄉先生孫 毅常甫教二子于家燭舍在蓮池上循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夫父既歿池上之居為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夫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與學於鄉先生成其篤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為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為無為善出子天性隨感而見雖善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機充之其為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為善為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清曾衝空壅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為君子者不可不反己躬理而求其端也古

昔盛時聖賢迭作 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為多焉聖遠言渙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首固陋則不足以自奮昌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贊信汗漫之求汝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來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為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岐路

之其夫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指為學道者而言也乃昔淺陋之士求取出處人之名以稱日蓋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為之乎子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躁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若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左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李方持杖以從朗至荀氏子弟咸在待則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出人以爲美談厥後朱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蓋賢好學之士蓋傳誦焉文粹院判官陳君君和家本蜀閬中文惠

公出家後自鄧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至晉爲御史時與三同 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贈書以相告曰汝大父輔之甫若 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命於天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西庵王公左山向公靜軒閣公揚公從周與諸名公卿 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徒居實宿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雁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爲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規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規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顯顯昂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成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爲君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

敬聖愈又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豈可和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兄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弟每有客至必隨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爲之蹙縮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寔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衡茅廬豐節而竊類乎勾陳太微之間以夾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華衣被萬物者若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龍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若夫

謹教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爲其從孫坊龍樓來告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布白克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爲 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爲學以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淵稱龍伯高之語以布之曰謹教諸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淵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己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致輕薄謹教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淵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即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爲謹教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謹教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爲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教之爲言深

寫韻軒記

龍距紫極宮寫韻軒出據城表而西山之勝俯瞻長江間
 民居官舍之中特為優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
 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志詞樞之華蓋才若夫
 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不及也西山神仙窟宅仙道
 來城府致真閣世俗之意而游覽息於此必有之郡
 人相傳唐文衡吳錫爵二仙宜其人數世傳其仙宮寫韻於
 此軒以之得名予嘗在園書之府及好事之友往往有其所
 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方黎界畫精整絕字
 適麗神氣清明宜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
 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
 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遇合之事
 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
 辭開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為詩
 章卷問之意傳會以為誇美譽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樂非
 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為之而况他乎遂
 相傳信雖為其前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
 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派神明昭融宜復有分亮世俗之念而
 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落揚生
 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
 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
 夫自當恐懼俯首一息不敢緣而可以因循在席之與暇以
 至十年之久乎謫吳若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
 識更得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揚而助之波乎
 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高
 明云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
 日星迴旋無所障蔽雲雨之興滅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
 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壘之中沈溺於汙穢
 之下生死不出於日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
 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
 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
 曲澗注始遠于外而居之排田墾井者皆無所外亦以
 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
 乎其間也曹陶湖明所謂能者依佛似之余氏之考曰敬
 以自然淳厚之姿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 心保其
 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為風氣日降情
 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者有是耶故籍於學士吳公之夫
 人則敬之曹若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休棧冰其居以瞻
 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棧成而公已去世敬
 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子記之子皆聞諸上
 蔡氏曰孰能喻去足近而游高明莫為四兒之態而有大人
 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
 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
 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為
 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為明軒擢以相尚顯度以為知則其念
 慮之所興云為之所及無非卑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
 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禪於家無
 其不足之慮外現於物無其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
 而虛曠於入道為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
 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故為明清子將

謁浮丘伯之神于山上尚能求觀于之接誦吳公之言而記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故書問之他日為說語焉是為記

主靜齋記

駱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其意為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學為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為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以是知動靜相因於無窮而人極不宣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為道一動一靜相為休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

李古錄中

周子

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俾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備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蓋事高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若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入道以觀天之道最為深著夫曰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為無欲之漸也良之曰良其背不獲其中行其難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為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利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靜之道無疑矣

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勸合乎禮所以踐中故之實也一愛之非禮則一愛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為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敬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枉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若如此宗吉以文學高利以不識性理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州夸耀一時矣及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大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各其齋而常自在之此其志宜可及哉不以其子之若退籍隨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為學管卦者安於固陋不事徵為為靜而涉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固與高虛盡飾遠真以為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

環翠亭記

趙君有得於己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宜小淺也哉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復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識其為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因而君還之使過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季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于衷則求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為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豈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為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為獨高別支受衍而

西出其止也為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
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亭章循有
暫遊墟去之數而李氏之環翠亭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
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
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
叔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編誦無虛日詩曰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荷荷之間者乎
噫郡之城於此若幾四百年矣其民令數十萬家所謂園池
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自至於竹樹之植冬遠者
或日就翳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而露之所養亦未必賤
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緒以其子孫之讀書
賓客之來於斯者尚以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傳記

昔在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
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
其生養之道祭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
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饒繁息而有司設弛於無度
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絕高險外瀕海每幅員數
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起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
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
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徭曰熟徭曰墾人曰牧人之
目皆強殲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
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
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
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

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培虎殘忍之不顧是非不明而
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休
况奈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動輒舉朝廷未嘗不以此
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非路非常之實味於黷亂之欺而
用否之差使足以敗事而與前經事者所忌者制那路以
拒其要室置廉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悍而用之
軍之脈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於前無所容安忍不敵作
又以忠信廉介之官施其主明耳目公賞罰而料又焉不知
出此而委夫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
悔乎

今上帝即位之明年為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官之列
廣西宿衛使康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
寇以其眾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肆其民公整軍以
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所
事為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峰桃溪新田野豬等寨斬首二百
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廣省某與萬戶某與萬戶之軍以行
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德源
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率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
一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
亦出道之未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
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塞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
年清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
捕之湖廣平章搆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盧等一十二
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溼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
辛等一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采

廣西宿衛使康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
寇以其眾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肆其民公整軍以
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所
事為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峰桃溪新田野豬等寨斬首二百
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廣省某與萬戶某與萬戶之軍以行
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德源
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率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
一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
亦出道之未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
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塞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
年清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
捕之湖廣平章搆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盧等一十二
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溼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
辛等一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采

免以類以湖廣參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盡
因米洛等處潰散之復獲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
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額輸租三
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
級德寇盡潰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
袍勿得為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
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
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勇為浦縣威水等二十餘鄉潘三十
一等金紫等二十一鄉首俸俸四藤之岑溪縣首沈明等得
賀等鄉首李百七皆請公降討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
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謀
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
二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賊之未接戰賊帥

十七

此兵萬戶忽都魯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
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
射殺三人忽都魯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
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也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
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
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
而構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殲矢箭為一斬百八十
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
常拉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
為猛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李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
北三都之餘黨保嚴洞以竄謀知其與擁草洞口焚之無得
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
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與省

道園學古錄

陸之軍曹攻賊賊潰又分入軍出永淳寧浦時貴州擒六十
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遂其家十二月
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郎屯營盧
村洞擒其酋盧惟虛擒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還其家十
八日攻唐妙隱洞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遵等十人三年
正月九日公擊中郎賊使高墜石擊軍公與兵出從
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頭等十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
還其家勒公頭問海北賊酋所犯公頭等十四在北江
則嚴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賊又備石盡
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賊中積其洞口乘風焚
之盡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救日乃絕矣擒家為賊
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鄆蘇村備打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糧
運不得至擇野米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

十八

認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其處萬戶兵平章忽都魯達失海
牙總之湖廣之兵乎章其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
千萬戶三人以萬戶公引兵擊古野古晚古洞擒八人斬首
三十五級行次賓州港江縣得古香之餘黨十一人斬首二
州倖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
級三月五日擒古香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一人初九日慶
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皇嶺李全甫子姪借稱王號執
我萬戶哈刺不花殺千戶乃壘方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
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機聞者台兵被懼而逃去未易可
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族始民言督千戶賈元鳳誘之出
設伏擒之并李萬盛洋兄弟以還萬戶劉某與谷刺罕及賴
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
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峽水確滑石等寨擒一百

三五—三三七

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邊等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又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某人其人相繼或徐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 朝者凡幾章者臣列奏公功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矣因佩金虎符張起州萬戶鎮撫州行御史察用監察御史伯顏世囊加方等奉 朝使郭其前使某僉事某其上公賞賚凡幾章達于 朝而 朝廷信之所部宜之禮諸嬰兒飢餓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足以勉留之而未亟遣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僻僻其人昔得為保摩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繫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藉權人以制搆強而敗假融欵以制權欵盛則又助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地官兵至則寇散焉張源使則乘

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後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日不語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軍賞之下首虜或懸公則奉奉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眾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為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虜右之師老益以谷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廷臺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奉為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爰上 朝廷

必將信用之為無窮之利其首其存此矣公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索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日以相示集慶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鏡故為作平簡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張景記

題吳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宮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康而名之曰龍沙會仙宮宮之道士其明德謙尊人知罕道於西山其宮於陳殿官有別室其滿深謂之白雲軒明德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堂在宛御貢道士號暉為之記而又味余言焉問之明德其宮蓋與軒并闢為一宮而南而西生曰閣之下百步為龍沙沙之涯為潭水水之西為山出為西山江西之勝地也江西之登臨無不見西山而閣獨得其正面焉閣之所見不止於西山凡龍沙潭水水涯之浮陸又家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焉蓋其三任游而樂之不忍去又欲求其親以居而欲親之樂其樂也後南豐吳公皆為大官南豐自任越守齊守襄守洪守福守明守北守皆天下勝地常奉母以往來未必不至洪矣而獨養於龍沙如此而卒不能使其親之常居於此而如其願也公明德何能而能安其親於高堂以久其親之樂乎以南豐之不能得而明德能得之此余之所深愧也則余於斯堂也能無寒泉之思乎吾聞學仙者煉氣以養神煉神以養虛虛餘陰不存純陽粹明照然其常春也無四時之辨焉是故兩靈氣歸其體降降依衣燠涼視飲食寒暖之節不無隨時而變者矣使其親身安而心怡不知歲月之夕遊非學仙者始不得此明德其有聞於其師乎是為記至正癸未九月乙亥日張景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八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隄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涸其流南出多所灌源而後與郡城眾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明江之水而東此行夫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膠葛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向朝問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地辭去其窪底以來奕壤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

國朝崇禎

八年

一

又

養生息蓋有所繫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埋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為放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子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皆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為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即湖為學率學者以從事爭為已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南湖也遂為風雲詠歸之地郡人士者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激奮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為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履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二千年而內附 國朝崇禎

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度浸為夷道理斬殖利禽飛魚躍之高深濶以汙萊之交易川諫雲飛之間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為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士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所以為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為昭慶其舊跡而歎焉發蓮之名徒在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梳流之尚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諸其察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停武請檢圖籍之舊而後之莫不稱善是特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靡靡有常自

國朝崇禎

八年

一

又

禮殿講堂門廡齋舍又壞而弗修首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士田之父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而暮老奄人趙君雷澤寔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奮鉞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生植為之光輝飛動為之欣悅而郡將處州萬戶邢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以為之勸而放生風雲抗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向遠魯花赤和高與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予得以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背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斯者乎郡蕃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錯之宜者予既老而僑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為記云

無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內山川蓋其形體之成神氣之通有感應之道焉而方社之制牲幣之數節之宜致敬盡禮以行其秩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受社稷人民之寄與封國無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秋秋報有水旱應禱則特之祭之有其義按之有其道神人之間豈有間哉無州有東嶽之廟其來久矣魏乎南邦而泰山之雲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為腥血有其崇之莫廢廢也又從而新美之其出於愛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方而論之東則主生嶽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盛而及之是以有此乎廟舊記曰子城之東有高阜林木惟異時見人用弗聲廟始作焉以勝之也古之聖王鑄鼎象物使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嚮慕

鬼神之祠與民居相雜大夫君子宜有以大正之是以存其可者以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至正二年三月監郡曲薛捏同知郡事亦憐真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明推官于公說李德芳以時有事於廟而屋宇圯壞於揭慶為弗稱五月洛陽楊侯益來守是邦同寅協和郡以無事於是郡經歷趙雷詳知事夾谷立照磨王堅孫相與言曰人心之所向神明之所幸也斯廟也其有庇民之功乎民以為可以庇已而有司弗加葺則非郡人之意也上謀於府公而府公從之下暴於閭里之民而民應之三君者各出月俸以為之先城居之有力者爭相施與屬邑之人聞之率其賦以助郡錄事之長曰和尚居近于廟有幹材以是役屬之出納必謹朝夕必勤材必美工必良未暮月而告備上棟下宇改弊成華丹青黝晦一變炳耀像肖之設俾威惠效各當其狀極福驚動特首畏服

牲醴禮幣遠近狎至其民以為為政者之撫已如此曉然明一理也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其可以尚乎哉明年十月己未 聖天子見帝于郊升配大初 詔書曰布恩澤浚沛山川神明之祀居其一焉郡守以下稽祀典具牲穀器皿冠服執事備虔在升降俯仰樂舞作迎休享和以稱 明詔千里之內幸與感嘆也曰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其何以谷 今日之盛歲時和歲豐安土樂業仰事俯畜奉上以知 帝力之我加吹以見官政之我惠當與神明之祀相為無窮豈不感哉予方東遊匡廬道過郡趙君以為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陳之故為之書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趙氏義齋記

愚聞之君子之為義也為之自我者黃如是則為之蓋乎已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情隨感而見其端焉知其為義也則據而充之而究極其至豈曰假之而非有幾之以為名者哉是故樂之於至微辨之精而不為密氣之難也快之以至健行之力而不撓於外物之誘也以此事夫以之事親其原同也以之事君以之梯兄其分明也行之於閭門而妻子化之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以之治人而人無不通以之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為義之極功乎其子於一事之末者辭諸滿汗不出於有原則不自而謂矣是以君子貴乎知本也毫之君子有居濼水之上晉曰趙君明之偏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致諸義者固已詳且密哉蓋聞明之風傳其親也有三第焉長者方晉亂幼者猶權樞樞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勗其成無所不用其至焉及其披室也其夫人經營有方率循無怠慈惠而謂禮親

感善之君子美之既而分田與二弟三弟者辭不肯受涕泣而言曰微伯氏無以至今日何忍別蓄私乎明之曰此先人之業也受而耕之以奉公上之供以長子老孫則先君之志也其勿符二弟者固讓而不可得則各以百畝為伯氏壽明之曰吾亦不敢過為虛文無以成吾弟許讓之志別為之備以待可也一家之間慮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歲侵明之出其餘以給不足飢者與之以食病者揀之以藥殤者送之以藏孤貧不能嫁娶者有以助其成鬪爭不能平者喻之以理而七年且五十以行義補慶府郡國累辟交廣一無所就詠詩讀書與良朋居善教其子至於能仕御吏部使者用之方伯連率進之清慎明敏有譽於時而明之至于今欣三然樂其壽康或曰此其行義之効云明之之子雷澤長養府於臨川及門者以予所聞而問之曰信則又曰義之

為義也夫矣安得一言以為吾親悅之乃為之言曰仁義禮知之為德行之入倫日用之間而已矣自道學不明以愛人之愛急人之急排難解紛忘已備物以為善者蓋不知此道也明之自壯至老垂數十年其見諸家庭者如此豈以外為義者乎今夫隱居以行義明之既得之矣推之以及人使無一事之不合其宜無一物而不當其義則有待於後之人學以優仕者乎

浩然樓記

臨川郡長趙君師舜為其表兄周世珍伯仲求予記其所謂浩然樓者予久而未有以爲言也而其請至於五六而不倦師舜於其中表弟兄思所以激昂而發揮之其情不亦厚乎乃爲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言浩然者一其則將去齊而謂其歸志之言也其一則爲門弟子言言善其德而

至於浩然者也世珍兄弟方盛年未爲祿仕也未有遠遊也其不出於歸志必矣皆其先君從宦於閩早歸半鍾阜勾曲之麓宜識其先夫則予嘗以書語其基矣今夫海內宴安金陵爲東南之勝才皆之士慷慨勃然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俯仰千古論說形勢成敗之蹟人物臧否之異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浮大白以迎長風發長歌以送皓月而世之所謂浩然者如此者豈不夫流俗千百一哉然予觀子之樓有浩然之題而竊有嗟於予表者矣始予之壯也父名之師教之名之曰集而子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氣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而取之也義也者萬事萬物之當而無有不善者也集之者辨於善惡義利之幾慎其事擇物之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有一時之間也勿而學之壯而行之不敢有一事之失也於是遂自直躬辭跡焉矣無有不中反求諸心無所虧欠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父也庶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遺訓于茲五十有餘年戰兢兢二而未有克承父師之意是以觀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夫將有告於人不以其素所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心有所未盡也或以爲吾聞於事亦所不辭矣是爲記

環碧樓記

古之爲民者士最貴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以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誦詩讀書以脩己而治人則士之事舍此無所用其力焉此古人之道而後賢良之能導者今布衣布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文史之業或有所不暇賦畝之外探拾鉛銖控刻幾皆生息可以饒足而君子之行廉於此賢哲之所愛而近世之往二陷諸君吾從文之夫周維翰獨不賦詩禮義之大附怡愛故之行亦以事其父母兄長以育其

妻子斯可謂之士矣而屋產之外皆因他物以給生之其取
給於是穀粟解家飲食服用無不皆取之取之供與缺
鄰里之對無間所謂士之博者其無幾乎至周庚子鄰里告
饑人不食其君雖論仰事俯育無有遺失備儲之理而不
備情徒積存餘力成樓者以奉親禮也名曰成樓者子為
記之父不暇執筆問其所以命名則曰其樓處于野四
外奇峯秀嶺皆在几席而設若之水行徐而前十四五里
環洋樓之前後是以名也子乃為之言曰為學治生之道其
精敏而不貴急道尚寬術而不取後慢成斯樓也觀乎山水
之勝可以成其業焉近世縉紳先生有三事不備處為傳
家之求聞其在此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九

歸田集卷十三

雍虞集 伯生

說

海樵說

幹君立莊謂余曰人推於山我推於海山有木則取之海
無木而我推之者侯於海濱有海樵倚樓至子吾前者取之
不至乎吾前者吾漢然與之相忘也故曰海樵子素知
我前申其說以示乎人焉子乃為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為
養而煎之功為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與火為
鼎鼎者其餼之器風自火出為家人風亦木也木以傳火
而聚炊焉則可聚人以為家蓋言殊木不可以然食非樵不
可以得木云日本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
故不勝用焉其子澤者則為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
木在山下曰樵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
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
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秦穆
伯梁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辟象珠玉不生於中
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
是故君子以為為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渾
於自然則推於海濱何傷乎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以
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
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
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眾人得其所得足以給
已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出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
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至而強
於有為則材材勉強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為則

負天地之托賦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職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階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指窮於為薪而已乎大業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為海無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則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豈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離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

李古來此

尼之學唯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殺魯氏再傳而得孟子擬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受理神化為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子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為求宗魯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共宗者未及謂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為能宗魯者矣

平心說

吳澄叔肝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求為

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本体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無與之知覺也然人能泯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發軋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直所謂平心率物亦謂乎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中問焉所謂力負從守而相拘先天地生靈靈靈萬物何所賦受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而強叩百沐浴其平之謂乎

新浦蕭淮仲又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又之又字仲又其從又適之求予為之說與以為說也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鱉之利足備國用江澤之利行隰之接採拾魚鱉是以為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獲

必來屯田之舊雖稍昔以贖軍事其在民間者固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眾不擇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夫而已其故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衛衝冒耕之不深耦之不易是以比不如齊魯桑香之饒南不及其楚稅稻之富米地之粟也予於是有感於取又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為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之所因藉如其為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淵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耕易播發敏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又始是為仲又

劉慶彥字說

大和劉慶彥名慶溢玉之德也故以為字而求予申其義焉

陸儀題云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矣矣能日亦求其字之
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帝之本而信
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詩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為誠
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
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曰人之所以希乎
天也古之為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相說之
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為墨舌之乎夫信也者先儒
以以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行求誠之方也
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後離間之於孔子曰吾斯之未
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
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
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

易晉用昭說

此雖未為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
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幾謹之以行事之際而一
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
景原甫求予為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
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為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
明者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眾人之
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為學者求為通者大者而不願為塞者
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
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
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
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志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

愈失而明愈著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
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權而充之則聖賢
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
所事乎考察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
之為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
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
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
明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其勿晦乎勿濫其濫乎不暗
不聞之地謹畏乎闇空虛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至
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御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
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其精純美以為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
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
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
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味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
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
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
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
諸己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求至善之
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是原求至善之
說焉或曰以不善字其幼子不以善字意聖賢者道以此
而善諸凡民為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善諸其子乎雖然無
孔子之教則己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
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同以止於至善乎

曾子所傳之書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後學者朱子取師說折衷補苴錄以為成言家傳而人誦之矣况吾鄉大儒精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古未遠結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焉不敢以一言歸之也

書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嘗後候清勝探用欣懽余兄每歸必誦閣下所以為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遠聞西行其感其善但喻及學春秋之說似專主匯取而不及窮經為己之意區區末之敢知也春秋聖人主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為能舍四傳以為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鳥取以語春秋耶 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為一說不亦末之又

末者乎科舉定制雖管舉四傳之目然有其學者即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已所得而折中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庶幾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武憲公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以集寄執筆國史擬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也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為言而德性道學之微有非文史卜視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承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推徙想家

其風致其起微至其門人願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遺體又不凡以盡知其為學之所至也是以遠處父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字無以達鄙見故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為行狀於子沒叔子與叔子為行狀表伯子之墓者公表張子之墓者公門下也及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剛而公之言曰不敢讓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真卿李力子作朱子行狀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贊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眾安知無文且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一敬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

謝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即達或謂賢不吝賜教當據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為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是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為許先生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其妙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考德問業幸甚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自全而為眾所傳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假者可謂知言者之為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

所敢當惟有皇恩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肖小出以徇世好卓
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為之散虧滿污載道
而大陸不為之昏熱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磧休除而黃
金獨耀區區豈待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
以伏生之年教於齊魯不轉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雖
而讀之如雷兩既盈平源其合大江安流不見滌溪萬斛之
舟寶藏充溢推在在而黃鼓在後看索在列雅歌投壘浪波
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則過自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
小子迷賢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說
其說不亦難乎姑遂讓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
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命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
奉親為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自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
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若治者不能詳好伏惟鑒
念不言焦頓首再拜

題跋

陸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
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
跬里二百里而近先大夫謙齋始就外傳時出游孔林而
學焉是時千戈未寧六經版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
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與
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
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尚筆札之勞以富
盛歎之日未及如去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
甚欲為之而未克就璋也從事江右當氣辟制榷得學製
錦於海濱採繡少間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

就既以此選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
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其謹繕寫不致忽猶慮北方風
高不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
而無壞廟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
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刊正六經去其穿鑿
謬誤刻石東都大學門外一時觀視慕為者車日數千兩甚
矣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傳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
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遺
蓋以微矣賴漢儒檢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
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而聲之
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清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
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
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涇陽先生
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
朱氏諸書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其於天理民彝誠
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
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幸與外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黃勉子勳說

聖學蓋教助到茂紹勳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勳名勉字勳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象陶之所以勸禹者在禹必有所勉之事聖學王文王之所以聖聖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聖學之工而况於學者乎然而為禹與文聖者須詩讀書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勳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隔者至矣集何以為子勳言哉子勳用志不樸脩學不較真有勉勉之意焉蓋勳與勉之為言皆用力加進不以己得為足而盡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彼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

王古表世九

十二

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以忽之也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以變之也周道既衰異說並起孔子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憂是以若為成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實謂鬼神而無疑者也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間聰明近道之賢非不知勉勉以為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理民彝之實父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為得之者多矣亦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然傳其說者未久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之弊也於是後賢辭而闕之廓如已學者由是而勉之尚何他求乎然後知子勳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大抵學者欲勉而中轍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易為他說之動搖或勉

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或迷於岐路而不識其差或又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造也故先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心當無差而有得矣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行然後其所勉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轡任重道遠其在於勉乎子勳姓黃氏家臨川云雍慶集書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九

十三

題跋

跋劉資孫墨庄後

清江劉氏墨庄之說具在方集若子當昨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為詩存氏作墨庄記始有以嗜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為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庄後記以贈倫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墨庄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為墨庄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為之御而車弗駕也終不能以適遠扁鵲為之醫而藥弗效而終不足以已疾先世之言一公之記始得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庄之興至于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于雲仍

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孰矣後之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一公循田官然示之以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以嘉穀穉穉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為田者將為嘉穀乎將為穉穉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藹焉播焉其有獲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為實可以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其偽之辨蓋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發以為樂而不待於偽為也惟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為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文聖傳三經碑後

集歸祖臨川山中道守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以又遠願見其子孫而微世德曰日道孫來請見故宋郡守徐公雲所題如松甫宏銘後已若其五世矣天爵已已故翰林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觀之道孫以其井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也循循有禮度其居中和則曉遠後與宗固存首李宋顯官其人即第相也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官故宅也郡人推以為最勝則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于宣盡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修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條仆者觀乎此亦何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集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

世祖皇帝知遺歷踐文字風急清要之任時游廟堂禪贊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存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尚江西尤止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隘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澗湖為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未技濫奏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對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千日所為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千冊三不忍受手見其冲澹散逸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為政不大聲色以為厲而積重崇崇高四巖大山巖之勢又豈經經悻悻者之所為哉相筮纒三十四年而風聲氣習觀平遠

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故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相去時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之父要蓋不獨為其母以身許人也其行述奏摺有詳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兩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居三府矣稽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據正編三百亦所未曉胡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韓羅氏世譜

集管待罪 若廷敷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縣敵王社稷大臣勳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晉化舉進士高村有斯文之好

其任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家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若蓋鮮矣忠敵以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 朝廷久于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之之嘆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歐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死岡分寧之雙井雙井之子孫眾多又分居坊之上田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弟弟之部即中韓約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於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切至

始數十人衣冠文敏歷歷可數求諸郡與真或德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中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鮮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任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柏千仞起於蒙末德榮其母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家譜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為分之所當為力之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任有世祿氏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孟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

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皆兼井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時之急如宋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家舊樓華遠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厚其家世其詩書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

季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實事舉族同心虛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 朝廷不愛一官之允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溢以為欺速報以自衛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浚乎

跋曹氏世譜後

南豐曹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

國朝命編建國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請紳子
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縣總士集受而讀之作而
數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為族譜叙也文昭之言曰家
傳舊世系以為溫厚博高上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
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
記鐘銘之偽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
也曾氏一門時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敏之懿度越今古文
肅實為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
又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
焉觀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為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
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
以為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
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墜之人士

大夫家若譜者皆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
世猶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
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
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
祭公兄弟二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
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與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
初有黃門樂侍郎愛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
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為郡
南豐又別為州其居金谿者復為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
嘗待罪 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
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
故老而後讀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
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

道園學古錄

讀之其不勝感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

夫 讀之其不勝感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故首重南渡後
如梅園李侍郎青山陸先生乃崇仁羅春伯樞密川湖何同
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學文學政事
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鄉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
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
賢者出而後有以元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相
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榭仰今昔伊可嘆也墨庄劉
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為其邑之望諸孫叔庶能以垂三百年
之家世及其文學公清之盛輯為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
禮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中譽於天下而貽求於後求矣

題先丞相家室親帖

右先丞相雅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寒屋劄子真蹟當是故宋
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
亥後般進呈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取事甚留意公奏云遵
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復先源當抽換臣昨因問李
澤乃知無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
縣也故遵以為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
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歡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它日謂
發止過一水便可獲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
陛下聖意朝臣喜為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則
子中有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
其時也卓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
畫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昭合誠

三五 一三五

之不可辨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孫登打時伯品以其家藏此帖示僕集錄考其事而書之曾務集詩書

跋宋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黃君商伯書也其題十
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中省自劾未回者當
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又字也十月地樂川以是
不能赴錫宴自劾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如
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等書其見先生所會書
先生書有書與商伯云然商伯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
精切非一經廢然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
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為者是可尚已學者
則畏古道關帝所謂平正精切之學庶幾出變而用力尤切
者讀之嗚呼至元五年三月 日後學處奏題于臨川城中
僧舍

跋吳先生新自雅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雅樓部使者郡監若言請先生
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承教授郡守米初養焉於樓後
此際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
而自已者矣昔者曾了著大李之書言備已治入之道而中
庸之書則于思于夢道李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
程子曰周公殺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李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語謬
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家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
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首也然而臨川有如是
之父兄君子也置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徵收之言蓋南
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

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己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表明善求信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重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
事而不以為嫌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由不見知而不為之
臨時見用而不為之煩富貴利澤皆莫能感無一足以動其
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蟻之類破釜之失而激焉以動其
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融融孳孳
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固天地之粹精而
最靈豈無積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聖者前之以江海而不
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
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
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

公名在錄中

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
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各在故又有言曰若
察而得之者多室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瞭所照識之
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雖養有祭而自請焉有以獲其
心之所之則庶幾矣曾春黃氏之先以澄波名其堂余嘗為
記之其子孟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
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波之義故為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
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
起而救之各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恐小人之
不勝也而叔度獨有任任之量為世所咨嗟至以顏子目之
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為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為非而果無
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為人也何其高遠際微也哉
其目者顏子輩豈且美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
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執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
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挽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
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况於千載
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為量其有所不可
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
終以好季端之季者季為聖人者也則子曰季顏子之季端
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
盡心焉豈敢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載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部侯手書九幅其
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勛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

手書三幅皆與校勛公者也

一

二

三

裝為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
王姑歸于陳氏為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
西運使懷相也而主簿公則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
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以漁野陸正郎封且
人九年己酉安撫公沒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
將適臨安道過臨川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
氏故居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
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茶之命通行都景定元年庚申
國朝大兵臨鄂諸江南覆轍

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其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

仁十月宜人以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
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

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
中云請校勛公之女習奉薄屬香火堆宜以慰存歿之情云
耳校勛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為連
屬之孫矣其徵為校勛致一官者深和校勛公之材器可用
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
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連塘之居即前
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
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歿于
連先家政歸自海上力不足以適吳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
仁猶與節推校勛居今五十二年矣二公與先公先後去世
已又陳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所有似徒保遺
書以與德仁相從於滄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致後之子

錄尚有致於斯文哉

跋柳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秘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
書梅亭李公携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
錫勒之精否恭稱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郭人曹彥禮先生
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其筆精墨妙嚴勁
纒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黃搥練各極其工之精者
矣留凡格臨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
致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
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謀致榮乃得絕交書
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自摩成潤略不
能辨或謂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
雖有至寶懷然不知深為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公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操父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焉殺而為之言也無愧焉其山公先生與蕭君濟父之謂於故其所為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後巧取旋亦就轉無三十年後為其諸孫相所得和氏之璧不毀於秦庭鑽之劍終歸于延澤物理固宜然也嗚呼蕭君德黃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又矣故不待於盡見其其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于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傳也然能善其子而廣之亦足以少厥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司堂誌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危經傳論不可者拓拾錢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禁籍隱者之於於成均院居不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近初見公之事其大夫

人也是時公尚箕其苦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酌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飲也諸孫知太夫人其愛之每暇食以飼每食率先具饗膳使足備賜而有餘隨以饋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且其甘食謂若與已饑無二者甚安以善不知其實跡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為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京口置通公館見其為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為養若如此而欲然猶若自以為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從連並東南數大觀兩拜行省恭政以廉明數持節臨臨綠未艾而其子方以時材公顯官于朝公之被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憾處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題李君有吾字通序

李君有吾在魏文靖公所有即改之道焉是以公厚其字通取其目隸借而具正於六書又隨之以學使轉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善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應請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習有吾友多所講明也今魏公之法亦且取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孫之言詩文至截同氏亦書故盛行于世凡為六書之說頗為要領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有吾皆不及見之也後李君觀碑篆字得李氏字理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為必盡載魏公陸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善則章序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拘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

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眾之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為當時道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擢賊賊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揚所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悍將楊再興則邦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墮元未身被數十創猶殺敵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郢城之役恢復之業擊焉飛之師乘勢薄水仙輿元未戰破存頃刻而檜亟罷詔飛赴行在所所中劉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一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元未無復憂色洪皓臨三谿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為斯時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英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幼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紛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筮疑之中此充可善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贊為過者也又案朱子吾業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難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咸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適又與胡季隨筆言其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甚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凡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如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指書却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趨向來之濫真莫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不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充已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愛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功之至速如此故樂為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指書正是揭本死反心如燭壁以為功者朱子嘗勸道學問之功多靠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問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吝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為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書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為其詩泊然冲澹而其無為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夫志願也蓋以擬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

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向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諸賢之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為之執御焉幼清游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留侯像出或傳之而書者以太史公言其狀危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既遠傳像徒未必盡然巨鄉之間傳為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亦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郡貳憲大梁邵宏父得吳興趙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平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可忘若此乃為之迷贊云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將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為無愧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慮忠益之事投文材即劉子厚著知州行狀云我先維公以中書舍人參贊軍公軍事立功保石時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二劄極為先公所重即驟用之遂能從海陵公私之舟萬艘凌陰涉積穀三十萬公又之計失而鎮阻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考蓋指此也前代之吏大臣有勳勞于國家凡文武才畧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宣傳亦率傳得書則和州之事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

文不亦淳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體累定忠臣起也公於責
籍委以江淮諸軍間之有領相慶爭相勉用其區區忠本朝
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手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
曲之失不可掩而其功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
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衣故謹書
以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
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宜無許氏者哉郡邑之於子孫之
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
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
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
乎

跋黃思順醫說後

傅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
順保赤子於疾疫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
生郡之師表既垂播之厄太樸勒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
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應君子之為德則難言
也一也猶難言之况於累世乎太史公善伯夷傳載許由之
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
度為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 張先生四世有
德德歐陽公銘其墓揚公為之傳皆能發其幽潛以為有志
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於人知得微官竊寸
祿久則又以為不足執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

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
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秩上下
高卑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
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己君子求其在己
者而已可不務乎尚彬者吾從玄數其大宗師識之吳公胸
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凡宗明為台州
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為善士矣前史官雖書其
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重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
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
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偵應對聞見之廣非窮
鄉陋巷章子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郡吏不為世俗刻薄佐

江西提學學校士友多稱之

江西提學學校士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
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
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為歟
其所藏書有欽宗在會人園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
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者讀者
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貧者也此卷我先恭
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
好尚猶有無所為而為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
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王江傳路手卷

王江傳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若愚機謙書鎮山王公所
為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維學參政所為作大成詩六章
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是玉玩而參政書清潤完

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
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未暇書亦不能如期矣備道
早歲脩整家譜公間風采繼緒與子游幾四十年始志史為
世管路為文送之情誼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事之盛其有
望於方來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離州府君以來世有各族集之祖始矣歸歸州
家法尤整肅我先祖高書公解組永州始寓慈邑蓋蘇陳氏
姑為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罕存其從表姪
宗紀以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離州之子華
始先生手畢集視之為表伯父矣此卷披書及石湖跋皆真
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秀州史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
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者兵部郎官在
賢文閣與路安撫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間君崇仁從
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
賦手書以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
慶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
年于茲而先公所補一稿亦三千年矣明仰今昔感涕然
尚書與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若宗
題遠幾無知者欲自題公序以以下稍為疏其行事跡里之
一二而集自障為恨又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遂有行色居
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一為者示集蓋二十一

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身則崇仁
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余政郡公
內附後留此非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歸云耳而人亡世遠
習俗喪失其欲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斷缺以示吾黨之
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軍湖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
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
致文林之命觀此標知文林倡忠義擊賊潰保鄉里甚直而
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
宜其是立國於撥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
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
張循王劉大尉所署別為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
年集在館中將纂脩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為說若
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歐陽公會公二帖

右歐陽公會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條
友之考訂者諫至而周悉嘗公家書所以垂其兄嫂者忠愛
而殷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
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所藏禮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
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入積積練神神練日去清虛日來
雖順清虛而中和內融所以能服膺若水雪綽約若雲下歐
陽所以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瑗命以授華賜飲上章有之蘇實荷
 皇明之下 燭照機以望中 伏念臣性本穎蒙幸九廷
 解論思獻納昔陪朝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
 然既適時之器不逃適實之譏網網丹心每若蓬蓬之向日
 蕭蕭白髮頓驚痛柳之光我福過重主病隨年至尚優榮其
 出豈遂能優以循墻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啓惟
 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效復還於臺閣當免疏之
 煩燕食簪後於棄道三公明獻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
 煩朝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幸煥堯文聖蹟湯湯啟繼志述事奉

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各師臣以日換氏物咸歸於仁壽皇

風大風於清夷並有群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聖石思致

俯以宣室縱還何補

聖德之遠康衢有頌添知帝力之如

謝表

大臣敢奏仍託職以賜賜願使至家錫名量而加綿恩望草
 介光駭里間中 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幸離國爾非
 稟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

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而幸載筆每親於黜陟書已納於

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

嗣聖之運明陪未成之未議深慚表有負使令疾疫日加

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費誼之召還活漸鮮體衣

彼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垂嘉賜下及於荒枯勺水實虞於

盈滿茲幸伏遇

○○○○德隆扶日功厚補天要在建賢風管秉文之治
 入惟求舊思古訪落之勤顧願籍之腐儒眇侍與之故物遂
 令存亦被甄收臣貧困顯蒙心知卷遇江湖難遠孰非日
 月之照臨商藥尚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學士口錄卷之四十

四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歸田集十五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以遠邇均勞休咎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臣衛無缺則宵旰其憂御蒙髮有間則瘳瘳為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為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比逾淮汴以達于京師與嶺海之會片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同東南一都會之奧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千百其有大勳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墮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施歲月之久而問聞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之遺憾乎適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為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書承之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天子之盛也政令者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為功乎且公之為德惠厚而謙抑盛名書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集若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遇也或守無時為之答諸藩官之役良慶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章之得民心又矣聞簡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張說而為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黃章來言曰昔唐澤成軍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

道園學古錄

以為言而史臣特愈氏為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堯仁弘遠蒙際華出群衆並用時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計謀烜赫光顯世載其勳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東朝溫恭有格佐政省開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欽妙用於無為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者成效而不幸而君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過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春月封平於是衆庶樂業年報豐儲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治慈惠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讓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感五年十二月城西火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為藥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吏之贏糧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可不以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章舟之治故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

詔有所紀述以敘其吏民之心仁者之衷雖又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為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於穆聖皇顯謨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護真子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收理公來匪亟未鳥凡

三五—三五九

盜在海流勞我帥千... 不勳也... 歸司... 冠承... 佐... 功... 奏... 不... 驚... 風... 雨... 時... 載... 勝... 氏... 休... 休... 以... 懷... 遠... 人... 歸... 夫... 營... 息... 孰... 知... 功... 能... 助... 我... 帝... 則... 顯... 顯... 印... 如... 主... 如... 尊... 春... 日... 載... 陽... 察... 衣... 結... 縷... 以... 安... 既... 久... 成... 績... 不... 有... 日... 惟... 天子... 上... 公... 所... 保... 民... 不... 我... 欺... 自... 我... 不... 欺... 自... 我... 不... 違... 嗟... 彼... 昔... 皇... 孰... 知... 君... 子... 知... 其... 所... 知... 乎... 豈... 能... 以... 我... 歌... 載... 誼... 惠... 及... 我... 私... 毋... 以... 公... 歸... 天子... 葵... 之...

建寧路... 崇... 安... 將... 尹... 鄒... 君... 去... 思... 之... 碑... 高... 唐... 鄒... 君... 伯... 顏... 從... 吉... 父... 之... 尹... 崇... 安... 也... 去... 官... 已... 二... 年... 邑... 之... 君... 子... 庶... 人... 者... 老... 與... 在... 邑... 在... 野... 之... 民... 若... 僧... 道... 之... 流... 咸... 有... 遺... 愛... 之... 意... 願... 伐... 石... 以... 紀... 其... 政... 來... 徵... 文... 以... 刻... 之... 得... 其... 邑... 人... 文... 書... 述... 郡... 守... 中... 大... 夫... 諸... 郡... 判... 列... 實... 跡... 以... 上... 諸... 帥... 府... 憲... 司... 考... 及... 前... 進... 士... 三... 賢... 在... 邑... 李... 古... 學... 四... 十一...

士... 彭... 炳... 所... 為... 序... 兼... 取... 於... 學... 校... 閭... 里... 之... 言... 而... 觀... 之... 未... 嘗... 不... 三... 誦... 而... 三... 數... 也... 夫... 德... 澤... 之... 在... 人... 心... 牌... 之... 於... 父... 老... 者... 非... 言... 無... 以... 宣... 智... 德... 之... 精... 微... 見... 諸... 行... 事... 者... 非... 文... 無... 以... 達... 因... 一... 法... 之... 善... 著... 一... 時... 之... 利... 尚... 可... 使... 後... 來... 推... 見... 以... 成... 其... 餘... 既... 乎... 除... 郡... 邑... 通... 等... 之... 積... 立... 經... 久... 之... 法... 守... 而... 行... 之... 可... 以... 百... 世... 推... 之... 州... 里... 可... 以... 通... 行... 不... 出... 於... 欺... 世... 干... 譽... 而... 真... 使... 民... 不... 忘... 者... 其... 可... 以... 無... 誣... 載... 乎... 崇... 安... 之... 為... 邑... 區... 別... 其... 七... 田... 名... 之... 曰... 都... 者... 五... 十... 田... 賦... 之... 多... 寡... 略... 相... 等... 也... 自... 民... 產... 之... 無... 制... 大... 家... 之... 田... 連... 跨... 數... 都... 總... 為... 一... 家... 以... 受... 役... 升... 合... 之... 賦... 力... 不... 能... 出... 其... 鄉... 則... 受... 役... 無... 時... 而... 休... 也... 五... 十... 都... 之... 田... 上... 送... 官... 者... 為... 糧... 六... 千... 石... 其... 巨... 室... 以... 五... 十... 餘... 家... 兼... 五... 千... 石... 而... 有... 餘... 其... 細... 民... 以... 餘... 家... 合... 千... 石... 而... 不... 足... 而... 賦... 役... 者... 常... 以... 四... 百... 之... 細... 民... 配... 之... 五... 十... 之... 大... 家... 貧... 者... 一... 日... 當... 役... 而... 家... 已... 破... 是... 以... 三... 年... 六... 次... 預... 定... 之... 役... 常... 紛... 然... 不... 寧... 而... 民... 病... 甚... 矣... 君... 之... 來... 也... 取... 其... 都... 之... 田... 而... 分... 計... 之...

受... 役... 之... 田... 不... 出... 其... 都... 有... 一... 石... 之... 田... 者... 當... 一... 石... 之... 役... 有... 一... 斗... 之... 田... 者... 當... 一... 斗... 之... 差... 均... 齊... 方... 正... 較... 若... 畫... 一... 田... 多... 者... 受... 役... 都... 之... 役... 而... 不... 可... 辨... 田... 少... 者... 稱... 其... 所... 出... 而... 無... 辨... 免... 而... 中... 下... 無... 告... 之... 民... 庶... 乎... 其... 小... 康... 矣... 郡... 守... 者... 之... 命... 盡... 致... 其... 法... 於... 諸... 屬... 邑... 而... 推... 行... 之... 而... 建... 寧... 賦... 役... 之... 均... 是... 為... 四... 方... 最... 嗟... 夫... 遠... 方... 之... 民... 貧... 者... 不... 能... 自... 活... 而... 等... 死... 之... 念... 生... 兼... 汙... 而... 莫... 之... 制... 者... 驕... 傲... 以... 吐... 笑... 一... 傲... 於... 貧... 甚... 之... 吏... 而... 生... 無... 涯... 之... 禍... 者... 身... 目... 之... 所... 及... 可... 知... 也... 孰... 能... 如... 君... 為... 法... 於... 其... 疆... 又... 放... 諸... 旁... 邑... 既... 有... 成... 效... 如... 此... 使... 盡... 施... 之... 當... 世... 民... 有... 不... 披... 其... 澤... 者... 乎... 昔... 趙... 清... 獻... 公... 之... 治... 此... 邑... 也... 鑿... 溝... 池... 以... 興... 水... 利... 溉... 民... 田... 數... 千... 畝... 去... 之... 四... 百... 年... 備... 涇... 而... 田... 荒... 棄... 有... 過... 而... 問... 焉... 者... 公... 修... 長... 藩... 十... 里... 繞... 楓... 樹... 坡... 壘... 石... 以... 為... 固... 陂... 當... 大... 溪... 之... 衝... 水... 溢... 則... 隄... 易... 敗... 君... 又... 鑿... 石... 山... 數... 十... 丈... 疏... 渠... 以... 分... 其... 勢... 而... 溝... 視... 趙... 公... 之... 迹... 跡... 無... 復... 餘... 患... 矣... 邑... 多... 山... 田... 而... 歲... 易... 旱... 君... 以... 其... 公... 田... 之... 租... 修... 平... 渠... 之... 法... 而... 民... 從... 之... 致... 粟... 且... 十... 石... 而... 不... 以... 其... 道... 至... 者... 雖... 效... 之... 百... 石... 弗... 受... 也... 明... 年... 以... 時... 粟... 之... 賦... 必... 其... 愛... 願... 得... 其... 息... 若... 干... 會... 盜... 起... 海... 上... 軍... 興... 所... 過... 郡... 邑... 騷... 動... 有... 不... 忍... 言... 者... 其... 出... 入... 君... 之... 境... 也... 相... 告... 勿... 敢... 有... 所... 犯... 而... 君... 為... 養... 命... 資... 糧... 屢... 獲... 酒... 蔬... 藥... 餅... 勞... 將... 送... 取... 具... 於... 平... 渠... 之... 餘... 息... 而... 民... 不... 知... 懷... 是... 以... 鄰... 郡... 若... 信... 若... 鑿... 山... 之... 民... 以... 飢... 散... 去... 而... 自... 歸... 於... 君... 者... 數... 百... 家... 咸... 受... 而... 授... 之... 糞... 荒... 闕... 之... 頃... 幾... 無... 寸... 土... 之... 不... 闕... 期... 以... 三... 年... 之... 役... 而... 新... 舊... 之... 民... 交... 相... 友... 助... 而... 無... 嫌... 焉... 此... 其... 為... 治... 之... 大... 畧... 也... 國... 家... 立... 鈔... 法... 以... 通... 天... 下... 之... 利... 幾... 百... 年... 矣... 朝... 廷... 憂... 其... 久... 而... 有... 弊... 思... 所... 以... 救... 之... 以... 其... 又... 之... 者... 莫... 不... 詳... 且... 盡... 而... 山... 谷... 之... 民... 愚... 不... 知... 法... 備... 而... 狙... 利... 徇... 造... 者... 滋... 多... 亦... 四... 方... 之... 通... 患... 也... 君... 之... 未... 至... 崇... 安... 也... 民... 有... 阻... 險... 以... 為... 奸... 推... 利... 刃... 以... 拒... 遠... 大... 張... 聲... 勢... 以... 恐... 公... 私... 莫... 之... 勝... 者... 或... 反... 為... 之... 用... 不... 測... 之... 憂... 幾... 在... 旦... 夕... 蓋... 六... 七... 年... 矣... 君... 簡... 弓... 兵... 夜... 出... 其... 不... 意... 以...

李... 古... 學... 四... 十一... 平... 渠... 之... 法... 而... 民... 從... 之... 致... 粟... 且... 十... 石... 而... 不... 以... 其... 道... 至... 者... 雖... 效... 之... 百... 石... 弗... 受... 也... 明... 年... 以... 時... 粟... 之... 賦... 必... 其... 愛... 願... 得... 其... 息... 若... 干... 會... 盜... 起... 海... 上... 軍... 興... 所... 過... 郡... 邑... 騷... 動... 有... 不... 忍... 言... 者... 其... 出... 入... 君... 之... 境... 也... 相... 告... 勿... 敢... 有... 所... 犯... 而... 君... 為... 養... 命... 資... 糧... 屢... 獲... 酒... 蔬... 藥... 餅... 勞... 將... 送... 取... 具... 於... 平... 渠... 之... 餘... 息... 而... 民... 不... 知... 懷... 是... 以... 鄰... 郡... 若... 信... 若... 鑿... 山... 之... 民... 以... 飢... 散... 去... 而... 自... 歸... 於... 君... 者... 數... 百... 家... 咸... 受... 而... 授... 之... 糞... 荒... 闕... 之... 頃... 幾... 無... 寸... 土... 之... 不... 闕... 期... 以... 三... 年... 之... 役... 而... 新... 舊... 之... 民... 交... 相... 友... 助... 而... 無... 嫌... 焉... 此... 其... 為... 治... 之... 大... 畧... 也... 國... 家... 立... 鈔... 法... 以... 通... 天... 下... 之... 利... 幾... 百... 年... 矣... 朝... 廷... 憂... 其... 久... 而... 有... 弊... 思... 所... 以... 救... 之... 以... 其... 又... 之... 者... 莫... 不... 詳... 且... 盡... 而... 山... 谷... 之... 民... 愚... 不... 知... 法... 備... 而... 狙... 利... 徇... 造... 者... 滋... 多... 亦... 四... 方... 之... 通... 患... 也... 君... 之... 未... 至... 崇... 安... 也... 民... 有... 阻... 險... 以... 為... 奸... 推... 利... 刃... 以... 拒... 遠... 大... 張... 聲... 勢... 以... 恐... 公... 私... 莫... 之... 勝... 者... 或... 反... 為... 之... 用... 不... 測... 之... 憂... 幾... 在... 旦... 夕... 蓋... 六... 七... 年... 矣... 君... 簡... 弓... 兵... 夜... 出... 其... 不... 意... 以...

捕之執為偽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偽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偽造事覺吏人因為奸利輒疏富者而索之良者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慶得偽造者逮卒械其賊至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其馳馬卒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必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偽造之連逮無至安者其民稍莫梳矣連比母告其子出不及殺以無明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死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惜不文引黃貴清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鞠之執不文得汝殺人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為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脫己也童德誣告已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已獄君歸而理出之生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謂使君行郡則什百為群相率以許官吏重賞

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使者適朝廷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郡令政甚善已為文書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許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推官多所中理崇安人請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安君以其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以例遣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君之能時漳州冠始平郡邑未安守署君為郡判官以綏撫經理之所謂極當府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歲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敬歷臺省寬大嚴正

道園學古錄

天曆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為空起公為西行臺中丞拯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衣之至於擣哭旋以捐館陝人至于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矣其同官主簿真保與君若未久而先去及調安祿監將以君之行事為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則才賢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為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誦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詞曰

張侯戢民號父母予胥矣富人寡貧已瘠歸視其家朝不謀夕數盈倍徒覺感同投君求願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饜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致共無言不孚從容教言執梅執認藟藟有詢覓來虛受先民之勞或飲之酒或執沮藏外絕不虞析因隄表巷恬舒舒窮山深原振騰戰戰征呼之卒無所隄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視而嘗新君父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探告無所執沃而婦謹畏自持執勞而疲亦無悖道黍稷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繁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擗山有松栢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

天子命吏臨方茲州視君之為莫不具脩

崇仁縣願應廟沖惠侯故漢崇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墟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巖然其前其巔峻而並鏡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通焉蓋已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巴山巴山若相傳云東漢書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持其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權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為桂

三五三六一

人受婚娶之禮與立字按以與進之雖幹吏耳末皆課
 令等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樹為拜議郎
 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使徐州遷廷
 豫章太守郡士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竹以祈禱邑素有
 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在窮理致聖於是妖異自消百
 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建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
 令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為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
 不忘以巴之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
 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間巴山至縣所從入地
 則山果以巴得名又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
 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實武陳
 蕃為郡拜議郎蕃武之禍以實錮為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
 書理蕃武免下廷尉自赦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

今為廣敬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
 葉一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
 知縣事鄭圖孫德為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講事神而名不以
 山川名山曰巴權民又以為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
 所居而謂之君山樂君自豫章為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
 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泰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
 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
 縣有漢光祿大夫樂毅章之神祠其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
 郡有功立廟有節諡陳雲之說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
 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雁巫曆史名捕鄒野非教民
 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二年賜東明縣拓梁橋樂巴廟曰顯
 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為中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
 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祀其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

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得者
 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屬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
 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經也 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
 年大旱八月日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于廟中已
 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為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
 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
 鄧城保董齊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文談疾馳詣
 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跪未終鄉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
 以興薄至祠下悃悃之詞方仲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祥於
 門應駭奔不及於發馳保董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
 故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兩連三日夜乃止四
 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設醴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與
 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代

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統
 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旌倪留思欣感謂乃周覽祠
 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而既而五月又
 不雨徧禱群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又郡禱皆苦而縣六月
 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
 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勞
 近最為活潑焉是時保董悉力禱祈以為已任齋戒連旬而
 不問嚴屠宰之禁厲不虞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
 而不辭忠恕校尉縣丞紹山張榮與薄及典史賈協心焉必
 得雨而後止為吏者其愛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夫
 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為迎享神詞曰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丘作神朱紱赤
 馬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壤我識其來實與

兩世伯公字斯穹私字斯傑神君假恩無怒伊悅高山峻嶽季
與徐福樓檣不違俯仰我人何有有尊有祖黍稷既厚
酒醴惟醜押屏為羞有定有榮神來預設百物之精神甘故
鄉父老庶娛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為嘉
為喬為棟為樞為美為英寶藏與殖無有遠邇來披來澤仰
其虛矣穹隆仰明就其與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
曹孫孫子有祀無斁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
農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唐兀氏
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鄆城縣占籍于塔思火你赤萬戶之軍
以其年某月某日未二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
歸柩而葬諸鄆城縣李康保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鄆城四十
里 國家之制秩二品有功德可稱者得請諡以夫及諡諡

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保童監邑撫之宗仁乎目國
史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在太常以奉印為職事嘗見予於
朝而其季弟和尚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
焉於是使和尚單忠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鄒貢進士
朱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
動于時者故為之書其大父璉亦嘗為明威將軍山東道宣
慰司副都元帥

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父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
于帥府者非才勇親信弗及也既歿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
能擢授大都西北開廂巡捕之事有盜 萬壽山 廣寒殿
御器金者獲之備 旨按武營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
州汀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按荆棘支官府有德政之碑

轉陳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殺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
以 諡諡其弟山住從弟榮羅牙為京畿廣行倉使及中更大
斷公負其鄉之樓居以代之積久之又愛群弟之無室也買
持產之殺于官者為券以付之碑安於自養又資榮羅牙使
子祿若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
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
例革除興國路大治縣達魯花赤以臨辦保義副尉安
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泗流北行人
弗遜于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
信於民者而為之誓俗以變焉 鎮南王出征直出其境館
舍供帳之具事倍而民弗擾王喜之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賜
遷忠翊校尉相因舍監支鈔券報九萬石出內推謹歷始興
等處運糧千戶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 校尉溫台

等處運糧千戶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
戶府副萬戶親運米貳伯七十萬運武將軍海道都漕運
萬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知矣
初 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為使常苦舟
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 吳人朱張二氏出入海道甚習歲
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山即深以行風水甚便以
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以進重利厚爵以誘之其
卒也致粟 京師歲凡三四百萬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
其人不可習其事則多誤焉而公以久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
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
以舟環謀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增舟
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在者其甚厚而無賴之人
得錢即糜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為之封識持

得錢即糜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奈何公為之封識持

其常用而給之事無闕矣三曰舟行海中惡風如若竊所載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為運官船主定卒水工破手之傷得相收伺連坐其弊遂革由曰報之登舟自濕台上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及覆之苦五曰滙合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關撥而散之運糧千戶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滙台登舟往後不便公請悉留為滙台舟人受訖以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宜沽以次受之而先至食盡又不得去公請于 朝至則受之民以為便七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關者因為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級數十萬緡髮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間監司率以鹽草為解而執掠之無所不得變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鈎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九十餘處 朝廷給牲牢饗祭之費歲為中統鈔百錠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木千封以貸人收子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高舟行以成山為望帝苦露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 朝廷從之十曰舟至直沽則 京師之人為肆沽賣官校其課甚夥後以爭鬪絕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為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爭鬪者悉與有司辨立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備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失刺朱丁者與公常同為千戶公以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尤舊職也公白于 朝堂曰某實知斯人之才能而又於其職可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為郴州路達魯

花赤矣孫蒲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運使曾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朝官情偽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遂以即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 祖宗萬世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賴歲折西水旱稌不充救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勤動越江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鬪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董之治崇仁官不十日即以轉輸在行至某慶水洋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橫不測或見保董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祠告而衛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臺夫人子九人長哈刺承事郎宛州路同知脫脫木兒東平等慶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江路長洲縣達魯花赤別格木未仕保童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贊歹早世和尚安童通安皆未仕女五人孫男二十人女十一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奧區維郭之城帝其來居自公之先克順克類起家明威以戒東節侃侃樵使政在刻詞有子五人出勳各宜公實孝女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江越閩皆其民練習既優百為是親相彼東南穠穠豐茂京師有容歲廣其受航海以東千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成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錫節惠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中大夫追封魏郡侯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大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延

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為大夫階奉訓
為男所封縣曰玉山勳曰飛騎尉明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
賚漢縣長山之里其卿也子為我志而銘之既納諸幽矣
後年為...年蒙恩奉被

制書位為大夫階亞忠直集賢為學士爵為侯所封曰魏郡
先世之賜優也勳為輕車都尉階三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
子為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暇

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
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
尊禮非有宿禱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
國論有宿師之責而無職守之責君當貴之極而不易恭儉
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為 朝廷宮掖中外所尊敬於

李古錄四十一

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杜國魏國公諡安惠祖
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諡康穆父九德太
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
上柱國魏國公諡文簡官位勳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矣開
府有弟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時

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顯
仕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
言以太盛為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聞府曰
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庶祖見
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承利用監司直於翰林餘
中政院事而公有玉山之封矣外使養倖備及禮進拜宣
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肝宜春三為二千石皆有惠政而
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稷親戚鄉黨編焉有

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為表於公墓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其銘
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惟樞運籌身退身存欽拜太守太山之
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聞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疎子孫
衆多文瓘相唐表著子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厥子
統于欽肘之石荀大族之別上孫得渡貴溪之原衣冠蟬聯
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為士隱不至伏顯不至具乃生安
惠抱道隱居太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據源深本固積而
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慈以淳樸歛鄉黨輝輝里門閭
府在朝

天子有錫趙家別駕以佐邦國于藩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
國三世以傳開府實君各勳德于道德之言治化彼除難第
郡侯退焉林丘嘉德孔備不競不速觀稼于田觀學于塾孔

李古錄四十一

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
駟馬尚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閭歷山所積四世三公繼之侯
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息山之珉既堅既白其蘭屋書繼此
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舒松栢蒼蒼德之符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雍慶集 伯生

碑

通議大夫簽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封進封顯川郡侯諡文肅陳公神道碑

著我

太祖皇帝

太祖之丕緒用宗親英賢之輔奄有四海底定中原乃議禮制度考文以成萬世之業方在潛邸已得姚公樞公茂許公衡仲平揚公果正卿商公挺孟卿王公鵬百一實公默子暨王公繁文炳徐公世隆威卿諸賢置諸惟慳專禮而信任之暨登極改元則皆在輔相論思之列矣時則亦有恢宏之

才勤敏之績持文史議論以登成於其間為諸公所器重則故河南簽省拓城陳文肅公其人公諱思濟字濟民幼知孝弟出於天性讀經傳隨達其理為書氣韻有法弱冠事世祖於藩邸以才器聞博問積學顏問進退靡所闕遺中統始建中書省以總國政諸公在朝講論為治之道推明用人之法立官府修典章斟酌古今視察遠邇群策畢獻百廢具脩奏稟施行殆無虛日公於是時專主奏記之事於被垣矣天子方憂陝西地重而勢近以平章廉公忻都忠諒有為命以分省往鎮辟公以行廉公果能絕顧慮以定變天子嘉數平章王文統得罪死公從廉公還朝仍主奏記銓衡盛節悉以兼攝廉公分省東平權公左右司都事以從及還仍兼知管差除阿合馬亦位平章在廉公下請立制國用使欲侵國政廉公常以正義折之廉公中於諧言阿合

馬生省堂氣焰薰灼持史抱文書不敢前公獨以其文書進阿合馬擬署於廉公之位以手覆其契曰公不得署此復悻悻恐而不測公恬然攝文書以退首相聽其言卒不敢擅署時人甚以為難公在朝久如朝廷以兵革初定農事即廢乃立十道勸農使以糾治之摠於御史臺大抵以得忠厚欵惻醇儒循吏以成其功此皆十餘年中為政之大者公皆諒文墨而與聞焉至元六年置高唐州以公積勞命守其郡歲發水利奏最拜監察御史阿合馬專政立尚書省中書為虛器公率同列魏公初太初備公膺上章言之上命樞密曾公仲一召御史置對同列皆致辭公曰御史官為國事非私已有所辨訟拂衣而出九年授奉訓大夫知沁州戒前搜務簡靜平賦徭理冤滯閭閻遂安豪右屏跡江南初內附氏未字於新政推公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盜起新昌玉山宣慰使陳公某虞甫馬公紹子卿帥往討方立馬撫諭民將感服飛矢中陳公而殺宣慰司以事聞合兵縱擊平之或告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為變者軍帥大怒執郡中少年得千餘人將殺而屠其城紹興郡僚多新附人不敢發一語公謂帥曰千餘人無反狀一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矣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曰陳公之保其民如此止兵不殺合境得生全者皆公之惠也公承檄讞獄浙西多所平反桐廬民有以輕罪久繫者公閱其羸而釋之明日旬旬而前曰公仁恕神明不就公決公去而復囚瘦死矣公即論而出之除同知兩浙都轉運鹽司事浙民甚苦私鹽互相牽引無完家公止坐見犯不聽傍指浙民以安拜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夫人憂御史臺四起復之不為動二十三年陞少中大夫同知淮東道宣慰

前事未幾移節浙西浙西大水民饑無宿儲以濟而浙東多粟公曰皆天子之民也可坐視乎請於上移粟以救之民多全活又移江東 朝命遣五軍中公董其事省臣用請將因欲中傷之公措置有方未半年而成他郡民擾而未就也諸者乃不得志金陵旱公禱于鐘山未烟軍而兩奈哥用事奏請遍行理筭錢糧實以無義肆虐厲民空其家財往三妻子寒餓困辱有不可言者中書右丞忻都浙省丞相忙哥魯奉行尤力徵公分理浙東公至言曰浙海民貧而曠必徵發得寢其行而本道承意朕剝獄杆尤甚公繩督吏卒多所還付 朝廷以兩浙監法壞擢公全議議大夫兩浙都轉運使禁私煎抑權豪弊華而利通公私捕便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守池州以恤民理學為先務行省也連達兒威進州郡取淘金者三千戶僅得其半公力言無復可充者遂止

李古錄四十一

二

歲且終省撤列郡橫造綺段而初不給其直列郡取於民以應之又中廢危迫不知所為公命民間有絲者借納明年其稅不日而絲具召匠戶并工成之踰月而就民不知有此役也時又有括田之命公令有田互相根括增田三千頃以應命而反覆苛橫之苦視他而少息矣江水溢池民受其害都陽尤甚公既賑池民甚愛鄰郡之害請於省憲借軍儲及官吏之俸三月以救其急徐設法而償之公私無所病擢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察督情擊貪冗濫食官府首望風而去禁越訴懲誣告憲牘為清大德五年授通議大夫食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未及上以十二月十六日歿於池陽寓地之正寢享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穎川郡侯太常定諡曰文肅嗚呼公美籍豐下偉然大丈夫也慷慨有議論非國政民事不談始仕內朝省府廉慰

江南諸道皆有異政而位不充其德不能一還朝廷論事朝堂之上豈非命乎故其官張公孔孫夢符持憲淮東時述公爵里行事歲月如此而墓碑未暇立也仍改至元之五年公之孫副憲節於江西以集自史館歸老江上有同朝一日之好使為之銘焉大德初董忠宣公士選自江西左丞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集以賓客從時文肅守池出見江館集得為焉忠宣曰此

世相潛邸時老人中朝之舊也四十年來望其風采如在自曉宣意得執筆以書其遺事者年庚壬氏追封穎川郡夫人先公三十年卒生子三人孫麟早世誠以陰入官四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升朝列大夫食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議大夫中山府知府致仕次四曰元儒學官次五曰楚業儒張出也次六曰經從仕郎邵武路經歷女適太中大夫寧國

李古錄四十二

四

路總管河東李宗武通將仕郎德原縣主簿青人劉相適朝列大夫食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前進士梁國標餘皆士妻孫男三人允文以儒士試吏憲部歷御史大夫丞相掾授丞直郎禮部主事連拜西南兩行臺監察御史除西臺都憲復拜監察御史還朝除朝請大夫浙東道肅政廉訪副使今以中順大夫移副江西憲次允武次允中銘曰天生碩才以足世用廟廊則高民社斯重維昔盛時百取百宜侃二其翼二其儀老成在前英俊在右佐我興運參錯多又惟文肅公文學夙成飭其脩能從事禁庭龍飛之初接武諸老造次德容譽效治道肇開明堂奏納惟勸論功敷言文史彌綸出入始終閱歷之積忠賢我永茲憑我抑列在御史罔匪正人立言不論直道以信方州適止資其豈弟嗟彼南服未究新理會稽遠愆宋之遺墟彼頑弗知勞我兵車大

帥死忠郡丞敷惠有節有恩大服民志愛民之誠久而彌孚
海江之間千里與區三治宣闢西武鹽英憲輕辱陸郡絳增
秩知無不為動無不宜荷紫檢金蒼顏雪髯為誓恩池孰不
來歸江淮湯湯而我獨道協恭外朝用若伊始殿於九節諸
尼其止尚書履履竟不復聞文肅易名可徵者文奕奕有子
世為御史至於賢孫冠冢者四持節浙江舊治足來遠風凜
然後賢翁懷昔來國史書事為職老朽在野豈敢有述昔瞻
公儀又識公孫垂遠之旨敢辭復詩

正議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特贈宣忠効
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
公溢褒敏揚公神道碑

維昔我 朝建國之初神武四達方域內附悉出其豪傑才
智而用之結之以誠惠之以德莫不竭股肱之力以衛腹心

而經營計謀大得志於天下矣逮我 世祖皇帝天度恢廓

聖鑒昭晰小大遠邇文武忠孝之臣無不因其資性識造位
置之有道器使之有宜顧育之有方所以使夫繼承大業者
得人才之用沛然而無窮矣西夏之婦在 祖宗時其國人

多已見用有若式臘唐吾台者姓楊氏自其國來見

世祖皇帝已被識察待遇不同於眾人 國制禁衛之嚴出

入有定規無敢違越式臘一見之項即受 命在左右以門

者之未素識也特勅令勿有所呵罕臣知其賢請命以官式

臘因辭曰外官有奉賜爵秩之重 聖恩厚甚然一日去

惟慳則不得日親 天顏非臣之願也 天子察其忠止其

命官而使給事

裕宗於東宮益見親信至元十 年始大城京師於大興故

城之北中為 天子之宮廟社朝市各以其位而貴戚功臣

參受分地以為第宅武臘公得建地和寧里在 內朝之西
北於朝謁為近惜乎不得年以卒卒之日長十致化年六歲
次子宗而只纔四歲耳宗而只即故御史中丞襄愨公而致
化所謂襄敏公也公兄弟幼鞠于母夫人趙氏乳為相顧未
有以自見

裕宗皇帝既崩 隆福太后居東宮謂官臣曰昔式臘唐吾
台事 先皇最久且勞今有子否對曰式臘歿其妻趙氏與
一幼子在耳乃召見之曰 子明與莊重亡日可望也因使

武宗皇帝而中丞事

仁宗皇帝矣

武宗總兵勦方鎮 祖宗之故地諸親王諸軍莫不聽命

內朝以王章賜之蓋 天子之所服用使施諸所部以為鐵

密符令之信

武宗額左右忠信可任無如公者公密懷之卧起勿去肘

腋他臣弗知也軍務纖悉有所出命則公以其章行焉時西

北有軍旅之事

武宗方遠征而

仁宗奉

興聖太后出居懷孟大德十年公以軍事入奏京師是時

上病已久宮府不能無所親望北鎮歲賜不以時發公之來

也因併請之而太府卿某者執其券不下而重有所要公不

勝憤前謂之曰 太子躬擐介冑蒙犯霜雪率諸王將師士

大夫軍萬里外以敵儀責不恭給用賞功賴此而已然所私

也爾奈何阻之恨不得面質爾罪於 天子即引所持搥擊

之曰此所以識也廷中咸愧而壯之及 上崩 內廷與宰

臣議所立非 祖宗法若刺罕忠獻王哈喇哈孫持重不發

遣信使趣

仁宗還鎮京師以迎

武皇帝

仁宗得報未即就道公適在京師晝夜疾馳先

仁宗曰 太子在北方尚遠事勢矣不於此時還京師 宗

廟社稷之所係間不容髮尚遲回邪即速李益卒而只乘傳

以先不數日入朝定大難迎

武宗歸即位方猶豫時由公一言之決可謂忠且勇矣既即

位群臣以次見至主藏吏 上顧公曰孰為汝所擊者太府

卿勅誅之以其家賜公公拜而言曰此誠罪當死然事在

新天子故前不可以細人失大信請勿誅至於以其家賜臣

臣尤不敢奉 詔 上嘉歎而從之論定難功超拜正議大

夫同知太府院事至大二年秋御史臺奏公為江南湖北道

肅政廉訪使公將行入辭 上問曰官所去此幾何公曰三

千里而遠 上不悅曰此朕左右手何若是其遠耶即日

留為將作院使留之居官五月而疾作 天子遣醫晝夜問

遺不絕竟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三十有二 上聞為

之震悼賜鈔二萬五千緡太后加賜萬五千緡以恤其家自

中書以下百司皆致贈以延祐二年四月某日葬宛平縣香

山鄉之皇華原公娶李夫人先卒生子一人衍傍繼室王夫

人適公時年十九甫四月而公卒越二十八年為後至元二

年歲在丁丑之正月夫人亦卒皆附焉李夫人事君姑趙夫

人至孝有疾侍湯藥不解帶公在北方軍夫人治家嘗如公

家居無族人咸賴之王夫人於其孤鞠育恩勤如已出者勸

之學尤篤嘗曰吾門惟汝一人耳不力學何以自致見其能

學則以自修嘗於病莊不妄言笑坐前故弊而完潔不易恒

術飭之勿得見

仁宗學其頂而歎曰其父忠勤事

先皇以及於朕使今猶在朕以何官授之噫其在此子矣出

內帑鈔二十萬緡賜之而歲賜粟給其家

令上皇帝獨運乾綱明於庶物思夫連事

皇祖之故臣有子孫可用者得術飭焉拜南行臺監察御史

清明端直有先人之遺風方見用云公弟在中臺時大父世

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夏國公諡忠

定夫人米下氏封夏國夫人父式臘唐晉台贈推誠翊戴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夏國公諡康靖夫人梁氏趙

氏皆封夏國夫人而特贈公宣忠効力翊戴功臣大司徒金

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夏國公諡襄敏夫人李氏追封夏國夫

人王氏封夏國太夫人贊書純至臣子感焉中丞文刻其子

不花佐憲河東又死國難中丞之次子文珠訥公子衍飭受

知 聖明皆起家為御史一家再世有大節前後五人皆受

耳目之寄豈他宗所可及哉集往年待罪國史齊奉 詔書

中丞遺事于其神道之石衍飭南來以為集雖老退田野筆

墨荒落而粗悉其出求若為銘詩不敢辭也且辭曰

維夏盛強亢于西垂相時來廷世總其師民之多難疾威靡

壹保族以康令德之積厚本長源有揚之宗忠定之賢乃公

其封心雄萬夫康靖有作一見

天子默有遐託雅志本朝不樂外馳俾事

裕皇寔由眷知二惠競獎而弗及見譽榮發孤卒克有以公

事 武皇從軍朔方蹇蹇中丞弟兄相望大統之傳

聖武有訓變生宮掖幾失正順宗時之厄
 仁廟有為克斷弗疑公來營之大事之機中不容界一言之
 興國事攸賴至大清明聖功事成統宗會元為國之經聖子
 神孫有永無教立言有初具在史策世所鄉邦相圭衮裳燁
 燁煌煌有肯求職暫微復與在今御史思其先忠以報
 天子兩褒之阡於柏柏相史臣有書十載弗刊

道碑
 朝列大夫金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
 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進封天水郡伯趙公神

僕昔承之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士
 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
 緝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
 凡敘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先世譜牒載於其可

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鈞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
 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徵調一起柔強並驅俊又無別
 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
 試氏之秀異者以為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浮
 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途掖不與
 得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定時鈞州以國
 亡不仕而見知 朝廷在被 命試士之列吾黨之類其優
 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蒙係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
 自歸於 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
 多草萊弗辟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十道勸
 農使總以大農為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
 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櫛藝而天匹婦始知有養老送死之

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內而其為之使
 者侯公爵也辟仲敬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
 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恣忌御史臺不便於已求所以沮
 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端端憂畏其事多端
 如言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明御史府御史閱其積誤
 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為戶工二部事繁吏
 不暇給奏御史携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
 公與趙晉公出廷俱為御史常閱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
 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弗於激怒以傷大體
 稍有不測而以疎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
 固禍出不測而以疎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
 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勅搜
 校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桑哥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累

無可議者趙公後歷官省之重思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反
 之其二也 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
 盡出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俳優雜子女百戲駭驚以
 為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觀廬帳蔽野諸王近
 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驟盛氣以相先後 國家一日之費金
 萬而民間之費稱之桑哥若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
 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諸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綠為
 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桑哥之令求辭不得桑哥
 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為 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
 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為 天子欽怨非求福也桑哥不能
 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問歲一省或畧應故事不復
 如昔之盛其四也困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
 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

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為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各士也其守彰德辟以為史以廉辨稱遂依勸學之行奏功轉刑部史升大司農掾又轉官德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官德院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經歷院之所司

天子之膳羞宴饗請候王大臣軍旅賓客慶儀牲牢遵豆之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若無所泛濫蒙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拜御史開山北鐵即以賤恤為言因命之往勸急有方山北之民存活甚眾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為孳者遠奉政大夫大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尚公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賢而奏行之上為嘉納時御史董某見原於權臣中丞何公榮

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榮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廢察判之官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僉事而拜公為朝列大夫僉河北河南肅政廉訪司事二年僉無訛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實行禮學宮以為教而吏民之頑靡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為士後多為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曹安公祐劉公賡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縣村原之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生儉約自處初至京城任官者皆分地以為居公貧且介弗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農事大人明詩書禮相公以學躬執鉉費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

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不紉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為歛真介然有守君子哉以次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水郡君子男三侃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

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歷僉淮東山東廉訪司事擢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經陰獲嘉簿農學錄事年二十八卒于官女二壻潞州屯留薄王爵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傳汝磁孫五植構措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輝燿耀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其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七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

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太史虞伯生氏於趙魯公之宅魯公為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史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翁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傳若金者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未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音聞於魯公者詩可信故為之銘銘曰 在昔 世皇建元命官小太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谷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慶賚剛威有勸有懲治朝清明發惡不與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庶而置為我威命孤詐虎視肆為百欺烈日嚴霜陰埃莫施以爭以仰不遺餘力我我慮文撫慰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携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為傷緩則以靡分條折錢以極其理鈎指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

官有恒尊流異之觀君子所斥謬誇有言任制屏息公贊大
農移植本根卿奏其青以子上恩王食不食我邦罪獻度其
常供有正無羨繡衣舒舒幾旬周詠三年載遷盡粹以渝定
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敢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
持節海嶽天子所庸清忠直道真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夙有冠
佩歸視其阡松栢如雲茂石巖巖來傲斯文三加彌尊有將
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歸田集卷七

雍震集伯生

莫志銘

臨川隱士孫君履常甫墓誌銘

孫君諱輔字履常其先自金陵來居臨川高祖彥居官洛獄
有陰德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祖功祖果父震
蔡氏君未成童而孤以母教知警策自樹臨川文物之邦
自昔有行義文學政術之士相埒於代宋亡故進士數人衣
冠俸儒為庶庶儀表三四年而後君之生後於諸公而
頌詩讀書檢身慎行隱然密有譽於州里鄉人方足以致客
者具禮幣迎君於家塾身與子弟受學生候問敬養如事父兄
父之從學者日衆始即家者而講授為一畝之宮近扶闕闕
樹竹數千門庭蕭然外慕內熙嚴靖有恒方外之聲遠播與
門人考德問學以孝弟忠信為主本言溫氣和聞者由然而
自得靈騷養屬之氣忽然消沮故雖童孺亦知所趨鄉不違
軌輟而郡中俊彥有聲者皆遠道自以為出其門矣君若必
端坐出入有節持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之間無幾微及
又過伏長短而不經之議非理之干亦無自而至前矣士子
嚮君者必求見多獲慕之不忍即去自即使者郡長吏以下
文武更士仁且賢者莫不下車致問至於君之里君樂易莊
敬接之以禮言不及於官府而宣第愛人之說則際致意焉
江西行省憲司聘辟皆不就 朝廷宜遣使分道問民
疾苦於天下齊太史履謙學者也曾來江西以道德待舉君
一人學官裁時致廣德皆卻不受自卿大夫至城市田野莫
不稱之曰澹軒先生云君雖甚貧其母至孝母夫人性嚴君
承順甘旨不缺常足以致其歡心寡妹有三甥女皆養之親

側及笄翁所宜歸而歸之女弟有痼疾居室無間言母夫人年九十五而終君時年已六十衰暮推故不敢自以為長君子稱焉君以元統甲戌十一月癸丑卒距其生之壬戌凡七十有三年娶程氏郡名士之女也前二十年卒無子有女三人適黃勳適王瑜皆前卒其一未笄君歿時命從子維祖之次子益為已後明年君之親戚門人與為之後者以十二月壬申葬諸臨川靈臺鄉高橋嶺之原使其甥文之子李益來求銘君有文集若干卷其門人將刻而傳之故翰林學士崇仁吳公伯清叙之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於此可以觀其入焉君有詩曰自是難容力那堪頂你期勿忘仍忽助非速亦非遲可以見其學之所至矣陸文安公生臨川之金谿近時郡之學者益以為崇鄉吳公嘗喟然於私曰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不可尚已聞其風而悅之者或莫究其實際而昧其指歸其失之遠矣深可嘆也吾觀孫君教人篤實平允守經循理庶幾不知者之不敢為過高自欺之說以自說而今亦亡矣噫吾將誰與歸乎為之銘曰

故臨川處士吳仲谷甫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吳仲谷先生者生故宋景定癸亥七十七年而卒則 國家仍改至元之五年己卯之十二月也其孤肇營葬得地於其里長寧梅江之下保以明年庚辰十月甲申安焉先事求為之銘其先居金陵南唐歸宋即來居臨川東門買田金谿築室城東以居郡故多氏吳者別之為東門吳氏云世為儒家而隱德不耀渙熙中金谿有大儒先生

陸文安公以卓絕之學尚友聖賢與新安朱子同時並起以其學教學者天下師尊之而文安公實娶于吳則諱漸府君識文安於齠齔以其女歸之它日子孫祠府君于書堂以文安公伯食名之曰清潤用晉人語也府君生武學主簿文盛武寧生惠子有書曰易論機衡其第國史校勘正子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校勘用薦者得召對稱旨而著廷辟為之偶矣是為先生之父而先生蚤發其父孺鞠於伯氏伯氏沒服伯氏之服而喪之三年母朱氏年八十六而卒服喪禮亦如之先生之居是邦十世四百年官雖不甚顯而清脩文雅見稱於君子公卿大夫有過於清潤堂之門者莫不見焉先生以貧而書堂不加葺而敬若不衰則先生得以繼之者先生當我 國家虎一之盛野無遺賢而端居講授鄉里自江右之伯帥牧守御史部使者與

文學之吏薦辟相望終身不為之動先生無妄交而學士大夫過郡無不來見焉故建國程文憲公見知於

世祖皇帝元所薦引起家臺閣風憲者數十人而嘗貽書於先生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獨和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程公好賢聞天下而先生待之猶如此則其為人可知已郡人謙德而尚世謂諱漸府君曰東齋謂校勘君曰石泉二禮君曰西泉謂先生曰北齋皆因所居而稱之不以官不以字蓋其士風之美者乎先生諱定翁字仲谷弱不好弄儼然如成人自長至老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讀其遺書保其先業以長子老孫不求贏餘以自廣而族人之子弟婚嫁喪葬竭力以助之宋亡時有故澤安令平山曾子良居其鄉先生從之游其數以為求聖賢樂勉崇仁甘詠中夫者以雋邁而能隱以其卓識高志悉寓於詩自以為人莫之及

而人亦信之先生從之學詩尤得其旨而岸父而造於中
 雅則其自得也故翰材學上同郡長公以為有盛唐之風而
 介學士韓奇揭公勇頌引以比諸家郡公學以為盧公位
 顯而氣完不若先生之幽居賦詩確論也先生初與考頌
 友同郡孟均時江程百年對時皆其人也然後皆出仕或
 至貴顯先生固然自如又有孫君復常亦自金陵來從者也
 數十年來與先生同為是邦才望而先生尤為高著詩特其
 一學之美而已惟從先生寓居是邦九十有餘年退而隱居者
 八年始笑學士兵公先生又三年而孫孫先生又三年而哭
 先生而劇之老成肅久吾常之小予學著將何所仰乎故不
 辭而為之書先生樂郵氏繼畢氏則知韶州允升之孫將仕
 郎行之之女長子肇有文學象州儒學正統始為伯兄後又
 次載女三人長適饒泰來次適張益初適徐尚玉孫男四人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無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卒明年
 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僧賢鄉社六都之圓湖石鍾山後

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若始克終先出列行事者銘刻石於
 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求與文懿公諱山南陪
 葬昭陵為雍人後十一世諱從從宗入蜀守仁壽郡因
 家焉八傳為五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
 允文四世祖直松贈贈開府儀同三司贈大父利州路提刑
 贈朝請大夫諱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考故國史院
 編修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雍郡
 公諱叔妣雍郡夫人楊氏仲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
 日生於臨安先夫人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
 眉山楊公文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
 年揚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
 國朝至元戊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

中日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携先夫人置我兄弟於膝下口授
 論語孟子詩書 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摹本而仲
 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而勤苦尤過之又
 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洪公俗幼清氏先夫人曰此
 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攷已
 為吳公所知二十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
 氏遣女資衣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其貧而其婦安之
 仲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常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
 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者非三國語時人已數其謙民間傳
 聞 朝廷得李斯傳國重者御史中丞崔或使秘書丞楊
 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
 稍從諸侯為賓客習湖廣行省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
 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異斗升以為養然所至論學設

教體初不給也。厥州未上而延祐

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賦試江西明年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府學正丁卯公安不及上仲常

之家老也無遺孀子不擇奉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交朋

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於諸博學常病其

傳襲為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著其說凡數十篇其學

尤精於春秋以為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為書尤

病左氏之穿於辭而謬於實也遂井史氏之謬而論之其書

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又其詞者不足以

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共公論其所學必為所許

可讀矣公所著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

旨趣所在善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徒然也後之君子

有得其書而讀之始觀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者

僅此而已矣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湘鄉州判

官吾一入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為家恸哭為別仲常

之治湘鄉也問官多自進士出敏於為官而仲常信所學頗

稱齊古有富人殺人而使受役於已者坐之上下莫不呵從

而坐者亦無他辭矣仲常獨不署而死者坐者卒皆不寬有

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

又即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拯至連晝夜告者數十寢食

盡廢而縣長更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將有水與

辭皆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為之仲常

乃斷巫如法并其黨皆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

者之為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某相見而道中暑辛幼子

豈從行病諸挑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第集同在京師乃

營葬復使集歸其喪未行而官已自臨川奉檄而歸諸

崇仁集與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

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

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如疏使我兄弟得以就

學集之不自雖竊祿食無以踴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

著書專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識不明上負祖

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年之間嘗尋集以斯文為請

每一執筆輒思報德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如甚

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于官次且以告吾國學生

孫裕既瑣瑣桂垣女適黃應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表正有

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難能我親敬學而自信行而自

持乃克有為我親之恩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夫後我哀

非除精神何之記野丘士明僕為人執待來古

皮際字維損臨江路清江縣宗學鄉下嶺里人也故宋宗知

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官教郎知平江縣事巽之

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孫歷受忠節校尉則岳州路平江州

蔡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補于御學
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泰大夫個之女也故翰林學
士齊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公澄之在朝也肇
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苦老而歸猶養之以勸講為重
事焉才為己任特為著述于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

故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為江西行省平章政
事所部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蔡為之客其氣愛重
將署置幕府不脅比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氏婦又
喪其父不樂仕州縣事遷官不以為意二知已鉅公又先後
去出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
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二人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
姓某次幼蔡以至元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
戊寅三月十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

何丑集為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則朝故家日遠而微其
起而際遇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多矣蔡內
外家文獻無有足徵者蔡又敏學於蔡蓋有父風而翰墨幾
乎舅氏之似矣吾女弟止有子一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
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異茲弗施宋瘞于茲

故時郎建昌軍判官雷君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劍於其
邑世世宗之為望族故宋時有諱隆者自邑之會昌遷居城
隍三傳生才才生震生隨承事郎熙翔承事郎生通直郎
監南嶺廟賜緋魚袋通直生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
中大夫祁君以為曾大父禮部尚書贊皇閣學士通議大夫
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開國置城宜中君以為大父奉議

郎大社令通判韶州國乘君以為父君本尚書公之第詳憲
中之第五子也以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三月尚書夢
得符雜於狀元坊既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是足當夢之
祥矣我將奏之以官必以為君子之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
無遺句稍長統如成人弱冠為省府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
書進表行在所補將任以歸持方多故國臣急於用材
辟建昌軍軍事判官官階職部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大社
從右留君家尚書在廣州幼伴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能
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大社除俸歸奉尚書將入
城國朝軍自湖南至大社死于真而尚書隨適至于馮
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比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書之身
兵去門人請瘞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生為遂死踰年
訃始至于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咸謂尚書家遺業其盛時

李古奉 碑三

為不利於為之後者君曰國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
祖父一身之分也何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
其餘而已獨歸緬南海則以為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
不能寧勵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而
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大社固已無可奈
何萬一尚書放觀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去至廣州留數月
訪諸故吏擊應豐得尚書殯處奉板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
中賊舟人赴水死君手銘旌大慟號諸寇曰故尚書嘗經累
之棺也寇為之感而問曰故宋雷尚書乎曰然爾為誰曰尚
書孫也盜義而去之乃得還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
哭哀詳相屬于道北還救經險阻身先與後行道之人哀之
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朝廷錄用宋故官及
其子孫程公乘輿歸朝薦君為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

元戊寅尚書山之里第煥君奉神主抱遺書符命以
避而不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為交
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為學之志如此人
有家誼于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二為道見誣之故大
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為謝君并去不受大德至
大間里中飢至順庚午又飢君皆出已粟賑之至活甚眾望
人為之謠曰六十年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眾者復重午歲
歲後雷氏出粟如常時雷氏子孫力為善文章書畫皆優
見其世澤可知矣即山為君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為過
也國學進士國祭若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民傑皆相
繼歿無後君乃求諸伯兄特仕郎國賓之孫同康而立之以
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知府光之孫女也皆送死
厚而曾氏遭時難家遂之君盡歸所遺資以養之親喪未葬

者奉之老而無子取其從兄之子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
而後已至順癸酉十一月廿九日卒曾夫人此十八年卒子
男二長鑄承新州學士字學正慶遠守處安撫司教授以詩
女四婿曰勅授安福州巡檢王泰胡克忠曰吳廷玉次未嫁
孫男四承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
祖次適徐理海未嫁曾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
子其處范復祖子甥之子也是以請介復祖來告曰請不忍
倭任妨朝夕之養至歸侍側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
其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碣為請集觀于故國世家其
子孫漸以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大往皆死國難與君歸拒之
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舊縉之舊亦可尚矣故為
之銘曰
赫。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大社之子奉極海濱安其歸

寬大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姻戚止駭令儀其藏
可式

故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督府判官致仕楊存德
眉山楊氏系出華陰漢太尉震至唐僕公居靖恭坊子孫益
顯德宗之入蜀國子祭酒胎從之其弟勝為丹徒主簿遂家
有州歷五代宋歲久族大世有文學顯官及其季年尤盛於
知政事諱棟以道學事理宗景定甲子論其星時宰罷居
台州以歿密政之父諱端仲贈太師申國公而復之其仲子
也官至 大夫淮西安撫兼知和州文武才略勇毅過人
武將自行伍起者皆嚴憚之有子諱公毅內附
國朝以善議大夫為南安路總督兼府尹軍旅之餘以廣之
附無遺遠邊恩威並著蜀人士大夫在故鄉時深去其寇之
禍故在東南者皆走嶺海及知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楊村比遷而家業振振僅保性命兄道
出應嶺者南安公必出私財以周濟之得不至顛沛其甚不
能自存者有全室養於楊氏者矣南安公之既老一至杭州
盡以其田施諸族人而還若庶幾蓋自南安北還止此而不
能去也子曰壯行字伯學個儒好學問喜交遊一時之名入
若故宋禮部侍郎鄧公中濟博士劉公辰翁及鄉人江西儒
學副提舉陳公黃裳皆忘年與之濟和州有先業在抗之政
林參政之退居嘗聚族於斯也南安公伯學始得至其處理
其蕪蕪以施諸族人而還故江西平章政事諸萊李公世英
故江西參知政事東平徐公瑛知其才力薦之任乃以父庶
除督武校尉部州路仁化縣尹陞吉州稅務長領本新州判
官改取務郎部武路部武縣尹歸西慶遠南冊安撫同經歷
年方六十以疾告老授奉訓大夫衡州路總督府判官致仕

聖王氏應陵人生子昌文器文昂文寶其好讀書衡州公
 之在仕也服勤左右克成父之志其歸也以其妻相繼赴
 江西鄉舉不偶科舉廢始用衡州之廢授崇仁縣尉以元
 四年戊寅之歲七月七日春其父以來上數日即病以八
 月二日卒衡州君年七十有一父病聞尉之沒起撫棺大慟
 遂以疾篤後十日卒嗟乎人生至此其為厄亦酷矣尉知
 集之自歸而此也其於至即以父命來請求通其語於舅氏
 之子者而觀之蓋我光緒郡夫人之父則故宋工部侍郎國
 子承酒其其系則出于丹後府君於焉則秦政其叔父也
 齊祐景定間侍郎與秦政同朝諸父昆弟之愛敬無間言蓋
 衡州君發與集申論此事而不及見矣悲夫予始哭尉其子
 孫號而以衡州君之命求志其墓夜未行又哭衡州君而未
 及書也彬文承齊秦又號於集而求書衡州君之事如此也

之人聞尉父子相繼歿在嶺未能去里巷莫不嗟悼而同
 亦深念之況於集有鄉里親戚之故其有愛於一言乎昌文
 字貫道生至元丁亥娶蕭氏李氏而二子黃氏出也銘曰
 西望故鄉山川幾修齊二青原南安有丘澤既再傳而不克
 永載樞江路連發其引喬木之家其餘幾何載其世官表諸
 山向有學有文則在孫子三世之藏尚復多社

表仁仲甫墓誌銘

表君公善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凡
 第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奉其一也人父世賢又士琬
 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其氏歸進士繼之
 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二人擇善主善繼善與文一人皆
 愛至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其之後地近鄰人之圖明善

懷它時掛鉤之及也下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政變君子被辱
 紀家坑先望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
 執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善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
 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爲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
 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冠起夢近而官軍又押至不能安居
 而去之鄉遂率其弟萬善君父丁於其家獨全五年寇平遇
 歸又有暴卒卒來犯衆爲擊殺之走投其軍持爲惡軍家以
 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爲善力自給史歸鄉辦方卜日之書
 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屋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束脩
 求詢每盡心焉其爲教尤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爲切
 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
 葬君爲葬之力不足爲之葬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
 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其其喪事其爲人大樂如此云故翰

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
 求盛文於人孰若脩學於己其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臆不
 足以與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
 善有從公生時嘗有所受後必知恩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
 緘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
 至庶幾兵公之所謂孝子而親者乎銘曰
 深藏之士厚溫天光發新子有聞

故臨川德士妻君太和恭誌銘

妻君志冲字太和其四世祖諱郝宋嘉定參政忠簡公繼之
 從兄弟也始自嘉興分居臨川生忠州文學必中文學生徒
 以詩經負鄉晚以特科對策麻管至臨福州闈安頓受知於
 三衢徐公察廉信徐公直方而與章貢曾原一溪債趙德信
 同郡林實天取信友六人者皆一時之名士閩安有四子伯

南良與其父同年舉進士第官至從政郎吉州司法參軍而
宋亡仲起南寶祐乙卯舉鄉貢進士叔文輔咸淳庚午舉鄉
貢進士季起辛四子者各有子一人今信豐縣尹志淳司法
之子而君則寶祐貢士之子也故翰林承旨楚國公程公鉅
夫銘咸淳進士之墓而歎曰予過臨川登有峯之峰而求嘆
高昔嘗見其墓之煙之者今亡有矣學樹花木巖然百年之
傳惟其氏而已與其兄弟游行若思坐若遺言若不與世相
類而能保先世之業者信乎忠厚之可長也夫信豐其前主石
城時故翰林學士具公洽贈之以言曰予以庚午舉鄉貢
與其叔父偕視簿猶從子也是時司法已歿見其仲叔季氏
鬚髮皓白儀觀其偉如商山老人晝夜正至朔望深衣冠
領群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
夫家能有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妻氏稱鄉邦第一噫何其盛

也元統癸酉冬予自桂林告歸僑居臨川之外邑明年有
旨授君還從使者至臨川而疾作留居城府再月詢故家遺
族得妻氏焉是時信豐猶官石城獨得見君與其弟若子少
庭肅然其中堂曰斑衣之堂者妻氏之先祠在焉相禮者道
子過堂下肅揖東行北折升君之新堂廳屋在列子第序立
執事者時已得未疾且愈猶從容相為禮尚如吳公所言其
諸父時稍前出其中軒左圖右書竹葉森爽觀其安於文雅
不覺慨然而自失也去之三年君以病改至元丙子之歲五
月甲戌晦卒距其生之歲乙酉得年五十二其孤孫等將以
明年丁丑之歲九月辛酉葬于臨川縣招賢鄉增芳之原信
豐以其孤西行百里至予舍求予作其墓銘子從程具二公
之文知妻氏家世始行又知信豐之治民真有豈弟君子之
意且親嘗從君於其堂也而嘗歎曰其諸子同高祖之兄弟

也而同居無別籍猶之然奉承扶持略不見其有間鄉里州
閭之間文獻故物漸盡安得不為君銘之而著予之深感者
乎郡有耆德君子吳君定翁長君二十年而還君之行甚詳
蓋以為君幼知孝敬生四年而母張氏卒已知哀泣事繼母
楊氏又九年而卒能治其罪郡人憐其神童王吉勤之諸孫
登能者娶於余質而無子有女一人擇婿得君君尚幼女猶
待年而王氏之夫婦歿繼立子不能喪君以弱冠往治其喪
無遺闕又因王氏之室立祠使王氏子得以奉之君有姊嘗
許適勇氏之子張元哲遠游歲久不能自還君遣客賞裝以
之婦厚饋而妻之及姊氏歿視其奩囊略無存者衣衾棺槨
君悲為之具蓋君之資貨謹敏而持重幼而學之不煩程督
稍長能奮志遠事如前所云者皆能嘗即於父而行之有
成人之道焉其間居儼然若思不妄言笑家庭之間敦睦嚴

整居無他好坐無機實眼無華靡至無妄膝席然畏慎如恐
失之以順以安以終其身以遺子孫究而言之抑亦可以為
完德焉嗚呼若矣子三人桀擗揖女三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其
銘曰
令德之門殆誰為賢德君有能著自登年五十而衰其用弗
宣身陷於家如玉在淵我懷二人論德立言邦人信徵刻石
在序
劉宗道墓誌銘
宗道諱自城姓劉氏其先臨江人自二司磨勘贈太師式主
客郎中贈太師立之生公非兩先生是為集賢學士贈
太師敬中書舍人贈太師放太師之孫全州史君符遷金溪
生吉州史君龜從吉州生武岡王簿生博武岡生孝顯其曾
大父鄉貢進士粹中其大父有傳其父也 以至元辛巳生元

統甲戌二月十三日卒年五十四是年四月望其從兄自得
以其從子傲來見請書其墓石以文子先從自得得其家譜
知其自清江遷金溪之世次思其先世博學大雅而觀其子
孫忠厚而多憂為之屢書其遺事茲又何新乎乃得其從
叔父有容之言曰子於自誠生而愛之也深歿而哭之也哀
欲其父有聞於來世也故屬信辭以待於傳遠之文焉子乃
按而書之曰宗道幼在父母之側容貌莊謹而敏於事時大
父故無恙也故家老人頌言先訓蓋不自知其文懿之及人
深也而子孫習於見聞脩飾靜好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以人
能從師力學以自立其所成就豈起於一日者所能及哉以
長子為家務雖身任其勞而容與以時無敢專任內治田園
之生外應戶門之務不亟不徐條理井井不役於利而用
恒足事旁午而至處之裕然一不以貽親愛使其親日休休

然鵬味為樂故州里之所共愛慕者也自慶壬子其父歿延
祐甲寅母某氏歿終喪無違與其三弟居無間然也後四年
長弟自任歿踰年幼弟自勉歿自任歿時子微才七歲教育
如已子親為加冠而授之室又十二年仲弟自重歿十餘年
間十足之念實鍾厥心曾不以家督之勞為病也讀書之外
留意醫術病者來告診而與之藥輒愈人多感之廣先人之
廬以居務為完美不加雕飾而古書名畫佳木脩竹有足樂
者延名師勝友與之遊是以有可開之亭焉而人亦謂宗道
為可開矣娶周氏子一人伍女五人子伍居喪方弱冠敬懷
伯父之撫已也佐任冷襄事惟謹務人善之是以請銘而微
嘗來墓在其處葬以其年其月其日先宋文學大家在江右
者歐陽王曾劉相傳今劉氏子孫獨可徵如此成無銘曰
墓莊之遺播于金川有苗有秀有實不堅匪今斯今後三百

年濟濟衣冠堂第之七鍾和流芳自宗道氏尚有紹之以耀
永世

故臨川黃君東之墓誌銘

至順四年予以疾得告歸臨川明年春有
首德使召還選疾至郡城病益甚使者以其狀還予乃得求
郡士之工於醫者而議所以療焉有紅顏白須美眉目偉然
丈夫而來者曰游東之年將八十矣慷慨善論因予疾問而
言曰我本姓黃氏自高祖託婚於游而曾大父成大父貴父
友直世以游為氏而黃氏之族昔同出於一人之身者遂為
路人而與為兄弟族人皆則游氏也不亦誣其祖乎因者請
去游復黃我雖危未有子以異母弟師孟為子父之歿不安
也不敢以為子既老猶無子而師孟有二子曰自省曰復信
取復信以為子復信之子祿生而自省之子曰助勉勸勉具

著譜請一言以自信予適病之言曰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
未安而能不懼於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後四年予客表
君誠夫為復信求銘東之哀誠夫故翰林學士吳先生高第
而勉又從諒夫遊於予門者也其言曰東之名大明生宋寶
祐甲寅年二十時遭宋亡臨川既內附兵燹旁起未寧其父
與幼子避之它所遇害於盜東之守舍冒難以其喪歸葬既
而過方外士得治小兒病方用之應驗鄉人有許父叔兄弟
子姪皆善醫一家之間講明精到各有著述其治法採粗工
所知東之從之游盡得其學所獲多千金若保嬰玉露四卷
傷寒總要三卷脈法二卷集驗良方六卷藏子家於病家之
訓資者無所取粗給者量受之力厚多貧者不復辭多或有
田二十五畝而求學東之者東之曰予學不易成不足以為
貧子遽失田則無以為業是不得此而反失於彼也弗受其

印來學者眾輒語之曰治子業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殺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請學焉東之曰子則可矣古書多簡奧意旨深遠子沉黙通博庶幾得之沉密不忽易者操而不為利則不輕於人命矣遂盡以告之至於訓子孫尤詳謹且卒又出集驗良方以授之而謂之曰學非止於此也小心謹力而推充之庶乎家學之不廢矣卒之歲為仍改至元之丙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戒其子孫曰子自授甲生無妄醫以殺人之罪備道士其勿用管自擇葬地後知其弟善非用也更得里之浮湖坐乙向辛以明年六月甲申望子觀東之氣剛而才美禮備而善剛者年康強隱于醫以殺利澤之道將克昌其後嗣也夫為之銘曰

聖人有言醫貴有恒恒謂尋倫弗毀弗陵禮由人心律亦附禮儀或不安君子弟獲善哉東之為善孔多厚生慎微古人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王母龔氏孺人墓志銘

臨川安塘里王氏有九十一歲之母孺人龔氏則故儒士韓敏學仲文氏之妻而靜孫及女適徐庭柱酒饒次劉者之母天福齊會及文適既能任適錫貨適揚好古及一在室者之祖母泰定安童及九女子之曾祖母舉生及一女子之高祖母也孺人始嫁姚婦禮既廢爭苦成其家見四世孫以上壽終故其子孫欲有以示後人而於疾人親我鄉里亦欲有聞以為勸也於是李古四十三以次劉從兄宗魯之狀來請銘宗魯名士老而益篤於古文李古四十三事文學而嘗李古四十三者為也乃信而述焉仲文前娶楊氏生一女而卒龔故時江太守家愛其女擇所歸既長而仲文娶焉善事其君姑而撫其女如己出未幾臨川內附李古四十三國朝郡縣吏皆軍帥所署貴畏事長者多未出而民間大家狂習怯懦不任力役以失其業而仲文獨能有

立室煥於寇更徙而新成之皆孺人治其內以助之也既而姑氏與仲文皆卒即故山以營葬而有力者占之孺人攜其孤行突於道將理之有司行路之人感焉時法度初定有司義之按籍歸王氏既葬靜孫纔五歲耳孺人持家內外肅然受使令者執事毋敢忘其與居從子之孀張與媪之老於其家者事繼悉無所遺闕而家以益裕猶焉於教子以事詩書不墜先業為務靜孫既受室出文書數巨帙以授之則自丙戌至戊申廿三年之日記也陰晴起居飲食租賦門戶之酬應親戚之餽遺李古四十三無一日不可考見曰吾為王氏婦庶可以無愧矣然於族屬子孫之匱乏者皆留養之親視其飢寒而為之衣食令有所成立乃己自是子婦不敢以苛煩問白至於曾玄娣侍無倦孺人乃清靜以居讀佛書而求其理又康健者二十有餘年或勸其事佛良苦則告之曰我自

樂之不為勞耳且非改等所知也至正辛巳二月二十一日
 舉家為壽歡其飲畢行後圃取杏核種之頭謂眾曰此以遺
 汝等食吾不能待矣歸三日感微疾卻適食弗御曰吾清靜
 以俟終命醫至却藥弗飲又四日召子孫告之曰吾將不起
 吾平生無遺憾遺教數十語皆忠厚之言問曰辰所值對曰
 某中子曰今日未佳俟來日耳夜參半命長女曰吾念西方
 佛號數十百萬且著於圖與數珠皆取以米既至則曰吾往
 矣無怖於心無戀於世戒勿遽哭歛衣危坐神色不亂久之
 愉然而逝則是月之廿九日也其孤將以明年九月甲子葬
 諸金谿之慈塘嗟乎勞瘁於事物有條理而志常定者四十
 年及其老也寂靜專一者又二十年卒無悔於死生之變真
 能順憂患而寧以歸者哉壽年之高子孫之眾世以為貴而
 不知其不可及者此也孺人曾大父諱、大父諱、父諱、

銘曰

百歲之間世多險艱初逢其難卒獲其安齊斬聚身業業一
 息載鞠載育式克自立更數十年四世在庭歲時怡愉既休
 既寧至于期頤忘昔憂患慈溫奉與從以珍饌自約其飾其
 貞守居全歸泊然良史罕書壽母之阡若此令德來者源之
 善視松栢

同安縣主簿周君仁甫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橫山里周氏也其先在
 唐時曰惟長者與李太白游子孫散處江東至宋初有愛橫
 山之勝築室面橫山以居者族日以繁及宋季年有三以籍
 書寓於郡者曰遷龍實生故同安主簿勝孫字仁甫宋時亦
 嘗為鄉貢進士未及奏名而宋亡不以代昌而廢學有聲籍
 紳間 朝廷以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

省於閩海必用才能之人東平嚴公 以功臣世家子僉省
 事用為屬郡文學三年辟為泉州同安簿辟官歸於上元優
 游山水之間將終身焉然愛民之志未忘也歲大饑出粟千
 斛以助不給有司以新令上其事與官不訖時人高之又以
 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年六十七而沒非之西國十有七年
 矣薄君之女弟之子趙雷澤為臨川郡丞長其母族諸子吉
 之曰子之仕國有前太史僑焉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
 其客以為請焉嗟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父子皆
 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薄君遊宦海表又不得大快其志故
 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
 宋既亡而前往行遺風流俗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間閭里
 豈無可觀者哉簿君在閩時則至元廿四五間也日月于邁
 其設施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感夫數十年來 朝廷置御史

行蓋於茲郡自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暨夫僚吏多名人是以
 生乎是邦聲聞易於達仕進易於起四方賓客遊士以才器
 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
 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薄君生開慶已未沒於泰定乙丑葬
 於明年之丙寅配夏氏子四人長文書卒次文榮次文榮亦
 卒次復貴女二人長適李行次適王宗禮孫男十有二人景

誠景純景星景祥景暘景燠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八
 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日遠而畫畧缺焉則是為
 善者終無可以為勸也故述所聞而為之銘銘曰
 為善之實比諸吉金或汨于沙光耀弗沉有美薄君同居以
 出居以忠厚儼以嚴毅身退有時子學有師以昌其家源二
 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天長地久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蘇虞集 伯生

墓表

李仲華墓表

至元十九年官書... 諸會府得檄調兵命監郡... 李紫獨抗議不可夫造事與變... 民已受其害矣不謀盜而欲... 况不知情者而可殺乎切聞... 及也群盜可以名得數十里... 是時內附未久守更率欲以... 往往計出此而竟之爭年者...

天子之新民也公為首將不... 而欲肅勦之朕會所有命如... 怒引弓射紫紫曰殺我活萬... 好問曰然則當何如紫曰為... 勿勦以鍾之吾良民豈不知... 者勦謀勇者效力不日而盜... 交至獲盜首四人戮之餘散... 則枉死者眾新附未安之民... 五十二年矣府史文書具在... 循進及有學者之風從容問... 氏所為述墓田記相示且言... 故贈太師謚文恭華陽王公... 出孫女也為之歎而勉之又...

增與孫來請曰先父南... 孫或忘之矣昔者闔郡知... 史傳信於我後之人不勝... 予深有所感焉訊之邦人... 獨李氏有子孫衆多而本... 所以報之者歟表其事于... 字仲華宋末年尚少郡守... 元以來仍從事於郡以嚴... 所平反憲司聞其名辟書... 故贛州路寧都州蒙古字... 之子也李淵孝於母嘗三... 嗚呼漢天儻多出名法吏... 乎是為表

行狀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臨川先生吳公行狀

本貫撫州路崇仁縣崇仁鄉咸口里

曾祖大德

妣張氏

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進封臨川郡公

妣謝氏進封臨川郡夫人

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護軍進

封臨川郡公

妣游氏進封臨川郡夫人

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曾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禮將鄉共留太平州瑞生聯始居

口生公之曾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家傳
 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
 家後有聖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
 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月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
 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過即記不忘
 母夫人慶其過勤夜誦膏油之燈常候母寢後續火讀書達
 旦不敢令母氏知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
 歲御色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既
 然知為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
 孟子中庸車動亦如之盡誦夜惟弗達弗措十三歲大肆力
 於群書家負嘗從粥書者借讀既而遂之粥書者曰子盡誦
 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粥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題止粥
 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卯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
 其文十五歲知厥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
 帖有勤謹二字如得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銘又作教銘
 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膚又作和銘獨
 言周子程伯子氣家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教銘如瞻嚴師如
 在靈祠百支俱消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
 萬境皆融然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類冊銘
 理一篇自新銘自脩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
 矯輕銘警惰銘等類皆錄後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
 慰公赴鄉試先生待行時郡守迎新安徽庵程先生若庸以
 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庵蓋從學於朱氏流先生
 因鄉人謁之徽庵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誦詩書徽庵其
 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如
 曰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為正大高明之學然則小學乃卑

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庵曰吾處此久矣未見有如
 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樵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為
 友樵之者昨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常往來徽
 庵之門徽庵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
 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書
 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器也可善教之蓋宣慰
 自樵樵知愛先生開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為有與孫之癖
 矣十有二月宣慰捐館喪葬凡役先生考古禮而於左丞而
 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
 道之原也堯舜而下其事也深淵淵其利也濂洛關閩其
 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竟舜其耳乎禹湯其利文
 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也程張其耳乎子思其利孟
 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耳乎朱子其利也
 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
 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
 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
 之時孔子徒當蓋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
 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瞞古一人
 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滿
 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千周程張邵一
 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
 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溢之歸亂唯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而未聞
 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之能學也於是以及豪傑自期以進
 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
 於斯銘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

以為是而自料所見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
任如此其後先生得識此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
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
攷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
下第歸而慕成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
隨教授鄉里嘗作草堂數間而題其牆曰悅勝梁父吟浩歌
出師表程文憲知其意願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
歲乙亥 皇元至元十二年也撫州內附傳檄至樂安樂安
丞蜀人黃因不著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
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廣德郡多應之
修近寇超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細貢進士鄭松奇士也
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為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
經注釋幸經章句成十九年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

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公
掄第二十二年程文憲公奉 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
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無一親
乎母夫人許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
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 朝廷老成
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贊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
頌方召為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
一時風致識者嘆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
願仕而所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指可以
教國十傳之天下有 旨江西行省准官繕錄以進郡縣以
時教禮元貞元年八月游豫章西山雲幕長林文 仲明迎
先生入城請學易南北學者日聚清河元文敏公明善時行
省掾以文學自負當其坐人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

皆領會全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傳讀程氏遺書近思錄
文敏素讀是書至是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
學程子之學也願為弟子授業然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
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為說脩己以敬一
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皆用力於斯者多
所感發二年重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
先生於館塾以為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接據經傳如
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為薦
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
吳澄經明行脩大受之器論道經邦可助治世乎重忠國重
不灰木曰樞密實所薦天下士也丞相建等
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第之得其傳者是以
知重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任佐郎同知 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 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
書云 朝廷用人之不次公毋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
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未右猶當思所以報稱
而況於人乎然夫子勸濬離聞仕對以吾思之未能信而夫
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之知也
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勵者自
勵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效巢由作外臣澄
雖不敏願自附於前脩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
生高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涼京師學者奉先生而
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執章論 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
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弘道及寓公珊竹公珩盧公摯黃公鈞
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
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年校定

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
觀觀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正其訛偽而
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監丞 朝命行省教遺二
年六月到官先是

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為祭酒文正始以所得
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統之者多其門人猶能守
其法久之復失其舊先生既至深聞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
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嚮
先生曰秉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蓋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
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
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
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
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真者亦皆有所觀感

而興起矣時 朝廷循習實學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
紛然新執政鑄錢貨變妙法以為功欲得先生助已而恐其
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
人曰老儒不善騎馬折臂病矣四年

武皇黃天
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齊拜集賢大
學士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 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
遷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資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
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使買舟通州既行而後移文
告其夫監學官愕然責辭之士張張失所依有流涕者遠數
十人追至河上憫留不從 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
先生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
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

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
先生為除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為之辭耳初亦莫知
朱陸之為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黃山中五峯僧舍
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
問曰孟子道性善意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
也同官或作其平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荒江西
士二十二入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為得三四卷耳五
年春除集賢館學士特選奉議大夫建集賢館撰成集奉
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
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書纂言六年十月
游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
方學者為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
成三年

英宗即位東平王拜住為丞相勵精為治歷陳臧否
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為翰林學士知 制誥同修 國史附
太中大夫還直省舍人劉守蘭等奉 詔召先生於家使
致 君相之意其為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
時 詔學士散散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藏經有 旨自
上都來使左丞速速 詔先生為之序先生曰 主上為經
之意為國為民世重事也但追為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
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輻輳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
意止為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
惡之人死則下淪沙穽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後遂為超
生薦拔之說以蠱惑世人今 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
孫薦拔且 國初以來凡為聖人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
未幾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效見証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

以示後世左丞曰 上帝也先生請俟為還後奏之會上崩
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 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
經筵進講平章致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為之先生先生言
溫氣和經有數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
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為往末 詔作太廟議者謂見
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于室末及遷奉而 國有大故有
司疑於昭穆之改故命集議焉先生曰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
為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
次遞遷其廟 宮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攷
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代曲故皇有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之
典故可乎七月有 旨御史院修奠定實錄時湊入承旨使
先生總其事分命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

有賜奠史院致勉留之意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于齊
化門外諸生送空通州中書聞之亟命官具驛舟送至揚村
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延祐經理
民田時激變額之空節中外時動事定 詔蠲虛增之稅惟
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為名地稅三萬餘石者
不得免至法初又行包銀為害亦甚先生在 朝發言于執
政者奏定改元中書會議使氏之事先生後以二事為言詔
書始免包銀且命體撥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
行至是值償銀在江西其罰齊公孫謙守與同官成均相攷
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皆憲司即為除豁十二月抵家中
去言其澄 國之名儒 切之得德年高而歸不意重受之
宜有所變異首 詔加受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紋錦
二疋有副初先生與張然公同年生見其再相也力薦起生

道園學古錄

生會學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 明詔聲譽經
筵考論朝經講明正道實 國家之令典其所閱係非細務
也而珪以家世之舊勉頓之誠備情宰臣首當勸講及解講
務仍便尊官自念由備成行所謂明經實樞密而通海之
難講明有限積誠未去不能成務所老成之進庶幾博用
之心切以周尚次授用書之戒澤中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
願為 國明其蓋有乞言之體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生
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筆端氣充而神和
惻於於事物之臍而達于聖賢之極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
乎神化之妙正學氣傳峰結自得實與未俗俗名欺世者霄
壤不同卑自布衣一再收多起提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
前當講說詞切滋潤完厚廉伊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委二難
蒙恩賜存撫為禮其後然台召該資其學問長非以補未幾

復舉以自代曰 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
世之昭憲比於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作若止因循自昧
常人執不可為當職世從從任者臺文章本非所長志
慮非於勞勩深思遠慮其在燕賢朝拜學士其於學通天人
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世語之文蓋其所造其
深文學亦其餘事自今 兩朝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言
善行多合紀錄事修辭辭 奏學識及有遺金宋史 先朝
累有
聖旨纂脩曠日引年未就成效使前代之擇失無聞
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耻之然非情洽明通號克
成此未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清力贍全不使
身任其事後必追悔無及近蒙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
誠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就所合舉以自代允

三五 一三八七

論又門之士前從無慮千百人門人表明善言嘗從先生
 其第二子京為撫州路儒學教授先生至城府李者無不
 得見焉進而教之靡間歲文雖偶病少間未嘗斷其問答居
 久之則又問明善曰得無有未見者乎後故日部使者郡守
 請先生觀新館校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遂于靜以李
 考遂登車歸其鄉矣四年禮記纂言成六月先生寢疾病踰
 旬在醫藥校門人告子孫治後事拱手正身而卧乙酉夜有
 大星墜其舍東北隅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逝年八十有
 五歲以亥端歿妻余氏進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雅奉議
 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哀先卒京以奉
 養先生持受撫州路儒學教授與孫男十一當皆會者嘗
 奮異畧譽於命帶早出孫女五適譚觀嘗文能文交鎮黃
 盧曾孫另四全命命女二嗚呼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
 出河南兩程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心以致其道其
 迥異于古則又有鄧子焉鄧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
 人往往幸業於程氏程門卒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
 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外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
 之陷隳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為之百有餘年間師
 弟子之言抑乘無復遺誠宋之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
 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
 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
 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謂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
 為其學者毫分鈔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季利欲之禍
 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災運垂息有且醫閣持異常人得斷

簡於衆道發新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
 蓋不可復也推其窮山壯志其陰蒙魏地也十數年其所
 以自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前代進學之勇其
 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善於境境伏讀
 而深信之持其說必事
 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嘗譽之其以
 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魁士雖所學所造言有以
 自見其消諸聖賢而不符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慷慨
 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又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遠
 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
 道專重勸諭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傑見而無
 怨艾浹治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
 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傳於世經賢傳以辨前儒
 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之學者可以探窈玩味於無
 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
 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脩正其缺銜詳其義
 言則參乎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
 象占之說而益磨其精微若項安世坑辭等說則因之益發
 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
 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下一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
 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何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
 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為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
 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
 鑿之陋決以已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學有一代之法而是
 經無不通之例既來據羣言各麗于經又用趙氏象例之法
 分所異合所同纂為總例七篇曰三才曰人紀曰書傳曰象

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于禮則入于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禪之如天道焉所謂例者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遺經八篇者按壹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侯儀禮諸侯儀禮取之大戴記中醫補于大廟王居明堂者篇名見諸鄭氏註而其文則其略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義義大射義智取之小戴記大射義廼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觀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于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為一書其存者凡二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一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擷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其篇章文句秩

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攷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匪一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早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以為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為校定之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擊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為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焉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眾多浩不可道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若學其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者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曉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備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雜藝書等論卓

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附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途漸自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其可致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在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屬如秋霜胸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沛親切者如劍之就礪重陷者如鼓之得醜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壯比之冰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教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齊光然而自昔瞻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嗚呼天乎其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蓋其有不可得聞者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至元改元十有二月朔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狀

公孫先生文

維元統元年在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近故學士先生吳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聖元肅肅先生早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自平步超惟程綏折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為自比諸葛宋堯其炎歟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據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西優游歲華至元以來聖賢繼作爰聘先生為師從鳳若

君子倍來言觀言依臨言周詳庶不至矣歸慨然歸扶為出指
則折衷群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物明修辭正經於昭
見成及門之徒景附聲光天不慈憐獨交相其我先君來
寓茲邑取友定交寔尚道德小子不敏竊慕清風粗茲有聞
敢昧其原泰位子

朝海陸先聖承之澤留正日能學日江祖與賊里五十琅琅
寄詩意速我遺德惟多故得歸孔卒業之志况不能究木
環山前後死之悲一觸胸衣誰哭其私嗚呼哀哉尚烈

祭孫復常文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
謹遣從子國子生呂致清奉之奠于 近故臨川隱君瞻軒
孫先生復常甫之靈曰嗚呼則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云

公子兵山之下斯文之慟宜為其私去年之春微使定東錢
之城闌負病就醫乃於其間得觀君子從容談游言論經史
將几奉席衿珮鏘口穆兮清風來自竹間遊川云云兩雲在
山庶幾德人易我鄙頑爾後爾序楚之爰來觀來游永有
指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道昔有老成邦
士環歸羅之儒林摧隸披枝一之已甚矣非之為顧慈懷人
孰知我思薄真寓哀情見乎辭嗚呼哀哉尚享

傳

陳昭小傳

陳昭字光伯毗陵人少游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成化乙丑
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准東帥印應素知其才群
為奇春教而留之幕府掌箋翰有進瓊花表文其清麗人甚
稱之昭以功業自許樂仕邊郡舉者備數改官知胸山縣應

大元大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
度至馬洲特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秦知政事商人姚希
德之子去者常起知其州以昭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
佐之昭昭心知常無幾去臨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
生同起治郡事幸濠州統盡之卒以統全益日進之師屬上
領以守縹城郭備糧糗治甲兵昭輪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
喪失國書以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瘁焉及兵至城下擁
壕而陣城上矢盡不降城且破皆死之昭猶獨與兵謀家人
馳赴行在昭曰孤城力竭援絕而死賊分也去此一步無死
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顧軀之號泣以
去兵至昭遂死之宋人聞之猶詔贈朝奉大夫直學士

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昭死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
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昇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
身焉若以昇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常州人得
僧麟者具以昭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得
為昭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之主不肯降曰吾為吾主死
耳不知其能速屠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昭平生多文
章兵亂後零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印應雷驥志應進士
等文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
四人應鳳早卒應龍應麟甘鄉首進士其曾孫顯曾今為儒

陵陽卒獻之曰舍門戶而守堂與勢已甚蹙而誓昭死殆無
愧於遠遠昭之友邵煥有曰宋之亡守藩方擢甲冑而死國
難者百不一二儒者知兵小臣倉卒任郡守而死千百人中
一二耳若昭者不亦悲夫

一子恩澤下有司立廟昭死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北兵
見而義之縛之以歸它日將以昇人立曰吾從子得生願終
身焉若以昇人則死耳從之至燕得不死往來常州人得
僧麟者具以昭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丞相軍士得
為昭孫曰城破時兵至天慶觀之主不肯降曰吾為吾主死
耳不知其能速屠其觀云一時節義所激如此昭平生多文
章兵亂後零無存者今惟有進瓊花表印應雷驥志應進士
等文百餘篇存焉徒觀其文華者不知其能節義如此也子
四人應鳳早卒應龍應麟甘鄉首進士其曾孫顯曾今為儒

史官曰伯願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可以計日而考之也
國朝經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炤之死事可以參考其歲月矣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方外叢一
龍虎山道藏銘

龍虎山道藏銘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為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著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二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繁謂之經蓋其相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五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隱居真誥或著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沖靜先生留用光見知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為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為者率其儀各以其力為之而君見獨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益加於舊藏以木為覆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賦其隅為八四面為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為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闕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生去世弟子孫景真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黃君復其復尊之師黃君崇鼎至元中佐天師立道教功多所畫諾亦有祠後年嘗鑿大鐘起鐘樓施田益宮中先生名彥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行見翰林學上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既為藏室亦買田

食其米以備膳焉蓋遠計也後多第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
 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於若太始歷皇之建天良又人象氣結書神丹出圖帝
 青帝之聖角狀耀流靈昭明三光放落九星縱廣自然井有
 使令交合萬德出物位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
 之京師示我清時遂我查冥天根之門乳虛玄管配天祚神
 宇千化以風發緒錄武永著法之神方致致以建聖其宗
 歸如器在型上頭有宮萬神收停乃作機穿狹列幽存顯靈
 家八刻日雕玲龍鶴括錯虎帶紫緋玉乳充達金耀晶榮陽
 術雄毅陰官媽婦人不改靈鬼不敢賊順爾授受俾老復丁
 修慈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集指首述協勳作算符後天
 不悞

大若巖廣福靈直宮銘

臨江道十福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溫州永嘉縣北
 山八十里道者所著亦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廻五十里巖
 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成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落居者如
 在空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絕險絕必必有及入其窮其
 所至善火網索乃頓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
 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
 下匯爲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
 而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有也沿溪皆奇石積
 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屏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
 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自百尺一曰谷際一曰
 佛鼓尤奇然者也野水臺中有佛殿遙望山曰若隱此洞其
 聖子朱孺子見白衣物持下怪之掘得根若大者其香
 之身經空石臺仙人故名其室曰崑崙崑崙而拘把至今其

巖窟產來隨者皆顯茹之傳土或云猶在時曾有入見之其
 居陶隱者著真經於此故又名真語若又嘗煉丹留石中夜
 隨時或望見光耀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問以水旱疾疫
 請撤應感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縣程玄德始請于朝
 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
 三年建三清殿殿中賜名廣福靈直宮殿中風雨不及至今
 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鍾樓皆在巖中道館廚庫在巖
 外慶元中道士婁王希結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別用溫
 州節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嗣龍
 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壑其山下隈其溪水除導其煙無
 符田數十畝益以已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修齋室浴元
 屋之當始者錢二十年而宮事備天子下聖書護之俾以其
 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

李古聖

清顯故家淵源乃從黃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事蓋桂
 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取馬魁木
 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鐘聲聲相或不取動而去淵龍教至
 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子之玄應也爲者
 銘曰
 巖中虛空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鍾石朱陶君去百
 年赤水隱原木葛綿綿曹淵龍修其宮學仙雲羽百靈受命斥
 物怪林有道者勿敢至因政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佛母贊

佛念眾生如母憐子於愛同情揀度殊知日月淨慧台中寶月華
 雲朝生王子尊貴無倫

辛澄蓮花菩薩像

其真大慈者子執妙蓮華清淨無垢輪威照靡不窮華與持
華者無二亦無別我於不一門行見其在好為一人上出常
住於世間大人及我等是於彼信禮

維摩居士文殊像
誠實者亦於斯教中同供妙人
總實供事畢

龍眠草藏夢相贊

龍眠居士伯其通雅觀華嚴法界開毗盧妙相好慧智所現
非幻作諸大勇識以吹來衣冠細細厥師其德至諸天讚大
天福德鬼神八部等威慈並承願力各隨因睹現形勢我志
法雲頂中寶聚金光聚起衆地一毛孔中一切見半月滿月
諸寶王香雲鬘雲宮殿雲重重聖境互含攝然應衆生故在
世令我愚蒙得瞻仰願如童真法王子彈指開門入寶閣昔

現菩薩金末來與佛常住金剛定

瑞光塔院贊

大修行入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衆聖伴
鏡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達摩象贊

萬里東來言不契九年壁底影爲雙拳閉風信生虛葉塵散
三月大月滿江

昆沙門天王贊

介冑以若容推斯赫持器不用填獸陰懸機槍在陸惟惶何
思幽清顯符吁有神師

多聞天王贊

承佛願力以德爲威鎮于天門人龍弗違我自聞聞寧以多
勝欲鐘聲戈默然天定

老子贊

上古聖神繼志義黃氏之識知休乎意應機其成醇醜其
治猶龍之嘆庶其在於此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不有遺若吾何
微焉聖子亦臺河若水孔德之容是謂物始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集萃奉 詔祠華陰入紫微觀進至永超谷拜先生遺象高
凌洞冲之風變化流備之妙猶可知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
天之學上溯其源實自先生出天依斯文焉可誣也而世入
以神仙冰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鼎隱者薛無聲得先生
畫象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今集作贊集
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風雲流形宇宙在手隨顯盡神而已非有匠有代斷絕反無
爲圖畫之傳自世之師

二茅山四十五代宗師贊

仰瞻紫虛魏乎祝融飛霞成意流響振空日朗月輝玉階金
容上承諸天故我仙宗

第一代太師

夷質虛開雲霄感玄金宮流韻王樹汗烟衆真會言太帝錫
召手傳道書業推墨妙

第二代真師

夙緣應運世內承祀妙數人文靈替神理應爵外慶何間內
脩玉晨之虛我懷真游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帑久留何爲委形虛贈人且莫太
始遺德不忘保之有子

第四代宗師

紫微受書追奔兩儀人間如帑久留何爲委形虛贈人且莫太
始遺德不忘保之有子

第五代宗師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彼妙薄莫之能保群真手遺玉佩金
踏知之者希見之者昂

第六代宗師

維昔弟君兄升第及繼教令縱共保靈爰玉書所在萬神衛
持道以時與匪人得私

第七代宗師

緬游靈岳結友匡廬采秀黃華濯清素樂手摩奇文足發論
幅蕭館應林想見遺躅

第八代宗師

百穀之精結夾中庭人以腹實我以靈草金真玉光神文在
世青童復來吾得傲寄

第九代宗師

高卧白雲晨發絳霞弟子如林著書滿家灌神九清騰耀三
景與天為徒如日之爛

第十代宗師

翻翻鳳儀曉德不遷或隱或來泉鐘有期質化神通不滯玄
白百廿六歲唐仙宗伯

十一代宗師

絕世之資皆思友之仙緣有定政廢以私茂松清泉亦復何
須冥心公真樂出太虛

十二代宗師

至神合虛應物無亦強名坐忘銷兩塵高風華林旭日丹
臺蓬海無師歸求天台

十三代宗師

公私之辨至道名言徒說弗從煩煩主恩上經十二妙補道

十四代宗師

闕忝著刻銘無愧稱絕
神馮虛生至靈為寶世塵紛揚惴惴以保時成返帝我知其
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十五代宗師

瞻日得道其如其真相庭之采桃源始春石龜五首動尾
應忽然亡之妙極玄微

十六代宗師

食未委形食氣養神鼎錙傷生忍而害仁我貴食毋無假于
外瞻歲有感豈識其會

十七代宗師

世之將危智者去之而彼真人慨然興悲深劇幾河流潤于
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十八代宗師

龍章鳳書可制却運藏之寶真靈保之貴定全體皆用誰執其
方彼窮所入弟子忘羊

十九代宗師

旭日未升泉室聚如江南之都依我懷墟金印紫綬於我何
有彼以爲貴求斯順受

二十代宗師

城中之大惟王祖道我以虛神彼以恆實華陽之傳其書孔
多以佐時功陰陽太和

二十一代宗師

朝遊寶林暮宿玉池微吟所激籟生浮應玄圃之英耀濯其
羽我翔太清服爾飛舞

二十二代宗師

羽我翔太清服爾飛舞

赫陽吐芒亦水騰光引以神鼎儲以靈漿千日道成潛躍自
在盤桓玉童編衣玄帶

二十二代宗師

赤子童真伯智冥得凌虛有首獲水無迹有直之朝暖如中
春訪玉振金為時外臣

二十四代宗師

積金之陰其神孔威潛靈感符應我仙藥兩莖開神生藤
景丹光在林人識餘鼎

二十五代宗師

玉華湯天其散香群仙啟關受契紫皇神明之區有相成
隨襲真給傳天地同老

二十六代宗師

秋空灑清春湖冰澗美哉優儀皇明所資徒其儀非究其
道歸終之言帝王之要

二十七代宗師

古先聖其鍊質返始往來無方聚散無體我神其真故與之
遇好力何人欲聞其語

二十八代宗師

土木之空時息時興我行無為使夢有徵我象帝王齊天
釋歸化祖返駝執其契

二十九代宗師

神物之還雷電與俱青李何來報徵神墟發靈群疾泉流林
注以無盡施持有緣者

三十代宗師

太一好生法容請祠而所福賜則不敵私迷國苦以誅猶冥冥
報玄獄之靈亦輔名教

道園學古錄

流星之光下而為人欽精含靈忘言絕塵神丹之來迫不苟
授應物泊然足善玄守

三十一代宗師

仙學所能非人間書示假法素何妨東錄幾動於微我感以
虛謂我預知孰究玄樞

三十二代宗師

於皇皇陵躬勤孝理安尚清靜詢于真王手製華巾牌谷冠
壁曠育禰慈王立長身

三十四代宗師

發書啓玄托易著明出日入月道正不傾瑞露密降之英自
生白鶴起飛遂超太清

三十五代宗師

孰謂仙真遺世去之受職于天忠孝是司地道無成舍章為
美俾揚皇風是用錫爾

三十六代宗師

千萬之一人保純德萬億之一純德之極純極而仙人化而
遷父不捨遺仙詩子為

三十七代宗師

冠巾蒙衣入飾其好我髮以遊復質非怪系林之要釋以甘
坤而不自神曰天所旌

三十八代宗師

得書石室古仙所留具釋隱言以鎮丹丘天門廣開群真畢
來匪寧伊真萬方其新

三十九代宗師

偉乎架巖警遺世塵食地狗形寔靈蟄真高飛危守潔非

三五—三九五

介飛步神京接軌玉海

四十一代宗師

世運向微海將塵飛仙人知幾新至過歸山靈靈呼芝英書映我保玉書以請民命

四十二代宗師

道之所傳天且弗違就睥睨之間以人為荷可聞者斯其其道告示真士等守神保

四十三代宗師

華陽之洞壁以玄璣千歲一開列見仙名仙之為道有化無迹入窮大傳我返真極

四十四代宗師

上清之宗世以賢受景運自新仙裔乃復嘔和吸精保衛聖躬翼以星斗尊之雷風

四十五代宗師

養素以朴通真以誠內接玄同外佐昇平蜚螻伏藏年穀成遂少見其微已足名世

四十六代宗師

山岳昂藏湖海浩湯玄微倫至植宗華陽承光紫閣數既宋方九老都君錫爾寶章

張宗師畫像贊

維大宗師天錫耆年雲風恒從不以世遷翼冀小心赫赫盛服出入帝所長樂無極

六宗師畫像贊

列仙之儒身為道樞舒卷經綸綽乎有餘宇宙玄言河海偉量冠服高明雲漢之上

道士小象贊

暖暖會霄二素之雲起乎象外舒然縹緲中有至青獨立不詳霞翳翳裾翼扶道君上胡紫閣手執玉文

送昌上人詩序

為禪學者草食澗飲以發明已事為究竟其徒相值於寂室之濱一言激厲而頓有悟入則能事畢而觀乎相忘矣初安有綱紀衆多之法哉自其教行中國始有為之深計其感者為之條約曰清規嚴潔罔密卓外建法數百年不變而彌固用能使業傑奇偉之士慨然委順而招攝絕物者類有以自養而事其事及其至也橋先君子蓋亦嘆其有禮樂之謂意焉此豈一日之積哉近世奉佛號稱極盛而名山大刹之開或隳壞其法學利披所謂究竟已事者僅傳幾無以存其身而清規微矣鄒山昌上人歷游諸方獨為此懼適考禪宗

會上人詩序

傳流血脉之上溯六祖緝明教焉之語盡以為圖懷以來京師思有以振之然知其不可而遽去始其數然也且上入一身何往而不得安處哉而奉養愛其法之壞若此此其人斯存可知已嗟夫彼其為教非直天下之道接法守也然猶一日廢則不可以立則夫夫君子獨無所感乎哉子獨有感焉因書以為送行詩叙

會上人詩序

古者君臣賡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萬于天地宗廟朝覲宴享之令征伐勦勞之圖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盛農畝艱難之業閭閻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婦婦怨女之感淫濫諷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諷諭識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在之語其類尚

多有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平其身則發諸音而成又
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
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
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為宗
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擗節隱括以為辭圖有
浩博宏遠大過於人者則圖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
言者至唐晉為盛世傳寒山子之篇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
子多道之適若舍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楫之外一語
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子過吳遇錢唐會士人以其
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槁介特絕不與
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繇之
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詠於泉石九攝之間其運思苦造言
精矣至其駁駁眾人曾不少曾雜古尊宿猶吹求其笑而論
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祖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
地諸異障又因以適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
心者予因為之曰春冰結花塵障都蓋秋空卓秀一色空
肯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為之序噫予歷觀世來與作者
之能事有過於東者多矣上入乃欲休子於家豈俗泊之至
者乎故為之序

送吉上人序

尋聞昔有佛學之士坐大道場領眾或至千人或數百人使
之坐臥必安食飲必時朝夕有所事謹慎整齊秩然有序不
異良將帥將士非有豪邁之才含弘之量龐頌之福殆不
能處此也東南名利自隋唐至宋時有隆乎而寺常盛大抵
王之者多得其人故也近時前輩漸盡為其學者絕無所歸
依所謂住山者古人或堅不肯出或勉強應世如其不得已

者今皆攘臂爭席者相望矣歲又連大侵隨處魚鼓蕭然亦
其教之墮然歟荆門在上流百年前兵所交也地氣有所息
故今玉泉樓觀林邑田園之盛沛然充溢池僻無外數焉是以
安禪而容眾殊非東南所可及也住持天巖吉公至京師因
余僚友幹君克莊見之儀相慰厚外撰中窺為一方之鄉仰
豈偶然哉其還玉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欲其為
序嗟夫佛學大要莫深切若明於止觀之說茲山僧若所
起也今吉公自其師以來凡所以為守者至倫極盛無以加
矣止觀之書天台多講焉玉泉禪林也必有遺其文而踐其
實者也矣則為不負智者吉公尚得其人以告我乎是為序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五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方外彙二

序

送真真人序

九二四

歸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

天子賜以上尊對表使為之壽 太后有加賜

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

家必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 天子左右其尊顯高上

其生日又能致 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

罕聞者也乃皆為文章誦說其美以發動觀聽而示諸又遠

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為未也顧謂

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

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之君子之所以

播發也乃台緇神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並立如

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

錢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德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

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聚華於大上恍然思曰吾何以

報吾君哉其可又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

天子者即必承命之歸朝奇逢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

誦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

之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

情也 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誦而傳也獨

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為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

之者皆欲啜嚙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

故為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

矣顧不佞與

送薛文卿序

莊周氏以為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為其所

為以自為方

傳而推其至極於闢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昭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為為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

要指則必以道德為歸聖賢既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

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妄言若此豈不誣而云者哉其觀夫

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

洽滯屯蒙之間託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往往而然

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

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

也已矣今天示以玄教為 上所尊禮者四十年鏡鏡高

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

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想怒然

以自鉢心剝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互以

方物為彼此至相背於微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
是而為玄教者若無不得而窮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
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視江南而名勝為之賦詩多至數
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
地大物眾未有感於此時者也夫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
乎誠使之究神養生以成德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
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空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為人
精明而能靜為學以博而古書法為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
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敬言以為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祀壇祠高岳岱嶽華恒霖會
稽吳岳寧無間之山江河淮濟滬四方之海嶽陰之後于
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嶽寧者趙君虛一也

李古錫序

君前奉使制書備五岳印治廬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
內有遠嶽武夷巨壺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
奇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滅之說草木
禽魚結茅武夷之巔以居人跡近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為古仙
異人矣庸詎知 朝廷尊養自負衣羽衣持節 天子使
神明於海岳之間乎 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
令率其為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依使者致命畢
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且懼勞人也爾
詎知得以遠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一者當不可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水君奉
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龍抵蜀予二人執細唾謹忍奔
軼不克效共事而君縱聲揮策飄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
平地雖木君至之猶羨道之也然則此南住後雖萬里為專

使於是向有哉予獨念夫所謂王盧武夷者於予家仙泉西
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餉規規而不可得或僅即其墓
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道學古之君子
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則有客自京師至且
予之困沒志既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嗚呼長林後鶴不識使
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出願斃碎從隨返初則而後之燕一
過乎不然不得而况之矣此予之私語也乃若榮使者之出
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已酉也

其一 葉序

葉與宋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
間即自洗滌以請事為事其書既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其
甚微焉至於職方之結尤所備善遇輻軒陸至輒抽簡或嘗
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必盡人物士產風俗

李古錫序

必參惟詢詩會同其贊爾際金高貴時日不暇也不嫌其心
不止其治事也詩論如儀禮漢介君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
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倚者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
不啻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當以所著貞
一葉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諛
奪浮以為精神也言實於是為不為說異以駭觀聽也事雖其
情不托毫釐以為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瀉以失本原也
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為君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
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洩也尚而不豐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
肆也紓而不廢也節而不滿也而後動不先事而為必也當
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說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為文何有
哉本初為得之矣而恭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
尚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誠以某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甚大為世所稱羨在國朝則有鎮陽承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世相王封之盛焉蜀史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異焉嗟夫勳名當昔庸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壙之外乎且若子故周柱下史也世以李氏為其後夫因官為氏安知無自別於史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歸然行凌雲之思使其食九霞而餐三清則所以重其宗者豈丞相封王之足齒哉吾丹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啻有京塵為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壯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雲覆其顛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為漿丹霞以為糗自我之不見靈芝歲三秀仙人史伯華為致手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禮星君其一大宗伯以實樂祀日月星辰辰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角亢為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西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地則參宿之下也占考以為人壽命應之恒以秋分時見於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山隅所為明地者作之以為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又主崇尚道教橋祀神異四方依

故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者為論說不復有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其上下之應天會之限宜有不可經者而所謂神靈光明之下焉必將表見於斯也即然觀舊無出以偽亦華之壽星觀自出於此官分餘業給之乃見存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天已門之概任持提點石以能其徒勸衆人出財聚端以訓之壽星有數萬言有陽啟鍾有樓觀經有室室以兩廡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觀而實者哉表者其事以示又從而竊以為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實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所郡國者常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爲之者何也且今爲道家者自玄教大宗師嗣師為朝廷所尊昔子常見其在廷中爲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爲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其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明之以報乎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復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爲之書焉

四川順慶府蓬州相如縣大文昌宮觀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景蜀全盛時俗尚精祠鬼神之官相望然多民間商賈中巷男女無不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爲是司梓主文昌利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遺鬼神之神清散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降詔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於其廟門曰右文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爲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天子爲降御書褒顯神君其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解華之祠者在順慶路

隆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依之者南平蔡江等縣軍民長
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華之為山綿亘千里至是卓然為
室率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雞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仙人
遺蹟四山之中覺平高峻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
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
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游幹三子最幼者既死為神里
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州地產
輔之子大川又為祠以奉其先時衛澤貴寶與之通諱為請
于朝名其祠曰集樂于文昌宮即其故廬也然則琪之作此
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
始與過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言記為請於盛 聖天子
憐然興科舉未及月萬里之外嶽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
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夔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為道家之教者為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
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為天子致福延壽以法制無所
禁惟其意所欲為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為是者多以求告而
求誠焉大抵修國家宗廟賜予之盛及其士木營繕之勞而
已蓋嘗執筆而嘆曰世俗之卑隘流濁甚矣安得遺世獨立
奇調之上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嬉之曰
何哉予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觀土星也予卿有少微山故
郡得處名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玄嘗鍊丹於此
有壇并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靜能
杜光庭兼活善皆都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
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為書賜之故觀有紫雲閣所以藏
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

此極世以次居之 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即更
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突若孟
觀之正殿莊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流勝地也然歲久
無為記者吾子寧新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道於子所言
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虛
仲瑞編遊名山歸終步觀撰、有條理軌道丙戌之歲年八
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茲之
所不及也乎揮手謝衆即坐化去何上師為之賦詩若曰子
是白鶴自幽壑中來非予故人也即又有章思廉者名存尚
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
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符籙
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之身行不揮汗袂寒不覺衣或
坐立巖然不動者通友行步如奔馬而塵不驚為人各從其東

西行記

西行記者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
僧善火字徹無思廉輒取筆改火為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
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屢屋思廉常游巖焉
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
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又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
說舉高等故儒者亦信之時都守錢字允敬異守有從父
以從官家居因字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驚呼曰大資後集官
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劫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遠官其人至
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瑞歿之歲歿八日始歿肌骨柔
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安先生者名虛寂有道人吹笛過之接
以雙筆遂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為詩詔之去相傳
以為呂洞賓云此二人者宜不足記乎予又為之嘆曰劉史
生傳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煩清臣忠義之士也而

好言神仙事書之金石而不厭世或病之嘆是足以病顏公乎哉古之君子思欲遠游輕舉後天而常托赤松丹立之流以自見者其志果安在子重遠虛一之言遂書以遺之俾刻為觀記使知進觀之所以長又蓋有在於此者虛一之師曰張希微希微之師曰安樂南臺之系北虛一既有聲公卿間遂以 宣命管道教建康奉安乙丑又拜 觀書兼護其觀今任特為相靖因盛一來求文云

白雲觀記

栗州之西有山曰金閣洞明祁真人擇勝修真得地於山之谷中谷口在州南十里官道傍宛轉深入乃得至其地真人之道其宗曰全真道行字於州里遂隨智從至元六年故丞相忠憲王受章賜栗州州之父老曰此有真道之士乎殿以真人對丞相弱從見之問以脩身治世之事丞相感焉故其相

李古真平少

九

世相皇帝以清靜忠厚為主既而罷相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云多其人之說云爾後復召拜丞相相固辭命益篤將不敢拂上意往決於真人真人曰昔與子同為相者何人今同列何人丞相悟見 上辭曰昔為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承後皆臣師友今事臣者循進與臣俱臣為政能加於前乎 上曰誰為卿為是言丞相曰祁真人 上嘆異之故丞相亦不在相位而真人由丞相得封號矣既得封當卷京師時大都勦城成真人買地以築屋在全宜民坊白雲樓之南繞六畝其後沈某主之始作正殿方丈買地二畝半以種蔬其後惠其嗣居之聖老君與其門人四子聚於殿中作東雲堂以待學者繼惠而居者韓德靈奉定元年真人苗公被召遇慈庵、改稱觀韓又料飾家設大作供器鍾

磐之厲三年奉勅作觀韓德靈者其法列坐於堂中設盤蒲注水有盂焉盂大容數升微其水作城始坐時首注水中上水滿盂乃得起蓋幾彌日矣全真之教群居以脩其道者如此施財者其人富饒然若十結今夫道宮之盛在京師者以 國家之力為之宏麗其甚而白雲之觀蕭然殿之心成於攻石食淡者之山下財者多信善之家是以可久而足記也奉定元年五月于顯過栗州道中聞異香數十里不絕心甚異之而莫知其說後四年之過也適與文從真真人偕偶及之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術或其有沒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還舍驛騎步入谷觀祁真人隱處風雨之聲與山水洞泉並作響不可又留遂去之大曆三年六月被 召上都又過之為僚吏從者言昔事言木既香大至數十人共聞咸用嗟嘆欲書其事於金閣木可併識諸此便觀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靈者其論道蓋有足傳者云

李古真平少

十

開元山崇真宮中有竹軒曰琴玉軒者宋淳熙中陳宗師元禮之所作也宗師文雅名一時凡公卿大夫士無不與之遊為之賦詩者多至三百人其尤著者平園周公必大良齊謝公譚誠齋楊公萬里野處洪公邁晦庵朱公意樞密羅公點待制徐公誼尚書沈公誥閣學蕭公遠月湖何公異吾人張公濟司封田公渭知縣徐公得之盤園任公詔澗淵胡公思成皆見於宗師墓銘尚書景公頴之所撰也近右人物於斯為盛乃今於一軒之中森然若將盡見之其多若玉也不亦久且夫乎於殿昔者群公道德文章之誌非自誇一時而已者也而元禮乃與群公相上下而無愧也則其材識於世用也何有願且游乎方之外亦豈有求於群公者哉然而群

公之於陳君也勳章累辭而不為陳君之於群公也歷歲
既久而不為諸百年而下爵使寬者慨慕想見而不能已此
其高風雅致誰可以凌凌論哉噫盛世之措模矣延祐二年
玄德吳真人奉旨修祀至其宮懋於所謂若王軒者樂其勝
勝而深感夫昔賢之事也勉其後者之而以其事示集集惟
先公在孝宗時嘗識天下之賢而薦用之曰材館錄其事得
在若平國良禽野屢悔悔皆其人而誠齊盤圖又門下宮也
於是更有感焉而為之記 年也其徒 於示師
為第 傳云

著存閣記

玄教大宗師吳公全節作明成觀於其親安之近奉其文統
國公母饒國夫人之象於別室使弟子治祠事他日於心猶
以為未嫌為重室以度之取祭義之文名曰著存之閣謂其

交厚其曰子為我言者存之義使後人昆弟子孫與奉祠第
子如子定焉予乃為之言曰其聞人之生也魄載魂焉其歿
也魄淪於地魂升於天魄降而魂升則未如之何也已詩曰
欲誠之德曰天明誠孝子之報親也夫安有紀德乎先王於
是教之產以命其體魄教之祭以盡鬼神之情辨仁智之極
故酌禮義之至而便使孝子慈孫得以盡其心焉所謂使賢
者俯而就之不肯者企而及之者非強之也至乎無違則其
心安矣然而以此誨民時猶有忽而忘之者若吳公致其愛
慈者可不謂之厚乎蓋嘗聞之親之必沒也則升屋極而號
馬以復之其在行也則升車而號焉以復之往矣俟矣而弗
可以緩矣則又有牲殺之祭穰之以血氣之感焉時乎風雨
霜露之變而有毛血腥熟之應度諸陰陽而徧求之曰在彼
乎在此乎蓋無所往而不致其意也吳公思其親冥升而不

返也則登高望遠永諸沖漠之微庶其往來于斯也情之所
存何其周乎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存君子歸在民也
昔之人有無但於生死之變者喪親沐浴又從而歌之聖人
之徒弗與也吳公之為本也所以自致於其親而又足以矯
其說弊也歟若吳公之厚於其親者吾深有感焉而不敢易
而少之也

滕州新脩東岳廟記

今天下郡縣有廟以祠東岳之神者十六七有司以為神於
祀典為貴重知敬事而已矣然亦不知地之遠也其祀蓋有
不得通者焉滕之為郡嘗以東魯為宗國巖巖之瞻不遠伊
邇則泰山固其望也雲氣之所覆兩澤之所潤神明之所臨
生物之所用其及於民者益大矣於是郡長吏為其民有年
穀之祈水旱札瘥之禱則其致禮於神者不亦可乎滕城之

東有隆然而起者曰黃山自唐末五代時郡嘗為廟以祠嶽
神人之廟廢宋大觀間里人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
太子太傅致仕清河郡開國公張孝純率其族始依廟於山
麓費錢數百七十五萬四年而後成二百年來湮廢殆盡獨
其前殿合樂露臺之址方廣百尺堅緻高爽可以推見當時
之盛焉國朝中統初滕民方脫於兵戈塗炭之苦喘息未定
思微惠於神以求休戚之福守臣玉龍脫麟奉行 詔書率
其人以興發乃以市民董瑋為能而任之經營十餘年始能
成建大殿五間有東西廡有三門有別殿有旁殿規制宏壯
丹堊金碧與凡省象繪塑之工則出於陳吉兩帥策子之手
時號工巧邑士朱瑋嘗記之而未及刻也五十餘年廟日不
治棟樑用權堂瓦如地惟東廡與門垣略存其故爾今昔疾
來治州事始下車禱雨黃山願既請條慨然興嘆遂與徐佐

議新日不可使神無所依也... 自任假已俸以... 於官領到其非... 之事勸命關地... 用民之來歸者... 如一滿其循吏... 政成且還朝後... 人於燕躬焉

隨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方外叢三 雍 真 集 伯生

記

新修開元浴室院記

袁用開元浴室院者故唐寺也... 南棟連李甲好然語或語之曰... 與俱去不知所終自是院無居人... 峽以樂石濟人歸而傾其囊得金... 逐高其門開又有撫州判官李... 周立禮買田施之而琳來京師... 言曰呂洞賓仙久既去後見黃龍... 俱隱去相為人不可知要是可與... 謂非幻不滅者果有二事哉二人... 也琳過大司空於熱之仰山山本... 曰青山辨山谷黃氏之孫本豫章... 開堂集衆傳衣辨付之俾詞其法... 家多知琳者各聞天子被服書佳... 司徒具吃刺請于帝師加其號曰... 佛慈普濟慈慧禪師而別

敵味其更始乃相與伐石而築其事云保童之國官前奉
訓大夫新知軍都州益都丁也先今承務郎郵城任果前
承忠顯校尉同知軍都州張榮今承從任郎某郡張友
諒始終共任其事者將仕郎主簿豫章許文琛今對楚國
程世臣典史豫章胡天祥代胡者汴梁石成玉也至正元年
歲辛巳十有一月朔日具官盧集記

村賜黃梅重建五祖禪師寺碑

禪宗第五代祖師諱弘忍生鄡州黃梅即黃梅為道場說法
度人傳信之衣既有所付遂去縣二十里入馮茂山以居及
歿弟子奉全身塔焉學人依歸聚為大刹唐入尊之曰大滿
禪師塔曰法雨寺曰大中東山之寺南唐加師號曰廣化宋
景德中改賜寺額真惠其初律師居之祥符八年戒禪師來
住山始葺為禪院住者十二人演禪師來而東山祖庭益重

李古錄四十七

宋之季年國境日蹙漸以邊陲受兵州吏民本師遺體入城
求福州果以空閒接堵不遺鋒鏑而東山見燬于兵既內附
日以安頓富庶僧行乃躬事土木崇精舍于州治之東以
奉香火之留者又入東山採掃寺之故基而致工焉塔廟庭
宇粗立而行老至元二十九年僧大通繼之成佛祖殿僧堂
方丈鐘樓之屬頗稱華麗皇慶二年三驛高司上人從潘王
奏請還祖東山事具義公記至治二年通又老今住持法式
方為虎溪第一坐通翠衆具禮請王其山是時寺之食者衆
積弊紛擊稱貸以給式至精勵自持大作三門黃金飾題榜
作大殿奉祖師作
經閣藏殿而崇堂安老堂行堂庫堂萬佛閣照壁堂扁担廡
次第皆成而通公前所作多庫下不稱且以弊告又撤而更
新之務極繁勝給衆之田有息源求福東積優古阮家鉄堯

等庄或復或創光二百餘頃其屋宇器用之宏又日完以需
鐘鼓鐘司押信等至式致用而有文又備百丈舊規而行之
江漢之間隱然一大關關計其經始至于落成才七年爾何
其敏哉施財者自郡師韓其德會易其等凡若干人其成
者則大觀惠字希復也式又曰今 國承宗尚象私古昔
莫能如今東山之成賴力所就蓋山川之靈實際景運而祖
師名號非盛代所命不其開乎乃走京師將請詔朝中政院
使李公信家本三驛三驛有上人曰覺元日智承運以其事
語之李公信與其妻陳國夫人崔氏並加敬慕禮施必親又
香沐聞于中宮製金絛伽藍大衣以賜出宮中金極萬緡與
之俾半備塔廟半為長明燈之資而式亦賜金衣受 兩書
號曰佛日普照大禪師四祖信大師真身同在節同奉入城
又同時各歸故山故亦同有伽藍然燈之勝焉 年

月 日三藏法師具以奏聞

天子乃賜四祖號曰妙智
王覺禪師五祖號曰妙圓普為禪師而 詔翰林真學士臣
其為文記之物諸東山之石臣某嘗問諸佛學之人曰釋迦
二十八傳為達摩入中國為初祖祖祖相承至忍大師而秀
與能分南北宗南宗既為六祖弟子尤盛可知者十餘人而
荷澤會南岳讓青原思最顯思之後分雲門洞山法眼三宗
會之後主李密推會為第七祖而於南岳之傳頗議其任心
即滿為木也然密不一二傳遂不著於世而讓之後為為仙
為臨濟數百年來往流盛大多濟子孫它宗莫又也東山之
為禪也矣始戒戒密門之系也實歸于讓濟之六傳始
演在山時從者常千人而佛果勤佛眼速佛靈勤南堂靜開
祖等五祖自時得法於此此六人者出其法益張以大而勤
之後若降若果皆振世宗然之或疑其所警發以多大入看

子而東南之言禪者大抵多其後人矣不亦盛乎嗚呼自忍
師發迹茲山而戒漢中興之於五百年間殆法運也不然心
宗無門之說不絕如綫疑似幾微之失將何所底止而折衷
哉茲寺之記所以不可不重也况式以五十年未就之規七
載畢事天將啓其人如式演者於是乎故爲之銘曰
巍巍東山大士宅蒼松歷見歲七百載寶符而不陽精純
稟具至陽德實寶不壞過金石流光爲天夕芒白有暗其瞬
朝日赫承運出見保邑國來歸有時用無迹素華淨於水雪
色沉天宮萬寶積上宮星漢下連澤九江巨窟在几席鬼
神與龍獻力諸天駭奔從帝釋堅章立刹成勿亟誰其作
者行通式臣某著銘 帝所錫空樹殊界服神伯持地主林
各迷賊祖號具足如 帝勅輔我
皇元鎮無極

大興龍普明禪寺碑

天曆元年九月庚辰

皇帝遣工部尚書臣士弘傳

詔翰林命臣某製大興龍普明禪寺碑文

皇帝若曰昔我

皇考武宗皇帝撫軍朔方朕生之三至歸維大統在位四年

而奔群臣

仁廟臨御傳至

英皇當是時權效用事諸諸離間宗親近屬幾無所容海南
之爲地也炎燄噴毒往解生還而使朕居焉閱歷歲年有安
無苦朕於是覃思以求宜非上天垂祐祖宗鴻休而致然歟
乃捐金元工即瓊陽之勝地建釋氏之精藍以會
天地 祖宗之昭貺以介福于

自帝 太皇太后又以綏保其民人焉創始於至治元年十
月六日締構雄麗巖嶺海之間巒爲奇觀朕雖未嘗躬臨其成
而想見其處常往來于懷也臨御之始慨念疇昔因賜名曰
大興龍普明禪寺其紀朕意托諸金石俾示悠久臣某拜手
稽首謹言曰昔者大舜履試諸難於王高宗其勞于外差羅
聖賢之資猶必困心衡慮而後膺天之大人而成帝王之能
事也今

陛下躬冒瘴癘備嘗險阻則其所以下悲民情上成聖德者
夫豈一日之積哉且夫頓挫流離之餘人之常情豈暇他顧
而

陛下於斯時也曾不以動其心願方際倦君親之思閔：察
庶之若不惜萬金建大佛事以致其誠嗚呼君天下之量固
已見於此矣不亦盛乎且臣聞之天之所以昭臨萬國者日
月之明也茲於備潛之所錫與龍之美名俾普天之下咸仰

觀其隆平之効炳煥赫奕以至於萬億年而無窮又豈漢勃
之外獨可得而私敢述銘而刻之銘曰
於惟 聖皇受命自天本固支分正緒有傳天相峻德櫛沐
風露以恬以康貞幹之固節：龍旂來歸孔時臣力師武至
公何私肅：清宮夙夜僕載而猶固護至三至再赫乎當湯
思舊不忘曰我梵刹在彼海邦昔瞻廟朝莫獲近只親臨下
氓顛崖病只言依佛乘自我祖宗易既予懷於焉作宮惟天
祖宗錫我景貺茲不表章闕彼願望乃錫赤名如日之升文
臣受詔刻石以徵咨爾岳嶽龍君伯波瀾不驚各率厥職
鏗訇鼓鐘來儀來朝內嚮而趨 天子匪遙嗟嗟遠人
天子念爾念爾艱食難征用弛 天子無爲一日萬幾孰
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問伊邇

不勞心而爾是思爾有耄老爾有婦子均感殊眷何問伊邇

蔚三斯文金石相宣詠歌欣愉於萬斯年

成都路正一宮碑

蜀之山川高厚而深遠故其生物也特異文武材能榮傑之士世不乏然猶不足盡其神氣之秘縕於是有人仙人仙者國亦斧之流出乎其間而世所共知者漢正一天師張陵遺跡幾徧西南事最著其興利甚夥非之厲至于今賴之具後若朱桃推王葆和等尤不可勝數最近者且百年有法師劉浩然碧雲庵道士張全者高行奇術近接耳目里中兒女子能道之故成都青陽玉局諸宮然以名天下者非一日矣延祐三年春予在奉常坡旨修歲祀于江濱禮成且還思昔之所聞而問焉凡宮室樓殿春乎其幽熙乎其靜萃乎岷乎其雄傑高岸不可測者亦徒見夫深林茂木清泉瑰石而已求其人固不得彷彿而從之也蓋為之躊躇歎息而不能去四川儒學提舉李古錄云於此有曰汪君者幾近之修漢天師張氏正一法待成嚴其飲食起居之堅苦自其徒有不能堪蜀大旱祈禱無所應吏民走以要汪君君以其法致之雨立至大水又以要汪君雨立止歲以不害若夫疫癘鬼恠之捷吾民者得汪君指顧皆帖息如常時汪君出道見者無男女老稚皆拜伏車下如見神人自行中書省肅政廉訪司凡官府郡縣咸信尚焉未始少為之屈也成都守陝攝度地於城中之西偏與前守共構室處之遠近之民吏軍將商賈送竹木瓦石金幣米粟迎百工操其伎自獻者四面而至矣於是宮廣若干畝制屋為殿者二一祠天帝一祠漢正一天師為堂若幾祠其神為圓庵及東西室以居修其者而居汪君者曰草堂為室若干間門廡厨福庫庖具經始以延祐元年二月成於三年之八月總凡役者郡人徐慶原而汪君

憐然若不與知者也既復命予以任君事語文教嗣師玄德真人吳公全節真人曰此吾龍虎山中學道弟子也西游青城十年矣未幾成都守臣上其事集賢院以聞有敕賜宮曰正一宮正一者本其法所師之號也汪君名集處守太廣信人今守國入元帥紐林公之孫元帥自

宿衛玄德真人曰子本蜀人又嘗使過其廟宜為銘銘曰維蜀之都金城靈聖閣秦關文林漢作休養自為殷完最唐開世千百以安為常或伐而服或據斯取兵無又攝旋按故堵難擊靈龍數十刻除嘯噓百年谷陵均墟既撤而息馳見牙孽承時嘉澤更長斯洽神帝靈仁惠旨顧依宰于燥涿疵瀉勿威厥惟清靜克通神志靡祈弗應相我人士人士作官報報神師有儼有臨匪借匪私於皇 天子視遠如邇

郡秦朝聞文出封璽曰以遠人孰保鞅容苟相之道子烏弗從伊祝何秘于躬受福嗟爾衆庶視此明勅毋邪爾思勿貳爾心物辨志定正一是欽可以安泰可以長久名不虛造定用嘉爾我蜀人帝力是知永歌萬年斯宮是詩

開元宮碑

皇慶二年七月使召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王壽衍於杭州以弟子張嗣顯從十月至 賜賜見于嘉禧殺館諸大崇真萬壽宮真人使嗣顯來言曰其所領開元宮其因華具有始末惟不傳是懼請記之按舊志抗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陸彥恭用詔書所作乾符戊戌燬于火後五十九年吳越文穆王復其舊其臣林鼎記之宋景德丁未勅改景德觀後十六年有以私財脩之者進士陳載記之然俱不復存嘉泰甲子寧宗以其潛邸為今宮復賜名開元并祠閣伯命大洞法

師張其主之宮在教書省之左紹定辛卯燬于火又重作之
廣以大宗正司故基賜田七十九頃度道士十四人以居
大元至元十二年行中書省杭州即故秘書省爲著二十八
年大火省及宮俱燬省故隘庫不足稱大瀆之容觀取開元
地拓之出金助開元主者董君德時及今真人購故宋公主
第以爲宮公主親理宗文有司護作唯恐規制工伎甲於當
時至是易其楹楠門陛榜署因加表飾設見位被服以象其
天神帝仙人之爲隆隆然熾熾然真神宮殊庭矣明年翰林
學士承旨閻公復記之元貞二年陳君天錫奉旨繼董
君時晉王以真人藩府之舊請以王宮事真人固辭大德八
年始以宣命繼陳君奉被覆書如護如故事初賜印視五品
以重所領額之九年外完垣舍內嚴臺殿凡宮之爲制始備
又封植其花石竹樹路導其地深高梁跨雲曲館進風神麻

靈鶴來沫來止所以休寧其備真者尤深密觀雜樂哉天人
之君子曾城之內殆莫與加矣於是請謝官事未幾俄賜號
曰真人使者即其宮命之建理其宮不敢去及得見
天子即具疏言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者閑遊矣
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遂請神明導况社存者專一其
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嗣師真人父侍中被龍遇有號名命
教其責視公卿侯伯而不與其委責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
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敢固辭不敢
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

聖朝志願誠足矣
天子聞而喜之若曰爲而不有真老子之道哉昔人言仙者
非有求入主人主求之耳尚德使尊讓讓以風示天下爲國
之禮則然拜種元年四月因改賜號曰弘文輔道降德真人

道園學古錄

命幸士爲訓辭示褒福刻銀爲印視一品使備護杭州諸宮
觀仍治開元宮亦名靈顯以重書而別爲靈書官給驛騎五命
備祠江南諸名山奉辭之日天子見之便賜賜坐留與
語移時深稱上旨因頗侍臣曰予早知大宗師今年高德
彌謹嗣而傳之者予必資之此其人尤弘廟用謙以爲孔者
乃字其人而命之曰有察朕知老子所爲道德經開物成務
者也善孝者人人可用世非獨道家書先命近臣以明示中
外爾尚敬宜至意勿敢忘又賜寶冠金衣始稱真人服章焉
於乎開元之爲宮久矣縣真人深自謙抑爲上所嘉顯
其名益遂表著於天下宜有銘銘曰
於聖聖世治絲清靜惠宗道家受齋有祠內外相望寔不罷
嘉煌二我宮殿於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
國都何因何稽曰爲開元厥維禎符禎符孔明大開元福神

告不誣顧民弗省成行六十既毀而整除而闢新爰得求宜
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希子攸降魏二渠二道資因循不貴改
作昔勛我舒迺象貴神赫如有臨風取電車大集于成在今
真人克恭墮書恩言雅文真人用謙爲道光華自朝旋宮率
購寶祠思用不渝錫福于齡天子不有于民是數維千
萬年至於億世遊哉求圖啟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
王筍山清真宮碑

王筍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隘其實錄以爲本名群玉山漢
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箭下之改今名而以上清名
宮云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郡登潛天柱山出尋陽浮江過
彭蠡所過祠名山大山今山在彭蠡上游數百里宜宮至而
史略之不然則郡國望者或轉其治處矣安圖其山起東
南稍行而南爲二峯名赤松漢武魏夫人三壇又西爲覆箱

三五四〇九

峯特奇峻又北爲北峯中引小隨而下宮在宛篋中僅則三峯相直上有石壇九遊秦人孔立明等九人上拜必故曰送仙峯又東爲郁木坑其東南出與相起山相值兩山之趾大牙交人緣澗水取徑二十四曲始出山外而中若擇者矣意者受質而結約苟之所以得名者與其所祠神君曰九天司命左曰洞天天王右曰洞天仙蓋古之得道者六又曰孫其三峰之崇高數萬以名此近是矣其地多奇卉靈藥又有丹井墨池增之備皆托古仙人以名之信乎非世俗所得有首每大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樂聲並作莫知其名物然一時同在者或謂或不聞又夜間寂又如聞車馬金華之來若神物有所効治者居民相傳畏忌遠其家數十里外獨學道之徒居是宮耳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求其門人錢文詠來居前子雲以錢百萬助成

李古錄四十七

之宮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梁末所撰上清宮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文字制律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唐長慶中謝修通秦母隱此山實錄所著也南唐時皮羽南受知後王刻木爲印使佩之以治宮事徐公備爲家上清宮領此殿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爲清真宮端平丙申王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郡人重之爲請于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禹曾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爲時所尊敬能大其宮而初之益入田租以給衆來者曰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曾劉繼賢曾李謙張高老涂弘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爾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

出相皇清曾曾曾至京師咨問稱留之四年乃得還既而宮之屋日弊於其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曾

萬老又復冲心堂戊午李謙又作三清殿先後以其財米助者郡人胡復張日新臨川夏清殿成之明年爾立仁方從安教嗣宗師以其事來告曰未有名可考者宋家數人耳則其低而無聞者無文字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爲我銘予既聞而歎曰山川之形勢爲衆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歷歷可見然而忽然之間時柱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閭寂寞之靈乃有斯人極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爲次第其說而勒之以銘銘曰

李古錄四十七

大秀之山群玉之府廊考有容若奇將斯不辨而固匪蒸而聖合冲納和伸德虛生其神孔明維大司命余我左右宰我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術中居旋制九州文昌之宮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執執其象億若降精歸釜時傳悒悒弗輕食于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空令神于無朝陽照照夕顯廟二執其迎將執其往復精明粹融潛滋密充自然遂成不陸穆二在朝韓二在野我言恒新以詔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七

蘇真集伯生

崇壽觀碑

大茅山之下嘗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觀
館主存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大始中廬
陵太守孔嗣之建立以奉曲阿高士單文野齊建元二年勅
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
貞觀初勅改為崇元觀有大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
識者左拾遺孫淑及人揚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
靜先生奉勅重脩復氏百家備情甚會曆三年主者有智思
齊則因器物銘識而考其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勅賜名
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禪贖方臺近

對南面左茅麓玉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定錄君受言大
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
有好流水而多石出便乎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
嘆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
舊惟此與王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脩廢隘陋特甚豈
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為太元殿以復舊規象三
茅君於中東為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為陶隱居祠充前殿
基為以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為玄武祠西為廣惠祠後為
文賢講堂而前為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
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
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捧養書文刻石覆之以亭而
嚴澗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
元年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樹親承師授予始末解為

之次築焉張君其人各天兩內名祠真字伯兩別號真居
年二十舉家入道福祥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人諸先為
許宗師弟子得秘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為師思受其說嘗從
開元王君壽衡入朝被命書賜驛傳受教門指任非其志
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進奉任君而下五君為
文而告之願畢力勉字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其最奇者
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為乎有任君始居此
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為其自致子及遠者果何托也宜若後
世各談門人亦以私黨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字希龍而有符
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水食以營道而購然思與
四方之士共為千載之期豈非豁落文天也哉予故與元君
力外交時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以詩曰
大茅前聖元氣積陰陽開曲元流泉保靈宅任君

來朝黃赤石天一石錫太元開曲河受委良有擇攝宮方
自王伯瞻歸止雲巒松虛林森爽化補奕福鄉帶子於甘
腐不食何年悲道覽白雲
開元全盛頌子位持
節旁午致練聖爾來龍借由代隔
文士漫書誰其考
之期古昔句曲外史美元寫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云
系繹玉室金堂萬無毀

仙都山新修玉虛宮碑

縉雲縣仙都山者道家書以為析樞總真洞天相傳黃帝嘗
於此煉丹而仙去唐天寶中賜號仙都山祠黃帝崇禎三
百里李陽冰所為題黃帝祠字者也宋治平三年賜名玉虛
宮天禧中連年勅修醮言和三年聖于冠前十歲大成之
開慶中郡守安劉相陰陽更定而勢命道士陳澗定其作之
內附 國朝主宮事者四方之人皆得為之而宮日盛道士

趙嗣棋世居縉雲受業茲山去而學仙武夷山數年後入京師朝中貴人喜之延祐元年欽奉

聖旨主領官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銅印授之視五品五年受官命住持兼領本路諸宮觀嗣漢三千九代天師又亥教大宗師請以官中師弟子甲之相次主其官事開有肯從之奉定二年也嗣棋遂承

詔編祀東南名山勝主建康玄壇觀得謁

今上皇帝于潛邸至順二年來見因求歸仙都不雜請有肯更賜號曰教門真士玄明通真一先生乃來告曰仙都宮成未有記今既未充歸懼因稽無以示久遠幸物文表之乃為著銘曰

緝雲之扉有峻其高旁無引綠上下雲霄軒后神明去世遠遼祠宇在焉冲融清播微音出空宜其下漱有宮有廡有壇

有時天光照宜百靈萃止班厲不作錫我歸社室有壽者孫曾婦子不知不識明染甘醴維昔軒后廣成是師千二百歲而身不衰究觀緒言皆予無為以修其身民用雍熙請以告民萬年如斯

秘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于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于石龍之里昔相傳神姓劉氏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為隋時始有廟至唐而益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祐太后入贛避之所行爲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以出於險后物色之則神長也遣人祠之自是百數十年之間歲或旱禱之則必有雲龍其東以爲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盜盜犯其境禱之賊悅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國縣也而郡

寺之禱之也必其官位姓名謹書視辭于版而致敬焉勃賜其廟曰孝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書當時之詞神靈之有功於民者有司嚴實其事以開始賜朝額又有功則封之以王其號自一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旱疾疫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贈前代之舊非開敷

聖朝懷柔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幣幣奉祠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龍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其封以茲神殊而以對民人敢以爲言於是申書下其事禮部禮部移書大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朝號曰顯祐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撰點

某觀事劉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且曰爲神求封者州民李從大也奉成命以歸報神者李也用某也新王之廟而大之者某也學仙嘗游西北諸邊爲宗室諸侯王客多見

神異之事至京師達方言於好事者其多有之若至亦集乃路塞占山北見有身黑相駭祠能漲數皮而沈之視曰神爲我糝而治之爲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車矣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其地往有人在京師者或從實學仙言則信善其人習以爲常而又不能言諸人耳志怪若此者猶因學仙之言而傳况石龍之事書而識之何漸焉學仙好文學能爲歌詩故又爲專神之辭曰

坎、伐鼓石龍之下注引盈解解性在祖神其來思管樂于舞我東曰瞻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國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仁亦厲而武是耶非耶來即于所神之喜我自我祖父昔侯今王

天子之祐裝衣有章丹楹朱戶肅、孔容孰敢予侮驅我羗鬼去我羗風當我大困學我屋宇尔安我依至于終古

銘

佛國普安大禪師塔銘

至順二年夏上郡大龍光華嚴禪寺住持僧法繼言昔在憲宗皇帝癸丑之歲

世祖皇帝嘗命我開山溫公統釋氏於中原後五年丙辰之歲始城上都又三年戊午之歲作大龍光華嚴寺於城東北隅溫公主之溫去世而少林雲庭裕公主之裕去之二十年竹齋誼公昇岩驪公雲松微公至於我先師獨軒設公六世矣在憲公之時

英宗皇帝念茲寺為世祖所築作而新之如廣大為命壽公為司徒以重其事壽公以為溫公昔事

世祖蒙卓瑞異有足稱者宜表見於茲未及有所為而致蓋

自溫公至于今八十年歲月滋久恐遠湮沒誠願伐石紀事

以成先司徒之志而不敢自尊也乃七月二十日 上在上

都清暑於洪禧殿之便坐侍臣有奉玉內司亞尉阿兒思蘭

不花以琳之言聞且以臣某侍書奉閣下在從官中請使

屬文以賜之 勅曰可明日阿兒思蘭不花傳 勅至臣所

臣從琳得溫公事狀云師諱至溫字其五一號全一邢州郝

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寂照

和尚於淨土院寂照曰汝其為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照避

亂去隱遼西乃禮寂照弟子辨庵訪而祝髮焉無髮更公主

淨土法眾甚嚴師不以為忤庚寅之歲燕還開法為壽師與

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旨開示法要門庭

高廣四方草之師見萬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眾然而

博記多聞論辨無礙百承諸子之言多所涉獵又善草書有

道園學古錄

顯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為萬松侍者凡萬松所傳法語一聞輒了之疎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迅利不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歎之為僧同參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為世祖知遇侍帷帳為謀臣薦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當自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憲宗命海雲主釋教 詔天下作資戒會師持 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澤劉公請永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就意簡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驅四出周於所養必獲其志乃已自其

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於兵火數十年之後師假貸以經始既而四方雲集響應金殿之施與瓜果之供養友有過承平之時而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村略之餘餘也師既

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聖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餘不能盡紀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為道言以相危 上命聚訟於和

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須髮者十七

人道言之復為僧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眾賴

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修寺之外

出味泊如也至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恒州之天

宮寺西向右脇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有異香三日火浴之

心舌牙不壞眾庶指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壽五十一僧

三五 一四一三

臘四十師有昔書詩文傳於世可以觀其人焉其老也亦有
所論撰不及而後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象傑自在 潛跡至於混一海內

天下之人材小大畢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魏 然

赫 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淳圖氏以叛滅為宗

而才器文辨如温公者亦異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

夫興王之運其人如此銘曰

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其階藩有宮有城節瞻東隅泉甘土

厚蛟蜃來止為垣召皇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輿來以僧有

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橫凌萬莫敢爭侮世早有為宗

策是捨召見從容出其端侃善其利器俾反初服報德不回

屹若孤鶴林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為紛更入土出擊天子有

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角燕趙之間至於改閱我田

我廬來歸匪艱世皇御極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時

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結餘為書為詩詩揚示風書縱逆極

師將有迷棄而遠去維時名僧至於公御有誅有辭失之若

鶩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義舉有聞天子

喜之史臣屬辭以係遐思

智覺禪師塔銘

天目之山有獅子巖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象學

之士望崖而退者或眾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峰和尚師

生有異徵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整入鄉校尋棄去稍長閱

經教然指臂求佛其切晝夜彌厲困則首觸柱以自傲期必

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久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門

攝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縱橫該貫

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法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

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振器廣為策勵推以為大辨而縹素及
門自以為為有得即所聞受傳錄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

疏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妄傳曰闢

信心明義解曰擬塞山詩曰辨七微心題曰說如幻法名曰

一花五葉集處各稜禪師於師為導為見而數曰此佛祖向

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

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

慧禪師名曰正覺禪寺

英宗皇帝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脩敬焉駙馬大尉潘王二

璋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於 上親往見之既見構

亭巖前曰真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律愛護持必納雅實

理遊方時常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為 上道之翰林承旨

吳興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香受拜與師書必稱弟子行

省丞相別不花行宣政院使張闡諸達官尤加敬愛每徑山

虛席必以待師師固不受適已轉運使罷發作大覺寺以

奉師亦不受師踰浙絕江渡淮泝冰至浮舟以居而辟去之

從之者如雲北轉龍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里

之外莫不至焉所至結庵一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

視之選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嘆皆喜家事之南詔人有

奉其象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悅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

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觀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諧

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請讓得者我說無悟由

為求各聞利養者輒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與毗尼法為安

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

身先之不事夫空言也而師方自以為文字失於學問參究

關於悟明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張緣之偶然爾翻然為退休

之計蓋師之高隱過人遠甚而謙抑於山... 爲不可及也
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歲生錢塘之新城... 年六十一
僧臘二十七 大元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化於其山東剛
之草庵有訣別書信誦門人勿行世俗禮而門人及遠近來
弔者哭師甚哀... 後七年爲大附二年正月甲子 天子使翰林侍講七取旨頌
國子監事阿瑋帖木兒召集至便殿中之苦曰其賜師院
與塔名而汝爲之銘俾其門人卑指密即禮刻之山中臣某
再拜而書曰 國家崇尚佛乘至矣而博宗惟東南爲盛...
專 席稱師者宜無其人哉至於四十餘年之間浩然
說法其言語文字汪洋廣博爲遠近信向未有若師之盛者
也請製智德神師法雲塔之銘曰
魏魏楞伽上極無際大雄善喻若無上義達摩之東愛言多

窮獨此不遺曰心之宗是故妙師高蹈天目右海左江以表
遺曠師子嚴飛置死爲闢孰當香鋒有浩無還惟幻住史登
中據最示則絕學無倚無外千仍翻翻夫豈好言登乘翻際
挾提孔雅如彼淫疾勝邪並受有大醫王爲出一手之病塗
摩播嚼鍊其紛然百爲因病以生疾除醫已言亦如是得本
不遂向有一字悲願深弘智覺所敷受懺度人憐乎法雲法
雲彌天有陰斯普協于皇風永頌終古

大波禪師寶華塔銘

達摩傳佛心法於中夏... 一宗最爲得人七傳爲揚岐白
雲五祖圖悟真所謂不立一法根原直截者均有端緒不可
誣也悟之傳有虎丘隆大慧果卓然植其宗風於故宋南渡
之切門戶嚴峻波瀾浩湯自 朝廷大臣結紳先生莫不委
心焉道不同者猶徘徊稱嘆以爲不可及東南禪門之盛未

有及於斯者而隆之傳... 演化
之宗與慧相皇至於雲巖欽公五世於雷宋之仁宗門專伯
漸向寂寂巖公毅然自任其導引其方便而鑑可極嚴絕得
法於其門者十數人徧布江湖之間各以所至坐大壇場宣
闡法要在大江之西者則虛谷陵海印如父子兄弟相爲倡
和以發明斯事諸方尊信之剛嚴集雲之席者則晉陵公禪
師而已師年十九踰髮於東陽寶壽院受具戒即謁虛舟遂
於雙林又依東叟師於淨慈掌內記石林筆筆淨慈師亦待
者兼外託徑山雲峯高尤敬之諸分座說法傳諸老之餘
風得師相與議論巖岳發明成器重之爭以得師爲重而師
曾不以此自足迺見巖公于抗獨諸峰巖巖龍見感明事
問之巖印其頓達及歸大仰而師方遊金山道書招之甫至
遽請爲第一座一日室中嚴衆臨濟在黃蘗二度更六十挂

杖因忍向大愚勸下策奉師云鈍置殺人最便打師拂袖出
至元丙戌歲也是冬歲將示滅相帥有曰吾以此擔累汝師
曰終不向者衷法埋却未幾巖果化去衆以爲佛祖向上一
機微師莫能開示力請師繼其席師勉循焉垂三語以驗來
學曰三乘十二分教皆向一處煖蓋口裏道將一句來曰狗
子聞聲因甚咬破庫堂前露柱曰狗子聞聲因甚咬破庫堂
第幾機答者罕其意一坐三十夏四方學者奔湊規範森
嚴有誘掖而無假借禪版之流或欲得一言以自表深謙重
施以求之卒不可得師爲文章清麗高古絕絕塵俗西江之
老於文學者往往技國之偵傲睨一世及見師略然自失者
多矣而少俊之才由師指示而英爽脫穎於翰墨之場者亦
間有之然則況於爲其學者乎寺尊有水火冠履之巨師隨
尊隨更若不經意施者雲集既敏於成又加廣大有非人力

所能者成飢師每食必與眾僧共之方丈之外無私灶爨嘗與客語過齋時及夜飢不自勝侍者請取勺乘膏水以為飲師不可曰常往物非住持人所得私其清苦如此或出山至城府官民縉白迎拜道左親奉茶飯始終如一無或間忽抗之徑山江左望刹之最公論願師一至其處父矣延祐丙辰行省梁朝旨迎師居之表人士號慕獲或誦有司留之不可稱舟所經空虛瞻禮以祈法施及至徑山開堂之日萬口翕然以為不羈妙喜於二百年之外者百發其舉四眾歸心嘗與隣峯受供長者之家食器列皆白金也施者奉齋竟請從者弄几器叔之師目從者只取餘齋而已及與隣峰聯舟還從者微哂曰師誤隣峯虛行矣問故從者浙人長者重施以為常師不受他師亦不取師嘆曰汝奉佛遺教固為是見解耶此與瓦礫何殊而生計度心貴人達官舉家奉施拜

十一

禮師不為動亦不加傲識者稱之蓋住山七年而歿

世祖皇帝時嘗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禪師大德中新作大仰山太平興國禪寺事聞

成宗皇帝嘉之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製文勒石加賜天園之號其來徑山也

仁宗皇帝又加號曰慧照至治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寫付時官外護宗敎戒弟子說偈示寂于不動軒其徒奉全身瘞諸西峯昌浦田師諱希陵字西白姓何氏娶之義馬人也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七有瀑岩集及語錄傳頌凡若干卷行于世昌浦田者故給事中郎公簡歸隱故處而其塔癡絕神照堂一荆叟珥之次初師在眾中有兩蛇常於檻外朝之仰山古有二龍二至今莫或曰二蛇即龍云無準塔前有若桂樹常以歲三月墜示涅槃日開數花及師主山之歲花

乃盈樹師平生住二大山幾四十年其因緣豈偶然哉泰定四年徑山首座子良徒步乞食來京師求塔銘於某久未克為也良堅忍寒苦者數年不解天曆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都魯兒達夫奎章閣學士蔡書文林郎柯九思侍使毀具言師之道行良之志與文之所以永克者有

首塔首而著銘曰

先佛既遠後佛未逢如是我間妙我非空蹤三岩若銀春兩時至珠璣散落無有量計天上人間海藏龍宮各得少分不昧心宗而大辨師宴坐一室翠藤弥天竹樹綿密古雲在山巖絕人蹤畧示三關一綫之通我觀華嚴儂童本智帝綱交參珠光無二大雄之宮列城潭二雷音不與羣象共酣集德之

十一

峯雙徑之場樹大法幢鳴大法鼓神龍來聽天兩寶華諸天唱言辨才不考聖皇御世尊敬法寶千劫信願億載之保應期而生師在江南四聖具瞻如見優曇鉢二靈山儼然高會其來非來其去非逝無垢者月大慈者雲覆照無窮贊以弥

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方外集四

淮虞集伯生

銘

海機神師塔銘

古之所謂愛際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則於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流冥俗學之解紆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滄溟起滅之表以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莫然莫所為乎斯世者矣其卒為海機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海機神師者諱某姓唐氏世為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孝進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歸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

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為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即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具一時名師皆欲出已坐下不顧也間物初觀神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點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語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諸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海機為偈以囑焉後至錢塘寧遠耕街石凡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願東更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吝一袖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士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與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在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耳奉之以孝聞種竹卓庵於鄉曰竹所與蘭竹屋申如翁居住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瀟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

道園學古錄

簡致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相敏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住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為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

宮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七年乃作大佛閣市民既居旁近相撓者傲而遠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削人以為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問與行省丞相下令生奉寺曰其各以僧集令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眾大驚不知所為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其若其眾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眾眾曰諾無異言即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為券假食以供眾居三月師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住也江西學者感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棄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盡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二年將下叙手書謝所與住來作偈示眾擲筆化去其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參學者數十人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藏故本塔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其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如因請為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進進退裕如庵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百於求試致敗取訾而不取者視師為何如哉銘曰

於皇聖元宗佛尚相秀求頌師室寶神宇跨瀟江梵宇于

于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于整我舒
而久鼓鍾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笑師住世時言
滿天下濕慈暢宣心泯物化來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
不留因愚今去而亡俯仰無極何以識之南山之石金鷄惜
惜慧日赫然有覺爾安孰敢弗欽

廣鑄禪師塔銘

荆門常陽王景德禪寺者智若大師道場也智者荆州人
自天合還止此山相傳有神自稱漢前將軍關羽歿而藏神
於此願佐師遠建伽藍焉自隋歷唐至宋主之者皆名世之
士元豐中蜀僧承皓來主之道行孤峻張公商英為者法堂
記及歿又若塔銘其文具在其後大慧三弟相繼主之赫然
荆楚間他刹莫之及也宋季郡當兵衝不能有所安輯及內
附國朝刑為樂土有惠珍師經理茲寺粗能創始而化去至

李古錄

大二年珍之弟子廣鑄應請以來大有建立凡廿二年而歿
藏舍弟于縣之青陽坪其弟子福祐自其寺如京師介奎章
閣學士典籤幹克莊請用皓公故事來求塔銘其言曰我佛
氏家應機致用隨時顯蹟非一端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
禪定以啓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明教一期方便
等無差別先師一座道場垂及兩紀風雨不動安如須彌為
法為人熾盛圓滿自非夙有記受其福德詎能爾耶張君子
鄉人固非予所敢望而克莊子僚友也儒業之外深明內典
故重其言而述焉師諱唐姓黃氏父某母伏蒙城人至元丁
丑歲伏夫人夢大香象背負圓光而至寤即生師稍長不與
群兒嬉戲每聞佛經順口依之即能成誦行履端嚴如素守
律年十二辭親入玉泉禮藏山珍禪師受具落髮蓋松源法
禪師之第五傳也年十五游方未遠聞珍歿而還師嘗夢見

三佛相好殊勝光明帝有其中尊舒金色寶華其頂呼之為
捕多者九仍有聖僧謂師曰世尊命爾為捕多何不禮拜師
遂具禮恍然而悟一時儼然在別心源清源三數奇筆指授
繪者寫其所觀至今存焉珍之治景德也僅能起廢有瑞者
弗克嗣其業日加廢敗寺眾迎師歸鑿珍席曾未滿時百為
具舉至天二年入見

武宗皇帝出聖書護其寺賜香俾誦入藏經滿散之日師升
座說法天雨寶華繽紛滿空不至地者才及丈許焉日驚異
嘆未嘗有是慶元年入見

仁宗皇帝上知師無雜食以馬漚為賜泰定四年賜號曰佛
光慧日普照永福大師帝師親為校記名之曰僧錄節兒
校以伽黎衣仍歸主其山凡珍之未備者既皆成之別建毘
盧高十丈以貯藏經像華嚴五十三參於壁下殿兩金剛高
四丈五尺又建萬佛閣高十丈上奉佛像萬尊下為法堂又
作鐘樓皆高十丈其像設殿悉以黃金僧堂行堂兩方丈楨
楹林廊庫之屬其高廣大抵與諸閣相稱又別建閣將事廟
龍王祠於寺側尤極宏麗又以伏夫人故宅為永福報隆寺
在當陽縣中吏民祈禱以為首刹凡有營建不憚寒暑皆身
先之建閣時材木之鉅且脩者水運多滄澗吳能致一夕水
忽大漲盡至近地餘筏溯溪挽者編履田畔不絕田主欲因
夜斷引綆至則見若於苑守之廼悔愧以懼更為推致云環
寺種松杉數萬株增廣寺由以瞻眾先奉於家者復之可
購者時之設有水旱虫蝗之畜師默禱禱應環寺百數十里
間未嘗有凶歲刻筆嚴法華樓殿固覺楞伽金剛般若諸經
論模印流通前後所施凡數萬部度經之餘地又廣購佛書
道書以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

道書以實之修水陸大醮一百餘會日誦華嚴經兩函禮觀

昔十拜領眾說法清規嚴整風興夜坐至老不變談辨文慧
江湖尚之至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師崩眾哀泣眾舉座元
至古嗣寺事師首之遂踰跌而逝空中如聞有妙樂之音口
雲覆地山谷悲慘南土早災彌變葉樵入龕逾支顏貌如生
聞維之師收舍利無數惟舌根牙齒數珠不壞也言五十五
僧臘四十二有詩偈語錄若干卷門人傳焉昔智者大師立
情藍三十六所王京其一也千百年中或存或廢或幽或微
歸然鼎盛於聖元治平之世若茲山者宜偶然哉今業林等
者知死生之大究竟已事宣乏其人而依止啓發則存乎
所宗者尚多智者大師在時楞嚴未至震旦當西望臨淵而
願見焉今師首刻是經庶幾智者之遺意矣路曰
我聞鞠安於法大護善蓋石室不可量數應緣出世循因現
前九呼其名佛口親宣弘教一方起於早歲樹去法障江漢

之埃前哲聖家鼓魚施音師始為之願力如心宮殿樓閣金
瑰珠璧繼絡繹蓋充備嚴飭田池園林村用所生來歲來臨
不頌度營百萬憶佛諸善薩眾聖僧法寶攝受妙供天威力
神忠勇之資西瞻龍君並安厥祠既安既成廣大學同師於
是時鳴大法鼓四眾安然肅恭執儀晨香夕燈師率先之二
十二年常如一日天華散隊以替皇錫大東諸經師然四馳
凡有見聞自決其疑大圓寶光切現妙相俄歸大眾仍以象
往千山之際萬杉之林付託有傳龍天具歎

昔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出現於世法流中土時至緣執達摩
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千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發
踈尸度雖分惟一不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觀成
孤絕接人為廣自是以來幾將十載弘法宇內多其子孫其

道園學古錄

最明著者自願穴小止首山涉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重山
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其公克昌有隆
有果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騰聲光莫盛焉
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音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波化相
望而雅庵以來相繼者流靡不先無維翰遂終宋之世
矣 皇元混一海內崇尚佛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
擔荷此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其法嗣師
子輩頭立死關者高峰妙公其長子平能教能活據其正令
以授後人家寥寥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况故出
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於實業實信正
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間持則書臨禪師而已師俗姓楊
氏父大看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於湖
州德清縣能合不茹葷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

於人世事情無所知姿貌疑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神者
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曰言曰
此大善知識必能為人技術去機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
異之略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為
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為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
不如是師即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籃法歸一一歸何說話
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為僧舉牛過葱菹話師聞之忽生大
疑來死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疏
瑤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孟糖見松上雪覆有首即請
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大地山河一片雲聲未絕峯痛
捧之不覺殞身崖下縣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明通刑羅
接燈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若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
公去也通曰汝幸負老漢持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

神庵自誓曰我七日不發則決去矣遂在空壁念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相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奉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過得一鱗一鱗今日有雖頭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以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拂子為衆舉揚揚勸同學辭不少遂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數其後快有僧然峯次峯令見師二曰壽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又參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賣符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神俗閑澗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云云大有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薙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尚峯示寂師亦薙晦或游神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幾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開凜如冰雪所至四眾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索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言僧而成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恒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洽終亥棄世而化同門布袍雅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詢眾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參學之眾輻湊而至或示眾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笑怒罵備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

續塔其晚與洋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化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習了歌歌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七日臘其全身于鉢中後乘雲化之日雷呼雨射白晝胸腹皆空一月雪花纏繞於木榻未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感雲山名師公不取會葬師次師笑謂眾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會於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

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 詔命宣政院使普魯入山召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申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迪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 號曰玉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任住持普慶禪寺正印本家古人歷歷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尊爲來或塔銘後二年鄧陽張善武從本公游居天目最久結師生緣悟由語錄平

實向考乃按而序之集音當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退然空山思欲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後人之何其寥寥乎絕哉絕矣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然明揚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從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師乃知孰爲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巔師子返鄰我見其人斷崖千尺草草全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我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鼓鐘朝夕龍象人天游宴良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闢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寶在焉時尼滄海朗月中天

鐵牛禪師塔銘

衡州縣縣丞李鐵牛禪師去世三十六年其弟子智徑自
共城行乞歸茶陵謀建禪師之塔以天月僧推則所述狀來
求為之者銘集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而
來正者處分貧歎使天下後世有以觀夫一時人材品節之
盛也初予得鐵牛病後晉說而觀之歎其用工之實動見地
之實到漢語人也以其說復經行之直實無假借無微恰無
崖險以驚眩誅於臆懸懸孤兔虎狼之窮山魯不事奔
走酬應告大剎以為崇其從之者實為死生之事以求快
激厲誘換必有實符而印之非有所因藉推引以為衣食進
用之計者也予早出仕蹤跡不得至湖南吾師以告寂常恨
不得相見而予亡弟前進士蔡仲常父少年官墮子清相嘗一
見師師告之曰此事最好者到亡弟儒者也亦於師言有所
感焉是以予甚欲知師之始末而不能得也今以是相繼而

則之言鑿鑿金石凡所紀載不待陸續拈叙而錄之無愧辭矣
師姓王氏諱特定吉安大和人故宋戶部侍郎贊之九世孫
也以嘉熙庚子八月十一日生自幼學血不接於喉吻清苦
剛立而世緣頓奪之咸淳庚午年三十一矣始得從肯庵勤
禪師於其鄉之西峯寺乃得剪髮如其志既而嘗嚴歐公禪
師住宜春之仰山師往事之服頭陀行間嚴公上堂云學者
工夫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而無入處則老僧為大妄
語師默有所領迺奮奮嚴請師主東淨師為眾僧禱則壽
是年堂中僧多病痢下師悉力扶持亦染其疾居淫盤堂醫
以為不可為師乃內自省究平日所得所慮盡不得力師取
觸器於身歎危坐其上勺飲不入口屹然如山經兩晝夜不
動其三日一念無生前後際斷四日至七日動靜一相不生
至三更盡忽見山河大地滿界如雲天明月乾坤包不得以

之聞擊木聲通身大汗而愈見堂中然燈卓即頌之曰脫皮
脫骨體白如玉未點已則河沙遍滿自信彌羅不已披衣扣
方丈通悟嚴連舉公案詰之應答如響乃示偈曰昭昭靈靈
是甚麼取得眼來已蹉過兩邊等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
我則癸酉歲之六月二十四日也居眾中六年當我 國朝
至元十五年之戊寅嚴於化宇堂前以衣付之有傷云無相
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從大僧
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上堂舉亡僧燒了向其
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踞
高丈許眾退即詣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直得法堂前
石獅子笑舞不已嚴云試道著師云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
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僧面前
卓子云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你師作撒倒勢嚴云云一采

兩卷及入室問云親切道將一句來師曰不道嚴云為什
麼不道師拈起手中香合子曰者箇得來不直半文嚴嚴云
多口漢巡堂堂師以楮衾裹身而睡嚴召至方丈厲聲云我
巡堂堂汝打瞌睡得即得苦道不得即趕汝下山師隨口答曰
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犁就擊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
無趣下金鞭嚴曰好箇鐵牛遂因以為號二十五年戊子歲
師遊衡陽之郵縣有桃原山者頗險絕邑人嘗築之以避兵
天兵至招之不服嚴請其下骸骸狼藉自是無過之者當
聚淫毒旁近甚畏其害師至眾請告焉師與其徒數人委舍
其間風雨昏暮狂獸異類號呼環繞師喻以迷悟因緣且授
之戒其怪遂息鄰素不知禪學邑長伯顏令程公相率入山
受教而豪強者亦來盡禮禮拜邑人尹桂方與其族入捨地
段德祥父子等創嚴剎田以為先僧禱日盛為大精藍四

六傳秘誦至寺曰靈寶者因桃托而命之也... 雪巖之道儼然一大道場矣行百丈清規亦略其繁細以為... 有妨於工程也行祭坐禪以身先之其將有瘳者則躬候其... 時而發之嘗因僧病次示之曰參涅槃堂禪正覺當人捨身... 命與直使如虛空不挂纖毫念方有自由凡其學業微切類... 如此然勤辦之次捧喝正令則不輕許可矣其得法弟子若... 豫章般若之世誠瑞州南山之智清天臨皇慶之克紹白鹿... 之師念韶陽南華之志規江陵夏荷之福越臨江福林之末... 椿皆得法於師者巨徒便衆各得其道風焉度弟子凡七十... 餘人師之友曰陳准叔公魯山慧公生同里同時為僧又同... 得法於靈巖而或公開法於其鄉之六字峰與姚源法席相... 望二百里近出巖之門者何其盛哉師於貧病凡庸誘而接... 之皆無所遺缺百庵之後建普濟之塔盡歛山之遺骨而瘞

李古志十步

十一

之僧之終於其寺與鄰近之人歿而無歸者皆得瘞焉其用... 心之慈善如此壬寅之冬師將示寂作長偈以爲學者弟子... 正悟結庵於茶陵曰雲居距靈臺四十里迎師度歲明年正... 月十五日化去遺命火葬弟子不忍也奉全身歸靈臺以陶... 器函蓋而歛之瘞諸西庵越三年啓而視之坐如生爪髮俱... 長云泰定甲子移葬於寺北三十里曰沙潭今營塔所也是... 行也涇與其徒時發俱來予問之云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 曰先師親見仰山來予笑曰吾試與汝略摸畫之因歎曰師... 用盡平生之力與巖翁相見但得碧眼之胡大發西天之笑... 堂前獅子不勝起舞之歡果何干涉乎噫微笑密傳久奉七... 徵者猶有待於剎竿之倒西來直指通霄立雪者曾不辭於... 斷臂之艱獨緣方甘於墜石馬駒何事於磨磚一花五葉之... 分披善巧多端之方便然一字之闕五位之貴心識指要義

海暗機傳者家豪每與金若夫六歲大用金收室... 河北之原近接汾陽之曲乃有間微張... 南威振江海華公房丘之彌子兼揚大慧之宗... 班班可謂... 粹一咸銀山鐵壁以然為門非萬金牛之力... 分以相頌也... 之際整大法幢鳴大法鼓... 言行其七書卷之爭師言不安表之後來則惟五定云也... 皆更接長師之松風閣... 有堅持勇進能如定公者乎吾所以歷叙是事傳之方來蓋... 以為佛法初無繫於人而不如是不足以得之也雖然... 源竟靈骨於道吾洪波白浪必有為溼言者乃遂贊以為之... 銘曰

十一

我觀古尊宿刻苦成佛道磨磨病穢諸不堪忍首如燭壁... 木石不背亦不礙專一如虛空亦無虛空相如是七書後... 勞乃真息如師之可見淨如雲中月無有山河休宇宙可... 括剎剎見法身佛說眾生說如是兩六年履踐悉真寶以我... 真實行所證亦真實以真實化人得首無虛妄靈雲桃花海... 嚴靜無憂異夫人非人等一攝一切勘察金剛王過去不... 回議右巖如楞伽莫可至其頂傳說顯明一見更不接... 草作梵剎帝釋之所禁來者如客霧一一為法故一一接... 流不時其初心分應運諸方其法無別二不遺勸請勸留此... 摩堵破見師真實相無在無不在世間文向身贊歎不能盡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九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方外集六 雅虞集 伯生

碑

真太道教第八代崇玄廣化真人岳公之碑

國家混一海宇兼進群彝俾各得自致其功用或遺佚是故
舊祠檢擻之事有屬諸道家者其別數示而真太道者以若
節危行為要不爽求於人不肯修於已庶幾以徇世俗為
不敢者昔者金有中原豪傑奇偉之士往往不肯嬰世故蹈
亂離輟草衣木食或伴狂獨往各立名號以自放於山澤之
間當是時師友道喪聖賢之迹泯泯斯蓋惟是為道家者多
能自異於流俗而又以去惡復善之說以勸諸人一時州里
田野各以其所近而從之受其教戒者風靡水洳散在郡縣
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久而未之變也

國朝之制凡為其教之師者必得在禁近號其人曰真人給
以印章得行文書視官府而真太道教者則制封無憂普濟
關微洞明真君劉德仁之所立也以弟子嗣守其業治大都
南城天寶宮又嘗得郡置道官一人領其徒為與全真正一
之流然立矣今其第九傳掌教真人張清忠者世家關中其
譜則橫渠氏之族姓也事親至孝制行堅峻嘗掌教矣賦詩
請逢迎之煩逃去之久無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實遣使
尋訪給驛致之既見度不可辭即舍所賜傳徒步入京師深
居寡出人或不識其面者書以名其孝文多奇奧實人達官
來見率告病伏卧內雖有金玉重幣之獻漠如也或拜伏戶
下良久自牖聞得一語而去已為幸其過望至於道德忠正
縉紳先生則納幾杖策往見不以為難時人為其風至重為
圖以相傳翰林李士真公嘗移疾假館于天寶宮一別業其

道園學古錄

徒以其人道行記請吳公之言天下學者所尊信因公其可
書者以遺之其徒爭取以模刻諸石遠近且十餘所真人聞
而惜之曰始吾學道且求名哉遽止之不能也則來者告曰
未則有本水則有源矣吾師之德德未傳聞於世而吾獨以
吳公之文行是既為吾弟子先矣惟先師之事今吳公歸老
臨川之上念不可復以強之請子為之辭子既思吳公知張
真人事必敬重之乃授其筆而為之次第曰真太道第八代
師曰岳真人諱德文字 父曰得慶故家絳州翼縣娶澤
州王氏兵間遷涿之范陽今為涿州人生三子真入其季也
將生時其母夢老人皓鬚長身冠劍壯偉告之曰當養奇母
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若自天來者奔從氣所往
視之則岳氏家也氣止而真人生歲乙未之九月十九日距
今九十二年矣生而雄偉稍長不為兒嬉性不嗜酒食肉亦

絕不啜年十六辭親入道龍陽宮其父察惑人也事極穩惟
謹心甚是之而長兄與方以才勇為行軍百丈長疑其情也
驅而置之行伍之間非其志也是時五代師大玄鄭希成真
人若懷來水峪之太玄宮住焉十八受教披其冠服漸領
其文書各帛之事又主四方之來受其戒誓者太玄甚重之
而其父母且老從其人於水峪事太玄後皆伯然委蛇其徒
稱之太玄之化去也密告其六代師玄通孫得福真人曰岳
生其八代乎第七代師順真李德和真人之掌教也署為法
師充教門諸路都提點以副已也至元十九年十月真人所
發齋爐中有異徵方怪之而李師升堂集眾以教事付真人
曰先師之囑如此遂以二十一年 宣授崇玄廣化真人掌
教宗師統轄諸路真大 道教事又賜 聖書寶護之自是
眷遇隆隆 中宮至召見親賜袍 尚安重丞相嘗病其人視

之立差時其神之 諸王邸各以其章致書為崇教札助者
 多至五十餘通而 實都而王又為初庫藏脩宮宇廣門墻
 充田畝始冠與衣間飾金寶極其精盛元貞 年加封其祖
 師錫賚元厚使人立碑棟州冠劍所藏處是年奉 詔修大
 內延春閣下賜予備及其後而真人以大德三年二月化去
 而升仙矣始源有童謠云緣有八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
 號岳祖祖蓋其微云而岳氏由真人父子入道自其仲兄得
 元以次子孫女佛從其教數十人焉吾聞其徒云西出關隴
 至於蜀東望濟魯至于海濱南極江淮之表皆有奉其教成
 者皆攻苦力作嚴祀香火朝望晨夕望拜禮其師之為真人
 者如神明然信非有德行福德者多不足當其任而真人時
 常使人行江南錄奉其教者已三千餘人庵觀四百其他可
 繁知矣銘曰

道之大行天下為公獨別其真孰異於同民之好徑前哲
 病蓋塞多岐以會景行我保胞胞補息浪浪弗離弗割混然
 撲溥萬偽日滋莫而 止故憂世者去彼取此深宮深渠子
 靈來居神師教言按筆有善敬共奉求微信玄教導和以興
 涿鹿之阿樂丘崔鬼矧畏疵熾鞭風駕靈肅其能來贊我秦
 定億萬千禩何必著之刻石垂紀

陳真人道行碑

善為老子之學者自然而通介然而容燭乎幾而不休於用
 適乎變而不阿其從至自外者履焉不為之動存乎中者淵
 焉不見其窮冲冲乎充充乎執之則無方建之則有宗者吾
 得一人焉崇玄冲道明復真人陳公先生也公弱不好弄靜
 居若思昆弟三人既喪父伯氏以儒顯仲氏能治家以為養
 其母某夫人知公志 從師龍虎山玩心希真為學日約人

真測其所至而其所造亦莫自知也及來京師天下英俊咸
 在從而締離者若飲醇而醉甘家自巖機者雖有其能者莫
 不憐然自失而退若公者非古所謂德人者耶公始辭母出
 家雖遠去而未始頃刻忘常思報親之大者而盡心焉而人
 所見者晚歲歸為親壽無樂親戚鄰里累日人人感動及歿
 奔喪治葬哀毀如禮故開府儀同三司張公留孫毅公以弟
 子諸孫讓喪歸開府朝之夫人藉以喪所過傾官府走士庶
 弟莫無虛日公摧盡中情凡役具斯人又以為難能然公再
 罹鉅創形氣向索而為生之隨傷矣蓋遠居五年灼煉清
 虛一旦化去噴然委順弗撓弗怛天曆二年四月四日也年
 五十二師友哭之慟大夫士來弔者皆失聲凡為其孺者哀
 思之不忘無間言初開府公受知

李古師五十一

其質不與也今大宗師具公全節元貞大德中為
 天子禱祠名山見公於上清正一萬壽宮歸以告開府遂召
 以來深得開府心藏從 車駕行幸嘗察罕海有 旨禱雨
 大應故

武宗皇帝

仁宗皇帝

興聖太皇太后皆知公道術宜授其法師提舉崇真萬壽宮
 進授提點遂封真人兼領龍興玉隆萬壽宮又領杭州宗陽
 宮開府之師弟子得封真人者十數人而張公吳公夏公文
 疎以真人居大都崇真萬壽宮典司玄教公之封真人也贊
 書以四傳為之而遂止此其命也夫公好讀書而樂接世務
 其居在宮中最幽迥庭中草木無所剪治花實時成云以
 觀化好為詩清麗自然有尼傳者 道書前經大洞玉訣

靈寶黃籙齋科等事皆極精詣其徒受而習焉嘗道抗抗抗方
早備侍弗應行省丞相答刺罕候公以為請公坐為致兩告
兄杭人至今道之公又能論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禍福壽
夭奇中人異之公不以爲事亦未嘗言也公歿時懷中有書
數卷耳幾無以爲歛自附身以至於還葬皆具公出私財給
之奉喪歸其里者馮瑞京徐慎初其墓在某處葬以其年月
日提點舒某 其來求銘舒張馮皆公以次相傳之弟子徐
從游者也予與公爲方外之交者三十年最知公故宜銘公
諱日新字又新 饒之安仁人祖諱某父諱某銘曰
真人藥峽意其登天上帝太霞下蹴紫煙寶化而消名在世
問我哦其詩琅璇相宣秋高露素華娟娟松有茯苓石有
醴泉來食來游待以成年雨入于田雲復于山浪浪濤濤烏
親其玄城郭孔固何日一還燕樂會孫有教有言我銘在茲

百靈守度

九萬彭君之碑

九萬先生彭君南起者廬陵人六歲能記誦經史其父携之
至濂章西山又六歲以成府學於紫極宮遂爲道士稍長游
湖湘既歸有文名尤長於詩臨川崇仁西北四十里有仙祠
曰上方觀觀之主者陳復宗見而異之延而容之親之樂之
使其長老友之其卑幼事之爲父兄時人蓋莫知其意也故
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摺紳儒宗海內之彥及其門者甚衆
方外士以請通博雅見知遇則未有如君之無厭無倦者也
予雖寓臨川而居家之日少徒從君於文墨議論不知其他
在史館時有自江南來者言君得神仙術閉門修之三月覺
有氣汨汨從中起稱引之其動如風其煖如火以次周其身
如貫珠然久之有歸如明鏡止水身心泰然若與大虛爲一

或謂味以樂我聞然以若凡俗疑其爲狂烟云何氏之宗本
卑因果之說而其徒體體能爲世人求福田福罪業其文甚
多君見而笑之取其所爲金剛俱儀者一筆數千言依其節
義而開以法要佛理察然凡情器焉子見之固異其有所得
矣後聞其東出閩嶠過武夷至于海際以爲古仙奇藥往往
在是蓋有所訪云予既歸田始得至所居留久之乃敢問之
曰子聞近世有成仙者宜春玉蕊李簡陽先生其人也信國
精承相之子其嘗面檢其說予偶見其書子之病湖州聞其
說乎君唯然笑曰吾危得仙矣不欲與世俗爲異也文心之
老願進其方乃相其室曰青城真偶以行予來而予未之能
從也世中有富家棄妻子變居室爲道家祠于其教之歸來
其意上聞而請君主之從之居三月忽往紫極宮留三月與
所知別遽歸上方所居之山房而委蛇焉時仍改至元之元

年十一月九日也

年十一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二有詩文若干卷道釋儀文若
千卷西去山房數十步有支隴焉隱然其隆廓然其容松栢
樞樞樞斗卷倉良田清水隱映左右蓋嘗與予來廟於斯也
其弟子陳子靖築致虛請予觀之師尊康克明表用宏以所
隨冠劍藏之其友戴衍其從子從之學道者大年請予書其
遺事而識之君族本出唐吉州刺史珩君在時嘗求予識其
父墓頗詳上方爲郡邑之望車馬至者不絕自得君也聲聞
日重部使者張策以大儒卓行自居歷所部枕荒過之留君
舍論民事疾苦與政令所宜班論經史古今治亂天文地理
之說至于儒行道要語至達且不能相舍去嘆曰道家乃有
斯人哉至京師爲予誦之則吾九萬君也陳復宗將老出黃
金散諸弟子皆有所囑亦有以與君而笑曰惟子所爲復宗
歿數年君集衆而告之曰師御所與金有客化易致息借捷

具在此其為觀中賈田以食聚吾無用也然後人服復宗之
知人云戴衍曰公幸為詩以招之去之千年必能為其人一
來也乃為之賦詩詩曰
天之蒼蒼其有溘耶九萬其維流淵儀耶大羅之鹿游茶節
施肯山丹井靈氣所會之有蘭為秋為春于去不來白雲
誰階涼後之人喜規松栢我作新詩永鎮玄宅

倪文光墓碑

至順二年夏予自從上都其部倪瑛與其弟瑛使久持張先
生自居之書來求製凡文光真人碑銘前十年予從其兄臨
邛魏君起客吳中為予言文光之善且曰部使者過其門而
見之表其堂曰高風托予記之予為之言曰嗟夫士或困於
窮愁放逐力有所不得為則自托諸仙人道士以為解苟有
可為焉知其將無不為乎唯德慧術智可以有為而有所不

李古錄

七

為脫然遺世獨立庶幾其為高風者乎若文光之所就詎使
者兼尚所至表之敬之為宜云後予直翰林閣 朝廷賜文
光以真人之號歎曰名者實之實文光之高風既遠矣予不
知其未及受命而歿也貞居脩大洞秘訣句曲山中與予有
相適之約者也今實以書來請而瑛又知好文學予敢愛
於言乎按輩昌王仁輔狀文光姓倪氏系出漢御史大夫寬
宋景祐中有諱願者自西夏入使宋不還徙都梁子孫漸多
聚族以居其里遂名倪湖建炎初其曾孫益渡江至常州無
錫居梅里之祇陀遂為無錫人益生及後生滋滋生將仕郎
椿椿生炳世積陰德族大以厚定生昭奎是為文光真人也
母邵氏始娠文光夢黃僧持械至其家及生有光夜赫然出
屋上鄉人以為火也操具昇水四奏至則知非火也其家固
已異之稍長入鄉校師常紳其問辨為歌詩興趣自然有

出世之意善相者過之告其父兄曰是兒不策數萬里亦且
標名九霄矣文光頗以此言自信經史之外凡醫卜之書至
於輿地象背之說莫不精究及冠壯志年華絕欲獨念無他
兄弟備養不吝舍其親而去耳元貞初東平徐公瑤按察浙
西招文光議幕中甚奇之薦諸行省按察道書院山長其人
祠子由題也因為立學官高文光訓授有法又出私錢更作
禮殿及祭器士子畏愛之極補用薦者當遷官文光慨然以
為不足則有務於外吾安所不足使吾心茫然無所主以
從極措乎謝去薰俗以黃老為歸久之二弟生且長文光曰
可矣去從金先生應新為玄學又從餘杭王真人壽衍游即
弓河之上作玄文館祠老子而事之以二尹子元際子莊子
列子規制弘敞玄教大宗師張上卿偉之召而應諸朝以親
老形欲出上卿亦不之強也署文光為州道判又進道正以

李古錄

五

領祀事州人夙以水旱請禱之靜嘿內應而時變外應人莫
窺其際蝗出境中文光為鄉錫山祝之雲族而兩蝗悉入具
區歲大熟吏列上其行業至大元年有 旨以文光為
觀賜號元素神應崇道法師為任持提點二年宣按常州路
道錄延祐元年有 旨陞元觀為元萬壽宮仍任持提
點杭州路開元宮事明年特賜真人號是為玄中之節自白
真人命及門而文光已遷化則天曆元年九月十四日也文
光既服道士服然執親之喪亦遵程子朱子所脩禮用古葬
法亦不徇流俗為祠以奉祀又為求思堂於錫山以瞻望其
祖父之始來居者母夫人且老文光築室先廬之近歲時歸
養親煨寒飲食之宜得親之驩心焉二弟元海族人里中子
弟不暇教者為義塾教之歿不能葬者葬之貧無歸者資遣
之大夫士相見見其儀觀軒特襟靈虛曠未嘗不嘆焉晚自

號玄中子或稱初陽真逸別有清微館於錫山之陰蓋將神
游寥廓又為樓居曰棲神傳觀又臨黃公澗左休小蓬萊之
亭右為天淵之亭自擬於陶隱居之聽松風也又卜霞步峰
下為栖神之地築室種樹高風堂在焉向曲自萃氏兄弟歷
隋隱居同馬承禎世有傳授今劉君大樹奉其大洞經法為
之宗師文光晚乃從之遊每一造之彌旬乃返神契冥感句
曲人愛慕之而文光有遠舉之志矣前解化數日召二弟為
以善守先業事母夫人召弟子單宗玄為以傳法度之事以
九月九日會親友于清微館登惠山絕頂下眺五湖揮手謝
別後五日宴坐玄元方丈道室儼然蟬蛻顏貌如生春秋五
十雖其夕聞美譽表於鄉里達於四方淡泊絕欲以終其身
莊所謂皇行者耶國家崇尚玄教其位號自法師為真人始
自禁廷錄旨職以寶璽而賜之其重自中書書制而命之所

謂宜也其位望重矣至若真人者多在 朝廷任祝釐之事
不然亦當以聲華入奏則命之文光高居雲海之上林泉之
間跬步不踰於戶庭而君命狎至遂躋清顯非名實素孚者
時克爾耶昔玄靜先生之終也柳誥之文不加多顏清臣之
文不加少後世並稱焉故酌其宜而為文光之詩詩曰
錫山之原其土阜溫麓有嘉泉泓渟弗奔數潤千里升為雨
雲濯濯秋明煦煦晨曠升木清妍庶生並繁含景抽英出為
真人抱道以居孝友具行貞節嚴嚴金碧珠璣雲霞蔽虧日
月吐吞消搖庭戶高風遠聞天書玉章來於九門霞衣金純
頌切瑤琨受命于家三接彌尊淵淵啟輝體體騰輝極播有
秋桃李何言句曲之處有秘洞文攝衣來登受道神君飛步
太霞下卻塵紛當于九淵歸息天極贊贊在國遺劍在為家
廟歲年永懷孤鶩

墓誌銘

玄門掌教孫真人墓誌銘

真人道行著于天下其最可傳信者延祐二年直禮部尚書
元明善代丞相禱雨長春宮真人曰明日兩畿至須丞相上
章自言憂民報國之意小得兩尚書即為章在白水相丞相
病在卧內使人取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尚書曰章解
婦人手且得罪望政望雨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二人恐
懼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使命夜半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
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尚書儒者盛貴人不覺居膝拜之後
建法主殿于宮西朝廷命國工塑像而元公為之碑五年夏
中書察知政事王公桂禱雨亦如之與聖宮遣重臣醮雨長
春七日正醮雨大至所遣重臣真人曰勿發也此祭酒兩止
月星聚然皆以聞後上見真人目迎送之曰真仙人也命圖

其像為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為贊以樂識之陝西行御
史參都事吳君昉食陝西廉訪司事張君為在鳳鳴見真人
為李氏修醮五色雲覆其壇二日迺已皆記以文謂益岸境
地應舍民走告真人真人為至水次登壇岸衆危之然水立
止此皆有文書可考歌詠以百數若此者不可盡書也蓋真
人端靜貞一自然感化如此非有神怪譎幻者也故君子信
而傳之真人諱德或字用章眉山書樓孫武諸孫年六歲造
終南祖庭穆真人坐下一十歲為道士事天樂守真人與同
輩執事未嘗忘讀書崇陽楊公真然見而異之 猶子誠
明張真人淳和王真人洞明祁真人 張真人掌教時皆
親禮用之
世祖皇帝時命真人從親王匡西服
成宗皇帝命真人分教秦蜀間

武宗皇帝賜真人號

仁宗皇帝累加恩命召至京師掌道教號曰特授神仙儀道
 大宗師玄圃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管領諸路道教
 所知集賢院道敷事也封其師若祖于洞真為真君而圓
 明李天樂為真人移王二師為真人終南山重陽宮者全其
 之祖庭也至真人居之始大修飾天子為出尚服賜之額
 其宮甘河祖師遺仙處也真人奉詔建橋以寓度濟來者之
 意其役甚大又詔元公明者製碑文七年得請于上師終南
 儀禮送之至治元年秋夢賦遊仙詞飄飄有遺世之意八月
 五日化去壽七十九有希聲集行于世九月十二日瘞之仙
 遊園明年其弟子任道明張若訥顏若退趙道真若仲等
 來請銘銘曰

眉山之陽詩書故家篤生真人為國光華於祭有文獨之道

者號曰真人天子所予真人燕管靈簡日舒物不租德容容
 于于真人出遊靈風前除塵埃廓清百神為驅天子有祈真
 入致之曰雨曰暘天亦不遠盛德之章豈惟玄門紛紛鄙涼
 亦皆寬敦終南峨峨仙游有石我銘識之過者必式

黃中黃基誌銘

黃君元吉字希文豫章豐城名族父其母吳年十二入玉隆
 萬壽宮事清逸室未尊師朱歿其師王月航尊師而教之王
 尊師嚴潔清儉有古人之意善醫藥施謝之積粗贈即閉門
 絕求求醫者希文請授其術以為業主尊師不可曰吾非有
 術於子也願醫道甚精微識慮稍不至則人由我而死味易
 事也將以此為利益不宜若幸得舍此不為異處過耳誠慮
 返累子不如歸求清靜以自致也王尊師歿久之西山中有
 劉玉真者不啻行若儒隱居深僻有神明之遺曰晉旌陽許

公千年龍沙之記今及其時而劉則八百仙人之首云獨重
 希文以為可託及去世以其傳囑焉蓋其說以本心降明為
 要而制行必以忠孝為真而已希文事劉先生如父事其夫
 人如母尚遠去飲食必祝之而後嘗其言如臨天地鬼神
 乃即其山作玉真隱真洞真三壇以授弟子至治三年又以
 其說遊京師公卿大夫士多禮問之莫不歎異明年秋定改
 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朝京師廷臣為希文者曰中黃公
 剛介堅毅長於幹裁向嘗都監其官治眾嚴其人或不祭而
 土田之入廢舍之完公而成功昔為忤者更交譽之觀之其
 後從玉真翁得旌陽忠孝之教益折節就沖淡為達人詎公
 前席宜表異之乃為書請希文為其法師玉隆萬壽宮焚備
 提點未行玄教大宗師留之崇真宮期年將以其名上聞奏
 且上有 聖書賜而希文愉然高居惟以發明師說為已

事古所謂清虛日來淨穢淨盡者蓋無幾焉十二月十一日

為善寄別其弟子陳某等而命其從者曰今夜子時當報我
 及期從者以告希文曰吾返玉真之墟矣明日用人事吾骨
 於城東門外薪盡火絕有風雨來者吾報汝也已而果然從
 者負其遺劍歸藏西山希文在世五十五年為道士四十年
 庶弟子若干人授淨明忠孝之教者人眾不可備列趙中山
 嘗與希文俱來為之言曰子為解其藏乎重趙君之請故為
 銘曰

西山之墟古仙宅奇蹤一隱兩玉百陽晶發耀表靈赫我與
 受書繼女德長生不死為世則忽焉去之不可測謝金為音
 玉為畫表歸其土墳死極

張宗師墓誌銘

至治元年十二月壬子開府廣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

玄敬太宗師知集賢院事領諸道故事張公卒于京師年七十有四月明年三月辛未歸其喪于廣信之貴溪將以奉定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甲申葬于南山之月塔其弟子吳全節以事狀致書儀集曰維玄敬本始干我太宗師今奉承嗣之重誠不敢怠維太宗師有道行類刻石玄管以著無極謹按公諱留孫字師漢姓張氏其居貴溪自高祖歲始上朝唐宰相文瓊十七世公生有奇管長七尺餘清峻重廣頰美鬚髮皆吐如洪鍾周游四方見者異之相師曰此神仙宰相也後伯氏聞詩學道上清宮近南內附與三十六代天師宗衍入朝

世祖皇帝見而異之召與語稱旨留侍左右始慮其供帳從行幸 上祠帳殿

拾宗皇帝以皇太子侍風雨暴至乘駭懼 詔公禱之立山

上幸日月山 昭睿順聖皇后病甚 詔公禱之即有奇徵

病良愈自宮禁第大臣之家皆事之如神明 上命公稱

天師公言天師嗣漢張陵有世系非臣所當為乃號公上卿

命尚方鑄寶劔刻文曰

大元皇帝賜張上卿兩都皆作崇真宮賜園田命公居之號

玄敬宗師佩銀印用公奏以天師宗演為真人掌教江南分

集賢翰林為兩院以道教隸集賢館置道官用五品印宮觀

各置主學為其道者復之無所與 上用言者禁道家經

裕皇以公言入告 上為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惟所禁視亦不廢岳瀆既皆在 天子封內即使近臣從公徧祠名山大川訪問遺逸勸百官錢之國南門北還所薦論上皆以名召用有司議開河京城以便漕者未決 上召問公乃可其奏大臣聞公論傷財害民之故乃至躬負畚鍤以

為民死河成至于今使之公非洗沐不得遂去惟帳每出輒初衛士載膜輿歸公是時天下大定 上思與民休息公曰論黃老治身清淨在宥天下之說深契 旨意 上將命相召公以周易筮用完澤符同人之豫公曰同人柔利位而應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之事也 陛下勿疑完澤既相遂受遺輔立身係天下之托者十有餘年故由世祖之聖宗社之福然與聞贊決之靈事亦重矣是以世祖末命以公舊德為隆福皇而 隆福太后又以 上意諭公善事嗣君也

成宗皇帝身復太平之盛致意天人 以持保其氣或謂道家應設事上帝其謹謹尊信公則命為之如其方終

成宗之世幾歲備之內在仁智殿庭春閣外則崇長春兩宮 上常親祠其上章皆親書御名每歲七日乃能致白鶴

翔葉之應史臣頌之然而星季水旱地震之禱公猶以備德

有政之事懇懇為 上言之則非徒禱矣於是 詔天下復

用其經籙章應加號玄敬太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學又加

特賜上卿

武宗皇帝即位公每入見 上望見即亟召賜坐隆大真又

知集賢院事位大學士 上尋加特進時

大皇太后在興聖宮

仁宗皇帝在東宮其待以優禮

武宗

仁宗之生也公皆受命

世祖為製名 興聖宮記其事是以發書及之進講老子東宮推明謙讓之道及

仁宗在御猶恒誦其言 上嘗坐嘉禧殿顧謂大臣近侍曰

異朝舊德今為誰乎未及對 上曰無踰張上卿矣進閣府
儀同三司加號輔成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為印曰玄
教大宗師印 上手授公曰以此傳玄教之宗公年七十上
使國工畫公像 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書贊進入
上親臨視識以 皇帝之寶以賜公生日是日賜宴宗真宮
內外有司各以其職供具宰相百官咸與焉興聖宮中官皆
有加賜明日公入謝因奏曰臣以山林疏遠遭遇
列聖真龍顯榮於臣極矣深懼滿盈乞骸骨歸不允
今皇帝禮遇一如先朝重賜寶書護之公年彌尚威 上知
遇未敢求去竟卒京師卒之日召弟子入室戒囑曰十言端
坐而逝三日始歛顏色如生手足溫軟輕若委衣事聞
上震悼遣使賻贈以禮興聖宮中官使者繼至視朝庫市來
會哭莫不悲慟及出闕門送者填擁後于郊吟焉午霽驟驟
日冷風肅然林木野草人馬鬣聲車蓋衣帽簾簾成水花縞
素如一自京師至其鄉水陸數千里所過郡縣迎送設奠不
約而集比葬四方吊問之使交至自王公以下治喪致客未
有若此盛者於賦

世祖皇帝既一海內盡得其豪傑而用之至元中蓋策盡
用集大成謀略商計武勇工藝之臣與公並立於朝者其遺
言成績之存或遠矣而公歸然乃獨至今於是神孫聖子繼
繼承承者五出矣四十七年之間大臣拜罷親近用事者更
迭出入其善者固已至其子若孫若曾孫後紛紛起滅於忽
焉之頃者又何可深計天師神明之家也公為奏其子孫之
傳亦既四易况其他哉而公以一身對之無一日之渝改其
於斯世何如也蓋嘗見公以高年其尊貴每入朝大官貴人
或迎拜如事其大父而公之接士雖極困約者不為教情

累命公服皆在命為冠集重寶以飾直萬金織金文為表
裳綉綉劍履皆絳珠玉而公常服取其儉樸 上尊天官之
餽時至日備而食飲不測中人朝廷有大謀議必見諮問其
救時拯物常密幹於幾微未嘗以為己功所薦用排解皆死
生榮辱之大故而未嘗以語人其高弟門人多聰明特達有
識量才器可以用世而退然奉其教唯謹師友之間雍雍恂
恂如古君子家法然則公之道德其可窺測哉公既貴曾祖
宏綱累贈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諡安惠祖粹夫累贈
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諡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
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諡
文簡皆封魏國公公嘗以兄子榮祖弟子熙祖備宿衛後榮
祖以郡武路同知贈其父庚孫秘書少監熙祖以衛州路同
知贈其父廣孫玉山孫男而張氏稱魏國世家矣公之祖師
八人皆贈其人其事見傳宗碑故弟子十人其二人為真人徐
懋昭陳壽高也今弟子五十四人號其人者七佩銀章者四
以宣命者一十六人余以誠何恩榮具全壽王壽衍云云公
在集賢時集嘗忝論撰其館政志而銘之銘曰

世祖受命維新建德與能以遺後人何文不揚何武不試雖
糜時邁瞻克永世倣係張公玉色長身疑其冠衣作 帝外
臣小大有位捧躬課效我則無為作宗玄教日星宣明塵埃
不驚我亦百神佑命集成穆穆成宗肅肅
武廟歷資保贊 仁考之詔道維賓師其同孤公彼有成虧
我無汗隆盛德不墜龍亦隨至世多富榮安尊執爵四十七
年坐觀物遷變請逝流其來源源
聖子御極一是我顧不敢尊老葉徒俄去回光歛英飄風流

靈住來承乘陟降頌庭 列聖在天鑒于孫子公在左右申錫純社大江西南東阜隆液融升神返全有識其封皇錫象王宗傳之守尚俾來嗣煥 國長久

非非子崇志

漢代所謂道家之言蓋以黃老為宗清靜無為為本其流弊以長生不死為要謂之金丹金表不壞丹言絕陽也其後變為禁祝禱祈享隨符錄之類抑末之甚矣昔者汴宋之將亡而道士家之說詭幻益甚其乃有蒙傑之士佯狂玩世志之所存則求返其真而已謂之全真士有識於亂之幾者往往從之門戶頗寬弘樸出乎其間者亦不可勝數而潤飲谷食研辛苦寒暑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自致於道頗有所述於世者不無也為其學者常推一人為之主自 朝廷命之勢甚尊重而翹其立教之初意同不同未

李古傳九

十七

可知也予在北方數聞有為其道者而不可得見知書撰大方兩孫公之掌教略嘗與之游其山居者有汝州趙先生嘗奉 詔至京師而得見之服羊皮大布之夜會不掩脛而肌膚潔白玉溫而雪明食飲甚寡而其氣充然如春與人語辭簡而意遠貴富盛氣多智術者見之莫不泊然自失予是以知其道者常或有人也歸田江上聞有蓬頭金先生者甚高髯接其徒極峻峻間嘗相聞往來武夷聖弄諸山而不獲相見則予實望塵土歲云暮矣能無慨然於中乎昔人云千里至谷聞足音而喜亦人之情也崇仁仙游山在邑東郭門外晉王郭二仙人求其師浮丘伯之所歷也有余岫雲師者居之終日與人相接而不失其介其中毅然不可犯而未嘗與人有競意曰使童子挈一簞入市人家見為岫雲師也輒與飯一小器日向中飽稍宿即還師弟子王僕煮水瀹而食

之而江東西高雅之流或道過或徑詣無不即岫雲之室者分簞食其食無愧容無德色山下薄有田數畝隣人多助之耕獲給不給亦不經意故常往來予舍久而不厭問其生則

道華蓋山南谷人也年十五 詳親入道於宜黃縣南華山昭福觀既而歎曰託兄弟以養親從師以入道果為何事耶辭其師以去備歷江漢淮海渡河循小東游乎齊魯至秦燕趙之間兩游華陰入終南登太白而後還乎武當衡岳羅浮出武夷過天台計其所見必有異於人者矣在温州寓同學者之舍州郡命方士持旱不應或曰此君不凡當可得雨羣起之岫雲曰汝雨乎身日雨沾足亦不見其有所為也郡中先有教人學道者出妻子破家產乃可岫雲曰非道也復爾家室殆爾田疇行人道之常而不累於心可也及歸臨川祥符觀道士黃執中聞其風而悅焉摩玉清觀之人歎之仙游山

李古傳九

二十一

破屋數椽耳居亡何信嚮四至仙殿門無隙瓦竹石不約而賴有山本閣者湯康丈尺耳王大夫仙人過客就是以信宿而去或至康旬月亦不知其誰乘之無儲也岫雲未嘗讀書而所言平易雅正較翰林學士真公之夫人余氏岫雲之從姑也仙游修葺略成具公為之記公嘗問爾之為學何如以顏子喟然對始則恍惚難象而卒見卓然自立時至而自化爾公曰佔畢終日未有如是舉者蓋深許之矣有為作鐘樓者岫雲來告曰樓成引一言子游宜春之仰山以十一月至家而岫雲前一月化去矣至元五年己卯歲之十月二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未沒時編與所識某別略無他意其弟子劉致中塵諸山下予至其墓前致中以志幽為詩如悟鐘記蓋自為也乃使求石羅山之陽而刻斯文焉岫雲諱希聖一字非非子有偈頌晉諡致中山下人年少淳謹今係籍玉

清亦嘗游方江南道教之師署為仙游山昭清觀住持提舉

云錦曰
六十而化載斯丘孰云非仙乃其游微風漫月山木秋單食
葉空吁不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十

十九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幹公使文公
之五世孫所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
生文藁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
歸及同門之友編緝之得在 朝藁二
十卷應 制錄六卷歸田藁一十八卷
方外藁六卷蓋先生在

朝時為文多不存藁固已十遺六七歸
田之藁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
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前代世

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
侍應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

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
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

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
數而為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

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與
其年有十門人李本謹識

宋 朱子 有十門人李本謹識

新刊七真因果傳序

七真一書舊時有之惜其文不足以達其辭趣不足以輔其理使觀者恐卧而聽者返走約年遺之案頭不獲一覽人皆視爲具文余每欲振之終不能就昨歲自秦返蜀落於丞相廟堂默思熟想窮究七真之事得其精微終日草稿編集成書名曰七真因果以通俗語言鼓吹前傳以人情世態接引愚頑以罪福酬悟人心以道妙開化後世其於勸善懲過不爲無助道會王公見而悅之囑余真確其事余揣王公之意欲付梓人刊刻藏板也余卽彙成上下兩卷道會終日覽之手不釋卷嘗謂余曰此誠修真第一書也余答以修真之書甚多奚取此爲第一公

七真傳

卷上

序

四

一

曰修真之書雖多其中妄誕不少有借法力而爲術道者有托仙佛以作引誘者遂使愚夫愚婦開之妄冀成仙成佛不顧身家性命不欲以名高震世而反將清談誤人此等修行之書雖多將安用哉而取此書爲第一者蓋此書無妄誕之言不引誘人心步步腳踏實地句句言歸正理乃事上必有之事非人間不經之文取爲修真第一書不亦宜乎余以爲天下妙理無窮諸子百家皆爲秘世金針豈獨此書爲良命名因果盡善也盡美也嗟乎道會王公能識此書爲千古知音世之讀此書者能如公乎公爲千古知音識此書於七真卽七真之知音也欲刊刻傳於後世亦可謂後世修真者之知音也以公一人而作前

後知音誠道器也亦至人也

光緒癸巳年菊月吉日

龍門後學黃永亮謹序



七真傳

卷上

序

一

新刊七真因果傳卷上

目錄

- 第一回 憐貧困偶施小惠 入叢麻深指迷
- 第二回 萬緣橋真傳妙道 大魏村假裝中
- 第三回 受天詔山東度世 入地道終南藏身
- 第四回 談真空孫真誨大王 求妙道馬銜訪明師
- 第五回 馬員外勤奉養師禮 王重陽經營護道用
- 第六回 孫淵真勸夫捨家財 馬文魁受賂通權變
- 第七回 賄族長馬銜立捨約 論玄工重陽傳真修
- 第八回 論先天真一妙理 除魔根不二法門



七真傳

卷二

目錄

三

四

- 第九回 王重陽分身化度 孫不二忿怒首師
- 第十回 講三乘演說全真理 損面容甘作醜陋人
- 第十一回 降水雹天公護法 施妙算真人指迷
- 第十二回 指坐工申明妙理 學真道喜遇明師
- 第十三回 散壇場學人歸家去 換道裝師徒往南來

新刊七真因果傳卷下

目錄

- 第十四回 試凡心屢施叱責 順師意常秉皈依
- 第十五回 示丹化仙師歸隱 送靈樞門人服勞
- 第十六回 大魏村三老敘舊 晉安禰一言指迷
- 第十七回 戲喜紅妙計脫身 難泮然當真盤道
- 第十八回 王上陽以真復假 譚長真說古證今
- 第十九回 論玄機四言契妙 開山洞一人勸勞
- 第二十回 煉色相剝花混迹 說妙偈道念純真
- 第二十一回 孫不二洛陽顯道術 馬丹陽關西遇友人

七真傳

卷上

目錄

四

四

- 第二十二回 分請國大道不戀情 問相法當面把人量
- 第二十三回 化強梁改邪歸正 談至理因死得生
- 第二十四回 苦根盡相隨心變 陰魔起幻由人比
- 第二十五回 直陽足羣陰退散 惡貫盈合家泥淪
- 第二十六回 祈甘霖回天轉日 施妙術換鳳偷龍
- 第二十七回 論善人誦誦告誠 論修行層層做來
- 第二十八回 賜駕酒皇后試道 戴冠冠真人吟詩
- 第二十九回 受丹詔七真成正果 赴瑤池翠仙慶蟠桃

七真因果傳目錄終

新刊七真因果卷上

蓮華黃米亮編若

第一回 悟谷因偶施神驗 人夢寐明指前程

行善 當從實處行 莫沾虛譽同聲名

虛名 虛譽成何用 反惹窮人說不平

這幾句言請講的行善要有實事若只圖做得好音欲人知曉即是沽虛名也有其名而無其實只在鬧熱處做法那極苦極窮之人有不能被其澤者屢也難費了許多銀錢畢竟未曾做倒正經善事既做不倒正經善事自當面錯過之嘆昔炎宋之末陝西咸陽縣有箇大魏村村內有自餘家人戶多一半姓王也算得一大族這王族內有個居處的婦人年四十餘膝下有七真傳 卷上 第一回 壹

一男一女也會男婚女嫁因這婦人心性慈善見了別人的小男細女當成自己生的一樣不住見長女短的嗔哄他們那些小娃子但啼哭便要喊媽他就隨口答應故此人人都呼他為王媽媽這王媽媽家頗豐厚生平也愛做善事最喜佛道兩門常好齋僧佈道拜佛看經人人都說他行善就有許多僧道登門抄化又有若干貧窮來村乞討或多或少他也隨時周濟那

再問曰善要善善施僧道不濟貧寒其故何也王媽媽曰非我喜施僧道僧能念經道能修行我雖然佈施他們一點錢米僧可與我消災道可與我延壽若周濟你們有何益哉不過在我門上得得閑熱二丐日施恩不望報望報非施恩你今絡給一盞米略施一文錢遂欲消災延壽豈不謬乎說畢而去

佈道 齋僧結善緣 貧窮孤苦亦堪憐 只施僧道不憐苦 失卻善功第一先

且說二喜見王媽媽不肯周濟只得往前行不數步來在一箇朱漆樓門大噉了一聲爺爺求周濟少時裡面出來一人這人长得面赤鬚長神清氣爽有容人之量豪俠之風年紀不過四十

七真傳 卷上 第一回 二 十上下其人姓王名善字知名號德盛幼年曾讀詩書功名不就遂棄文習武得中武魁身為孝廉這日天降大雪十分寒冷同妻子周氏兒子秋郎在堂前圍爐烤火忽聽得門外喊叫爺爺求周濟王武舉聞此言甚蹊蹺出外來瞧得見二乞丐站立門口王武舉問他到底是何人周濟或見爺爺求周濟者答曰話不可詳詳必生疑王武舉見他言之在理遂不復問其時風大雪緊雲隨風舞滿天梨花紛紛墜地出絕鳥跡路斷人踪王武舉見二丐衣止一層志當此嚴寒忽起惻隱之心對二丐者曰那些閑話不題這般大雪如何弄得我這門樓間還有

雪二可者答以最好王武舉即將空房打開二可者入內棲止
王武舉轉回廳堂使家僮玉娃送了些飯食出來與二可喫

幾人仗義能識財 肯出白窮請進來

只有當年王武舉 生平慷慨廣培栽

二可者在王武舉家內住了兩日天始晴明意欲告辭要走了只

比王武舉走進來後面隨着玉娃扶來酒食武舉對一位乞丐

曰愚下拙日有事少來奉陪今日閑暇欲與二位同飲一盃叙

叙寒溫可乎二乞丐連聲稱妙王武舉即叫玉娃擺下盃筷一

乞丐更不推讓也不言謝竟自喫起來頃刻連盃兩盞于武舉

又叫玉娃添酒上來二可豪飲之際王武舉曰二位難友姓甚

七真傳 卷上 第一回

名誰平生會做此甚麼生理可者答曰咱二人並不會做味他

叫金童我無心昌王武舉曰我意欲與二位湊點資本做點

小生易度活日時豈不強於乞討未知二位意下如何武舉話

畢金童擺擺手兒口中說道不妙不妙我生平散淡慣了不能

做此絆手絆腳之事王武舉見金童如此說知他不肯作生理

又問無心昌曰金兒既不能做此小生易以過日時未識吳兒

肯作此否無心昌曰我之散淡更有甚焉嘗聞家雞有食湯鍋

近野鷄無糧任高飛苦而蠅頭求微利此身焉能得逍遙王武

舉嘆曰問一位之言足見高風然而如今世道重的是衣冠

的是銀錢若二位這樣清談誰能識之無心昌曰我等是不求

人知者欲求人知亦不恭於乞討也王武舉聽他言語越發也

不再言即命玉娃收拾盃盤同人內夫到了次日二可告辭起

身王武舉送出村外猶戀戀不捨又往前送了幾步猛見一座

橋梁當路王武舉暗想村之前後原無橋梁回頭望大槐村卻

隱微之中不甚明白正在疑感之際無心昌叫曰孝廉公快

來王武舉掉頭看時見二人坐在橋頭令重拍手歌曰飲動孝

錢財聚復散衣冠終久壞志如我二人他身於世外不欠困

家處不少兒女債不說好和夕不言歎和政不與世俗交免

得惹人怪一件破的襖年年身上裁爛了又重補洗淨太陽

晒白日遮身體晚來當鋪蓋不怕賊來偷也無小人愛常在

七真傳 卷上 第一回

凌雲志一心遊上界若人知我意必要低頭拜我有無窮理

使他千年在惜乎人不識以恩反為害

王孝廉趨步上橋無心昌曰孝廉遠送當酬一酒說罷即於袖

中取出一小錫瓶上覆酒盃取而斟之滿貯佳釀遞與孝廉王

武舉接過手來一吸而盡連飲三盃醉倚橋上昏昏欲睡忽見

無心昌走來一手拉起說是休睡休睡可同我們去觀一觀景

物王孝廉醉態朦朧隨着無心昌行不數步見一座高山峻極

極在路前王孝廉驚曰如此高山怎得上去金童曰跟我的道

來自可上升王孝廉果然跟着他走去毫不費力傾刻走上山

頂見頂上甚是平坦有一個大池滿貯清水水內開放七朵金

色錦花花大如盤鮮麗非常王孝廉心甚愛慕連聲讚曰好蓮花好蓮花怎肯捨與我孝廉話未說完只見無心昌跳入池
中將七朵金色蓮花一齊摘來交與王孝廉曰一並與你要好
好護持這七朵蓮花有一位上香則劉謂馬師王孫是也此七
人與汝有師徒之分他日相遇為開化方不負我付汝蓮花
之意也王孝廉將蓮花後來抱在懷中即欲歸家臨行又問無
心昌幾時再會無心昌曰會期原不遠只在兩個三仍從離處
遇橋邊了萬緣王孝廉驚慌移步下山忽被路旁葛藤一絆一
跌跌下山去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莫說上來原不易 須知下去更為難

七真傳 卷上 第一回

五

第二回 萬緣橋呂祖親傳道 大魏村孝廉假中風

了悟猶如夜得燈 無應暗室忽光明

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向何時度此身

話說王孝廉抱着七朵蓮花移步下山忽被葛藤將腳一絆跌
了一跤猛然驚醒萬象皆空卻是一夢睜眼看時卻在自己家
中書房內圍着見兒子秋郎站立在側邊王孝廉咳了一聲嗽
秋郎聽見喊道爹爹醒來了爹爹醒來了這一些喊叫驚動了
周娘子忙來探問說相公酒醒來麼王孝廉曰好奇怪好奇怪
周娘子曰事皆出於自送有何奇怪王孝廉曰卑人明明送客
出去為何還在家中周娘子答曰官人太放蕩了你昨日送二

乞馬出去半日不歸着人探望幾遍渺無踪影是我放心不下
央二叔王茂同王姓前去尋你於二十餘里之外見你何許橋
上煎熏大醉人事不省力將前事口中將你送回家來睡了一日一夜今
纔醒轉官人從今後當自尊重酒要少飲事要正為來想不明
之人休要交遊你今受了朝廷頂戴乃鄉人之所敬仰若倒卧
郊成何體面豈不自失威儀而取笑於鄉人也王孝廉起而

謝曰娘子藥石之言卑人敢不銘心刻骨我思昨日那兩個難
友實是二位神仙周娘子說明是兩個乞馬怎麼說是二位
神仙王孝廉曰聽其言詞觀其動靜故所以知其必仙也周娘
子問道你講了些甚麼言語做了些甚麼事情那一點像個神

仙王孝廉遂將帶添他資本他如何推卻次日送他行不數步
就有二十餘里遠如何作歌如何贈酒與其上山摘蓮臨行之
言從頭一二對周娘子說了一遍又曰我纔飲他三盃便醉了
一日一夜種種怪異若非神仙焉有此奇事周娘子言曰嘗聽
人講世間有等歹人有縮地之法略一舉步便在十里之外一
日可行千里又以迷藥入酒中帶在身傍見一孤商獨賈即取

酒勸之飲酒一沾唇便昏迷不醒他卻盜人銀錢劫人衣衫到
你醒來之時無處尋查若不慎之於前終必悔之於後也周娘
子話畢王孝廉自思娘子終是女流若與他分辨定然說不清
曰不如聽他意見了局此事便隨口答曰娘子之言是也卑人

六

當識之娘子退後 王孝廉嘗謂自一人生在苦勞思金重
 吳興昌之言翻來復去默會其理如此多日忽然醒悟金重
 字合擺來是個鍾字 吳興昌作無心昌昌字無心是個昌字明
 明是鍾昌其可憐一仙前來 度我我今無緣當面錯過越像不覺
 失聲嘆曰其可憐惜哉惜哉 猛又想起臨別之言會期原不遠只在兩
 個三仍從離處遇橋邊了萬緣不遠者必主於近也兩個三必
 三月三也離處遇欲知來處必欲去處尋之上未知道不可不知了萬緣者言萬法
 皆歸之意想到此不覺心生歡喜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瞬息之
 間殘冬已盡新春又來

一年氣象一年新 萬卉爭妍又一春

少小兒童皆長大 看看又是白頭人

且說王孝廉過了新年一混就是三月到了初三日私自離了
 家庭還由舊路而至橋前等候多時不見到來默想形係心甚
 誠切站立橋頭東張西望忽聞背後有人呼曰孝廉公來何早
 也王孝廉回頭一看正是去年那兩位難友忙上前拉着納襖
 說二位大仙一去可不想煞弟子無心昌同金重到橋頭坐下
 王孝廉雙膝跪在而前說弟子王嘉肉眼凡胎不識上仙下降
 多有孽債望乞赦宥今日重觀仙顏真乃三生有幸願求指示
 迷途使登覺路弟子感恩不淺說罷真是叩頭只有二人呵呵
 大笑曰內金光流露燦人眼目俯仰之間二人改變形容左邊

七真傳 卷上 第二回 七

一人頭挽雙髻身披氎衣面如重棗目似朗星一部長髯垂於
 胸前幾走鵝毛扇在手右邊一人頭戴九梁巾身穿黃道袍
 面如滿月眼光射人鬚飄五綵劍揮一日果是鍾離老胡與呂
 祖純陽王孝廉跪拜低頭不敢仰視呂祖目上古人心揆度
 俗良真授道者先授以法術衛身而後傳以玄功成真今時世
 道澆漓人心不古若先授以法術必反悞其身故先傳以玄功
 不假法術而身自愛不用變化而道自成道成萬法皆通不求
 法術而法術自得也是謂全真之教即說全真妙理曰
 所謂全真者純真不假之意也人誰無真心一轉便非了人
 誰無真意一雜便亡了人誰無真情一偏便差了初心為真

七真傳 卷上 第二回 八

變幻即為假心始意為真計較即為假意至情為真乖戾即
 為假情所為初心者即固有之心也所謂始意者即朕兆之
 意也所謂至情者即本性之情也心中有真意真情情中方
 見真心真意由真心發而為真意由真意發而為真情是情
 即自然景象無時非天機之呈露然則人可不真哉人不真
 心即無真意無真意即無真情情皆見修道之士動則私念迭
 起念之私即心不真處靜則欲念相循念在欲即心不真處
 私欲不絕發或全無真意或半真半假即半真半假之際正
 天人相乘之時是意也情所不能掩也驗真道先驗真情驗
 真情即可知心真真未真知意真與未真故修真之道必以

意始道誠心亦誠心所存之情亦誠矣誠斯真也誠若不
真見之於言則言不由衷非真言也見之於行則行不率性
非真行也修之者修去心外之意情外之情當於
舉念發言時提起天良教下人心不許疑二其心混雜其意
誤用其情方為真心真意真情一毫不假即是真道真道遍
行故謂之全真也

呂祖將全真之理說與王孝廉畢又授以煉己築基安爐立鼎
採藥還丹火候抽添一切工夫王孝廉再拜受教呂祖又曰汝
成道之後速往山東以度七真七真者乃曩昔所言七菴金蓮
之主者也呂祖叮囑以畢仰與鍾老祖將身一縱遍地金光條
七真傳 卷上 第二回 九

忽不見王孝廉望空拜謝拜畢猶瞻仰空中默想仙容只見王
茂同玉姪走來說我們奉娘子之命前來我尋家命固疑在此
今果得遇這請歸家免懸望孝廉乃緩緩而行一路默記呂祖
所傳之真歸家來不往內室竟到書屋坐下周娘子聽說丈
夫歸家即來看問見孝廉不言不語若有所思的樣兒娘子看
罷即勸丈夫口官人屢次輕身出外常使妾身就變只恐有玷
品行取笑於鄉人官人屢不聽勸如何是好王孝廉正默想玄
工連周娘子進來他都不曉得那裏聽他說甚話來只到煞是
猛聽見周娘子說如何是好他也摸不着頭腦隨口答曰怎麼
如何是好如何是不好娘子見他言語說不上理路遂不再言

各自退去王孝廉心中自忖這飛撥人焉能做得成上悟得了
道若不設個法兒斷絕塵緣終身不能脫根頭思了一會想
出一條路來除非假裝中風不語不能絕這根頭想罷即做
成那痴呆的樣兒見有人來故作呻吟之狀又下舖內室去就
正書屏涼床上臥下周娘子觀此情形憂心不眠一日幾遍來
問只見他口內唧唧啾啾說話不明呻吟喚喚聲頭不已周娘
子無奈何即使玉姪去請幾位朋友都是王孝廉素所做愛一請
便來當下進得書屏齊聲問曰孝廉公可好麼王孝廉將頭搖
了幾搖把手擺了幾擺口內哩哩啾啾說不出話來只是嘆氣

七真傳 卷上 第二回 十
幾位朋友見他說不出話一味呻吟知是有病卻不知害的味
病有個年長的人說我觀孝廉公像個中風不語的毛病不知
是與不是我們村東頭有個張海清先生是位明醫可着人去
請他來診一診脈便知端的周娘子在門外聽得此言即命玉
姪去請先生不一時將先生請到眾友人一齊站起身來讓先
生入內坐下將孝廉形狀情由對他講說張海清即與王孝
廉看脈兩手診畢道病脈只得依着眾人口風說果然是個
中風不語的病症只幾吃幾付藥包管全愈說罷即提筆寫
了幾味藥料不知醫得好醫不好且聽下回分解

只緣武舉原無病 非是先生醫不明

第三回 受天恩山東度世 人城道終南藏身

世態炎涼無比倫 爭名奪利滿紅塵

眾生好度人難度 願度眾生不度人

話說王孝廉原是無病之人不過裝成有病欲杜絕纏擾好悟立功這張海清先生如何知道他這個深心故在診治診不病他味病只得隨着眾人日高說富貴是個中風不語的毛病即索紙筆開了一張藥單無非是川芎三錢防風半兩開單仰問眾人談了幾句閑話喝了一盃香茶隨即收了謝禮各自去了先生走後眾朋友亦與王武舉作別說孝廉公保重些我們去了改日再來看看你王武舉把頭點了一點眾友各自走去

七真傳 卷上 第二回 十一

周娘子見客走後即叫兒子秋那同玉娃到西村裡藥舖將藥辦回用鑽子熬好俱在碗內使秋那雙手捧到書屋內來纔叫一聲阿爹用藥只見父親圓睜雙目狠狠的跌了一腳嚇得秋那連忙把碗放下跑出去二次使他再不肯來秋那去後王孝廉暗將藥頓在僻靜處從此以後止有玉娃進進出出端茶遞水至於使女僕端不敢到他門前他若看見使捶胸跌腳輪請估眼嘆恨不了故此都不敢來就是周娘子念在夫妻之情進來看他他也不願自他假作中風之後內外事務都是娘子一人料理也無空閑常來問他凡親戚朋友來看他兩次見他如此模樣也不再來因此人人講說好一個王武舉可惜得

壞了病止這一句話把他藏在冷僻地方清靜靜獨白一人在書屋內悟道修真修行打坐如此一十二年大丹成就

妻為別來子為伴清飲茶湯饌餐飯看來與人是一樣誰曉他在把道辦一十二年功圓滿陽神顯上來出現世上多少修行人誰能捨得這樣幹

且說王武舉孝廉在家修成大道能出陽神分身變化自己取

了一個道號名曰重陽這王重陽那夜書屋打坐正在一合不生萬籟俱寂之時猛聽得虛空中呼曰王重陽速上雲端接詔

其聲徹耳重陽忙縱上虛空見太白星端立雲端口稱玉詔下王重陽跪地宣讀詔曰

七真傳 卷上 第三回 十二

念爾重陽苦志修行一十二載豪無過失今則道果圓滿特封爾為開化真人速往山東度世早使七真上昇功成之後

另加封贈爾其欽哉

金星讀詔已畢重陽再拜謝恩然後與太白星君見禮星君曰真人速往山東度世勿畏勞苦有負帝心他日蟠桃會上相見

再來說敘星君說罷自回天宮重陽仍歸書屋打坐那日辰早玉娃送水來淨臉推門不開急忙報與王母知道周娘子同着

兩個使女來到書房門外恁般呼叫門總不開以為孝廉必死遂將門拗脫走進書屋並不見人周娘子又驚又慌急命人四下找尋全無踪影周娘子大哭驚動村裡的人齊來探問玉娃

仙將原由對村人說知眾人皆曰這就奇怪門又門着人不見了難道升岸越壁不成於是進內一望並未拌一磚一瓦又分幾路找尋並無下落內中有個通曉的人說你們不用去尋我看王孝廉那個樣兒定然成了神仙眾村人齊問曰怎見得成了神仙那人曰他在這書房內坐了十二年未曾移動一托名中風實為絕塵我嘗見他紅光滿面臉內神光射人不見神仙焉能如此眾人聞言半信半疑齊聲問道敢這說他定成了仙駕雲上天去了周娘子聞言力減悲哀眾人各自散去這且不題又表王重陽那日在書房借土遁離了大魏村望山東而來走了數千里地並無甚麼七真止遇着兩個人你說那

七真傳 卷上 第三回

三

兩個人一個為名之人一個為利之人除這兩等人外再無別樣人物王重陽見無可度之人仍回陝西行到終南之下見一土山綿亘百里清幽可愛不用個道士之法遁入土之深處潛伏理藏再待世上有了修行人那時出來度他也不為遲於是捻訣念咒遁入土內約半個時辰已到極深之處有個穴道儘可容身遂入穴內以蛭其形服氣調息以存其命

許大乾坤止二人 一名一利轉流輪

七真未識從何度 土內蛭身待後因

且說王重陽土內蛭身不知天日似乎將近半年午猛聽得嘩喇喇一聲如天崩地裂之勢將土穴震開一條縫道進來上面

七真因果傳

金光閃爍知見師尊駕到王重陽大吃一驚慌忙縱上地裂果見鍾呂二仙共坐主臺王重陽俯伏在地不敢仰視呂祖笑曰別人修道上天堂你今修道入地府看來你的功程與別人迥異上達天心下悖師意有如是之仙乎重陽稽首謝罪曰非弟敢違天意而悖師訓實因山東原無可度之人故暫為潛藏以待世上出了修行之人再去度他不遲且曰修行之人何處無之只是你不肯用心訪察故不可得也譬如你當初何曾有心學道我同祖師屢次前來點化你終身不過一孝廉而已安得成此大羅金仙汝今苟圖安然不肯精進遂謂天下無人豈不謬哉汝能以吾度汝之法轉度於人則天下無不可度之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四

人昔吾三醉岳陽人不識輕身飛過洞庭湖以為世無可度者及北返遼陽見金國丞相有可度之風於是親自指點丞相即解印歸山修成大道自號海蟾劉海蟾教吾南遊他又度張紫陽張紫陽又度石杏林石杏林又度薛道光薛道光又度陳致虛陳致虛又度白紫清白紫清又度劉永年彭鶴齡此七人俱皆證果是為南七真也當時吾以為無人可度誰知他又度了許多人天下之大四海之闊妙理無窮至人不少豈無人可度之理今有比七真即劉師馬如王孫屢次叮咛汝不去度豈汝之力不及海蟾非不及也緣汝畏難之心故不及矣呂祖說罷重陽頓開茅塞惶恐謝罪汗流夾脊鍾離老祖叫他起來站立

三五十四四一

傍邊告曰非是汝師尊再三叮嚀只因蟻桃會期在邇要詔天下修行了道真仙共赴此會這蟻桃途於崑崙山一千年開花一千年結子一千年成熟總共三千年方得完全其桃大如巴斗紅如烈火映一顯能活千歲西王母不忍獨享欲與天下仙佛神聖共之故設一會名曰羣仙大會每一會要來些新修成的神仙會上方有光彩若止是舊時那些仙真遂謂天下無修得學道之人王母便有不樂之意上古時每一會得新進真仙一千餘人中古時得新進真仙數百餘人值茲下世量無多人故囑付汝早度七真共赴蟻桃與會上壯一壯威添一添光彩目下蟻桃將熟汝若遷延日時錯此機緣又要待三千年方可七真傳 卷上 第三回 去

赴會可不惜哉這一些言語說得透透徹徹重陽真人復跪而言曰弟子今聞祖師之言如夢初醒今願重到山東度化望祖師指示前程鍾離老祖曰地密人稠汝必在稠人密地之中混迹同塵現身說法自有有人來尋你你卻從中開導大功可成此去遇海則留遇馬而興遇虜可止鍾離老祖說畢即同呂祖乘雲而去王重陽復向山東而來一日遊到一個縣分名曰甯海乃山東登州府所管甯陽真人憶祖師之言遇海則留莫非應在此處就在此地停留手提一個鐵鎖假以乞討為名如呂祖昔日度他之樣以度於人不知度得來否且看下文

混迹同塵待時至 時來道果自然成

第四回 談 崑崙孫氏兩夫主 求大道馬鈺訪明師
天也空地也空人空沙渺在真中日月也空月也空東升西墜為誰功田也空土也空換了許多主人箇金也空印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朝走西暮走東人生猶如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幸苦到頭一場空

話說王重陽來到山東登州府甯海縣假以乞化為名實欲採訪修行之人這且不題又說甯海西北有個馬家庄庄內有個馬員外名銜是個單名父母棄世得早又無兄弟獨自一人娶妻孫氏小名淵真這孫淵真容貌端莊心性幽靜且能識字七真傳 卷上 第三回 去

觀書追古窮今不愛挺針弄線挑花綉染雖是女流身分卻有男子氣概大凡馬員外有不決斷的事情必來咨問只在孫淵真一言半語頓絕疑惑所以他兩口兒相儼如賓情同師友只是一宗膝下並無一男半女看看已到中年

迅速光陰不可留 年年只見水東流
不信試把青菱鏡 昔日朱顏今白頭

這幾句詩是講的光陰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趕少年這馬員外夫妻看看年近四十膝下無兒馬員外那時對孫淵真說道你我夫妻離四十歲不遠膝下乏嗣無後這萬貫家財也不知落於何人之手孫淵真曰三皇治世久五帝建大功堯舜相揖

孫淵真曰空到無根是爲太空
空到極時爲太空 無今無古似洪濛
若人識得太空理 直到靈山視大雄

七真傳 卷上 第四回

七

孫淵真又曰若說有子無子有子也空無子也空文王當年有
百子之說於今有幾個姓姬的人在何處誰是他萬代子孫有
幾人與他掛掃墳墓又相傳張公藝有九男一女郭子儀七子
八婿齊燕山五桂聯芳劉元普雙雙競秀此數人皆益斯衍慶
子嗣繁盛者也如今又有幾個兒孫在那裡依然淒風冷雨荒
臺古墓愁雲滿天蓬蒿遍地豈不是有無都歸於空也孤墳草
墓難道盡是乏嗣之人佳城鬱鬱未必定有兒孫之輩我想人
生在世數十年光景只在須臾之間好比石火電光隨起隨滅
又如夢幻泡影非實非真大處千間不遇夜眠七尺真箇萬箇
無非日食三餐空有許多美味珍儼枉自無數綾羅綉縠轉眼

之間無常來到瞬息之內萬事皆休丟下許多榮華不能受享
枉有無數金銀難買生死枉自變人一場

經營世故日忙忙 錯認迷途是本鄉

古往今來皆不在 無非借境混時光

淵真又對馬員外曰我們於空無所空之處尋一個實而又
實的事情做一番不生不滅的功夫學一個長生不死之法馬
員外曰娘子妄言了自古有生必有死那有長生不死之理實
來有始必有終那有久存不息之事孫淵真曰妾嘗看道書有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便真性常存靈光不滅即是長
生之道若學得此道比那有兒女的人更強百倍馬員外曰話

七真傳 卷上 第四回

六

雖這樣講精又如何能使之化氣氣又如何能使之化神神又
如何使之還虛怎得真性常存焉能靈光不滅孫淵真說你要
參拜師傅方能得此妙理馬員外曰我既拜你爲師你可傳我功
夫淵真曰妾乃風流之輩不過略識得幾個字看過兩本書焉
能解悟妙理若要真心學道難不得參訪明師馬員外曰參師
訪友是我生平所好但修道之人要有根基若無根基成不了
仙作不了佛所以我自量根基淺薄再不言修道二字也孫淵
真曰夫君之言差矣但在世上變人俱是有根基若無根基焉
得變人不過深淺之不同耳根基淺者六根不全或眼失於明
耳失於聰手缺脚跛痴聾暗啞癩寡孤獨貧窮下賤此根基之

淺者也至於根基深者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或尊居宰輔而
 管萬民或身為官宦聲名顯耀或家道興隆樂享田園六根完
 好耳目聰明心性慈良意氣和平此根基之深者也世間所重
 者富貴這富貴之人又比那尋常之人根基分外深厚若再做
 些濟人利物之事兒越把根基培大了成仙成佛成聖賢俱可
 以成也所以說根基要隨時培補不可以為一定是前生帶來
 的若果是前生帶來又何愁來生帶不去譬如為山越聚越
 越累越高林說我們無根基若無根基焉能受享這若大家園
 以及呼奴使婢一呼百諾如此看來也算大有根基之人也馬
 員外本是好道之人不過一時迷昧今聞孫娘子剖晰分明義
 七真傳 卷上 第四回 九

理清楚楚恍然大悟大悟即站起身來謝曰多承娘子指示使我頓開
 茅塞但不知這師傅又到何處去訪孫淵貞曰這卻不難我嘗
 見一位老人手扶竹杖提個鐵轎得如清爽眼光射人紅光滿
 面在我們這裡團轉乞化狠有幾年容顏轉少不見衰老我看
 此人定然有道待他來時接在家中供俵於他慢慢叩求妙理
 馬員外曰我們若大家務應該做些敬老憐貧的事管他有道
 無道且將他接在家中供俵他有一輩子他也吃不了好此言不
 了許多我明日便去訪問如何孫淵貞曰早修一日道早解脫
 一日事不可遲丟下馬員外夫妻之言又說王重陽自到甯海
 縣一混幾年此時將玄功做到精微之地活濟之處能知過去

未來之事鬼神不測之機神通具足智慧圓明便曉得度七真
 要從馬員外夫妻起頭正合着鍾離老祖遇馬而興之言故去
 去來來總正這團轉乞化離馬家庄不遠如此數年也曾見過
 馬員外幾回知他大有德行也曾見過孫淵貞兩次知他大有
 智慧欲將他二人開示一開示又道醫不叩門道不輕傳
 他低頭來求志心叩問方可言也因他在這團轉乞化多年
 個俱認得他都以為是遠方來的孤老貧窮無靠之人在此求
 喫誰曉他是神仙那識他是真人偏偏出了這一個孫淵貞是
 天下奇女蓋世異人又生了這一雙認得好人的眼睛就認得
 那貧窮無靠的孤老是位真仙對丈夫說了要接他到家中供
 七真傳 卷上 第四回 十

俵求道遂使七真陸續而進論七真修行之功要推孫淵貞
 生成智慧原非常 識得神仙到此方
 不是淵貞眼力好 七真宗派怎流芳
 話說馬員外聽了妻子孫淵貞之言即出外對看守庄門的人
 說若見那提鐵轎的老人到此急速報與我知道看門的人連
 聲答應那一日馬員外正在廳上坐着忽見守門之人前來報
 道那提鐵轎的老人來了馬員外聞言即出庄來迎接這也是
 王重陽老先生的道運來了正應着鍾離老祖所說自有人來
 尋你之言但不知馬員外來接先生又是如何且看下文
 神仙也要等時來 時運不來道不行

第五回 馬員外勸修佛禮 王重陽經營道財

仙佛聖賢只此心 何須泥塑與裝金

世間點燭燒香者 笑倒慈悲觀世音

這四句詩講的是成仙成佛成聖賢都在這心內用功夫心正而身亦正所行之事亦正心邪而身亦邪所行之事亦邪故修行之人必先正其心而後誠其意蓋心不正而意不誠意不誠妄念百端永失真道古人有詩云妄念一生神即遷神遷六賊亂心田心田一亂身無主六道輪迴目前又曰六道輪迴說不完畜生餓鬼苦千般勸君勿起妄念一劫人身萬劫難所以說仙佛聖賢只此心心不可不正此意不可不誠若不正

七真傳 卷上 第四回 三

心誠意徒以塑像裝金燒香點燭有何益哉笑倒觀世音者笑世人不能正心誠意而講修行徒以燒香點燭而邀福澤是不知此心之妙也故發笑耳閑言少敘書歸正傳又說馬員外聽說提鑽的老人家來了即忙出外接着拜請老人到家內那老人隨着他來在廳上竟自坐在椅兒上大模大樣氣昂昂的問曰你叫我進來有何話言馬員外曰我見你老人家若大年紀終日乞討甚是費力不如就在家內住下我情願供養於你又不

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話未說完那老人勃然變色說道我是乞討慣了的不吃你那無名之食馬員外見老人變臉變色不敢再言推身進內對孫淵貞說那提鑽的老人家被我請在家

內我說要供養他他言不吃我無名之食眼見是不肯留之意因此來問你看你怎樣安頓孫淵貞聞言笑曰豈不聞君子謀道不謀食小人謀食不謀道你見面便以供養許他是以飲食誘之也君子豈可以飲食誘之也是你出言有失話不投機待我出去只要三言兩語管叫老人安然住下

非是先生不肯留 只因言語未相投

淵貞此去通體變 管叫老人白點頭

且說孫淵貞來在廳前見了老人拜了一拜道了個萬福只見那老人笑曰我乃乞討之人有何福可稱孫淵貞曰你老人家無事無礙逍遙自在豈不是福耶不愛不愁清靜無為豈不是

七真傳 卷上 第五回 三

福耶這塵世上許多富貴之家名利之人終日勞心多憂多慮妻兒了愛無休無息雖曰有福其實未能受享徒有虛名而已怎似你老人家享的真福那老人聞言哈哈大笑曰你既知道逍遙自在是福清靜無為是福怎不學逍遙自在怎不學清靜無為孫淵貞曰非不學也不得其法也欲逍遙而不得逍遙欲清靜不得清靜那老人曰只要肯學我不妨教你孫淵貞曰既你老人家肯發心教我我們後花園內有座邀月軒甚是清靜請你老人家在裡面住下我們好來學習老人點頭應允

說話投機通古今 先生今日遇知音 知音說與知音聽 彼此原來一樣心

且說有人問淵貞之心中甚喜點頭應允馬員外叩拜家人
 馬員外後在園邊月軒打點潔淨安設床帳被褥椅板檯一
 應俱全酒品老人肉安身又撥一個家館名曰珍姐撥茶匙
 水早晚送飯又說馬員外對孫淵貞曰我與同那老人講了半
 日話未知他姓甚我去問來孫娘子說大德不謝大德不名正
 可以禮相過何不定知其行呼為老先生便見這馬員外
 不信定要去問孫淵貞攔擋不住只得由他去問馬員外來到
 後花園邊月軒見老人在榻上打坐馬員外走攏跟前說見啟
 問你老人家高姓尊名家任何方為甚到此一連問了幾遍老
 人回時雙目高登答曰我叫王重陽家住陝西千里不辭勞
 苦七言傳 卷上 第五回

為汝到這裡馬員外問言吃了一驚說道老先生原來為我纔
 到這裡王重陽拍手大笑曰咱咱正是為你纔到這裡馬員外
 又問老先生為我到這裡到底為何王重陽曰到這裡為你那
 萬貫家財馬員外聽了這句話又好笑又好為老羞臉抵他
 一句說你為我這萬貫家財難道說你想要嗎王重陽答曰我
 不要我使不來這兩句回言氣得馬員外面如土色各自出去
 先生說話令人驚 世間未聞這事情
 乎白要人財與產 其中道理實難明

且說馬員外出了一幾月軒邊邊想自言自語這老兒好貨來
 頭動不動便想別人的家財虧他說出唇來連小孩子都不知



還有甚麼道理回到上房坐下默默不語孫淵貞見他臉色不
 對必定又受了那老人言語笑而言曰我許你莫去問你卻
 不信定要去問孫淵貞問得合不合理被老先生言語沖突了須
 要放大家量不愛學那小家子見識馬員外問淵貞之喜顏色
 相和遂對淵貞曰我怕那老兒是有德行之人誰知纔一制資
 財鬼孫淵貞問道怎見得他是資財之人馬員外助腳上中陽
 要家財之言說了一遍孫淵貞聽畢說真王老先生要你家財
 必有緣故你怎不問個明白必 道千年田地八百主這財產
 是天地至公之物不過假手於人會用的受享幾十年或幾輩
 人不會用的如由打殘花風捲殘雲隨到手隨處化散了又對
 王員外 卷上 第五回

別人手裡所以說財為天下公物輪流更轉周流不息貧的又
 富而富的又貧那有百世的主人翁千年的看財奴
 萬貫家財何足誇 誰能保守永無差
 財為大下至公物 豈可千年守着他

且說孫淵貞勸丈夫馬鉅曰王老先生要我們這家財必有原
 因只要他說得合理無妨相送於他況我們無兒無女這家財
 終欠要落在別人手裡話未說完馬員外笑曰娘子說得好容
 易我有輩祖人從陝西搬到山東受盡千辛萬苦掙下這一分
 家產我雖不才不敢把祖宗的苦功血汗白送與人況且你找
 去妻纔半世年紀若將家財捨與別人我們這下半世又如何

度日又吃味豈不苦了。事孫淵良曰：你自你是個男兒，漢卻這般沒識，我們把家財送與他，是求他長生之道，既有道便修成了神仙，要這家財何用？又曰：一子成仙九祖超升，怎麼對不過先祖？看來這一個道字，比你萬貫家財價值些。

金銀財寶等物，不及道功價值多。

財寶雖多終用盡，道功萬古不銷磨。

且說馬員外聽了孫淵良之言，說道：娘子之言非為不美，倘若修不成神仙，豈不畫虎不成，反類其犬？孫淵良曰：人要有恒心，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何況學神仙乎？有志者事竟成，無志者終不就，只在有恒無恒，有志無志，皆言神仙本是凡人做，只

七真傳 卷上 第五回

怕凡人心不專，只要專心專意，做去自然如求如願，得來歷代仙佛那一個不是凡人修成？此理道生下地來，便是神仙。馬員外聞言，點頭稱善。到了次日，到邊月軒來，見王重陽說道：老先生昨日說要我這分家財，但不知老先生要這些錢財以作何用？重陽先生正色而言曰：我意欲廣結天下修行悟道之士，在此修行，辨道將你這些錢財來與他們養一養性，護一護道，使他們外無所累，內有所養。來時安樂樂去時歡喜，重陽先生將這真情對馬員外說了。馬員外聞聽此言，心中方纔說服，但不知把家財捨與不捨，且看下回分解。

能做捨已從人事，方算超凡入聖人。

七真因果傳

第六回 孫淵良勸夫捨家財 馬文惠愛則通權變

法法皆空何所求 借財說道養真修

言將此物通權變 他日依然一槓丟

話說重陽先生將借財說道，詔集修行人之言，對馬員外說，馬員外悅服。先生言曰：你老人家如此說來，是個大有道德之人。我與你孫氏都願拜你老人家為師，不知先生意下如何？重陽曰：只要你夫妻真心修道，我則無可無不可，但必須先捨家財。前後傳汝道，道可使一心一意，免得常欠常掛。馬員外曰：你老人家要用銀錢，只曾去用錢，而不得惜，又何必捨？王重陽曰：不捨終是你的，我不得自由。馬員外曰：田地在外，銀錢

七真傳 卷上 第六回

在內，我去將契約張據呈上，與老家人便是。捨也重陽曰：生曰：契約姑存汝處，只須寫放長立一紙，約便可為據。馬員外變喜為疑，辭了先生，轉回上房，將重陽之言對孫淵良說。知又曰：我看來此項不要，淵良曰：怎得不要？馬員外曰：難道娘子不知我們這族內的人心麼？淵良曰：人各有心，焉能盡知？馬員外曰：我們這族內的人，見我們夫妻之嗣，無後一個，個都眼巴巴的，業只等我兩口兒一死，這家財田地俱歸他們了。馬員外曰：把家財捨與別人，我豈肯不要？孫淵良曰：這也不難，你明日請幾位得力的族長，商量他們，若依從，便能若不。應允你，可如此做他，尚定樂從，包你此事成就也。

三五 四四七

馬長外聽了笑道娘子果有才情這事多半能成即喚馬興去請族長准於明日午前取齊馬興去請族長自不必題到了次日族長來手又跟了一些同班的弟兄與其下輩的子弟都跌倒有席掉來吃換啣當下這人入到廳內分班坐下有一位偷輩最高的名曰馬隆是個員生當時馬隆問馬鈺曰你今請我們來有何話說馬鈺說你兒近年以來常想啣啣三天莫得兩天好一人難理百人事更兼你那兒孫媳婦成老昏難以管事今有陝西過來一位王老先生是個忠厚人是我留在家我意欲將家園付與他料理我同妻子吃碗閑飯他說好便好要我請憑族長與他出一張拾約因此我纔請各位尊長到

七頁傳 卷上 第六回

來商量就出一張拾約與他罷馬員生話纔住口惱了一位堂兄名曰馬銘這馬銘站起身來指着馬鈺說道你知了馬恁了嗎胡言亂語祖宗基業只可保守那有捨與別人之理你受了誰人籠哄入了恁般圈套說出這不沾因的話來馬員外自知其理不合見他作惱不敢再言有個堂叔馬文魁是位儒學生員又有個堂兄馬劍是位國子監太學生這兩位紳縉是馬族中兩個出色的人才凡有大小事務全憑他二人安頓或可或不可只在一言開消這馬文魁是有權變之人當時見馬劍搶白馬鈺隨口接着說是不要埋怨他我們這員外是個老實人埋怨他無益可去叫那王老先生出來待我問他一問看他是

何原故說畢即叫馬興去喚來馬興夫不多時即將老先生請到廳前他也不與別人見禮別人也把他全不放在眼裡馬銘一見大笑曰我怕共那一個王老先生却原來是那討喫的孤老馬文魁對重陽先生曰你這老漢在我們地方上乞討數年未聞你有何能為不知我家員外看上你那一宗把你接在家中有穿有喫足之數矣就該安分守己過活日時以終你年未何蒙哄我娘子叫他回家財捨與你你五六十歲的人未必全不董事天下那有這道理說出咎來豈不怕人耻笑馬文魁說罷重陽先生咎曰我生平莫得能為不過是窮怕了故叫他把這家財讓與我等幾過幾年快活日子管他們耻笑不恥笑話

七頁傳 卷上 第六回

未幾有馬富馬貴跳過來向着重陽先生面上啐了幾碎說我把你這不要臉的老兒歪嘴了頭想戴鳳冠黃鼠狼想吃天鵝肉柱白你活了幾十歲說這不害羞的話令人可惱馬富對馬貴說我們休得嚷鬧只把他逐出庄去便是好主意說罷要來挪扯只見馬劍前來擋住說不必趕他念他是個孤老我們員外既留他儘他去罷只不許員外捨業就是了馬富馬貴方不動手馬員外向馬興生耳邊不知說了些甚麼言語只見馬隆對眾人說是你們這些娃娃子不肖鬧嚷各人回去罷我自有一個定妥我不叫他捨他焉敢捨這財物

老輩子誰敢不從於是各自歸家馬員外暗將馬隆馬文魁馬

到三人留下請到書房坐下款以酒食老百生坐在上頭馬秀才下首相陪馬監生坐在馬秀才右方繼坐下即有家人小子傳杯遞碗把盞提壺美味佳餚自不必說酒過三巡馬員外站起身來說到三祖二叔大哥俱在此我馬銜石庄心事要與祖祖和二叔商量一商量馬秀才曰你有什麼話只管說來我們大齊擺模馬員外說我豈肯真把家資捨與王重陽麼不過暫叫他看守幾年我得清開一清開馬劍曰叫他看守倒不要緊又何必立甚麼捨約馬員外曰大哥不知這無非一時權變欲使他真心實意與我看守我也得放心他也可不怠馬文魁曰你這道理我卻不明白你可慢慢說與我聽馬員外曰二

七真傳 卷上 第六回 无

叔聽小姪說來只因小姪多病你那姪媳亦屢患頭昏難以料理事務久欲尋一個忠厚老實的人替我經營幸得天從人願來了這位王老先生是個極忠厚老實之人我有心把家園付與他料理因此對他說你好好的把這家務經營要當成自己的家園一樣不可三心二意那老先生不啻聽話他即問我曰你叫我將這家財當成我自己的一樣難道你把這家財捨與我不成我見他說這話話我使隨他這痴話答曰捨與你就捨與你有味來理明明是一句戲言他卻信以為實要我請憑族長與他立一紙捨約我想他是一個孤人又無三親六眷親戚朋友便捨與他也盤不到何處去况且上了幾歲又能再活

七真因果傳

幾年就與他立張紙約其圖他一個欲富他好於其心專意經理我卻享享清閑養養疾病他死之後家財仍歸於我有何虧傷望二叔與我作主成全此事馬秀才曰族內人眾我也作不了主可問你三祖爺看是如何馬文魁話未說畢老百生馬際搖頭曰我一輩不管一輩我也作不了主看馬劍如何說話馬監生曰有族長在前我焉敢自專馬員外曉得空口說空話不行即進內去取了一種寶貝出來在他們眼前上一提便把他們迷住了由不得他不住主你道是個甚麼寶貝

白森森又硬又堅 助愧愧能方能副 莫得他箇般無緣

七真傳 卷上 第六回 三

且說馬員外將這寶貝與他三人各獻了些他們得了這寶貝眼睛都笑合了縫不得不轉口過來馬員生即對馬秀才曰馬銜適纔講得明白不過借捨約拴那老兒心的使他好專心照理家務也是無礙之事馬秀才曰雖然權變一時必須大齊湊力馬監生曰只要三祖爺與二叔肯肯作主那些人有我安服他們馬文魁曰自不然我與你三祖爺兩個作主但不知你怎麼樣安服眾人馬劍向耳邊說了幾句馬文魁喜曰妙妙如此說去何愁他制不服當時思身對馬員生說你只管放心包你成但不知道捨約是怎樣立法且看下回分解

有了銀兩大事

何愁捨約立不成

三五十四四九

散去後人讀至此處有詩單道馬鈺當年捨業勇決故此我道亦快詩曰

家財捨盡慕修行 一物不留惹恚生

此日早將妄念了 他年故得道先成

且說馬員外見族人散去方入內房謝淵貞曰若非娘子教我如此如此焉能將此事做得成孫淵貞笑曰凡事順理做去無不成也馬員外說成倒成了我們求道之事又怎樣去求孫淵貞曰求道之事須緩緩進步待先生養息幾日我們同去拜師馬員外連聲稱妙不題馬員外與孫淵貞商量求道之事又說王重陽先生一心招徠天下修行之人在此修養性猶恐四

七真傳 卷上 第七回

隣哲道深滋生事端免不得先要施些惠澤使人人懷惠個個活想方為我用於是廣行方便多施仁德或錢或米不時周濟貧窮及饑寒孤獨之人馬家族內有少長缺短之事必幫湊一二男不能婚者必使之婚女不能嫁者必使之嫁凡有疾病或貧無不周全有借貸不還者也不尋人討索正應馬劍說他有仁有義之言故此內外肅靜上下相安任隨先生召集多人人在此講道談玄再無閑言閑語有願有願全始全終皆施惠於人之方也凡為人上者或富貴之家多以憐貧居心而不為惠於人矣後人讀書至此有詩嘆曰

慳吝居心事不成 閃言閃語隨時生

若非王重陽施惠 焉得連年享太平

且說王重陽先生既歸中興外又經發於內乃創建十餘座茅庵於後花園之側以備修行人養靜之所諸事以妥先生即移在當中一座茅庵悟功一日馬鈺同孫白夫妻二人來到茅庵雙雙跪下向先生求道重陽先生曰道者覺路也使人歸於覺路而出迷途也然必由淺入深以小致大依次序做去方可有功但凡學道者先要煉性蓋性本先天之物必須將他煉得圓陀陀光灼灼方為妙用夫性與情連性情發動如龍虎之猖狂若不煉之使其降伏焉能去其猖狂而歸於虛無也煉性之道要混混沌沌不識不知無人無我煉之方得入法降龍伏虎之

七真傳 卷上 第七回

道既行又必鎮心猿而捨意馬所謂心猿意馬者心如猿猴之狡意如烈馬之馳故必拴之鎖之使猿無所施其狡馬無所逞其馳使歸於靜定靜定之功能奪天地造化陰陽妙理能剖則萬慮俱消能定則一念不萌順而行之為凡逆而行之為仙要使心內無一毫雜念真一點障礙空山洞洞不著一物杳杳冥冥莫得一樣所謂一絲不掛一塵不染此乃道之大略更有深奧不可名狀只可心領意會待汝進步之後吾必與汝指點馬鈺更取道號丹陽孫淵貞更取道號不二足承無二心之意道號取畢孫丹陽孫不二同齊拜謝了師傅轉歸房內孫不二對馬丹陽曰未拜師學道之前是夫妻如今同拜師傅學道妙道

第七回 賄族長馬銍立捨約 談立功重陽傳全真

流光迅速莫蹉跎 名利牽纏似網羅

萬丈懸崖撒手去 一絲不掛白無魔

話說馬員外用了孫淵貞之言將族內三個當事人賄賂通了
馮文魁遂使馬劍對族中人言曰馬銍說捨家財之事纔是一
計眾族人問曰是個味計馬劍答以留虎守山之計眾族人又
問用此計是個甚磨心事馬劍曰馬銍要想樂清閑故留那老
兒做個看財奴眾族人又問怎見得留他做看財奴馬劍曰馬
銍見那老兒是個忠厚人要留他照理家園又恐他不肯用心
故假說把家財捨與他便認以為真要索捨的馬銍想不與

七真傳 卷上 第七回

子

馬人

他立紙捨約又恐他不肯用心看守故此邀約我們做個見証
就與他寫張文約拴着他的心使他實心實意有守豈不是留
虎守山麼眾族人曰捨與他就是他的了馬劍得不着守馬劍
曰他分毫都望不去怎麼說是他的眾族人曰怎見得他分毫
望不去馬劍曰他是遠方來的一個孤老莫得親人又若大年
紀吃不了好多穿不了好多眼睛一閉空手來時空手去原業
仍歸舊主人那老兒白白替人看守一場豈不是看財奴眾族
人聞言俱笑馬劍又以利誘之曰那老兒死後家財仍歸馬銍
馬銍乏嗣無後何愁不落在我們子姪手內如今順水流舟欲
一個假人情滿他一個心願我看那老先生也是有情有義的

七真因果傳

人我們把此事作成日後有少長缺短也好日他借貨所以說
當面留一線過後好相見眾族人聞馬劍之言俱皆樂從

言語原來不在多 片言都可息風波

若非受欺了私事 縱有好言也錯訛

話說馬劍見眾族人應先了約於明日取齊到了次日眾族人
來在馬員外家中見老員生馬隆陪著王重陽先生坐在廳上
說笑笑指手畫腳論天談地親熱不了馬文魁在分付馬書
外多辦席椅安排酒酌見族人俱來齊即開言說道族中長幼
尊卑人等俱已在此今有馬銍願將家財捨與王重陽老先生
不知你們依不依從這些人都是馬劍說對了的那一個不依

七真傳 卷上 第七回

三

馬人

先當下齊聲應曰我們俱已願從並無異言馬文魁即叫馬銍
寫了捨約印來念與眾人聽馬文魁接着使馬劍念曰

立出捨約人馬銍今將祖父所遺家園田廬房屋銀錢貨物

家人小子僕婦使女家具器用什物等件一並捨與王重陽

老先生名下管業任其自由自便馬姓族內人等並無異言

馬銍自捨之後亦不得後悔恐口無憑立約為據

族長馬隆馬文魁馬文賢馬文德馬文玉在証人馬劍馬

銘馬鑑馬鎮立捨約人馬銍是箇

馬劍將捨約念畢仍交與馬銍馬銍雙手呈與重陽先生先生
接了即分付開席大塊子肉大盃子酒儘他們吃個醉飽方纔

是為道友我稱你為師兄你呼我作道友再者學道之人要絕
 恩愛必要分房另居不得你私自到我這裡來我也不私到你
 那裡去有事商量可命使女往來兩下相請同到前廳議敘馬
 丹陽曰憑在於你無不可你能真心我也能實意便一年半
 或不到你房裡來也是無防丹陽說畢即叫馬興來抱了毡毯
 傍在前面頭房鋪設床帳馬丹陽辭了孫不二來到相房安
 身後人有詩言他夫妻分房勇決故成道亦易

大道原來不戀情 戀情焉得道功成

且看馬祖當年事 夫妻分房意最誠

且說孫不二自與馬丹陽分房之後不覺半月一日喚使女來
 七真傳 卷上 第七回

請馬丹陽同去茅菴問道馬丹陽即離了相房來會孫不二兩
 人回到茅菴泰見先生問曰師傅昨言性是先天之物敢問先
 天何所似重陽先生曰先天者渾沌一氣也無色無聲不識不
 知有何所似有言似者使非先天也似之一字便失妙諦不可
 以似言之但言先天有所似即着於相也一着於相便失先天
 之體人言先天在這裡這裡已屬於不是人言先天在那裡那
 裡也非先天說來說去無一物即將一字來擬議休說一字
 是先天一字原來也不是你今欲知先天理下與孫何詳面
 重陽先生說罷提筆在手要判先天妙論不知怎樣判法下文
 性本先天最靈物 能煉真性即先天

第八回 談先天真一妙理 除癮根不二法門

心外求仙路就差 水中月影鏡中花
 先天妙理君知否 只在一心便可誇

話說重陽先生對丹陽孫不二曰性本先天之物圓陀陀光灼
 灼雖有其名而無其形不識不知難畫難描有何所似吾今為
 汝等勉強個個形像汝當自識先生說罷即取筆在手向紅漆
 棹兒上先畫了一個圈○後又畫一個圈○於圈之內點
 了一點○畫畢即向馬丹陽孫不二曰汝二人可識此義理麼
 馬丹陽與孫不二齊聲答曰弟子等心性愚昧不能識此義理
 望師傅指示重陽先生曰頭一個圈兒是渾沌沌地天地未分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日月未判之象名曰無極無而生有故於圈內生出一點是名
 太極這一點生天生地生萬物這先天由太極而生這一點即
 為一氣故曰先天一氣這性從先天而發發而未有其身之前
 著於已沒其身之後這一點靈性是不生不滅之線故曰靈根
 這靈根無人不是只是凡人自昧耳目味者自迷耳自迷本性
 遂使妄念齊生邪修隨念而入永失先天不聞大道也昔海無
 邊何所是岸嗟乎悟道者無幾人行者少寔參先天隨處皆可
 驗真以天心問先天若以人心問於先天先天原不可得將道
 心問於先天先天即在目前人心者及一切暗昧貪求之心也
 道心者即天良發現之心也天良既發現先天不求而自得也

又要却病却病者非却風寒暑熱之病要却貪嗔痴愛之病此病一却百病不生可以延年益算可以成佛作仙為聖為賢合將這一部工夫傳與汝等當勉而行之

除病之道要除病根尋着其根病不難除也其病多半從貪嗔痴愛得來又和酒色財氣所致是故修行之人必先除酒色財氣去其外感後絕貪嗔痴愛去其內傷病根自去病體自愈然後大道可修長生可得今指酒字而言有人知酒之為害於道也必除之及見酒猶津津以戒白持或因人勸或見人行令而遂有欲飲之意本不曾飲而此意一起即如飲也此乃酒之病根也除者須於起意之時除之方能拔淨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其祕有人知色之為害於道者誓必除之及見色猶念念以戒自持或嬌姿獻媚窮究至情而心意頗動遂有羨慕之情本不曾通而此情一起即如通也此乃色之病根也除者須於起情之時除之方可盡去其根可見酒色之病根皆藏於心意之間欲去病根之道先正其心後誠其意而病根自斷也其病根之不斷者由心意之未正也心意未正偶發一念雖不曾飲而此意已欲飲也雖不曾通而此情已通也先時原無此想因感外而動內猶水中之月岸石激水動則月亦動但動雖無其實而形影已搖也正道不可得也卻不斷想之法備有非禮勿視非禮勿動見如不見聞如未聞釋有忘人忘我忘眾生之道道

視之不見聽之不明之說此皆可以動酒色之病根也至於財字難言矣有因道緣未就而作計較者有因身家甚弱而姑求生活者其勢不得不然尚在略述原心之例其餘若講門面者有講聲勢赫奕衣服飲食者有講田園廬舍者以及奇技巧術者常在名場利數中打擾屢於算盤斗柄內苟求既欲求名求利又欲成仙成佛這箇樣兒也來學道豈不可笑至於氣字人人未平剛氣誰人有正氣誰人養不過使一切淨氣斷氣血氣俗氣或於貌上流露或於言中爭勝或於事中爭強或於忿中逞雄認氣不認理安有浩然之氣哉如此等人也來學道豈不可笑此等病根欲求絕斷之法備曰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雲又曰持其志勿暴其氣釋曰不受福德得成於忍道曰悉彼慳貪慈心下氣此皆可以除財氣之病根也以上四端欲斬斷病根必正其心念儒在乎醒釋在乎覺道在乎悟能醒能覺能悟則天下事看得透徹也重陽先生說除病之理已畢馬丹陽孫不二又問打坐之工如何用法重陽先生曰靜坐忘情正念心死神活厚舖坐禪寬解衣帶於子時向東微微撒腰打坐握固端身叩齒嚙津舌抵上腭耳以反聽微聞其目以垂眼兼以神光返照於臍下故曰玄關靜坐之上須止妄念有一毫妄念則神不純陽而功難成也又要忘情情不忘則心緒不情道亦難成也

往也子時者乃陽氣發生之時也而向東者取生氣也盤膝而坐者收養神氣也握固者即舉手以兩姆指相第_{三指}為忘形也端身直脊者使兩開通達而氣不擁塞也唇齒相叩使重樓無耗氣之患口乃氣竅口開則氣散故宜閉之耳返聽者耳通精竅達於音聲故返聽而不聞微開目者使不坐於黑暗也目為神竅目傷於色神從色散全閉則神露全閉則神暗故半垂簾也目光白玄宮返照於臍下猶天之日月光明而生萬物也冥言語以聚氣使氣不瀟於日絕音聲以養精使精不瀟於耳空色相以凝神使神不瀟於白故謂之無漏真人也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美

重陽先生講道已畢又曰此乃打坐之工入德之門矣不可視為虛妄汝等當勤而行之自有應效休得懈怠自誤前程先生說罷又格外指撥一番馬丹陽孫不二默會其意辭了先生各歸原處依法行持漸有應效以為道止於斯再不到茅菴叩求精微只按倒這一點工夫儘做過了月餘馬丹陽正在廂房內打坐只見重陽先生走進來馬丹陽目只接入先生坐下語丹陽曰大道無窮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要便貫通萬化不可執其一端要誠心向道真心改過方可有益於身心也

道不向不成一時一刻不離本體一言一動必由寸衷惺惺不昧念念皆仁此真向道也過不改不除如病在私則以公心去

其私病在欲則以理心去其欲病在偏則以中心去其偏病在做則以和心去其傲凡病在此處即於此處治病求功如此隨起隨覺隨覺隨掃隨掃隨滅自然心中和如春風朗如星月澗如天地靜如山岳漸漸氣滿溢默運乎一元充周乎四體不測不覺之間而大道成也不題王重陽先生與馬丹陽談道又

孫不二獨自一人正在房內打坐用上忽見王重陽先生掀開門簾走進房來孫不二猛着一驚慌忙站起身正要開言問他只在先生笑而言曰道理精微道法無邊一體貫通萬派朝宗要活活潑潑做來自自然然行去方為有功如你這冷冷淒淒浸孤孤單單坐在這裡總是無益豈不知孤陰不生獨陽不長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罕

似你這樣死坐使陰陽不能相通怎能懷胎怎能產嬰兒我與你講若要這個不離那個你若耍那個依然不離這個王重陽先生幾個這個那個把一個孫娘子說得滿臉通紅羞愧難當氣得渾身打戰急忙掀開門簾跑出外面到堂前坐下即喚使女秋香快去請員外來秋香見主母如此作怒不敢遲慢忙到前廂來請馬員外丹陽正陪著重陽先生講說妙道忽見秋香慌慌張張走進來對馬員外曰不知主母因何發怒坐在堂前叫奴婢來請家爺有話要說馬丹陽即辭先生曰師傅寬坐一時弟子去便來重陽先生將頭點了一點說你去你去不印

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不明這個那個理 故起這樣那樣心

第九回 王重陽分身化度 孫不二忿怒首師

吾度眾生授真傳 無無有有口難宣

明知大道非遙遠 人不專心便失緣

話說馬丹陽聞秋香之言說孫娘子在堂前怒而不息要請員外去有話請馬丹陽即與先生說是我孫道友不知因何煩惱要弟子前去敘話你考人家寬坐一時弟子去了頃刻就要轉來奉陪王重陽先生笑曰你去你去馬丹陽離了前廟來在堂中見孫不二滿臉通紅怒不可當馬丹陽陪作笑容問孫不二曰孫道友因何發惱莫非家人小子冒犯於你當主人須要放大量些不必與他們計較孫不二曰師兄有所不知我們把王

七真傳 卷上 第八回

問問不樂也回內房去了又月餘馬丹陽親至茅庵與先生問道重陽先生曰爾且坐下吾者語汝乃浩然嘆曰

嗟乎世之修道者或在真修或在貌上修或在口上修皆夫之遠矣於道原無分毫又有從耳目上修肝腹上修恭敬上修一切有為之法皆非道也自失真道之體不可謂之道也其形流露不可盡言有進於旁門者有假託修煉者有浮華重而鎮靜少者有心志切而力量弱者皆各有病病在這個太輕病在那箇太重都未由中自然做去故樂在此而憂在彼進一寸而退一丈未得大道之妙趣而爾不知也總之人心不滅道心不微人心不滅者未看淡俗情衣服恐其不華麗飲食恐其不鮮

七真傳 卷上 第九回

美聲名恐其不彰揚才華恐其不顯露銀錢貨物恐其不多田園屋宇恐其不廣一切不能看淡而有求福之心時而有欲安之意時而有貧若之嘆時而有奢侈之思滿腔私欲此即所謂人心也不滅者不能看淡世俗使之去也凡人皆具真性是有過之遺器可成之根基却因不能看淡世俗而使道心不微也所謂道心者有也淡無也淡美也淡醜也淡得也淡失了淡毀也淡譽也淡生也淡死也淡能看淡一切便是道心此心用來修道而道可成用來降魔而魔自消也修道者不可不丟其人心而存其道心耶但願人人皆發道心而成正果也不表重陽先生與馬丹陽論道又言孫不二自那日在堂前被

馬丹陽幾句話說得他默然無言回在房內心中不服若說在
 做夢又未曾睡夢從何來況且明明白白見他進來言語歷歷
 在耳為何又說他在廂屋並未移動今人摸搗不出是何緣故
 正在猜疑之際又見王重陽先生揭起簾子笑嘻嘻闖進來說
 大道不分男和女誰了陰陽道不成孫不二讓他入內坐下白
 已却退在門跟前站下問言問曰先生不在茅菴打坐來在問
 閣何事重陽先生曰因你肯了造化爐靜室孤修氣轉枯女子
 無夫為怨女男子無妻是曠夫我今明明對你講一陰一陽小
 可無陰陽配合是正理黃馮勒欽手提壺西家女東家郎彼此
 和好兩相當只因黃馮為媒証也配合夫婦入洞房二入相當歸
 七真傳 卷上 第九回

交感結成胎孕在身傍十月工夫溫養產個嬰兒比人強你
 今依我這樣做立到天宮朝玉皇孫不二聽了這話也不回言
 竟出門外將兩扇房門挪來倒扣了一心要踐前言對直來尋
 馬丹陽見廂房關着問家僕馬興說員外在茅菴丟了孫不
 二問此言即向茅菴走來且說馬丹陽正在茅菴陪着王重陽
 先生講道先生正說在人心要淡道心要真之處忽哈哈大笑
 對丹陽曰你快去有人尋你來了馬丹陽問先生之言恐是有
 客來到即辭了先生出得茅菴往前廳走正與孫不二劈頭一
 碰孫不二一手將他衣服拉着說你去看馬丹陽問曰去看甚
 麼孫不二曰你且莫問去一看自然明白馬丹陽只得隨他一

直來到內房門前孫不二將扣扯開時馬丹陽進去看來馬丹
 陽不知是何緣故只得走入內去四下一望床帳鋪設如舊箱
 篋仍如原樣除掉椅之外並無別物遂問孫不二曰你叫我進
 來看孫不二曰看你師傅馬丹陽曰師傅在茅菴與我講道
 那禮又有甚麼師傅孫不二不信親自進來掀帳揭破床底床
 後到處尋遍杳無踪影口中不住說是奇怪奇怪馬丹陽曰有
 何奇怪之有這是你道念不純着了魔也孫不二曰師兄說在
 那禪去了我生平無雜念一心好靜豈有着魔之理師傅兩次
 到我房內去形容宛然在日聲音宛然在耳言言歷歷可記豈
 是着魔馬丹陽曰先生說了些甚麼言語你可告訴我孫不二
 七真傳 卷上 第九回

遂將重陽先生兩次入房內說的那些言語對馬丹陽說了一
 遍馬丹陽呵呵大笑說孫道友是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回
 那迷了孫不二曰怎麼是我迷了馬丹陽曰學道之人要虛心
 下氣不恥下問方能得一步進一步高似一步積絲累寸
 積寸累尺積尺累丈以十成千以千成萬道之妙處不以數引
 故曰道妙無窮你今略得了一點玄王以為道止於此每日死
 死守着這間房子灰心枯坐不明陰陽之理不識造化之機
 也不去師傅跟前領教疑以男女之別遂起人我之見先生見
 你死守此法終不能了道想親身來指示你也是妨於嫌疑故
 此陽神出現分身化度先生願對我講一陰一陽之謂道離了

陰陽道不成這陰陽是陽火陰符之陰陽也非謂男婚女嫁治世之陰陽也這個是言如此妙理你悟那個是言這般玄機嘆汝不識獨陽不長者陽屬火火多必燥不能成丹孤陰不生者陰生水水多必溢不能成丹此孤陰獨陽者比譬水火不能濟也總而言之修道之人要水火既濟陰陽對連方可還丹說你肯了造化爐者明說你不明真陰真陽之理也曠夫怨女夢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之義也故明與你講學道之人不可無此陰陽此陰陽者乃還丹之妙用前學者真意也以真意會通陰陽如捉靈極飲良美矣真意屬土上黃色故喻之爲雙西家女金也金旺於西故曰西家東家郎木也木旺於東故曰東家

七真傳 卷上 第九回

第十回 講三乘演說全真道 損面容甘作醜陋人 既得真傳道可修 三乘妙法任君求 淵真當日課容面 換得金身萬古秋 話說孫不二聽了馬丹陽之言似當頭一棒打破迷網恍然大悟如夢中驚醒嘆曰若非師兄之言險些悟了大事我平日比師兄頓悟些怎麼學起道來就不如他馬丹陽曰非是你不及我只因你不夫領教故不如我也所以說聰明反被聰明悟許多聰明恰自身天下事只有學而知之者能幾人也孫不二謝曰謹遵師訓誨從今後當虛心領教馬丹陽大悅自回廂屋去了過了數日要到母舅家去祝壽將禮物辦齊與先生說明又邀孫不二同行孫不二推病不去馬丹陽只得命家僮携上禮物自已跨了黑驢望母舅家去了不表丹陽出外又說孫不二在內因馬丹陽說他不肯領教故此不明道妙他記在心中今見馬丹陽不在家中眾奴僕俱在前面頭要他乃獨自一人來到茅菴見先生盤膝打坐他便跪在面前告曰弟子孫不二心性愚昧不明至理心致兩番失候昨蒙師兄開示方知前言是道自悔不及望師原省重爲指點說罷一連磕了幾個頭王重陽先生言曰你且站立吾當與汝言夫道有三乘力量而行今吾講與汝聽看你能學那一乘孫不二即起來站在傍邊躬身聽教重陽先生曰學道之人要值先死於度外頗得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一個死字可為不死之人上乘者虛無之道也一系不掛一塵不染如日月當空萬里無雲只一點靈根能奪天地之造化可參陰陽之正理以法煉之可使有歸於無而又生有也能與天地同老日月同修此上品天仙之道也中乘者兼虔誠而齋戒奉聖真以禮拜誦天尊之聖號諷太上之利文一念純真萬慮俱清上格窮於萬靈洞鑿靈光不滅一點真性直達虛無位列仙班此中乘之道也夫下乘者積功累行廣行方便濟人利物多作些好事常檢點過夫真性自可不昧靈明原能顯著或隱或現與仙靈異此下乘之道也汝白量方願學那一乘吾當授汝真訣孫不二曰弟子要學上乘天仙之道重陽先生笑曰汝心却大志不堅孫不二曰心却不大而志甚堅此身可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聖 一三五

滅而志不可奪也重陽先生曰凡修道者要得山川靈氣故地利不可不擇焉今東都洛陽靈氣正盛應出一位真仙若到那個去處修煉一十二年可望成道汝能去乎孫不二曰弟子願去重陽先生將他看了一眼擺了一擺頭說去不得去不得孫不二曰弟子捨死忘生怎麼去不得重陽先生曰死要死得有盆若死得無益豈不白送了性命洛陽離此有千里之遙一路之上風流浪子不少輕薄兒郎甚多若見你這容貌如花似玉豈不動心小則狂言戲謔大則必致凌辱你乃貞烈之性豈肯受彼穢汚必拱一死以全名節本欲求長生而反喪生也我故

曰去不得孫不二問言沈吟半晌也不辭先生出了茅菴來到厨下將煮飯的人盡皆支開親自將火燒燃把一鍋清油傾入鍋內待油煎滾然後取一碗冷水在手把臉兒朝着鍋哩雙目緊閉硬起心腸把冷水傾入鍋內那滾油見了冷水暴起來濺得一臉都是油點油點着處皆盡成泡孫不二忍著痛苦來見先生曰弟子這個樣兒可以去得麼重陽先生一見拍掌笑曰妙哉妙哉世間也有這等大志向人也不狂我到山東走一場先生說罷即將陰陽妙理造化玄機煉陰成陽超凡入聖之工盡傳與孫不二傳道畢曰大道隱於不知不識這不知不識工夫又要帶幾分瘋顛方掩得過於人使人不知我有工夫不識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哭

我有修行等到大功成就之日方可現身說法汝待面上油泡痊愈速往洛陽也不必來辭我等你功圓果滿之時轉機會上再相見也先生說畢瞑目不語孫不二向著先生拜了幾拜出了茅菴只見僕婦婢女從外進來劈頭碰見駭得他們大眼一驚若不是原樣衣服險些認不出來當時齊來相問是何緣故孫不二說是我欲與重陽老先生造幾個油餅恐你們不潔淨故將爾等支開我親自動手候將冷水傾在滾油內一時躲避不及故此滿臉都盡成泡這是我一時災星不甚要緊你們不必驚慌各自去料理正事勿以我為念說罷竟歸內房將門掩閉默思先生所傳的工夫逐一做去口訣妙言從新演來過了

兩日丹陽歸來將進門眾僕婦便將孫不二被滾油盪壞面目對他說知馬丹陽不勝嘆息先到茅菴見過了先生然後到上房來會孫不二只見他滿臉是泡泡已潰爛黃水交流把一個如花似玉的面孔弄成一副鬼臉馬丹陽一見未免嗟嘆遂叫了一聲孫道友你然何不小心被油盪成這個樣兒苦了你也話未說完孫不二圓睜雙眼將馬丹陽望了一望大笑不止走上前一手將馬丹陽挪着說你是西王母的童兒麼他叫你來請我去赴蟠桃大會我今日便同你上天宮去快走快走說罷就走上棹子手扯靈柩要往上升之狀忽一跌跌將下來睡在地下呻吟不止馬丹陽忙將他扶起他却又哭又笑馬丹陽見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兜

他這般光景心中尋得有些悽慘復至茅菴來見先生曰我孫道友想神仙想瘋癲了如何是好重陽先生曰不瘋不顛誰做神仙馬丹陽再要問時先生已瞑目人靜並不理會馬丹陽見先生不揪採只得出了茅菴轉回廳前悶悶不樂這且不題又說孫不二一些瘋話把馬丹陽支開了落得清清靜靜正好用工做到性體圓明妙不可言心地朗然纔識辨道有許多好處甚是喜歡即取菱花鏡兒一照自己也著了一驚照見滿臉疤痕紅黑不一又兼月餘未曾梳洗亂髮蓬蓬就像一個披毛鬼分明是鳩盤荼活夜叉那廝像甚麻員外娘子孫不二照罷形容心中大喜自謂洛陽可以去也於是胡亂將衣衫扯破用些

七真因果傳

鍋煤向臉土抹了一把跑到堂前大笑三聲早驚動了那些使女了頭家人小子一齊到來將他圍住孫不二見他們攏來便往外走眾使女來攔孫不二即用口亂咬有一個貼心的了頭死死擱住孫不二衣服不放被孫不二掉轉頭來照他手上一口咬出血來那了頭將手一送早被他走脫了眾僕婦使女見他勢頭凶猛不敢來攔慌忙報與員外得知又說馬丹陽正在廂房內打坐忽聽外面喧嘩忙下座來往外觀看只見眾僕人來報道孫娘子瘋癲大發跑出外去了馬丹陽聞言猶恐有失急命僕人快快去趕自己隨後也來追趕且說孫不二一直走出庄來那看庄門的人也攔擋不住他庄前庄後的人一時認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辛

不出是孫娘子所以被他走脫孫不二知後面必有人來追趕見那邊村外堆有亂草他便闖入草內果見馬丹陽向着家人小子僕婦使女趕來往前去不多時忽又轉來仍由原路去了孫不二在草內看得明白見他們走遠了方纔出來望東南而行白日乞討鄉村夜晚宿在古廟總是荒涼僻靜無人之處大樹懸岩能遮雨之地若有人來問他他便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胡言亂語又哭又笑別人見他這個樣兒知他是個瘋癲之人也就不問他了所以一路之上平平安安見正人君子也問一問路不上兩月竟到洛陽不知果能成仙了道否且看下文

一葉扁舟遊大海

萬丈波濤不着蹤

三五—四五九

第十一回 降冰雹天公護法 施妙算真人指迷

洞淵沉淪已有年 愛河滾浪浪滔天

修行自可登高岸 何用中流另覓船

話說孫不二自離了馬家莊 一路之上假裝瘋顛行了數月來 到洛陽地城外有個破瓦窰他便在窰內棲身常往縣城乞食 裝成十分瘋顛惹得那些小兒跟倒一路瘋婆子長瘋婆子短 所以把他呼出了名久來人去這城鄉內外都曉得他是瘋顛 女人再無人來擾他因此得安心悟道合着重陽先生大道隱 於瘋顛之言也又說洛陽縣有兩個出名的痞子算得總不要 臉的東西不過是張三李四那些名色屢見孫不二在街上乞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一回

食雖然面貌醜陋却也明眸皓齒若非臉上有許多疤痕却也 人材不弱這兩個痞子看眼裡記在心裡那夜月白風清滿 天星斗二人從鄉間病騙良民轉來吃得醉醺醺路隔破瓦 窰不遠張三對李四說我們且去與那瘋婆子作一作樂李四 說去不得去不得我嘗聽人言若與瘋顛的女人做了事一輩 子霧到頭永不得長運氣張三說咱們是天神不收地神不要 的人管他甚麼長運氣不長運氣遂不聽李四之言竟往破瓦 窰走來李四也跟他一路二人往前面走去行不數步猛見頭 上一朵黑雲將近窰邊猛然一聲霹靂如山崩地裂一般從二 人頭上震來吓得張三李四渾身打戰那朵黑雲倏爾散慢天

地昏暗伸手不見掌狂風驟起吹得二人衣襟生寒一陣猛雨 落將下來在二人頭上如擂鼓一般打得二人頭昏腦疼李四 用手要顧腦腕那雨打在手背上如鐵彈子一般方知不是雨 原來落的是冰雹鄉裡人呼為雪彈子俗名命子這命子打得 二人走頭無路莫處躲藏李四不住說道活報應我原說不要 來你孽着走來且看如何張三聽見李四埋怨心中作惱怒一 脚踩在雪彈子上那雪彈子光溜溜的如何跌得穩一溜就是 一跌慌忙爬起來又跌虛一脚又是一跌跌就像有人推他一 般一連跌了幾跤跌得頭破眼腫肉爛血流只時暈天少時雲 開月現依然星斗滿天李四雖挨了些冷子却不會跌跌倒無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一回

大損只有張三被這幾跌跌得頭悶眼花只是吐舌搖頭說了 不得了不得這瘋婆子犯不得李四說你纔曉得犯不得看你 二回再來不來張三說那個背時例灶的再來二人邊說邊走 各自回家李四把這段事情對那些流辰痞子說知一人傳十 十人傳百因此那些不學好的人與及乞丐等再不敢到破瓦 窰來孫不二在洛陽一十二年修行悟道永無歹人相犯皆賴 李四之功也後人看書到此有詩嘆曰 真人在此悟玄工 豈叫狂徒來逞雄 冰雹降時遭毒打 方知護法有天公 去下孫不二又說王重陽且說重陽先生在馬員外家內不覺

年餘外面有幾間村老閑談說馬員外不會享福白白將一分家財捨與別人把一個員外娘子惹瘋子不知走往何處去了內有一個五十餘歲的人名叫假安仁說道我昨日到他庄禱去會馬員外門外無人看守我對直進去並不見一個婦女盡是些男子我問員外在那裡他們對我說在後面茅菴內聽重陽先生講道我便往後走見修葺許多茅蓬馬員外同上重陽在當中一研茅蓬打坐馬員外看見我即出來陪我到前廳敘話我問他孫娘子的下落馬員外說他有他的道我有我的妙我又問怎不見了頭使女員外說男使之婚女使之嫁各立家室亦無欠掛我又問修造些茅蓬做隊員外說召集修行人悟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一回

聖

道養真性我又問重陽先生怎不見出來員外說他最愛清靜不與俗人交我問畢與員外把事交代了出來遇着馬興我又問馬興你們這庄子先時多熱鬧如今爲信這般冷淡好像寺院一般馬興說你不知道我家來的這位重陽先生是個活神仙他不喜歡熱鬧愛的是清靜自孫娘子走後他將庄禱了頭使女僕婦人等盡行遣去只留下我們幾個老好在此看守故這般冷淡我又問馬興怎見得重陽先生是位活神仙馬興答我曰凡家中的事與其外前的事莫得人對他講他都曉得這不爲奇還有未來之事與其某日晴某日雨他無不知豈不是活神仙麼假安仁將馬家庄的話說完眾村老之內有一個姓

七真因果傳

活的老漢曰依你這樣講他能夠知過去未來之事我們這乾了許久未曾下過雨何不同去問他幾時有雨眾村老齊曰好好即同潘老來至馬家庄先見馬員外說明來意馬丹陽便引眾老同到茅菴問重陽先生幾時有雨先生曰你們村東頭土地廟牆壁上註得有兩期你們去一看便知眾村老聽了這話即出庄來回往本村向東頭走來到了土地廟跟前果見粉壁上寫着幾行字潘老即念與眾人聽曰人王面前一對瓜一豎珍珠照王家二十三天大雨和尚口裡吐泥巴後面幾個小字寫着四字破潘老看罷笑曰這是那些學生陸子在此寫的一首字謎有甚麼兩期眾村老曰是個味字謎你猜得着否潘

七真傳

卷上 第十回

話

老曰我寫這字謎怎麼猜不着眾村老曰你既猜得着快猜來我們一聽潘老曰人王下加兩點是個金字玉字傍加一點是個玉字二十三下雨關攏來是滿字和尚去其和字而留尚字泥巴土也附字如在土上豈不是個堂字明明是金玉滿堂四字那有兩期假安仁走上前用手指着二十三天下大雨之句曰這明明是兩期你們偏說莫有難然是幾句啞謎却有機緣在內今日十九隔二十三日有四天者二十三日有兩無雨便知他靈也不靈眾村老齊曰假哥言之有理於是各回家去到了二十三日黑雲滿天大雨如注從早至午雨方止眾村人始信重陽先生之神也又有此村一人失牛過尋不着來問先生重

三五 一四六一

陽先生曰牛在南村大樹之上鴉雀窩內那失牛的人聽了這

話忍不住笑說若大的牛那一點點鴉雀窩如何裝得下重陽

先生曰你去白可得牛不必多言那人只得出了茅菴來在南

村果見大樹甚高，有雀窩細裡人原會爬樹即爬上樹去探

取雀巢原是一個玉窩用手扯了一吓那枯枝墜來打在臉上

畧一低頭看見村裡破屋之內拴着一條牛過細一看正是所

失之牛這牛臥在破屋裡外面堆柴草四圍遮掩若非從高望

下在也看不見其人忙下樹來心中明白這村裡原有一位梁

上君子慣做此事若非先生指示他到晚間便把牛牽到這方

賣與別人再尋不出其人到破屋裡各自去把牛牽回此話不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一回

蓋

題那日西村裡又有幾個人來問事內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娃

子說他哥哥出門數日不知幾時回家因此來問老先生重陽

先生曰回去問你媽的手那娃子聞言笑個不了少時回得家

來見他媽手內拿着一封書信說你哥哥在萊州做生意帶得

有書信回來帶信人將總走了你可折書念與我聽那娃子折

書念曰不肖男書奉慈母自父去世蒙母教育成人今體父志

出外貿易願還願遂日前賤米收齊不得速歸以慰母心待秋

涼之時九月半間歸家侍奉甘旨那娃子未嘗有完拍手大笑

說好靈驗好靈驗他媽正要問他只見門前來了五六個人不知何人且看下文

不因漁父引

怎得見波濤

第十二回 指至功中明妙理 學真道喜逢明師

恩愛牽纏解不開 一朝身去不相借

於今撒手無沾滯 直上瑤池白玉階

話說西村那娃子正要將重陽先生問手之言對他媽講說忽

見門外來了五六個人問馬家庄那條路去娃子說你們問馬

家庄家裏去會活神仙麼那些人答曰正是正是娃子聽說他

們幾個要會活神仙便高興不了對他說不遠不遠我引你們

去說罷即往前走眾人隨着他離了西村不一時來到馬家庄

合該有緣正遇着馬員外坐在廳前見他們進來即起身迎入

廳內坐下便問眾位到敝庄何事他們幾人說是我等是來求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二回

雲

道的馬丹陽聞言即引他們到茅菴參見先生內有一人姓譚

名處端號長真子昔年身染沉痾王重陽初到山東之時曾授

與却病之工將病却好一心悟道遍訪先生杳無下落今聽人

言馬家庄出了一位活神仙名叫王重陽方知先生在此又約

了一個好道的人姓郝名大通號太古是木府文登縣人其餘

幾人也是學好之人不必表他名姓當下譚長真又謝先生昔

年却病之恩始言今日來學道之意重陽先生曰法門大大開

去的去來的來去者不招來者不拒即命馬丹陽送他們到茅

菴第二號去哇扎過了幾日又來了兩個修行人一人姓劉名

處玄號長生子一人姓王名處一號玉陽子俱係山東人氏馬

丹陽發見問明來意也是來求道的引他二人到茅菴參拜先生重陽先生命馬丹陽送在茅菴第三號棧止於是東來一個西來一個不上月餘來了數十人重陽先生時馬丹陽與他們議定執事各官一宗俱有條規不得擅越諸事俾愛重陽先生與他們講論坐工眾弟子分兩班序立躬身聽講

重陽先生曰人生以氣為本以心為根以性為幕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腎是內腎膈下三寸三分是也正串着一脈以通夫息之浮沉息總百脈一呼則百脈皆開一吸則百脈皆閉天地造化流行亦不外乎呼吸二字人呼吸在心腎之間則血氣自順元氣自固七情不肆百病不治而自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二回 壬

消也打坐之法每子午卯酉時於靜室內厚鋪下褥於褥上盤膝而坐微目視膈以棉花塞耳心絕念慮以意隨呼吸一往一來上不隨呼吸之間勿遲勿速任其自然坐一炷香久覺得口鼻之氣不粗漸漸柔細又一炷香久覺得口鼻之氣似有若無然後緩緩伸脚開目去耳塞下座行數步又倒身偃卧片時起來盥粥湯半碗不可作勞切勿惱怒以損工夫而傷真氣也

打坐工夫不在多 全憑煉氣與降魔
且將障礙一齊去 勿使心頭有網羅
障礙不消煩惱聚 網羅不解意婆娑

分明至理相傳後 切勿因循自坎疔

七真因果傳

重陽先生講論坐工訖下座發息眾弟子亦各歸寮去下不敘又表這山東登州府棲霞縣蓋村有一人姓邱名處機字啟發弟兄三人兄長啟明次兄啟興父母早喪這邱啟發家兄嫂看顧得以成人讀過幾年書也能詩詞歌賦但無心於功名一味好靜常獨坐終日不與人言談似乎其中有所得意處而人莫知其所以然兒嫂屢勸他讀書求功名他便答以讀書原為窮理豈希圖功名又欲與之議婚他又堅辭不肯曰男子未立豈可以婚姻絆縲兒嫂聽他言語不凡也不敢苦勸他自便邱啟發嘗謂人曰人生在世若不尋個出頭路終日爭名奪利貪妻戀子無常一到萬事皆空人以爲世事皆真於我視之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二回 壬

如浮雲朝露夢幻泡影一日聞聽人言靈海縣馬家庄有一位王重陽先生廣有道德是個大修行人我們這樣霞縣也有幾人在那神學道邱啟發生平愛的是道聞聽此言也要去學道本得與兒嫂說明又怕兒嫂不許他去只得暗地收拾一點盤費帶了幾件隨身換洗的衣服悄悄離了家庭望靈海縣而來不一日到了馬家庄那日正遇馬丹陽當值問明來歷簿上註了姓名諱劉王加等齊來探問俱皆歡喜說道如此青年便能發心學道誠罕聞也說罷即引他到茅菴拜見重陽先生馬丹陽遂將他來學道之意對先生說知重陽先生把他瞧了一眼擺一擺頭說此人心思太多過於伶俐早了些各自回

三五 四六三

去罷休得自快耶啟發說而曰小子一心學道並無二意還望先生收錄馬丹陽也替他哀求先生只是不允說非是我不收他此去苦恨甚重怕他後來受不過磨難必生退悔之心不如不收他為妙耶啟發再欲哀告重陽先生竟出茅港觀花去了馬丹陽等無奈何只得將邱啟發引到前廳住下使他打掃

邱堂前神也與他傳了些打坐功夫一日啟發對馬丹陽曰老先生既不肯收錄於我我今何不就拜你為師馬丹陽曰不可求人須求大人拜師要拜明師我不過略曉得一點初工致於大道我亦未聞你且安心住下我與你慢慢磨旋邱啟發聞言甚喜早晚二時懺懺一切若有支使聲叫聲應住了幾日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二回

把眾人都混熟了個個都喜歡他一日跟隨眾師兄到茅菴只見重陽先生坐在當中眾弟子兩傍站立恭聽講說

重陽先生曰吾自到此來血心度世苦口化人意欲使人人同歸覺路在在共出迷津夫余異人也生能好道少而痴蠢長而怪異狀而通神世之奇吾者皆以吾為異也夫吾豈真異哉不過蠢耳庸耳愚耳已矣吾何愚不食不茹不想不妄蠢也不知計慮不明巧拙愚也不言怪異不落塵俗甯也世人說我蠢笑我愚實我庸吾轉庸世人之至蠢至愚至庸而不知振拔吾即以至蠢至愚至庸之道以醒悟世人汝等不能知心即不知道故修道者必自煉心始然煉於未發猶其煉於既發如游心放

心諸雜念心皆既發之心也而欲使之寂然不動殆必守其心定其心收其心大守心是守其未動時定心是定其必動時收心是收其已動時收之不易生要隨起隨收收之愈疾守之愈堅守之愈堅定之愈永此乃我道門修心之妙要使此心空無一物益心者即先天一氣之真陽結成故心屬火非純陽無陰也陽中自有真陰故心形上有三數道下有個月載光可見陽非陰不長陰非陽不生真陰從真陽故以心名所以動一章妄念心內就短少一分真氣一事入心便添一種魔障故心一起即不以心名是名曰念念字之形人有二心也人有二心不能專一故百事無成至於道更難也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二回

重陽先生說心為一身之主有一無二若起二心是謂之念也此念一萌便生出許多虛妄之事而心也不能作二致使此身陷於沉溺嗟乎難以拔度也正講之間只見邱啟發在人叢中聽得高興連聲稱妙先生將他恨了一眼遂不再講眾門人出來盡埋怨他不該張聲以致先生停講邱啟發裝不聽見他門人胡怨恨一陣暗思先生煉心之言即煉道之訣也煉道者若

不先將心煉好縱有妙道亦煉不成於是每日檢點其心看有差失無差失有過錯無過錯一日見眾師兄不在前廳必是在後面聽先生講道他也跑去聽講不知講些甚麼且聽下文

天下原來無難事 只怕世上有心人

第十三回 散壇場學人歸家去 換道裝師徒往南來

嗟嘆凡夫不悟空迷 花戀酒逞英雄春宵痛永歡娛促歲月長
時死限攻弄巧常如 貓捕鼠光陰恰似箭離弓不知使得精神
盡願把此身葬土中

話說邱啟發見師兄 道友不在前廳必然在後面聽先生講道
他即往茅菴走來果 見先生在座上說法眾門人序立兩邊他
也不進內去就在門 外洗耳靜聽只聽先生講曰

修行念頭細中有細 有一念之私即有一毫渣滓在心有一念
之欲心中即有一大 魔障蓋私欲一起即失先天必去私欲方
可存先天即一氣也先天者一 氣也私欲起則火動火動則氣散氣一散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三回 空 81

何有先天又何以審 火候私重則氣微又何以復靈機欲甚則
氣枯又何以得奧妙 其機如此私念當除不當除欲念當除不
當除妄念當除不當 除有思念者聽吾言必戒有欲念者必戒
有妄念者必戒總要 將心養得寂然不動然後念頭可滅念滅
則私盡私盡則欲淨 欲淨則陽純陽純而陰消也真仙大佛無
不從中得來皆於念 頭處下手不可視為具談

重陽先生正講到精 微之處邱啟發聽忘了形無意之間說了一
一聲好重陽先生向 眾弟子說門內說法門外人聽試問多人
誰是知音先生說罷 馬丹陽往外一看見是邱啟發即叫他進
來先生一見怒向馬 丹陽曰我曾分付你打發他回去然何仍

七真因果傳

在此處話未說完只 見劉長生郝太古王玉陽等長真一齊上

前告曰邱啟發既來 拜師求道望先生憫念將他收在門下早
晚領受教誨重陽先 生曰且是我不能留他怕他心不真切偶

一受磨難便生退悔之 心那時道也修不成反招罪愆不如不
收他為妙劉長生等 又苦苦哀求邱啟發跪在地下不起來重

陽先生曰爾等既再 三苦引難道我全不有情你們這般有照
他我即將他收 與他取箇道號叫做長春邱啟發即起來

席九叩拜過了先生 又與眾人作禮先生下座各歸原處又過
了月餘先生分付馬 丹陽邀齊眾道友到內廳講這回說法必

須於菴外設壇馬丹 陽領了先生之言即去辦爨少時大眾齊
集衣冠楚楚觀觀堂 堂同到菴前請先生上座說法重陽先生

出了茅菴上得座來 正容端坐良久言曰我教以靜為主這靜
字上可參贊化育下 可以包羅萬象我將這靜字為汝等直說

說不但修行悟道可 用即齊家治國亦不可少也
靜之一字妙理無窮 但言靜者多而靜靜者少故欲靜而不能

靜矣是未尋着靜之 根源靜之根源先要看空世界靜之門即
從不靜處當下斬 絕工夫靜之終當於常靜時宜用防備妙法

念頭一起隨即消滅 滅而復生不使之生生而即滅使其永滅
靜之極不靜自靜何 嘗言靜何嘗言不靜止於至善者莫過於

靜靜之於斯泰山崩 前而不驚也非故不驚也崩前而若未崩

前也夫女當前而不動非故不動當前而若未當前也不於動
 作行爲待人接物其鎮靜之功自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父母
 見之頑者慈也兒弟見之與者和也妻子見之悍者嚴也朋友
 見之偽者誠也俗者見之粗者細也上人見之肆者歛也以此
 思君思是性分以此愛民愛是真民之愛非姑息之愛有行不
 行之道不伸之志哉斯言非奇也而奇不可言不特靜中靜而
 動中亦靜動靜俱靜道可自成佛言明心見性非靜不能出與
 見也儒言窮理盡性非靜不能窮與盡也道言修真養性非靜
 不能修與養也靜者三教之命脉不特此也試看一日非夜之
 靜無以爲晝之動之本四時非冬之靜無以爲春之動之本是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三回

道本於靜自然之理也道本自然舍靜從何入門
 重陽先生說這靜字是三教不離的工夫士農工商王侯將相
 都要由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父母能靜而子
 自孝君上能靜而臣自忠弟兄能靜而和睦朋友能靜而信實
 夫婦能靜而順從把這靜字說與眾人聽明知這數十人之
 內止有邱劉王譚馬郝六人纔肯專心悟道其餘那些人俱是
 始勤終怠有起頭無煞尾算不得正經修行之人後來難免爭
 名奪利之行故將這鎮靜之工說與他們一聽使他們得這工
 夫消一消乖戾習一習涵養雖不能超凡入聖亦可以修身齊
 家不失爲好人也不枉到此投拜一場閒話休講且說邱長春

問聽先生把這靜字說得自自然然透徹徹有許多好處不
 禁心頭發散起來手舞脚蹈那被先生看着怒指長春而言曰
 你這人聞道不進知理不悟徒以聰明顯露伶俐施逞不能隱
 忍潛藏只知使巧弄乖非道器也我幾次說法被汝越規犯矩
 我今當遣邊汝於東南免得你常來擾我遂對馬丹陽曰我明
 日要往江南訪道隨行只要劉長生譚長真郝太古王玉陽四
 人同去汝可照理家園其餘諸人在他們或行或止聽其自便
 我此去多則一年少則半載纔得歸也先生這話分付出來就
 惹動了眾門人思家之心有的要回去看望父母有的要回去
 顧盼兒女連夜收拾包袱行李只得天開亮眼都來與馬丹陽
 七真傳 卷上 第十三回

告辭更話轉覆先生馬丹陽少不得送他們出庄去了齊拱手
 一別馬丹陽轉回茅庵重陽先生分付馬丹陽取出五件衲衣
 五個蒲團道相棕笠芒鞋草履岩瓢便籠一切等物重陽先生
 與劉郝王譚俱換了道裝道家打扮趁天色未曾大明悄悄
 出了馬家庄馬丹陽送出庄外回身轉來只見邱長春作揖告
 辭馬丹陽問他往邱長春曰我要去踐履師傅馬丹陽曰師
 傅見不得你因此纔走你今趕去必要受氣邱長春曰師傅豈
 當真見不得我不過願我學好我若不去豈不辜負師傅一片
 好心說罷就走馬丹陽叫曰轉來我有話與你說且看
 諸人思家各自去 長春慈願將來

新刊七真因果傳卷下

第十四回 試凡心屢施叱責 順師意常兼飯依

去惡猶如解亂絲 寧心自有解開時

若教錯用些兒力 萬劫千生莫了期



話說馬丹陽叫邱長春轉來言曰先生與眾師兄皆改換道裝方可遠遊你這個樣兒仍是俗家打扮如何去得我有衲衣道帽你可穿戴起來便可去也邱長春聞言大喜即時穿上衲衣戴了道帽又將馬丹陽的蒲團便籬岩瓢一齊拿上來趕先生走了一會遇見譚郝等隨着先生緩步而行長春見鄉間有人喫早飯他暗想我們都走得早未曾用飯不如我去化些齋飯

七真傳

卷下第十四回

七〇〇

供養師傅從未化過緣又不知怎樣化法管他老着臉站在人家門口將岩瓢拿在手中却怪黃犬一吠就有人出來一望轉身進去滿滿的撥了一碗粟米飯來傾在他岩瓢內長春歡天喜地又化了兩家瓢已裝滿雙手捧着來趕先生且說重陽先生走了多時到一大樹下緩息劉郝等可曾帶得有盤費麼劉長生答曰因先生走得太急我等一時忙迫未曾向馬師兄前得盤纏先生曰既未曾帶盤費各自化飯喫去罷我在此等候四人聞言各拿岩瓢化齋去了重陽先生獨坐樹下忽見邱長春捧一瓢飯來供養先生重陽先生怒曰誰教你來擾我我受不起你這供養長春再三啟請先生全然不理少時劉郝等

各化得有些齋飯來請先生用先生將劉長生所化之齋喫了一些便不用了他們俱已食訖同齊起身行了十餘里天色將晚見路傍有座冷廟即進廟去打掃潔淨鋪下蒲團打坐一夜次日師徒六人又往前行邱長春在後面沿路化齋過着一家善人叫他喫飯長春曰我有師父在前面他老人家未喫我焉敢受用那家善人說這也無妨你且去喫我與你另收拾些潔淨齋飯掣你岩瓢裝着端去供養他也不為遲長春見他說得有理便上席去飽餐一頓然後下來與善人道謝果見岩瓢滿盛齋飯雙手捧着往前趕來見先生相隔不遠只叫師傅慢走弟子送飯來了重陽先生裝不聽見只顧前行長春放大步走

七真傳

卷下第十四回

二〇〇

來趕上先生將飯食奉上先生將飯看了一眼說此方一家之食我無功可受豈不聞一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乎長春聞先生之言默默無語轉眼之間先生往前去了心想把飯還那善人一去一來路途想喫了肚腹又飽無奈何撥着岩瓢隨後而來端得兩手酸麻周身汗流方見眾師兄同先生坐在前面石上用齋幸喜他們所化飯食甚少他即將這一瓢飯與他們俸上一家吃上一點纔把這飯喫完是夜又宿古廟長春心中暗想我師傅是陝西人不喜飯食愛喫麪我明日去化幾饅來供養於他是夜主意打定了次日果然化得幾個白麵蒸饅來敬先生重陽先生怒曰我原說不喫的你苦苦擾作我

却是將屍骸奪過地下一并險些把屍骸拌被那
 幾箇菩薩滾在坎下邱長春忙將屍骸拾起大日金布把屍骸撿入瓢內
 看先生時已走遠了他即隨後趕去看官你道重陽先生爲何
 這般凌辱長春因他是年幼學道不比劉郝王譚是化了氣質
 的人若不深加琢磨焉能使其成器正所謂磨他總性誰知長
 春根基深厚屢受叱責並無一點怨恨之心聞言少敘又說王
 重陽先生師徒幾人走了兩月有餘到了江南所管一箇大鎮
 市這鎮市後面有座廟子叫做佑聖觀他們師徒六人就在廟
 內棲止廟內並無僧道止有一箇看香火的老漢這老漢到也
 通方就留他們住下過了兩日先生想喫肉他們各化得有錢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四回

三 〇〇三

鈔即去割了兩筋肉先生見肉又說我此時不想喫長春聞言
 將肉掛在壁上即同劉郝等下鄉化齋不覺一連住了幾天那
 日重陽先生見他們出門抄化去了遂將肉取下送與廟老漢
 去另遣白鶴仙子在海外蓬萊島上聊來一塊肉芝先生接在
 手中吹了一口氣即化爲猪肉仍掛在壁上少時他們幾人歸
 來先生分時將肉與長春即於壁上將肉取下一段與風
 令人不堪忙告先生曰此肉腐臭不可食矣弟子身傍尚有錢
 鈔另與師傅去辦重陽先生怒曰你們這幾個逆孽徒把十方
 上的錢財化來如此作賤既買得有肉爲何不早烹煮大齊同
 享只待腐臭令人難餐我今也不重責你們你們只把這肉生

喫了便罷先生這話說出來嚇得劉長春那太古王玉陽譚長
 眞四人當時臉上失色邱長春心中暗想我那幾位師兄俱是
 斯文之人如何能喫這生肉實與不如我將這肉喫了他就把我喫
 死臭死我也無怨恨主意已定便將肉掣到口邊其實臭得難
 間硬一硬心一口咬去咬脫一大塊喫在口內不似肉的味道
 好像蘿蔔一般略帶甜味並無腥臭之氣一連幾日將肉喫
 完覺得精神倍加只因邱長春後來有數十回大饑之厄先生
 恐他忍餓成癆故化肉芝與他喫了永不生病後來得成金仙
 皆賴此肉芝之力也此話不言又表劉郝等見長春把肉喫了
 大齊方纔放心是時天道寒冷他們在鄉間化得有幾捆柴草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四回

四 〇〇三

是夜雨雪十分嚴寒他們取了一些柴草來燒火拷重陽先生
 一見心中作惱走來將那幾捆柴草一齊拋入火內霎時燒着
 烈燄騰騰火星亂飛重陽先生挈着便鎗將柴草按了幾下火
 燄頓滅濃烟亂冒熏得他們走頭無路廟子又窄小風又往內
 吹邱劉等被熏不過只得出山門外避一避烟一個個揉眉擦
 眼都說好烟人好烟人先生見他們出去即將山門閉了把蒲
 團移於門下抵門而坐他們在外站了一會到不烟了却又寒
 冷起來轉過身推門那裡推得動又不敢叫都在廊簷下坐
 着忽一陣雪風吹來冷得他們幾個戰戰慄慄劉長生說先生
 傳得有火工我們大齊何不做一做以消嚴寒邱長春與眾道

友做起工夫來閉息聚氣搬運起來做了一會不惟不冷反覺熱起來少時天色明亮見山門已開大齊入內只見先生坐在蒲團上怒而不息向他們言曰汝等畏熱懼冷貪生怕死棄真求假貪燒假火而不肯選真火苟圖安然而不深用工夫這般懶散如何修得成道若不重重杖責畢竟始勤終怠說罷即命王玉陽把戒尺拿來每人責打二十以戒下次劉郝等聞言而如土色不敢回言邱長春跪在先生面言說道這是弟子一人之錯與眾師兄何干我情願受責望師傳却他們先生曰聽汝這樣說來敢是願替他們挨打麼邱長春答曰正是重陽先生口既是你願替他們受責每人二十總數算來該打一百劉七真傳

卷下 第十四回

五

郝等齊來求饒先生嘆曰汝等互相告免吾焉有不釋之理但下次不可如此恐自誤前程也說罷即將戒尺丟在地下又對劉長生日我一時興起執意南遊至此興盡仍欲北還即刻起程勿容擬議說罷便往外走邱劉等慌忙收捲蒲團拿着便籠與那看香火的老漢告辭已畢隨後來趕先生仍由舊路轉回山真不日到臨海縣來在馬家庄邱長春先去報與馬丹陽得知丹陽慌忙出來迎接先生入內仍在後面茅菴往下一向無事不必細言過了月餘那些門人聞聽先生歸來一箇箇又來學道依然鬧熱起來先生想出一箇妙法要遣散他們

不將假意遣開去

焉得真心悟道來

七真因果傳

第十五回 丹陽先生歸隱 送靈觀門人服勞

風輪動感原正真 本性圓明見法身

解得拈花微笑意 從來無處著纖塵

話說重陽先生見那些學道之人依然聚集察其中並無真心向道之人不過徒沽虛名指道為由欲人知他在修行悟道其實並無一點道念若不使他散去久必以假亂真使法門不得清靜矣想出一個妙法來點了一點頭忽然大叫幾聲不好不好驚得那些人齊來相問先生曰我不該出門在路上受了那暑濕之氣使我心頭結鬱身上起泡解衣與眾人看果然心頭腫起渾身是泡慌得馬丹陽與邱劉等忙去求醫尋藥一連請了幾個名醫用過妙藥數劑總不驗效又過兩日泡皆潰爛膿水交流臭氣難聞那些學道修行之人背地私議說重陽先生定然無道自身難保焉能度人病都却不了焉得成神仙我們各自回去罷免得就候大事於是陰走一個陽走一個不上兩日走得乾乾淨淨止丟下邱劉譚馬郝王六人日夜服伺先生自眾人走完遂叫他們六人近前分付曰我明日午時必死但我自到此來把馬銜一項銀錢被我周濟貧苦又幫湊別人埋葬嫁娶以及遣嫁使女了鬻成家人小子一切奩奩聘禮化費銀錢若干又供養這些來學道的人一兩年故此將銀錢盡行用完如今庫藏一空我死之後若辦喪事必要當用賣地但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五回

六

三五 四六九

依我分付不許化費銀錢我若死時也不須悲哀啼哭休得祭奠開孝只要幾塊薄板裝着吳皮囊使邱劉王譚郝五人輪流抬回陝西禮縣終南之下繩索斷處是吾葬身之所不得有悞若背我言我必不安邱劉等聞先生之言唏噓欲泣重陽先生曰勿作此見女子之態也先生雖如此分付邱劉諸人未免含愁生悲自不必題到了次日午時先生衣冠齊整端坐蒲團之上喚邱劉譚馬郝王六人近前請曰

性命雙修之法要內外俱有缺外功則德行不全缺內功則本源不清夫外功者平生居心須使無虧一言必謹言有功也一行必慎行有功也一事必苟一介必嚴莫非功之所積功之所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五回

七

八

推夫內功者何惺惺勿致於昏昧防意如防城之險空空不着一物守心更比守身之嚴時而天人介於幾希天人即交戰之會也吾將內功重而言之蓋內功不可以色見不可以相求不可以僥倖不可以苟安掃去一毫之色相即有一毫之陽生掃去無端之色相即有無端之陽生將色相掃盡不留些子芥蒂則純陽之體也有等修道者非不信心堅固而契在速成功夫未到便思證果又有習者道者非不加重盤旋而契在安閒日日淹淹欲睡時時悶悶不樂精神不振艱於行持不肯用工豈不知一長一技用盡無限心思方得隨心應手半絲半縷費盡了許多氣力方稱心而足意豈學神仙者不下苦工乎

重陽先生說畢又取一書名曰輜光集乃先生親手所著內有晦跡之道隱逸之妙付與馬丹陽曰汝等六人當於其中探討至理知之非難行之為難必勉力行之方無負我心汝孫道友道果將熱不必掛念止有邱長春功行尚少汝當指示一二劉長生色相未能盡空另有一番波濤郝太古東遊西返所見之處即了道之地譚長真遇顧而通玄王玉陽逢姚以入妙邱長春石番溪邊苦根盡龍飛門上大丹成重陽先生說罷一笑而逝邱劉等謹遵先生遺訓不敢聲張依法入殮用繩索將棺捆定尋了一根杠子兩個橫担到了次日辰早邱王譚郝四人抬起靈柩便行劉長生稍着行李隨後走來馬丹陽送了二十餘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五回

八

九

里臨別之時在身傍取出一包散碎銀約有四五十兩交與劉長生日家中銀錢被先生做好事用盡一時備辦不出止有這點散碎銀以作盤費路上簡省一二可也得够葬師之後急速轉來咱們師兄弟道友同在一處修行劉長生將銀接過遂與丹陽分離行不數里見有許多人拿着寸香片紙攔路祭奠劉長生近前一看都是先生門下學過道的那些假修行劉長生遂一稱謝誰知重陽先生在生之時生平見不得假修行人今日仙逝真靈不昧見了他們猶然犯惡從棺木內放出一股臭氣臭穢人人掩鼻個個發嘔站立不柱胡亂磕了幾個頭一齊走了那臭氣也息邱長春與郝太古等抬着靈柩仍往西行走不

上十餘里有人攔路送飯邱劉等以為與先生往年有交誼之人今聞先生歸天特送頓把飯來盡個人情不足為怪忙放下靈柩便來吹飯吹罷道了一個謝字拾上又走行不多時見路傍有座古廟便拾不動了即將靈柩落坪在廟歇宿次日天明又拾到了早飯時候又有人攔路送飯午飯時候也是一般天晚即有冷廟棲止如此走了月餘要離陝西邊界邱長春暗想這事可不可怪天地間那有這般湊巧的事近處以為是先生相識之人盡一盡情未可料得如今走了許多遠還有人攔路送飯其事真乃奇異我不免悄悄問個緣故心也正在默想時當晌午忽有人送飯來請他們喚劉郝王譚與那人道謝畢即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五回 九

取碗筷用飯邱長春把送飯之人扯在一邊問曰你怎知我們到此送這飯來與我們喚又是何原故那送飯之人說從早有一位穿黃衣的老道長在我們村裡來募化說他有五個徒弟從山東送靈柩過此要擾主家一餐我那主人最是好善聽了此言故使我送飯至此長春聽罷記在心頭到次日早飯時節推說肚皮疼痛要往前村討碗滾湯喝求劉長生幫抬一肩長生應允便將行李交與他接過杠子抬着邱長春指起行李放開大步往前走有數里果見一位穿黃道袍的老人像是先生模樣往前村裡去邱長春趕緊幾步跑到跟前一手挪道袍跪將下去口叫師傅慢走弟子在此侍候重陽先生掉轉身來

七真因果傳

怒容滿面責長春曰你這造業徒不知天地盈虛消息晦跡之道一味施逞乘巧漏洩仙機以此推來日後又要多用三年煉魔之工是自取其咎也言畢化清風而去長春正在悔悟又見靈柩隴了化去接過杠子抬上仍將行李交與長生自此以後承無人送飯若不是馬丹陽所送銀兩做盤費難免受餓又走了半月始到長安由樛縣而傍終南忽然繩索齊斷靈柩墜地長春用目一觀見前面村外站立一位老翁即走去施了一禮未及開言那老翁反問曰你們可是從出東抬靈柩回來麼邱長春答曰正是老伯何以得知老翁曰我昨夜夢見王孝廉說他已死徒弟五人抬靈柩便山東到此要求我捨一穴之地埋葬其身我想昔日隨他同在省城科舉咱二人甚是知交遂隨目應允我又問他幾時埋葬他言今日午時我醒來方知是夢半信半疑出來看望幾遍纔見你們抬着靈柩正落在愚老地上長春亦將先生繩索斷處即是葬地之言對老人說了一遍老翁甚喜即入內去喚了幾個庄漢出來各帶鐵錫提箕等物來在靈柩跟前將棺移過即於其處打井安葬傾刻累成大墳邱劉等叩謝了老人又與眾庄漢道勞那老翁又請他們師兄道友到村內款待了一頓齋飯然後邱劉等與老翁告辭又問明大魏村路徑大齊打一個拱手而去不知此去如何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五回 十

送師西歸大事畢 訪道東行真道成

三五十四七一

第十六回 大魏村三老談往事 待安確一言指迷途

萬轉身如不動舟 風翻浪湧便難收
臨流執定篙和舵 一路輕帆到岸頭

話說邱長春同眾師兄到了咸陽大魏村見屋宇破壞村落荒涼有三位老人坐在一個廟子門口長春上前深施一禮便問王孝廉的居宅內有一位鬚髮皎然的老人便說你問王孝廉的居址敢莫有啄瓜葛邱長春日他是我們的師傅在山東傳道羽化昇仙我們幾人送他靈柩歸來昨在南山之下討地安葬今者欲回山東故到此問一問他家人口可以平安否老人聞言嘆了一口氣說你師傅是我宗兄我排行第三人呼我為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六回

十一

王三老自我宗兄離家之後周氏嫂子憂慮成疾因病身亡他兒子秋郎跟着岳父去了一年半載回來一遭他家現時無人長春又問這村子如何恁般敗壞王三老又嘆了一口氣說道自從我宗兄走後村內莫當事的人他們都是各顧各有事來了無人出頭料理任隨別人搞括故此越稱越爛越好越窮竟將這村子敗壞後來聽說孝廉成了仙都說他把風脈拔去輕輕將這罪過移在他身上長春又問怎知他成了仙王三老指着廟子道這是南北幾村與他修的廟你們進去 看便知長春同眾師兄進得廟來果見上面塑着師神像儼然如生齊上前禮拜見匾額上寫着挺平人豪四子左右對聯題目頌道

德於咸陽噴酒滅火垂慈光於故里施行驅瘟並劉等看畢不知其故便問三老怎樣驅瘟滅火三老曰那年我們這一方疫流行傳染甚重人人驚恐忽有一位黃衣道長誦書靈符遍施鄉村並不取分文得此靈符貼於門上瘟疫頓息又聞人言咸陽市上起火燒着民房撲之不滅見一位道長也是身穿黃衣從酒店內出來手中擎着半杯酒喝了一口向火噴去其火自滅市人感他救火之功都來問他名號他言三橫一直是姓三士張口為名說罷飄然而去轉眼不見過後有人識破這兩句話語三橫一直王也三士有口喜也說他定是王喜這話傳到我們村裡方知他成了神仙我們有個族嫂人呼為王媽媽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六回

十一

者臨終之時也說孝廉叔子身穿黃衣來接我去故此南北幾村感他護庇之恩倡修這座廟子以酬其德左壁廂懸有木牌以紀其事一看便知邱劉等同到木牌下仰面讀其文曰蓋聞者勤勞於國者祀之有功德於民者祀之我村王公諱嘉異人也幼年讀書壯歲習武自舉孝廉後托病中風不語人莫窺其動靜養病一十二年未出門前眺望忽一旦失去不知何往四處探訪渺無踪跡嗣後症起瘟疫公施符救免保全性命頗多鄉人均沾惠澤又於咸陽市上噴酒滅火謎語留名度寡嫂而升天祐鄉人以多福公既不忘鄉井而鄉井之人豈負公哉況有驅瘟滅火功德於民祀之未為不可故邀集鄉人公議

借修殿宇裝塑神像歲時祭祀以酬其勞是以云爾

邱劉等看畢嘆曰先生神機莫測變化無窮非我等所知也又見上三老向著一個小厮耳邊不知說了些甚麼言語小厮點頭而去少時同一庄漢提著一個簞子走來內裝麵食之類請他道友幾人受享邱劉等纔說了一個謝字三老曰勞你幾位送宗克靈柩還鄉又來探望他家無好款待不過便飯當不得一謝邱劉等見他這樣講論即來喫飯是夜歇在廟中便有許多人來相問次日天色將明有七八處送飯食來他們道友幾人那神喫得許多不過每家用上一點領一領情劉長生與眾道友商議將馬丹陽所送的盤費銀還剩有十餘兩拏來交與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六回

三

三老以作培補先生廟宇之用眾道友稱善遂將銀交與三老說明其意三老將銀收訖邱劉等即告辭起身離了大魏村走有十餘里到一大樹下大齊坐著纔息譚長真曰我們送師西歸大事已妥若再到山東也不過把馬師兒飯喫些錢用些也當不了嗟嘗言到世無不散的筵席又口道不戀情戀情非道久在一路豈不聞三個成羣五個結黨及惹物議大有不便不如各走一方得以自由王郝等曰師兒之言是也於是劉長生往東南而去王玉陽西南而去譚長真往南走郝太古向東行邱長春見他們把幾條路走完他也無走處就在這陝西地方募化度日苦志修行道且不表單說郝太古遊到晉地見一

七真因果傳

座石橋有八九洞橋下根那只是生成的磐石每到秋冬河涸

水枯常有那逃難饑民在橋下歇宿郝太古見橋下甚是潔淨正是水枯之時他便在橋下打坐起先無人知覺到也清靜後來漸漸有人知曉遂惹下牽纏感動了近處居民見地終日打坐知是修行之人故此常與他送些饅餅餅他怎麼喫得許多剩下的就堆在面前被那些鴉雀老哇你啄一片我啄一塊飛在半空或吊下來落在水內或墜於路上那些小娃子看見便撿來喫尋踪捕影來在橋下到太古面前頑耍見他坐著不動猶如泥塑木雕一般那些小兒來耍熟了就把他當菩薩要蓋廟廟撿了些石頭瓦塊在兩邊砌起做牆又折些樹枝架在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六回

十四

上面為椽拄了些草草蓋着每日在家中喫了飯便邀約一路到橋底下來向著郝太古磕頭作揖嘻笑喧嘩鬧個不休郝太古是有涵養的人並不在意他他們翻騰吵鬧打跳總不揪採這也算他鬧中取靜不為無說一日前村辦觀音蓮臺會那些小娃子看會去了甚是清靜郝太古見一人在橋下磨磚磨一會又掣起向臉上照一照照一照又磨磨一磨又照如此數十次把一塊磚磨銷化了又取二塊來磨郝太古見他磨了半日以爲把磚磨個甚麼器用今見他將磚磨成泥漿毫無所用又欲磨二塊惡他自用工夫有心指撥於他遂問那磨磚人曰你磨這磚意欲做個器用乎其人答曰然也郝太古便對他說你

三五 四七三

要做個器皿先須立箇成心或鋒高而削平或取方面就圓依
 乎規矩方成巧妙你今不取法則胡亂磨怎得成功我且問你
 倒底磨個啥氣皿其人答曰我想將磚磨光亮做個鏡兒早晚
 照一照面容那太古問言笑曰磚為瓦泥非銅非鐵焉能磨得
 光亮豈不白費了工夫那人大笑曰依我這樣講說我這磚既
 磨不成鏡你那坐又焉能成仙你如此枯坐無異我之磨磚也
 那太古聞言猛吃一驚慌忙站起身來急趨上前意欲請教那
 人飄然而去不得與之言談那太古知是異人到此指點枯坐
 無益收拾行李離了管安驕望幽燕而去有詩嘆曰

磨磚枉自用工夫 靜坐孤修氣轉枯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六回

兩下俱為費力事 一言提醒破迷途

不表那太古北遊又說長真南行一日來在隨州之地天色將
 晚並無古廟涼亭又莫招商客放見路傍有一座大庄院房屋
 甚多意欲前去借宿隨便化點齋吃將走到庄前只見門內出
 來一人像似掌櫃的樣子此人姓顧名是成號裕豐昔年也是
 好道之人因被那些不學好的道人丟登子裝神仙透哄他錢
 財上了好幾回當所以見不得道士正是前頭打沙子嚇怕後
 頭人且說顧裕豐見譚長真往庄上來便高聲呼道長不肖
 來我這理僧道無緣譚長真將他看了一眼他又不受開示
 欲要別人信服我 須將我事信服人

第十七回 戲喜訂定計脫身 難渾然當真盤道

心境原來要明 莫因一事悞平生

昔年曾被假人騙 今遇真人認不清

話說譚長真見顧裕豐有幾分善氣意欲開化他誰知顧裕豐
 不等他開口先就說是道長不必多言你們那些話是我聽厭
 煩了的你就說來我也不信我是被你們哄怕了那有甚麼修
 行人依我看來盡是苟圖衣之輩說能竟入內去再不出來譚
 長真聽他這言語把道門說得全無道氣有心不振宗風拍頭
 一望天色已晚他就就在庄門口打坐到了要黑時候那些庄漢
 催逼他走開坡了一桶冷水將門口潑濕依舊進去將門閉了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七回

夫

譚長真見他們如此作惡便不到他門前去即於路傍打坐是
 夜天又下雪堆積尺餘天明之時那些庄漢出來一看見譚長
 真坐在露天塲裡周圍白雪堆積却怪他身邊毫無片雪即報
 與裕豐得知顧裕豐聞言親自出來觀看走攏他身邊覺得熱
 氣迎人知是有道之士即請他入內待以客禮說是非我不信
 道只因道門無好人像你老人家這樣苦志修行誰不尊敬我
 今願供養你就在我家中住下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都喜歡
 我明日選一個良辰要拜你老人家為師不知你老人家可應
 允否譚長真本要開化他今見他略起信心猶未大於敬信如
 何不允於是點頭應允顧裕豐大喜即命家僕在後園打掃一

間房子即請譚長真入內打坐參玄每日齋茶齋飯供養不缺
又使了長喜紅常請譚長真端湯遞水真乃道尊德貴妙理無
窮光陰迅速說大半年不見顧裕豐來求道問理揣他心意
是好道不是學道之心欲使人受他供養替他造福替他修行他
却受享現成福德譚長真識破這個機關便不願在他家受這
供養屢次告辭欲行顧裕豐苦苦相留那禪僧放他走反分付
家中人等小心看守故此譚長真連走幾回都被他們擋轉未
譚長真因為走不脫便想出一條妙計必須如此如此方能走
也少時喜紅送茶來譚長真故意將他手腕捏了一把說你這
手兒好白淨呵令人愛煞喜紅臉上發赤勉強答曰白得如凍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七回

一樣師傅休得取笑說畢便往外走竟到上房說與顧家娘子
得知這娘子即對丈夫曰譚師傅調戲喜紅的了頭也非正經
修行人可使之去顧裕豐聞言不信說這是喜紅不耐煩服伺
他故造成這些浮言娘子見丈夫如此說反將喜紅罵了幾句
喜紅不敢再言過了兩日顧裕豐見喜紅與譚長真送茶去他
却跟在後頭窺其動靜果見譚長真挪住喜紅的手笑容可掬
說道你這手兒如玉之白似藕之軟真愛人也裕豐在外一聞
此言心中大怒便要趕他出去又想他會屢次欲走是我再三
相留今又逐他顯我不仁不如寫幾句話兒貼在門上等他各
人知趣定然自去我只分付手下的人不必攔擋他便是好主

意不表顧裕豐暗裡鋪擺又說譚長真次日坐到早飯後不見
喜紅送茶送水知是計已用張紙貼出來一望見門上貼着一
張紙帖兒上寫着四句話曰

西風儘夜雪飛花 浴坐蒲團影影斜

休羨今朝手似玉 迴思曩昔身如蛙

譚長真看罷笑了一笑走進房內見棹子上有筆墨取筆在手
復出外來向他紙貼上也寫了四句話寫畢人內收拾單行一
直跑到堂前連叫了兩聲謝無人答應竟出庄門向南而去遊
了兩年始在北潯此是後話不表又說顧家那些奴僕因主人
曾分付譚道長出來不須擋他儘他自去因此見譚長真出來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七回

都各迴避待他走後方報與主人得知顧裕豐聞言來在後面
見他原紙帖上添了四句話在尾後你道那四句

休言雪月與風花 心正豈愁形影斜

不說喜紅手如玉 此身定作井中蛙

却說顧裕豐見了這四句話方知譚長真調戲喜紅是脫身之
計也嗟嘆不已此話不講又表王玉陽自大魏村與眾道友分
別之後遊到房州地方這房州北路有位官人姓姚名崇高曾
做個新安遊府因看淡世情告職還鄉樂享田園平生最是好
道見了出家人就如遇親人一般管他有修行無修行都喜
教一談教他側近有個週仙觀觀內住持也是道家凡素來的

僧道常在觀禪留宿他到預先呢付觀主凡有修行學好之人必通知於我觀主應允過了一向來了一個不留不道的修行人自稱有道之士曾在人前賣弄精神說他有九十六歲曾遇着張三筆教次又會過呂洞賓幾回達摩是他師傅濟顛是他良朋也會坐了一兩天不倒單那日來在遇仙觀說了些度人無量話觀主聽入了耳他姓名他言號叫渾然子觀主問引他去見姚老爺一見面他就說和尚是色中鐵鬼道士是氣中魔王也成不了仙作不了佛要像我這個樣兒能把萬事看破一座不染方算當真修行習道者要活幾百歲姚崇高問聽此言心中大悅便拜他為師留在家中供養那老兒說話全七真傳 卷下 第十七回 五

無遊說句句都甚僧道其時遇仙觀的道人在側聽見他談論僧道心中不服暗想這老兒好不董事我好意薦他來受供養他全不顧人臉面當着我姚毀謗僧道不知但揭房上瓦且看簷下人他只回姚老爺尊敬他却把我們來輕賤我必另尋一個會打坐的人來把這老兒那薄一番方遂我心想罷卸辭了姚老爺回到廟內過了幾日恰好王玉陽來投宿觀主見他氣宇瀟灑必是有道之人又見他終日打坐精神爽快要駭倒那老兒誰不得此人欲與他說明恐他不去心生一計即對王玉陽說姚老爺家內來了一位大修行人使坐十餘日不倒座我欲同道友一路去訪他一訪不知道友意下如何王玉陽聞言甚

喜遂與觀主同至姚府門公即進內通傳姚崇高親自出牙迎接回到客廳待茶未及言談忽見一個白頭老人走將進來王玉陽將他一看這老人生得眉粗眼細鼻仰額高唇掀齒露而方耳長略他幾根鬚鬚頭披幾根白毛像個老妻子形走進來在上而椅子上坐下觀主即與王玉陽講這位老先生便是我對你說的那位大修行人王玉陽聞言即上前與他見禮那老兒昂然不動把王玉陽全不放在眼裡說你這道友或是栽花或是種柳王玉陽茫然不解未及回答那老兒又問你可有了妻室麼王玉陽只說問他在俗的話便隨口答曰妻室倒有如今拋別在家內渾然子呵呵大笑曰枉自你出家一料連這幾句七真傳 卷下 第十七回 五

話都不知我與你講栽花是少年出家種柳是中年出家問你有妻室是言可得了真陰消息麼你答我以世俗之語是不知道也若再問你懷胎之事你更不董這渾然子當面搶白人王玉陽倒不介意怎經得觀主臉上早已失色王玉陽見觀主羞得臉兒通紅不得不辨論幾句人齋額一頓體面乃笑而問曰適纔老先生言說真陰這真陰果係何物又說懷胎但不知胎從何處而結所懷者又是何物渾然子一時答應不出噤然笑曰玄機不可洩漏豈可與汝輕言觀主見那老兒強言知他不敢便對王玉陽曰道友只管講來王玉陽說此甚且且下

屢次誇大話

一問答不來



第十八回 王玉陽以真服假 邱長真說古證今

問說西方極異道 花間十丈藕如船

靈臺自有感神樹 本地風光即佛天

話說王玉陽幾句切要的話將渾然子駁倒回答不上觀主在

一傍拍手大笑催王玉陽只管說來不必作難他量他也不能

知渾然子見觀主說他不知便要作怒王玉陽即為之解曰老

先生非不知也不肯言也小道敢將此理說來大齊參詳看是

也不是夫真陰真陽者陰陽二氣也真陽之氣藏於肝真陰之

氣聚於肺肝者木也聚魂之所肺者金也藏魄之地金為兌女

木為震男木旺於東金產於西故喻以東家郎西家女而欲使

金木相逢魂不離魄魄不離魂如夫戀妻如妻依夫此即陰陽

會合之理渾然老先生問我可有家室之語也然必要借黃婆

勾引方得相見黃婆者真意也是言必借真意會通可使金木

兩無間隔方能如夫妻之好意屬土而多情其色黃而好動故

喻之為婆東西往來會通兩家如媒妁一般懷胎者是言真氣

凝結於丹田之內如有孕之狀真氣具足發現於神故曰神為

氣之子氣乃神之母故有嬰兒降生之言到此地步大丹成也

可與天地同老日月同休姚老爺問此言稱讚不已渾然子恐

怕王玉陽把他飯碗奪去乃大言曰有德者不必有言有言者

不必有德你敢與我做坐功要三兩口不沾茶水方算有工夫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八回 三五

王玉陽笑曰多的日子小道便不帶坐若說三山天恩下願奉

陪說罷兩個便各回工夫來就在客廳鋪下道褥並肩而坐渾

然本坐坐三兩日不沾茶水只因要與玉陽比賽已着了一點

忿恨在心遂致坐不安寧生出許多煩惱一時要想喫茶喫水

一時又去出恭解溲一日下單幾次坐到第二日便坐不住了

竟下坐討飲食喫打起瞌睡來了睡不得昇身連天王玉陽硬坐

到第三日方下單來反覺神清氣爽姚老爺再三誇獎說師傅

坐工老先生不能及也王玉陽曰非老先生不及我因他年紀

高大人老氣衰若我到他那般歲數只怕坐半日也不能耐渾

然子問說心頭說服重來與他談敘不敢自高自大漸漸虛心

下氣起來王玉陽在姚府住了幾日也教了他幾段玄工兩下

甚是相得一日王玉陽推說到遇仙觀取單行一去數日不見

轉來姚崇高打發家僕去問觀主說他當日回來當日便走了

姚老爺聞聽此言跌腳長嘆自謂無緣渾然子亦有不捨之意

丟下王玉陽之事又說到長生白與眾道友離別之後南遊一

遭復往東魯在泰山精修三年得成正果飛昇上界赴晏瑤池

參拜王母見王母身後有數千輩仙女簇擁容顏殊妙世間罕

有難描難畫可愛可羨未免一念之動將眾仙女偷看了一眼

王母問曰汝應他們意欲何為劉長生問王母之言自知失禮

惶恐謝罪俯伏奏曰臣偶見霓裳飄舞彩袖展揚無意之間將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八回 三五

仙女瞧了一眼其實並無別意望慈顏放有王母責以人我猶存色相未空縱使金丹成就也不能超凡入聖可再下凡間苦修苦煉即命仙官送下南天仙官奉了王母之命領着劉長生來至南天門劉長生正要乘雲氣而下早破仙官推了一掌跌下南天門去忽然驚醒纔是夢幻曲思瑤池之事真乃一念之差况重陽先生也曾說過我於丹道俱優只是色相未空今夢入瑤池王母責備之言與先生相同但不知這段工夫如何做法必須下得山去訪一位高人指示於是下得山來行不數日遇見譚長真各將往事訴說一遍劉長生日你不受顧家供養念頭不為不正我在瑤池錯瞧仙女念頭不為不差今欲煉空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八回

七

色相未識從何下手譚長真曰昔者許旌陽年少之時專好射獵一日獵於山中箭射小鹿小鹿帶箭遶旌陽率家人遍山尋覓得二鹿於山凹小鹿卧地大鹿與之舐傷見人來大鹿也不走避俱被所獲回家釋縛二鹿已斃剖腹視之母鹿腸已寸斷其小鹿雖受傷而腸却完好可見痛子之心比受箭之苦分外痛切旌陽觀此情形心中惻然遂將弓箭折毀入山修煉得成正果意欲化度十方乃登臺說法收得有弟子數百餘人一日旌陽對眾弟子說汝等數百人不多棄家學道不為不虔但修行之人要看空色相汝等能見色不貪乎眾弟子齊聲應曰若論財氣與酒或者未能盡去致於色字我們原看釋淡

並不貪他許旌陽曰汝等說得這樣乾淨其恐未必眾弟子答曰我等豈敢妄言瞞瞞師尊許旌陽曰我有一法可試虛實你們每人各辦木炭一段要二尺餘長或三四尺更好放在床上伴你睡一夜到明日晨早齊來交與我看自有的確工夫傳與汝等眾弟子聽了此言不知其故各去備辦木炭置於床上是夜眾弟子一覺睡醒來身傍有人同睡以手摸之溫軟如綿光滑似玉再探下體却是女身慾火忽熾接納不住即與之綑縲真陽既洩猶依依不捨相抱而眠及至天明外面喊叫快來交炭師傳等候多時了眾門人從夢中驚醒人人懷中抱着一段木炭正在驚疑外面又在喊叫只得穿上衣服前來交炭旌

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八回

七

陽分付眾弟子站立兩班挨一挨二來交眾弟子聞言不敢違拗站立兩邊即有一人上前交炭許旌陽問曰你有多大年紀其人曰弟子今年七十六歲許旌陽說你若大年紀未何把這色字看不破其人答曰怎見得弟子看不破許旌陽曰既然你把這色字看得破你那炭上糊的是唾其人將炭一看半腰之間有些淡淡的白粉跡始知是尿交所混許旌陽曰這顏低頭喪氣不敢做聲眾人纔知昨夜所淫之女即木炭所變也再看炭時形跡更多都怕出醜各各呆立不來交炭連催幾遍毫不動彈只有一人笑而上前將炭呈上毫無跡印許旌陽問曰色者人之所好汝緣何不好那人答曰弟子從色中煉出

來的工夫許旌陽問他怎樣煉法他說凡有所好必有所懼始則恐不得到手既到了手朝歡暮樂不肯依久則神衰氣弱又懷性命之憂是以懼也懼甚必避故對境而忘情絕慾以保身我幼年之時浪蕩不成終日眠花醉柳竟年不歸把那烟花院當做自己屋裡見過了許多美貌嬌姿說不盡無數風花雪月弄傷了神懼而欲避避不可得故逃在此而學道欲保全性命不復貪戀美色此無他巧不過見多識廣經歷過來許旌陽聽罷點頭即將眾弟子遣回單留他一人傳以道妙後來也成了正果以此論來凡事總要經見過見得多方纔看得快丟得脫譚長真把這一輩古人講完劉長生日我原無意於內事不七真傳 卷下 第十八回

過悅其外貌他日常往烟花院去覽畫油頭粉面做過見多識廣使眼睛空濶一空濶譚長真約他到晉地看道祖降生處二人走了數日路上會着王玉陽同往前行王玉陽便將姚府與譚然子盤道之事對他二人講說一遍劉長生笑曰倒便宜了這老兒把我們的道妙被他得去了王玉陽曰若不是我會坐工那老兒猶不肯服譚長真曰這樣看起來坐工是我們學道之人的打門槌凡在吾門者不可不學也三人邊走邊說忽聽後面有人喊叫說你們走得快不知此人是誰且聽下文

嬌姿原是粉骷髏 暮樂朝歡總不休
一旦無常萬事了 夜臺難遣舊風流

七真因果傳

第十九回 論玄機四言契妙道 詞石洞一人獨勤勞

爾溺沉淪已有年 愛河滾滾浪滔天
修行自可登高岸 何用中流更覓船

話說劉長生和王玉陽譚長真三人正行之際忽聽後面有人呼叫三人掉頭觀看見是那太古當下彼此相見各敘離情四人同行到了苦縣地方尋到太上降生處見有九井環着一座亭中間有座石碑級着降生之時上言盤庚時改商為殷殷之五年此地有居民善曉數理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清靜涵養之工終身隱避不求聞達居民有女年十九未擇婿此女淑性幽七真傳 卷下 第十九回

靜不喜言笑一日偶見李樹下見枝頭一李鮮紅可愛摘而吞之遂成身孕因女無夫而孕偶有浮言居民推察數理知有大聖人降世故善為扶持女身無恙聖胎在腹選擇年月降生選得好年又無好月選得好日又無好日選得好日又無好時選來選去選了八十一年其時聖母已滿百歲白懷聖胎不饑不寒無病無災是年二月十一日到李樹下散悶太上裂母左脇而降生而白頭下地便能行走上前七步退後三步大叫三聲天上地下惟吾獨尊畢半空中仙樂嘹唳香風縹緲玉女散花九龍吐水沐浴其身所沐處遂成九井太上神智無倫聖德如天指李為姓因生而曰頭時人呼之為老子此降生之由也

三五！四七九

其他神異誠於經史愚有考證非無據也劉君諸人看畢高曰太上道風遺範于歐承重萬古稱揚不盡迴思你我悟道之年玄工與妙未知誰劣誰優對此仙境無防吐露之錢

那太古曰明神高曰星斗雲華騰束手無由生端蒲團坐臥三更月九時是乃龍虎蟠

王玉陽曰仙字覽古敘溫寒考證玄工最的端捉得金烏並玉龜自然虎踞與龍蟠

謂長真曰道法無邊神鬼寒超凡入聖豈無端一拳打破痴迷網極月窟中龍虎蟠

劉長生日提起令人心胆寒寬裝飄處始生端聰明反做痴迷念去矣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九回

漢說法仙山龍虎蟠 四人說畢王玉陽復又問曰我等三人所言皆契道妙言勝不言敗然何劉師兄不言勝而言敗知人之興恐非道妙也譚長真曰心胆寒非道也痴迷漢非道也然而能使胆寒不可謂之無道能識痴迷不可謂之無妙是不言道妙而道妙在其中也不以勝敗論之有何興之可知那太古曰劉師兄之言非止於此必有別故譚長真笑曰不錯不錯劉師兄審他甚會偷看仙女王母作怒復降人世是我二人中途相遇他對我言我答他以本炭試道旌陽主意他聞我言一心要去譚長真講到這禪便住了口王玉陽問曰他一心要去做甚麼譚長真曰他

其紅粉隊煙悟道孫竹揚中參玄重用了夫以空色相王玉陽曰觀之不見聽之不聞自無色相那太古曰不知人我肉忘色相自空劉長生日二位之言王士至人方能行之我今欲以多

見為妙用廣識做工夫王玉陽與那太古皆曰煉色塵者古今不少未聞如此之煉也譚長真曰有志者可以便巧無志者可

以守拙各有妙用不必深言說畢天色已晚四人即在亭內打坐過夜到了次日分路而去單說那太古行至華陰道上猛指

頭見一座高山其形如掌高聳雲霄前次送師西歸靈樞摩着肩頭顧不得張望故未曾見此山今則散淡逍遙一路之上少

不得觀山望水一眼應見心甚仰慕又憶師言所見之處即了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九回

道之地乃登臨其上見萬山俯仰低於其下青葱翠嶺峭嶂峭只有天在上 更無山與齊 舉頭紅日近 迴首白雲低 原來這一座山乃西嶽太華仙山山上有宮觀十餘處皆有道人焚獻香火甚是繁雜那太古乃覓一僻靜處自己原會石工遂去製造鐘鐺運用神功在石壁上鑿成一榻堪能容膝正欲入榻靜養忽然來了一位道友身掛蒲團手架便籠要求那太古把此洞讓與他打坐那太古未及回言他竟自走進洞去將蒲團鋪下打坐起來管他肯與不肯把榻先自占了那太古是個心慈面軟之人說不得將這榻子就讓與他去又往上走見路傍有一大石高數丈即將此石開鑿又費盡了手屢方打成

一洞此先通那洞子暗處大些心中甚是歡喜却知又來了
一付道友說無處打平你老人家何不將這洞子讓於我
太古是個修行人便滿他心願將洞子又讓與他去一連十餘
年費盡千辛萬苦打了七十二個就來了七十二人把這七十
二個都求他讓了那太古仍然無處修養尋到後山見一個去
處可以鑿洞却在萬丈石壁之中燕飛不到之處苦在那裡打
成一洞任他飛得起的道友也走不到那裡來然而無路可通
必墜繩而下升繩而上那太古看罷下得出去便將屢年所積
抄化的資財買了一根長繩半路上又收了一個老實的徒弟
師徒一路上得出來將繩索拴在一株大樹上那太古帶了鍾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九回

鑽手擲長繩足登石壁緩緩而下直達其所其間原有一窟之
地可以坐立每日只管打硯那老實徒弟與他造飯那太古每
日只吃一餐要晚間纔回來這老實徒弟與他造飯那太古每
道我且說學道清閑誰知要我煮飯是這樣辛苦我來學道何
益即起了不良之心暗將柴刀帶在身旁却太古吃了飯必要
去打硯他卻隨後跟來見太古擲住長繩正往下墜那老實忠
厚的徒弟取出刀來一刀將繩斬斷那長繩往前一縮墜下萬
丈懸巖不知那太古生死存亡今人有好事者在洞前石壁
上寫了四句話你道那四句
君子小心小心下玄九里三分人從華陰墜下商州去把屍尋

七真因果傳

且說那老實徒弟將長繩一刀斬斷把師徒墜下萬丈懸巖去
自為一定許成肉泥便指他鋪蓋行李盡行收拾起就走上
前山下去走百十餘里到一大石邊見山上下來一人好像師
徒仔細一看可不是他大吃一驚汗流夾背劈頭一確說不得
要賊聲師徒往何處去來那太古微微笑曰只因這鑽子鑽了
我往商州喚鐵匠家製鍋鑽子去來你今携着行李意欲何往
那老實徒弟答曰我見師傅久不歸來特到此接你那太古呵
呵大笑曰真是好個孝順徒弟師傅總一個時辰未歸你便如
此費心携起單行來接我這上山還有十二里路太陽只有
三丈多高怎麼走得騰若不是你把鋪蓋措來今夜難免受凍
七真傳 卷下 第十九回

那太古說罷往前走了丟下這徒弟坐在大石之下左思右想
我這個師傅真莫來頭怎麼高的懸岩把他絆不死是他勞苦
未盡又要費打洞之力不得逍遙又想他如此行為莫非成了
神仙不然如何把他絆不死又回來這樣快當況見了我只是
發笑並無煩惱也算得是個大量之人我今錯過這個師傅普
天之下再尋不出第二個像這樣慈悲之人看來多半是我
是不如仍上山去照何於他有後來有洞出頭之路否於是隨
後跟來見了師傅說長繩已斷如何能去打洞那太古曰這也
無防待我跌下去說罷將身一躍跳下萬丈懸巖而去
身輕如快如飛鳥 何懼懸岩萬丈高

三五十四八一

第二十回 煉色相烟花混迹 說妙語道念純真

見美如無不動心 王夫到此自然深

有人學得真空法 虎嘯龍吟盡古今

話說那太古是得了道的人如何辟得他徒弟斬斷長繩之時他已脫了凡體今者不過來顯一顯道使後世人知神他原可學也他那徒弟見師傅跳下石壁心中駭然候了幾日不見上來各自去了話分兩頭又說劉長生一心要煉色魔聞聽人言蘇杭二州出美女即往蘇杭而來檢了幾塊頑石點成黃金白銀退去道裝買了幾件綢緞衣服穿戴起來大搖大擺走入烟花院去搗兒接着未免問敘劉長生對他講說我號叫長生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回

至七十四

子燕山人氏採買珠寶至此出外曠野尋一位最好的姐兒散一散心那搗兒聽說是珠寶客知是財神菩薩來了推下笑臉加倍奉承即引他到一個頂絕色的姐兒房中這姐兒名叫似玉也算得烟花出名的妓女彈唱歌舞件件都能寫能畫又會吟幾句詩嫵娜可愛這似玉見得長生子氣宇瀟灑言語溫和又且大大方方無一點嗔怒之心這長生子如何不羨遂放出十分溫柔百媚姿態舞弄獻媚長生子依着重陽先生那兩句話泰山崩前而不驚非故不驚也崩前而若未崩前也美女當前而不動非故不動也當前而若未當前也長生子依着師傅這兩句話把心頭弄得空空的一無所有魔障無由可

入拜費了那姐兒千般情走萬種風雲不能動他的心乃一身之主心不動而身自靜這心不動心不動他也不敢動只有眼眉和耳朵是兩個好事的人見了好色聽了好音要來報與心知道長生子把這心恭維得好叫他不費信耳聾眼睛的話免得誤了大事這心果然依他之言便裝成個不識不知的樣兒好比那小孩子一般只知戲耍不道情事就睡在一床同一個枕頭無非是張臭皮袋陪着一個粉脂纒也莫甚麼大趣不過是紅紅綠綠難免於眼叮叮噹噹難免於耳長生子又把眼睛耳朵恭維一番教他一個方法見如不見聽如不聽他兩個當真依了他的方兒一個裝瞎一個裝聾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回

至七十五

雖與那姐兒同起居落畢竟還不知他是何等樣人有那些貴重話說劉長生因把心主眼睛耳朵這三位老人家恭維得好這三位老人家保着他在烟花院裡修成了一洞真仙此時更不拘形迹常在那些妓女房中頑耍那些妓女見他肯批銀錢又不求實事那一個不與戲耍故此終日嬉笑且說那一日有幾個妓女與似玉姐送花來見長生子與王姐並肩而坐隨手將那鮮花與長生子插了一朵在頭上又要脫他男衣來換女衣將把胸前鈕扣解開忽聽外面有人咳嗽一聲問進一位胡僧來面黑鬚短眼大眉粗額拱鼻高形容古怪嚇得幾位妓女都躲在長生子背後連聲也不敢做你道這胡僧是誰那原西

十達摩祖師遊... 應真仙降世... 來正值暇妓女... 頭在收拾箱篋... 笑之聲一直闖... 請他坐下見掉... 及忙將銅壺掣... 來了壺嘴熱氣... 在茶碗內沖上... 奇只管呆望...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火何怪之有我... 信取的夫取麵... 來叫長生子烙... 轉三轉餅子已... 妓女被那些妓... 看空了世界的人... 顯道術全纔全... 要子我去了轉... 句話白既識東...

長生聞聽也回... 不再言飄然而... 生與他講過要... 走了幾處院房... 前他欲走至跟... 時的問題你這... 玉陽聽這言語... 有一個妓女日...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隨後跟了進來... 那胡僧身穿大... 他是來會那客... 將至房門忽聽... 見房門半掩用... 在床邊打磕睡... 手來輕輕將火... 姐兒面上燒着... 在此弄火燒人... 與魔頭戲耍也...

免踐泥你今弄火燒人面被此較來感法多王玉陽正要與他相敘劉長生日快去快去有人在此地等我自可同登道岸王玉陽問師見幾時走長生子說走時我自走不必定期期玉陽說他總說話有因畧一拱手出了烟花院向楚地而來在途路遇苦諱長真都說奔走無益不如靜養有功二人共入雲夢修煉數年得成正果諱長真著有雲集玉玉陽著有雲老集諱長真四月初一飛昇王玉陽四月二十四日飛昇此是後話不題又說長生子在烟花院煉空了色相離了蘇杭仍回東魯人山靜養於嘉泰三年癸亥歲二月初八上昇著有修真集再言那太古在太華山修養多年於乙丑歲十一月三十日上昇著有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太古集七真之內了局四位只有邱長春馬丹陽孫不二三人之事未了就從孫不二講來他在洛陽苦修十二載大道成就變化無窮便知馬丹陽在家看守終難了道意欲回家指點於他又想我在洛陽多年人人都拜我做瘋漢若不顯一顯道怎能化度人心即出窰外折了兩椹樹枝吹了兩日真氣賊聲變那兩椹樹枝即變為一男一女你挪我扯往洛陽城內去了百姓們看見瘋漢子挽首一個無名男子在街上跑上跑下抱肩搜腰罵又罵不走打又打不退如何不氣泥這洛陽是通都大邑禮義之邦豈容他胡鬧大齊商賈要收拾他二人

自古街道宜靜雅

好容男女亂胡為

第二十一回 孫不二洛陽顯道術 馬丹陽問西會友人

道教六賊日相攻 色色形形總是空

悟得本來無一物 靈臺只在此心中

話說孫不二將符枝化為一男一女容貌類已日每在街上樓頂拋肩打也打不脫罵也罵不走街方無奈移同上了一桌同城舖戶人等見其兩正風化以肅街防事拍因數年前其方來一瘋顛婦人其身城外被其害申我等念其疾苦不忍驅逐賞給與飲食活其性命今瘋婦同一男子每拋肩拋頂嬉笑盡要屢次驅逐不去實屬不成事體洛陽乃通都大邑南北商賈何堪當此醜態貽笑外方伏望廉明作主於此妖男妖婦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五回

那洛陽縣的縣主見了這張稟帖沉思半晌捉筆判曰所謂瘋顛者迷夫本性也以爲不曉人事故凡事免咎今據此稟是本性未迷而故作瘋顛也男女同遊原干禮法樓肩拋頂大傷風化自貴尚敢如此夜來不言可知街坊非作樂之所破番番實滿之地既驅逐不去必殄滅形踪俟其歸窰穴勿惜一車之薪舉火而焚之使絕其種類

判畢衙役傳出街坊得了這個判語便各執柴薪一束向破瓦窰而來正走之間見那瘋男頭婦攜手見問進窰去歇街坊人等暗喊一聲將柴薪往窰中拋去傾刻之間把這瓦窰堆成柴山點起火來烈欲騰騰火星亂飛忽一股濃烟從窰孔內冒

出化為五色祥雲空中躍上三位仙人當坐者那人正是坐在街上胡鬧的瘋子頭女人那瘋婆子頭女人在雲端上對眾街坊人等說我是一個修行人家在山東姓孫名不二借真頭隨身在此修煉一十二載今者大功成就意欲借火飛昇故將樹枝化為一男一女牽引諸公到此今承列位相送當保合地安靈將此一男一女送與諸君以作實據說罷即將左右二人推落雲端滾將下來眾人慌忙用手接著纔是兩根樹枝付各大笑再言那瘋婆子已人香漢身漸渺小轉眼之間止見一點黑影如鴉子一樣直往上升漸小如錢如豆而眾人望空禮拜果然一連幾年風調雨順物阜民安眾人感他盛德修了一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一回

座三仙洞凡有祈禱無不感應這是後話不題又說孫不二回到山東寧海縣進得庄來早被馬鹿一眼瞧見忙來迎接孫不二一直走入廳內住下馬鹿即去與員外得知馬丹陽即出來相見說孫道友辛苦孫不二目擊見何言辛苦這苦字乃是我們修行人的考證受不了苦焉能修行正言之間眾僮僕俱來參見不二用好言安慰是夜同馬丹陽並肩打坐馬丹陽夜之間也要下來回把孫不二坐利並未移動馬丹陽曰我看孫道友的坐工比我強孫不二曰下惟坐工比你強些更有玄妙比你強十分馬丹陽曰你休小視我我能點石為銀孫不二曰你能點石為銀我便能點石成金但金銀了不得生死成不

了神由原無用處昔純陽呂祖與老鍾離老祖學道老祖以錦囊裏一物重有數十觔使純陽負之指負三年由磨穿毫無怨言一日老祖命純陽收畏視之乃石也純陽亦不頓恨老祖曰雖是頑石可點成金也不枉你背了三年說罷用手一指那塊頑石變成黃金向純陽曰我將此石成金之法傳你如何純陽問老祖曰化石為金可保永無更變否鍾離老祖曰所點之金與真金不同真金始終如一所點之金五百年後仍變為石純陽曰祖使向老祖辭曰如是則弟子不願學也此術與利於五百年前遺害於五百年後豈不悞了五百年後之人故不願學也鍾離老祖嘆曰子之道念我不及也證果當在我之上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以此論之這點石成金的妙術只好遺害後世於道有何益哉這一些話說得馬丹陽默然無言又一日孫不二燒了一鍋滾水用桶提入房中傾在浴盆內請馬丹陽沐浴時當八月天道尚熱只見那水氣騰騰的不可下指馬丹陽用手探了一下險些盪成泡連聲說道難浴難浴孫不二笑曰你修了多年行連這點工夫都沒有待我浴來說罷解衣就浴湯湯拂水毫不沾濕浴畢披衣起坐馬丹陽曰你我同師學道一般用工為何你的道術比我強些孫不二曰傳雖一樣煉却不同我在洛陽苦修一十二載方得這些玄妙你在家中樂享安閒守着這幾間房子寸步未移不肯苦修怕難真穴焉能得此妙用馬丹陽曰

師傅羽化升仙之後，朝人看守康廟，故未查出。今得道友還家，可以付託我也。要出外訪道，是夜換了道裝，待天色微明，趁看眾人不在，悄悄出了莊門。無人知覺，孫不見丹陽出外，此去必要成道。自此許多錢財，何用掣來修橋補路周濟貧苦？又過橋馬路之子，接起馬錢宗枝，諸事停妥，遁入泰山玉女峯，修養數年。於二月十九飛昇，這是後話。按下不題，又說馬丹陽離却寧海縣，不知往那裡去。纔好，猛然想起師傅墳墓在陝西，何不往陝西一遊？主意打定，即往西來，一日到了長安地土，遠望前村出來一位道友，好像邱長春一樣，心中想道：管他是不，是行我官叫一聲，於是大叫了一聲：邱道友！那人聽見如飛一般跑到面前，果是邱長春。當下彼此相會，見禮以畢，同坐路傍馬丹陽問他這幾年走過那些地方，工夫煉得如何。邱長春答以師傅墳墓在此，不忽遠離煉性之工夫，敢拋屍馬丹陽笑曰：師傅是得了大道的，焉能得死？所謂死者，不過欲絕後人妄想成仙之意也。真死乎？煉性者，內工也。德行著外功也。先生曾言內外兼修，方可謂之玄妙。汝今自謂未敢拋屍，虛不謬乎？邱長春聞言恍然，大悟，忙向丹陽謝曰：微師兄之言，終身暗昧，今得一言開悟，實邱某之幸也。又將送靈柩之時，得見師傅之面，對馬丹陽敘說一遍。丹陽曰：師傅嘗說你不能帶光晦跡一味逞乖弄巧成道，當在六人之後。汝今不可不戒，若能躬自思省，

其智巧致其，仗真其語，皆係自傳。我之遺書，與你長春聽罷，喜之不盡，遂引路回村，對丹陽先生廟宇，又拜。終南山下，參過墳台，然後作。其遊廟，竟即長春，謀自改悔，形影跡不復。遲非弄巧馬丹陽果將道妙玄機，與他指撥，邱長春時參妙諦，不敢懈怠。馬丹陽見其地風光繁華，不及陝西樸實，仍回長春，由襄河而達斜谷。一日天降大雪，二人困於冷廟之中，共一箇蒲團，打坐保道。二人為何共一箇蒲團？只因邱長春到馬家庄學道之時，並無道家器具，後同重陽先生下江南，馬丹陽將自己所製的衣蒲團便鏡一並周全。他後送先生靈柩之時，將這蒲團裹着衲衣，拍在棺上，帶過陝西。這幾年把衲衣穿得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一回

巴上加巴蒲團到還木破馬丹陽在家中打坐，自有道得故不肯重製蒲團。臨行之時，又走得慌，只帶了幾件換洗衣服，數兩散碎銀子，又見邱長春時，幾兩散碎銀子都用完了一向全憑長春暮緣度日。一人化來做兩人盤費，那裡還有餘錢去辦蒲團？故此二人共這一箇蒲團，背背打坐修行之人，原不求安逸，只要能將就便，可以了結。這是前言無非，畧題一二。閣下不諱，且說馬丹陽和邱長春在斜谷冷廟內打坐，是夜下了一場大雪，平地雪深三尺。這斜谷又在薄山之中，離人戶又遠，無從覓食。二人餓了三日三夜，邱長春忽起了一箇念頭，且膝下微寒，迨迨難言。呂 忘不教人妄念生

第二十二回 分蒲團大道不戀情 問佛法當面把人量

作善如登百尺竿 下時容易上時難

只須勤力行功過 莫使身中胆氣寒

話說馬丹陽同邱長春在斜谷冷廟打坐被雪阻隔不能出外
化齋邱長春不識馬丹陽是有道的人只憐他是富家出身
又何受得如此冷凍這般饑餓得一碗粥湯與他解解饑渴
意欲去尋一個人化一碗齋來供養他走出廟來一望只見
雲嵐素嶺滿山山吳說看不見人戶連路影兒都被雪壓了
不知說何卜那苦強勉走去難免投入雪窩不惟粥不可得而
性命亦不可保也看罷仍進廟來坐下因憐馬丹陽饑餓動了
上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望

這想吃粥湯的念頭擾亂了神氣心緒不寧坐不安穩一夜之
間被這念頭打攪煩雜止息早驚動木境上祇慌忙到山凹裡
張老兒家中去托夢張老兒正睡到神魂顛倒之際忽見一個
白髮老翁走進屋來說道我廟裡有兩位修行人被雪阻隔饑
了三日三夜你快起來造些飯食送去與他們解一解饑渴說
畢不見張老兒猛然驚覺便將老漢子喊醒對他講老漢子一
生平最是信神聽得此言忙起來將火燒熟又喚兒子媳婦一
同起來大齊造飯便將他老子的夢與他說知這兒子媳婦也
是歡喜不一時將飯食造好天色已明老兒也起來了即命兒
子將飯送往冷廟裡去請他二人用食馬丹陽以為是鄰近的

七真因果傳

人見他們挨餓偶起惻憫之心送這飯來以解饑渴也是有之
遂同長春將飯吃了道了一聲謝仍自打坐張老的兒子見他
一人吃畢即將碗筷收拾各自去了又說馬丹陽坐到午後方
起身出外看看天色見那邊來了一人恐惹牽纏忙進廟來正
欲坐下只見邱長春站起身來說道看來修行之人也有感應
我昨夜恐師兄難忍饑餓偶起一念怎得辦點粥湯來與師兄
充饑誰知我這念頭一起今早即有人送飯來豈不是有感應
麼馬丹陽勃然變色怒曰君子謀道不謀食你不思進道之功
一味貪於飲食豈不聞過去心不可存現在心不可有未來心
不可起你今三心未了一念不純焉能化道我今止與你同行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望

就此分單罷長春聞言自悔錯起念頭好言相挽二人正言之
間廟外來了一人此人因家內柴燒完了是來剝廟前這幾根
樹子的馬丹陽見他手掣得有柴刀即借來一用那人不知
何用即將刀遞與他馬丹陽將刀接過把蒲團掣來砍作兩斷
將刀交還那人對長春說道一個蒲團分作兩段你一半邊我
一半邊各自辦功勿得怨對終竟自誤前程論畢出外而去邱
長春那裡肯捨隨後趕來却被那剝樹之人看見說這般時候
師傅往何處去邱長春見問忙答曰要去趕我師兄其人四下
一望並無人影說你師兄往何處去了我却看不見邱長春掉
中間說道他往這路上去了那人曰這路幾十里無人烟天色

三五 一四八七

已晚又在何處。宿不如曉。我相勸暫過一夜。明日再去尋他。不遲。長春曰：如此，你幫我喊叫幾聲，或者他聽見肯轉來也。未可知。那人即在樹上大呼道：長春，轉來去不得，去不得！連呼了十餘聲，並無響應。下得樹來，收拾柴枝回家去了。却原來丹陽此時道果已成，故與長春分別，使他自修自煉。好工夫。若在一路反就候他的前程，是計出得廟來，即借土遁，一直到河南嵩山養靜院。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二十七日，飛昇。著有修真語錄傳世。七真之內了局六人，只有邱長春尚未修成。自馬丹陽與他分單之後，深加勉勵，立下幾種誓願，製成一首除妄詩，曰：妄念萌時不可當，饑思飯食渴思湯。今將妄念一齊了，改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聖

換巽時舊肚腸，妄得人財筋骨斷。妄貪人食，日生瘡般般妄念。總消盡，身內空空無所藏。詩成喜之不盡，行了月餘，不免有所遺忘。乃於木匠舖要了一塊板，做成一個小小牌兒，借來筆墨，寫了八句話在牌兒上，以便觸目警心。你道那八句話：

妄念欲除除不清，今於牌上寫分明。妄言妄語齊除盡，妄想妄貪俱掃平。妄接銀錢手爪斷，妄貪飯食口生疔。時時時時身邊事，莫教七情六欲生。

邱長春將牌兒寫訖，帶在身傍。每日總要看一兩遍。正是：一分工深一步將這除妄工夫，漸漸煉得純熟。東遊西蕩，一日來在河東地方見路旁有座莊院，甚是齊整。門大開時，當臉

午便去化齋，見一個小廝從內出來，邱長春與他說：我是遠來持到善門化一飯。小廝聞言，即入內去不多時，手捧一盤飯，食出來放在庄前石墩上，便請長春用飯。長春正要來吃，忽見一位老人有五十餘歲的樣兒，鬚髮半白，從內出來，將長春瞧了一眼，用手在盤內取了兩個蒸餅，給與長春。其餘仍叫小廝搬進內去。邱長春一見心中不樂，對老者言曰：這小廝捧飯食出來，與貧道結緣為何？又叫他搬進去，莫非老先生捨不得，或者貧道不果，受請老先生明示。勿諱。那老者笑曰：一飯之緣，愚下焉結不起。因道：夫無福消受也。邱長春大驚曰：我連一頓飯都消受不得，其中必有原故。望老先生明以教我。老人曰：愚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三回 聖

下自幼精通麻衣相法，在江湖遊走多年，斷人窮通壽夭榮枯，得失毫無差錯。江湖上與我取個綽號，叫做賽麻衣。適纔我觀道長之相，是吃不得飽飯的。若飽吃一頓，便要饑幾頓，不如少給一點，使你頓頓有吃。這是愚老一番好意，非捨不得也。長春聞言，點了一點頭，說：老先生正言着，我的敗處不差分毫。再請老先生將我相一細看，我何得成道？老者果然後將他相了一相，口不能言，怪愚下由言觀你相上鼻端兩條紋，路雙分入口，名為騰蛇鎖口，應主餓死。其餘別處部位雖美，然終不能免此厄也。此厄既不能免，能成道。邱長春曰：可有改乎？老者曰：相定終身，有句更說，非一死力休那管你富貴。

貧賤不論在俗出身該餓死終該餓死逃躲不脫無法可解我
說兩輩古人與你聽列國時有個趙武靈王是該餓死之相他
是一國之君如何能餓死因他兩個兒子爭位動起干戈也恐
他有偏愛之心先將宮門封鎖以兵把守兩下殺殺起來一連
數月不解宮中絕糧宮人俱皆餓死趙武靈王餓了七日茶水
未沾看見宮前樹上有個雀巢意欲取嫩雀啖之有長梯在側
移置樹間勉強精神上得樹去誰知嫩雀已出了窩止有一個
雀蛋擊在手中正欲食之忽被大雀飛來閃了一翅趙武靈王
手一鬆將蛋落下地來打爛只因相該餓死一個雀蛋都吃不
成竟至餓死又有漢成帝時一位官長名叫都通遇相士說他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聖

該主餓死他一日見了漢成帝奏曰臣鄧通居官清廉家無餘
積相士說我應該餓死臣想我家如此淡泊恐後來當真餓死
漢成帝曰朕能富貴人也能生死人相士之言何足為憑朕賜
你雲南銅山鑄錢使用一年可得十餘萬兩錢十年之中家資
百萬焉能餓死鄧通自謂可以免餓誰知成帝不久晏駕太子
登位眾文武並奏他狐媚老王希圖肥己敢將國家銅山私自
鑄錢使用其罪非小這後生皇帝見了本章心中作憐使刑部
官將他家私抄沒姑念先帝舊臣不忍誅戮打入天牢又被多
官復奏一本斷了水火餓了七八天臨死要口水吃獄卒偶發
惻隱取水來到被獄官看見大喝一聲獄卒心頭一慌偶而失

七真因果傳

脚將身閃了一下把一碗冷水傾潑在地活活餓死水都吃不
倒一口此兩輩古人富貴之極終歸餓死豈非相法有准乎所
以伯夷叔齊二人知命情願死於首陽山下梁武帝與後秦
王符堅不知命一餓死臺城一餓死五將山知命不知命該餓
死終要餓死豈能逃乎襄麻衣這幾輩古人把邱長春比吊了
魂將這熱念化作冷灰一團悟道之心頓成瓦解冰消卸辭了
養麻衣也不往前進仍歸西秦一心要學伯夷叔齊兩位聖人
知命順天一日來到秦地一道峽峪兩邊都是高山中間一條
深溪溪兩岸亂石縱橫是個山僻小路少人來往他即揀了一
塊大石假臥其上餓了七日七夜水都不吃一口安心餓死只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二回 聖

因他是修行人神氣飽滿輕易餓不死若是平常之人早已嗚
呼餓到第九日不知何處落了陡而平白灑了一河大水看看
淹到身邊他是求死之人要做安命聽天以驗相法不肯尋別
路而死故有此遲延若不安命另起一念跳入水內豈不省却
許多困苦古人之心執一不二不以生死移其心念故稱良道
也開言少敘且說上流頭水打來一枚鮮桃其大如拳隨着水
勢在長春面前浪來浪去一股香氣聞入鼻孔長春本無意吃
他心想趙武靈王臨死不能食一個雀蛋鄧通臨死不能食一
碗冷水我今也是臨死之際不知可以食此鮮桃否

命不該絕終有救 天賜桃口邊來

三五 一四八九

第二十三回 化強梁改邪歸正 談至理因死得生

富貴由來水上漚 何須騎鶴上揚州

蓮池有佛收心法 靜裡嗔吟七筆勾

話說邱長春見水打來一枝箭，挑以為命，該餓死，恐這鮮桃不能得食，今日試之，看是如何。想罷，伸手將鮮桃拿來，咬之，香美非常，喫畢精神大振，饑渴頓解，溪水已消，一輪紅日高懸，晒得渾身汗流，睡不安穩，翻身起來，自思：命不該死於水邊，必要絕於高山，正是一念著魔，終身執迷，所以修道之人，總要「把生死二字看得空不可一定貪生，生不可一定求死」，生也由他死也由他，他不可執於有不可溺於無，如此則魔不能入身心，自得「空靜」。

七頁傳 卷下 第二十三回 聖人

也又說邱長春來到秦嶺，見一座小廟在山梁上，是個荒墟，去處人跡罕到之所，即進廟去，即將蒲團鋪下，偃臥上面，又餓了八九天水，都未吃一口，看看命在須臾，忽聽外面有人言語，長春睜眼，餓眼視之，見有十餘人坐在廟前，又見一人走進廟來，將他看了一眼，問他從何而來，長春心不耐煩，那肯答應，他緣起眼睛止有一線之氣，這人見他要死不活的樣兒，也不再問，各自出外來，和那些人去尋柴，找水，用三個石頭架着鐵鍋，在背篋內取出一大塊肉來，丟在鍋內，煮熟，便來獻神，獻畢，將肉截碎煎炒，入味，傾在一個瓦盆內，又盛了一鍋水來，下麩背魚，肉，又提出一飯酒，斟在碗內，你哥我弟，大吃大喝，起來，你道這

一夥是甚麼人，却原是秦嶺山上攔路打搶的強人，其出色幾位，好漢一叫趙豐，一叫李雄，一叫張建，一叫王能，一叫朱九，因做了一庄好買賣，一來蘇神，二來分贖，辦得白酒食之類，在此聚飲，當下團團圍坐，吃喝起來，酒至半，王能對趙豐曰：「趙大哥，叩門弟，見做了一輩子歹事，今我們也做場把好事，可乎？」趙豐曰：「有條好事，可做對哥子說來，無不周全。」王能曰：「廟裡頭，因何那位老師傅，並不是害病，我看他那樣兒，是受了餓也，我們何不煮些麵湯，與他吃，救他一命？」趙大哥曰：「好好，兄弟們，快去，辦來。」那些人聽見大哥分付，七腳八手的，不多一會，將麵湯，辦愛其人，廟來，叫長春吃，長春不肯吃，被他們扶起來，抱

七頁傳 卷下 第二十三回 聖人

住，照晚一連，曉了兩碗，宴時，肚內飽暖，還陽轉來，口中埋怨道：「看看我的大事，已妥，又遇你們這些人，弄這無名之食，與我吃了，使我又要多受一番磨難，真乃求生既不可得，而求死亦費許多工夫。」長春正言之際，惱了朱九的情性，腰中拔出鋼刀，怒沖沖，用刀指着長春，罵曰：「你這野道，好不曉事，咱們弟兄，將你救活，你反說我們是無名之食，你今既要求死，咱就與你一個快與說罷，舉刀欲砍邱長春，全不害怕，把肚腹拍了一拍，說：「你要殺，不須殺，別處可將我肚皮割破，待我理出腸子來，還你無名之食死也。」心甘語畢，朱九忍不住，笑說道：「這老師傅，真莫來頭，那有吃了的東西，還得回原，我不殺你，且問你為何求死？」

可說來我們大齊一聽邱長春遂將麻衣相上說他該餓死亦無更改故此我願學伯夷叔齊兩位大賢做個知念順天長春話畢趙大哥笑曰老師傅不須如此既怕餓死咱們弟兄每人幫湊你兩把銀子可得十餘兩之譜你去尋一個廟子住下招一個徒弟大齊勤苦些多積些米糧焉得受餓趙壁話未說完張建李雄各在身邊取出幾件散碎銀來約有三四兩之數其餘俱要取銀邱長春搖頭罷手說不要不要我生平不妄取人財眾位好漢不信我有一個牌兒為證說罷即於身邊取出牌牌兒來與眾人看見上面有妄接人財筋骨斷妄吃人食口生疔之句王能在傍笑曰咱們弟兄心甘情願湊你幾兩銀子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三回

兇

又非你向我們索取何以為妄邱長春曰凡無功而得人財者是謂無因無因者無故也無故而取人錢財吃人飲食豈不為一乎朱九曰依得王法打死人依得佛法活不成咱們帮你幾兩銀子你都不敢要怕帶過帶錯像我們專以打搶營生又不

七真因果傳

兇

必就不少欠別人的倘若少欠別人的二世別人也要開路討索只恐我們還不清白趙壁曰咱們身邊俱有帶銀兩可以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三回

辛

古木參天荆棘遍地他把練子拴在大樹上挽個套兒然後拉

七真因果傳

辛

承無生理 免得人救並無甚麼憂愁何用分解採藥人哈哈大笑曰愚哉愚哉執迷之甚也我怕你有甚麼憂天愁地之事即原一念入魔自誤終身吾今與汝言之使汝魔當自消相定終身只定的尋常之人若大善之人相也定不准大惡之人相也定不准相分內外有心相有面相外相不及內相命好不如心好大善之人相隨心變心好相亦好該死者返得長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大惡之人相亦隨心改變心歹相亦歹該善終者返惡死福轉為禍竟變成憂故相之秘訣有言福壽綿長必是忠厚傳家 歲命短促定然輕薄為人該貧賤而轉富貴者因他心存濟世 該富貴而返貧賤者由其意在利己該餓死而返吃七真傳 卷下 第三十四回 至

用不盡者因他愛惜米糧該吃用有餘而返受饑餓者因他拋撒五穀蠶斯行慶其人必有好生之德之嗣無後居心定無仁慈之風此心相之大畧也 面相何能為哉況你們修道之人能幹旋造化 扭轉乾坤把一個凡體都要修成神仙未必神仙是相上註定的麼總是用心 做工夫悟出來的只要你能修成神仙地位那一個神仙餓得死若你這樣所為生不免為餓殍死不免為餓鬼生既無用死又何益哉這一席話說得邱長春如夢初醒似暗忽明纔知一向欲死之見如婦人女子一般非大丈夫之所為也足堪惹人恥笑即欲脫鎖苦無鑰匙 千般道理千般妙 一處不到一處迷

第二十四回 苦根盡相隨心變 陰魔起勾由人生
元霄燈火更無燈 萬古常明只此心
助照終天終不滅 光明浩浩到於今

話說邱長春開聽採藥人之言猶如睡夢中被人一棒打醒纔知往事如孩子見識一般非大人之所為也急欲脫鎖莫得鑰匙心甚作急採藥人口論是我拾得即於袖內取出將鎖月門邱長春曰我是已死之人蒙足下片言開導絕處逢生死而復活莫大之恩也採藥人曰我又未曾與你銀錢給你飯食不過句把言語勸解於你信也由你不信也由你你若能信便可以不死你若不信終不能生也生死二字由你自造於我何涉七真傳 卷下 第三十四回 至

有何思之可言說罷飄然而去霎時不見邱長生從此以後把這求死的念頭如一天雲霧散得乾乾淨淨依然青天白日晴空萬里毫無障礙若不是太白星君一篇正理拔去他的魔根縱有百萬天兵一千個韋馱把降魔杵打斷也打不退他這魔障拔不了這魔根所以太凡修行人魔障一來便要尋着他的根脚看是從何而起即於所起處輕輕拈去毫不費力若魔在這裡着根你往那裡尋苗一輩子也尋不出來就把天下的好話對他說盡說不着他的心病他也不能服你又說邱長春自採藥人指破迷途之歸重立玄工再不苦行一日來在一個地方見山川毓秀有一道溪河橫於路傍正值夏日溪河水漲其

河平坦造不成橋架不了船只好涉水而過近處鄉人熟知水性過來過去原不在意遠方過客未免臨流嘆息不敢輕於渡水邱長春便起了一個念頭要做些苦功行一行方便有不能涉水者他把他指過河去也有大方的人給他幾文錢買飲食吃略可度日又有些人分文不取也指他過去水消乏的時節便去化齋早化七家晚化八家化得齋來或遇有饑寒之人便給與他吃白已却餓一頓若遇兩隔雪阻竟日不吃前前後後數年之間餓得有百餘回故如今有云大餓七十二回小餓無數又言邱長春在此做苦工夜宿冷廟見匾額上有禰溪眾姓弟子敬獻之句方知此河是禰溪也忽憶重陽先生石磻溪邊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聖 8 8 11

之言苦根當盡於此也乃大發恒心參悟道妙閑暇之餘打坐用工如此六年屢遭困苦曷可勝言但到水窮山盡之時忽又感動好善之人來與他結個善緣使他也可略免饑寒

若天不負修行人 只恐修行人不真

若得真心苦悟道 何愁衣食不終身

邱長春行了六年苦工應該圓滿之時忽然溪水大漲來了三人軍裝打扮各帶鋼刀手提人頭自言斬獲大盜上省報銷不識水性要他指過河去長春本是來下苦工焉有不指之理於是挨一挨二指過河去指到第三位軍爺那人胆小不過戰戰兢兢說道我生平畏水汝要小心長春說無防不必害怕便來

七真因果傳

指他指到河中聞水緊之處忽一浪打來邱長春立脚未穩便浪一推身子閃了一閃那軍爺在岸上叫了一聲不好急用手抓着他的衣服一轉手便將人頭墜落水中那軍爺只叫急了怎了長春用目一望見那夥人頭隨波逐浪而去長春也自作忙算倒幾步將他指攏了岸要去尋那個人頭及至回頭一望波浪滾滾洪水滔滔那裡去尋這類首級何處去撈那個人頭再看那軍爺時捶胸跌脚叫天叫地慌得長春心忙意亂一時也無主見即對軍爺說你拿刀來把我這類首級割下以償你那個人頭何如軍爺曰人頭是我失手墜落與你無干長春曰我是孤身一人死有餘辜你乃數口人家賴此生活死我一人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聖 8 8 11

活你全家未為不可軍爺說你到也是番好心只是我不忍殺你嘗言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你若要周全我的大事只可自裁說罷將刀遞與長春邱長春接刀在手正要白刃忽聽半空中有人叫曰邱長春還我笏來長春往上一看只見三位軍爺站在五色祥雲之內說吾等三人乃天地水三官也因見你道心堅固苦行圓滿特來化度於汝汝果然捨己從人積功累行今將汝凡身化作道身幻體更爲仙體六年悟道已就七載成頂將與汝可精進勿慢長春忽然心頭明悟靈機顯著再看手中擎着一片朝笏並不是甚麼剛刀又見三官之中一人空手知是他的朝笏少不得上去交還試將身子往上一縱已入

三五 一四九三

雲端將紛星上三宵大帝高彩雲再再而去邱長春正欲從下雲端忽又想起麻衣相才斷我該餓死我今道果以成量不能再受餓何不借此雲頭往河東一走再試他試試看他眼力如何主意已定即將雲頭撥轉傾刻千里到了養麻衣庄前墜下雲端走進庄來見一個二十餘歲的人就是那年撥飯出來的小厮即對他說我是來求老先生相面的那人說家尊久未出外既要而相可隨我到廳上說罷即引長春入內那養麻衣正坐在廳上見長春進來忙起身接人待以賓客之禮坐下吃茶長春見養麻衣鬚髮皆白老邁龍鍾便日數年不見先生倏而鬚髮幡然養麻衣曰老朽不知在何處會過道長一時忘懷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邱長春曰先生不記騰蛇鎖日該餓死之人麼養麻衣聞言即將他相了一相拍手大笑曰妙哉妙哉道長不知在何處做下大功德畢竟將昔年之相改變了邱長春曰老先生曾言相定終身永無更改之理今日然又說改變之語麻衣相士曰老朽只知相面不知相心今道長相隨心變非老朽所知也昔者雙紋入口是名騰蛇鎖日應主錢死如今這兩條紋路雙秀出來繞於承漿之位這承漿上又生了一個小小紅痣配成格局名曰二龍戲珠貴不可言應受帝王供奉福德不可量也豈思老所能知哉長春聞言也服他相法通神即告辭起身仍回破溪廟內打坐只困勦了一點計較之心要去取笑養麻衣惹出

一番魔障來正在打坐之時恍惚之間若已若存好像身在萬山之中忽起一陣狂風現出隻黃斑虎張牙舞爪向他撲來他却把這死字看得淡全不在意又到查真真之際見一個道童走來說我師傅馬丹陽到了師叔還不起來相見果見丹陽從下走來長春想道不戀情來也由他去也由他忽又見許多人來說難為你將我們過河今當收獲之時與你湊得有一石多麥儘够一年吃用另外又稱補你兩鋪錢縫件把衣服穿說罷將麥措到他跟前堆積許高又將兩鋪錢掣攏身邊要他親手來接的更不存意昏迷之間又見一美貌女子年可十七八自言被晚母毒打私自逃奔欲到母舅家去奈何孤身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四回

難走老師傅何不送我一往感恩非淺說罷嬌嬌滴滴欲哭欲訴長春總不理會與他一個無人無我不識不知轉眼之間見二嫂帶着幾個小孩子走來告曰你二哥已死大伯將家團團吞使你這姓男姓女衣不終身食不終口我是女流之輩如何能撫養他們你可看在二哥向上念其骨肉之情如何安頓我們母子說罷那幾個小孩子便來挪挪扯扯哭哭啼啼三叔長三叔短不住叫喚要賜胡亂捉抓長春靜極之中得慧偶生若無一物猛聽德半空中响曉一聲南天門大夫打開見一童子挂一白鶴到面前說奉玉敕請真人跨鶴飛昇莫教三凡生幻境 須防六賊亂心出

第二十五回 真陽是陰退散 惡貫盈合家沉淪

北邙山下列墳塋

真草蓬離怪鳥鳴

長卧泉台人不醒

桃癸李謝過清明

話說邱長春在磻溪廟內打坐用工正在虛寂之時忽見二童子控一白鶴至其前曰奉上帝敕令請真人跨鶴上昇邱長春默想三官大帝之言七載成真當與焉有今朝飛昇之理莫非這是我心中陰魔相攻生此種種虛幻敗我真道止這一點醒悟二童子也不見了也莫甚麼白鶴獨自一人坐在半邊蒲團上意外星月交輝萬籟無聲這纔是平白生出許多奇奇怪怪的事來若不是念頭報得穩險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悔不該逞一時之興去試餐麻衣故惹下許多陰魔若不煉去陰氣焉能純陽又想了一想必川過混魔之法方能羣陰剝盡使他無隙可乘乃為上策於是離了磻溪來在一個土山見坡下有一圓石重可百觔也是個僻靜之處乃結草為菴打坐其中若到陰魔發現之時他便速來將那圓石往上搬運移至半坡復使陛下又來靜坐一斗便連石混之如此三年陰魔退盡遍體純陽諸般景象入眼皆空靈明目著天機自應知有一庄故事但天機不可洩漏須去點化一番若能使他醒悟可免此沉淪不失上體好生之德下開救濟之門當時離却土山要去辦這件事情且說判隴之地有個富戶姓王名雲家中富貴人

七真因果傳

都稱他為王大戶也算得一個財東傍山依水而居自得山環水抱之勝門外一道溪河這王雲雖有若大家私却居心刻薄慣使大秤小斗輕出重入一味欺貧凌弱占田奪地他家那些奴僕狐假虎威狗仗人勢估騙鄉愚姦淫婦女無所不為仗着主人勢耀造下彌天罪過猶然不知他家門外有一大石長丈餘高數尺頭大尾小像獅子一般故此呼為石獅子在外前做活路的人甚多每到吃飯侍看守庄門的人跋在石獅子背上川柳一敲四下都聽見即回來吃飯這是常規相去不遠有個山坡坡上修了一觀音廟是王雲先祖所建也施得有地土招得有住持王雲當事之時把住持逐去將地土取回只是未曾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五回

庚 60

折毀廟宇打壞神像也算他還有一點善心雖留下這廟子却成了一個冷廟邱長春從寶鷄地方到此就在這廟內棲身每日聽見柳响便去化齋化了十幾天並無一人採採於他莫說化齋連水也化不倒一口止有一個了頭名叫春花見他來了幾回皆空手而來空手而去心中不忍暗地藏了幾個鏹出來與長春道人袖內說老師傳快去此非善地也又過了兩日邱長春來化齋正遇王雲立在門首長春原是來化齋化化今見他站在門前便說了四句話來打動他話曰貪名為利不回頭一旦無常萬事休縱有金銀帶不去空遺兩眼淚長流長春將說畢只見王雲勃然作怒曰你這野道休得在此胡言亂語

三五 四九五

我生平是不信佛法之人你各自早去免受凌辱長春曰貧道特來貴府化齋隨會長施濟一施濟士雲見門外有個拾馬糞的童子內裝有馬糞傍邊有把拾糞的錮子他拿過手來向貧道內鏡了一鏡馬糞走到長春面前說道你求我施濟我便將此物施濟於你何如長春止要試他心念見他這錮子恐是作戲故將石瓢往前一推他當真把一錮馬糞傾入岩瓢邱長春曰這馬糞與我有何用處王雲曰這糞都是我屈下人工拾來的今平白與你也算我施濟也長春開言曰稱善哉善哉那王雲與眾僕俱各大笑閣家大小聞此言盡皆發笑只有春花心中不然一日見那些奴僕俱上坡做活去了暗藏幾個蒸饅在袖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五回 完

內走出外來恰好正遇長春站立門外即欲將饅給與他長春曰我非來化饅也有一句要緊的話對你說你可牢牢緊記若見門前石獅子眼睛紅時便可到山上觀音廟去躲過一時三刻方保無礙說罷飄然而去霎時不見春花把此言記在心內每日出來看看石獅子兩遍如此數日却被一個放牛娃子看出形情問曰春花姐你每日出來看看這石獅子所為何故春花對他說道那日化齋的老師傅他對我說等這石獅子眼睛紅了之時叫我急到觀音廟去躲避一時可免大難放牛娃子聽得此言甚是異奇欲與他戲耍一戲要暗地尋得一塊土紅下午牽牛歸來敲上石獅子去用土紅在石獅子面上抹子兩側

紅圓圓就像一對眼睛抹畢卸下來閃在一邊看他如何是時天色將晚春花在內忽然心驚目眩行坐不安心中暗想莫非石獅子眼睛紅了急忙出外觀看也不顧主人嗔罵出得外來果見石獅子眼通紅大驚一驚竟流觀音廟去放牛娃子見他跑上廟去包圍後跟來將到廟內正欲問他猛然一個乍雷震得山搖地動俄而狂風四起黑雲滿天宰時間大雨傾盆如瓢潑桶倒一般直落到半夜兩灘住時春花和放牛娃兩個伏在神棹下耳聽响聲颯颯如千人搗鼓一般似萬馬爭奔之勢到得天明方敢出來觀看正是不看之時猶小可看了之時那鬼魂却原王雲這所庄廟昨夜不知甚麼時候蛟龍王此過路見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五回 卒

他這房子修得十分體面就借往水晶宮去了止有石獅子不肯去却倒臥在河當中却說春花見王雲合家被水打去未免心酸流淚少時驚動遠近大小男男女女齊來觀看個個俱言天爺有眼報應不爽又見春花啼哭便問曰你的主人全家覆沒你怎麼逃脫性命春花遂將道長指示之言對他們訴說一遍眾鄉人紛紛議論都說王雲惡貫盈滿天降水災那道長想必是位神仙前來指點於他他不肯回心故此被水打去你雖然是個了環却有點善根故將你救出又帶繫放牛娃子不死看來人生天地之間總要做些好事大難來時方有救星又問春花你今如何春花曰這廟原是老主人當日修造的周備這些

地士已拾遺訓如令我欲在是朝禮帶修訂也不想如花

花世界紅塵美景眾人說如此甚好我們與你談些盤費暫且

度日待秋收之後不少能用眾人說畢各去添了些錢糧交與

春花又尋了一個老道子與他伴伴春花謝過諸人從此一心

意苦志修行過了數年邱真人在此門洞前衣知他真心向

道便來與他說即且道人為師後來也成止果此話丟下又說

邱長春自指不合化之後遂入隴州山中見一石壁壁上有洞

乃秦末漢初之間張景先生定日月之處下有溪河這懸岩石

壁臨溪水其水彎曲轉折遠處望來這石壁如跨在溪上其洞

如門時人重的是科甲見此山洞像門一樣就取名龍門蓋取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五回 空

鯉魚跳龍門之意也長春到此始悟門上龍飛之語應在茲矣

便於洞門養性修真不兩年隴州乾早隴州太守率領郡民祈

禱雨澤不降看看苗稼焦枯萬民憂苦邱長春乃赴州郡自言

能禱三日霖霖救萬民州官大喜拜請登壇邱長春乃嚴整

衣冠俯伏壇庭一念救忱誠通上帝果然滂沱大降下了三日

三夜田禾豐足萬民遂安明年北道一帶大遭天荒久旱不雨

天子率領百官求雨不降元順帝俯首張掛榜文招求有道之

士祈禱雨澤有能求得下民者高官厚爵以酬其勞皇榜懸掛

各省知開隴州太守保舉一人能求雨澤不知此人是誰下婦

古今動帝王

七真因果傳

第二十六回 祈雨澤回天轉日 施妙術換風偷龍

一片至誠可格天 却將凶歲轉豐年

休言元主愛民切 還是真人道妙玄

話說元順帝張掛皇榜招求道行清高之人祈禱雨澤隴州太

守奏招選京上言隴州龍門高士邱長春道德清高昨歲隴郡

乾旱賴此人之方所得普霖普救萬民今皇上欲求雨澤以舒

民困非此人不可臣以救民為切故此奏聞元順帝覽罷奏招

龍心大喜即命哈哩脫脫大夫來聘長春不日到龍門呈上

玉帛即宣元主之意長春欣然應召即與大夫同到北京次日

朝見元主元順帝尊以師禮賜坐九卿之上委以求雨之事長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六回 空

春奏曰皇上憂民心切臣敢不効微力但必須高設壇壇皇上

親自拈香禮拜臣然後禱告上帝限三日有雨元主大喜即命

右司董理其事又使太監送長春到集賢館安身次日早朝有

司奏稱雨壇已設端候法師登壇元主即宣長春同到壇所天

子恭自焚香禮拜已畢御駕回宮長春俯伏雨壇奏言懇切到

了第三日午未時分紅日當空如火輪一般晒得遍地起塵人

皆汗流長春以楊枝蘸淨水向紅日洒去少時日邊生出一段

黑氣倏變為雲將紅日遮掩一霎時天昏地暗大雨如注梗梗

下了幾日轉枯為榮變幻回春人民騰歡翠生咸賴元順帝龍

心大喜封長春為宏道真人留居京師待以上賓之禮一日元

三五 一四九七

主官真人內遊玩至御苑這苑內有長青之草不細之花奇石怪樹不可名狀元主與真人同坐石上談道論玄有五色祥雲覆於空中如華蓋一般講到精微之處元主嘆曰朕若承緒大統願從赤松子遊待朕有了後嗣當拜真人為師入山修煉邱真人曰主上免慮皇后已懷龍胎不久當生儲君元主暗想真人果是神仙便知后宮有孕即隨口應曰皇后果然身懷六甲但不知是男是女邱真人曰臣已算定是男萬無一失元主曰果如師言朕之幸也真人退出元順帝回宮對皇后說邱真人算定御妻身懷龍胎不知誰也不准皇后奏曰他焉能算得如此的確何不宣國師上殿與真人同算兩下言語相符方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六回

奎

為定准元主大喜次日宣白雲禪師上殿與真人同算皇后身孕到底男是女白雲禪師屈指一算奏曰依臣所算娘娘身懷鳳胎定生公主元主又問邱真人真人奏曰臣昨日與主上講得明白皇后身懷龍胎必產儲君何勞再問白雲禪師笑曰汝既在悟玄必知數理再一算邱真人曰算不實總是龍胎必生男也禪師怒曰我數理所算無遺汝何得妄言擾亂聖聽邱真人曰數理不如天理陰德有回天之力善行有優數之功今聖上躬自祈雨普救萬民昆蟲草木均沾其恩此陰德之大者也或者感動上天轉女成男化鳳為龍亦未可知也白雲禪師曰吾以汝為有道之人却原也只尋常懷胎在前祈

而在後豈有生成胎孕復有更變之理邱真人曰我已料定何必強辨白雲禪師曰你敢與我打賭邱真人曰打賭使打賭有何不敢白雲禪師曰若是龍胎我將白雲寺輸與你邱真人曰若是鳳胎願輸首級論與你禪師笑曰莫生後悔真人曰一言為誓何悔之有禪師曰口說無憑要立字樣為據邱真人即於御前求了紙筆便在龍書案前寫了字樣上寫立賭首級人長春今與白雲禪師賭勝倘若後宮主母產生是鳳邱長春願割項上首級並無異言白雲禪師也在御前提筆寫道立出賭白雲寺人白雲僧今與邱長春賭勝倘若後宮主母所生是龍白雲僧為輸願將白雲寺輸與邱長春永無異言寫畢兩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六回

滿

下書押成此交換各念了一遍然後呈上御案元順帝龍目暫過親自收存待等皇后分娩之時便知分曉是日朝散各歸其所且說白雲禪師回在白雲寺想起邱長春如此勇決莫非皇后果然是龍胎是我錯算不成放心不下再推數理並無差失心中暗喜自言自語說是邱長春你也怪不得我了這是你自惹其災白丟性命枉自修行一番不言白雲禪師背地嗟嘆又說邱真人回到集賢院算定皇后分娩之日飛了一道神符在九天玄女宮內借來一位神女名曰玉貞仙女變化無窮神通廣大這仙女奉了九天聖母之命來聽邱真人差遣邱真人對仙女言曰今夜丑時盧王府中王外當產見孩你可將請

化裝女嬰換他男孩抱手金鐘

換回往為神女備

分嫌產生一女果

知元順帝甚服神師

之方是為君之道

時齊來朝賀白雲

迎慈朝一脈

日朕命應之嗣

頑雨之功欲為救

級元十說罷白雲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六回

主即命宣入邱真人

故來與主上賀喜

臣算萬無一失

本欲救護今見他

孩掩了神光在

御前回覆元順帝

過用袍袖一掩

王府交符去了

有難智慧却無

的手段隻手拾百

龍齊呼太子于秋

按在手中一看

得也與元主稱

見大奇其事隨

認為女嬰此宮

主退殿文武散

禪師日一言既

女即來繳還葫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六回

白雲寺心中不

技弱三分總是

對禪師日邱長

一人一個換一

道理禪師聞言

廟瀾人翻來一

不惑便走不完

纔好我到山門

取出把拂塵上

莫說我今人力

第二十七回 論道眾誦誦告誡 論修行層層說來

花落花開又一年 人生幾見月常圓

打開名利無拴鎖 烈火騰騰好種蓮

話說邱真人走出山門在袖裡取出拂塵暗將拂塵上棕絲拔斷一些吹口真氣白空拋去被風吹散不知落於何所霎時來了無數道眾跟隨邱真人進來將寺內僧人換盡白雲禪師即於邱真人所居集賢館住下這些僧眾散在各廟棲身你道邱真人然何定取這白雲寺因北京地方王氣正盛知是久都之地欲借此盛地開一開壇演一演教二者白雲禪師應在南邊發跡開闢三江一帶地方若久在京都守着這白雲寺終難開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七回

闢故此竟將這寺院占了使他好向南去普度眾生故而天地生人各有其所或利於此而不利於彼或利於彼而不利於此上土修真必取其相生相應者而居其於相尅相防者則避之此謂得其地利也閉言少教且說邱真人在白雲寺招集道侶不上一月便來了幾十位道友應酬事務各派有職司一時間關熱起來邱真人見道友們賢愚不等少不得開示一番邱真人對眾友曰所謂出家者出塵離俗也必先有一番看破塵俗之意隱居求道之心方可謂之真心出家也若一時妄冀成仙或因氣忿或貪安閑而出家者是借道為由而實妄頓其身也故猛勇心易起長遠心難得以道為可有可無所以終失

玄妙又有幼失依託者來孤獨來出家者不過借吾門以棲身有何看破之事總而言之既來者則安之管他看得破看不破來在三寶地都是有緣人進吾門者不窮出吾門者不富既入吾門當體吾心上者參玄打坐中者誦經禮誦下者作苦做工亦可以了出家之事人所不能者我勉而能之人所不忍者我必忍之能者能絕情慾忍者能忍饑寒如此則過於人也要使心中空虛勿容一毫障礙勿起一點偏私不惟無人更且無我以我所無而應從何有哉要在此虛無之中求道工夫自得若於做作上做工夫反失真道凡事量力而行不過不及識其大者成其大識其小者成其小傍繩墨而去循規矩而來雖不能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七回

成仙佛亦不失為好也不枉出家一場若止知挽髮是道削髮即僧五蘊不空四相未忘外面儼然衣冠內裡幾同禽獸名利之心不淡是非之心常存華為念只恐衣服飲食不及人僥倖在意常望所作所為皆如願如此之人雖說出家竟未出家名呼為道全不在道以此看來不及還俗歸家染苦為樂可必久戀玄門指道營生造下無邊罪過今生既不能超拔來世猶墮於苦海是今生之福果未得而來世之罪孽早種當自思省邱真人正言之山門外來了十餘人俱是高長大漢你道這些人是誰乃是當年秦嶺山上打救真人的幾位好漢趙壁王能朱丸等同着一夥弟兄到這白雲寺來却原他們昔日在

秦嶺山上救活邱真人被真人說了幾句罪福因果的話把他們提醒各自改邪歸正做了一個雜貨生易奔走幽燕之地却也可以度活日時一混十餘年趙璧李維張建俱已老了只有王能朱九尙未留鬚他們聞聽人言白雲寺有位邱大真人是個有道之人去歲祈禱甘霖普救萬民後來又算皇帝娘娘定生太子與白雲禪師打賭將一座白雲寺藏在手裡他如今廣招學道修行之人在那裡講經說法他們聽見這話大齊歡喜趙璧曰當年我們在秦嶺山上救活那位老師傅他牌兒上有邱某奉行之句敢與他如今得了道否我們何不同到白雲寺去瞧一瞧張建曰我們常行在訪問有道之人今者或可遂願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七回

完

又

也未可知朱九曰只要他有道有德我等便拜他爲師出家去罷趙璧曰朱兄弟之言甚是爽快於是大齊來到白雲寺正遇邱真人和眾道友坐在大殿院裡講這出家學好的言語見他們進來邱真人卽站起身來說道眾位好漢別來無恙趙璧等皆說不得邱真人了當下見問忙答曰蒙神天護庇得獲安寧你這老師傅像在那裡遇過一時忘懷敢乞明示邱真人曰不記秦嶺山上飯的道人麼趙璧曰道長就是當年指點我們那位老師傅麼邱真人曰不是我誰趙璧等聞言一齊下拜曰別後不覺十年有餘我等俱已衰朽老師傅容顏轉少真有道之人也昔日曾說過老師傅得道之後我等要來投奔望老師

傅將我等收留願拜在門下爲徒不知老師傅意下如何邱真人曰昔承救命之恩至今未忘若說我得道我實無所得也不過仗道以開化世人嗟乎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昔日不過是警誠自己之意誰知眾好漢一聞此言洗心革面勇於改過不失爲好人十餘年來守志堅實今者看破紅塵要來出家也是一庄快事但既來出家俱是前生積有善行纔能起這個念頭雖發心爲僧爲道必謹遵法言法訓當要慈心下氣恭做一切不可使性縱情妄念千般更宜捨己從人最忌傷生害命勿謂我不如人遂起妬妬之心休言他不及我便生輕慢之意莫將好勝心凌辱於人休起輩高念驕傲乎已我不如他是我修積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七回

半

未到不及我是他時運未來道無大小吏無尊卑不論富貴貧賤何分尊卑老幼有道者爲大有得者爲尊好學者如金如王不好學者如草如茅不貴金銀財寶只重仁義道德天子出家不爲貴乞丐出家不爲賤我當年幼失依怙蒙兒長提救成人知與紅塵無分一心訪道修真後遇吾師重賜真人授以至道又蒙師兄馬丹陽深爲指撥自斜谷分單之後深自勉勵大餓七十二次幾自殞命小餓無數苦難盡言然而我心如鐵石靈死不退初心越受磨難其志愈堅後在磻溪行苦工六年其中困苦曷可勝言嘗言苦盡甜來一朝頓然醒悟蒙天眷顧屢祈雨澤悉降甘霖一時名動帝邦身赴宣召辭曰道果未成到

此地步亦非容易爾等既受出家當作斯念不以富貴動其心

念今求個不死之法方可謂之至人也邱真人語畢趙等皆

一今求個不死之法方可謂之至人也邱真人語畢趙等皆

苦根不盡智慧難開今願爾等當於苦處求之受一番苦即退

市挽髮俱各取有道號自不必題又說皇后自思我明明生下

失一座寺院輸與邱長春這都是為我一人生出這投禪來又

恐白雲禪師心中煩悶遂命內侍宣禪師入宮安慰一番說為

這小孩子致使我師受累白雲禪師曰數理算定是鳳不知

邱長春用何法術換作男臣恐非社稷之福也皇后曰當今

以之嗣為念本后也不敢言聖上得了這個孩子故邱長春

暑施些小計

神仙也難逃

張果飲之張果連飲三盞口中說道酒無好酒殺無好殺說罷

昏迷半刻滿口牙齒盡黑醒來忙索御前鐵如意將黑齒盡行

琴蔭閉口片時滿口復生白齒唐明皇纔信他是真仙下降今

娘何不學唐明皇故事將鴛鴦酒於案頭宜酒不死真仙也

第二十八回 鳳駕歸宮 后試道 戴金冠真人的詩

丹成九轉蒸地陽 入聖超凡壽命長 不有一番曲折事 焉能萬古把名揚

話說皇后聽了白雲禪師之言命內侍到白雲寺去宣邱真人

皇后乃預置鴛鴦酒以待且命內官兒奉了娘娘之命來召真人

人宮真人已知其意臨行不付趙李諸人速備二十四缸清涼

之水一字兒擺着待我歸時自有妙用不可失候以候吾事則

臨已畢即同內侍入宮參白鳳駕皇后日前者真人算定本后

必生太子果如其言本后無以酬勞今則欽賜御酒三杯畧伸

敬意說罷命內侍捧酒至真人面前邱真人也不推辭連飲三

杯辭了皇后轉回白雲寺見二十四缸清水擺列廊下真人即

跳入缸內冷水浸着霎時水熱起來又跳入二缸內二缸水熱

又跳入三缸內一連跳了二十三缸到二十四缸水未挑滿淹

不及胸毒氣未盡毒火上升把天庭上的青絲髮沖落有三指

寬遠處看來就像如今半頭道士一般這且不題又說白雲禪

師打聽邱真人未死又進宮來奏聞皇后皇后曰飲鴛鴦酒不死

定是神仙無疑也白雲禪師曰或者酒毒未甚不致於死也是

有之臣聞神仙能避五金入石凡金銀銅鐵到他手中如泥土

一般要方便方要圓就圓道門有巾有冠巾者覆髮也冠者束

髮也今偽為不知總而言之為巾冠娘娘即以巾冠作金冠賜

他黃金 鏡使其戴於 頭上他若戴得穩便是真仙若戴不穩
大齊取笑一番他必不自安無顏見人定退歸山林皇后聞言
且喜又命內侍再到白雲寺宣邱真人入宮真人即隨內侍來
到皇宮皇后見他天庭顴髮即問曰真人額上何無髮也邱真
人不慌不忙說出四句詩來

昨承丹詔赴瑤塔 王母與臣賜髮來
連飲三杯長壽酒 遂將頂上天門開

邱真人說畢皇后心懷慚愧本不欲再試道妙無奈已曾應允
曰雲禪師之言乃笑而言曰真人果是真仙神通非小令人欽
服本后御製金冠真人可戴在頭上配一配道相說罷即命內
七真傳 卷下 第三十六回

官員用瑪瑙盤捧出一鏡黃金對真人曰娘娘御賜金冠請真
人戴上以好謝恩邱真人早已知覺袖內帶有鋼針雙手將黃
金接過運用三昧真火向黃金吹去其金遂軟如泥用針把金
插透將黃金穴在髮上用針挑着幾根髮插入金穴內針尖上
又挑幾根髮前後勒住那鏡金子可不是穩穩當當戴在頭上
皇后聽了白雲禪師之言不過欲取笑邱真人誰知與道門道
下個規模今日道友們所戴之黃冠即與於此也這話不道又
說邱真人將黃金戴在頭上來與皇后謝恩日中吟詩一聯
屢承丹詔頌恩深 臣敢將詩對土吟
君子心中無冷病 只覺頭上有黃金

七真因果傳

真人吟詩畢皇后自覺不安站起身來曰本后知道也真人
諒不介意邱真人曰那有皇后之錯是臣久戀禪塵自惹魔障
言未罷白雲禪師從屏風後跳將出來一把拉着邱真人曰邱
長春也不是你自惹魔障是老僧魔障於你邱真人曰禪師乃
四大皆空之人焉有魔障於我看來實是我自取其咎也

貪迷世故戀塵囂 久戀塵囂魔障自招
煩惱實由我自取 別人怎使我動搖

當下邱真人說了這四句話歸咎於己原不白雲禪師不曾多
爭是真人偷龍換鳳壞了他白雲寺故此他纔生出這一點障
礙勸皇后置酒賜冠以圖報復若真人不占他白雲寺焉有這
七真傳 卷下 第三十六回

一場是非故真人歸咎於己是天良不昧也後人勿以此勝彼
敗為口實可也白雲禪師聽得邱真人自歸其咎禪師亦悔用
意差失隨口也說了四句曰

讀過佛經萬事空 為何一旦心朦朧
說罷道塵終無益 枉費心機錯用工

皇后見禪師真人皆各自任其咎迴光返照心中大喜正欲讚
嘆幾句忽見宮人報道聖駕來也皇后即忙迎接聖駕入宮邱
真人與白雲禪師齊來參見聖駕元主其甚喜說道朕見二師不
時時常憂慮今往西宮散悶方纔宮人報說二師和好朕龍心
大喜故此離了西宮來陪二師閑談皇后又將二師皆各歸咎

三五五〇三

自己之句對元順帝奏了一遍元主大悅說是三教原無二理
僧道原屬一家朕今也要說幾句話賀一賀二位師傅

一僧一道在京華 僧道原來是一家

從此不須分彼此 共成正果為菩薩

邱真人和白雲禪師聽得此言齊來謝恩元順帝對白雲禪師
口朕已發旨餉收國師新建寺院待工程圓滿可將白雲寺佛
像移於新修寺院內另取寺名將白雲寺改為白雲觀音聖道
祖神像以別僧道各有所宗為千秋香火作萬世觀瞻素不負
二師保朕之功也真人同禪師重新謝恩元主命宮人擺設素
筵君臣共樂筵間又談了些道妙佛法佛以空生設教道以虛
七真傳 卷下 第三六回

無為宗空者無也虛者亦無也看來總是一理少時筵罷二師
辭了元主各回原處自不必題又說白雲寺出來那些僧人在
各廟內駐紮一日偶會在一處大齋商議曰我們好好一座寺
院被邱長春占了難道罷休不成功有一好事的僧人自言
董風鑑若依我主意在白雲寺前面修一座西風寺普教白雲
寺大敗眾僧同致敗之由那多事的和尚曰豈不問風水怕人
破以我西風吹彼白雲何愁不敗何愁不散眾僧問言拍手大
笑曰妙妙當下做了幾不絲簿又有一個廣有文才的僧人提
筆寫了一箇序頭一齊來見白雲禪師求他出頭請幾處官衙
隨將西風吹白雲之話對禪師說知白雲禪師笑曰是誰說你

們打這主意眾僧便指出那好事的和尚曰便是這位上乘普
薩白雲禪師便問他你興起西風吹散白雲是何意也那和尚
曰晚輩欲與上人報仇白雲禪師曰我佛開教以來只可與人
結緣未聞與人結冤出家人四大皆空一塵不染有何仇之可
報乎昔佛被欲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我佛並無怨恨故此
論位大雄不生不滅皆由能忍辱仁柔方能具足神通故吾門
以空說法空諸一切無人無我不與無人我之見有何
怨之可報有何風之可吹況且邱真人與我原無怨恨這白雲
寺是我輸與他的又非他來強奪昨日天子曾御賜皇餉另修
寺院汝今捏造這些言語滋生事端倚天子知道降下罪來老

七真傳 卷下 第三六回

僧膽帶不起你要修你去修罷說罷各自養靜去了眾僧聽了
白雲禪師之言陡然醒悟將起西風吹白雲的念頭霎時消化
把緣簿用火焚化依然散住各廟住下只有這會破風水的和
尚心中不服出來逢張利李都說我化得有幾千銀子要在白
雲寺前面修座西風寺我這西風一起將他白雲定然吹散管
教他們那些道人一個個自不成他以為說些天話將白雲觀
道友們嚇一嚇殊不知道友們十個就有九個會說天話聽得
這些言語也散些流言出來說道問他只管修等他修起我們
在前面築一塚高塔如扇子一樣等他風來我一扇扇去名爲
返風自吹自散忽一人大呼曰你們能返風我使去放火

第二十九回 受丹詔七真成正果 赴瑤池羣仙慶蟠桃

修成大道出迷途 纔算人間大丈夫

日月同明永不朽 乾坤並老狀玄都

話說那些誇大話的道友正講到他若把西風寺修起我們便在觀外修一堵照牆自古道雲怕風風怕牆這牆壁當把扇子風來時與他一掃那風便往回吹名爲返風話未說完那秦嶺梁上攔路打搶人的朱九在傍大聲吼口只要你們能返風我便去放火燒他一個乾乾淨淨王能見他如此氣勢忙來喝住說他廟猶未修你去燒味等他修起之時再燒不遲眾道友聞言大齊笑了一陣誰知就有那好事的道人把這些言語傳將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九回 老

出去也是遂張對李胡說一番年代久了話柄還在相傳不實以爲真有此事說和尙修一座西風寺要吹散白雲觀被道人用個破法迴光返火把西風寺燒了其實並無此事不過那邊出了一個多事的和尙這邊出了一个講大話的道人你說過來我說過去惹動了那喜歡生事的人編成話柄有許多老修行在京地上生土長都把這庄事攪攪不清自今依古書較正無訛庶使後世門人不爭強論弱則於因果有光輝也

自古說傳不可當 說來說去越說唐

今人認作真寶事 屢把前賢論短長



又說邱大真人白與白雲禪師和好之後靜養之餘將修行工

七真因果傳

夫九九八十一轉輪爲九九八十一難以真性本情心猿意馬爲本身所用以七情六欲三尸六賊爲外魔侵奪著成一部大書名曰西遊記書成之後普道童送至集賢館獻與白雲禪師白雲禪師是胸大有智慧的人一覽便知也將那動中景象靜禪妙用六六三十六路外魔來攻本身以智慧神通生尅變化著成一部大書名曰封神演義也今沙彌到白雲觀奉與邱真人從此兩家合好白雲禪師此時神通具足飛錫到江南地方開闢去了這一仙一佛著下西遊封神永垂萬古妙用無窮

兩部大書藏妙立 幻由然作理當然

七情六欲從中亂 生出魔王萬千千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九回 美

閉言不敘又說邱真人在白雲觀開壇演教講說戒律大開度世之門重興全真之道設規立矩以警後人又垂訓文以遺後世開叢林七十二座接玄裔百千萬載三千功果八百行滿應赴紫府之選以成大羅之仙三十三天丹書下詔十月十九跨鶴飛昇是時也霞光驚映紫霧騰空對對金童而接引雙玉女以導行和風習習半空中幢旛飄舞音朗朗雲端內仙樂鏗鏘宴時離却北京之地傾刻來到南天之門玉馬殿趙見而拱手張爲許薩笑以相迎朝至尊於金闕觀天顏於玉京俯伏玉陛之下凌霄殿前冊臣吾皇萬壽無疆大哉帝德好生上皇一見甚喜卽命考校功程三官上殿保舉七真功德退備考告

三五 一五〇五

功外功。長春為第一。玄通妙於無極。太極劉長生為
 譚長真。道心堅。固名列三等。馬丹陽清靜無為。第四。甚稱
 太古一塵不染。舉為第五。王陽萬慮俱寂。應在六名。孫不
 一智慧。回通首倡。修行其功最大。應該超羣。然則遜讓一步者
 則以他為始。今以他為終也。註明第七。全始全終。七真之果。紫
 府已標名姓。今臣敢以奏聞。奏罷天顏喜悅。逐一勅封。七真邱
 長春封為天仙狀元。紫府選仙上品。全真教主。神化明應。主教
 真君。劉長生封為玄靜。蘊德真君。譚長真封為宋玄明。德真君。
 馬丹陽封為無為。普化真君。郝太古封為通玄妙極真君。王玉
 陽封為廣慈。普度真君。孫不二封為玄虛。順化元君。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九回

七

上皇封贈訖。劉譚馬郝王孫六人俱已謝恩。只有邱長春不肯
 謝恩。三官大帝呼曰。邱長春。怎不謝恩。邱真人俯伏玉陛。涕淚
 交流。惶恐奏曰。非臣不謝恩。只緣道本難學。仙不易成。後世修
 行學道之人。如臣受那百千萬勞。而不退初心者。萬中難遇一
 也好。最難學。非學好。不能了道。臣有學好。難本章上奏。
 悟道不易。學好最難。蓋學好之事。非大力量之人。不能學也。
 要能忍饑受凍。忍辱受恥。有時衣不終身。食不終日。日斷兩
 餐。夜難一宿。無日不惹人嫌。厭屢受凌辱。言之酸心。聽之樂
 胆。臣經歷千般苦處。故知學好之為難也。一好字而難學。故
 望仙乎。臣恐天下後世修行悟道之人。不能如臣受苦受難。

有學道之名。而無學道之實也。使臣無從化度。有真玉皇。榮
 封之恩。故臣不敢謝恩也。伏乞赦宥。

邱真人將這好難學。奏聞上帝。上帝默然。只見明大帥內走出
 一位星君。你道這星君是甚模樣。

生成赤髮赤面。赤鬚赤心。隨身金盞金甲。脚踏三
 五火車。追風逐電。統領百萬貔貅。降世怪。無私人稱
 鐵面雷公。護法有感。共尊先天靈祖。

話說靈祖在位。邱長春奏稱學好之人。有許多苦。無人
 護持。當時起了惻惻之心。願作護法之神。遂大聲呼曰。長春
 你只管謝恩。後世若有修行之人。學道之主。他有三分修持。我
 七真傳 卷下 第二十九回 分

有七分感應。他有十分修持。吾便隨時照臨。自有人辦齋造供。
 不使他忍饑受凍。邱真人問聽星君之言。方纔謝恩。又與星君
 作禮。把個幾千劫重的擔子。與星君擲在肩頭上。少時上皇
 退殿。羣仙散班。七真同到紫府。參見啟祖。東華帝君。鍾離祖師。
 賓祖師。又拜見師。傅重陽真人。東華帝君。使紫霞真人引七
 真到威儀館。習學瑤池禮儀。不日蟠桃會起。以好朝謁高真。到
 期。東華帝君引領新進真仙。南宗北派五祖七真。端望瑤
 瑤見瓊樓玉宇。金闕銀宮。珊瑚為欄。赤玉作陛。金碧交
 映。祥光耀。映異香。蔽葳蕤。林玉樹之中。鸞飛鳳舞。金
 虎嘯龍吟。玄鶴梅鹿。青獅白象。皆配成對。鳳翥龍

車轡與鶴駝世無其變說不盡瑤池莊嚴表不完崑崙美景且說東華帝君引着新進仙參拜王母王母待以賓客之禮少時間聖真如雲而集王母接見啟問已畢依前會古規各有次序只有新進諸真必待主人安排西王母曰新進眾仙對此上聖自不能逐一參見今可便宜行事立在丹墀向上三拜普同一禮王母分付畢東華帝君引領眾仙跪於瑤壇三禮九叩拜畢王母逐一安位樂奏鈞天歌舞霓裳席上珍品難以明言皆非塵世所有許多仙童傳杯遞酒無數玉女把盞提壺有數十童子手提紫竹籃筐凌空飛走直登樹梢摘取蟠桃從上而下傾刻滿筐滿籃仙吏仙官互相轉運須臾盈庭揀選最大者上

七真傳

卷下

第九回

全

七

奉天尊大聖其次者俱養大羅金仙三尊正神再次者貫結蓬島散仙侍衛人員一切眷屬其桃非容易而食要有修行的人方可得也後世門人有欲慕此桃者也學七真用心苦志修行得道成真參拜瑤池王母必以蟠桃賜汝吃一顆壽活千年不老長生會畢千真萬聖各回天宮七真隨東華帝君轉歸紫府道紫府在方諸山上這方諸也與崑崙相似但不及崑崙之高

大其中也有四時長青之草八節不謝之花亦算天宮第一境界不易到也詩曰七真因果永流傳惟望吾人習妙玄受得人間無限苦定做天上道流仙

七真因果經傳卷下終

七真因果傳

返魂萃英

乙亥年九月

山東煙台慈光社印

中華印書館存板

中國道教協會藏書

叙
按此書之命名。即返魂丹之變體也。蓋返魂丹者。係於壬申夏間。我純陽祖師。念切普渡。特於升雲壇中。會集仙佛。飛鸞垂訓。用以開化。書成。顏曰返魂丹。蓋其中命意措詞。均係現身說法。事確情真。粹讀一過。快心悅目。誠驚夢之晨鐘。破迷之金針也。謂為返魂。適真名稱其實。逾年。濟佛奉命。以升雲祥光四繞。瑞氣上騰。改壇號為慈光社。從此主壇者。聖帝輔之者。濟佛與我祖師。其間一切規模。較前大不相同。是以聖帝於去歲降壇。特命輔法帝君。與靈佑帝君。將前所出之返魂丹。以四冊編成兩冊。佛門一冊。名西天指路。此一冊名返魂萃英。其篇首表列之仙銜。與發端之詩詞。及生平事跡。雷同者。概為改正而刪除之。至其原訂之篇次。亦均以先傳後記。移置得當。以便閱者醒目。此無他。蓋以當今之世。正三會收圓之日。有此書之助化。可

煙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返魂萃英
以收效於將來。故為重行釐訂。以變其體。既省印費。又便攜帶。用以遍佈天下。誠易易也。我聖帝為渡化一事。其謀慮之周到。與盼望之懇切。可謂心血噴盡矣。讀是書者。其能仰體此意否耶。
民國乙亥年慈光社弟子奉命 敬序



手捧太極下大羅
 灵英顯化仙踪多
 度尽眾生離塵苦
 方遂婆心樂謳歌

輔法帝君讚

返魂萃英



足步芒鞋遊
 大千因果位
 受極樂天終日
 法身渡塵苦
 半是法潛
 滑稽設

孚佑帝君讚

三五—五〇九



新明天氣曙
 光寒執塵杖藜
 站雲端一片
 婆心救世界
 面目全身
 爾再為
 誠意帝君讚



慣吹玉簫
 尋知音塵
 中顯像露
 半身巫今已歷
 千百歲為何
 猶比弱冠人
 孚佑帝君讚



一尾丹心垂灵光苦度
 宸生日忙拈花已露
 玉液意雲霧不朽道
 味东

輔法帝君讚

返魂萃英



遥指天心
 下碧天
 仙踪缥缈
 蓬瀛居
 地多煥
 垂沙笺
 輔法帝君讚

三五—五二一



儼然九霄一
 靈官濟世活
 人達萬千方
 壺島中推
 第一無量
 功德令人羨
 孚佑帝君讚

返魂萃英

孚醜純陽祖師鑒定

元陽帝君

闡化真君

同降監壇

輔法帝君

普濟帝君

同降招待

王靈官降壇壇

純陽祖師降陪駕

諸生肅靜恭候

返魂萃英

玄玄上人

我已經數次混沌。所有事實。史冊未載。即通靈之說。亦不詳也。今將吾之如何看破紅塵。如何修道。如何得道仙去。為爾等詳言之。以備後世修道者參考。作為標準可也。我降生之日。母夜聞鈞天之樂。異香滿室。及長聰慧異常。賦性好道。夜夢天神謂我曰。子好道多年。而未得長生之法。子向下多作好事。中元上人汝師也。爾力作善。自能感格。仙師傳法。予一驚而寤。自念此夢。定是神人指示。遂竭方作諸功德。努力修諸善功。行凡七十一載。一夜坐於月下。聞鶴唳之聲。見一老者自天而下。予甚驚異。見曰。子勿驚惶。我中元上人也。念子虔誠。修諸功德。故特來授爾玄術。我遂再拜。師口授吾。凡一夜始盡所傳。師曰。子今得玄術。切勿急煉。當再培陰功。免他日行火時。有種種魔障也。予聞師言。不解魔障為何物。師曰。即天地間暴戾之氣也。隨人而化。亂

人心。苟得久觀玄術。如功德不滿。亦不可行。火。惜其擾亂也。其或有功德不足。而行火喪命者。初我前獲之品光。積德四十年。吾授以玄術。告彼多積功。再入山不避。彼負功已將滿。遂入鹿鳴山中。行火。凡三載。爐火外散。彼惶恐失神。無措。遂得驚狂之疾。半月餘。遂卒。故有道必有功德輔之。不然。大願難成也。吾遂再拜受命。師遂去。予出雲遊。立諸善功。又四十五載。方入深山。煉此不死玄術。凡十二載。神功始成。遂出山雲遊。處處接引善緣。住世四百七十二年。始升天去。歷觀盤古以來。成道者不下萬餘人。半皆功德積成。當今之時。三期已過。末期又來。而諸仙佛。處處飛鶴設化。冀挽人心於已死。凡世之修子。既入吾道。當以立大功德為目的。切勿躊躇進退也。須知浩劫遍地。處處災殃。俯首下視。惡氣直沖霄漢。誠可悲也。故逢此末期普渡。知者趁此機會。修諸善功。不惟能保其家及其身。並可登仙成佛。是誠萬劫難

返魂萃英

一一

經中印書館代印

得之良機也。此機若失。萬劫難逢。切莫甘自暴棄。後悔不及。有緣之子。若見此書。總當竭力修德。有力者量力作諸善事。無力者修諸苦功苦行。亦大功德也。果能竭力為善。天宮自然掛號。紫府自能標名。小則降百福其家。際其子孫。大則超凡入聖。永脫五劫。與天地同古。自在清閒。其樂何如也。即有衆生念差失足。有大罪孽。苟一旦回心改過。向善。亦必名列仙籍。其與無過修道者。修成則一也。切莫灰心功德。自暴自棄。水落沉淪也。今日吾本無暇來此。經逢萊諸仙之請求。吾故特來少談化世。此書一出。凡見是書者。即是有緣。無過者加勉。有過者立功補之。吾經混沌以來。已久隔塵寰。須知我言不汝欺也。大地有緣。速出苦海。跳出道岸可也。

靈寶道君

今日經諸仙邀請。吾故乘暇來壇。將吾修道事實。為爾等告之。憶昔日看破

返魂萃英

浮生一溜烟。沉淪苦海。幾時上道岸。纔放下塵緣。不想置身雷雲間。惟開習作禪。將靈台清淨。得皓月長圓。枯坐七載。未見半點靈驗。我自念頑空。恰似野狐仙。因常思念。功行七載。丹不成。不如訪師求真傳。遂棄家雲遊四方。誠心訪道。急結仙緣。奔走數載。未遇仙。心緒已亂。如蓬轉。自念雲遊為訪道。至而今。數載未得傳。他快欲返。遇見一老者。策步如飛。似其康健。不由自納罕。定是異人在世度有緣。急跑近前。揖之問根源。老者曰。我年已四百餘。體康健。有妙藥長生丹。若能服一粒。壽同天地。作神仙。俺急忙叩妙玄。老者曰。欲得長生法。須加功德。煉。你休求得兩莽。須知道玄術。價值何窮。予遂乞哀憐。老者勸我回家積德。善。轉瞬杳無跡。我驚訝萬端。聞笑聲在長空。急忙抬頭看。老者站雲端。指揮彩雲。布成四字玄玄上。人。我急忙叩拜盡虔。瞬已杳。暗念曰。求仙全憑功與德。若無陰功。雖遇仙。我回家作善事。積功德。準備一千

返魂萃英

三三

經中印書館代印

三百善。定要作個長生客。逍遙自在仙。及至家。見善盡力為。努力造福田。無事即尋些善功。積些善。善修二十載。那一日。蒙道祖降我家。玄妙傳。謂我功德尚未滿。再積些功德。方能入室煉金丹。我再拜受教。道祖欲去。俺送至街前。轉瞬失所在。我遂回家。貸了些莊田。積功德。行三載。入室神丹煉。三年功始成。棄家度有緣。雲遊十七載。玉旨下。駕雲起。證果玉清天。這是我生前修道之實事。托出和盤。勸爾後世修子。多積功德。自然仙。書成傳大地。儼同救生船。有緣者修功德。到他日功滿入諸天。這一部天書若告成。真是衆生奇緣。吾之言語。其各勉勵。

魏伯陽

吾之里居。與昇仙之事實。均詳載仙傳中。姑不多贅。茲將我飛升後。有一二小故事。為爾等言之。其一為劍誅妖道張三峯。張三峯者。東遼人也。習採戰

之術。有邪法。能點石化金。隱寓茅山蓮花峯下。有徒三四人。皆富家子弟。慕其術。崇拜門者。初以多金買民間之及瓜女子。俛見其中七八人。多則半年。少則數月。未有不察亡者。初尙命其徒。於人間買之。繼用邪術以盜。故良家女子多受其汚。彼煉此術。計不滿五秋。而死女子不可勝計也。當是時上天大怒。命雷部殛之。又被其邪術所汚。墮二龍於茅山之隈。此二龍勢將就危。恰吾雲遊至此。見之不覺大怒。是時其虛前。妖氣惡氣。直冲霄漢。吾即入定。察其罪過。見惡箱中批云。若以雷殛。雖死猶有餘辜。吾復幻一書生。察其動靜。至其虛扣門者。有一人出應門。問之。彼言三宰其師也。命予少待。進通客室。少頃。其人復出相送。隨之入。見室內置一高座。有一道人坐其上。予即知其三宰也。室中女姬不下數十。皆面黃肌瘦。予不覺心頭火起。默運三昧之火。意將焚此妖區。而妖道甚黠。問曰。火起無名。將何所用。予應之曰。

返魂萃英

四

題自中華印書館代印

燒盡道中罪人。話未竟。慧劍已刺其喉。彼未及防。遂倒地。上呼吸猶如遊絲。予復割其頭顱。遂起三昧之火。焚其妖屍。其徒見此况。叩首不已。予念此數人。皆人罪狀。帶竹難書。並皆決其首焉。自此而諸女姬無主。均星散矣。予復咒盪水。滿二龍身間。霹靂一聲。騰空而去。此張三宰之罪狀。雖探補能卻病延年。而天譴實難逃矣。後世有習此術者。務急歸正。以免雷殛。姑錄之。以爲龜鑑可也。

其二爲教孝子田以坤。以坤貧無立錫。父早歿。事母至孝。母疾喪明。而以坤在村。備工自給。值麥黃時。利那入山中。時方午。鄰家不慎於火。連及以坤之宅。其母乃一替婦。忙迫中號聲甚慘。是時四走無路。而以坤耳熱眼跳。念家中必有苦危。緣其天性大孝。急奔至家。而門窗盡火。始不能救矣。聞其母之求救聲。急投火中尋母。而其母固無恙也。而孝子亦未受傷。初未遭回祿時。

予雲遊至此。見緝袍者。執法旗號令指揮。予念及其家。雖前有微譴。然孝子節婦。亦可補其祖上愆尤。故以坤在山中。耳熱眼跳。皆吾所爲。特欲試其孝行。真假耳。果然名未虛負。越三四日。予又造門拜謁。留三日。盡吾之訣。予遂西去。後以坤之母謝世。彼遂隱於武當。結廬香爐峯下。後道成仙去。使當日以坤非孝子。豈能救其母。豈能成其他。故孝者修德之根本也。

混沌子

憶昔日悟澈世事。水月鏡裏花。俺纔訪至人。芒鞋跑破。走遍天涯。上遊數載。處處留心看。細尋訪。那裏有個仙家。幸我志不忘。虔心訪察。學丹砂。總是俺功德不足。披星戴月奔還家。看一看歲月已逝。朱顏改。何異雲抹殘霞。我焚香發誓願。要把善功千三培下。他日遇師。倘蒙宏慈傳我法。我定要普渡衆生。力積功德如恆沙。俺從此立功德。那管囊中錢多寡。惟儘日見吾師爲非。

返魂萃英

五

題自中華印書館代印

虛語。積功正七載。夜夢神人謂我曰。你功德已將滿。此番雲遊訪至道。定能遇仙家。恍然醒。喜得老仙眉開眼花。次日收拾些零星碎劍。乘家訪丹砂。月餘抵匡廬。終日踪跡滿山中。遇見個老人。髮如白雪。面似紅蓼花。腳踏木屐。身服破黃綢。風清而月朗。飄洒一仙家。俺趨而前求印證。老人半响笑而答。我名浮邱公。原與爾有緣。分當授爾法。予再拜稱師父。老人口授半日。我已心領而神會。火候層次功法。辭恩師出匡廬。奔程轉回家。俺復積些功德。行些善。半載入室煉丹砂。行火凡三年。神丹成。工夫罷。謔云。雲遊四方便是家。俺遂出遊。渡些有緣人。上寶筏。飄蓬十四載。功已成。果已滿。感得上蒼丹詔下。駕雲冉冉升。果真是功德積多。樂應他。勸爾修子。勤把善來積。功圓滿。踏雲霄。終日行樂無母無望。逍遙自在。白雲是我家。

雙華子

憶昔日學長生。不學迷徒賦大驚。你看這飄零秋色送涼風。黃葉兒飄飄落。寒砧將作聲。北雁南飛。哀鴻啼長空。韶光最易逝。俺雖非智者。却看破浮生。因此力作善。積陰功。貨產賣田救貧寒。俺想開錢財事。臨命終帶不得分文。常言道。有錢難買金剛體。俺纔把道味拿。不被名利鎖。要學長生。那怕這袈裟不給。但保這丹道性命。冀遇聖師。傳我這無字經。修我的性中靈。靜養的方寸。空空洞洞。那一日逢一老者。策杖而行。滿酒仙骨。飄飄然有出塵之仙風。我急忙趨向前。盤問仙師道號仙名。老仙曰。我生於混沌初開。與五老同時降生。我受那東方氣。名叫木公。今日你有緣。千里來相逢。你真不枉叫鬱華子。緣結幾生。我傳你玄奧旨。無字真經。保你透金石而無碍。步日月而無形。你切要功德勤積。你看光陰一擲梭。不留停。早積功行。我再拜而受教。恩師授我道法。半日間。請我曰。爾已會玄奧。我的錦囊已帶。你從此切

返魂萃英

六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要盡力培善功。語畢。師已失所在。俺望空膜拜已。徒步回家中。焚香禱天地。答謝神靈。默佑我鬱華子。得了丹訣長生。俺自此見善盡力為。修功行。積善十八載。動起爐火功。運離火。鼓巽風。煉得那陰氣剝盡。一陽復生。恰似春雷動。一團和氣之象。惹得那妖魔試我丹功。遭四次天魔。我自守個寂而不動。管他甚麼鬼哭狼聲。俺一意守中宮。任他設法擾亂。我鼎內的丹兒正熟時。如彈丸。似朱紅。納入口間。咽下腹中。咕嚕咕嚕一聲。落在那南化世界。一個牟尼。恰似那夜明珠懸掛當空。心兒似古鏡。不磨豈能明。守得個靈台鐵磨不染。乾乾淨淨。俺從此大道已成。遊四方普度衆生。飄蓬十七載。滿了三千。浩八百行。玉旨勅下。駕雲而上升。上了碧落天玄法宮。真真是逍遙自在客。靈性兒。煉成萬古不油的夜明珠。日遊非非天。與時運玉油。玉帝選時。穿起我的道袍。登上我的道鞋。執我的符杖。戴我的符箓。你步自玉京。這是他

返魂萃英

鬱華子事實對爾講。有緣人見此書。早積功行。你千三善滿日。我引你到碧落天。進一進玄法宮。那時節。你可無愁事。樂無窮。全虧了我鬱華子。這一席話兒。將你點醒。你只要力積功行。培福田。也不用你領情。

文昌帝君

吾司人間禍福。故舉一二事故。為諸生言之。萬歷間。順天張嵐。名士也。家道小康。妻林氏。里有四德之稱。而張嵐尤攻讀不輟。一日散步門外。見鄰女風致娟好。頓起惡念。而女家故貧。賄以利動之。託賣花者劉嫗。風示其家。為其母大相詬罵。嫗潛遁回。張嵐慫恿火熾。日伺其女之隙。越數月。散步郊外。遇鄰女偕三女伴。採山菜於隴畝間。適山中有野獸大吼。諸女伴驚走東。西。而張嵐惡念膽生。隨女之所之。尾之。至無人處。遽前強姦。而女秉性貞潔。堅不允。竟致殞命。彼即暗埋於叢塚中。遂歸。鄰家失女。凡山中蹤跡已遍。諸

返魂萃英

七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女言。初時聞虎嘯聲。即分散。家中以為葬虎腹中。其母朝夕思女。半載喪明。又無親族。因餓而死。後張嵐赴秋園。頗以文名自負。榜發時。竟落孫山。意憤不平。私以沒頭帖。結於學憲門前。誘試官受賂。而試官險被擬斬。自此又常為人創訟詞。混亂黑白。能使直者曲。曲者直。一日吾命朱衣神。勾其魂魄。及至。吾將錄符令彼閱之。意其尚能遷善改過。謂之曰。爾本二十五歲遊洋。並立子。三十六中亞魁。因爾強奸斃其二命。非但科名無望。且促爾壽三紀。爾後非但不知改過。挽天之怒。且又刀筆魚肉鄉民。混淆黑白。若不速改。天譴立至。遂使朱衣神送之歸。及醒。乃仍無改過之心。且謂妖夢不足憑信。惡行如故。一日家中夜間失火。急過於難。次日火熄。鄉里尋其屍。已焦爛爛額。突自此家破人亡。雖薄有田產。皆為灰人瓜分。香被雖遺。此境遇。豈不為慘。世之有經綸而無利祿者。當返躬自省。須知因果果。天理循環。豈能差毫

髮也

吾再將徐步蟾科事。爲爾等言之。徐步蟾者武進人。家饒於財。攻讀寒窗。慷慨有義士風。鄉里有貧者。竭力周旋之。一日遊於道衢。見遊人如堵。似有哭啼聲在中者。因徒步就之。見一麗女。持父柩而哭。因問何故。其父自言。王姓名春旺。因富室楊姓。豔其女美。誘入博徒。其中博徒。皆楊姓之黨。凡數日。擲輸不下三百餘金。貧無以償。楊姓風示。欲娶其女爲妾。時引惡棍恫嚇之。當時楊姓。言寬七日爲限。若過期不付。即差人迎女。明日即至。是以悲耳。步蟾聞之。大罵楊姓富而不仁。時楊姓之黨。亦在觀者中。謂之曰。汝一書生耳。徒抱不平之氣。有何所益。苟能代償王春旺之戲債。方算大丈夫耳。不然。於汝何干。步蟾聞言。謝之曰。苟能爲力。吾所願也。遂告王春旺曰。三百金非難得。予當爲汝湊之。王聞此言。頓首見血。約以翌晨相見。徐遂歸。至家多方

返魂萃英

八

題自中華圖書代印

湊貸。始足其數。次日候王於門。則王攜女見徐生。膝行而前。徐生當以金付之。王及其女。復叩首而去。尋富室楊姓以金付之。楊無詞。恨徐步蟾之破其謀。口伺其隙。適有妖人金維勤。係白蓮教徒。妖言惑衆。被有司拿去。楊賄賂上下。俾妖人誣徐步蟾爲同黨。事成。許以相救。妖人允之。次日即有皂役數人。將徐步蟾索捆進衙。有司升堂。問徐生同黨者幾人。徐不知所措。心知已遭不白之冤。上以簷下。勢將劓刑。忽見一偉神。環眼虎鬚。怒目堂上。眉皺欲裂。怒曰。若再噴噴如是。吾必決汝之首。上下均皆失色。瞬息不見。官雖受賂。恐避白刃之誅。竟屈意縱之。其案遂消。會徐生赴試。連捷春闈。一日予念其爲人。思以勉之。命朱衣神引之來見。予謂之曰。爾命至薄。命亦無子。終身科名無望。且三十五歲雙日當祥。四十二歲壽盡。念汝爲人慷慨。濟貧救急。又救王春旺父女之散離。非但八字不賒。且福果叢生矣。是之謂命由我造。福

自己求。吾已文請上天。加爾壽二紀。緣至二品。賜爾一及第之男子。復勸其向下多培善功。前程未可量之語。復命朱衣神送之歸。及醒。竊自喜。更學爲善。後官至大學士。次年妻舉一子。後亦成進士。子孫世代昌盛。此清朝乾隆間事。即此時。其子孫亦武進之望族云。使徐生無慷慨之事。救難濟急之心。即科名亦夢想難到。而子嗣及其期。是不更難乎。吾望大地衆生。存心爲善。則前程之亨泰無量矣。

萬星教主

我已經數混沌。我之事實。仙鑑未載。今將吾修道實事。爲爾等言之。我降生時。母夢白蓮滿空。及生育時。異香滿宇。稍長頗聰慧。凡經傳過口。即能成誦。及長。文名大顯。予無心青紫。好談吐納之術。意欲尋師。乃高堂年老。竟未敢離膝下。一日夜起納涼。見地上白光滂沱。於次日持瓶開之。見一小箱內。貯

返魂萃英

九

題自中華圖書代印

書數卷。閱之。盡仙人吐納之術。大喜欲狂。自此遂閉門精研。載餘。吾母謝世。予哭泣悲哀。將母殮出。吾自念心事已了。遂竭力作諸善事。凡見貧寒者。悉皆周濟之。行之十四年。遂棄家入鶴鳴山中。結廬山下。行爐火之功。煉煉神丹。行火五載。神丹始成。遂棄丹房。出山作四方之遊。到處宣揚妙法。接引善緣。住世百餘年。功果方滿。一日聞仙樂隱隱。吾知功行已畢。尸遂解去。上朝玉帝。帝嘉吾大孝。命我統轄天上星宿。吾之證果。大概如此。今日之來。蒙孚佑帝君邀請。吾故趁暇來壇。自愧世外之人。久疎文墨。姑將吾修道成仙之實事。湊成半篇。庶書成之後。傳諸各地有緣之子。當不置之迂腐。吾在世之行。雖不足爲法。望有緣之子效學之。即登仙成佛。當亦不難也。且當此世道到處浩劫。實令人目不忍觀。苟靈根不昧之緣子。趁此機會。早早回頭。努力作諸善事。則庶幾仙可成也。佛可證也。苟不猛醒。仍執迷於名利之場。恩愛

之鄉。迷失本性。猶自洋洋得意。絕不計終日沉淪苦海之中。苦去苦來。吾未見其安閒。亦可哀已。吾望書成之後。衆生其各盡力。廣爲流傳。則實造福無量。且使有緣者見之。回心向善。亦可同登覺路也。吁。百世勸人以善。此言誠不謬也。齊成傳之大地。定然向善者無勇競前。作惡者亦宜回頭也。望爾有緣之子。其各勉諸。

黃龍大仙

憶當年俺訪道玄。走盡天涯。兩足胼胝。俺的志高。俺的意遠。心如鐵石堅。俺遇見了令威。在那武當山。家道祖道法傳於俺。這真是踏破芒鞋無覓處。是這等奇遇。幾生的仙緣。俺遂辭師。四海訪侶伴。好備這法財。借地言妙玄。走盡天涯。竟未曾遇見箇有緣。奔波四五載。纔訪着梅天。趙士圖。俺這混俗和光。煉這大還丹。十月胎成。三年乳哺。俺又到武當去。面壁九年。俺的丹成。

返魂萃英

十一

癸酉中華印書館代印

離了古洞武當山。普渡有緣。世俗人難測俺的隱顯。扶危濟困。拯難救苦。全憑俺這道法玄。俺作這種陰功。廣積福田。自丹成。至升天。屈指算來。正正的五十七年。苦行立下了八百功德。培了千三。一日俺遊於長安市間。耳聞這笙歌嗽嘈。舉目抬頭看。見一天使。勅旨兩手擔。俺不覺自喜怡然。俺黃龍登上雲鞋。拜母瑤池天。

廣成子

我道成於上古。曾渡一童真。是童名喚賈豔。年方十三。在學攻讀。吾一日靜坐。隱响山古洞中。慧眼下觀。見綿竹縣中。賈家村內。白光數條。知有有緣人。吾遂駕雲遙望。見賈豔放假歸家。吾遂按落雲頭。幻一書生招之。豔甚詫異。不覺至於近前。因叩以何事。吾謂之曰。吾有道術。能千變萬化。遂將吾手中持之葫蘆。罕罕擲去。有無數蝙蝠自內而出。又少頃。顯出浮屠七級。玲瓏奪

返魂萃英

目。壁見之手舞足蹈。問予可學否。予應之曰。可。遂將葫蘆收回。壁求借觀。玩多時。不忍釋手。予謂之曰。吾名廣成子。隱隱响山。已數百年。壁聞吾言。觸動靈機。知吾仙人。跪求錄爲弟子。予謂之曰。是不難。要在心誠否耳。因求乃允。予念其塵緣尚未了。未卽引之去也。臨別囑之曰。他日至無可奈何之地。可尋我大山中。遂別。壁歸家。憶吾之形音。如在目前。越月餘。思意漸忘。會其母以疾卒。半年其父相繼亡。孑然一身。田產盡爲族中惡棍霸去。壁無計。不勝悲咽。忽憶當日吾之所囑。遂南向尋吾。經月餘。盤費已盡。兩足胼胝。受盡辛苦。遂丐食。逢人輒問我之名號。丐遊半載。始遇予山中。見予持杖大哭。予謂曰。年方童齡。歷百難而不退。儒子可教也。遂授以九轉丹訣。靜修三年。丹自成。吾復命其混俗和光。救難濟苦。接引有緣。居世凡十七載。千三功滿。遂拔宅飛升。往古觀之。童真修仙者。寥寥無幾。惟賈豔與韓仙朱涂而已。

返魂萃英

十一

癸酉中華印書館代印

馬成子

憶昔年棄家學道。慕神仙。奔盡五嶽。遊了許多名山。總未把神仙遇見。不覺瞎然。後遊至頂廬。聞人言。山陽有座白鹿洞。洞內有個老神仙。俺越嶺拾級而登。遙見一片黃雲。即失所在。洞天少頃。見一童兒。俺遂近前問路。童兒曰。君馬成子乎。予不覺詫異。打個寒戰。問童兒幾年幾月成的。童兒曰。吾並未成仙。特來指爾道中玄。看你誠心訪道已多年。不知功德爲何物。虛心要想成神仙。你看甚易。我看實難。君試思之。天上那有個無德之神仙。有道是地仙善三百。天仙善千三。俺應曰。未立功德。先訪玄。訪得道法。煉神仙。丹熟。拋却黃房去。混俗和光。積功善。童兒鼓掌曰。仙若如此容易成。大地凡人盡登仙。吾又曰。恐其志不堅。功到自然成。火到豬頭爛。大地凡夫俱如此。準備滿地盡神仙。童兒曰。談何容易。行恐難。若如君等定難仙。疑心可在紅

二五五二七

磨地。行踪恐污匡廬山。俺聞其相識。相向相前。揖之曰。求仙兒你費心指示。俺那白鹿洞天。童兒曰。吾師現在正酣眠。那容俗客相攪纏。喝我在此相等。勸爾回立善千三。予負氣相別去。自己尋覓這洞天。見滿山白雲。竟未遇這古洞天。時日已銜山。越了峻嶺崇山。失路所在。嚇的俺魂飛九天。無奈何。跨在峭壁間。嗚嗚虎叫。心驚胆寒。又恐果獸腹。又恐落下湖。時已夜深。心中倍常的辛酸。自謂曰。信是無德難難道。信是無德難過仙。懊喪不已。深夜中。打了多少寒戰。天已將曙。聞童兒遙相呼曰。馬成仙人。你為何身負峭壁間。俺蒙羞求重憐。童兒越壁如飛。負俺落下湖。謂我曰。你回家當竭力功德。廣培福田。力行四五年。你再來此山。遂送俺出山。叫喚了許多加勉。俺念當初有興而來。回至旅店。收拾行李。明再作個敗興而返。從今後纔知道學神仙的難。一路上曉行夜宿。走了月半。纔抵家園。伯仲兄弟均來相見。甚多感

返魂萃英

十二

白中書印書館代印

錄譏辱俺。俺着實無言。每日力行功德。也不管這莊莊田田。行凡五載。想起當初童兒言。收拾行李。要重到匡廬山。於是辭家。那一日到了廬山。童兒早在此等候。謂我曰。有道是真金。那怕火煅煉。這番德重。師父定然道法傳。行不多時。白鹿洞天在面前。童兒推開洞門。見一老仙。靜坐冷蒲團。老仙曰。吾為白石生。登仙已千年。見子誠心。衣鉢分爾傳。予復展拜。師談論風雅。盡是玄玄。信宿四宵。盡得其傳。師命俺出山。俺遂別師。童兒送至山外而返。俺遂辭謝絕塵事。煉還丹。行凡七載。丹已成。千三功已滿。那一日值鄰家飲酒。客四五人。俺亦與焉。酒至半酣。祥雲冉冉。白日羽翰而升天。勸後世之修子。功德切莫輕看。我若早立功德。何用重進廬山。看起來無道有功能。仙去有道無德難成仙。爾等以吾回家專心功德為法則。庶幾功多不難入九天。

王仲都

想起當年拋妻子。不戀莊田。看破浮生若夢。一心訪神仙。收拾了行裝。先奔終南山。行了月餘。遙望不遠。終南在面前。俺遂在下少歇。坐石上。身體困倦。不覺已入南柯間。見了個牧牛童。在村外吹鐵笛。聲韻悠揚。可辨其曲云。春花秋月自榮瘁。幾日芳滿園。至而今綠葉叢叢。却少紅一點。怨東風吹謝。幾個燕子。暫聞呢喃。不知秋之將至。真令人辛酸。曲終。又見一童兒。亦持一鐵笛。信口而吹。其曲云。御風列子何處去。空令人憶其當年。嗔春花已萎。嘆皓月不常圓。開斧斤聲。却是在月中盤桓。噫。流光易去。人何不樂而學仙。曲終。餘音彷彿。隱隱猶在耳間。予不覺嘆其工絕。自謂曰。此地牧牛童。風雅若此。此地之人亦可想而見。怪得神仙多住在終南山。方覺詞間。豁然面醒。方知夢景。遂信步而入山。行了半日許。越了許多峻嶺。拜了許多仙觀。日已薄暮。俺尋途出山。休於旅店。擇了個清靜所在。踟躕而禱。時夜已深。

返魂萃英

十三

白中書印書館代印

聞空中言曰。棄家千里訪道玄。看破恩愛名利關。惜乎此來無功德。恐遇至人道不傳。頓耳聽之。聲俱出於壁間。只此四句。遂寂無聲。予亦就寢而眠。及醒。日上三竿。急忙盥沐。用些早飯。憶昨日牧童之歌。及夜間詩聲。定有仙緣。遂復至終南絕頂處。却似有一洞天。遂拾級上。哈哈。果然果然。急叩洞門。內中應聲曰。何人求見。俺答以王仲都。拜訪道玄。內似老叟聲。咄咄。未幾未晚。我問你培下多少功德。作了多少善事。前來訪道玄。俺答以同心向道。離田園。未及作德。赴終南。今日相逢願受教。老師慈悲或垂憐。內又曰。欲求地仙者。當立善千三百。欲求天仙者。當立善千三。你無功無德。妄想作神仙。你總然甘言蜜語。除有功德外。打不動老仙的心田。你總然苦求得舌。散好焦。亦徒然。俺聞此言。若喪塔然。心知無法動這神仙。慈悲心田。急忙離了洞口。附築而下山。仍尋舊途。返回旅店。夜宿逆旅。不由得長吁短嘆。不尤人。不怨天。

只埋怨自己作事差。無有功德。忙赴終南。訪神仙。若說無仙緣。已與仙人隔。洞門問答了半天。若說有仙緣。却未得玄玄。懊悔了一夜。次日收拾行李返家園。行了月餘已抵家。焚香禱天地。誓立下善功千三。俺從此作種種之陰功。廣積福田。行之七載。張建先鍾門傳玄玄。又歷五載。內丹已成。外功已滿。駕雲冉冉而登仙。

東華帝君

憶當年。渡走了漢鍾離。飛升蓬萊天。又渡韓雲淵。再有終南山。趙玄玄。蘇雲淵。還東人。事母至孝。家素封。他飄蕩半世。纔回心向道。學神仙。有一日。我靜坐古洞中。偶然閒心。血來潮。兩耳如鼓。我悶悶離了碧落天。降臨塵寰。雲中閃看。見遠東蘇家村。紅光匹練接霄漢。我不由心中暗算。知道村中有好道。的學神仙。我遂接落雲頭。降至蘇家村。指點指點。到其門前。俺復暗打算。幻

返魂萃英

十四

東華帝君指點代印

一遊方道人。賣藥其門前。植其門前站。俺高聲曰。賣的是還陽草。長春散。外帶延年益壽丹。他實在有緣。聞俺言語。急忙跑向前。問俺的還陽草。長春散。益壽丹。要價多少錢。俺答曰。不要錢。不要錢。世人若欲買。要善不要錢。這還陽草。長春散。要你八百苦行。這益壽丹。要你一千三百善。這幾宗藥。童叟無欺。你要服之。管保你身輕如葉。成個長生不老仙。你說價錢高不高。你說價錢廉不廉。他聞我言。跪倒於俺前。俺勉之曰。要成佛亦易事。若想做仙固不難。只要你動向善。你多積善。因廣培福田。你可盡力善。待幾年你功滿時。我這還陽草。長春散。均奉送你。消帶這益壽延年丹。吾言畢。形遂隱。半空中飄飄落下一紙單。上寫着東華帝君降塵寰。接引有緣碧落天。爾若有志行吾語。他日保你自在仙。他見這一紙。詫異老仙。他自謂曰。韓雲淵。韓雲淵。幾生的仙緣。憑空中遇見了東華帝君指點俺。他朝空中九叩三參。還歸家。力

返魂萃英

作善。行之十餘年。他功滿果圓。俺復降於其家。渡這孝子上三山。傳於他各種妙玄。俺遂別去。他又行之三年。羽化而登仙。

俺渡趙玄玄。他本是終南山。隱着的地仙。只因他脫離了塵緣。功果未完。煉成小還丹。雖然是丹成。他却不知善功圓。那日枯坐參禪。來了許多的天魔。擾其參禪。擾其元元。他心形兩忘。一個靈念。守住了心山。這天魔顯出奇手段。霎時間。險些兒散了元元妙法。命喪玄玄。那時俺在天宮。慧眼觀看。方知玄玄隱士。遭難在終南山。因此纔離碧落。救這隱士玄玄。俺至前。全憑着一把慧劍。擎天魔見慧劍。踪跡不見。均逃跑各奔各難。俺至前。教醒了玄玄隱士。他跪塵埃。非謝甚虔。俺問他遭魔時。有何爲旨。他答曰。平日間自守心山。他問俺來此時。羣魔潰散。定然有妙法元妙術玄。俺答曰。修道時煉成慧劍。又煉一功德光。玄之又玄。修道人原貴乎勤動力善。功不滿。果不圓。難成金丹。

返魂萃英

十五

東華帝君指點代印

丹。你雖然煉小還。未曾立善。無功德。無善功。妄想神仙。從今後你再出山努力行善。功滿時。東華帝接你上九天。玄玄十聞我言。倒身下拜。重出山。行善功。歷有數年。那一日見選仙簿。他功圓果滿。俺遂降塵世。傳妙法。渡這玄玄。看起來。有道無功丹難成。看起來。無道有功自然仙。

黃石公

吾於上古時。爲中黃丈人弟子。年幼頗慧。讀書過目。無能不忘。及長好習莊老之術。吾曾自謂曰。人生泡幻。此可虛度乎。遂負負出遊。在外三載。迄無所遇。復歸。自念訪道三載。而一無所得。是殆無德難載道乎。遂立誓默禱蒼空。凡於種種善事。悉皆竭力爲之。因復窮究陰符等書。冀他日爲訪師之考證。行功方七載。計一日未曾虛度。功之大小。亦必存之。一日予獨坐齋中。聞扣門聲。因趨出見一老翁。鶴髮童顏。因問何之。老翁曰。聞子功行將滿。特來傳

三五—五一九

汝丹訣。汝未聞中黃丈人乎。卽予是也。遂排之入齋中。翁自言。願錄汝爲弟子。留於家三日。傾其所訣。師遂辭去。予不覺怡然自喜。設無功德之念。卽芒鞋踏破。無兌丹訣之處。况踵門相傳乎。因按序行火。三年而丹成。吾之事實。仙傳中雖載之。頗不詳。吾之隱現。代代皆出。惜無好事者錄傳之耳。待吾徒來時。當備補遺事可也。

費長房

憶昔遊壺中。茫然吾浮生。求得還丹訣。已證一仙翁。昔日壺中趣。說與衆生聽。市上訪得壺老仙。見他長跳壺中間。因詰其所以。他將奧妙對我言。約我同遊。他先投壺內去。俺便相隨跳於壺間。果真是袖內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只見市廛中。人往人還。奔走其間。只見那許多商人。皆被利字一線牽。只見那樓臺殿閣。高連雲漢。只見那山明水秀。却疑是塵寰。只見那各種芳菲。滿

返魂萃英

十六

古今中外書代印

徑綠漫。鴉犬相聞。別有地天。少頃。至一茅舍。徐行而入。見桌上滿陳書畫古玩。那壺老丈把我指點。傳於俺七返九還。他說他是天上神仙。謫降人間。教我勤修善功。免得流浪塵俗間。話至夜半。他又引俺到了一大山。是山名爲中黃山。內中有一靈台洞。有一老仙道號慈心。他行善多年。今已升仙。遂引吾走了許多崎嶇路。纔到了中黃靈台洞。要拜訪慈心老仙。壺老丈三叩洞門。內有童兒應聲曰。何人叩玄關。因以名稟。童兒復問曰。到此何幹。吾二人應曰。跋涉百里。特來謁那慈心仙童兒曰。老仙乃吾師。片刻不能離這洞間。無心於世者。若有仙緣。吾師必當逐進洞內。談論元元。你可知人人有個慈心仙。等了多時。未開洞門。我與壺老丈。尋舊路出了中黃山。不多時。到了茅舍。時天已曙。俺遂辭別壺老丈。尋路走出。見日光下射。俺抬頭看。原來是壺口朝天。因復跳出。默自思想。意外一天地。壺內一地天。却教俺真偽難辨。坐

立多時。壺老丈從中出焉。俺將此疑意。求其開示。老丈曰。壺外天地亦是幻。壺中天地。不異於樓在目前。吾聞此言。喟然而嘆。至此方知萬象皆幻假。惟有一點慈心。可能作個長生不老仙。

眞武大帝

吾之事實。詳載報恩經中。今日無別言可叙。姑將吾渡二三仙客。爲諸生言之。李玉琦。居黃岡。事母至孝。感皇蒼。值歲亂。負母逃難於四方。遇賊人於路旁。若非大孝命卽傷。俺憫其孝心。施妙術。驚潰了劫掠惡棍衆虎狼。李玉琦拜謁伏地上。謝俺的大恩。活他的萱堂。我謂之曰。若非爾的孝心感天地。老仙焉能降下方。我位鎮北極玄天上。眞武大帝世間揚。我遂傳妙術。天遁劍法伏魔章。吾又勉之曰。孝心能感天合地。好好孝敬爾萱堂。他日爾的功圓滿。我命仙童。引你入仙鄉。李玉琦拜別吾仙逃難去。我復駕雲北極走忙忙。

返魂萃英

十七

古今中外書代印

李玉琦自得吾訣遊天下。廣積陰功感上蒼。未幾其母謝世。李玉琦苦功苦行千三滿。吾命那青衣童子。接引他飛升上了北極蒼。看起來。人生百行孝爲首。看起來。不敬父母。妄想上天堂。

少待吾尙有二則

魏欽者。南屏人。家擁巨貲。樂善不吝。年四十六歲。三子一孫。值歲饑。隨畝受水傷。茫茫盡成澤國。而南屏民衆。啼聲饑饉到處矣。魏欽秉性樂善。卽開倉賑濟。每日貧民相屬於道。至秋實大熟。賑賑三月有餘。救活貧人不下數千。鄰里中無不稱揚其德。口碑載道。一日吾慧眼視凡界。見南屏一村。有瑞氣數條。詢之方知。吾思一渡之。遂離北極。乘雲至南屏按落。化一行脚僧。至魏欽門求見。欽出視。問予住持。予應之曰。在北極玄天寺中。今寺中佛殿。半多傾塌。願求檀越布施。魏欽遂邀予入客室。聞予談吐玄妙。以建寺爲己任。

予遂語之曰。觀檀越道骨仙風。頗有出塵之意。復談及修仙修佛之難。予應之曰。是皆不難。要在誠心與否耳。彼聞予言。頗似有感。固求詳指梯航。予復語之曰。無論修仙修佛。非培功德。徒空談耳。予言及此。形遂隱。欽知是仙佛指示。遂立誓皈依。竭力培功。凡七載。遂羽化。予命寶幢迎於玄天。其子孫昌盛。又爲此時之望族云。試觀人生夢夢。若魏欽者。於塵寰頗不多得也。

有羅子卿者。大名入。家清貧。然性至孝。其父染沈疴。病勢甚危。子卿延醫診治。未曾見效。復百計禳禱。均無效。邑北有真武廟。彼復具香花禱於我前。緣其心最誠。跪拜之間。孝念至剛。若其父不愈。即欲一死報之。拜已。復捶胸大哭。頓首見血。恍然間。遂睡。倒臥地上。予念其父遐齡已盡。其子之孝烈可取。因入夢中顯身。謂子卿曰。爾心虔誠可取。今禱於我前。吾頃察簿籍上。爾父之壽已盡。因念爾孝心。加壽半紀。爾父即愈矣。上天又賜汝多金。須待七月。

返魂萃英

十八

細古中書印書館代印

必能得白銀於惶迫間。遂推其醒。頗怡然自喜。越數日。其父沈疴自失。子卿一日鋤草於田間。日正午。聞虎嘯聲。介惶欲奔村中。時汗流淫淫。惶迫間失足墜於泥坑。外有腐草覆之。內中白銀無算。見其上書一條云。贈與孝子羅子卿。遂以草覆之。陰告其父母。皆歡喜願解。至夜。父子至山運之。凡三夜白蠟始盡。自是家漸置田產。未幾年。房田連阡。儼然世家矣。後孝子娶一妻。育三子及長。皆成進士。里中皆謂其孝心所感。上天賜之福報云。後孝子壽九十餘。無疾而終。

夏黃公

在世時。高隱商山。拒絕俗緣。日與這清風爲侶。明月作伴。希聖希賢。園中種紫芝。學神仙。破納目補自縫。破名把利淡。雖然是簞食瓢飲。卻富有書千卷。嬰兒姪女。服事坐臥間。儼終日長生酒醉。那管這干戈。那愁這烽烟。高興時

返魂萃英

三五 一五二

站在雲端。目極那雲外三山。吾之事實。俱詳於仙傳中。今將渡緣運事。爲爾等詳言之。緣運書蒲東人。幼失怙恃。家清貧。謂秀如風前玉樹。年二十五。納盤窗攻苦。有鄰女窺其秀慧。一日生方夜讀。女偵其未睡。梯垣入。時方中宵。門尚未掩。女蛇行以避。見生方朗誦自若。女遽前牽其袂。燈下挑之。生介皇視之。謂鄰女曰。瓜李之嫌須避。奈何夜人曠犬之齋。若予所否。則促予壽。若人知之。名節道喪。爾獨不畏人議乎。女復挑之。生作色讓曰。若再強人。則當高呼矣。女觀其辭色甚厲。有凜凜不可犯之勢。抱頭越垣去。生聞空中曰。見色不貪。可謂鐵漢。有古人風。坐懷不亂。向下力善。仙根早見。吾言不欺汝。生知是神人點化。自此青紫之想頓消。遂起意赤松之遊。力行種種善事。葬埋遺塚之白骨。以期感神仙之相遇。行之十餘年。適予鶴駕至此地。見瑞光繞其門。予知爲善人。遂往扣其關。生出逆客。予見滿面善氣。飄飄乎有出塵

返魂萃英

十九

細古中書印書館代印

之意。予遂分神察其善簿。見其奇功苦行。將逾千三。予向生詳言丹訣。凡一晝夜。盡我之所學。予遂辭去。潛修十餘載。丹成仙去。

張三串

吾將渡曹汝陽事。爲爾等言之。明末間。天下大亂。吾雲遊湘北一帶。聞曹汝陽者。家資巨富。婦居修道。樂善好施。吾慧眼望之。祥光繞門。念其苦節柏舟。思以度之。隱幻一書生。攜一小童叩門。有家人出應門。問客誰何。吾答言路經此地。中途遇盜。盤費劫掠一空。聞曹夫人濟危恤貧。特來求少助資斧。且借宿一宵。翌晨早行。其家人令予少待。進通有書生。途窮日暮。微頃。其家人引入客舍。儀禮周至。款待甚厚。予復問其太夫人花甲。其人曰。太夫人姓曹氏。十八嫁。二十而寡。無子女。儼一人而已。家資巨厚。而夫人雖一女流。樂善頗不息。春秋放棹。施濟鄉黨及鄰村。孝孳已四十餘秋矣。今老而且病。無復

康健矣。予應之曰：樂善不倦，天必有以嘉之。且益以苦吟柏舟，是殆魔氣到乎？時天已薄暮，其家人為設床榻，又呼燈至，話無多時，辭去。翌晨復開水，敬禮備至，少頃復設餽，款待甚厚。予叩其故，蓋大人之囑也。又備三十金為行路費。予欲進謝，而夫人堅不允。家人往返數四，始招予入。見一龍鍾老嫗，坐堂上。予前仲謝，嫗亦答禮。問予鄉籍，現往何方。予應之曰：意將往終南尋仙人張三丰。嫗聞此言，似有所感。因問張三丰升仙之事，予為詳言一過。嫗不覺泣然。謂予曰：老身將以就木，不知有緣識張仙乎？予曰：張仙雲遊天下，普度有緣，有能誠心禱之者，當必有應。嫗嗚咽似不勝語。予遂獲取成丹一丸，謂之曰：服此即當愈。所囑之言當牢記。吾遂隱形，嫗知為仙人點化。時哮喘過甚，服予之成丹，非但喘病頓息，且身輕如葉。目花復明，日夜禱吾不息。越三月，予又降臨其家，盡吾之訣。遂賜號汝陽，予遂別而去。汝陽潛修三

返魂萃英

一一一

藏外道書代印

載丹成，遂仙而去。

東方朔

憶昔當年偷桃瑤池天。白鶴童兒他追趕。老仙俺東跑，他西追。他西趕，嚇煞了俺老仙。驚壞了俺老仙。自瑤池跑到蓬萊天。俺跑吊一隻草鞋。渾身大汗。老仙愁的無計奈。拔了根樹鬚，念動真言。變了個仙桃，擲在空中。叫了聲白鶴童兒且慢趕。偷你個仙桃，還你個桃仙。白鶴童子他將桃揀，揚揚得意回到瑤池天。你看看看多危險。只為個蟠桃，自己担驚受怕。却惹得諸仙白眼。斯言千古傳。老仙錯了一時。老仙抱款抱款，吾之事實，均詳載仙傳中。今舉一事，為諸生言之。老仙遊於瑤端，看見些黑氣，空中瀰漫。我當作妖魔試邪術。在這山谷間。呀，此處有老仙。你縱是妖魔鬼怪，神通難顯。你豈敢豈敢。又回想你是山精，當快逃。你是水怪，也當水中藏潛。實辨這黑氣，却起在

人間。我急忙慧眼觀看，看見有人倒在床上。吐青煙，一根竹筒口中咬。一盞燈兒火燄微。守着些長鬚美容者，呼呼的吸煙。頭也懶抬身似酸。吸了多時精神暢爽。看其滋味甚甜。即似那身起雲間而登仙。骨欲酥，身如棉。暗自謂不會天上自在仙。却不道醜態不堪。看你兩眼含愁淚。實可憐。看你過慈時，與悠然。看你總足時，可恨甚。張開嘴，睜開兩眼。不話張家長，就說李家短。真真是傷風敗俗。真真是自投鬼門關。真真是廢恥道喪。真真是無錢時。生出了險詐心。鬼蜮百端。你細想想。慳者廢職業。重者賣房田。惹得那妻愁子怨。到了那在陳絕根時。悔之已晚。親戚朋友。目為不足齒之儔。你可笑甚焉。你可笑甚焉。哈哈哈哈。老仙回瀛天。馬鳴生

返魂萃英

一一一

藏外道書代印

此言嚇煞老仙。聊將管窺咱們談一談。也教衆生臥遊三山。蓬萊天在東極綿亘可萬里。弱水三千。山接蒼漢，有諸名勝對爾言。初進九曲橋。旁設玉欄干。更進數武，丹房在焉。為諸仙真辦公之處。守門者是松楸二仙。其後樓閣連綿。處雖盡指，名不盡言。更進之，即為閻風之苑。內有四時不謝之花。點綴風景。令人忘返流連。更進數層，有諸奇觀。石壁崢嶸，白雲頂上往還。旁有字佑上宮。左有諸仙洞天。地皆白玉所砌。前有丹桂兩株，可數百圍。高插雲間。琪花瑤草，奪目燦爛。諸仙暇時，或敲棋，或飲酒，飛觴盡歡。種種盡難枚舉。待他日諸生功圓之日。老仙引你蓬萊遊玩。

其二

老仙當日訪道玄。走滌天涯未得傳。老仙不由嗒然。倦臥樹上。恍然間。見一老叟鶴髮童顏。他笑謂我曰：學神仙，志須堅。不備功德，難結仙緣。若有志向

力行善。德足之日。自見神仙。我問曰。善功多少可謂滿。老叟曰。善行八百。功德須千三。功行滿時。雖不還丹也能仙。何況登仙之客。日遊塵寰。在在接有緣。更語畢。杖指吾者三。後不見。我遂醒然醒。心頗詫異焉。果然是俺一片誠心。格蒼天。夢見這老叟。定然是神仙。但不知臨別去。杖指我者三。不知是何啻謎。測也不透。這個機關。可難壞了老仙。轉念自謂曰。時緣他教俺爲善行八百。善功千三。俺只管盡力去作。他又曰善功滿時。不丹也能仙。思及此。暗自喜。我盡力功德。管他遇仙不遇仙。俺遂回家。竭力作善。凡七載未出遊。日與功德作伴。那一日聞人言。武當山中。紫霞洞內有個老神仙。他道至高術最玄。俺遂千里訪師求真傳。也是俺功行滿。到了武當洞門外。求見老神仙。內中叱曰。何人扣洞門。俺答曰。馬鳴生千里訪神仙。內中應曰。要訪神仙不費難。不知來意度不度。爾若能受三百杖。老夫傳你九還丹。俺應曰。千里

返魂萃英

二十一

張中書印書館代印

尋真仙。來意本誠虔。願受杖三百。煉粒不老丹。語畢。聞洞門已開。有一老仙坐蒲團上。旁有一人。蓋其弟子也。持杖而出。予無奈。伏地上受杖。受杖之時。心頗快爽。即覺痛徹筋骨。復轉念曰。既修道。何畏此小苦。杖遂下而不知痛。須滿三百之數。聞內呼曰。馬某可謂心虔。遂止杖。引入拜見。收爲弟子。予暗問師何名。答以王仲都。予不覺吐舌。後師傳我丹訣。苦修三載。丹成仙去。諺云。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此言良有以也。奉勸後世之學道者。切勿因小苦而生退心。切勿無功而訪仙。即我前七載之遊。皆無德所致。苟早知功德爲重。當必早登仙也。

張紫陽

吾自道成以後。和光混俗。七十餘載。雲遊天下殆遍。此後遊於江南。遇一奇特之事。爲爾等詳言之。有彭鶴年者。家擁巨貲。而刻薄成性。年逾花甲無子

返魂萃英

嗣。有一女名碧玉。翁愛之不啻掌上珠。而時以無子爲憾。後復納數妾。皆不育。翁不知悔過。時對人怨天。有鄰翁譚積善。擲之曰。君以無嗣爲恨。何不問禱於三賢寺乎。時三賢寺靈應如響。香火最盛。而鶴年聞此言。頗有所感。越數日。遂備香花燭菜。爲文謝之。供禮頗厚。祭畢歸家。夜宿齋中。聞空中大言曰。生性刻薄。不仁不讓。種種惡跡。罄竹難詳。賜爾一子。破爾家業。有女碧玉。他日爲娼。滅門招禍。奇禍奇殃。力改前非。將功補過。當有祿祿。語畢。而鶴年冷汗。不覺淫淫矣。默念青天難欺。此言信不謬矣。想到他日子盜女娼。今日又抱往昔之愧。恨欲自經。轉念神人之語。力改前非。自有祿祿。思及此。遂發誓願。自願竭其所有之力。作種種善功。此念一萌。又聞空中大言曰。多培善功。善緣自生。苟能應念。前途福增。可以補過。可以長生。若能力行。紫陽門生。聞訖。揣胸自思。頗不知末句作何解釋。惟大改平日之所爲。力行善功。真

返魂萃英

二十三

張中書印書館代印

有富仁不讓之風。凡於善事能爲力者。金玉不惜。又開倉賑貧。數百里賴以舉火者。不可勝計。逾二年。家漸落。而其銳志更勇。不熱其家之蕭條。惟患其善功之不足。越三月。其女碧玉夭亡。未幾其夫人亦相繼而歿。翁非但不痛。且喜己之冤孽已消。又念及諸妾皆青春少女。配吾白髮老翁。愧其青年。是罪莫大焉。均爲之擇壻。一時鄉鄰中。無不以爲疑者。或有平日知己。勸其今日之所爲。翁但笑謝之。家中僅自一人。復盡貨其產作善。逾七年。貧無立錫。已流於乞丐中矣。時予遊此地。聞其事頗以爲奇。暗中質之。見瑞光起土地祠中。因過之。見翠公兒中有一老翁。衣服懸鷄。而滿面善氣。予頗有意度之。不意此翁已近予前。頓首認師。乞予超拔。予問其故。翁曰。昨夜夜半時。聞空中語云。鶴年仙年。善格蒼天。翌日有道人過此。是爾師也。知福緣已至。冀他日登仙。故今日在此伺候。予察其誠心。錄爲門生。賜道號曰淨芝。而其平日

三五 一五二二

苦功苦行。已逾千三矣。予遂傳七返九還金丹之火候。復授其天遁劍法。賜其隱居終南。遂辭予而去。潛修六七載。道成仙去。荷使此翁不知悔過還善。何有登仙之日。彼鄰叟者。正以椰榆生其機緣也。

完璞子

憶昔年。看破浮生一溜煙。一心訪道學神仙。交遊的盡是緇黃流。盡是隱賢。學俺這輕家好道之慕仙者。頗未多見。那一日。邀二三知己。小飲在花園。酒至半酣。舉目看。見桃花片片春謝却。想起人生一世。猶如宿雨曉煙。不由得長吁短嘆。俺自念。那如訪道學神仙。到命終也。免得路走黃泉。想人生百歲。終難免地下長眠。我守此浮財。那如我行些功德。濟飢寒。也給子孫留下些福田。思及此。不由得泣然。遂謝絕交遊。杜門窮研丹經。備他日訪師時。印證妙玄。於是凡仙聖之丹經。窮究方研。凡半載餘。一心出遊訪真傳。收拾些銀

返魂萃英

二十四

續古中印書代印

兩作盤錢。出門後。竟不知何往之善。俺躊躇。不如先赴武當山。行了兩月餘。到了武當山。行李寄在旅舍。每日遊山中。竟訪神仙。也是俺從前作下許多的善事。神差鬼使。遇見神仙。隨了俺的三生願。那日附榮登一絕頂。見三三老叟。松陰下棋。戰手談。俺細看。盡都是鶴髮童顏。意其定是仙。遂旁坐石上。待了日銜山。局纔終。俺前揖之。求指妙玄。南坐者呵呵大笑。北坐者亦開笑顏。西坐者更為解頰。座間問堂。問我曰。你有多少善功。要求仙人的心印。玄。南向者謂曰。彼已立下許多的功德。咱們大家可結此仙緣。指二老曰。此為王方平。此為陰長生。我丁姓是令威仙。值俺今日遊戲此間。你遇着俺是幾生緣。今日隨了你的三生願。賜你個道號完璞子。俺三人同授你萬古不洩之傳。俺聞此言。再拜受口傳。半日俺已心領神會。玄中玄。師又令俺背誦三四遍。也是俺的靈根不混。竟未道漏丹訣中半語片言。師謂我曰。即此丹

訣已明。可急回家。多培陰功。廣積福田。你再入室安爐煉丹。古云。善無止境。切要竭力。把功德辦。須知丹中火候。屏屏的功夫。全憑這功德助之。方能燒成丹。少一分之功德。多一分之魔障。可憐數四。你可牢記吾言。俺再拜受教。辭別衆師。尋徑而出山。回到逆旅。收拾行李。行了月餘。纔轉還家園。自此遂大出金貨。修橋砌路。濟飢周寒。作種種之陰功。廣積福田。道德並行三載。燒丹已熟。可謂順風而抵彼岸。遂棄家雲遊。接引善女男。雲遊七載。千三功已滿。玉旨下。俺登雲騰空。白日羽翰。

劉安

俺是漢朝淮南王。名叫劉安。看破事君王。猶如伴虎眠。不願作富貴客。願隱深山學神仙。因此纔入深山。訪神仙。踪跡遍荆楚。竟未遇神仙。把遺傳。俺遂回故園。竭力把善辦。作種種之陰功。濟彼飢寒。修橋砌路。培諸福田。貧者月

返魂萃英

二十五

續古中印書代印

給薪水。老弱者與之以錢。疾者施之藥。貧死不能葬者。施之以棺。或開倉放糧。或命家人四處尋難。種種盡難枚舉。冀功德之滿千三。行之七載。有一老叟。刺求見。俺素好客。聞家人口談其狀貌。倒屣出見。此老叟道骨珊珊。叟語語念決非寶俗人。定然是九天降下的神仙。急忙揖之入。讓坐客廳間。叟謂我曰。聞王慈善心。作功德已數年。王果居心何求。你可對俺言。吾應曰。看破浮雲富貴。功名敝屣。一心訪道學神仙。前數年足跡遍荆楚。遊盡了些大山。竟未遇見神仙。以吾度之。定然無仙緣。老叟改容曰。是皆無功德之過耳。何云無仙緣。王幾年來立的善功已千。切勿云無緣。即俺便是仙。今日之來。亦王功德感。設無功德。俺定然不臨這俗塵寶。吾遂下拜。老叟答禮。稱道不敢不敬。遂語以七返九還丹。論半日。吾已心領神會。其玄。復令吾背誦數遍。叟曰。即此可燒丹。遂起欲去。吾苦留之。叟將所持之杖。跨之騰空入雲。

問。我遂望空成拜。自此後杜門謝客煉金丹。凡三載而功成。白日羽翰。雞犬隨去亦成仙。

陳國南

蓮峯道士。陳姓名博字國南。值歲亂。攜書隱華山。虛結蓮峯下。幸遇真人劉海蟾。授我秘龍法。又傳九還丹。自此學禁咒。經月不醒。祇愛眠。太宗徵士詔。三徵始出山。鶴駕至朝。封吾希夷先生。隱士陳博。越月辭歸山。爲俺的逍遙自在仙。後訣傳詩客白玉蟾。俺復雲遊天下。普度有緣。拔苦濟。陀羅神道。廣大遊戲於人間。有疾者施藥。見貧者散錢。天旱禱雨。遇滄年。醜成澤國。俺神通默運。又使稼穡鮮。如是種種陰功。難筆於簡。積功累行。滿千三。丹書來詔。俺隨之冉冉而登仙。

張虎皮

返魂萃英

二十六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當年訪道玄。走盡天涯畔。後至柏樹莊。紅光冲霄漢。暗思此處山村。定然有住世之隱仙。走向紅光處。入村中紅光已不見。致俺踪跡數天。那日街頭上。見一童兒翩然。因問此處何人好神仙。童兒笑曰。吾師樂道已多年。他今日命我在此等候。說有一訪道者。與他有緣。在此村中盤桓數日。竟未遇神仙。俺聞此言。毛骨悚然。暗念曰。有道是道成神通大。此言今果然。遂揖童兒求其引見。遠望一疎籬。繞着梧桐院。童兒遙指曰。此即吾師合陽道處。俺自念幽徑伴茅舍。何異小洞天。真是個神仙棲真處。徘徊却是入仙園。童遂命我等候。進茅舍。通客已至。見一長者出迎。童顏鶴髮。飄洒一神仙。讓坐茅舍中。見牙籤曆曆。丹書約萬卷。更問吾曰。子何來家園。訪道學神仙。當思苦堂年已邁。爾又無雁行承親顏。孝行已虧。何忍於心。問。沒道訪玄玄。卽有神仙面前站。觀子之忍。也難把道傳。子與我有緣。故此把汝勸。你速歸奉老母。待辭

返魂萃英

世後。再出雲遊亦未晚。又云無道有德發仙去。有道無德難成仙。子歸切須力功德。庶幾他日得真傳。予見其隱處。丹訣定不傳。其詞嚴。其意厚。俺默問心田。家有老母在堂。未盡孝養。實愧心田。罷罷罷。辭別這老仙。權作個剝阮。他日重入天台山。更送出門外。叮嚀千萬。俺遂別而去。一路上曉行夜宿。走了月餘。纔轉還家園。從此不想出雲遊。一心事母悅親顏。努力培陰功。善字耕心田。凡四載。老母謝世去。俺纔棄田園。重訪隱仙。行了月餘。到了柏樹村。謁那神仙。至宅叩關。有童出應門。謂我曰。吾師已仙去。留下丹訣數卷。囑他日虎皮張定來求傳。把這丹訣篇傳於他。如法修之。自能仙。遂將書授俺。俺謝別而去。尋了一紫雲洞天。燒丹將成。竟遭魔頑。險些兒把俺這命損。快喪嗒然。予重把爐安。夜夢神人曰。功德尙不足。何得妄燒丹。醒而半疑信。如此連夢凡三。皆作如是言。次日收拾了行李奔家園。後至家竭力功德。努力造

返魂萃英

二十七

烟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福田。行凡五載。內功已成。外功已滿。上天勅旨下。冉冉而登仙。勸爾後世修子。切須努力作德。不然。雖有道術。難成其丹也。若有德而無道。脫壳之日。陽神出現卽仙矣。

蕭紫虛

憶昔年看破浮生。掛冠潛遁訪道玄。在那匡廬山。遇見虎皮張真人。傳俺還丹訣。辭恩師轉家園。謝客杜門參玄妙。安爐立鼎燒大丹。行火月餘。小丹將還。有數十魔女裸體淫於前。我自一念不動。任爾廣大神通。怎能亂俺的道念。不多時魔又換。室中火起忽然。非但是衣上盡是火。且燒了坐下參禪的蒲團。俺自一守中宮。牢守靈念。一霎時火息。只見數盜白刃加我頸。要把我命完。俺執一不動。看看你尙有何等的手段。轉眼間鬼卒滿我前。置一大油鍋。其下火甚熾。竈內之油滾滾翻。牛首馬面以利叉挑一人出。呼號之聲甚

三五—五二五

可憐。聞四呼我爲兒。察其音不異吾父聲。急忙抬頭看。竟是我父受難油窟間。我遂大喝一聲震房屋。魔景寂然。遺此頃刻魔。竟而爐火燄。丹已散失。不山得浩然。於是重安爐。另燒丹。如此者數次。延了將三年。竟未成丹。那日師過我。我將曆次對師言。師謂我曰。自古至晚今。登仙客已達五千。凡功德足者。安然成其丹。其餘無德者不待言。即或有德而不足者。非是走失。即是魔障。儘當初白玉蟾走丹數次。遂有秋扇之嘆。後又培功德。丹纔成焉。想是子未立功德之過也。須知欲成此丹。跳出五行。不受陰陽之陶鎔。作萬古長春自在仙。此豈易事。若無功無德。魔豈能心甘。你作速立功德。竭力培福。勤行幾載。你再入室燒丹。若不然。只可抱道終守。百千萬劫難成仙。俺聞師言。再拜受教。師遂去。俺從此竭力作功德。努力培福。善無大小盡力辦。行之五年。計無一日不行善。師復來謂我曰。子今功已將滿。可以入室燒丹。

返魂萃英

二十八

歷代中書印書館代印

俺遂重安爐。整三載。煉成一粒長生紫霞丹。至此時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真真比妙中玄玄。後出雲遊渡世。接引善緣。凡二十二載。玉旨勅下。冉冉而上天。勸爾修子。努力作功德。自有仙佛隨門把法傳。須知神仙到處接有緣。你只有善功。自能感動仙佛格蒼天。吾言不汝欺。好記於心間。今降俚語。聊作修仙者之登雲梯。升仙傳。

角里先生
儘當初。雲遊微山湖。化醒盜魁蘇延福。赫赫蘇延福。江齊人。聚衆爲寇。潛地道寡稱孤。無賴七百餘人。獨霸微山湖。終日打家劫舍。官軍不能捕。可惡者。他草菅人命。姦淫婦女。俺遂顯神通。教這塗炭無辜。強寇蘇延福。夜間眠榻上。俺用幻術。替此惡徒。引其魂魄至冥司。他看這冥府。刀山劍樹治孽人。炮烙柱上嗚嗚呼。寒冰獄罪人。多少次死而復蘇。難堪其苦。他默想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是言信有夫。觀畢。予引之出。見其嚇的面黃如塵土。汗流滿脅骨。叩頭見血對我訴。想我爲盜多年。罪難枚舉。想難數。不知老道祖。你有何妙法。令俺他日不走此惡途。俺方纔問。看見這等悽慘景。我的渾身麻。腿兒蘇。吁。嗚呼。俺兩掌鼓掌。笑謂曰。蘇延福。蘇延福。今日知之乎。何不悔當初。我勸你速改前非。解散同黨。回頭向道。把過補。定能離惡趣。永不到冥途。若不改過。眼前教你嗚呼一坯土。任憑你隨意善惡兩途。蘇延福歎血盟誓。再不敢蹈惡途。于天怒。願從此放下屠刀。持齋念佛。予又謂之曰。予名角里先生。念你的罪惡滔天。特降凡塵。把你渡。你醒後。切莫謂妖夢不足憑。把你的前程誤。予推其醒。隱觀其動靜。可取者蘇延福。立志皈依。戒殺拜佛。忙了數日。解散了惡棍徒。分放了財寶。各自奔四海五湖。蘇延福爲了珠寶。窮危拔困。造後福。苦功苦行。他竭力造。整整三十五年苦功夫。到臨終西方接引。立地化爲

返魂萃英

二十九

歷代中書印書館代印

佛。勸衆生有過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卓靈書
儘當年訪真傳。馳驅十餘年。走盡天涯畔。遇一老叟。他對我言。莫愁神仙不能遇。須知千三功滿凡也他。你空抱好道之心。訪師千里。可知心最虔。你無有功德。是枉然。我意其踪跡。定是一隱仙。因掛之。求其把丹訣傳於俺。叟怒曰。爾不聞古人之言乎。德在道。道在德。頃言無功德。你虛心求仙亦枉然。語方畢。拂袖而去。予不覺心嚔然。默念有道無功難下手。有德無道亦成仙。思及此。心欲酸。馳驅訪道已十年。偶訪一真仙。他言無德。難結仙緣。愁於無奈。把家還。俺備他苦行八百。積下善功千三。到爾時得這善功。定能格佛仙。思及此。負笈回轉。力作種種之陰功。周濟些貧寒。遇疾者施藥。貧者施錢。飢者施之食。貧死無力者。施之以棺。或印造經文。或募緣創修寺院。或修橋而砌

路。廣培種福田。如此行之數載。負笈訪師於廬山。也是俺雲開見日。在朝陽洞外。遇見一老仙。我問他姓名。他脫履姓司馬。承貞字焉。他說丹已早成。在此候結。知子且夕來。此訪求真傳。遂袖出三卷授予曰。此書中漏盡古佛妙玄。予跪受之。視之一爲洪爐秘寶。一爲五更朝元。一爲洞天秘傳。予再拜深謝。司馬師謂我曰。古云面壁於山林。煉性於市廛。子其勉之。遂送予出山。予歸。安爐立鼎。煉此龍虎丹。凡七返而九還。整整的煉了三年。見明星應於天地。生黃芽。甘露酒透須彌山。此時丹已熟。俺降下重樓十二。往南華世界。取來了龍虎丹。從此後跳出五行。不受陰陽之陶鎔。遂遊度世。莫測隱顯。俺功圓果滿日。赴蟠桃分瑤天。

雲霞散人

富貴一場。何異露凝花間。看破紅塵盡泡影。俺纔乘家訪神仙。歷述了些名

返魂萃英

三十一

風行中印書館代印

山。跑破芒鞋多少。一心學神仙。雲遊三載師未遇。無奈何。在長春觀出家。緣爲這長生法。立下了許多誓願。竟未得其驗。後每夜半五體投地。虔禱神仙。半載餘。一夜方跪禱。聞空中曰。學仙當須學天仙。要爾善功一千三。苟能努力培功德。他日傳爾九還丹。俺聞此言。心地開朗。終日誠心禱神仙。歷有載餘。今始感動仙。惜乎聞其言。未曾傳吾丹。猛想曰。神仙時纔言。若有功德。他日傳金丹。看起來。萬個道門皆是假。惟有功德能格天。從此後。俺再返俗作功德。不在此處自修瞎煉。得甚麼道果。成甚麼神仙。次日收拾行李。走了半月餘。纔到家園。至夜間。蘭沐焚香禱青天。我從此竭力作功德。培福田。若見善事盡力而辦。庶不負天地覆載之德。須超這九世祖先。也可對已無憾。禱已。聞空中有人曰。能好善。不難仙。天地德已報。要在善心堅。功圓果滿日。上超九世祖宗。下拔九玄。作了個長生不老仙。恐你的志不堅。言及此。聲寂然。

返魂萃英

自此後作功德。力苦行。整整二十年。一日偶病。見兩個青衣童子執幢旛。一仙官宣勅旨。言吾功行已滿。當即尸解。俺知言已終。遂坐而逝。奉勅後世修子。總當竭力作功德。善功滿時自爲仙。亦不用金丹九轉。若立下千三善功。雖未煉丹。尸解即是仙。君試看吾未煉丹。而今已爲仙。若問俺的名合姓。是蕭崇年。

綺里季

俺講假渡世奇遇。傳這金丹道。教後世無效。有一奇人奇事。感動了商山四皓。奇人施姓名汝道。爲人慷慨。小康的家道。一日親書。看見地仙三百善。天仙千三百。他粗曉。便變其薄產。行些善事。希望着功成步雲街。行了十餘年。未見效。又投技擊派。學拳脚的玄奧。十數年技成。糞盡如洗。難受貧窮中之煎熬。遂去道而爲僧。周流南北。恰似差騙。他勤好去募。殺富濟貧。竟成了奇

返魂萃英

三十一

風行中印書館代印

人英豪。一日玩遊禹神廟。看見內中有數道士。禪房中藏婦女二三。風姿娉婷。他因問婦女。何故在荒廟。婦女說。一箇道士邪術把俺招。初時在門外。遇見個妖道。轉瞬間房屋盡無。汪洋無際。有一線路。前面是道士。予遂身不自主。尾之多時。入一古廟。這些惡人。姦淫終日。擾天乎天乎。雷擊他定難逃。施汝道聞其言。怒髮冲冠。咆哮大叫。罵聲淫亂的妖道。跑至諸道士所在。殺了個流水落花。血污霜刀。遂放開這數婦女。詢其里居。送至其家。他急奔道。又遇見數人扛一屍。潛至荒郊。待其掩埋畢。尾之。隨至一村。日方鐘暮。至一家門。還望見窗上燈火焰焰。他遂越屋一躍。潛立窗下。原來是小叔姦其寡媳。其嫂素通姦火二人。均被暗害了。施汝道火起心頭。暴跳而跳。闖進門去。露出白刃。一個一刀。這奇人施汝道。如此事種種。益以心田好。到處是殺富濟貧。勤奸除暴。可算是在盜而修道。一日予遇之。見其貌雖惡。善氣滿面。耀。知

其奇人傳以道。潛修數載丹成。他又出晉天而行道。在世數十年。千三功畢。飛升蓬萊島。

薛道光

憶昔年。看破水月鏡花的塵寰。難礙西京臥佛寺。未免存了一片的妄想。要成佛作仙。守五戒。淨六賊。住持十二年。俺敢說是清規未稍犯。日誦法華經。把木魚敲破。一心想成佛作祖。入聖超凡。那一日誦經法華殿。聞空中曰。薛道光薛道光。你一生不愧於心田。你守五戒。能寡過。誦佛經。能與佛聖結仙緣。要成佛作祖。除功德外。恐你永作混世漢。你試想天上那有個無功德的佛仙。語畢。聲遂寂然。俺自念。當此化日光天。又在這法華殿。縱然有鬼魅。也不敢逞凶頑。不是佛祖指示。定然仙人點化俺。這幾句話。頓開俺的株守心田。俺遂在佛殿。盟下誓願。要立下大功德。善功千三。越月餘。回家轉。典了

返魂萃英

三十二

古今中華圖書代印

住房賣了俺的田園。各處行慈善。見了功德事。無不盡力辦。返俗歷三年。爲作功德。把些家業。賣了個淨淨乾乾。又無飯吃。衣破補了縫。復棄家去遊訪神仙。倒則化些齋吃。飽時尋叢塚白骨埋掩。或去當路瓦石。作些苦功。冀滿善千三。行了七年。遇見石杏林。俺看他飄洒似仙。俺遂前揖之叩妙玄。蒙師不棄。收爲弟子。傳俺七返九還丹。謂吾曰。汝功已將滿。選擇一侶伴結善緣。爲爾護法。煉這金丹。俺遂辭師去。往依通都之大家。試這妙中玄。凡三載。並中配成坎離丹。當是時。身輕似葉。神通廣大。遂傳法而辭去。雲遊接善緣。行凡八載。功滿果圓。玉旨勅下。飛升碧落天。

伍守陽

憶昔年。好談莊老慕神仙。窮研諸同悟真篇。備他日印證妙玄。一夜對燈閱丹經。見一烏鴉飛進室間。予起欲捉之。烏鴉飛撲窗棂。振羽紙爲之碎。予笑

曰。紙上非大道。想由此出。此登天還難。聞空中鼓聲曰。子可謂識見不偏。既知紙上無大道。何不立功德。學神仙。子果目四顧。烏鴉已杳。聲音寂然。暗念此定是仙佛點化。若不然。門亦掩。豈能飛進烏鴉。何必振羽窗棂間。是始有因。且空中謂吾紙上無大道。俺從此當努力功德。培福田。庶幾他日功行滿。遇見神仙。傳俺七返九還丹。遂焚香跪地上。禱蒼天。從此竭力培功德。不敢存忘念。凡種種之善事。竭力而去辦。轉已。聞空中笑曰。子苟立志功德。他日不難仙也。四顧無人。時夜已深。急忙臥榻。恍惚走入一大山。見樹下坐一人。鶴髮童顏。望之如仙。近前揖之。叟曰。未晚未晚。子當努力功德。他日我將丹訣傳。遂失所在。恍然間。予亦遂醒。見日上三竿。暗自思。想此雖夢景。定是仙人堅俺之念。遂竭力作功德。行之十二年。一日散步荒郊外。見一人坐樹下。恍如所夢。遂急趨向前。問姓字。叟答曰。曹姓。道號還陽子。登仙已多年。

返魂萃英

三十三

古今中華圖書代印

今日特來傳丹訣。授指玄篇。遂將肝膈火候對俺言。半日。俺已心領神會。玄中玄。師遂辭去。俺回家。入室燒丹。凡三載而丹成。憑功德。竟順風抵道岸。棄了丹皂。雲遊各處。普渡有緣。行凡七載。外功已滿。玉旨下。白日升仙。

斗姥

今日臨壇。無別言可叙。姑將池陽縣范生。奉斗之感應。爲衆生言之。范生者名書春。家苦貧。而其禮斗甚虔。每日受持不懈。一夜在天井中禮斗。予念其數載清修。思以堅其信心。書春方持斗咒時。予遂顯金身。坐蓮台上。放大毫光。書春見予示法身。復叩首不已。予因謂之曰。一卷北斗經。萬方旛靈應。禮斗勤不忘。禱祥降重重。有疾頃刻愈。求名自顯名。求財度心禱。佑爾冠金城。凡有求子者。賜爾福慈童。虔心祈壽者。佑爾永遐齡。凡有請苦難。誠求北斗經。千應與萬感。災去來福星。受持永不忘。命終入蓬瀛。時書春聞我所言。因

時之曰。寒士書春。室如懸磬。持北斗經數載。知斗姥天尊。大慈大悲。有感即應。吾復語之曰。以子虔心禮拜。已越數載。而惟家徒四壁。乃汝福命至薄。今嘉爾誠心。賜爾以小康之產。添爾鶴齡。向下虔心立志。福報不可思議也。語畢。蓬台飄渺。予駕回天宮。書春自此白書作小生意。夜靜則誦沐神斗。愈見其誠心。一日予命貪狼星。增其祿符。書春一夜禮斗畢。早簪上下時有白氣。因憶昔年。有見白氣得藏鐵者。今此處白氣漫天井中。吾其將利達乎。因持鐵抉之。見土中埋白鐵二塊。自知斗姥之言已應。因出資經營。漸權子母。遂娶一妻。經年產一子。取名天祐。越七八年。里中稱素封焉。兒漸長。頗慧。書春七十一歲遂終。其子亦能承繼父志學禮斗。又七八年。家資巨萬矣。

青書子

俺看破浮生。恰似草頭霜。繞訪道學仙。想作個逍遙自在登仙客。官修十四

返魂萃英

三十四

銀古中印書館代印

年。竟未作個神仙。窮研至同契。飽看悟真篇。竟應了古人言。紙上若能尋大道。定然滿地盡神仙。每每長吁而短嘆。看日月如梭。流光似箭。俺遂收拾些銀兩。備些盤錢。一心要到捷徑終南。走了月餘。那一日夜投旅店。見一老翁。神彩煥然。聞其言語。半是黃白術。論其飄洒。應是一得道人仙。近掛與語。老翁曰。來此何幹。答以訪神仙。老翁曰。神仙還得神仙作。那有凡夫成神仙。俺答曰。苦行功八百善功足千三。雖是凡夫亦能成神仙。老翁鼓掌曰。其矣哉。子之迂也。既知之。何不先立功德。後訪道玄。再學神仙。亦不費難。我看爾無片善。又想入聖。又想超凡。是何異緣木而求魚。刻舟而求劍。俺答曰。俺是個愚公的志願。想移那山。雖然力不及。俺的志大。俺的心遠。你是個智叟。不能灰俺志願。一心要訪神仙。老翁曰。任爾能言。無功德。你打不動神仙。當官道。終南捷徑多隱仙。有德者誠求自遇。無功者踪跡滿山。亦是枉然。子如不

返魂萃英

信吾之金石語。即便便是仙。抽出一葫蘆。放在地中間。念動真言。老翁跨之。趨雲端。顧我曰。回去多把功德辦。他日我傳紫霞丹。消息已不見。予不覺驚訝。此翁妙術玄。看起來。仙翁特地來度吾。看起來。無功德。遇見神仙亦枉然。看起來。此番訪道空回轉。看起來。多立功德。神仙纔能把道傳。看起來。在此空遇見這位老仙。罷罷罷。收拾行李奔闕關。走了月餘。回到家園。立誓作下千三善。好備他日訪神仙。自此後。凡見諸善事。悉皆竭力辦。行之十二載。老仙翁登門把道傳。謂我曰。子今已滿千三善。我今傳爾紫霞丹。凡三年。爐中黃芽已長成。鼎內白雪漸成丹。納人口中往下咽。飄飄乎身入雲間。精神煥發。身體轉健。棄了家雲遊度有緣。又藉功德八年。玉旨下。跨鶴升天。

金蓬頭

昔日嗜酒傲公侯。蓬頭類風顛。那一日在酒肆間。遇見個羽士飄洒似神仙。

返魂萃英

三十五

銀古中印書館代印

近與吾語。俺問其仙鄉何處。羽士曰。家住白雲巖。俺復問其姓字。答以黃姓字子久。號大癡。住世多年。彼問吾姓名。俺答以金蓬頭。有名的酒中仙。羽士笑曰。恐你酒仙名虛傳。俺與你較酒量。敢是不敢。我答曰。哈得糟邱等俗山。比比酒量。你是醉鬼量兒淺。我是海量酒中仙。羽士曰。你既要較。一口一斗。須應乾。切莫虛傳酒中仙。袖取一大斗。盛酒滿滿添。俺大口喝。竟不見少。半日喝不了一斗乾。忙謝曰。你不是劉伶。定然一地仙。俺欲從遊。不知意下願不願。羽士曰。既欲從我。切須耐勞。莫惹艱。待他日傳你妙術玄中玄。羽士遂出。俺隨之行。走了半天。日已薄暮。羽士遂就地畫一室。禹步咒之。頃刻間。高樓大廈接雲漢。引我入落坐。謂我曰。子好飲酒。我今與你對飲。權作蟠桃宴。遂袖出兩斗。少頃。家人捧赤盤。蟠桃大如碗。俺喝口酒。把蟠桃餐。吃個醉酩酊。大醉。倒臥席間。俺遂呼呼睡去。及醒。覺渾身冰涼。抬頭看日已上三竿。四顧

三五五二九

無人細辨之。既在自家園。及起見一紙上書云。遵道人三丰仙。遊歷世渡有緣。若想隨我天上去。要你善功一千三。俺見此知是仙人把俺點。看他妙法無窮。怪不得是神仙。心中暗自算。善功一千三。竭力爲之。當亦不費難。俺呼家人排香案。點灶消香。燭告蒼天。第一炷香。願我作個長生客。第二炷香。願力培功德早得傳。第三炷香。願重親遊道人面。跟隨論元元。拜罷方起。聞空中呵呵大笑。急忙抬頭看。見那羽士執塵立雲端。俺急忙下拜。仙翁手招俺。身帶凡胎臭皮囊。枉存一片上天心。見仙師招。急得俺手忙脚又亂。猛想起仙師言。若想隨他天上去。要立善功一千三。少間雲影遮得仙師面。俺不禁兩淚如漣。又回想無功無德。豈不空自念。任你望穿秋水。亦定沒個度你的神仙。俺自此見善事盡力辦。作陰功。冀積千三。行了十三年。恩師張三丰。踵門把法傳。俺煉了三載。竟成這龍虎大丹。棄了丹皇出門去。雲遊接

返魂萃英

三十六

古今中外書代印

有緣。又十載。外功滿。玉旨下。跨葫蘆冉冉而上天。

劉綱
昔日得道煉金丹。三年功成。竟作大羅仙。俺的功未滿。行未回。混俗和光作功德。積這一千三百善。令於澤雲縣。三年而大治。百姓無含冤。又一年。俺欲辭官。上司不准俺。遂挂冠而去。昔度有緣。雲遊三載。那日走至壽安縣。見一村中。有一家白氣冲天。俺知是行善者。想渡他脫離塵寰。作神仙。縱步走至其門前。叩其門。少頃。有人出。貌豐而短髯。真是慈善滿面。問客自何來。答以武當山。掛我入。讓坐客舍間。我問其何姓。彼答以姜姓名好善。彼遂問我姓字。俺盡答焉。我曰。聞你好善樂施。真可謂看破浮生如雲烟。彼笑曰。仙長過抬俺。善字名虛負。豈敢豈敢。俺又曰。自古道八百行滿。千三功完。自然脫塵俗成神仙。到那時享安閒之福。樂逍遙不計年。無罪無得。任他前海變桑田。

彼曰。十年訪過仙。竟未遇神仙。踪跡了三四載。未得真。傳纔回家作小善。今日思之。真是無緣。真是無緣。善又曰。何便云無緣。功德則滿目。自然有至人。踵門把道傳。彼曰。怪得昨夜兩柯間。夢神人曰。不日即遇仙。俺不山手舞足蹈。大喜而醒焉。俺自念是殆妄想所致。恐空見怎能遇神仙。今遇劉君光臨寒舍。定然與我有緣。必定是一淨俗仙。倒頭便拜。我應曰。何敢云仙。有還丹術。本是古聖心心印。口口傳。俺得此訣。煉了三載。竟成大羅仙。遂和光混俗。作了四年澤雲縣。非冠逸官。雲遊各處。渡有緣。頃在村外遊。偶一抬頭。見白光數條冲霄漢。我遂隨光找。原來是君焉。俺遂起傳法之心。將君來渡。不意你一雙慧眼。竟識俺是仙。俺遂將七返九還訣來傳。口授半日許。幸好善已心領神會。玄中玄。負靈氣。肯誦吾言。還丹訣一字不漏。真可謂靈根不昧。前生有善緣。俺復叮嚀曰。子之善功將滿。可以入室煉金丹。遂辭而去。後五年

返魂萃英

三十七

古今中外書代印

遇道姜好善於雲間。寒附舉。俺問其何日而成丹。彼答以三年而成焉。遂乘家渡有緣。後雲遊十三載。玉旨勅下。而上天。勸世人修道者。總當立功德。若不然。恐何物格蒼天。感動神仙。苟使姜好善無功無德。俺怎能踵門把法傳。附錄作半篇。爲後之修道者木鐸焉。

王方平

憶昔年。看破浮生黃粟步。纔努力積功德。培福田。想遇神仙把道傳。幸而我善心堅。積善功。整整十一年。敢說是樂善不倦。後遇真人馬鳴生於途間。願我爲大器。可以學神仙。遂傳俺七返九還丹。俺別恩師回家轉。暗想入室煉金丹。俺自念常言道。無功無德休行火。不然難免魔來纏。俺急於煉丹。典質了些田園。凡種種善事。悉皆竭力辦。又二年。俺杜門謝客。煉這玉液丹。也是俺功德滿千三。煉三載。竟順風而達彼岸。哈哈。刀圭入口。變成長生不老

神仙。俺遂棄丹皂。雲遊各處度有緣。積下了苦行八百。善功千三。玉旨敕下。冉冉而升天。奉勅爾修子。總常竭力功德辦。你想一想。人生能有幾日天。常言道。大壽難過一百年。轉瞬走黃泉。你縱有地連陌。大廈連阡。賢妻孝子。也難免這場入黃泉。君試思之。在世苦奔波。受熬煎。到冥途。空空兩手冤不冤。依我看。總是鉄石人。不禁也淚漣。見爾難將你一生功過判。你若無功無過。不平常。命你轉世間。你若若有罪孽。打入酆都諸地獄。作個無期的罪犯。你若有大功大德。也不能走此冥路。定然是三寸氣。斷諸仙佛接引上天。你看俺早將世情來看淡。所以積下大功德。俺纔成了仙。俺纔成了仙。爾衆生休賣乖。休戀錢。趁此三期普度好機會。力培功德自然仙。你可千萬千萬千萬。休作惡墜落地獄間。休作惡墜落地獄間。

陶弘景

返魂萃英

三十八

續古中印書館代印

憶昔年。看破情緣學神仙。逢着許師道法傳。俺纔入深山。煉七返九還丹。六年而丹成。靜隱古洞白雲天。作高枕宰相。聊積德於世間。後功畢。上天勅旨下。尸解入碧天。可嘆這俗緣。迷住了多少英雄漢。貪圖名利。不知積功善。終日間跑跑顛顛。只爲幾貫錢。幾時得安閒。奔得有地種。還望大廈連阡。常言道。饒君錢財等俗獄。難免無常不來纏。看紅塵多少英雄。多少豪傑迷其間。君不想人到古稀世間少。事事難隨心中願。君不見紫雲北邙山。多少英雄葬其間。彼若有知在地下。也應悽悽長吁嘆。看起來。處世惟有行善好。積些功德。作些好事奔三山。可嘆世人名利看不破。不顧他日願眼前。有人若把善來勸。假呼假嘆說無錢。我看這錢財是性命。不作功德只愛錢。若是何異守財虜。富貴一場南柯間。幾守錢財。幾及百世兒孫。不用愁吃穿。哈哈。若是兒孫能守業。自古至今。大富貴竟無二百年。若是兒孫好嫖賭。好吃穿。待

返魂萃英

他日朱門生乞丐。思想想冤不冤。錢財者儻來之物。看破你休戀。古語云。合則必離。離則必合。推之世道上。亦猶是貧富循環。貧者富。富者貧。如輪而轉。看起來。何樂作這看財奴。各各尚尚不積善。依我看。那如作些功德立些善。上可超七祖。下可拔九玄。自己命終時。也可作神仙。嘆衆世人覺者甚少。大半是癡呆漢。何似俺功名看薄。利也看淡。作道遊客。作自在仙。今已千餘年。清虛不磨。丹心不散。千餘年一出中宰相。又在塵寰化世焉。後世之修子。要看破名利多積善。作三百善功。可爲一地仙。欲作天仙者。須立一千三百善。命終之日。仙人引爾遊三山。也不用打坐。也不用齋禪。也不用日精月華。也不用踪跡天下訪神仙。煉金丹。只要功行立滿。脫壳便是仙。善言不欺汝。聊作半篇修真丹訣傳。

東園公

返魂萃英

三十九

續古中印書館代印

當年在塵寰。渡一人。現在瀛洲一散仙。趙姓名學仙。想他當初。輕家好道訪師。遊盡了大川名山。我見其心誠。見其心虔。俺遂化一方外士。去求見。他問俺仙鄉何處。俺答曰。雲外三山。問俺華髮多少。俺告他壽已三千。他問俺貴姓高名。俺答曰。隱姓埋名已多年。東園公是老仙。他問俺所學。俺答曰。無非是煉的造福菓。救世丹。他問何用。俺答曰。妙法最玄。他問是二丹煉時。誰後誰先。俺答曰。先煉的造福菓。後煉的救世丹。這福菓受盡了千辛萬艱。最易的是救世金丹。他問俺所言。如有所會。似有所感。跪倒埃塵。哀求老仙傳他妙玄。好煉這造福菓。煉這救世丹。他哀求甚苦。他的鐵石心堅。固請之。俺謂之曰。道非容易得。法豈容易傳。你可知欲求地仙者。當立善三百。欲求天仙者。功德須千三。諺云。千三功滿凡也仙。你聽我之言。廣積陰功。多種福田。要求口訣。你再待五年。你牢記我言。多培善功。我又叮嚀千萬。若不然。休說

三五—五三一

是五年。就是十五載亦枉然。予遂別而去之。可取哉。趙學仙。苦功苦行。奔了整四年。敗產傾家。妻愁子怨。他置之不顧。道心最堅。那一日。俺東園仙到其家。趙學仙跪於我前。哀求老仙。傳他造福業。傳他救世丹。俺老仙捧腹哈哈笑。謂之曰。你煉成了福業在心田。福業中藏的救世丹。你從此可長生不老。俺遂撫手。冉冉入九天。

赤精子

當洪濛初判時。五老同時降生。我其一也。我之事實。仙傳中已詳載。姑將我之渡世。爲爾等言之。我時遊歷寰。普度羣信。當周朝鼎革。我又遊於人間。路過汾陽。見一家白光直冲九霄。知是積善之家。故有此祥瑞也。我遂徒步向前叩關。有人出迎。問客誰何。吾答以赤精子。彼遂讓於客舍。吾見其滿面善氣。因思一度之。問其姓名。答以楊姓。白安名。世居此地。我謂之曰。聞吾子

返魂萃英

四十

古今中外書代印

好善樂施。迄今已數十載。是大好事也。楊曰。何敢言善。行些小方便是已。吾曰。古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然子之功德大矣。苟再努力前進。則成仙佛不難也。楊曰。先生言差矣。舉世之得道者。凡幾。予自知盡其心而已。况天下豈有神仙乎。古云。神仙還得神仙爲。况其無乎。即有之。僕亦不敢望此。予曰。子何見之淺耶。自洪濛以來。化生五老。五老又用金鼎。煉出嬰兒姤女。嬰兒姤女又煉出人數。殆不可勝計。其後五老愛其作孽。常遊塵世渡之。至今屈指算之。成道者不下千人。子何見之陋耶。楊曰。常聞人言。凡人之修仙者。必得玄術。方能成其道。不然。即如何度心。亦無能爲力。予曰。是言誠偏見也。子不聞乎。凡修仙者。當立苦行八百。千三百善。否則雖有通天做地之能。想得長生救死之丹。不可得也。楊曰。先生之論。固是其矣。然自古及今。修丹道而成者。至其羽化之日。皆有種種之憑據。種種之顯應。種種而成者。誰見之乎。予

曰。此理易明。吾當爲爾詳言之。夫積德而成仙佛者。皆其平日能不愧於心。不愧於心。即不愧於神。則靈光明矣。其心中無黑暗矣。既無黑暗。則心中之地獄空矣。一旦力行功德。作諸善事。則其靈之際氣漸漸退散。其陽氣自漸漸充盈。夫惡者陰也。善功陽也。苟其不愧心。力作功德。善功既滿。陰氣純陽。雖不欲仙。豈可得乎。若夫惡人。終日作諸愧心之事。陰漸長而陽漸散。既散盡陽氣。則純陰也。則心中黑暗矣。心既黑暗。則種種之地獄現像矣。至此時。雖欲脫離地獄諸景。不可得矣。故謂善居陽。惡居陰。人苟力作善事。煉至純陽。至尸解之日。陽神出舍。能透金石而無礙。踏日月而不見形。照屬純陰。及其氣斷之日。魄濁而重。其身案案累。自墮於諸獄。受諸苦惱。此理之必然。子何見之不廣耶。楊曰。然則修仙當以何法。予曰。吾頃已言之。當以功德爲修仙之築基。子既好仙道。此後當竭力種種善功。可預卜他日登仙也。楊曰。

返魂萃英

四十一

古今中外書代印

然則仙道。以培功德爲築基。則古人何用訪師千里。求真傳乎。予曰。子誠愚之甚也。夫無論修仙修佛。總當積下千三百善功。八百苦行。始能望其異日成功。試再以修丹積德二者。爲爾分別言之。積德者其修易。不用千里訪師。自能跳出紅塵也。所異者功德滿日。而陽神所在。不能速出泥丸。必待其尸解而後發現也。修丹者。雖得師傳。然亦須功德圓滿。方可行火燒煉。及其成功。或三載。或四年。神丹已成。待雪花飄飄時。泥丸發開。則出陽神矣。較之積功而成者。其初難。而及其陽神出舍。跳出紅塵亦易也。楊子曰。今聞先生之言。弟子真三生有幸矣。遂誓作千三百功德。八百苦行。予遂起作別。後十三載。遇楊子於途。寒暄畢。問其修道及其成道。共幾年。楊子曰。自別以後。予遂竭力功德。積諸苦行。至尸解之日。陽神遂出泥丸。予不欲沖舉。願在世普度有緣衆生。予遂辭去。後其雲遊百餘載。始升天去。物爾後世修子。無論修仙修佛。

總當竭力善功。待功滿之日。脫壳仙去。或住諸天。或住三山。作逍遙之客。其樂何如也。後世之有緣見此書者。再竭力積德。則庶幾登仙成佛有望矣。勉之勉之。

萬法天師

我已經混沌一次。今將善成道之事實。爲爾等言之。我姓李氏。降生之日。異香滿室。及長頗聰慧。好讀吐納之書。凡與吾交往者。悉皆稱黃之流。我性好善。凡見諸善事。悉皆量力而爲。後途遇非上人。傳我道法。我遂入山煉丹。擇落雲洞天。凡燒丹七載。三成而三敗。一夜見一青衣童子。自天而下。謂我曰。師命告汝。未滿功德。切勿煉丹。因知爾之三成三敗。急速出山。須培諸功德。積諸善行。再入山不遲。予遂再拜而受命。童子遂去。予復出山。回家作諸善事。凡十三載。家已漸落。予遂棄家雲遊。力諸善行。飄蕩四十八載。遇吾師

返魂萃英

四十二

續古中印書館代印

於野。師謂我曰。子之功德未滿。何得擅自燒丹。不懼于天怒乎。予遂頓首謝罪。師曰。凡好道之士。必先竭力作德。方能感動人。傳授玄術。及其得道。更當竭力修諸功德。作他日煉丹時之保護也。不然。雖道通天地。不積功德。動有層層魔障擾之。亦難成其丹也。予頓首受教。答言知悔。師曰。德之與道大矣。哉。猶如鳥之羽翰焉。缺一而無所用也。此番須再竭力。修諸善功。再入山可也。師遂去。予經師之訓責。遂益發憤。力行諸德。又二十年。夜宿懸崖下。見一青衣童子。自天而下。謂我曰。師言爾功行已將滿。可以入山矣。予遂再拜受師之命。童子遂駕雲去。次日復尋前日之洞天。至則白雲往還。竟迷所在。遂入崑山一洞天。入煉十二載。神丹遂成。即出山遨遊。普度有緣。凡二載。遇赤雲子。遂將善之丹訣。傾囊授之。初赤雲子富室也。性慷慨好善。凡於諸善事。悉皆竭力。行三十餘年。學服氣煉形之術。不成。日常快。夜夢一老人謂

返魂萃英

之曰。萬法天師汝師也。力行功德自能見之。赤雲醒。暗念定是神人指示。遂竭力作諸善事。行二年。遇吾師。予謂之曰。子無功德。必難遇我。今既得訣。當力作善事。免他日燒丹時有魔障也。赤雲再拜受命。遂與我同遊。作諸善行。凡二十九載。予命其人山行火。予遂獨自雲遊。又十二載。予遊戲空中。見我徒赤雲子。煉陽神於山下。忽起忽落。予大喜。知其功已成也。吾遂尋之出山。同行積德。接引羣迷。又十一載。上天旨下。予與我徒。遂攜手上天。環顧寰宇。處處皆是煩惱。人生其間。切要破名利。丟開情緣。力作諸善功。則他日跳出五行。不受陰陽之陶鎔。逍遙自在。樂何如也。望爾無景眾生。各當省悟。無極老母

返魂萃英

四十三

續古中印書館代印

望穿秋水。爲母的。思兒女。做不沾唇。爲母的。想兒女。寢眠失宜。爲母的。想兒女。刻不去心。爲母的。想兒女。時時流淚。幾忙了。諸仙佛。降下凡塵。因此纔設。此沙。飛鸞處處。想度這。九二人。回鄉省親。普東土。設亂壇。大小萬餘。勸醒了。幾個人。返本復真。爲娘的。日盼望。衆兒回首。休墮落。惡道中。苦海沉淪。哭一聲。衆兒女。忘却家鄉。令爲母。直愁的。終日昏昏。憶昔日。東土地。人烟絕少。衆兒女。降其間。常思家鄉。爲母的。念東土。衆兒不戀。因此纔。設下了。名額利。自心思。東土地。從此成世。又誰知。衆兒女。本性迷迷。哭一聲。衆兒女。急速回頭。登道岸。出迷途。來見。普堂。爲母的。坐瑤池。時刻落淚。盼諸兒。早脫離。苦海洋。諸兒女。立善功。自得善果。免爲娘。牽望。日日夜悲傷。哭兒女。哭的我。心如酒醉。望諸兒。速返本。積德流光。當此時。末期度。度這東土。九二人。切莫要。莫故道。常言及此。拭眼淚。升雲離去。衆兒。體

三五五三三

我意銘心莫忘。

資子明

昔日垂釣老漁翁。釣得白鯨。眼光閃閃似求僧。我方寸慈意起。放入大江中。後三載。夜間得一夢。見一個風雅書生。跪於我前謝俺教其生。我無以答。書生曰。今日切勿問。久而自能明。遂袖出一部玄玄經。謂我曰。此是三清秘旨。這是白玉神京。爲神仙之要道。不異黃庭。君窮究細研之。自能得長生。我曰。我一凡夫耳。何能修長生。書生曰。是不難。遂將其經授予。我坐於廳。爲我剖析講解分明。書生謂我曰。恩主再力修功德。自然性功卜早成。遂辭去。予遂出門外。掛謝之。恍然醒。俺自思這箇夢景。若有若無。豈有傳書之神仙在夢中。究竟不足憑。天黎明。起振衣。見一卷落地。拾而視之。見其卷首曰。三清秘旨。細視之。皆神仙吐納之術。紙包書名。與夢亦同。其間惟這傳書書生。

返魂萃英

四十四

續古中華圖書代印

定是個仙翁。轉想呼爲恩主。其中情節實難明。俺遂望空展拜。自此後勤演經中興。習長生。遂竭力積功德。培陰功。凡見諸善事。悉皆竭力力行。積功七載。復起學靜定。三載而成功。陽神出舍。俺有廣大神通。遂棄家雲遊天下度衆生。住世三十二載。功已滿。果已成。玉旨下。跨白鶴赴玉京。勸爾後世修子。多立善功。常言道立下千三善。天仙自能成。切勿甘暴棄。誤前程。積功德。立苦行。你功圓果滿日。仙佛接引。足下雲生。

水精子

當洪濛初開。五老化生。我其一也。吾之事實。載於通鑑。考古家當備知之。今日經純陽懇請。趁暇來壇。與衆生一叙。吾自道成後。時遊世間。接引諸緣。又常分靈轉劫。救濟衆生苦惱。今舉吾近年一事。爲衆生叙之。有秦好善者。積德賢人。好談莊老吐納之術。辦好林泉。其村南有靈台山。山中風景甚佳。又

爲修道瑯瑯。凡修成道果者。仙佛多出此山中。一日秦好善。偕數友人遊山。憩於石上。予見其數人。均有靈根。因思以度之。遂落雲頭。幻一羽士。坐空心嶺上吹笛。曲曰。洪濛初開我化生。終日度化癡愚家。逢場作戲。警世人巧奪化工。看富貴畢竟一場遊仙夢。有緣者趁此機會早回程。我師引爾遊碧落天。赴白玉京。時和風徐來。秦及友人。聞笛中之音。皆相詫異。舉頭見吾。均指吾爲異人。遂同徒步上嶺。至吾眼前。皆向吾作禮。予答禮訖。問彼曰。頃品錢笛。已見居士等遙指畫。定有不安之處。望居士指教一二。秦等曰。非也。吾等頃在嶺下。得聞佳音。其聲悠揚。飄乎似有出塵之意。且字字嘹亮。如仙人度世之曲。未聞煞尾聲。似帶愁音。故特來拜訪。予曰。居士謂煞尾帶愁音。真可謂吾之知音矣。吾之所以愁者。憂這世道蒼茫。浩劫遍地。是以憂也。秦曰。坐談多時。未敢領教姓字。予曰。吾名水精子。生於洪濛初開。上帝以吾居北

返魂萃英

四十五

續古中華圖書代印

方屬水。故名曰水精子。偶然馳遊。見居士數人。林中清談。吾知是高人。吾不禁現醜。衆聞吾言。均各拜倒嶺上。口稱道祖慈悲。今弟子有緣得親金身。亦非偶然。敢請傳一延年之術。吾謂之曰。爾等之請延年之法。當求之於本。究之於根。該云。福自己求。命由我道。益壽延年之法。在於方寸。凡世上一切有爲。皆屬心君用事。日作種種惡事。則短命促壽。在其中矣。苟日作種種善事。則益壽長生。富貴在其中矣。爾等果能努力。作諸善事。則仙佛之果。可坐而待也。衆皆頓首謝恩。其中有一吳姓者。名天良。跪請曰。弟子頃聞師言。善惡兩途。已皆明了。弟子有心向善。無奈平日愧心處多。聞師之言。汗流浹背。不識亦可修仙佛乎。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言爾當牢記也。且往古至今。諸多書籍。言善人修道得道成道最易。惡人不能修道。天不容也。此言真失三教度人之宗旨矣。不聞釋家之言乎。苟能回心向善。火坑中有青蓮也。爾從

此回心。力作諸德。則爲仙佛亦不難也。况此時三合龍華。度諸有緣之子。無論善惡人。凡入道者。悉皆錄之。所以者何。務期速成正覺也。善者加力修善。功果滿日。自然詣赴諸天。惡者回心竭力積德。將其善功補從前之罪過。補滿。再立善功。至於脫壳之日。或登仙。或證佛。要在其平昔之緣也。子牢記吾言。我將辭觀諸子德業矣。遂騰身雲端。衆皆再拜。後三年。吾見紫府選仙簿上。吳生及秦生之姓字。均放毫光。吾不覺大喜。緣其尚在塵寰。前程之廣大。猶未可預料也。

王質

憶昔年探樵入深山。遇見四五老者。圍圍棋盤。俺遂立旁邊。看一看。誰勝誰負。誰占先。一老者笑顏俺。賜一盃令俺餐。我納於口間。咕嚕吞下。身輕似葉。我四十餘歲。精神倍添。轉成蓼花顏。似少年。旁觀約半日。老者謂我曰。離家

返魂萃英

四十六

續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多年。你回去看看。俺遂拾斧斧。柯已爛。腰中的夾棍似黃泥。我不覺驚訝其焉。尋舊路出了山。走不多時。村莊在眼前。見些老幼均不識。急忙走至自己門前。抬頭看。呀。吾住的是茅屋數椽。堵敗不堪。却爲何半日的光景。改成大廈接青漢。吾不禁納罕。是何人霸我房產。我憤氣填胸。尋着估宅人。我揮他一頓老拳。思及此。趨步向前。我王質若是個不好你。咱們也可執手到衙內。擊鼓喊冤。清平世界。則則乾坤。竟敢把人家的宅舍佔。何處狂徒。你的胆大包天。暗自思。此事雖然奇巧。那有此人。青天白日橫新田產。且我來去只一日。即有百萬帝王財。成了造大度。也難以不出半日間。這其中定有緣。暗念定是妖人窮眼術。我王質從不信邪法。且耐着性兒。門外等了半天。未見個人焉。自念幻術窮眼。或如海市蜃樓。望之書棟羅梁。近前摩之無迹焉。這定是有形而無迹。我且試試。真與假。是幻非幻。急近前。推一推門兒。有聲。摩一

返魂萃英

摩粉粉平川。門內黃犬吠。少頃。出來一個風雅的少年。問客何來。我不由的氣填胸。要發作俺的老拳。自念曰。且慢且慢。我且向前問个明白。盤問根源。俺遂走向前。恭恭敬敬。問這少年。我來此無別事。特訪王質。請問老兒他在不在家。若是在家中。你費心通稟。我與故人見一面。還望你老兒照看。少年聞我言。眉頭一縐。打了一個寒戰。他答曰。我是王質的七世玄。曾聞祖父言。我這高祖他探樵入深山。也不知遇神仙是得了真傳。也不知是暴亡深山中無人見。空令子孫悲哀也不還。俺聞此言。不禁放聲大哭。淚淋漓。爾不知我即爾祖王質焉。我探樵深山中。遇見四五老者圍棋盤。我在旁觀看。停半日。臨走時斧柯已爛。腰中的夾棍如灰塵。當時我甚納罕。今日之事。我定然遇見的老者是神仙。真是萬古奇緣。少年迎讓吾入其家。我自念四五老者。棋局定未完。看看世上數百年。仙家纔半天。這正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幾

返魂萃英

四十七

續古中華印書館代印

千年。不如我趁此早回山。求求這老者。咱也得個小小的神仙。我遂辭少年。少年苦苦拽我。我加力外掙。一心想要奔深山。少年看看留不住。竟撒手。招得滿街上人。嗤笑多端。衆口齊說俺。這老者未免心意倒顛。俺應聲曰。倒顛不倒顛。看破世情回俺的深山。山中爛斧柯。回家已竟數百年。俺遂說說走走。大踏步走了半日。入了深山。看見四五老者棋局未完。俺跪在旁邊。叩求老神仙。俺傳個不老丹。老者曰。你方纔吃的棗。那就是長生藥。服一枚。這同地天。你從此後。出世積陰功。善果滿。自然入諸天。作神仙。少頃。老者均不見。且喜我服了一粒神丹。永不飢。俺遂出山雲遊。積此功德。接引有緣。凡十八載。功成。玉旨勅下。冉冉而上天。

張志和

憶昔日看破紅塵。不作春夢婆。想學個神仙。騰身上大羅。棄家雲遊。尋訪聖

三五 五三五

師。覓些善事。積些功德。訪道至誠度。身似飄蓬客。走至中條山。遇見仙翁手
持藜杖。頭戴舊笠。身被破衣。口中不住誦短歌。其歌曰。不作名利客。深山自發
婆。世外閒人多自得。水辭紅塵路。百代光陰似水流。冬夏伴我一等簑。俺聞
其歌。暗自念。這定是個仙客。若或隱居深山古洞中。亦是個羽客。趨向前長
揖之。求玄妙出婆婆。俺是訪聖師的張志和。我把世情來看破。因此不戀這
高樓大廈。不作春夢婆。我今日有緣遇見仙師。望你為俺疑團打破。我弟子
定然立志報師恩。度緣人上大羅。老仙曰。俺是中黃丈人。遊世度有緣。挽狂
波。我今隨你心中願。傳你金液還丹訣。你回家再努力積功德。八百行圓。千
三善滿。你駕祥雲上碧落。作個雲外三山客。樂如何。遂將丹訣點於我。授半
日。俺已心領而神會。暗自念。信是仙家法無邊。此中玄奧多。辭恩師。披星戴
月陽關上。半月而抵家。努力作功德。逢見善事竭力為。絕不計較化錢多。行

返魂萃英

四十八

歷代中書印書館代印

六載。惹得些凡夫破口笑話我。看你這無功難受仙家福。俺把兩眼閉着。兩
耳堵着。管些甚麼一丈廣。看你世上有百萬富。俺他自作神仙。住宮殿高樓
殿。還是仙家樂趣多。又三載入深山。隱於火連洞。行起爐火。三年功成。把丹
房拋却。出深山雲遊。度緣人上大羅。又七年。積下許多功德。那一日醉臥松
樹下。聞空中一曲鈞天樂。俺遂陽神出舍。把個臭皮囊拋却。作了神仙上了
大羅。吾之事實大概如此。望爾修子力培善功。廣積陰德。功圓果滿。自在逍
遙。作個長生不老客。這都是俺的經過。常言道欲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這
其中樂趣實在多。你與俺個萬里河山。俺也不換此中樂。哈哈。俺也不換此
中樂。

軒轅集

憶當年。混俗接有緣。在那潯陽畔上。渡醒了曹真元。曹真元。年四十。他樂善

不倦。我特降世俗。渡這個有緣。那一日他在那街頭上。看他道骨仙風。
儀表不凡。落雲頭到靜處。搖身一變。變一個丐者。袖滿身間。頭戴開花帽。一
頂。身上的衣服縷縷不堪。既是垢滿面。手持一根拐杖。狂歌街巷間。俺歌曰。
天天年年。天天酒醉醉天天。年年朝金闕。浮雲伴神仙。百歲光陰最易
逝。人活百歲世上鮮。勸君急早培功德。與俺軒轅集。接緣作神仙。時吾歌未
已。觀者圍繞如堵。皆謂吾瘋顛。時曹真元亦在觀者內。獨彼與我之行踪。予
復伴狂。嘔吐痰數塊。復歌曰。一塊清痰是仙丹。世人服之立成仙。有緣給你
快咽下。且莫錯過此機緣。且莫錯過此機緣。因持以與觀者。眾皆作惡。皆謂
一瘋顛丐者。觀者盡避去。只剩四五人。曹真元作禮於我前。因邀至其家。予
見其心虔。隨之。見其茅屋十餘椽。却雅潔。讓我客舍。跪拜如儀。問俺行踪。叩
俺的妙玄。俺均推不知。予欲辭去。他苦苦的纏俺。無計奈。只得在此幾日盤

返魂萃英

四十九

歷代中書印書館代印

桓。予復日日嘔吐。穢氣散屋間。腥臭之味。實在不堪。俺特試試那曹真元。心
誠不誠。心虔不虔。他不但不服。反與我語。謙恭開笑顏。盤桓了七日。他七日
未離我前。俺傳妙訣於那曹真元。一日夜盡我之訣。俺遂辭去。駕上雲端。他
潛修七載。丹成又出雲遊。積陰功凡十五載。他功果圓滿。兩足雲生。騰身而
天。

貧極道人

昔日看破浮生如浮雲。作閒淡。把杯中之物貪。雖然不能成佛。也要作個酒
中仙。俺放蕩多不剎。與這花酒結淨緣。世人何似俺。行樂不顧愁。不顧囊空
無有錢。好的是丹道。愛學的是神仙。也莫有名利鑽把俺絆。俺跑於家南
訪真傳。踪跡三四日。望見一洞天。見一老叟閒遊把步散。俺自念此老丈。定
是個神仙。急忙趨向前。叩玄玄。老叟曰。俺也不是佛。俺也不是仙。即為何問

俺叩玄玄。我見更不傳。長跪乞垂憐。望師父開慈悲傳我玉液丹。更曰。要學金丹也不難。我問你立下多少功。積下多少善。丹書云。千三功滿凡也仙。想你在家時。未把書來翻。你竟想雲遊。即能遇神仙。你看何容易。恐怕難。若是不忙。急速回家轉。積些功德作些善。我必踵門把法傳。俺哀求半天。這老叟慈心不發。丹訣不傳。竟與俺個無顏。俺遂拜別。尋舊路而出山。俺遂收拾行李。奔陽關。走有月餘。回家轉。焚香禱於天。發大心願。誓要立下八百苦行。一千三百善。俺自此竭力作功德。努力培福田。凡諸善事。量力而去辦。行凡七載。家漸零落。典房賣產。淨淨乾乾。又二年。日與凍餒作伴。一日身體不暢快。大便來到。陽神出泥丸。俺雖是未得丹道。脫壳亦成仙。雖是貧極。與俺個帝王此樂亦不換。勸衆位莫把名利來貪戀。你要想人生一世須行樂。氣斷

返魂萃英

五十一

第五十一回

時思一思從前。何異華竹夢一場。何異南柯問。我看世人多執迷。以假爲真。忙忙碌碌跑顛顛。錢也不夠化。衣服不夠穿。穿的粗布想綢緞。到臨終。你試看。衣服身外物。兩手空空難帶錢。依我看。何若在世把德積。功回果滿入瀛天。哈哈入瀛天。

王重陽

浮生恰似一枕黃粱。多少英雄。如服迷魂湯。不謀修道學神仙。終日奔走名利場。君試想富貴花間露。恩愛却是草頭霜。也是俺看破世情盡是假。纔遇着恩師呂純陽。俺遂至寒舍下。住居月餘。門第實有光。蒙吾師傳我還丹煉剛陽。俺先立了許多功德。廣培福田。纔下手入丹房。爐火三年神丹成。棄了妻兒。拋却莊田。出離大名。雲遊四方。接有緣人上慈航。雖則是隻手難把狂瀾息。俺却要憑這口角。把道法處處宣揚。君試想富家受財作銅臭。俺貧道

守道滋味香。君試想王重陽。大名是吾舊家鄉。俺雖不房屋連阡。地連陌。俺也是一世家赫赫有名揚。俺不想大廈與高樓。俺不愛甚麼金馬玉堂。若論俺雖然不是懼懼漢。也作了萬劫不壞一金剛。俺此後逢着呂師對我講。教我到山東南海。度幾個緣人上天堂。俺遂來到南海地。認了個徒弟馬丹陽。開化全真庵。自此後收了許多徒弟。得道七個。隨後相繼煉陰陽。功果圓滿。格上香。是事七真傳內載得詳。也不用俺多講。諒你們盡知。這七真惡道。德緣入口雲鄉。逢此時末期普度。早回首把道岸上。君試看。孽海波浪翻。遍地是魔障。這一場浩劫。真令人胆寒心慌。忙的諸仙佛降魔世。勸化人挽這滄桑。終日問奔走。忙勸緣子磨得舌嫩唇焦。跑得汗流。走得慌忙。你若回頭向善。三冬煖。若不回頭。豈不枉費婆心一片。六月涼。我希望有緣子。早上道岸。我希望九二人。同登慈航。我希望大地衆生休執迷。我希望速修道德入

返魂萃英

五十一

第五十一回

仙鄉。但願得有緣人。回心向善。諸仙佛定然是歡喜鼓掌。書成後傳大地。定然是滿地回春。且坐待看一看。他日仙佛滿天堂。是俺希望。是俺厚望。你切莫執迷。苦海中。生死流浪。

譚峭

看破生死流浪。識透世情。附炎避涼。浮生儘帶幾個醒。放下塵羈事。學神仙上天堂。也是俺看破紅塵。恰似苦海茫茫。纔訪聖師。雲遊在四方。憶昔學道棄家去。鄰里笑俺無道風。無仙骨。定難遇神仙。不久即還鄉。聞此言。不由俺暗中笑。是何異想我的妻子兒郎。俺經年出遊。訪玄術。非是誇獎。真真是熱血一腔。奔走數載。跑破了芒鞋多少雙。也是天公垂憐。遇見仙翁妙法宣揚。邂逅相逢王東陽。他看我虔心一片訪至道。他看我爲拜聖師走慌忙。笑謂我曰。雖然是雲遊訪道已多年。果真是一片誠心格上香。纔遇見仙翁他王

東陽當官求仙。一功不立。苦功到。神氣自真。以人字煉金丹。保你三年大自威。定然金丹氣味。高日苦不垢。下一千三百。即得丹功。想是神丹。亦費心。當言。道欲求天上。須用世間財。所謂財者。非是金。石。銀。神。即。家。各。備。錢。財。造。福。田。培。此。功。德。無。量。俺。這。再。受。我。師。遠。將。古。聖。心。印。相。離。托。出。厨。次。火。候。對。俺。說。口。授。半。日。俺。已。心。領。神。會。這。還。丹。法。全。憑。着。千。三。善。功。八。百。苦。行。全。鳥。半。升。玉。皇。八。兩。爐。中。火。候。交。文。武。方。能。煉。成。金。剛。恩。師。命。我。休。雲。遊。還。家。鄉。先。作。些。功。德。再。入。家。煉。兩。陽。我。遂。別。恩。師。陽。關。路。上。走了。月。餘。進了。自己。村。莊。那。里。看。見。香。吃。吃。而。笑。俱。道。我。在。外。數。年。竟。不。掛。念。妻。兒。困。那。俺。答。曰。我。是。個。石。人。看。破。紅。塵。不。貪。戀。俺。是。個。穿。雲。鳳。九。天。翔。那。俺。是。個。大。鵬。雲。路。九。萬。里。俺。是。個。登。仙。客。要。徐。

速魂萃英

五十二

續前中書

步天堂。行不數武。門庭在眼前。俺遂叩關。妻子出迎。他笑俺竟是癡呆漢。還家鄉。我暗指曰。你看我癡。却把丹訣。已訪得玄術滿錦箋。到而今。一心想要作神仙。不學那些迷徒。想那金馬玉堂。雖然是衣散袍。你可知身帶無價寶。待丹成。入金石而無時。步日月而無光。準備這些凡夫望見。成個饞眼腦。學不得俺譚峭之行藏。俺自此作完功德。纔入室安爐立鼎。將火水倒倒顛顛。要煉純陽。三年而功成。棄丹兒。拋田園。雲遊四方。住世四百二十載。玉旨勅下。跨鶴上天堂。奉勅後世之修子。只要你善功圓滿。即不煉神丹。脫壳之日。亦必上西天。或入帝鄉。

郝大通

憶昔當年訪道玄。踏破芒鞋。雲遊十餘年。那一日。走至河陽縣。遇見個童兒。牧羊村外邊。他信口而歌。俺聽其清曲。怡怡然。其聲節歌曰。晴陽天。晴陽天。

想當初火祖拜師終南山。他結仙緣得丹訣。煉成一粒紫霞丹。君若無功休妄想。君若無德。訪道亦徒然。其歌吟曉清越。俺聞童兒歌。不由酸心淚如澆。想起訪道在外多年。也是俺無有功德。難遇神仙。俺不由得暗自打算。打算在外訪道好。不如回家多把功德辦。俺果是功行滿。難道頭上無青天。定然能感動個至人。光臨寒舍間。俺具一片至誠心。焉知不與俺個靈丹。那時者俺定然歡地喜天。髮白重黑。齒落重生。身輕如葉。作個長生不老仙。俺正在妄想。忽轉念自謂曰。郝大通。郝大通。你無功德想神仙。癡心一片作妄想。真枉然。真枉然。復自念。俺在外多年。未曾訪得道玄。他妻兒。不戀莊田。雲遊多年。實指望遇見個異人。把道傳於俺。至於今未見一仙。謫云。黃泉路上無老少。思及此。愁更添。恐怕立德來不及。怎能不空結仙緣。倘若是有壽元不永黃泉去。豈不誤俺轉世一生。他的那妻兒叫哭連天。莊田何人管。真是癡跑。

返魂萃英

五十三

續前中書

十餘年。俺又轉自念曰。當初妄想最高興。而今懊喪不堪言。罷罷罷。歸旅舍。收拾行李回家轉。丟開這些妄想。盡力功德辦。有道是青天不虧君子心。有道是功德能感諸神仙。俺遂回家。竭力作功德。努力培福田。行及五年。傾了家。敗了產。惹得妻愁子怨。俺却終日苦苦禱蒼天。常言道德重鬼神。欵而今胡不然。忽聞空中言曰。王重陽開化全真庵。與爾有緣。速速前往訪道玄。俺遂棄家至齊海。拜師得真傳。煉丹正三年。燒熟了一粒龍虎丹。俺服了刀圭。捧腹大笑曰。哈哈哈哈。這纔知命山我道不山天。哈哈哈哈。雲遊七載。積下善功千三。俺功已圓。果已滿。羽化而登仙。真真是樂逍遙。今不計年。

黃老

當洪濛初判。玄玄道祖。化生五老。我其一也。我之事實。仙傳中已詳載。姑不多贅。今將吾之渡世。為衆生詳言之。爾時我見無量衆生。沉淪於苦海之中。

我時隱顯。接引衆生。當周末世。天下大亂。羣雄割據。我遊於常平。見一人耕於野。而有善氣。因思一度之。遂過其前。是人見我。掛曰。長者雲遊天下。得非黃老乎。予暗念予之渡世。隱顯無人知曉。予答曰。然。此人曰。予姓公孫氏。邴名。慕道多年。昨夜三更。夢雲氣滿天。一龍見首而不見尾。醒而占之。當有大聖人過此。然不知經山何方。復策之。應在西南方。故待於此。頃見老丈飄洒不凡。故敢動問。予曰。我五老之中。黃老也。時遊塵俗間。隱顯渡世。公孫聞我言。遂再拜受教。予扶之起。謂曰。子既慕道術。當知修道之基。公孫答以不知。予曰。所謂基者。功德也。凡古之修仙者。越此莫能爲。故修仙之道。全憑功德。爲修仙之基。所謂基者。築基也。如修蓋房屋。必先築其基。築基既固。則房屋自然耐春秋。苟基不固。而望其房屋。豈可得乎。譬如修道。不力積功德。蒼天難格也。聖師難遇也。卽或幸得玄術。而功德不足。含糊而修之。亦易成易敗。

返魂萃英

五十四

古今中華印書館代印

也。故古曰。德者道之基。道者德之本。道德並行。脫此生死。則易如反掌也。公孫曰。修道築基之法。弟子已明。敢請其次。予曰。其次莫如淨心。夫淨心者。亦修道之一步功德也。心淨而後念清。念清而後諸欲寡。諸欲既寡。性自常明。此心中有一分之念。卽有一分之不明。性既常明矣。則陽氣聚。陽氣既聚矣。則陰氣漸消。漸消不已。乃化成純陽。則此心中永無黑暗。既無黑暗。卽無愧心。既無愧心。久而長。長而久。則純陽之性。輕淨矣。故云修道。必先淨其所欲也。公孫復問曰。淨守之功。弟子已明。敢再請其次。予曰。凡修道者。必先積德。其次淨心。寡諸欲。則過無矣。再其次者。莫如立大心願。當思成己成人。苟存此心。則定能擴我之功也。須知世人沉淪苦海。爭名奪利。性靈全昧。絕不思及修積功德。可以跳出五行。所謂度人者。見人勸化。故此功德莫大焉。吾故曰。擴充吾之德業也。公孫曰。弟子聞老丈之言。不覺頓悟十成。吾曰。爾既

了然修道之旨。卽此數言。爾勤行之。則久視長生之法。不待言矣。予遂辭去。後公孫力行諸德。凡四十八年。予復授以爐火法。彼煉之十二載。玄玄遂成。後復雲遊渡世。又四十二載。始升天去。吾今本無暇來此。經諸仙之懇請。吾故現身說法。此書成時。諸善子須廣爲流傳。小則可修己之善功。大則可移洪劫於無形。此書已出。凡用心觀此者。卽是有緣。總當竭力修德。則庶幾上道岸也。若有衆生。曾作種種大惡。如見此書。欲回心修道。紫府亦皆錄其名。蓋勿論有何大罪過。先立功德補之。待至修成仙佛。則與無過者之修道相伯仲也。切勿躊躇不前。此時正末期肯度。無論何等之人。苟能回心向道。上天悉皆錄之。爾等萬勿甘自暴棄。須知吾此次降塵非易。吾雖非位尊德重。然決不空談欺汝也。後世有緣之子。其各勉諸。

王處一

返魂萃英

五十五

古今中華印書館代印

憶當年爲吃穿。五更起。半夜眠。一片利心只愛錢。那一日在街上耍玩。忽聽得哭聲震天。也是俺多心。細打聽却原來是某紳之父謝世焉。他享壽八十有五年。俺聞此言。不由心暗酸。俺的淚如漣。想起了壽過古希世間少。給享期頤。亦難免黃泉。思及此。利心灰炭。我何不趁此健康訪神仙。也免命終時。鬼卒來勾。手拿閻羅批判。我遂回家。收拾了資斧辭家園。起初時聞人言。終南山內。隱着許多神仙。其餘諸名山。在在有洞天。此番訪道。難道說不遇見神仙。先進了武當。踪跡數日。一無所遇。次至終南。自尋了數天。又至華岳。空行克占。跑了年餘。至此敗興。不由俺叫苦連天。俺無法。只得回家。博耐性兒。天公豈能不睜眼。行了十餘日。纔轉環家園。街坊鄰里。他笑俺是癡人。說俺是瘋顛。族人譏辱俺。你有福不會享。妄想學神仙。自古道神仙還得神仙作。那有凡夫成神仙。你訪道年餘。定有些玄玄。演演你的妙術。教俺井蛙看

看青天。那時俺又濫又差。不由暗打算。憑俺玉虛一。教你們當作笑談。俺默不言。用功大讀些指玄篇。其一章上寫云。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欲求天仙者。當立善功千三。閱及此。打了個寒噤。呀。怪不得訪道年餘未遇他。俺從此盡心竭力。把功德辦。俺想成天仙。立下善功千三。難道說凡夫不能成神仙。俺且盡力為。竭力辦。行之六載。聞人言。海海縣王巨卿。開化全真庵。喜得俺眉開眼笑。此人定是個神仙。俺收拾行李奔海海。投此全真庵。命我入。師一見吾。即收錄俺。俾師數載。後傳俺還丹訣。命俺出訪有緣。擇一福地煉大丹。俺遂別師去。擇一洞天。煉了整整三年。纔燒熟了丹。內功已畢。俺外功未圓。辭古洞出了山。混俗和光。接引有緣。行功德七載。那一日青衣童子。空中宣玉旨下。俺隨之冉冉而登仙。勸後世學道者。無論是修佛修仙。不立功德。雖然誠心難格着天。須知千三功滿。學佛者是佛。修仙者是仙。爾等修子。牢記

返魂萃英

五十六

陽古中書印書館代印

老仙之言。一篇俚語。功德為重焉。勉旃勉旃。

鬼谷子

昔日疎名把利淡。丟開妻恩子愛學神仙。訪聖師肝肺兩足。奔波十一年。天公垂憐。把辯華仙師遇見。師見我的心誠。傳我妙法玄玄。我辭恩師回家轉。舉目遍地盡善事。乃手中無錢。愁無奈。纔把地賣茅房典。救濟些個寒。行功十餘載。入室把丹煉。行火三年。猛見庚方新月一勾。轉。渤海中波浪滔滔。直上翻。龍宮雷隱隱。紫氣繞泥丸。神丹已煉成。從此後俺的大壽同地天。再不受陽陰陶鑄。闔王拘管。俺是個金剛不壞體。大羅神仙。遂棄家攜書隱鬼谷。面壁調元元。終日靜守古洞。全無半點俗緣。四時自行樂。逍遙不計年。春開鳥語。夏聽蟬鳴樹間。秋瞻雁歇黃雲。冬賞山林白雪。樂無邊。復分神雲遊渡。塵寰。廣結善緣。我想着喚醒舉世人。這是我王樹的心願。當周時。化身道天

下。只渡個孫臍作了神仙。奈世人春夢不醒又酣眠。俺自想與這衆生。同樂瑤天。任你舌敵豈不白謾。若說是神仙。人人欲為。若說是先積功德。那個憐愛這錢。你須知道。修道甚易不費難。地仙三百善。欲求天仙者。當積一千三百善。你只要志心。努力辦。這千三百善功實不難。你功圓滿。命終陽神離這臭皮囊。步九天作神仙。壽同地天。何等自在安然。惜乎迷徒看不開。疑心看守這几串錢。聞行善。說艱難。說手中空空。囊中無有錢。若遭禍事。無錢也有錢。常言道。能教錢屈。不教人受冤。你細想。當初若把錢作善。也許無有今日。迷徒速速醒。切莫作守財虜。他日含冤。有一等曾作惡。不甘向善。甘暴棄。令仙佛於你心酸。逢此末期度。無論善惡人。悉皆收錄紫府列仙班。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勿憚改。無異聖賢。賢成日傳大地。有緣者急早回首。切莫貽誤。你道這神仙。我講的粗俗話。盡是實理。望有緣早跳上救生之船。我住世

返魂萃英

五十七

陽古中書印書館代印

三百載。玉旨勅下。我纔跨白鶴。騰於霄漢。

沈萬山

憶昔日寄世時。秦淮落落一大家。看破浮生黃梁夢。樂善而好施。功德豈止恆河沙。從不惜金玉。只知行善積功德。一場富貴。却似鏡裏花。也是我愛積善。天公垂憐。吉人家。靜坐書軒。門外有人叫。俺纔倒屣急出相迎。見一道人。仙風飄洒。頭頂簪笠。身披鶴氅。手持拐杖。兩脚芒鞋。問我曰。沈萬山。是否即此家。俺聞言。不由驚而訝。這道士真真是袖裏百中經。恐陰陽。判五行。斷八卦。真不枉你風清而月朗。雲遊霞光踏。忙答曰。不錯不錯。是咱是咱。請道師入客舍。吃幾盃薄酒。喝上幾盃茶。表一表咱們慕風林下道。士亦不謙遜。走進客舍。與俺問答。我問曰。道師棲真在何處。道人曰。雲遊到處便是家。我問曰。道師高姓名。道人曰。博陵的張三丰。就是咱。道號選選。俺聞此言。急

下拜。懇求恩師。你將我收下。弟子慕道多年。竟未遇見神仙指點。這三事師謙遜來拉。謂我曰。我今特來指點爾。傳你道中話。憶昔日官博陵。年已六十四。我只想一場富貴。何異華胥夢。何異風前燧。也是我謀隱林下。挂冠而逃。直奔終南。捷徑訪神仙。誠心一片。不把家掛。戴月披星。走入終南山。遇見火龍師。纔傳俺撥弄五行術。九宮會八卦。煉金丹飛紫霞。我遂辭恩師。離終南。訪仙伴。已經四秋夏。好備法財而人室。冬至一陽生。把手下。至於今未遇個有緣人。本是我晦氣。亦是他們無造化。俺聞你有餘慶。是積善人家。特來造訪。我作個傳法師。你作我的個護法。咱們入室煉丹砂。俺聞師言。喜不自勝。稟師曰。師父說好便好。俺自此擇一黃道而入室。按爐立鼎。煉紫霞。恩師作丹客。我作了金液護法。恩師三年神功成。把妙訣盡傳於咱。復授我點石成金術。果真是富甲帝王家。師遂辭我深山面壁去。俺又散些財財。積些功德。

返魂萃英

五十八

周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德。道個長壽花。積善三載無懈怠。非誇口。真真是無量功德。數如恆河沙。俺遂下手探真陽。三年神功成。雲遊四方度有緣。宣揚妙法。道成住世十八載。功已成。果已滿。玉旨勅下。俺遂脫壳去。再入雲霞。奉勅世之有緣人。早修長生果。早栽延年瓜。你切莫貽誤鵬程九萬里。徐步踏烟霞。無力者立諸苦行。有錢者施捨錢財。自能無碍無罪。功滿日。赴玉京。朝金闕。樂塵仙。

慧通子

憶昔日。夙鍾仙緣。總角知行善。年既長。俺雲霞苦十餘年。一心拾青紫。志在淺雲天。那一日放假歸。路途上遇見一壯老仙。白雲仗於兩臂間。他問我孺子青紫想。這都是幻泡緣。你一腔熱血淺雲煙。何若隨我而修仙。可不知你意下否願。我聞言。不出心納罕。忙問曰。常言道。神仙還得神仙作。那有凡夫作神仙。道士曰。哈哈。你認見何偏。你須知功滿千三凡亦仙。祇恐凡夫

志不堅。你若有志從我去。引你遨遊大羅天。俺聞此言。心中暗喜。拜於其前。求仙人收錄弟子。再不作妄想。俺從此誠意虔心學神仙。師遂賜我道號慧通子。引我走入終南山。至一絕巖。上有一洞天。吾隨從入。見其中室富空懸。別有一地天。師遂授我還丹法。俺遂爐火煉金丹。三年而功成。師命我出山。俺遂離古洞。回頭看。石壁峭立。那裏有古洞。那裏有神仙。定然是住世的隱仙。俺忙下拜。復尋歸路而出山。雲遊接有緣。凡十三載而功成。玉旨勅下。入九天。奉勸修子。各當努力作善。功圓果滿。待尸解。陽神出泥丸。作個逍遙自在仙。俚語幾句。權作指路碑。權作救生船。要普度天下有緣。皆可牢記心間。哈哈完。

鍾離雲房

俺雲房漢朝一大將。失兵機。竄入天台。遇見東華授我不死方。俺自此悟徹

返魂萃英

五十九

周台中華印書館代印

道中真妙理。終兩山內煉玄黃。也是俺靈根不淺。上天煉。爐火三載。燒成一粒長生藥。脫去法網見閻王。俺自此雲遊塵世。要渡些有緣之人步天堂。那一日遨遊在市上。遇見個老者求丹方。俺問其何名。他答以姓岳名善。本貫西洛是家鄉。一生好神仙。雲遊在四方。飄蓬數十載。竟未遇聖師傳丹訣。成金剛。於是苦苦哀求我。俺遂引之旅邸中。傳以爐火煉丹方。是日靜夜。俺試一試他的量。於是幻一盜。破窗入。探取其囊。這岳善恍惚聞知被盜。持燭遍照。惟失一錢囊。他暗自念。得不足喜。喪不足悲。是即時運。道尺而魔丈。滅燭復登牀。呼呼睡去。竟未有惜財心。果真是天大的量。至次日予即還之。而岳竟無歡悅色。果真是將這炎涼腹內裝。吾謂之曰。昨夜乃吾幻巨盜取爾囊。爾可謂得失不動於中。幽盜有方。岳跪曰。弟子既入此門。只知行善。豈願得失。金銀者儻來之物。弟子豈以些小錢財。迷却性王。俺聞言喜如狂。收者弟

子竟看破錢財。竟悟徹修善。煉這不死方。此日岳辭去。俺復飄蓬至他方。雲遊千餘載。渡了些弟子上天堂。後遇岳善派鹿野。寒雨畢。我問其幾年成丹。煉成金剛。他答曰。辭別恩師後。回家園。力培功德三年正。復又爐火煉丹方。三載而功成。至今雲遊接緣子。却未曾謁見恩師。罪過實難當。談論畢。分手騰空去。他積善又七年。丹詔下。騰身把天上。此後至唐朝渡純陽。亦在長安酒肆中。待其自講。吾姑不言詳。這是俺的事實對爾講。望你們有緣人。趁此普度。急早上慈航。也免得他日見閻王。哈哈。也免得他日見閻王。

浮邱公
昔日看破浮生似曉烟。俺纔棄家訪神仙。踏跡遍天下。遊入匡廬山。見一道人飄洒怡然。兩鬢垂白雪。面似蓼花顏。鶴形而龜背。儼然一神仙。俺趨前叩妙玄。道人不答。長嘯一聲。騰身而上天。指揮白雲。布成功德二字。復哈哈大

返魂萃英
六十
笑。俺心會其玄。定是我無功德。不將丹訣傳。俺遂再拜。這神仙已不見。俺遂尋路出深山。離匡廬。一心回家。積功累善。俺遂披星戴月。遮家園。及抵家。焚香發誓願。求天公恤憐。俺定立苦行滿八百。善功一千三。自此後。凡見諸善事。盡心竭力辦。並不計較。囊中有無錢。行善四年餘。負欠親友許多錢。俺遂典房賣田園。看破錢財是通寶。那能常在咱眼前。未幾相繼零落。常與餒作伴。陳作伴。俺却厥志不忘。要學個神仙。旁人貽笑我。俺却愛惜這妙中玄。常言道。善功積滿。自然遇神仙。把丹訣指點。又二年。果真是室如懸磬。那有瓢米半文錢。俺纔遁跡浮邱山。具一片至誠心。定將神仙見。家中黃老人。傳我玄中玄。俺遂入室起爐火。一心要煉玉液丹。行火二載。功半成。咳嗽咳。也是我魔障起。一粒金丹。走入夢寐間。我復重安爐。重立鼎。煉這元元。復三年功方成。俺遂靜隱在此山。終日逍遙登紫霄。並無半點煩惱纏。閑時會五老。

把棋敲。閑時駕白鶴。遊諸雲山。俺自塵俗遁跡入深山。終日閑逍遙自在。怕到塵寰。住世百餘載。玉帝勅旨下。遣我作仙官。俺遂赴帝闕。將俺這片心思。言。祇以長生而為樂。不願上天作神仙。上帝嘉勉。俺復駕雲回古洞浮邱山。至今千餘載。未曾降塵寰。今日經呂友邀請。俺纔來降鶴。要渡些有緣人。同俺高臥浮邱山。若個有緣早回首。苦行完善功滿。咱們自晤面。幾句粗語。休當耳旁風。宜牢記胸臆間。

孫照
憶昔日看破名利。遁跡入深山。鬼谷師傅我返魂丹。俺遂按爐把鼎立。擇冬至一陽復生。把火煽。將一天殘霞收拾鼎內。要煉就長生不老藥。作個大羅仙。行火凡三載。神丹已熟。止爐火。一粒刀圭吞入口。方知我命不山天。俺默思。功行未積滿。不如雲遊接有緣。主意已定。俺離古洞走出山。身似飄蓬客。

返魂萃英
六十一
逢場作戲。那有一點心事。乘雲遊二載餘。遊至榮陽。遇見個有緣。他見我飄洒似神仙。近前一揖。認俺作師父。我不由的驚訝。便邀我至其客舍間。我問其姓名。答以韓志堅。復請我姓名。俺答以姓龐一字淵。書生曰。決非決非。我問其相招何為。他答曰。昨夜一夢。真希罕。夢見個老人。說我靈根不昧。有仙緣。又益以積下許多陰功。造下許多福田。待明日長街狎狂的。就是個神仙。你須具一片至誠心。他傳你丹訣是必然。言畢。睡不見。我恍然而醒。嚇得渾身大汗。自思。妖夢不足憑。頃復睡去。夢如前。俺次日醒。暗自思。此夢當有奇緣。故晨起散步於街上。留心訪神仙。不料竟將師父遇。你可憐俺妙中玄。我聞此言忙答曰。你雖學道心切。你可培下多少善。韓答曰。弟子雖未曾培下許多善。慕道心頗切。自幼好神仙。樂積功善。我見其心最誠。道念堅。夙種靈根。自非凡。今日相遇我。亦是前生緣。也不用我考試心田。忙答曰。我是則足

道人孫臍仙。韓生復下拜。我謂曰。自古道。忠孝即是天堂客。鬼域豈能作神仙。當日爲隱士。與龐涓雖未同朝而官。他却險詐。我的十三篇。又別我足。我纔作瘋顛。你看他欺心頭上。有天眼。恢恢天網豈能逃。他被箭射死馬陵道。我却修煉而登仙。要作蓬萊客。須備苦行八百。善功一千三。這些德行。方能買得一粒長春丹。韓生再拜而受教。我將玄妙傳。口授半日。他已會其玄。我囑曰。你切勿急於成丹。須先立些功德。免受妖魔纏。道尺廣丈。切莫輕看。功行足。再入室。當不爲晚。倘若急於行火。不先立功德。層層魔障來相鬧。終難燒成丹。我遂辭去。韓生送。至門外。俺騰身入雲端。又七年我遊遊漢水。見我徒遙立於水畔。彼見我。寒暄畢。我問其根原。韓曰。自昔日家師傳我玄中玄。我遂積陰功。培德行。整整有四年。遂辭塵事而入室。三年而成丹。我遂棄家雲遊度有緣。我嘆曰。看起來。德爲修仙本。無德難成丹。苟別後不立功。

返魂萃英

六十二

即古神印書院代印

遂入室。即經百千劫。亦難燒成丹。語畢。遂相別去。韓住世三十一載。功成。玉旨下。職授蓬萊天。勸爾後世修子。其各盡力積善。功滿之日。自然入九天。

劉一明

憶昔日攻苦在雪窗。一心鵬程九萬里。博得個學士金馬玉堂。夜讀書燈光下。一霎時悟澈修善。自能入仙鄉。復觀呂祖火龍傳劍記第二篇。五十年富貴。一枕醒黃梁。俺不由暗自付度。暗自想。大壽難三萬。何異蜉蝣朝生。而暮死水國鄉。錢財猶如下山虎。終是一片博嘍的心腸。昔日石崇守富財。到而後家產被人有。綠珠墜樓下。千古空自傷。初我一心無二意。想作個朝郎。看起來。這功名何足慕。好貪吳名罵萬世。耿耿忠心。到而後也是無有下場。昔比干諫而死。一點丹心萬古朗。又想起妻子共結同心侶。到冥中再難見面。何異那蘭草散沁空谷香。即當初買臣。負薪而苦讀。家清貧。崔氏求休書。分

返魂萃英

離了鴛鴦。俺又想起兒女冤孽債。終日開勞碌碌。替他們作馬牛。想想想。冤枉不冤枉。憶昔日卜子夏。哭子而喪明。這都是挂肚牽腸。俺一時心亂似蓬麻。看短檠燈光亮亮。這一片青紫心。付之汪洋。戀他甚麼學士。愛他甚麼朝郎。終不如趁此少壯。俺也學乎佑帝君。醒這夢黃梁。自此日。備了些零星碎銀。負笈遊四方。倘若天公加憫憐。准備遇個神仙。傳我不死方。俺離家飄蓬無定所。三載餘。遇見龍谷老人坐路旁。俺見他飄飄似仙客。白髮朱顏。恰似風清月朗。諒許功未滿。他混俗和光。俺急趨向前。求個不死方。老人曰。此處非淨地。你隨我草舍中。我將屏屏火候對你講。老人緩步行。我徒步從之。俄抵其柴扉。見其滿院野花香。芳草連階綠。犬吠客人慌。老人引至草舍間。門橫一支匾。書曰不死堂。老人呼童烹香茗。復問我姓字家鄉。俺俱答之。老人曰。相隔關山十萬里。內容我盡詳。少頃茶至。高者講仙真。某也得道易。

返魂萃英

六十二

即古神印書院代印

某也得道難。某也幾年飛升入仙鄉。師見我心誠。傳我不死方。留三日。我盡受其訣。俺遂辭行。師囑曰。多培功德。再煉金丹。庶不遭魔障。我拜而受命。辭師回家鄉。爲積這功德不計錢。貨田又賣房。俺也是一世家。把萬貫家財。六十年化個淨。祇剩一空囊。我遂歸隱棲雲山。煉神丹。當大藥之過關。俺將這一層火候忘。咳嗽咳。一場魔障。俺想也想不到。究也究不詳。罷罷罷。離深山。走四鄉。訪理師把工夫來點俺。俺也再煉丹。不枉我這熱血一腔。走至青城。遇見仙留公。我看他貌堂堂。似少年得靈養。我跪求丹訣。家師大發宏慈。指點我。俺復辭師回棧雲。煉這長生藥。試這不死方。三載而功成。俺一片慈悲心。棄古洞。雲遊渡世忙。積功二十載。玉旨勅下。俺再再祥雲上天堂。勸爾修子。勤把功德積。八百行滿。千三善圓。雖不行爐火。脫壳陽神出。作個不死的金剛。俺是清朝人。天下有名揚。道號悟元子。錄之書上。

三五—五四三

殿子陵

憶昔日看破名利鎖。青紫殊不戀。賦性懶作塵世事。樂安閒。俺終日葺衣箒。筭爲個伴。飲於參灘前。幸遇蕭史仙。他憐我風前燭。瓦上霜。殘喘幾幾年。授我玉液丹法。又囑我多培功德。再燒丹。俺拋却這釣竿。再不結來生孽冤。力作功德。好下手煉金丹。我遂竭力作書事。急培下一千三百善。苦行三年。纔入室。按下八卦爐。將些藥物放爐間。若問那位藥。老仙對你言。硃砂半斤煉。陽氣水銀八兩。釜中煎。戊土引之行火煉。忘的是心亂神魂散。俺執起陰陽扇。看火候文烹武煉。文火時。念茲在茲。武火時。俺擎寶扇盡力煽。行火三月。爐中紫霞直冲霄漢。惹得意馬邁着心猿來偷丹。俺仗着神通。降伏這魔頭。十月停釜火。撇開丹爐。取出一粒金丹。不由得我喜地歡天。俺從此不受閻羅管。俺從此作了個長生不老仙。俺從此脫離塵事。無煩惱。俺從此要飄

返魂萃英

六十四

知古中印書館代印

蓬波有緣。只待他日丹書來。謝恩金闕前。思及此。急忙納入口。咕嚕的吞下喉嚨間。哈哈。一團太和。恰似扶身在雲端。手如酥。體如綿。靈氣如春雲。起九天。俺復面壁九年。四方雲遊渡有緣。六載而功滿。丹詔來。拋却破笠舊蓑衣。換上香黃道袍。冉冉而上天。勸化後世修子。力積功德。脫壳自然仙。

吾之事迹。均詳載仙傳中。今舉一事。爲諸生言之。龐觀劍兩人。有道術。常飲酒擲杯中。化一白鶴。時吾在劍南雲遊。見白鶴踞空中。吾遂起而乘之。觀坐庭中。遙見吾氣色。愕然。因咒杯落。吾遂降於其家。來前畢。問予姓字。予答以左慈。復問何以至此。予應之曰。接引緣人。相慕已久。觀遂言此處有一人。覆姓公孫名觀。爲人孝弟。聞一方。又學琴樂善。遂同謀度之。一日公孫觀立街上。吾與龐觀思一試之。觀幻一少婦。予幻一書吏。值通衢無人。獨公孫

觀散步於巷。少婦近挑之。予僞爲婦也。夫者。尾察之。見公孫詞色。噴噴。予遽向前執之曰。何敢調戲良家婦女。公孫謝以不敢。詞意溫恭。予盛怒勿物。向公孫揮十餘拳。堅欲上控。而公孫視溫恭如故。予復分神幻一白鬚老翁。經此處。予方在理論。老翁前問何事。予答以爲公孫所欺。將控官耳。老翁爲講和。勸公孫視出錢十千了事。慨然允諾。當即出錢付予。予遂同散去。既歸。觀亦先候於家。語予曰。若公孫視者。世間頗不多見。越四日。復欲試之。吾與觀化二丐者。叩門索債。公孫出應門。自言從未負人債務。苟欠人錢。決不能貸於二公。吾又揮老拳。觀臥其庭中。公孫遂問負欠多少。予應之曰。十千。公孫復改容謝之。曰。是不難。當即湊於二公。取錢去。少頃。以錢十千付我。予又曰。尙欠米二斗。視無難色。諾之。以袋盛米出。強顏謝曰。有負二公。吾遂謂之曰。庭臥者爲爾鄰龐觀。予即左元放是也。升仙已多年。今吾隱顯度世。接引有

返魂萃英

六十五

知古中印書館代印

緣。前聞吾子之名。頗不深信。故我與龐道友特來試之。名不虛傳。今果然矣。予與龐觀皆復原形。視素耳吾二人之名。固請至其家。讓至客舍。留三日。盡吾二人之訣。後三年丹成。亦雲遊度世。凡十六載功滿。遂仙去。

憶昔日看破紅塵。不受名利牽。訪至道。走盡天涯畔。竟未遇神仙。俺不由暗自打算。常言道。欲求地仙功。三百。求天仙者。千三善。定是我功行不足。不能遇聖師。將丹訣傳。俺何不回家園。再積些功德。培些善。庶幾天公肯垂憐。早遇聖師。早登仙。思及此。披星戴月。奔家園。半月餘。將至家。遇見頭道人。賣那返魂丹。我不由笑其詐。爲趕路程。那有閒工夫。將他訪探。走約半里許。忽想到必是神差而鬼使。恐我錯過此機緣。遂轉念這道人。定是神仙。我何不尋他論些虛無生白。印證玄玄。想到此處。遂復返。頭道人口中又不住的聲

喚。賣這返魂丹。俺至前求一觀。道人於葫蘆中。取出數丸。俺接在手中。見其色如麻砂。光似雪。問其何用。道人曰。此名返魂丹。吞服一粒。立刻老耆轉少年。身輕如秋葉。智慧廣無邊。且此藥價亦最廉。我戲謂曰。今日出售多少。道人曰。爐裏神丹三千粒。我雲遊叫賣已數年。竟未售出一丸。然此藥亦擇主。無功德者服之。腸當寸寸斷。我遂問要價多少。道人曰。小丸三百功。大丸千三善。我聞此言。心納罕。道人接曰。我雖是賣藥。却不要錢。我問其我有善否。道人曰。非予所能知。有一小鏡照之。知善惡分不難。袖間取出一銅鏡。口中不住念動真言。頭一聲。寶的是一輪金烏當空懸。第二句。善惡分明在心田。第三句。倘若有德者求我藥。第四句。也須善功足千三。禱畢。見其寶鏡放光輝。道人喜曰。你果真是無罪過。且培下數百善。俺今日送你一粒返魂丹。你服之。管保你益壽而延年。道人又授我七返九還爐火法。教我及煉些丹。

返魂萃英

六十六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藥濟大千。俺叩姓名。答以安期生。我不由浩歎。想我崔州平。幾生的緣。今日遇見老神仙。俺遂再拜辭師回家轉。又竭力培許多善。越七載。內功已成。入聖而超凡。俺遂棄家。靜隱在深山。分出無數陽神。普渡有緣。功滿。玉旨下。披鶴氅。跨青鸞。冉冉而上天。今日降塵俗。聊作幾篇俚語。普渡些有緣。要送些返魂丹。有緣人力培善功。自然不難仙。若問仙丹在何處。哈哈。不遠不遠。在爾靈台間。善即丹。丹即善。善功培圓滿。脫壳日。陽神離泥丸。即作了逍遙自在大羅的神仙。哈哈。希罕不希罕。

麻衣先生

憶昔日看破浮生那夢。立善功。冀遇神仙。後得玄妙法。靜隱在深山。白雲往還秋已老。鼓爐火。將白雲鼎內煎。禪坐凡三載。黃芽生出頃刻間。俺自此一粒仙丹吞入口。竟作了逍遙自在大羅仙。俺復棄古洞。走塵寰。要把千三

返魂萃英

善功。雲遊談相法。處處演妙玄。當是時。俗人說我是瘋顛。你看俺三寸舌。積了許多善。遇見善惡不欲生者。指其佳境在眼前。遇見盼行人者。指其不久即還。遇見問病者。答以日即見痊。遇見富豪。告其惜福多行善。遇見惡徒。按照掃骨法。論其氣色。即勸其速改過。不然。惡星頭上懸。遇見飄酒者。論其才出塵凡。遇見貧窮者。指其後路有可觀。遇見婦孺。贊其拍舟苦節。他日是女仙。遇見盜賊流。勸其改行爲善。凶惡自消。遇見爲官者。正言以規之。說其積德易。作罪亦不難。遇見爲吏者。稱其多智慧。勸其休拷罪人。割肉錢。請如此類。非好作妄談。惟隨人隨事。用此曲言以解之。則默受吾成全者。爲數無算。雲遊三十載。丹訣與相法。傳於蓮峯道士陳博。從此俺的功圓滿。玉旨勅下。踏白雲冉冉而升天。勸爾後世修子。多積功行。脫壳自然仙。幾句俚語。牢記於胸間。

返魂萃英

六十七

烟台中華書局代印

黃初平

憶昔牧羊深山中。一心要學仙。訪得金丹訣。煉成了長生不老延壽丹。那日兄尋吾。同羊所在。吾大叱一聲。羣羊數十立石間。兄見吾術高。心頗暗喜歡。遂亦謝絕塵事。從俺學神仙。苦煉數載。亦得服食金丹。俺遂出山。接引有緣。雲遊數十處。竟未見個善人。俺却無法結這仙緣。遊遊三載。那一日走到雲陽縣。因幻一乞丐。身服縷縷衫。聞得此處有一善人。姓李名汝南。他年已半百。孽孽爲善不倦。他冬則施衣布。開倉放賑濟飢寒。又施藥材。又施錢。行及目下已有二十年。你看他苦行滿八百。功德足千三。緣打動了我老仙。一慈悲心。俺遂至其門叩關。這汝南善人出迎門。他見俺是個乞丐。他心却不厭。問俺何事。俺應聲曰。要渡你成仙。李汝南非但不以乞丐輕視老仙。他就以實爲實。意俺定是他。因讓之客舍。恭恭敬敬。愈見其心虔。他問老仙幾時

三五—五四五

得道。幾時成仙。俺應曰。誠心訪得道。功滿成的仙。他聞吾語。遂拜俺為師焉。我遂傳妙法。勸其廣積陰功。及早成金丹。汝南復再拜曰。蒙恩師不棄。傳於我還丹訣。今復言廣積陰功。方能成丹。弟子愚昧。敢請其玄。吾笑謂曰。爾若無二十年之陰功。為師豈能至此。傳爾玄元。今得丹訣。若功不足。也難成其丹。汝南似有領悟。予復叮嚀數四。哭別而去。後汝南更加竭力。煉這七返九還龍虎大丹。凡三年而功成。上天勅旨下。遂羽化而登仙。試看世人學道者。如牛毛。而成道者如麟角。是言蓋有因耳。每觀許多學仙者。非參禪而即念經。視功德為無用。須知道德二字。並而行之。可仙可佛。若徒知好道。而不力行功德。培植陰功。是猶緣木求魚也。

孔邱明

憶昔避秦亂。結侶隱於玉笥山。悟澈流光。猶如烈日烘殘雪。歲月似箭穿。終

返魂萃英

六十八

古今中外圖書集成

日間慕至道。安得神仙傳妙玄。同難侶沐手而焚香。誠意祈蒼天。他日若能遇聖師。定然普渡接有緣。未曾舉意仙早知。感得東華降深山。傳我七返九還法。又授紫府秘訣篇。我遂待至冬至日。下手煉元元。三年玉液成。刀圭入口。始知我命不山天。俺復面壁九載。智慧廣大。道通地天。想俺功德尚未足。分陽神。和光混俗接有緣。立功凡七載。將丹訣傳於駱法通。俺遂跨龍赴九天。勸爾修子。多培功德。千三善滿自然仙。吾退。駱法通在。

駱法通

看破名利瓦上霜。夢醒華胥訪神仙。要入白雲鄉。也是俺虔心誠意求至道。雲遊遍天下。非誇口。果真是熱血一腔。當是時。刀兵起四方。俺無奈。携書結廬在玉笥清風崗。終日參禪學玄黃。諺云。道法萬劫始一傳。是言真不妄。一日携童遊山下。看見孔師同數老者。環坐而講。我見其蒼蒼白髮。髮花顏。却

似雲遊仙。雖却白雲鄉。側耳靜聽。談的是修仙要道。論的是登仙航。俺不由手舞足蹈。喜欲狂。我想那此處便是神仙鄉。俺修整衣冠。趨前而聽講。眾老者見我至。同起為禮。俺也答禮不遑。俺呼童煎茗助清講。老者復出酒相對飲。同話滄桑。直飲到日落西山天薄暮。與眾老者作別。回我清風崗。對短檠。暗自想。那有如我。如來漢。遇見神仙。不把道法訪。俺真是忒疏闊。這恨長。神仙原是飄蓬客。朝遊岷嶺。暮遊扶桑。思及此。嗒然若喪。把一腔熱血。頓化冰雪涼。眼看燈影搖書幌。錯過機會。越思越自傷。把一天愁。撮在舌尖上。復轉念。倘若若有緣。明日再造訪。亦不枉費俺好善的心腸。時已半夜精神倦。一睡睡到天亮。俺急起盥沐。已徒步訪老者。離却清風崗。一片白雲深。誠心把神仙訪。遙望見鐵笛峯下一茅屋。外繞短牆。暗念定是老者處。攀葛而上。微頭至門前。見一小童。問客何來。俺答以來自造訪。小童進通。老者出。把俺迎進

返魂萃英

六十九

古今中外圖書集成

草堂。俺跪而認師。老者自言孔邱明。受得東華不死方。分當傳爾。俺急再拜。師將玄法一一對我講。半日間。奧旨已盡詳。俺遂辭恩師。附藤而下。回至清風崗。果真是喜氣滿胸。隨心從天降。訪道十餘秋。今日纔得不死方。俺遂入室行爐火。三年神功成。竟作了不毀的金剛。拋丹皂。離却清風崗。恐俺這點純陽。要普渡有緣。雲遊這四方。積功累行十五載。玉旨勅下。跨龍上天堂。張果老

跨黑衛。踏遍界三千。乘酒興。趁工夫。講一講隱顯渡世在當年。俺誕生於周顯於漢。蒙東華傳俺玉液丹。我學靜隱。結廬中條山。煉成不壞金剛體。分陽神。四海遊遊接有緣。那一日洛陽道上跨黑衛。惹得愚人笑破口。殊不知引您早回頭。分明苦海忽慈船。也是俺樂長生不愛升天。飄蓬至六朝。踪跡終日紅塵間。那一日遊嵩山。遠聞朗吟妙中玄。聲音甚哀。曲帶怨。俺急忙落雲

頭。幻一書生。近前看。原來一道人。臥而高歌。俺一揖而前。問其根原。道人彭姓。名問仙。我問曰。有何傷感事。詞哀而聲怨。彭答曰。君不知且落坐。我將遭魔事對君言。自少讀孔孟。雪窗螢火十餘年。後觀神仙傳。打動心口。不愛名利恩愛。一刀而斬斷。爲這金丹訣。誠心而虔意。走盡天涯畔。後遇王方平。加憫憐。傳我玉液訣。勸我煉性天。及臨別囑我曰。道尺而魔丈。近言之。勝猶寒。常言道。培下功德千三百。入室下手防魔難。若不竭力積陰功。終受萬劫難成仙。後辭師而旋里。竟負我師言。只恐怕三寸氣兒斷。走黃泉。一心入深山。煉成金丹再積善。至今日丹成失去已數次。兀的不教人心酸。我笑曰。君遭魔是自取。休尤人。莫怨天。這是未立德與善。常言道。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雲外有神仙。神仙還得神仙作。千三功滿凡亦仙。詞雖淺。意不偏。此言最詳。你須記心間。彭聞我言。起爲禮。巖而訝之。暗自念。這書生見何寬。這定是九

返魂萃英

七十

明古中印書館代印

符降下一散仙。我笑曰。是仙不是仙。全憑德與善。同是一樣人。何必驚訝焉。無功德者是凡人。有功德者即是仙。彭聞吾之言。甚納罕。遂再拜而請教。執弟子禮甚虔。吾謂之曰。既得玉師玉液法。你速回家積這善千三。再煉丹。千三功滿丹即成。保你蓬萊一金仙。卽不煉丹。培下千三功。脫壳之日。陽神出泥丸。亦能作個長生不老客。你識見何偏。彭聞言。作辭而去。收拾法器離深山。轉回家。竭力積功德。培福田。後相遇在蓬萊天。君試看。竭力修功德者。罕有不得仙。俺至唐末。玉旨勸下。纔直赴雲外三山。勸後世有緣人。多積德。也不用枯坐而參禪。也不用訪師尋友遊天下。也不用八兩水。半斤鉛。安爐立鼎煉金丹。只要你積下一千三百善。俺保你脫壳之日入蓬天。

藍衫和

憶昔年。藍花名利看已穿。俺纔棄家訪道玄。呀。走到山窮水盡處。方知學仙

返魂萃英

最是難。遊匡廬。登高岳。入終南。纔將東華遇見。授我延年法。又傳玉液丹。臨行謂我曰。道尺魔丈古人言。你且先立功德再還丹。牢記我言。俺再拜受教。離終南。披星戴月還家園。爲積功德。典賣些田產。家居整三年。默思功德將足。遂收拾行裝奔華岳。恰似一溜煙。結廬仙人掌下煉金丹。十月道胎開。咳嗽。却將這陽神迷於泥丸。將出神之訣忘却。竟作地仙。無神通之變化。無智慧難作隱顯。名爲地仙。却與那守尸之鬼一班。也是天公睜開眼。蒼天不虧善人心田。當是時燕相劉海蟾。神丹已成。渡世隱顯。純陽兄告彼曰。藍彩和養道華岳。十月胎不出。其似奇觀。你可點化之。劉海蟾至華岳。揖我示曰。十月功夫好玄玄。雪花飛時胎氣開。若守心中死不出。要經萬劫終難仙。我見此詩。鼓掌呵呵大笑。陽神趁此出泥丸。自此乳哺凡三年。心已通。空山面壁又九年。俺纔棄廬舍。奔走紅塵間。接引有緣。那日在長安。遇見劉海蟾。

返魂萃英

七十一

明古中印書館代印

寒山早。謂我曰。信是丹訣玄奧理。實費鑽研。若是功德足。則層次功法。何難何難。俺答曰。功德不足莫煉玄。玄中奧旨實是難。倘若千三善功滿。不得奧旨也能仙。少頃。純陽亦至。俺三人飲畢。同升雲端。當是時。酒肆人莫不驚罕。這是俺當日登仙事。聊寫之於書篇。勸爾後世有緣多積善。脫壳之日。仙遊蓬萊天。也不用安爐而立鼎。也不用採煉汞鉛。也不用牽白虎。縛青龍。也不用造錫慧劍。這都是仙家的密言。你莫觀此書。以辭而害意。只教你作些功德。積些善。外功滿時內功圓。善卽丹。丹卽善。你切莫走入歧路。功德之外求金丹。功德卽玄玄。哈哈。功德卽玄玄。

李鉄拐

諸仙事實已講過。今日輪到俺李拐的班次。你休笑鐵面殘腿仙。咱也要將修道成道。講與衆生爲座右箴。也好記於胸中。防那道尺魔丈的事。憶當日。

三五一五四七

灰心青與紫。俺雖一書生。却負出世志。將田園置度外。將妻恩子愛陌路視之。散貨財周濟貧寒。作了許多的善事。復棄家學雲遊。踪跡訪瑤師。冀他日成箇長生客。跳出五行外。此身水不死。上可超七祖。下可拔九玄。哈哈。何幸如之。那一日在旅邸。遇見個老者童顏而鶴髮。飄洒若神仙。暗念此人。真可爲百世師。俺趨而前。求印證玄牝之事。老者問我曰。我是一神仙。你欲何求。可對我言之。欲富貴。我能富貴之。欲貧賤。我能貧賤之。若作世外想。我能教你得長生。欲雲遊。我能教你朝遊滄海。暮遊玉笥。數條道路。爾自思之。我聞言。暗自念。佛經云五眼。我却獨之。今日之相逢。真可謂蒼天隨了俺的心中事。這老仙。他有這許多神通。任我擇。俺訪道已多年。這富貴何異曇花現。三寸氣斷。少不得也要走陰司。其餘若得長生。學雲遊。均隨心所欲。俺不由得自語曰。這纔是俺的心事。我答曰。我欲求恩師。傳我紫府秘寶。那是弟子

返魂萃英

七十一

陽台中華書局代印

最愛的一件事。老者曰。你可謂未曾虛負世外之大志。遂授我金液還丹訣。半日開心領而神會。跪在塵埃。稽首如搗蒜。謝我師。這纔是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師又告我曰。我名李伯陽。特到塵世。接引些有緣之子。語訖。一陣清風。塵失所在。俺復朝空拜我師。自此日得道。披星戴月奔家園。曉行夜宿。月餘到了家中。散貨財。復又作些善事。家居凡七月。遂入山。將黃芽爐中煎之。丹尙未成。有兩個訪道者。至爐中認我爲師。俺只得考試。考試果真是一片誠心求至道。無半毫邪思。俺均收錄下。終日間。他殷殷勤勤將我事。爐火三年金丹成。終日出陽神。遊紅塵。接引有緣子。那一日。宛邱先生同老君降爐中。約我眠崑崙山赴這木公會。我皆應之。二仙辭去。我謂徒曰。赴崑崙七日即返。七日若不返。你可將我之尸以火化之。徒問其故。我答曰。我今行神已足。果證蓬萊上乘。有一日之軀壳。即有一日之羈絆。此番赴崑崙。

謀將與木公言之。但看上天能否符我心事。我遂出陽神。駕祥雲。即赴崑崙。與諸仙互相歌和。凡七日將作別。我將心事。對木公一一言之。木公曰。雖有一日之軀壳。不俾化去。是皆數耳。予遂作別。駕祥雲。不多時到了虛舍。將雲頭按落之。舉目看。尸已化。俺這陽神無棲止。不由怒火中燒。我徒不知那裏去。俺也要尋他一一細問之。於是駕祥雲至其家。見吾徒遭大故。手扶杖一身的喪服。俺怒沖沖欲問之。無此軀壳。却仙凡路隔。難以訴說俺的事。罷罷罷。暫且壓住心中恨。離他的虛舍。身心無主。當此時。行至一水邊。浮萍草裏浮一飯好尸。暗自念。何不借此遊塵世。又嫌他殘腿一隻。膿血流四肢。實可厭。許多的蒼蠅飛撲。將膿血舐。晦氣晦氣。撞見此飯好尸。暗念我師曾授我一錦囊。我何不折開觀之。急取出。開錦囊。中藏一首詩。上寫着。赴會崑崙尸已化。爾徒亦是一孝人。你莫量空將他怪。浮萍草下是爾身。俺見此

返魂萃英

七十二

陽台中華書局代印

詩。自念這也是定數。陽神不自主。撲向飯好尸。合而爲一。俺扒起跑到岸上。暗自思。從今後怎麼見道友。從今後怎麼與諸仙蟠桃會上。唱和霓裳詩。暗想開。聞空中哈哈大笑。舉目看。原來太上老君我恩師。俺忙稽首。師囑曰。這都是定數。師遂不見。俺遂雲遊處處。逢場作戲。渡些有緣子。積功十八載。老君賜俺鐵拐與葫蘆。自此後。神通廣大。丹詔來。即赴蓬萊作神仙。作仙客。世人無不知俺的事。這是我的事實對爾講。望爾等衆生細味之。

沈線陽

憶昔日秦淮落落一大家。我父名萬山。常同三丰師。廬汀夜話。俺雖是一女流。真潔好丹砂。三丰師常謂我父曰。是女他日一仙客。時機尙未至。待看遇師日。走石而飛沙。年十七。夜夢一女仙。站立於雲霞。收我爲弟子。允傳爐火法。數女仙。擁我於雲中。不由我胆兒怯。心兒怕。恍然醒。原來是一夢。舉目看。

一片涼月籠窗紗。自念遊仙夢一枕。竟打動道心朗朗。看破塵世事。水中月。鏡裏花。俺細想。夢裏踏雲而步。再待何日能遇師。渡我離苦海。燒丹砂。俄大風撼山岳。一女仙引我入雲中。俄抵一山。纔按落雲霞。見數女子。宛如夢中人。引我至一屋。見一女仙。我急跪下。女仙曰。我名樊雲翹。與爾有緣。傳爾法。遂口授還丹訣。半日盡其奧。非是誇。師命我速下手煉金丹。待他日功成接有緣。立德復河沙。俺忙謝師恩。復與諸同學相問答。舉目看。樹杪一張斜陽掛。問師此何樹。師曰。是名瀟湘神仙境。你幾生緣。今日相會。得丹法。俺遂擇一淨室。冬至一陽把手下。爐火凡三載。舉目見瑞雲籠月華。此時神丹成。一粒吞入口。竟作長生不老客。樂離他。住瀟湘正八載。雲翹師送我轉還家。我父是時丹已成。遂同我父隱顯而渡世。宣揚無窮道法。後功成。老母遂言勸下。俺駕祥雲入瑤池。母命我掌管寶符玉匣。這是俺緣陽登仙事。勸坤流。

返魂萃英

七十四

癸酉年庚申月庚辰日

及早回頭。免得老母終日懸望。勸諸姊妹。亦不用煉丹。不用聽法。好好孝敬。堂前活菩薩。多作些陰功。福自大。功圓果滿步雲霞。逍遙自在樂無涯。係不二。

憶當年重陽師。苦渡俺夫妻二人修道玄。後師傅我法。雲遊十餘年。受盡辛苦。備嘗艱難。纔煉成了一粒坤元寶丹。俺的功未滿。果未圓。天上豈有無德之神仙。俺遂遊遊。接引善緣。那一日遊至泰安縣。見一茅舍。有紅光繞樑。默念願悲紅光。當是有神仙。俺遂往叩關。一女出迎。他見俺一老婦。讓進炕前。俺問其青春多少。他答說過十八年。又問其父何名來母何姓。他答已謝世數年。無兄弟姊妹。一人度日。發下心願。定要學神仙。俺默念此女。夙根不淺。雲遊數載。竟未見個拋卻青春學神仙。世上真少有。志願可算女中男。吾遂曰。你要學仙。是實最難。豈有坐待而得的神仙。女答曰。吾曾飽讀丹經。重在

返魂萃英

功德。却不重在丹。具此一片誠心。敢云能格天。昨日夢寐間。見一紅日墜空。今日却喜姥造訪。觀姥滿面道氣。不是佛祖也是仙。俺忙答曰。不敢不敢。不是佛。不是仙。是一個女丹客。雲遊培功德。接引善女男。功尚未滿。果尚未圓。何得妄稱是神仙。女忙下拜。求指妙玄。時天已薄暮。俺遂下榻其家。與女談玄玄。不覺東曦已上。盡吾妙玄。吾遂別而去。後女潛修數載。遂成金丹。亦出雲遊渡世。莫測其隱顯。雲遊八載。功滿果圓。王母傳來詔。飛升瑤池天。樊雲翹

返魂萃英

七十五

癸酉年庚申月庚辰日

曰。既得女丹訣。多積善功。行。時機尚未至。莫動爐火功。恍然醒。謹記師言。向下力培功。我自此事父母。較前尤為恭敬。凡有諸事竭力行。三年許字劉綱。及出閣。夫亦好道。常雲遊竟似飄蓬。後得訣回家。夫妻同室行火功。撥爐五行。三年而丹成。又混俗和光渡衆生。我後厭塵世。功德既滿。跨鶴而凌空。奉勸諸姊妹。多多積功。趁此末期渡。各宜奔前程。此機若失。萬劫再難逢。當在未嫁時。孝父母。敬嫂兒。若有姊妹。切莫因細小而起忿爭。守身如白璧。切莫踏街頭。賣風情。防口勿多言。舉趾切莫輕。此謂女子之正行。及其于歸。更宜學順從。下則和妯娌。上面敬姑翁。切莫不孝不賢。譬如掃風。或有兄與弟。切莫枕邊流淚說假情。致出分鬻聲。是為修德行。苟或為繼室。兒女莫視眼中丁。更宜加愛護。如親生。饑飽寒暖常關情。切莫狼毒。一世留罵名。是即積善行。有時姑出閣。粧飾等類。切莫視如命。一切都是笑顏應承。此皆

三五 五四九

坤流應知事。莫當耳旁風。其尤要者。勿以穢汚衣服。出見三光。勿以皂火蒸香。觸怒神明。字紙莫剪裁。五穀須珍重。日用要儉樸。器具求潔淨。種種條段。更僕難終。但願諸坤流。體我此意。急把衆善力奉行。他日功圓滿。旛幢齊來迎。俚語降塵世。既與女流聽。切切牢記於胸中。

何仙姑

今日臨壇叙我事實。在當年。我本瀟湘神女。寄托在凡間。父爲唐朝節度使。姓何諱泰。四海有名傳。我父愛我。何曾掌上珠。獨因仙品志非凡。自幼餐蓮粉。弱質父母均升天。自此誦讀諸丹經。想學金液作女仙。自念閨中一女子。豈能訪師叩妙玄。自此終日禱仙佛。感得東華授妙玄。我遂入室燒丹藥。屈指整整有三年。玉液已成智慧大。自念善功培千三。我遂棄家出雲遊。蓬頭垢面驚怖頑。復遇平佑授我法。特授仙桃令我餐。謂我他日當渡世。女仙之

返魂萃英

七十六

蘇中書印書館代印

中我占先。從此處處渡坤流。喚醒豈止有萬千。住世四十載。丹詔勅下。冉冉騰空。拜母瑤池天。勸坤流早修善。莫待途窮日暮。空自歎。趁此工夫力加鞭。作個長生女丹客。逍遙自在。任他滄海變桑田。若不然。悔之晚。一旦無常來。悲悲切切走黃泉。到那時。問天無語。叫地無言。將誰怨。空自恨。未有功果在生前。你須知功德即是長生藥。你須知作善方能結仙緣。也不用香燭花菓來供奉。也不用稽首塵埃備誠虔。只要你多積德。多作善。在世爲完人。脫壳即登仙。

劉伯溫

憶當年看破浮生。梅花月上羅浮夢。終日想學仙。俺遂積功德。急培千三善。未出雲遊。感得東華授我玄。俺遂修成延年藥。煉合益壽丹。自此後智慧日增。具六通五眼。自念恩師曾授一錦囊。賜我他日可開看。俺急忙取出。中藏

一詩語多玄。上寫着。煉成神丹功未滿。當輔諸聖創河山。待到四海昇平日。自入蓬島爲上仙。我見此言甚納罕。爲何成丹。助人創江山。是殆定數不可移。常言道。順時聽天。後助太祖成帝業。封我誠意伯。天下有名傳。後歷塵世脫壳去。縹緲仙踪赴瀛天。至明末復遊紅塵間。渡些有緣子培德善。那一日鶴駕遊中岳。見一書生。踪跡在深山。意似求道玄。我遂落雲頭。將法身幻變。幻一美婦行深山。不數武竟抵書生前。願視流盼。書生見我。急忙避於叢草間。我慧眼觀。其心果是鐵漢。不枉他想作世外客。靈性自非凡。我欲授一丹法。又恐其有始而無終。躊躇進退兩難間。駕雲騰身起雲端。將紫尾擲下。我遂念動真言。這紫尾落山坡。化成一猛虎。白額而斑斕。咆哮直奔書生前。誰知那書生。膽又不顧心不寒。面上的顏色又未變。端坐草上朗誦佛經心不移。我只得收回塵尾。復降凡。幻一道。携一囊。經過書生前。書生流願我。俺將

返魂萃英

七十七

蘇中書印書館代印

些金銀埋土內。假裝尋路而出山。這書生見我有動作。他頭也不抬。眼也不看。尋路而上山。我見其不動。真是耳未聞眼未見。果是夙乘靈根。未曾加修已半仙。遂復原形。先登山頂。高唱醒世篇。書生聞聲。前來尋俺。跪倒塵埃。備盡誠虔。求我印證指玄篇。我問姓名。他答以姓王名雲顯。訪至道。雲遊已有三四年。我遂將金液還丹傳於他。俺遂駕雲回蓬天。後這王生回家轉。竭力復積下諸多善。三年神丹成。飄蓬度世焉。雲遊三十載。丹詔來。即赴蓬萊天。其後事他自言其詳。俺今錄之於書。聊作勸世之篇。勸爾有緣子。多積功德。脫壳自然仙。

楊椒山

吾之事實。均詳載明志。今無別言可叙。聊垂俚語一段。爲有緣者之指津。並藉以勸醒迷徒。休戀榮華。是爲切望。君試看梅花月下羅浮夢。一場富貴數

十年。昨開眼。名也無。利也無。一場空。人生世界上。浮生南柯夢。終日間。東跑西奔。運良籌。奪利而爭名。家存千貫想萬貫。身為王侯想朝廷。君試看漢鄧通。蜀山鎔金錢。到日後餓死。黃泉路上行。一身罪孽帶將去。饑而鬪王豈留情。那時後悔應萬狀。含悲忍淚受慘刑。君試想三齊王。功成身不退。未央宮裏喪殘生。為人知足自不辱。生前留下身後名。又道是作惡猶如三春花。行善恰似松柏。冬夏常青。君試想人生受囹圄。無非為的幾貫銅。在生時。有人勸他行些善。他反說難如洗。兩手空。金石良言那肯聽。這真是大地之通病。眼下自為計。原慮及子孫受貧窮。這等痴呆漢。迅雷也難驚。待到無常來到日。走入黃泉。淒淒草草蔽天空。君試想。人死後。能否帶去一文銅。碌忙一世。賺了個兩手空空。常言道。為善最樂。豈計乎利達窮通。此中有定數。圖謀總成空。勸迷徒趁此末期普渡日。要作神仙。急須培些陰功。切莫將此良機。

返魂萃英

七十八

續自中書印書館代印

付諸水流東。君試想。大道萬劫最難逢。當是時。上天普渡有緣子。善者功滿入蓬瀛。前有罪過者。苟能回心而向善。紫府也標名。待到功圓滿。騰身白玉京。你切莫錯過此機緣。候你行程。你切莫暴棄而自甘。到他日黃泉路上後悔行。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佛果證。人非聖賢誰無過。過無憚改是奇英。這几句粗語牢牢記。無論其人善與惡。苟能竭力積功德。前面分明是蓬萊第一峯。

濟小塘

憶昔年遇呂師。傳我七返丹。俺遂起爐火。整整的三年。從此後智慧廣大。法無邊。處處驚儒頑。後功成即赴碧落天。往事詳載昇仙傳。今將近日事。對爾諸生言。去秋遊武進。見一忤逆子。罵其老母在街前。俺見此不由心火起。自念莫若顯個神通。贊此逆男。按落雲頭在村外。搖身一變。幻一雲遊道人。跟

踏至其前。此逆子高聲又大罵。俺遂至前將他勸。逆子口出惡言抵觸我。我笑曰。你如此忤逆。頭上有青天。不出今日定受雷誅。一霎時。烏雲遮日雷轟轟。把這逆子嚇的。膽碎心又寒。跪於我前。我笑曰。長非我為之。你非一日積的愆。苟欲懺悔。當亦不難。你可對天盟誓。向下再不忤逆。永承親顏。逆子聞我語。對天盟誓。不孝之罪再不犯。再若犯時。永墜那地獄無間。轉畢。我用手一指黑雲散。一輪紅日懸當天。這逆子自思雷聲。必非是來擊我。少頃。隱隱雷聲撼河山。這逆子暗自念。果真是頭上有神明。向下作事。再不敢欺天。我見其真心已改過。復勸其盡孝在堂前。雖然是從前有過惡。力修善功。亦能補前愆。若餘下些功德。到命終。非但脫去地獄苦。上天按善行賞。或授神職。或為仙。這逆子聞言而感泣。俟失我所在。他方知我是個神仙。自別後。我常將他察看。這逆子行孝在堂前。惟恐親不悅。更加力修善。今日來壇垂訓語。

返魂萃英

七十九

續自中書印書館代印

昨日特將他的功過看。過已將補竟。觀此子。他日定能作神仙。自古道。上天不罪悔過子。况逢末劫度有緣。勸後世有緣人。急早回頭。總有天大的罪過。回頭即是仙。今日舉此事。聊作後世之龜鑑。

孫思遠

憶昔日。悟徹浮生電光閃。我纔發大願。留心訪妙玄。田園置度外。散貨財。濟苦厄。救些饑寒。修德正七載。棄家去訪仙。踪跡遍天下。未遇至人傳妙玄。暗自思。丹經有旨。求地仙者。當立善三百。求天仙者。當積千三善。我訪師千里。未得傳。備盡誠虔。飄蓬已數載。終未遇見個神仙。兀的不教人心酸。自念定是功德不足。何不返家園。重積善。庶幾天公憐我。授我長生法。或遇聖師。賜我返魂丹。遂收拾行李離旅邸。夜宿曉行奔陽關。不幾日。來到了自己門前。見一替者治人病。觀者如堵。俺也趨而前。這替者術最妙。醫最玄。病者應手

而即痊。俺已至家。無心流連。急忙還家中。不山的暗打算。常言道。人不可一日而無業。像此辨者。學此醫術。濟人利物積福田。俺雖非他學。也具一片救世心田。何不鑽研醫道。悟此妙玄。自此後搜羅醫料。終日窮究而力研。習醫凡八載。雖未通神。亦盡乎奧玄。雖未及扁鵲之妙。所治病多應手而痊。俺遂棄家雲遊。發下了宏誓大願。一者要醫盡衆生痛苦。二者要不求謝儀。是本心願。三者要借此訪道客。冀遇神仙。那一日行至一沙灘。見些頑童擊一蛇。俺急忙至跟前。蛇尙未斃。俺急忙探囊取數錢。與那些頑童分散。取藥敷蛇之受傷處。俄頃蛇似痊。遂急放之水中。俺作此一小事。豈存於心間。那一日見數貴客將我邀。俺問其何幹。他答以家中主人得重病。特地來求俺。我遂從之行。俄抵一海岸。貴客揖予前行。俺却心寒膽又顫。暗念奇波猛浪。不如退後不向前。這數貴客。尙不知其人焉。鬼焉。休上他的套圈。思多時。忽轉

返魂萃英

八十一

續古中印書館代印

念。我孫某從未存那險詐心。頭上有青天。俺敢云這一世婆心一片。常言道。蒼天不虧善人的心口。難道說我就遇見魔難。古人自有天相。那怕那怕。俺須寬寬的海量。放着膽。思至此。貴客似已覺。均分水在前。俺從之行。見這海水壁立在兩邊。俄見水族兵將來迎。俺答禮。竟前行數武。至一宮殿。貴客進通。復出引俺。俺四面的打量細看。瓊樓只闕。一似碧落天。見一王者降階迎。謝我救其子難。俺甚驚訝。王者笑曰。且落坐。我再細談。有內侍進玉盤。桃似碗大。王者持數枚送我前。俺取一嘗之。比蜜還甜。王者曰。我姓敖名順。爲四海之主。前小兒遊戲出海。險受斃命之慘。幸遇先生救其厄難。又敷以藥。當時立痊。小兒之生。乃先生所賜也。我起謙讓不敢。方悟是乃龍宮。談論多時。王者復列酒筵。讓我上坐。我謙不敢。強之始坐焉。所進之菜。目所罕見。復命將官助樂舞劍。又選劇樂侍於兩邊。一時笙歌嗽嗽。予此時身際雲天。王

者勸酒。復又猜拳。極盡賓主之歡。直飲到紅日銜山。乃收殘筵。欲辭去。王者強留再三。予不得已。留住三日。凡龍宮處處。王者皆引予詳觀。其中天地。別非人間。復欲辭去。王者強留再住幾天。乃予雲遊之心甚大。辭語甚堅。王者乃不復強。復排宴筵。特命內侍請客水天。一時三海龍王齊到。讓坐訖。復行令猜拳。此番之樂。備極難言。有頃筵散。王者命內侍取出金玉寶玩。予皆却之。王者嘆曰。此事足見先生之廉。現時世風已頹。凡爲醫者爲人治病。醫餐無厭。君之廉潔。當能入聖超凡。遂授我長生之訣。玉液之丹。水府秘方三十有三。予既得長生之訣。再拜謝之。王者謙讓。豈敢豈敢。予遂告辭。王者前之貴客送我。半日間。已到海岸。此時不雲遊。遁跡入深山。行黃芽白雪之功。三載修成七返九還。復出雲遊。接引有緣。立功十載。復入太白山。著千金方千金翼傳於世。照方用之。自能應手病痊。住世百四十載。丹詔勅下。飛升蓬萊

返魂萃英

八十一

續古中印書館代印

天。吾之得訣。苟非抱定廉潔之志。定難得此長生之丹。吾在世事實。較於仙傳。聊舉此一則。爲後世醫者之鑑。觀夫此時爲醫者。不力追研。却又輕看。習醫三年。世上無不治之病。治病三年。亦當知治病之難。乃有一等。高自位置。始終大言不慚。有求診者。非車馬而不至。服禮不足者不看。以吾觀之。恥莫其焉。又有一等。見人富豪。垂危待救。乃故爲勒索。無厭饕餮。以吾觀之。罪莫大焉。須知醫術。濟人利物。能積功德。也能招愆。苟欲以此欺世。哄弄愚人。將人誑騙。見死不救。頭上自有青天。生前幸免報應。死後永墮酆都無間。吾爲醫一世。從未受人一錢。故上天見憐。得受長生之訣。今姑錄數事。以爲醫者之勸。

柳元陽

我名元陽子。本姓柳。最好植柳樹。成了癖。又好金丹煉九九。時人呼我老樹

精傳至今以訛傳訛。均謂吾仙是株柳。素性好積德。立功三十年。家門之善氣接牛斗。感得半佐師。踵門尋吾柳。授我天遁劍法。復傳金丹數九九。我遂入室。爐火燒金丹。功將成。夢寐間。險將丹洩走。也是我功德多。未遭此魔。定然是仙佛暗默佑。後我金丹成。時出學雲遊。隱顯人難測。渡些有緣人積功德。赴瀛洲。後功滿。丹詔來。我遂棄世走。作了雲外三山客。終日間逍遙自在。未有片愁。肩兒爲嫩。果真是與佛爲侶。與仙爲倚。

今日降實事。將我近日度化。爲爾諸生詳言之。今春降凡。在那廣西慈光壇。其中修道者秉性誠虔。有一惡棍。常作鬧這慈光壇。其後些修子嫌之。循而不敢前。予是日警之。遂顯像其前。那時變態。果真是怒髮冲冠。這惡棍自嚇得魂飛九天。却像死人。後諸生灌一姜汁。始蘇醒。踉蹌把家還。過一宵健康如前。他又生出詭計多端。寫一無名狀。揭這慈光壇。大約均是迷信。及惑衆

返魂萃英

八十二

古今中華印書館代印

謠言。我見此事。恐諸修子遭此不白之冤。夜間顯像於那縣衙前。此時萬目盡睜。均各納罕。果真是有神仙。錯愕間。俺之形身條已不見。次日此事傳於衙內。其事遂寢。這惡棍見此事。不山納罕。又設計謀陷此慈光壇。真可算百折不回的孽冤。吾遂乘其睡夢。引之遊陸間。而見十殿閻。復觀諸獄情事。心碎而膽寒。吾謂之曰。吾柳仙師也。常降凡於慈光壇。見汝執迷不改前非。故吾引爾遊遊黃泉。開爾眼界。廣爾識見。常言道。上天不罪悔過子。你向下多積功德。不難作神仙。你須知此事雖夢景。這却是爾之親目獨見。爾醒後。切勿以爲幻夢也。時月明如晝。送至其榻前。這惡棍見其軀壳。猶在臥榻眠。吾復叫喚數四。推之合而爲一。這惡棍自嚇的渾身大汗。自念曰。若說無仙。今日却遇仙。若說是無地獄。俺却遊這些地獄。拜謁了十殿閻。遂起披衣焚香盟誓。願從此後諸惡不作。竭力積功善。吾見其回心。駕雲遂去。今日察其功

返魂萃英

過簿。又積下許多的大善。觀此人。定是龍華會上客。觀此人。定能作蓬萊之仙。勸後世有過者。回頭早醒。你須知回頭來不難成仙。此是我今年之事。望有緣早修善。同赴碧落天。

濟佛
呵呵。你看俺南屏濟顛。身披紫袈裟。半是破不堪。處處補了縫。內中的虱子藏萬千。俺摸也摸不着。捻也不盡捻。想是道未成時。咱們結下冤。也許在世時。未曾五戒招的惹。想到此處。俺當初也把狗肉餐。又飲酒又吃肉。你道俺是佛是仙。若說老納不是仙。俺終日把這盃中之物貪。若說俺不是佛。俺現在證果光明。落在西天。若評俺是佛。未爲可。若評俺是仙。實在足攻乎異端。爾可齊聲曰。半佛半仙。則庶幾近乎理焉。

返魂萃英

八十二

古今中華印書館代印

俺手執禿摩。俺的草鞋倒穿。我與凝陽。可算是一痴佛。一頭仙。你看你個個不堪。更可笑者。你一世殘腿半空懸。你身負着葫蘆吐青煙。俺看你濃眉短髯。却像是奉勅旨的火神。下了九天。

李凝陽接句

第一聲面和尚。你少加笑談。俺請你是化世。何故把俺李拐。滑稽取笑俺。你又說俺濃眉。又道俺短髯。又說俺一隻殘腿半空懸。你可知濃眉皺開名利關。你可知俺短短髯。半長半短。俱都是無量天仙。俺這半空懸的殘腿。是條摩訶般若船。一個慈悲世疔。長在大腿邊。膿血滿滴流。你可知這是龍鳳寶。這是救世丹。你看俺像不像一個活菩薩。你看俺像不像八洞中。一個李拐天仙。

濟佛接句

你且漫誇。你且漫講。你不當喚俺爲痴和尚。你看是痴。却不知老納的

三五五五三

心性爽。俺五眼六通。腹藏經三藏。俺的禿牌。是根救世梁。八大金剛問我借。俺借與他。可笑他抬也抬不上。俺這兩隻草鞋。價值無量。左腳上的西半球。窟窿似大江大洋。右腳上東半球。老衲對你講。高爽處似雲外三山。低下處似蓬萊弱水三千丈。你李凝陽回蓬萊。越不了老衲這隻草鞋上。你看俺佛家神通大。佛法廣。却不似你這鐵面的李凝陽。

韓湘子接句

你們二位且莫講。聽俺韓湘子說端詳。凝陽是救生船。濟佛是濟世航。一個是普渡衆生救塵苦。一個是接引有緣往西方。一個是道法無疆。一個是神通至廣。一個是李拐大仙三山下。一個是光明磊落的濟佛。下了極樂邦。凝陽且掛救世藥。濟佛且開一渡世方。

濟佛接句

返魂奉英

八十四

舞台中印書館代印

韓仙且漫講。老衲講端詳。我與凝陽又好說。你看我終日奔波救世忙。我雖是舌敝唇焦把法講。可惱者世人不知老衲的婆心腸。任憑你諄諄叮嚀。他不回頭把道岸上。只當着耳旁風。遂聽遂忘。你可評一評。有何妙法救滄桑。

李凝陽接句

你救世無法且莫講。你看看俺只爲挽劫運。俺這兩腿不住忙。可惱的世人。不聽俺言講。說法者沙盤爲穿。聽道者頃刻即忘。奔向苦海。九牛難拉他道岸上。可惜咱的一片婆心。可恨他這些衆生。真是迅雷驚不醒。憤憤無良。

韓湘子接句

你看濟佛草鞋跑破。你看凝陽愁世雲如霜。從此後這部救世書成時。

定然是大地回春。虧了咱們的救世良方。凝陽亦能得安閑。濟佛也不用終日忙忙。韓仙也不用這聖世心腸。

呂純陽

濟佛

李凝陽

爲著這部天書。只忙得李拐殘腿上。膿血直流。何幸今日消散了俺的一天愁。

濟佛接句

憶當日。純陽對我講。這苦海茫茫。即少個度人舟。談論間。抓耳長吁氣。兩眉間現出一天愁。

李凝陽接句

返魂奉英

八十五

舞台中印書館代印

多虧俺李拐運良籌。因此垂寶卷。作個救生船。作個度世舟。

濟佛接句

當爾時。李佑無法。他將老衲求。俺纔將著書之事勸李佑。笑你李拐見功。直奔前不落後。無半些兒羞。還誇你運良籌。哈哈。運良。

李凝陽接句

你休道奔前落後。那像你終日間。談談語語的窮愁。一個破袈裟。窟窿千個。將你的肉兒漏。

濟佛接句

休道老衲的肉兒漏。這其間法寶三千界。風也吹不着。雨也打不透。那像你蓬頭面藏垢。還終日勸衆生。把些善功修。終日流連壇場中。可惜修子未見你那魄。一破一顛下瀛洲。

李凝陽接乩

休道俺一跛一顛下瀛洲。休笑俺的醜態。俺却將大功已告就。俺要想將那九二原人。度回作仙客。俺作個勸世的領袖。

濟佛接乩

器罷罷。領首領首。老衲也知你大功已告就。爲這著書事。纔忙得你東西跑兩腿殘。纔累的你比黃花還瘦。

李凝陽接乩

你看俺終日度世救塵苦。立下了許多大功德。那怕黃花瘦。那似你癡和尚。終日間燒酒狗肉。你也當肥胖。却怎麼比我還瘦。

濟佛接乩

叫凝陽休逞利口。咱們均是度世仙。咱們終日紅塵走。同是一樣的度

返魂萃英

八十六

儒林外史卷第八十六

世。你是個頭仙。我是個聖僧。却高出你數籌。

李凝陽接乩

俺是個高道。你是個癡僧。早已評論人口。最可笑你喝醉酒。東倒西欹。反筋斗。醜是不醜。

呂純陽接乩

你們一佛一仙休鬪口。憶昔日若非濟佛勸著書。怎能勸醒迷徒他回頭。若非凝陽終日忙。邀仙佛。今日怎能將大功告就。依我看。濟佛功也多。凝陽功也有。你們一佛一仙休鬪口。

濟佛接乩

鬪口鬪口。惹得滿肚兒氣受。咱再也不爭這些閒氣。阿彌陀佛。閉口閉口。

李凝陽接乩

俺李拐氣得腿兒麻。一步不能走。南無元始天尊。禁口禁口。

濟佛接乩

老衲要走。老衲要走。

呂純陽接乩

勸濟佛休生氣。叫童兒酌酒酌酒。

李凝陽接乩

可惜無大蒜與狗肉。

濟佛接乩

純陽邀俺來賀這大功告就。晦氣晦氣。擲着殘腿的李拐仙。惹得這些閒氣受。

返魂萃英

八十七

儒林外史卷八十七

呂純陽接乩

酌酒酌酒。濟佛是救世棟梁。凝陽是度人之舟。我李佑作個搖櫓人。咱們且同蓬萊。飲上幾杯慶賀之酒。哈哈。

濟佛接乩

我走我走。

呂純陽

八月二十日
黃梁未熟夢猶酣。一場富貴五十年。方悟浮生水裏月。纔知名利鏡中天。靈性未昧方求道。夙根不泯即指玄。幸蒙雲房授我法。修成金剛不壞丹。

濟佛接乩

劍負龍泉紅塵遊。渡世亦有千餘秋。喚醒多少有緣子。說果授職在瀛

洲。

憶昔日兩任德化縣。未曾貪墨。黎民未受不白冤。去任後回家轉。囊空如洗無有錢。也是我藥善不知倦。家居凡三載。險將薄田賣淨乾。後至京。閒無事。長安市上來遊玩。見一羽客飄酒。仙風不凡。復聞其歌曰。坐臥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間一丈夫。我側耳聽之。其納罕。意這羽客必是仙。我遂趨而前。近前揖之。羽客答禮焉。我請其名姓。答以覆姓鍾離。字雲房。名權。道號正陽子。雲遊接有緣。復勸我學靜隱。訪師叩妙玄。俺答以大丈夫。不博青紫以榮身。豈可久作寒士焉。當是時。腸鳴已饑。雲房謂我曰。當煮黃梁為君餐。時門外微雨。于體覺倦。恍然間。見有太監一人宣帝旨。授我淮陽縣。我遂跨駿馬去赴任。當是時。僕從如雲。三日始抵縣。堂上一聲呼。堂下百聲諾。恰似際身霄漢。為令凡三載。有政聲。後升夔州府。一路

返魂草其

八十八

皇古中藥學書代印

上各縣縣官。接待列酒筵。後到任三月。復遷潮州刺史。半載值賊亂。我遂用計謀大破之。斬賊數千。帝復降諭嘉獎。賞錢數十萬。予遂家於潮州。真真是房連陌。地連阡。僕從如雲。家中的珍寶無算。後官至首相。保國家忠心而赤膽。旋受奸臣誣。帝怒發配去嶺南。當是時。妻兒相送。叫哭連天。旁觀者淚多如漣。予心中備極辛酸。後行至薄暮。四顧無人煙。兩個解差。要害我命歸陰間。幸遇數大盜將我解下。殺死解差。我遂乘昏夜。奔一村。投宿焉。天微明。急起奔陽關。路又遇數盜。將我渾身的衣服盡奪去。險些兒命喪黃泉。無奈竄於一山中。投一禪院。終日間探樵於深山。後忽得病。一命歸陰間。莫可謂我無大過。復轉人世。纔兩歲生疹痘。受盡熬煎。那一日。女奴抱我戲街上。偶一失手。跌地上。恍然間。遂醒。雲房鼓掌笑曰。黃梁尚未熟。一夢到華胥。我聞此言。叩其故。雲房笑曰。時纔富貴五十年。我已早知焉。予聞言。見其所炊之

黃梁果未熟。這場大夢頃刻間。我遂灰心功名。一心要學仙。遂拜鍾離為師。叩求妙玄。師謂我曰。且慢且慢。得道易。成道難。復約我他日相見。我師遂辭去。後復十試我。俺自道念堅。恩師遂授我七返九還丹。我遂入深山。起爐火。三載而成丹。自此後復遊終南。遇見火龍真人。他將天遁劍法傳。我住蓬萊天。百載發大願。要度盡凡夫。上蓬萊。後丹詔來。授職金闕選仙使。永住蓬萊天。事實仙傳均詳載。獨這黃梁夢一則。後點綴失其真。故我特降此一篇。勸緣子。急早回首。積功德。功圓果滿為神仙。苟有罪過者。回頭便是岸。積些功德。自然仙。切勿自甘暴棄。誤你遊三山。

近今

增訓即想

諸人善士。如積有靈驗藥方。煩詳細註明。寄下。以資編輯。刊佈。廣行方便。如蒙慈允。覆示。寫由。東烟台。慈光社。收啓。便安。

返魂草其

八十九

皇古中藥學書代印



雪山修煉五月
 終太極界批掌中天九
 殘零不齊雜圓周末年同
 剛道原區以人信經史下
 大道重為習習於各事舉切
 應東土既梁武九丁未年
 便打落一牙受熱甚多且其
 不魯早奏聚集諒似其液至乙

修真寶傳

張傍一吉耳荒後命達應去度功直挽半結
 度神光者庵曹洞蕪柳岸五祖度占山宅修
 炳本具以紫洞於不見殘象結運輝伴為下
 沿傍地藏歌音殊能連下凡三位善薩及聖
 龍華掌收天飲善欲旨不素慢甫薩却切修
 在傷東土家生難化結王藏度了圓覺仙結
 曰之靈難做旨各事心學收下凡末劫眾生

修真寶傳

心念結如音由海不編了六了十九崇板之
 心致者生証象似結更善薩照切素真言言
 露步三抗末叔叔國批而運廿十做善善身
 臨凡為中似因去書各信真信善勤各人結
 善修修真信存士人君子仔細既醒覺回法
 字伴似如各人望彼等早工慈船

皆維

嘉慶辛酉年復性子叙撰



觀音菩薩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寂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修真實傳。

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咒。能除一切苦厄。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薩摩訶。

凡誦是經。務必洗心滌慮。默想菩薩聖像。如在目前。然後誠心誦念。所求之事。無不如意也。

觀音大士齋期
正月初八日 二月初七月初九日十九日 三月初三日
初六日十三日 四月二十二日 五月初三日十七日
六月十六日十八日廿三日 七月十三日 八月十六日
月十九日二十三日 十月初二日 十一月十九日
閏月九日



修真寶傳

觀音大士像讚

慈尊菩薩商朝出家男化女身坐
 卧蓮花善者救度惡人醒他慈悲
 萬古千秋鴻恩功法恒河沙一點
 婆心長在普濟群生归呀哈

修真寶傳

新刻修真寶傳因果全部

西江月

大明天子有道士庶人民修真新出一部稀奇文修真因果
 書正 勸人皈依學好仙佛婆心度人說書君子要聲音兩
 傍洗耳靜聽。

話說此書出在大明北京順天府崇禎二年六月十九日
 乃是南海普陀山觀音老母得道之辰眾仙齊集叩賀拜
 見爾時菩薩登臺講經說法時有金童玉女龍天八部文
 武眾聖十二圓覺護法諸神前有韋馱後有靈祖護經只
 講得天垂寶蓋地湧金蓮。

修真寶傳

觀音老母蓮臺證	金童玉女兩邊分	龍天八部來站定
文武眾聖顯威靈	十二圓覺都齊整	護法諸神左右分
前有韋馱護法令	後有靈官作証盟	滿堂眾仙來跪定
天垂寶蓋層層景	地湧金蓮眾眾新	眾位弟子聽分明
拜請慈悲講經文	觀音菩薩開言論	眾位弟子聽分明
無字真經	上上一乘	洗耳靜聽 諸佛來臨
採藥三品	神與氣精	恍恍惚惚 香香冥冥
進火守定	空身空心	有無守有 頃刻而成
幼齒果滿	脫壳飛身	得者成聖 見者為神
聽之行正	聞之超生	佛經講盡 無人體行

善言不信 惡孽造深 酒色財氣 奪利爭名
 紅塵滾滾 害命殺生 不修片善 奸惡邪淫
 不敬三寶 不信佛經 不忠不孝 不義不仁
 天地最恨 惡黨紛紛 種種罪等 萬劫沉淪
 有傷天地 未劫染成 三災將近 八難來臨
 老母悲切 珠泪長傾 吾見不忍 立願度人
 有緣有分 遊上天京 無緣無分 掃入幽冥
 昧者早醒 信者堅心 大悲大願 大慈大仁
 五十四句 信受奉行

無字真經表不盡 觀音菩薩泪淋淋 眾位弟子頂禮問

修真寶傳

二

苦陸悲切為何因 觀音老母咽喉哽 諸位弟子不知情
 東土眾生惡根根 十惡不善亂紛紛 看看三災將要近
 八難不遠面前存 蓮花執事不夠蓮 怎麼普度見世尊
 話說觀音菩薩言道東土眾生人民十惡不善看看三災
 將近八難已臨不免命得回覺會中金剛菩薩劉素真下
 凡去度十位善男信女度回蓮台以作香花燈水菓茶食
 寶珠衣佛壇運用已好收圓普度永鎮菩提
 觀音菩薩開言論 叫聲弟子劉素真 素真蓮前來跪定
 師傅慈悲說元因 菩薩當時開言論 弟子一二聽分明
 蓮前執事不夠蓮 命你下凡度眾生 去度十二蓮前鎮

即連領旨下凡塵 素真當殿把旨領 菩薩當賜一部恩
 佛古一道無相印 慧劍一口斬魔神 去度原人要考正
 何惡善誰不高增 百叩慈悲領佛旨 若母囑咐又叮嚀
 大慈大悲為賢聖 弟子牢牢記在心 素真拜辭眾神聖
 不敢遲延久住停 五色祥雲來駕定 去在紅塵看分明
 劉素真駕祥雲霞光萬道 四部洲只遊得仙風飄飄
 見世上男女們迷味不少 比不得為仙佛快樂逍遙
 有一等為著名不思睡覺 有一等為若利受盡煎熬
 有一等為美色功名不要 有一等為飲酒惹禍勞叨
 又還有做高官半伴虎跳 又還有為子愛背磨肩挑

修真寶傳

三

又還有習棋牌正業不料 又還有浪蕩子嫖賭嚼搖
 又還有殺生命作惡自造 又還有喂鴿子遊玩荒郊
 又還有為財的東進西跑 又還有為氣的提斧弄刀
 又還有父母在忤逆不孝 使父母反為他苦把氣洩
 勤行善他說是神仙所造 那有個凡夫體上得雲霄
 講作惡他的心哈哈大笑 用心機計害人難犬難逃
 世上人作惡的英雄勢雖 你看那行善人受盡煎熬
 只等得惡貫滿闔王鐵票 差無常與五鬼拿進獄牢
 關君爺判官善惡查到 查善簿他沒有一絲一毫
 查惡簿他的惡簿抹滿了 不由得關君爺怒氣心焦

罰錘錘與毒破肚斬絞
十八重惡地獄曾要到
有銅蛇與鐵狗張牙舞爪
見惡人就那眼睛估料
那時節你才思修行大道
那時節想仍悔悔之不了
勸世上男和女皈依正道
好一庄便易事最玄最妙
不須你進傍門為僧學道
塵忙中學偷閑回光返照

修真寶傳

四

授三皈和五戒永不退道
三五年修成了何等顯耀
上西天坐蓮台母有封誥
却說劉素真暗下雲頭來在北京城外心中想道這般形容
如何去得不免變化一位唱道情道人去在城中化緣指
醉愚民有何不可
霎時週身來變化形容打辦是道家
驚動老幼一街娃口中出言把人化
也有好人聽我話也有愚人叨我媽
神仙凡人怎學他不孝父母罪孽大
好吃懶做混天涯

世上也有多為罷
說七說八鬧嚷嚷
惡人便叫拿棍打
世人只曉享榮華
鬼門關前跌牌挂
天上神仙似林麻
話說順天府知府張龍夫人陳氏所生一子更名陽春一
女取名玉秀內姓陳春秋三人同窻攻書那一日張龍閑
坐二堂悶悶不樂就叫苦童去在街坊請個說書的先生
來與你家老爺散悶速去速來

修真寶傳

五

兒童領了老爺命
並無一個說書人
連忙上前開言論
連忙與我一路行
時才領了老爺命
大人便把道長尊
大人請觀古今本
名利二字說根生
二堂說話不打緊
却說張陽春張玉秀與表兄陳春秋三人在書房攻書耳
去在街坊請先生
轉身又把西街進
道長你且聽元因
來在府門把衙進
請來說書一道人
二人見禮來坐定
在你喜歡那段文
金剛菩薩主意定
驚動書房讀書人
南街走往北街上
聽見漁鼓响沉沉
大人請你去散悶
安童上前報事音
張龍吩咐快請進
道長開言把話云
張龍回言都不論
暗暗點化他修行

道中三堂，激鼓簡板响聲，三人私相回二堂聽說書。你等先上曉得主意已定，來在二堂門後悄悄靜聽。只聽得道人說道：尊一聲大人陞坐聽貧道把名利二字唱來。

未曾開言泪濕衣，世人皆因名利迷。文章都是虛圈套，金銀好似引魂旗。多少燕飛不到處，爭名奪利把鄉離。

教子讀書習禮義，何必強為去奪魁。屢試科場不得志，好似書茶雨打雞。真念那怕紅爐煉，才淺逢場遇難題。

志大何須揚名早，才高正喜登科遲。縱得紫袍金塔站，伴君如羊伴虎棲。人非聖賢焉無過，龍心一怒按本提。

樹大當風和根倒，退毛鸞鳳不如雞。比于臣相別心死，修其寶傳。

非刑炮烙死杜回，韓成替死馬家渡。風波亭上死岳飛，忠臣良將今何在。文武廟內只見碑，聰明反被聰明誤。

老實忠厚天不欺，名字一時表不盡。提起利字暗傷悲，能人貪財喪魚腹。浪子貪利輸了妻，賊子貪利監禁死。

佳人貪利解羅衣，毒人之食休要食。違條犯法切莫違，倚勢欺人自古有。彘強霸佔今不稀，黃河尚有澄清日。

豈可人無得運時，錦上添花休要去。周濟貪難天自知，刻薄銀錢終何用。人活百歲古來稀，兒孫自有兒孫福。

我過終朝誰管誰，金銀買得長不死。貧難之人定死期，梁武帝銀錢廣。餓死豈成誰不知，嚴松在朝為宰相。

金碗教化被犬欺，君子固窮呂蒙正。賈臣無食休了妻，家正運轉馬魁中。賈臣時至太守為，三貧三富不到老。

足用何須用心機，我筆休寫詞狀紙。有理無錢誰認誰，官是男兒民是漢。天下衙門朝兩向，有錢無錢誰認誰。官是男兒民是漢，青天也有雲布時。金堂一响心頭戰，自行屈膝把頭低。

常言官斷十條路，還有九個人不知。勸君讓入三尺地，除了父母誰跪誰。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自古忠厚又忠厚，刻薄成家子孫稀。一世英雄無常到，父母是誰兒是誰。貧富皆葬一穴土，肉化清風骨化泥。

人生在世如大夢，生死貧賤有定期。看破名利兩個字，休要寶傳。

早尋靈山學皈依，每日栽培心上地。不貪名利睡日西，九轉丹成神仙貴。道邁快樂證菩提，却說道人唱完打一拱手。恭喜大人祿位高陞，張龍道君。

唱一段好的來聽聽，大人尊坐聽我道來。天也空來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來月也空，來來往往有何功。田也空來宅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來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父也空來子也空，黃泉路上不相逢。夫也空來妻也空，恩愛臨終一場空。

朝走兩來暮走東，人生恰似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心苦一場空。大藏經中空是色，般若經中空是空。

夜靜忽聞三更鼓 收米入囊五更鐘 四頭仔細思量想

人生在世一場空 高宗吉宗與真宗 到頭都共一場空

堯帝舜帝梁武帝 那箇帝王不入地 泰王楚王與霸王

都拋白骨喪長江 曾子顏子與孟子 那箇長生而不死

飛禽難跳千樹葉 世上難尋百歲人 不信但看赤村樹

花開能有幾時紅 朝中多少公卿相 死後還歸土中藏

身歸泥土氣隨風 一凡資皮喚血膿 釋散不如猪狗用

何不修行早悟功 却說張龍听罷呼書童取錢四百文賞賜道人去罷道人

曰大人在上听我道來貧道原來不愛錢特來府衙化善

綠大人辭官早修煉清淨無為一洞仙張龍听了言道糊

說叫左右快把這箇糊說道人趕他出去素其蓮不消赶

貧道自去就是 詩曰去矣去矣真去矣好笑張龍迷到

底有朝一日無常到富貴榮華空歡喜 道人出府按不

不根却說公子三人听了書中言語如夢醒覺王秀曰二

位哥哥我亦不讀書了說罷轉回絲樓去了不表又說公

子二人將書房去了 二人書房來坐定 陽春使把表兄尊

道人說書情理正 不知表兄若何能 春秋比時開會論

表兄你且听元因 中庸天命之謂性 可證非道聖人云 弟今再把表兄問

不知你心若何能 為凡立意修性命 表兄表弟同得心

五經四書不理論 一同立願去修行 從此不想高官做

一不富貴不圖名 一心不戀紅塵景 要看如來三藏經

公子二人主意定 驚動虛空劉素真 話說劉素真在雲端慧眼遙觀張陽春張玉秀陳春秋有

心進道不兒變化一位老貧婆臨凡去賣西瓜指示度他

素真當時來變化 變成一個老媽媽 一身醜陋令人怕

懷抱一箇大西瓜 一陣清風書房下 口中只言賣西瓜

話說公子書房閑坐耳听外面有人叫賣西瓜有八句詩

內中話語驚人正合他心意隨即出來一看只見一位老

貧婆手抱一個瓜兒嗥叫而來有詩為証

須彌一個瓜 龍虎看守他 佛見俊秀雅 神仙笑嘎嘎

伶人遊玩耍 觀見好光華 學箇瓜瓜法 驚醒夢中娃

公子笑道貧婆這箇瓜兒吃了有那些好處貧婆道我的

瓜兒能使人成仙作佛公子說何不拿來賣我吃貧婆笑

道只怕公子買不起公子說我乃官宦之家把你一個瓜

兒就買不起無非銀錢不是貧婆道二位相公你只知人

間洪福不識仙家妙用你且听我道來

賣瓜歌 歌賣瓜瓜藤何處長根芽瓜子種在西土下青藤

青幽雅春長夏茂花發芽。花發芽要開花花香龍虎看守
 他花開八萬四千朵和合二仙笑噴噴。笑噴噴要結瓜又
 怕狂風吹散花結箇瓜兒如斗大得欲瓜兒生蓮花。生蓮
 花吃西瓜破戒精嚴不吐渣。昔從祖師留下種帶回東土叫
 西瓜。叫西瓜瓜兒甜世人懷抱瓜兒眠。不知瓜兒其中味
 誰知瓜兒值金錢。值金錢有妙玄。瓜兒吃了成聖賢。要知
 瓜兒度人數佛子十萬零八千。零八千樂無邊。六萬六千
 聖先賢。八萬四千真神位。五萬六千舉陌金。星宿金。大收
 圓九十二億上西天。一齊同赴龍華會。共吃西瓜彌勒仙。
 彌勒仙証實蓮。大開瓜兒闡妙玄。那時得見瓜兒面。九五七

修真寶傳

十

祖盡昇天。盡昇天好機緣。十劫修持為聖賢。若差一劫未
 修滿。依然投凡受熬煎。受熬煎苦難言。皆因未修十善全。
 勸勉修人遵規戒。毫釐差錯不成仙。不成仙。戒不清。未把
 瓜兒認得真。不知瓜兒香甜味。紅塵滾滾誤了人。誤了人
 假聰明。爭強論勝不讓人。夜晚抱住瓜兒困。不識瓜兒值黃
 金。值黃金。認不清。酒色財氣落火坑。不識瓜兒真寶貝。爭
 名奪利理不伸。理不伸。為兒孫興家。治業苦五更。尋福無
 常。取命空。券空手見閻君。見閻君。泪漣連。生平做事不
 敢言。善事簿中無半點。惡事堆積挂滿篇。挂滿篇。照篇權
 十。八地獄受熬煎。六道輪迴去轉變。夫人身萬劫難。萬

劫難逃。失派佛祖慈悲。不念命連。摩行普度。直指單傳。
 躲閻君。躲閻君。要修行。早買瓜兒轉。兩戒。吞蓮瓜兒。西來
 意。學道長生不計春。不計春。候真經。時刻不離觀。世音菩
 人。而是百來性。仙佛蓮花來化生。水化生。信得真。幾把瓜
 兒。當寶。惡人物。類度靈性。他是初劫轉人身。轉人身。草
 根深。不信。強戒。不信。見人行。喜他。厭恨。講起。作惡。喜盈盈。
 喜盈盈。欺人。有作。有造。地獄。門。彼。生。苦。命。他。不。論。何。曾
 想着。修。來。生。修。來。生。他。不。信。花。言。巧。語。哄。自。身。有。朝。一。日
 閻。王。叫。那。怕。高。官。帝。王。君。帝。王。君。佛。門。修。釋。迦。太。子。步。流
 洲。奉。勸。世。人。宜。看。透。地。府。鬼。使。日。悲。愁。日。悲。愁。何。日。休。皆

修真寶傳

十一

因前世未曾修。何苦將身惹塵垢。揣透世情急早修。急早
 修。鎖猿猴。牢拴意馬守玉樓。採買瓜兒功成就。嬰兒姪女
 把情偷。把情偷。樂天孫。金烏玉兔一眉收。勸若早覓無上
 咒。功圓果滿步瀛洲。步瀛洲。要種瓜。早種瓜子早開花。瓜
 兒開花能結果。得衣果兒佛菩薩。佛菩薩。得西瓜。不是原
 人。莫勸他。千兩黃金買不下。留來送與積善家。積善家。識
 此瓜。貴如至寶當金花。迷人不知這造化。抱住瓜兒不識他。
 不識他。送別家。仙佛慈悲不丟他。世尊悲泪如雨下。令人
 東土賣西瓜。賣西瓜。指引他。惟願世人早歸家。三災八難
 纏身架。那時難過我賣瓜。我賣瓜。賣好人。能忍能讓能和

平十惡不喜買不去，鑽賭博買不成。買不成無處尋，要

出苦海萬不能，失却瓜兒好緣分。又有十二萬年春。

公子聽罷忙回話，漢漢從頭說根芽。家住何方在那塔，

因何賣瓜到我象，貧貧要當時把話答。老身家住雲霞，

四大部州隨我要，靈靈山會上是祖家。我師觀音神通大，

十一圓覺姊妹他，降降龍伏虎在我押。八大金剛鎮門沙，

句句都是真情話，只只怕公子難遇咱。

公子笑道你滿口胡言，天天話口稱聖賢。非是犬馬老來欠，

衣少食還要折磨自己，貧貧婆說你眼內無珠不識賢公子。

道你是真神仙，我我就要盤你。貧婆道：相公請盤。

公子說你真仙，偽我有幾句問根芽。天宮何人他為大，

地府十王朝誰家，看看經念佛何人發。呼神誑將是誰誇，

金榜題名何人化，說說來一字要不差。二位相公請聽話，

听我從頭說根芽，天天宮止有玉皇大。十殿朝賀地藏家，

看經念佛釋迦發，呼呼神誑將道祖誇。金榜題名儒門化，

不知說來差不差，公公子便叫請進罷。我們正要訪仙家，

書房見禮盤坐下，王王秀開言問根芽。了環上前來稟話，

玉秀姑娘見媽媽，兩兩人見禮分坐下。昨日二堂听書札，

聞聽婆婆通佛法，可可有女人學仙家。一心不願享榮華，

奴听回心想出家，伏伏望婆婆慈悲心發。

三

素真即使回言答，妙妙妹三人听根芽。修行總是磨考大，

道死亡身學釋家，湘湘子修行受身打。卸卸鐵得脚手把，

二賢離死陽台下，單單瓢四卷是儒家。梵王太子二辭駕，

六祖吞碓受熬渣，洞洞窟九載不說話。地藏受苦穿袈裟，

仙姑已曾入仙跨，觀觀音火焚坐蓮花。骷髏假壳值甚價，

惟有修行賽烏紗，歷歷代仙佛受苦難。磨去磨來坐蓮花，

姊妹修行考慈大，千千磨百難赴龍華。一得永得不懸駕，

再不投東染塵沙，每每日修行無縫塔。時時刻刻採二花，

指出自性主人家，五五色雲中放光霞。受持三皈五戒罷，

公子小姐听此語，口口稱師傅笑嘎嘎。我們姊妹造化大，

得遇恩師到我象，三三人跪在塵埃下。拜求師傅指根芽，

素真道你姊妹請起，既既要投進佛門，要辦供儀，敬獻佛供。

然後律你三皈五戒，五五菓几儀敬神僚。弟子神前來祝告，

檀香五次爐內燒，三三尊皇帝都請到。算數靈官善惡標，

千佛萬祖下塵埃，反反道五雷定不誑。師傅三皈五戒道，

封佛發願已不小，飯飯依佛法僧三寶。一不殺生仁慈慶，

十惡八邪不犯高，三三不邪淫禮道牢。四不酒肉智慧曉，

二不偷盜義相好，三三不妄語信名標。百叩佛祖謝師勞，

五不妄語信名標，三三不妄語信名標。

三

貧婆為的莫道 三人成仙犯名標 若還弟子退了道
 連累九祖墮陰曹 有子修行報大孝 九玄七祖得高超
 為師指你玄中妙 三關緊閉搭天橋 指你迴光並反照
 嬰兒姪女兩相交 指出你的無價寶 時刻不離這一爻
 三年五載修成了 脫壳飛身上靈霄

話說貧婆傳了三版五戒指示公子三人項禮已畢說道
 弟子在家修行你父母知道必有磨難古來仙佛離家修
 煉為師就此告別去也公子三人苦留不住公子道此一
 別於何處會貧婆道為師有秘語四句牢牢謹記
 日月並行秋三點看一鈞道這寸土下道果團圓周

修真寶傳

四

貧婆去了且不講 又表公子把詩詳 三人仔細來思想
 明白話中天機藏 明字看來日月並 三點一鈞心字藏
 寸土乃是寺字樣 得會師傳煉純陽 三人心內明白了
 王秀轉回綉花房 針帶是行不理料 迴光返照煉丹忙
 王秀修行且不表 又把公子說根苗 五經文章不理料
 參禪打坐想高超 那日先生出題考 文章做來不上條
 先生吃驚已不小 自幼二人才學高 為何今日不對了
 去與大人說根苗 二人一見事不好 這回考德怎開交
 也是佛祖考德到 考他根基牢不牢 各人智慧有大小
 又看主意高不高 果然是個棟梁料 三十三天樂道遙

若是根淺難過考 一人身萬劫遭 張陽春來無計較
 任隨考德不勸搖 陳春秋來叫老表 為兄回家走一遭
 母親亡故週年了 回去燒紙往外逃 陽春回言主意好
 二人分離泪相拋 原秋回去且不表 又把陳爺說根苗
 話語兵部尚書陳文忠夫人趙氏所生一子更名春秋他
 在攻書那一日陳爺閑坐二堂忽忽想起趙氏夫人亡故
 不覺週年我兒讀書應該回衙與他母親化財言未畢只
 見春秋回來

修真寶傳

五

春秋孩兒今禮問 爹爹安盪不安盪 兒在寒窗攻書文
 少在堂前奉父親 母親亡故一年整 不覺週年到來臨
 回衙更把爹爹問 燒錢化紙報娘恩 大人听言吾不虛
 我兒說話甚聰明 開言便把家奴問 三牲祭禮可造成
 老奴上前把話稟 只候相公化財臨 春秋靈前來跪定
 俯伏塵埃哭母親 慈母陰靈多照應 孩兒立願去修行
 母親為兒血河困 兒學日連報母恩 哭訴一場王意定
 家奴點火化錢文 大人又把春秋訓 叫聲我兒聽元因
 人生在世要孝順 忠孝二字值千金 春秋听完忙答應
 爹爹教兒費精神 了環上前來奉請 老爺相公飲盃巡
 公子一時拉了病 不能上席奉父親 大人叫聲兒去困
 明日早去讀書文 公子假意推不肯 家奴點燈進房門

不說公子去安寢 又長大入欲益巡 榮華富貴嘆不盡

滿門飲酒醉昏昏 欲罷散席各安寢 曰書又把公子明

睡在床主上意定 耳聽無機鼓三更 收拾齊備往外邊

私自出外去修行 忽然想起一事驚 未退姻親候了人

不如修書去指離 有緣同修念觀音 若是無緣另改聘

退親文約有把憑 春秋當時主意定 燈光之下寫書文

七字頭上添三字 撮成十字說根生

上寫着陳春秋頓首轉拜 尊一聲李小姐細聽開懷

我和你成姻親前世註載 二家的父和母喜笑顏開

有媒証來說合到老不改 周公禮配陰陽古往今來

修真寶傳

六

兄今日寫來書別無心 是為兄看破了酒色氣財

不愛那名利利花花世界 不愛那恩與愛牽纏受災

那一日遇恩師得我皈依 一心心念觀音去赴蓬萊

賢妹妹發慈悲同把佛拜 學前朝劉素真得赴瑤階

倘若是你無緣高門另採 任隨你去改嫁各自安排

退婚書交賢妹做個憑在 自退後如觀石水不轉來

兄倘若有意天雷損壞 賢妹妹書為憑兩下云開

話說公子寫了退親文約無人送書不好通知媒人忽然想

起李賢妹乃是張表弟之姨妹他姐姐李桂英就代得去

故意說是要請做文工針繡主意算定行至後房叫醒了

環你相公有書信一封命你送去交接張表妹明日早去

休等老爺知道了環說相公找不去公子就取銀一錠拿

與了環了環說相公放心明日早去就是了環接了書信

依然去睡公子轉回書房又想起發發不知信息如何是

好不免修書一封放在棹上使其父親知道

提筆未寫珠泪吊 拜辭父親大恩高 春秋孩兒大不孝

未報親恩大劬勞 孩兒一心去修道 功名富貴一概拋

要學自連報大孝 父親寬心把兒饒 三五年間修成了

來度多修得高慶 句句實言無圈套 父親不必念兒曹

若有虛言天雷報 萬劫沉淪不昇超 一十二歲費門跳

修真寶傳

七

那知修真樂道遙 春秋書信寫完了 放在棹上泪雙拋

時逢十四明月照 出門不管路低高 立意入山參玄妙

獨自一人往外逃 不怕強人並鬼叫 出城晝夜走通宵

離城八十有山凹 不辨山高路遠遙 椰陰樹下來坐倒

汗流滿面用手交 前後並無客商到 不知前途路一條

公子嘆嘆難盡表 又把菩薩說根苗

話說劉素真在雲端觀見陳春秋遠遠來了不免變化一

個二八佳人試他道念真假如何

變化親似真美貌 好似天仙下塵埃 身穿五色多熱鬧

手拿白扇把人招 面如雪白哈哈笑 形容走路最妖嬈

上兩便把相公叫
魚水夫妻過道遙
各有抽身往前跑
相公不必把奴拋
我是入山去修道
那見凡夫上天曹
若是凡人成得道
無憂無慮過終朝
各人生死各人了
算得真心佛根苗

修真寶傳

開言便把相公叫
樓房瓦屋修得高
挑花綉朵奴伶巧
琴棋書畫顯英豪
倘若爹媽亡故了
我今誰死在荒郊
我是修行者玄妙
尊聲相公听根苗
公子無奈把話表
單生小子命一條

你今要走那山凹
公子一見事不好
魏魏不動一絲毫
公子把他無奈了
讓我去走一遭
何人把你套哄了
天上神仙似滿堂
春秋又來開言道
管你終朝不終朝
三次再來試一道

大

不知在此貽奴好
偷頭不語氣冲霄
佳人人來開言道
姑娘請你听根苗
佳人听说嘎嘎笑
佛在何方把手招
不如與奴成親好
姑娘讓路一條
素真心中暗想到
看他道念高不高

奴有真情吐根苗
水閣涼亭都光耀
支寶待容門門交
無兄無弟兩個老
你我夫妻樂道遙
公子只得來告苦
誰個把你人命遭
鄉貫住持說我曉
家住北京父官高
一十二歲贊門跳

家園田地我不少
奴家小算一富家
也還會做詩詞調
任隨相公支持交
若還嫌棄奴容貌
姑娘恁恁要怨就
菩薩又來開言道
持引修行路一條
母親趙氏亡故早
看破名利世事拋

昨夜三更私逃了
姑娘洗耳記眉梢
甚麼叫做無價寶
誰是不生不死苗
賓中主來誰是妙
勝遇仙真下塵壘
真經就是無價寶
自性不生不死苗
來的之時主為妙
不知說來高不高

修真寶傳

來在這裡遇你緣
相公常與來修道
甚麼叫做一口消
無相怎麼回光照
主中賓中甚麼高
春秋即便回言道
阿彌陀佛一口消
嬰兒蛇女回光照
去的之時賓為高
這些被你猜着了
此是實言來奉告
奴要盤問道根苗
甚麼叫做娘生竅
甚麼洞中龍虎交
若還猜得這些道
從頭一二說根苗
玄關就是娘生竅
無窮洞中龍虎交
我今明了這些道
我今指你路一條

九

明心寺內好修道
莫辭山高路遠遙
十萬八千也要到
公子抬頭望山凸
公子一時醒覺了
百叩慈悲求恕饒
在路行程已難表
此處蓬萊樂道遙
只見師傅出來叫
靜室堂中把香燒

靜室堂中悟高超
春秋回言蒙指教
修行之人不辭勞
哄得公子把頭禱
望空拜謝大恩膏
起身上了陽關道
遠遠望見一山高
行程不覺來到了
弟子進殿把佛朝
每日煉丹察玄妙
雖此百里茅路小
那管前途路依高
佳人說道有人叫
素真騰空上天曹
多蒙菩薩來指教
行路好似駕雲霄
松柏長青團轉照
明心寺內鐘鼓敲
參拜佛祖禮畢了
修真養性出塵埃

素真又把弟子叫
為師言語記眉梢
就在此處勸修
功滿滿丹書詔
永鎮香烟萬民朝
春秋落點我不表
又把陳爺說根苗

話說陳文忠次日開生二堂
只見家奴荒荒張張上前
道說公子逃走了
只見禱上修書一封
老爺拿去觀看

陳爺見書雙流淚
哭聲我兒好傷悲
枉自甫養把心費
我兒散心把山歸
越思越想越悲泪
蹬脚心焦把胸起
兒學修真神仙位
為父何人把孝披
單生我兒一寶貝
百年歸山父業誰
我兒不想榮華美
可惜文章奪高魁

修真寶傳

平

可惜象簡馬紗資
可惜高官顯神威
可惜珍珠瑪瑙貴
可惜房屋好光輝
可惜綾羅少人披
却說陳爺啼哭心中暗想
不知我兒去向何方
不免斗家
奴去在街坊請位卜卦先生
前來問個方向也好尋覓
開言便把家奴喚
你爺言語听的端
命你去在街坊上
請位先生把卦占
家奴听言不遲慢
即便行程出府前
來在街上轉幾轉
驚動素真慧眼觀
話說劉素真在雲端慧眼遙觀
早知其意變化下凡遇逢

修真寶傳

家奴那家奴抬頭一看
見是卜卦先生面如滿月手拿招牌
牌上寫着卦命如神四字
家奴道我家老爺正要請先生卜卦
隨我一路速去

素真隨奴到府前
見禮便把大人恭
說來與你下細占
陳爺開言把話講
先生陰陽八卦算
占卜卦又落何方
伏義文王把卦降
六甲六丁听言章
不知春秋何方往
先生又取仔細詳
或凶或吉莫悞講
直言休外莫瞞藏
素真依言把卦斷
尊聲大人聽端詳
令即一去不回轉
青龍文動上天堂
白虎搖揚西方上

修真寶傳

平

句陳文動入山岡
朱准玄武都不管
我今細細觀交象
恒卦成道大吉昌
父子相親喜揚揚
謹依文王八卦斷
陳爺听言真傷慘
不覺兩眼淚汪汪
取銀一錠來謝賞
些微茶敬望收藏
素真道陳大人貧道自幼出家
修行之人不貪銀錢奉勸
大人辭官修道父子同登彼岸
豈不美哉陳文忠道神仙
本是神仙做那見凡人成得仙
若是凡人成得仙天上神仙
堆滿天素真道神仙本是凡人做
只怕凡人心不堅
陳爺開言把話講
道長你且听的端
年老如何學修煉

三五 五六九

天子焉能准辭官

素真道大人陞坐

奉勸大人學修養

漢室鍾離煉純陽

聖賢也是凡人像

太陽一照化長江

任你高官並宰相

陰司難逃十殿王

善多惡少人身轉

六道輪迴苦忙忙

修真寶傳

道遙快樂瑤池上

難舍高官好職品

難舍紫袍金帶身

難舍京城好百姓

難舍住的好衙門

難舍金堂執事倅

凡夫從何成仙真

素真道陳大人你

買不似口氣不齷

蓬萊仙景小小一

榮華富貴正好享

貧道有輩古人說與大人所

三羊七十煉金剛

然燈古佛辭宰相

今人效他又何妨

大人細細回頭想

無常一到莫主張

照簿權衡來清算

惡有善無四牲行

何不回頭思量想

訪仙學道煉純陽

不生不滅壽無疆

難舍黃金與白銀

難舍有道君王正

難舍家奴小子身

難舍滿城好光景

難舍前呼後勇人

修行一事難承任

官居極品躲不過

這些物華美景何足為妙

不及俺貧道

的道人訪海口把你一個茅菴就眇視一切素真道大人

不信聽貧道茅菴妙用嘆來大人所

尊一聲陳大人洗耳听倒

茅庵中好景致許多玄妙

庵圍轉又還有松林相罩

庵左邊又還有青龍踴躍

庵後邊又還有烏鴉在叫

庵下邊又還有清泉上冒

庵西邊又還有金公打鈸

庵北邊有水閣涼亭睡覺

山包上又還有仙桃一樹

茅庵中也還有文房四寶

庵上面挂一軸觀音聖觀

庵門口書大字一元復始

茅庵中也還有半邊鍋灶

斬酒色和財氣連根拔了

我庵中太極圖霞光萬道

茅庵中九蓮燈乾坤照耀

茅庵中更點燈風把地掃

庵門外石獅子做得大咬

听貧道把庵景細表根苗

寬八尺長三丈一丈六高

庵門前双林樹兩來相起

庵右邊又還有白虎相交

庵頂上又還有白塔多高

庵東邊又還有木母吹簫

庵西邊八卦爐熬煉丹膏

庵中共有一座圓山包

三五

若有人吃一粒天榜名標

茅庵中挂字畫文筆滔滔

庵上邊書匾字道德清高

庵堂中有琴棋書畫隨探

茅庵中挂慧劍威風飄飄

我庵中無相印降盡魔妖

茅庵中鸞鶴鏡日月通宵

茅庵中草蒲團滿地鋪交

啞童兒唱詞調舞女鐘敲

茅庵裡壁上畫金絲活猶

庵壁上畫金雞五更報曉
庵壁上畫鹿子兔兒能叫
庵池下三脚蟬聲聲在樹
庵林中有白鶴會嘆玄妙
他嘆道富與貴如露如電
他嘆道做高官半伴虎跳
嘆世人看不穿凡情圈套
世上人回堵堵把他迷倒
釋迦佛跳出了洪基不要
然燈佛跳出了先天掌教
觀音母跳出了蓮台登高

修真寶傳

三四

眾仙佛跳出了何等頭耀
作惡的惡貫滿冤冤相報
說不完嘆不盡茅庵玄妙
却說陳文忠道這說天話的道人果然有譜素真道我這不
為說天話用手一指陳大人你看那旁來了一個說天話
的更妙哄得文忠掉頭一看素真起在雲端現出金身
菩薩站在雲端呼 叫聲文忠你無緣 嘆出玄妙幾多便
昧迷不識大羅仙 陳爺抬頭用目看 悔斷肝腸也枉然
有勞上仙臨凡勸 肉眼凡夫認不端 俯伏九叩蒙恩仰
菩薩騰空上九天 埋怨自己無根善 無緣無分把仙攀

修真寶傳

哭聲春夜後堂轉 花園遊玩解心寬 要知後事來落點
請聽下回說詳端

話說陳氏夫人閑坐花園只見夫人悶悶不樂不知是何緣故

張龍花園來坐定 陳氏開言問事因 老爺為何帶憂悶
從頭一二說分明 張龍此時忙答應 夫人不知這根生
前日先生把話味 書房之事對我云 他說陽春懶得很
讀書這向不專心 不把文章來要緊 如時不比從先文
望他文才往上進 誰知反退七八分 話未說完書童稟
老爺奶奶聽知聞 陳府公子變了性 昨晚逃走不知音

修真寶傳

三五

夫妻所說罵聲轟 春秋姪兒少聰明 大人就把書童命
快去書房問根生 春秋黑夜為何隱 難道同窓不知情
陽春聽言打冷勁 冷水交懷着一驚 是好在夕往前邊
元來怕死不忠臣 一見爹娘禮恭敬 爹娘叫兒為何因
二老當時咬牙定 你們做的好事情 陽春說兒無冷病
爹娘也要說根生 春秋黑夜為何隱 難道同窓不知情
陽春上前來告稟 他去修真為好人 二老罵聲不孝順
畜生跟倒打和聲 那見凡人成得聖 枉自讀書兒聰明
神仙根本是仙分 何得妄想起貪心 公子上前來跪定
爹娘你且听分明 中庸天命之謂性 天子庶人以修身

三五—五七一

孔子五十知天命 道不遠人而遠人 孟子存心養其性
 則知所以始修身 顏曾思孟為賢聖 一以貫之聖人云
 一堂說書兒來听 道長之言動人心 孩兒看破紅塵景
 不想富貴不圖名 兒是一心主意定 要看如來三藏經
 多蒙恩師來指引 兒同表兄學修行 傳授三皈五戒正
 不敢瞞哄二雙親 爹娘聽說雙腳蹬 嗔罵奴才不成人
 手中家法來拿定 打死這個小畜生 公子只叫來饒命
 二老責打不順情 房中妻子來忙問 相公遭打為何因
 公子只是不答應 了環在傍說分明 李氏桂英開言論
 公婆耐煩放寬心 我把相公來勸醒 媳婦下跪講人情

修真寶傳

三

公婆便叫忙請進 小姐哭得亂紛紛 二老越打越加勁
 陽春叫苦不住停 妻子在傍心不忍 跪在塵埃叫雙親
 等奴勸他來改更 伏乞雙親准人情 二老听勸纔鬆勁
 公子一身盡打疼 爹娘在上容兒稟 攛成十字說根生
 張陽春未開言 兩眼流泪 尊一登我二老息怒慈悲
 我父母養兒子苦把心費 難道說兒不知養育恩垂
 大丈夫在世間 忠孝為貴 我父母百年滿兒把孝披
 兒今年長成了二十四歲 當大事兒知道送老墳堆
 我母親為兒女血河代罪 為兒女生下地殺牲必肥
 我修行報母親苦海之罪 學目連度娘親同把西歸

學釋迦度梵王佛門寶貝 學觀音度父王一門光輝
 學湘子度叔報孝恩垂 學聖賢報大孝纔見高魁
 想從前吃五帝許多迷昧 出火坑回頭看好不傷悲
 儒釋道三教禮修行尊貴 你看那許旌陽拔宅身飛
 一不愛在紅塵榮華富貴 二不愛做高官權武揚威
 三不愛家業廣苦把心費 四不愛貪銀錢玉積金堆
 五不愛貪五畜殺牲造罪 六不愛為功名去奪高魁
 七不愛貪紅塵苦海迷昧 八不愛稱能幹管人是非
 九不愛起不良奸貪詐詭 十不愛妻與子恩愛相隨
 兒一心要赴那龍華大會 兒倘若不報孝明有天雷

修真寶傳

五

第一愛這六道虛靈不昧 第二愛這大道回得西歸
 我爹娘阻陽兒枉把心費 兒愛的十件事縱死要為
 二老听言仔細想 七竅生烟氣昂昂 這個畜生不上算
 挪去跪磚花園傍 八月中秋天明朗 家家戶戶觀月光
 空中佛祖考德降 陽春修行受災殃
 一更裡跪在磚旁 呀啣啣跪在磚兩脚疼痛不安然 屈身汗出
 如雨樣 黃昏跪到月色鮮 非是父母來作賤 空中佛祖考
 良賢 要做神仙過磨煉 考他無量曠劫冤 呀啣曠劫冤
 二更裡跪在磚旁 呀啣啣跪在磚好言哀告叫仁天 父母施恩
 把兒念就我修行報恩還 人逢少年好修燒道成 度親坐

金蓮陽春說得蓮花現父母全然不耳邊呀呀的不耳邊
三更神跪在磚哎呀呀的跪在磚口乾舌燥頭痛懸發火發燒
心燥亂難打精神受熬煎平地磚石又加鍊身斜脚歪不
許偏兩傍父母齊呼喚家法考究最森嚴哎呀呀的最森嚴
四更裡跪在磚哎呀呀的跪在磚心肝五臟似箭穿兩膀肩頭
軟無力一身皮肉似麻酸仰面朝天嘆口氣無奈將身往
下捐方才躬腰倒一膝提耳扯髮如刀懸哎呀呀的如刀懸
五更裡跪在磚魂飛魄散到大千昏昏沉沉扑到地恍恍惚
惚歸了天父母當時來吩咐將兒抬在花園邊佛祖空中
雲頭轉陽春跪死會神仙哎呀呀的會神仙

修真寶傳

天

話說劉素真慧眼遙觀張陽春受難花園跪磚三魂飄渺不
免命得金童玉女把他靈性引到南海朝見觀音老母使
知魔考後來結果救圓天機大事

素真雲端把話傳

金童玉女訴詳端

你把陽春來引上

接引南海把母參

金童玉女如風响

接引靈魂上九天

一陣清風南海岸

陽春抬頭用目觀

只听金鐘一聲响

琉璃界中光無邊

一位菩薩坐在上

只見頭上五色鮮

觀音老母開言講

靈獸靈官听的端

快把陽春來引上

待吾指點慧眼觀

觀音母坐蓮台傳旨一道

叫陽春上前來細听根苗

修真寶傳

三五 五七三

怕死生看不穿几情困套
假骷髏真皮囊終有禍遭
修行人要固惜三賢
犯三皈和五戒打下陰曹
未來的天機事指你通曉
要真心要久遠纔算志高
任千磨並百難永不退道
任隨甘任苦纔算真豪
古今來仙佛祖受盡磨考
吾當年白地守曾遭火燒
釋迦佛為修行斬頭三道
韓湘子他帶攜入仙道遙
有蓮摩為大道門牙打了
却長春為十道鐵死不焦
張陽春听此言苦哀告
求老母大慈悲千萬懇饒
殘末子六萬年迷昧不少
懇慈尊赦除了總報恩膏
菩薩說只與你一心在道
你縱然苦上苦莫怨絲毫

修真寶傳

天

候你的功果滿自有封誥

為聖賢成仙佛萬載名標

休學那無根種誇誇大道

陰司地免不得油鍋內熬

下凡去還陽體勤參悟道

無量劫種種罪這回全消

囑咐完觀音母又傳口詔

護法神送引春速下塵寰

觀音老母把話傳

護法神來听話端

速去速來記心肝

陽春只听風聲响

家奴小子兩傍站

哭得一家泪不乾

山土土地聽的端

你把猛虎來送上

山三天子領法旨

吩咐猛虎听端詳

花園去救修行郎

猛虎听得山王講

三五 五七三

忽然一陣狂風响
 家人小子盡走荒
 四處房門緊閉上
 陳氏夫人痛斷腸
 夫人越思越傷慘
 又把公子說端詳

一英猛虎花園傍
 大家一齊心內想
 又怕猛虎進門房
 埋怨大人以難講
 哭哭啼啼轉內房
 一門傷悲且不講

話說陽春醒來只見一隻猛虎
 吃我擺頭三吓你娶我點頭三吓
 只見猛虎點頭三吓
 立在面前陽春騎在背上
 眼閉一霎時就到明心寺下了
 虎背只見猛虎化作清風而去
 陽春拜謝神虎打救之恩

修真寶傳

三

陽春拜虎歸山上
 二人相見喜揚揚
 凡情盡拋莫妄想
 龍吟虎嘯在一腔
 魏魏不動明晃晃
 拆橋散意莫荒唐

進了明心一廟堂
 又來滿堂茶佛像
 克己工夫煉純陽
 心花開放明朗朗
 玄關呼吸道源長
 下丹明心寺內轉

只見春秋出來吟
 靜室堂中燒炷香
 時刻水深來火煎
 性修圓明亮堂堂
 一週週天漫溫養
 撰詩一首樂安康

詩曰 遇難成祥張陽春
 受盡磨難為修行
 神虎打救歸山隱
 時刻不離觀世音

話說陽春落點我且慢表
 又說李桂英思念兒夫修行
 公渡打罵花園跪碑還魂被虎咬去
 不知下落了環對如所

言玉秀姊妹已在修行待奴問個明白
 開言便把了環叫
 速去速來莫辭勞
 玉秀蟬功龍虎嘯
 了環把話說支消
 隨定了環忙來到
 嫂七為何泪際淘
 修行受難被虎咬
 你把根由說支消
 倘若爹娘知道了

綉樓之上走一遭
 了環領命樓上跑
 忽听樓門有人喚
 玉秀心內明白了
 只見嫂七双泪拋
 桂英此時回言道
 為嫂不解一絲毫
 問所妹妹進了道
 我看妹妹怎開交

去請姑娘把話表
 一到綉樓把門敲
 連忙下丹開門了
 嫂七為兄問根苗
 玉秀見禮把話表
 為你哥哥心內焦
 請問何故妹可曉
 是奴一心問根苗
 玉秀聞言勸嫂嫂

修真寶傳

三

為妹言語听根苗
 釋迦洪基都不要
 每日挑水蓮花苗
 湘子修行受磨考
 跨虎登仙得高趨
 為妹已曾進了道
 臨死不犯一絲毫
 我勸嫂嫂修行好
 幾般快樂幾般憂
 人到中年正好修

腔代仙佛受磨考
 嗚危所到過剛刀
 受盡父王百般考
 越城成仙出塵壕
 三五年間修成了
 紅塵世事一並拋
 憑我一心行正道
 修真養性出塵壕
 人人都想快樂處
 早修佛堂免心憂

誰是平白出塵壕
 觀音大士他修道
 白鵲寺內被火燒
 陽春哥哥修行好
 功圓果滿赴蟠桃
 任隨爹娘來磨考
 那怕油鍋與剛刀
 水在長江日夜流
 總是前生未曾修
 只說紅塵難丟手

二七七八正好修 十七十八正好修 低頭念佛又害修
 兒女年小不捨丟 四十七八正好修 父母年老怎得丟
 五十七八正好修 田地房屋難捨丟 六十七八正好修
 酒肉香甜難捨丟 七十七八微微丟 有病有痛不能修
 那時思想佛門走 誰知閻王把筆鈎 世上早念無上咒
 道途快樂步瀛洲 嫂嫂紅塵宜看透 同與為妹把行修
 話說李桂英听玉秀一篇善言勸醒隨口應允發願修行
 只見了環稟告說外面來了一位老嫗婆說要見姑娘玉
 秀說原來師傅到來丁。姑嫂二人行至門口接進二人見
 修真寶傳 三三

禮已畢分賓坐下。了環奉茶。
 姑娘不知師傅到 接駕來遲求恕饒 素真回言言重了
 擦擾姑娘太勞叨 玉秀開言把話表 有勞師傅下塵埃
 嫂嫂立意要進道 請師開示指高趨 素真就把桂英叫
 為師言語記牢牢 修行跳出火坑好 不在閻浮受煎熬
 速辦供菜傳你道 指示修真樂道 不多一時供齊了
 檀香三炷爐內燒 桂英爐前來祝告 千佛萬祖听根苗
 若是開齋並反道 墮落輪回苦一遭 師傅三皈五戒道
 十惡八邪不犯毫 三官文簿挂了號 出離苦海得高超
 明心內中有座廟 姑娘離家出塵埃 為師告謝要去了

修真寶傳

去度原人走一遭 二人苦留師不倒 素真出門上天曹
 菩薩去了且不表 又講二人主意高
 話說玉秀心中設下計較呼聲嫂嫂我和你在家修行凡
 情縱繞功夫不得大進不免瞞了父母私往明心寺去修
 行桂英道此計甚妙妹妹先去待為嫂辭別公婆替妹告
 知然後回娘家辭了雙親以免連累公婆那時脫身而全
 其美玉秀道言之合理
 姑嫂二人主意定 辭別起身轉回程 幾步上前把門進
 攢成十字說根生
 張玉秀他那裡主意打定 今夜晚私自逃出外修行
 修真寶傳 三三

自幼兒看破了迷魂大陣 別父母去修行只為本身
 看看的日落西更深夜靜 做一個女雜男混出府門
 這都是虛空中佛祖照應 若不如此一事難出火坑
 黑夜間一人走冷浸浸 倖喜得有月亮星斗光明
 為的是躲無常去修性命 怕的是紅塵綻失落人身
 一個人黑夜走心血費盡 不覺得出京城五更來臨
 明心寺不知道那條路近 只望着青山走好去藏身
 行一程又一程把人走運 走一里又一里不覺天明
 上一坡又一嶺兩脚走硬 發善念去修行毫無怨心
 行只在柳陰樹方纔坐定 去頭巾與藍衫現出女身

三五五七五

多蒙得天老爺佛祖恩應 若不照對脫禍這樣逃生
 話未完只听得人馬聲震 抬頭看見林中吵鬧沉沉
 好叫奴一時間主意難定 不知道是何處來的官兵
 看看的就在那面前路近 張玉秀慌忙了躲入樹林
 不料得眾嘍囉一眼看定 叫了環快留下買路錢銀
 張玉秀叫強盜休得糊混 你姑娘修行人那有黃金
 嘍囉說無路費休想活命 拿你去見大王定死得成
 他的拖拉的拉拿往前進 張玉秀只嚇得胆戰心驚
 誰知道劉素真借凡考正 考玉秀他道念胆量可存
 或是真或是假這回考定 果然是考不退上得玉京

修真寶傳

三

話說花桂芳閑坐山寮只見歌嘍囉押着一位女子上前稟
 道小的們奉令下山無有客商來往搶得一位女子候大
 王法律桂芬吩咐帶上來嘍囉答應嚇得玉秀魂不赴體
 大王一聲傳下令 玉秀小姐帶了魂 開言便把女子問
 可曾留下買路金 玉秀見問忙答應 大王在上听知聞
 我去修行歸山隱 那有白銀與黃金 伏乞大王施仁政
 放我過山去修行 大王聽說咬牙定 了頭休想活殘生
 若有金銀留你命 若無金銀活不成 大王在上你且听
 听我從頭說元因 大王若是饒我命 陽雀過山遠傳名
 你要大王饒你命 除非與我結成親 若是了頭不承認

一刀殺死活不成 情願大王刀下盡 縱死不與你成婚
 了頭刁拐來逃走 假意說去去修行 你今可有名何姓
 從頭一二說分明 尊聲大王你請听 攢成十字說元因
 張玉秀跪塵埃苦苦哀告 大王爺你在上細听根苗
 家住在北京城聲名不小 父張龍母陳氏知府官高
 大兄長進佛門皈依大道 我嫂嫂李桂英跳出塵埃
 我自幼看破了紅塵絞繞 一心心念彌陀學佛高起
 大王爺請慈悲我有話表 我勸你休學那古今英豪
 休學那圓覺會李忠李孝 不為王光相寺修行名標
 你又看釋迦佛洪基不要 目連僧報大孝救母獄牢

修真寶傳

五

韓湘子為八仙終南修道 看破了紅塵事不戀美姣
 大丈夫出世來親恩當報 又何苦自稱王要甚英豪
 你又看劉伯温入山修道 觀音母度滿門學佛高起
 漢張良去修行官高辭了 然燈佛辭宰相不願在朝
 三國中關夫子玉泉成道 為聖賢人朝敬萬民香燒
 你又看楚霸王英雄勢耀 死烏江枉費了韓信功勞
 魏曹操現今在十殿受報 諸葛亮用機謀未能高起
 岳元帥他精忠真成神道 秦檜奸下地府受苦陰曹
 歷代的英雄將一時難表 大王爺醒覺了萬載名標
 這篇言或高低切莫記較 大王爺請息怒千萬恕饒

句句的是真言並無因套 有一言哄大王不得身超

桂芳听言醒覺了 桂自男子要英豪 開言便把左右叫

請起姑娘生几枝 尊聲小姐莫記較 小生言語听根苗

我是自幼不學好 打劫客商過終朝 花桂芳是我名號

自幼在外耍英豪 從今改批歸正道 不在紅塵逞矜驕

玉秀又乃開言道 善人你今听根苗 就從今天皈依了

自有明人把你邀 桂芳回言蒙指教 吾有好處報劬勞

王秀當時開言道 告辭善人上山高 桂芳苦苦留不倒

親送小姐五里邊 臨行分別把話表 有勞善人走一遭

桂芳回山且不表 再把玉秀說根苗 路上景致無心照

修真寶傳

三

遠遠望見一山包 行程不覺來到 一轉幽雅令人照

明心寺高多峻耀 有一童子在此笑 一見玉秀哈哈笑

善人請進祀佛朝 玉秀幾步就走到 童兒忙把鐘鼓敲

春秋陽春出來叫 原來姊妹把佛朝 三人姊妹來會倒

不由喜樂在眉稍 從頭至尾把話表 姊妹苦楚知根苗

靜室堂中來坐倒 左男右女悟高超 出離苦海空玄妙

姊妹同修樂道通 玉秀落點且不表 又說桂芳落下稍

却說花桂芳自別玉秀回山 吩咐眾囉囉答人散去 做正

經生理眾人辭謝而去 點火把山寨燒了 修行去罷

桂芳去訪長生道 不在紅塵逞矜驕 圓覺菩薩虛空照

修真寶傳

不知此人勞不勞 開言便把韋馱叫 變化臨凡試一遭

話說花桂芳正行之間 只見一位大王 面如藍靛 髮似冰

砂 手拿剛刀 身騎白馬 牙如利刃 口似血盆 大叫一聲 如

雷震地 過路之人 快快留下買路錢 來桂芳道 大王饒命

我乃修行之人 無有買路錢財 求大王施恩 放我過去 那

大王咬牙 錯齒 答道 若無買路錢財 與你一刀 兩斷

桂芳即便回言道 大王慈悲 請恕饒 無有金銀買路寶

放我過去 乞恩膏 大王又把話來表 吾的言語听根苗

若無金銀買路寶 投吾麾下 為將高 若說半句 推不好

立時斬首 命不牢 桂芳只得 苦哀告 大王息怒 施恩饒

修真寶傳

三

我去修行 參玄妙 不為富貴 逞英豪 叫投麾下 萬不了

情願大王 一剛刀 大王馬上 高聲叫 你對為王 說根苗

桂芳無奈 把話表 大王在上 記眉稍 小子自幼 不學好

玉京山上 逞英豪 招積嘍囉 稱王號 打搶客商 過終朝

前日遇 逢善人到 勸我回心 學賢僚 要學修真 養性道

不在紅塵 逞矜驕 哀求大王 放我好 靈山會上 報恩膏

大王說道 有人叫 前途有一 善人嚟 桂芳拜辭 往前跪

韋馱騰雲 上九霄 忽然不見 大王了 莫非神仙 下塵埃

心中思想 言未了 有一婁婁 用手招 善人修行 來頌教

傳你三皈 五戒牢 桂芳朝東 來跪倒 素真指他 修行高

三五五七七

三皈五戒傳畢了
明心寺內修煉高
轉眼不見師傅了
望空百叩謝恩勞
忽然來到明心寺
三堂中葉根苗
步落點且不表
請听下次說根苗

指他玄關守一毫
教輝弟子把頭掉
吳非騰雲上九霄
在路行程已難表
春秋出來把他邀
清閒安樂迴光照

桂芳拜謝師指教
素真霎時上天曹
莫非神仙來指教
那管前途路低高
迎接進殿朝三寶
道果圓成把名標

話說李桂英自思王秀妹歸山修煉半月有餘今日天色光華不免辭別公婆回娘家而去一則辭親修煉二則勸妹修道三則度我母親以報劬勞養育之恩正是

修真寶傳

三

桂英當時主意定
從頭一二听分明
我今看破紅塵景
修行辨道念觀音
二老听说咽喉哽
咬去不見一尸形
幸喜未放門戶定
無兒無女混眼睛
桂英又把來話稟
回家來度一法門

行在堂前辭雙親
自從相公虎傷命
對佛發願去修行
句句都是真情論
虧你下得這斷情
玉秀女兒不昌盛
不然連累二雙親
二老說得喉嚨哽
爺娘只管放寬心
那時全家為賢聖

公婆在上容媳稟
孤了為兒百年春
玉秀妹妹歸山隱
特來辭別二雙親
可憐你夫虎喪命
女流之輩修甚行
媳婦還要歸山隱
氣死一刻又還魂
玉秀妹妹修成正
道還快樂萬萬春

二老听言全不信
天上神仙數不清
桂英回言把話論
十二圓覺劉素真
拜辭公婆往前進
夫妻哭得死復生
連忙下轎把門進
家奴小子搞不贏
堂上公婆可清政
不覺兩眼泪紛紛

那見凡大步青雲
媳婦休要入迷陣
爹娘在上听元因
神仙本是凡成聖
四禮八拜上轎行
一路行路表不盡
老幼一家喜官親
堂前見禮多恭敬
女婿讀書可辛勤
父母在上听兒稟

倘若凡人成仙聖
仙根仙體修得成
地誠菩薩把孝盡
只怕凡人心不真
二老無奈以應允
不覺來到自家門
員外二老前來問
父母開言問事音
桂英見問忙答應
堂上公婆壽康寧

修真寶傳

三

兒夫未曾讀書本
五更跪碑入幽冥
爹娘听言咽喉哽
年方二九守孤燈
目前趙友約期定
不然我也不動身
母女同把內房進
從何說起去修行

不料進道學修真
跪到天明還魂醒
不覺兩眼泪淋淋
話未嘆完有人請
為父他家欲盃巡
員外去了都勿論
青英妹妹把話云
姐姐你今來坐定

公婆知道考打問
一隻猛虎咬去吞
可憐我兒好薄命
叫聲女兒進內庭
他與為父交至際
回書又表母女們
姐姐你今來坐定

話說李桂英見得青英妹問嘆就把兒夫修行之事與同玉秀勸他投進佛門之事細說了一遍青英道何不提

携為妹桂英道實不相識陳相公已曾修行去了帶來書
信一封賢妹拿去觀看便知明白

青英接書用目定 從頭至尾看分明 書中言語情理正

相公修行果是真 他也思想菩提證 難道我不念觀音

蒙他修書來指醒 願做龍華會上人 開言便把母親問

孩兒也要去修行 陳家相公寫來信 退親文約有把憑

王氏母親開言論 為娘正要問根生 桂英當時把話說

母親在上听元因 人生在世如夢過 難免陰司十殿羅

男子罪孽由自可 女人罪孽似山坡 生男育女多代過

死在陰司坐血河 兒女陽間多代過 娘在陰間莫奈何

修真寶傳

男學日連莫幾仙 母親何必苦奔波 在生造罪自招禍

死在陰司難受磨 奉勸世人早看破 休等臨危失悔多

持齋修行能躲過 早求仍悔念彌陀 休等無常來拴鎖

陰曹地府受奔波 劍樹刀山實難過 罪重還要下油鍋

牛頭馬面眼忿火 判官小鬼似閻羅 作惡之人難容過

見了善人笑哈哈 母親妹妹快看破 以免輪迴受奔波

修真養性能躲脫 立地高超上大羅 王氏青英方听说

不覺兩眼淚如梭 忽然如夢知因果 怎麼出得苦海波

女兒如何就醒覺 河人指你修大羅 你把來由對娘說

怎麼知道生血河 母親在此請听首 師傅指我念彌陀

修真寶傳

血湖真經講破 兒繞立願修大羅 要把無常來躲過

要度母親出血河 又不出家剃腦脫 又不念經不揣摩

大宅修煉成正果 得見如來笑哈哈 王氏說道事還可

幸喜青英退婆婆 要把你父來瞞過 他若知道是大魔

青英當時開言說 兒要從姐養太和 了環上前把話說

門外來了一婆婆 三人接進見禮坐 王氏開言問婆婆

婆婆家在何處坐 因何到此姓甚麼 素真聞言把話說

家住蓬萊太閼窩 弟二團覺就找我 特來指你修大羅

桂英頂禮把話說 有勞師尊下婆婆 請師慈悲道講破

開示母親養太和 青英妹妹思因果 他想修真念彌陀

修真寶傳

素真叫聲母女坐 听我說篇十字歌 大眾的婦女們請听善言

今日裡我的話非為別件 那一個他講道學佛學仙

世上的男和女紅塵貪戀 背地裡說說說說說說說

又有等當住你奉承體面 好色的為風流日夜貪眠

為生死只有這善惡兩件 世上人不化氣甚是兒頑

好酒的為朋情茶館酒店 為氣的不忍讓苦苦結冤

為財的想金銀普天遊遍 你看那為利的生臥心懸

你看那為名的做夢貪戀 又有等為子愛賊船相牽

又有等為妻恩難舍情眷 只推他有幾件事未完全

口說善心而內全無半點

到來年事未完還有幾件
 到陰司去受苦你把誰怨
 這如今馬和牛要我志
 想我們婦女家前少修煉
 三從周四德完還有下賤
 修行人看破了把人相勸
 在紅塵殺生命五常貪戀
 生男女這惡孽自不覺見
 趁如今得人身正好修煉
 何仙姑為八仙何等体面

為名的只等得氣斷喉咽
 悔不轉在陽間未結善緣
 誰知道造孽多苦海無邊
 得一個婦人身幾多不全
 怎比得男子們勢耀冲天
 真正是醒世文一篇真言
 吃半斤還八兩還要相添
 到陰司坐血河好不可憐
 體學那古今來聖佛仙賢
 又還有女中仙張氏香蓮

修真寶傳

聖

黃氏女念金剛得歸天界
 李氏女摘野菜善匯指點
 有徐氏和五氏柳氏修煉
 善惡記張氏女苦把夫勸
 十一人離紅塵女身修煉
 這篇言婦女們所告相勸
 話說王氏母女听了這篇十字
 下修行悟道素真真遊擺設香案
 傳你三皈五戒纔好修真
 養性

周氏女他割肝已上西天
 光相寺苦修行上品金蓮
 功圓滿道成了圓覺神仙
 請佛旨度劉京善義可全
 盡都是為聖賢大羅佛仙
 恭喜你成仙佛九品金蓮
 願拜師傳騰

不多一時供上掉 請師上香祝大羅 千聖萬真節請過

婦女立願莫心多
 青英叛戒有差錯
 十惡八邪不差訛
 行住坐卧守這個
 口中念句阿彌陀

却說王氏母女受戒已畢素真吩咐桂英弟子在此調功
 夫一日速往明心寺修行為師就此分別了母女二人苦
 留不住素真去了。換下不題再說桂英調教一日功夫辭
 別父母去也

桂英辭別父母去 苦留不住出大門 一心只想往前進

修真寶傳

聖

阿彌陀佛念觀音
 一路行裡表不盡
 話說劉素真遠望見李桂英入山修煉待吾變化一個
 男子試他一翻道念如何

素真當時主意定 忽然變化一書生 眉清目秀又白淨
 好似仙子下凡塵 年方二八如嫩笋 夫子履鞋脚下登
 頭巾藍衫多齊整 行路舉步又斯文 齒白唇紅多雅韻
 手拿白扇色色新 上前便把小姐問 為何獨自一人行
 面容失色心不正 默你情形思我身 桂英當時開言論
 你這畜生了不成 濟平世界口糊混 參差道抽你筋

書公又來把話論

配成夫妻過光陰

休費錯過好緣分

罵聲公子不是人

奴是修行歸山隱

那見凡人成仙真

觀音菩薩為媒証

當天一拜做夫人

然何知我名和姓

隨着磨考不偏心

修真寶傳

狂言觀音欺神聖

你在此處阻路程

菩薩便開慧眼認

話語公子叫道小

小姐蓮畜生請聽

甚麼太極論動靜

幾宗道來幾宗僧

何人一道傳三友

地有幾寶何處分

那年那月那時生

小姐你好不聰明

田地房屋我齊整

始負小姐百年春

你家也有妙妹等

公子走開讓路行

不知何人把你哄

叫我來會李桂英

桂英所言打冷勁

這是一庄奇事情

馬聲公子你請听

聖

只怕墮落在火坑

眼淚汪汪往下滾

此女心真意念誠

姐你是真心修行

就要盤你道中根由

盤古初開幾個星

何為天來何為地

何人一炁化三清

人有幾寶講分明

甚麼人來生佛聖

你青林來我年幾

兩榜進士占頭名

桂英又來開言論

人家調戲自摸心

公子回言我不信

白日白鬼哄死人

這個姻緣天註定

冷水交懷着一驚

受持三皈五戒正

虧你在讀孔聖文

那月那日那時辰

那在夫人懷道祖

懷胎孔子甚麼人

孔子懷胎幾年整

何人三皈五戒行

何人傳你佛心印

甚麼叫做主中賓

何人直指西來性

甚麼不死又不生

三教道理對我論

修真寶傳

盤古初分一個生

乾為天來坤為地

老君一炁化三清

人有三寶神氣精

牟尼公主生佛聖

李氏夫人懷道祖

懷胎孔子願夫人

孔子懷胎三五論

釋迦三寶五戒行

師傳傳我佛心印

那在夫人懷道祖

懷胎孔子甚麼人

孔子懷胎幾年整

何人三皈五戒行

何人傳你佛心印

甚麼叫做主中賓

何人直指西來性

甚麼不死又不生

三教道理對我論

聖

一個男來一個女

菩薩老母治乾坤

天有三寶日月星

甲寅年間佛出世

混沌初開降老君

癸卯年間孔子生

佛祖懷胎十五載

三教共百單十春

老君三清五戒行

阿彌陀佛一口吞

那一年間孔子生

佛祖懷胎有幾載

三教一共凡多春

何人三清五行定

甚麼叫做一口吞

甚麼叫做人不死

甚麼叫做甚麼度

如何纔得修成正

從頭一二解分明

無極太極論動靜

一宗道來一宗僧

洪鈞一道傳三友

地有三寶水火金

四月初八午時生

二月初十五酉時臨

十月廿七子時定

老君八十單一春

孔子三綱五常論

三皇五帝治世分

來定之時寶中主

去的之時主中賓 修成仙佛人不死 打坐恭神旌死人
 淫淫且指西來性 陰陽交薄煉黃庭 無孔洞中龍虎陣
 旬性不死又不生 九轉玄功修成正 救國普度見世尊
 話說劉素真考桂英的智慧果然明心見性叫聲小姐那
 傍有人來了。哄得桂英掉頭一看公子雲時不見桂英道
 這就奇了。莫非神人待我望空拜謝而行。

在路上行程表不盡 望見明心寺山門 連忙上前把廟進
 只見玉秀出來迎 恭拜佛像心誠敬 靜室堂中煉虛靈
 陽春上前拿禮問 有夢賢妹受苦心 從今跳出紅塵景
 男左女右苦修行 掃心飛相神功進 時刻不離觀世音

修真寶傳

哭

尤轉丹成為賢聖 且听下回說分明 桂英落點且不说
 又表青英念彌陀 母女香房勤打坐 不理凡情是非多
 只說修行道遙過 不料家中要出魔 了環二人多代過
 平空白浪起風波 一個叫做黃懶惰 一人取名張囉唆
 那日無事灶房坐 講說母女齋甚麼 苦我二人少吃活
 設個主意把他磨 負外近前放把火 小姐定然鬧齋麼
 那日我們并道過 檢得白扇起風波 二人對面悄悄說
 如此如此不差訛 堂前去對員外說 見了老爺笑吟吟
 員外便問黃懶惰 二人堂前做甚麼 了環跪地把話說
 姑娘稱孺學邪魔 假意說是修因果 暗暗相與情男哥

白扇一 他人落 老爺觀看其真麼 員外一見心如火
 進房去托小姐拖 青英說兒無差錯 爹爹打兒做甚麼
 以外開言把話說 為父叫你見問難 就把前言對他說
 女子之輩齋甚麼 不行正道休想活 王氏母親不敢拖
 一連幾棒命結果 母親哭得泪如梭 員外性情真可惡
 青英一命上大羅 員外高聲把話說 叫聲了環往外拖
 云在井中斷了禍 可恨了環作孽麼 素真空中把神印
 護法神來听詳端 命你去在花園上 去救青英上仙山
 救出青英轉回還 來在李家園亭邊 一陣狂風吹得响
 把他拉在水井坎 灌入三粒紫金丹

修真寶傳

哭

青英睡醒時眼看 不覺兩眼泪漣漣 護法神聖把話講
 李青英來听的端 隨音駕起雲端上 半個時辰到仙山
 撥開雲頭往下看 霎時下地把眼觀 多家神聖救我難
 拜謝恩德進廟前 桂英姐姐出來暉 姊妹進殿把佛茶
 嘆出苦情好傷慘 姊妹相逢靜室間 眾位道友頂禮散
 男左女右把神參 離塵脫俗來靜養 克煉功夫純陽丹
 青英落點且不談 再看下次說一端

話說有一貧子姓趙名海州有父母雙亡無由報答劬勞
 養育之恩存心食齋三載不覺清明之節來在父母墳前
 無物祭獻一場悲傷孝心感動虛空劉素真臨凡指示

素真暗下雲端走
只見孩子哭墳址
三牲祭禮全無有

你對貧道說根由
孩子上前打拱手
道長在上听從頭

皆因時乖運不就
我名叫做趙海州
自從父母亡故後

田地房屋不曾留
小子今年十二壽
無衣無食度春秋

岳父魯仁多富厚
嫌貧愛富不認親
每日乞食沿門走

無有祭禮哭墳址
承蒙道長來問候
遇逢高人正好求

指引一條好路走
以免下賤令人羞
素真開言此事就

海州你且听根由
三條大路任你走
上有一條步瀛洲

中有一條紅塵走
下有一條地府遊
海州听言解不透

慈悲只是說根苗
素真當時開金口
海州請听說從頭

修真寶傳

哭

爭名奪利紅塵走
修行辦道步瀛洲
不修因果地府走

墮落輪迴地府遊
天地人曹都講透
三條大路任你遊

海州思竟把頭叩
弟子情願學恭修
素真道你要修行

戒
辦道朝東跪下
拈土為香傳你三皈五

對天發下洪誓咒
傳你三皈五戒修
千佛萬祖虛空佑

日月星光听根苗
弟子當天來敬奉
我名叫做趙海州

得道三皈不保守
死在陰司坐獄囚
素真傳授無上咒

遵版守戒學恭修
靜室好念無上咒
明心寺去把行修

行程不與黃昏後
無處安身令人憂
豺狼虎豹遍地吼

天宮又降大雨流
口念佛祖慈悲佑
平安吉祥把身修

佛祖空中降考究
誠他道念周不周
却說劉素真命土地

樓房瓦屋待吾變化一個
二八佳人試他道念可有貪染

紅塵富貴香土地領命而去

海州驟雨往前遊
只見林中一戶人
連忙幾步往前進

二老連連口內遵
堂前見禮多恭敬
分賓坐下把話云

今晚借宿來安寢
明日一早就起程
二老歡容便依允

客人只帶放寬心
只見一女年輕嫩
香茶一盃到來臨

雙手奉茶多恭敬
一見海州笑盈盈
只見二老代憂悶

修真寶傳

咒

海州開言問分明
二老為何愁愁悶
你把來由說根生

土地二老把話吟
客人你且听知聞
我們二老時不正

單生一子命歸陰
家中金銀用不盡
田地要值幾方銀

我兒死了不打緊
丟下媳婦守孤燈
我觀客人容貌整

不該與我做後人
家園田地交與你
媳婦配你結為婚

說罷之時珠淚滾
這事定然要認承
海州當時把話稟

二老在上听分明
我是修行歸上隱
不能與你做子孫

婦人點燈把客請
相公去睡奴安寧
海州當時開言論

我在堂尾好安身
婦人一眼儘觀定
海州真心不動情

百發調戲他心猿
果然算得佛苗根
就着堂前禪坐定

不覺全雅報天明 忽然醒來開眼認 獨自一人廟安身

莫非菩薩來顯應 試我道心誠不誠 拜辭土地往前進

明心寺在面前存 將身就把山門進 只見春秋出來迎

聞言便把道友請 隨我進殿拜世尊 飛拜眾聖歸靜隱

拜見師兄道友們 男左女右神功進 口唸彌陀觀世音

海州修行表不盡 把話分開別有音 話說劉素真心中暗想趙海州之妻乃是魯仁員外之女

更名魯金花未嘗度上岸去在後花園度他有何不可

金剛菩薩主意定 變化尼姑不嫁人 看見小姐觀花景

連忙幾步上前行 只見小姐憂悶悶 便把姑娘叫一聲

修真寶傳 五十一

為何觀花帶愁悶 你對貧僧說分明 金花便叫師傅听

我家兄嫂大不仁 打僧罵道殺性命 大斗小秤不公平

可憐奴家苦命盡 父母雙亡入幽冥 許配趙家爹娘允

公婆亡故命歸陰 兄嫂嫌貧不承認 趙郎貧窮不認親

奴家想來皆由命 只為前世少修因 今日觀花來散悶

遇逢師傅到此行 倘若兄嫂知道你 怕你殘生生活不成

來在花園有何幸 快快說來放你行 小姐在上你且听

細听貧僧說分明 見你觀花來指引 來化小姐去修行

我想小姐命不倖 何不看我三藏經 果富貴貧賤騰騰

痴啞賢愚好友 分解我信實得過依你 出家修行若信實

不過就不能了 從頭一二叙分明 要問今生福祿壽

叫聲小姐你且听 前世培修三寶身 今生富貴為何因

今生貧窮為何因 前世心奸毒害人 前世以富欺壓人

前世心奸毒害人 前世歌詠三寶尊 今生耳聾為何因

聲音好者為何因 前世打蛇喪良心 今生瞎子為何因

前世打蛇喪良心 暴了眼者為何因 前世火爆雞子身

前世打蛇喪良心 前世火燄雞子身 今生瘋癩為何因

前世火燄雞子身 前世惡經看邪淫 今生瘋癩為何因

修真寶傳 五十二

說話不明為何因 前世笑人哈佛經 今生矮子為何因

前世地下放經丈 今生脚跛為何因 前世挖了閃脚坑

今生脚跛為何因 前世騙賍負財人 今生瘋子為何因

前世騙賍負財人 今生聰明為何因 前世修行拜佛人

今生聰明為何因 前世為人多至誠 今生美貌為何因

前世為人多至誠 今生醜陋為何因 前世損壞佛金身

今生醜陋為何因 前世毀壞字籙經 無兒無女為何因

前世毀壞字籙經 失雙親為何因 前世不孝二雙親

失雙親為何因 前世作賊丈夫君 男子無妻為何因

前世作賊丈夫君 男子無妻為何因 無妻女子為何因

無妻女子為何因 前世作賤妻子身 前世作賤妻子身

前世作賤妻子身 前世作賤妻子身 前世作賤妻子身

無兄無弟為何因	前世弟兄不和平	今生清開為何因
前世首敬佛聖神	前世女身為何因	前世破戒尼姑身
世世男子為何因	前世積德齋戒人	夫妻不和為何因
前世冤家對頭人	兒女不孝為何因	前世不孝二雙親
兒女早亡為何因	前世取討要錢人	今生壽短為何因
前世殺生害命人	今生成仙為何因	前世修行九叔人
今生孽重為何因	前世孽毒河江津	做事不成為何因
前世願人不豐盈	飛禽鳥鵲為何因	前世耳聞非人
魚龍蝦蟹為何因	前世鼻貪香味人	蚊蠅蛆蟲為何因
前世口貪性命人	驢駝猿馬為何因	前世耳聞非人

修真寶傳

五

句句都是真情論	並無虛言哄你身	一絲一毫因果定
小姐听完口問心	看來世事前生定	皆因前劫少修行
故爾今生是苦命	希呼失落這人身	走上前來把禮頂
願拜師傳學修真	爹娘把我趙家定	管他成親不成親
素真叫聲弟子听	你夫已曾進佛門	小姐听说天養性
猶如檢得寶和珍	無挂無碍佛門進	一刀斬斷脫紅塵
話說劉素真呼道	弟子朝東跪下傳你	三皈五戒牢牢謹
記日後修行明心	寺一會告辭而別	轉回綉房圖清淨
素真云也都勿論	回書又把小姐明	中間供養觀世音
綉樓之上點香燈	水墨丹青挂齊整	

修真寶傳

參悟以大明心性 挑花綉采用火焚 了環不解其中意
 去對兄嫂把話云 不知後事若何論 請听下次說分明
 話說魯玉光同妻子周金蓮在內室談叙只見了環說道
 大爺大娘金花姑娘不知何故把針工概行用火焚了
 兄嫂听说眉頭縱 夫妻二人怒氣冲 連忙幾步綉樓擺
 罵聲賢妹怕要瘋 挑花綉采都不用 然何將來付火中
 莫非神顛鬼在弄 做事糊塗亂顛吟 好好將言來告誦
 免我責打且從容 金花把話來告誦 尊聲哥嫂且寬洪
 針綉將來成何用 死後何存任手中 妹想人生真似夢
 爭名奪利混世虫 有朝一日大限攏 死後一切吳血膿

修真寶傳

五

擇散不如猪狗用	何不修真樂無窮	功行圓滿乘鸞鳳
逍遙快樂在天宮	兄嫂聽言心氣痛	罵聲妹子理不通
糊言亂語糊亂哄	那見凡夫上九重	一十六歲事不重
為兄追趕離家中	修行辨道遠方縱	休在家下敗門風
金花小姐把話誦	哥嫂息怒且寬容	七字頭上添三字
攢成十字表理通		
魯金花叫兄嫂	心中思揣	听為妹修行事細說從來
想前生少修積	未曾齋戒	我母親撫養我是個女孩
受幸苦將來	一十六載	請媒証配海州雨下同偕
蒙師傳指點	戒三皈五戒	因此上我心中纔得悟開

三五五八五

把光陰來錯過千萬難買
變女身造的罪如同山海
貪口腹殺性命只圖爽快
在世間多受福安閑自在
選着頭赤身體不成體態
那惡鬼把剛又任他銷擺
手端着碗血頭發幾擺
那時誰你丈夫兒女何在
血湖池是婦人堆山塞海
心害怕學修行與他何碍

失人身墮地獄苦楚難捱
生男女污穢了日月三台
穿綾羅搽胭脂弄巧弄乖
身死後坐血河自己招災
冷凄凄風寂寂淚落胸懷
有銅蛇和鐵狗一齊擺來
若不吃那皮鞭打將下來
替不得你的罪無有安排
那鬼卒逼壓你難把頭抬
因此上把紅塵一旦丟開

修真寶傳

五五

把風花和雪月不貪不愛
蒙師傅指點我終身不改
一不愛貪紅塵圖己自在
三不愛穿綾羅身上光彩
五不愛家產富有穿有戴
七不愛有錢富貴不愛
九不愛子孫賢腰圍玉帶
我只想了凡情嚴守做戒
我只願精神打成一塊
我只想迴光照觀音自在

那怕他趙海州是個英才
把挑花和綉朵一並丟開
二不愛配海州到老同偕
四不愛想兒女位列三台
六不愛貪口腹美味心胎
八不愛有了環一並丟開
十不愛鴛鴦枕八寶粧台
我只願煉虛無黍米靈胎
我只願得大藥把道培栽
我只願脫凡體去到蓬萊

我只想出紅塵脫離苦海
那怕你金銀多夫妻恩愛
大難到無常來三魂不在
勸一勸我兄嫂不必懈怠
趁如今好修行三分氣在
成仙佛苦修煉不要錢買
話說魯玉光夫妻听完全然不信便說道賢妹你去心已定
為兄嫂也不阻攔你明山洞府好去修仙休來見我罷
金花辭兄泪雙拋
勸兄不醒泪號淘
出門那曉路高低
一路景致無心照
未出閨門路不曉
不知仙山路那條

修真寶傳

五五

一路行走念佛號
試他真心牢不牢
手下人說闖了道
娘子你今听根苗
魯金花是你名號
狀元老爺听根苗
你是朝中棟樑料
靈山會上報恩膏
夫誰說你去修道
全在金殿把王朝
驚動素真慧眼瞧
變化新科狀元到
看你怎麼得開交
觀音菩薩托夢兆
叫我前來把親招
自幼不愛紅塵紋
何愁佳人美貌姣
狀元听说微微笑
佛在何方把手召
金枝玉葉封榮耀
金剛菩薩暗想道
小姐不看一分毫
狀元看見哈哈笑
說我要遇女英豪
金花小姐回言道
一心修行學高超
伏乞狀元恕饒了
那見凡人上天曹
不如與我成親好
永垂萬古把名標

金花小姐把話表 狀元不必把神勞
 妾奴成親死一刀 素真心中暗想道
 你既真心去修道 我今指你路一條
 淨室堂中悟高超 哄得小姐把頭掉
 莫非菩薩來指教 望空拜謝大恩膏
 明心寺院修得高 走進山門有人叫
 參佛已畢把話表 眾位道友叙根苗
 男左女右學高超 金花落髮且不表
 話說劉素真在空中 暗想魯玉光夫妻十惡不善打僧罵
 道度他不轉枉領佛旨

修真寶傳

五六

玉光堂前把酒飲 夫妻快樂過光陰
 門外听得水魚聲 玉光听说僧道等
 要打僧道一百命 只爭一人滿數清
 等他進來入幽冥 道人化緣禮恭敬
 行在堂前把禮頂 員外善人听知聞
 特來化你一千金 菩薩保佑夕吉慶
 玉光听言咬牙恨 劈面一棍打在身
 捨與不捨憑善人 我來度你為賢聖
 玉光叫聲閉眼 今天打死這道人
 手拿棍棒報你恩 上前就是幾拳棍
 打死道人地埃塵

便叫女童丟在井 打死僧道一百身
 世上難尋這惡人 變化道童把他問
 玉光罵言死不盡 又求此處做亡魂
 員外你且听元因 帥傳被你送了命
 若還你今說不肯 拉你衙門見官清
 僧道打死一百人 誰來叫我遭人命
 連忙出去饒你命 久住一刻死得成
 只怕打住菩薩身 玉光提起一根棍
 又把童子打二棍 打住自己脚後跟
 打倒玉光地埃塵 玉光說我也不信
 菩薩站在雲端頂 試他回心不目心
 道童說要遭人命 要與黃金與白銀
 玉光听说你糊混 你今還來饒舌根
 道童只說我不信 打住了環小子們
 又叫女童打一棍 為何打住自家身

修真寶傳

五七

周金蓮來開言論 吩咐了環小子們
 棍棍打住二人身 玉光夫妻叫饒命
 了環小子慌惚陣 打倒夫妻見閻君
 了環小子吊了魂 就把二人抬去寢
 道童暗暗主意定 引他善惡看分明
 只見神游鬼哭聲 女童玉女把話問
 可恨員外作惡盡 打死一百僧道身
 金童玉女講人情 玉光夫妻見此景
 進了閻門往前透 牛馬猪羊開滿院
 一共傷了幾千生 拖拖扯扯惡恨恨
 圍住道童打一頓 道人不打打主人
 忽然住手開眼認 等他慢慢轉後生
 來在鬼門關前進 你們為何鬧沉沉
 我們要與他要命 纔知善惡不差分
 雞大鵝鴨也要命 夫妻寸步也難行

修真寶傳

冤孽散去往前邊 米在一殿大王門 惹廣大王傳下令

二人辦得戰兢兢 判官小鬼來站定 牛頭馬面開沉沉

油鍋刀山如嫩笋 鋸解雄春好驚人 金童玉女押投票

文武兩般似雷神 閻王一見切齒恨 可恨夫妻作惡人

打僧罵道殺生命 大斗小秤不公平 瞞心昧己狠毒很

重責四十不容情 夫妻受刑叫饒命 放我還陽改過心

文字頭上添三字 攢成十字說來因

我夫妻不向善 一身打壞 這是我造多惡因已招災

在陽間自作孽 去把誰怪 專打僧並罵道不信持齋

殺生命貪口腹 只圖爽快 使大斗和小秤利己貪財

修真寶傳

夫

要身勢員外郎誰人不愛 地方中有點事賣巧弄乖

謀人田貪人妻心事使壞 上秦樓和楚館愛習棋牌

穿綾羅與緞尺只圖體態 拿鸚鵡喂麻鵲撒滾長街

這是我生平事罪如山海 見閻君悔不轉難把頭抬

周金蓮見夫君還陽仍改 休等那身死後自己招災

只見得眾罪人不成體態 冷凄凄風寂寂淚落胸懷

那惡鬼便剛又憑他鋪擺 有銅蛇和鉄狗一齊擺來

手端着一碗血頭髮幾擺 若不叱那皮鞭打將下來

血胡地是掃人堆山塞海 那龍卒逼壓你難把頭抬

唯吞司冲得你橫身損壞 鋸解司鏘得你一破兩開

刀山獄拋上去如同切菜 割肚獄把心肝挖將出來

磨推獄推得你肉爛皮壞 拔舌獄把舌根挖將出來

凌遲獄割得你橫身幾塊 油鍋獄煎得你無有尸骸

十八重地獄苦奇奇怪怪 嚇得那兩夫妻珠泪滿懷

趁如今還陽世三分氣在 切莫等身死後悔不轉來

話說問君吩咐金童玉女已曾引他善惡看明從此改惡向

善超生極樂若不回心等他陽壽滿日拿在陰司受罪永

不超生悔之晚矣

大叫一聲還魂醒 了環小子哭沉沉 忽然便開雙目認

了環小子泪淋淋 大爺大娘要饒命 我們只說打道人

修真寶傳

五九

夫妻回言不計論 還是自己莫良心 叫聲了環小子听

我們夫婦要回心 陰司之事表不盡 改惡從善去修行

話說劉素真見得員外回心向善命福田寺和尚把他家

園化去消他平生冤孽已好脫身修行考他真心捨否

素真心中暗想道 福田寺去說根由 托夢僧人他知曉

和尚海寬記牢牢 醒來不覺天明了 這個夢兆好蹊蹺

滿堂菩薩顯聖好 福田寺廟要翻精 手拿綠簿他家跑

口吟彌陀木魚敲 行程不覺就來到 進門就把員外朝

員外便把師佛叫 有何貴事說報端 聞听員外要修道

持來化你捨富榮 我們寺上修三寶 來化善人天榜標

福田寺內虧了
四大天王修得高
二十回位諸天妙
功圓果滿赴蟠桃
家園田地概舍了
捨白馬來親手交
和尚告辭出去了
各理宗支過終朝
各人領些錢和鈔
夫妻修行乘道遊

安化善人搭天橋
十二圓覺聖得好
四大部洲旌行色
負外所說微微笑
自家不存一絲毫
海寬和尚來接倒
吩咐家奴听根苗
家奴小子齊哀告
主僕分離泪雙拋
家奴小子分散了

三尊大佛培修好
十八羅漢對面照
來化善人捨財寶
這點功果我支消
捨在寺上做三寶
口禪善人大功勞
賜你金銀和財寶
難捨員外大恩膏
金蓮便把相公叫
明日離家出塵埃

修真寶傳

王光

王光听言說道好
訪仙學道莫心焦
離鄉別井去訪道
不辭勞苦走一遭
路上景致無心照
只訪修行路一條

卒

他心真不真傳他
三皈五戒指引修行去路
金光菩薩來變化
形容打辦生得瓜
蓬頭赤足嘴又大
身穿一件破袈裟
行在人前不答話
背跑脚踏臉又麻
凡夫俗子認不下
半言不吐似啞巴
玉光夫妻來問話
莊裝不彩不管他
三翻四覆來跪下
哀求師傅指根芽
半個野底纔答話
你們二人走那塔
玉光二人忙回話
修行伴道訪仙家
和尚回言說風話
是誰哄你去出家

勸君不必歸佛法
各安生理享榮華
夫妻回言我不怕
拜求師傅拈根芽
相公求我指佛法
除非與我背袈裟
你妻與我把床罷
相公煮飯要燒茶
脚拐無力背我要
三五年間不忍咱
若還依得這些話
指你修行坐蓮花
前思後想依九罷
道從底得佛菩薩

修真寶傳

萬劫

萬劫輪回不超生
夫妻二人忙跪定
望空拜謝我師尊
我是肉眼凡胎子
不知上仙下凡塵
若是弟子有好處
一重恩報九重恩
起身上了陽關路
慢行好似風送雲
路上景致無心看
明心寺在面前存
二人纔把山門進
金花妹妹出來迎
兄嫂進殿察佛祖
拜見師兄道友們
姊妹相逢嘆不盡
男左女右念觀音
大道玄關虛靈數
三車運轉無字經
此書一時表不盡
靜听下次說分明

卒

話說素真叫道
弟子你二人既要修行
朝求跪下傳你三
皈五戒二人受戒已畢
和尚霎時不見
站在雲端
素真站在雲端頂
叫聲員外姓魯人
要知我的名和姓
我是西天劉素真
夫妻若是不退道
神仙第九第十名
前面有個明心寺
靜室堂中好修行
若是夫妻退了道

去把三皈五戒
修真諸般條律
一解明可知道理
眾位弟子把禮頂
叩請師尊講經文
三皈五戒為根本

諸般清規解分明。素真登台把話詠。從頭一二解分明。修行人。皈依佛時刻打坐煉虛無。奉勸修人早醒悟。自然朗朗現明珠。修行人。皈依法時時刻刻採三花。煉就明珠真無價。佛在靈山笑哈哈。修行人。皈依僧時時刻刻不離無字經。兩伴威音交一並。願惜三寶神氣精。修行人。戒殺生諸惡。莫作善奉行。涵養自家真靈性。體學仙佛慈悲心。修行人。戒偷盜。雙林樹下有蟠桃。嬰兒姘女。回光照袖。袈裟機關真個高。修行人。戒邪淫。莫學無知俗子們。清淨法身為賢聖。陰陽交媾。煉黃庭。修行人。戒酒肉。佛祖不走湯鍋舖。自飲自身醜。醜酒醜學。靈山清淡佛。修行人。戒妄語。言而有信。修真實傳。

佛歡喜鬧市場中不理論。三關緊閉煉黍米。修行人。除六慾。風寒暑濕。燥火脫關門。採取有甘露。吸攝閉養丹約。修行人。絕七情。喜怒哀思悲恐驚。掃心飛相為賢聖。六賊鎖在梵王城。修行人。化無明。學低學小學。慈仁謙和忍讓。不爭論。法輪常轉無字經。修行人。要至誠。行走坐卧轉法輪。涵養自家虛靈靜。時刻不離觀世音。修行人。要穩承天機。不可洩。漏人無願不傳佛心印。洩漏天機罪不輕。修行人。話莫多。時刻守住龍虎窩。打開自身無縫鎖。嬰兒脫壳上大羅。修行人。不離道。觀定斗柄守一久。八德池中看龍深。九還七返一字也。修行人。少睡覺。夢裏迷真精神。閉坊閉陰。

麻並三寶晝夜不眠守樂修。修行人。莫好高。低心化氣學。賢僚跪求明師指玄妙。超出三界志向高。修行人。要慈悲。慈悲道氣有光輝。守住丹田真三昧。忽然平地一聲雷。修行人。要明道。遇逢高人求指教。自身無有道德者。惹得傍人哈哈笑。修行人。閉六門。緊閉一門。開一門。這竅玄關開得好。龍吟虎嘯在黃庭。修行人。閉三關。開了前關開後關。河車運轉南海岸。琉璃界中虎堂堂。修行人。勤悟功。時刻守住主人翁。五氣朝元無孔洞。嬰兒姘女兩相逢。修行人。莫妄想。忘情絕念功夫長。掃除萬緣飛四相。禮拜三清大法王。修行人。除雜念。萬緣放下守丹田。一意規中琉璃殿。清淨。

無為一洞仙。修行人。莫心奸。做事切莫瞞。了天賣迷凡眼。不得見空中還有活神仙。修行人。結善緣。是事與人方便。全一絲一毫。天眼見因果。圓滿點大千。修行人。莫貪心。貪心就有孽隨身。慧劍斬斷亂麻陣。午時現出一天心。修行人。莫要狂。有口如愚。莫誇強。寧學痴人不會講。自修自煉佛金剛。修行人。莫傲眾。順人之意。要和同。凡事成敗先慮後。總宜辦好肚量容。修行人。久遠心。半途而廢。失人身。有始有終。無改更。九轉丹成上玉京。修行人。捨愛恩。離卿別井。學修行。功圓果滿。蓮台證。超宗拔祖。度雙親。修行人。拋利名。世事紛紛。不為塵太子。不願皇宮。鎮修成。化佛禹萬春。

話說劉素真把修真戒律講完還有釋迦文佛說天律五

佛置天堂地獄深 生死輪迴豈非輕

何不回頭早修真 酒是人間亂性湯

言多語失皆因酒 不認爺來不認娘

善惡簿上甚分明 百年命盡歸陰府

犯戒之人仔細听 陰司簿上甚分明

千刀碎剗鉄籠蒸 殺人放火是痴人

休說眼前無報應 運去時衰禍更臨

都是陽間造孽人 判官註定生死簿

修真實傳 六道四生都是人

世人不知陰司事 十殿閻君親勅令

變作牛馬還他人 夜叉追去不容情

惡者終日歸陰府 三朝五日方纔曉

又無日月並星辰 望見家鄉六親人

去到望鄉台上看 路上罪人無其數

哀哀啼哭痛肝心 都是陽間造孽人

去到破殘山脚下 其中罪人無計數

四邊都是鉄圍城 一河血水浪層層

又見奈何河深萬丈 金橋不許惡人過

把橋童子認得清 善人俱往橋上過

修真實傳

持齋戒殺無惡犯 閻王欽遵好善人

怎奈迷人不修行 修行定有天堂路

鉄鎖鎖住行惡漢 長枷枷了不良人

穿墻小賊刀山林 油鍋煎煮不良輩

殺害生靈千刀割 凌刑碎剗不容情

披毛戴角去還人 背夫逃走銅蛇咬

罵人瞎眼自己瞎 陰司拖去眼珠睛

拋撒五穀鉄狗吞 欺罵善人刀劍髓

陽間有錢買得命 陰司只要一卷經

抵觸父母鉄棒刑 黃金萬兩拿不去

修真實傳 持齋念佛不虧人

釋迦文佛親口說 三千諸佛同說下

都是前生念佛人 十二圓覺左右分

萬億天龍皆擁護 八大菩薩所說法

四六諸天護此經 八部天龍護戒經

十二鬼王都發願 有人書寫常供奉

四大天王與雷神 不生不滅又無形

天律經中之骨體 出家僧道不祭師

枉在世上空為人 世世生生佛子與

衆透明師親口訣 話說家弟子听完頂禮而退善哉善哉信受奉行各各立

聖賢都是凡人作 造惡難免地獄門

瞞心昧已將來剗 斗科暗騙幾多人

偷盜他人財物寶 毀罵公婆割舌根

枉費油鹽並柴米 枉口罵人罪不輕

三五

三五

妙按下不提。

不表靜室來修養

四書又把旅鄉揚

張龍染病把命喪

天德星君離了凡

陽春修行九年滿

他母陳氏聖心傍

月色光明花園轉

思念兒女泪悲傷

耳听城樓更鼓响

不由為娘泪兩行

一更裡 泪汪汪

想起陽春哭一場。花園跪磚把命喪。又被

猛虎咬去降年幼

娃娃把命喪。怎不叫人泪悲傷。

二更裡 泪長傾

想起玉秀痛娘心。兒去修行怎心忍。可憐

你父入幽冥

倘若我兒修成正。不枉為娘費慈憐。

三更裡 泪悲憂

想起姪兒陳春秋。自從修行往外走。姑娘

修真寶傳

每日泪雙流。惟願蒼天多點佑。姪兒回來免父憂。

四更裡 泪盈腮

提起媳婦泪滿懷。自從陽春佛門拜。連累

媳婦命運乖

不思為娘年紀邁。為何一去不回來。

五更裡 泪雙拋

為兒為女苦心焦。大丹不就令人笑。可惜

誤了自終朝

倘若修成長生道。不枉為娘把神勞。

陳氏望兒且不表

又把陽春說根苗。

話說劉素真

叫陽春弟子。你母在家。每日懸望。五更悲啼。

可去度歸天界

陽春道弟子領命而去。

陽春拜辭師傅駕

仙風飄飄好光華。

撥開雲霧把凡下。

只見府門開

嗟嗟 連忙上前把話答。

叫聲看門听根芽。

煩你通稟夫人話

你說官親要見他

門官出來忙回答

夫人傳你快進衙

見了夫人把禮下

心中暗想泪汨沙

假意說句閑套話

夫人福壽享榮華

陳老夫人把話答

道童何事到我家

童兒隨口便回話

夫人在上听根芽

貧道蓬萊去遊耍

遇逢陽春一仙家

叫我貴府送書札

書信要交親生媽

夫人听说有書札

喜在眉頭樂更佳

便叫道童取書札

只見道童把口答

夫人不解其中註

道長為何把口含

書信貧道失落下

夫人听说泪汨沙

道童曰夫人不必悲泪

我還記得頃與夫人听听。不必發怒請听。

修真寶傳

李七

陽春修書泪雙拋

跪稟母親莫心焦

跪磚還魂虎救了

仙山學道樂逍遙

玉秀桂英成了道

要度母親上天曹

那時全家成了道

九玄七祖得高超

凡情盡拋速速了

來人一路上天曹

念完道童不見了

有一女子賣仙桃

話說夫人一霎時

不見道童正在疑惑

又見一女賣桃作

歌而來夫人問曰

毛桃將來何用

仙女曰听我道來

賣桃歌 歌賣桃

桃從何處長根苗。若問此桃根苗處。生在

西彌半山包

半山包長根苗。二千年滿結蟠桃。烏鴉飛過

不撒叫日月二宮

過度交。過度交樹好高一丈六尺半。中

腰要問桃樹有好

大七個仙姑抱不交。抱不交何人瞧。青

龍白虎守蟠桃。猶怕孫猴去偷盜。能大能小一竅包。一竅包要開花。龍吟虎嘯。花放霞花開。紅樹多幽雅。枝枝好。好光華。好光華。結玉菓。桃結八萬四千顆。若問此桃好。大個大如日月小波羅。小波羅一物無。無中生有如春珠。甜的將來敬仙佛。酸的拿來敬仙姑。散仙姑好機緣。王母蟠桃會八仙。老子吃了證佛果。少仙吃了登九蓮。登九蓮樂無邊。道遙三千及大千。凡人不知桃中味。酒色財氣受熬煎。受熬煎苦難言。爭名奪利心不閑。妻美好似催命鬼。子愛就是引魂幡。引魂幡若不崇。與家治業朝前擺。富比王侯心不滿。無帶到時莫王張。莫主張。淚漣漣。生前造孽自己填。

修真寶傳

三八

兒孫陽間充好漢。誰來救你出苦淵。出苦淵難上難。悔後在生造孽纏。皆因不听善人勸。墮落輪迴佛悲傷。佛悲傷不忍心。命人賣桃指修真。此桃金銀買不去。十字街前送智人。送智人要修行。諸惡莫作善奉行。十惡八邪除不盡。千兩黃金買不成。買不成善根輕。未把此桃認得真。此桃香勝於羅蜜。凡人吃了得長生。得長生貼骨親。投拜明師指修行。纔知自身蟠桃。到敬獻。南海觀世音。觀世音在人身。世人昧了不相親。兩個啞童唱詞調。懷抱一本無字經。無字經要修行。半疑半信失人身。子不問斷叫一聲來。應一聲。應一聲。龍虎吟。採煉自家精氣神。八仙黃河擺棋。

修真寶傳

驚動水府龍子孫。龍子孫看輪贏將軍。馬匹馬上崑崙四相不誦老王位。午時現出一天星。一天星現光明。日月二老照黃庭。南九二斗顛倒挂。十二宮辰左右分。左右分朝元君。紫微高照放光明。二十八宿歸正位。左輔右弼九耀星。九耀星照明燈。九盞明燈照主人。九重寶塔層層現。層層現出蓮花燈。蓮花燈色色新。仙童玉女看花燈。龍燈獅子般般有。笙簫鼓樂鬧沉沉。鬧沉沉樂快哉。龍獅朝賀十字街。坤轉乾旋地天泰。風火家人喚嬰孩。喚嬰孩廟門開。十八羅漢兩邊排。香花童子雙雙拜。三尊大佛坐金階。坐金階寶蓮台。千人朝去萬人來。天垂寶蓋層層現。池湧金蓮朵。

修真寶傳

三九

開。朵朵開天花。隱紫鸞白鶴。滿天飛。龍馬河圖現。祥瑞伏義書卦結刀圭。結刀圭地山謙坎。坎離顛倒。水火既濟。天風始雷。澤歸妹。紫抱眠。紫抱眠結菩提。道在人身不可離。若人知道桃中味道。包天地造化機。造化機人不可覺。利鎖名牽。遠不脫。貪思變愛。即是火。早來蟠桃出娑婆。娑婆得安。然西方世界亮堂堂。無去無來無量佛。不生不滅。壽無疆。壽無疆說不完。微微表個大團圓。仙桃將來普天散。中國品成大羅仙。大羅仙赴蟠桃。萬法歸一共一文。三灾八難。來侵繞。那時難遇我賣桃。我賣桃遇有緣。有緣得買上西天。錯過這巨難。相見又有十二八千年。

三五 五九三

話說夫人听完說道有如此之妙處拿顯與我吞下一連吃三個仙桃就脫了凡體霎時起在雲端

夫人吃了三個桃 霎時騰雲上九霄 陽春玉秀來跪倒 母親上天赴蟠桃 母子相逢喜不了 南天門上走一遭

天門土地來傳號 玉皇大帝坐靈霄 太白星官忙奏表 月德星辰回天曹 玉帝准奏來得好 各歸原位赴瓊瑤

又說陳翁說根苗 又說陳翁說根苗 轉回靜室听師教 又說陳翁說根苗 轉回靜室听師教

話說陳文忠一日閒坐想起三十年前香願未還至今七十餘歲四時啾啾趁此天道溫和好去醉還香愿

修真寶傳

七

陳翁存心還香愿 去朝湖廣武當山 打伴平常客商樣 世人見了認不穿 隨帶安童去作伴 收拾盤費一百三

逢州過縣多飄蕩 觀山玩水喜揚揚 一路景致隨心看 庵堂寺院燒炷香 慢行數月由路轉 招商客店喜非常

一路平安到湖廣 忽然攏了五當山 妖精變化和尚樣 支宿待客甚非常 祭拜滿堂諸神像 真武神前了願香

周公桃花兩傍站 十大元帥威武揚 文忠繳香訴一便 家神恩佑保安康 若是我兒回家轉 重修廟宇換金裝

不言文忠托神看 又表妖魔起禍殃 變成一個好和尚 擇日要把主僕降 想吃人肉不露相 花言巧語說一場

遠來善士酌香愿 寬要幾日又何妨 該得文忠身遭難 險些一命見閻王 不言主僕身落難 回書又把天宮揚 話說玉皇駕生靈霄寶殿耳熱面燒坐卧不安不知凡間有何冤枉

玉皇正坐靈霄殿 耳燒而熱不安然 開言便問千里眼 凡間何人有冤愆 真武祖師拿本見 口稱天齊听臣言

武丹山是臣修煉 務失寶貝在凡間 香花燈水果身現 茶食寶珠衣妙玄 盜天靈氣搖身變 日月精華不計年

陳文忠去還香愿 被他所纏入套圈 他是上界危月燕 星辰歸位還本原 他子春秋在修煉 上宣倒旨把他宣

修真寶傳

七

玉皇准奏如閃電 星官領旨下凡間 明心寺在講修煉 忽然玉旨來詔宣 星君吩咐回天轉 春秋接旨救父緣

十惡妖魔多可厭 隨帶道友去相添 騰雲駕霧如閃電 霎時來到廟門前 一湧而進山門殿 妖精出來動刀懸

十仙各把神通顯 戰敗妖精冲出圈 不能取勝搗身變 移山倒海水湧泉 龍虎相交好光險 十仙借水現金蓮

陽春借起斬妖劍 春秋使的無極圈 玉秀明珠打皮面 桂英金箭有妙玄 青陰借起陰陽剪 海州使的是金錢

桂芳使的護身簡 金花弥陀念真言 玉光祭起皇經卷 金蓮拂塵妙無邊 仙家各把本事顯 殺敗妖精現身源

香花燈水菓作亂 茶食寶珠衣十全 十仙上前去收檢

父子相逢泪漣漣 春秋根由訴一遍 師傅占卦顯妙玄

父親苦把紅塵戀 迷昧不識大羅天 五行判斷九年滿

父子相見不虛言 上皇倒香來差遣 度我父親上南天

文忠听言把身欠 倖喜父子得團圓 五色祥雲如閃電

一時三刻到南天 太白星官拿本見 春秋織首跪聖前

玉帝便叫危月燕 官還原職太陰邊 玉帝退位天門掩

春秋回寺對師言 從頭至尾訴一遍 素真說道忠孝全

收回寶貝是十件 不知內中道根源 哀求慈悲講一遍

從何而起在世間 素真登台把寶點 從頭一二吐真言

修真寶傳

夫此香者。上三炷。在天為日月星。在地為水火風。在人為神

氣精。道祖名靈寶會香。釋迦為行檀寶香。孔子名清淨妙

香。修行人為智慧性香。波圖普度之時。為道德真香。有詩

為証。詩曰 非烟非火亦非煙 供養三寶大法王

信手拈來三炷香 無根樹下青烟起 天此花者。在天為五色光彩。在地為萬物光華。在人為美景

至寶。道家為紫金仙。花釋迦為九品蓮花。儒家為富貴春

花。修行人為寶聚三花。收圓了道之時。為極樂蓮花。有詩

為証。詩曰



修真寶傳

我佛仙景似銀花 不信之人莫勸他 供養三寶壽無涯

採來插在無縫塔 天此燈者。在天為星。在地為長命。在人為智慧。道家為慧燈

釋迦為金燈。儒家為神燈。修行人為祖燈。收圓了道之時

為九蓮燈。乾坤日月照。破八萬四千光明。有詩為証

詩曰 須彌山前一盞燈 照澈日月普光明

有人識得此燈者 迴光返照認無生

天此水者。在天為雨露。在地為清泉。在人為津液。道家為神

水。釋迦為法水。儒家為汲液水。修行人為漕溪水。收圓了

道之時。為甘露水。有詩為証。詩曰 流去流來幾多年

須彌山下一清泉 便是長生不老仙

有人欲得泉中水 天此莫者。在天為青黃赤白。在地為金銀銅鐵。在人為

心。肝脾肺腎。道家為金木水火土。釋迦為生老病死。儒

家為仁義禮智信。修行人為五氣。朝元有詩為証

詩曰 五行攢簇樂天然 功成告竣十善全

乾坤顛倒成混沌 龍虎交歡左右簇

天此茶者。在天為陰陽。在地為蒸脈。在人為性命。道家名感

為証。詩曰

三五 一五九五

應釋迦為慈悲。儒家為忠恕。修行人為鉛汞。故獻佛神名曰淨茶。有詩為証。詩曰

須無家山頂上茶
取坎填離乾坤卦

五龍捧聖獻菩薩
醍醐滴演養丹霞

天此食供者。在天為高皇宮。在地為長養宮。在人為黃庭宮。道家為不二。釋迦為玄牝。儒家為方寸地。修行人為無縫鎖。三才總歸戊己。四相不離太極中。有詩為証。詩曰

虛靈不昧真不昧
世人空中放得土

其道光明其道明
出仙出佛出聖人

天此寶者。在天為物華天寶。在地為萬物靈寶。在人為金銀

修真寶傳

珠玉。道家抱元守一。釋迦為萬法歸一。儒家為執法貫一。修行人為摩訶至寶。有詩為証。詩曰

鍊寶原來龍虎交
有人識得玄中妙

無極之中產根苗
道不遠人守一爻

天此珠者。在天為星斗。在地為珍珠。在人為慧目。老君為混元一炁。釋迦為太和元氣。孟子為浩然之氣。修行人為摩泥寶珠。收圓了道。為黍米明珠。有詩為証。詩曰

黍米明珠獻佛祖
有人參透長生路

出自乾坤丹鼎爐
纔是兒女大丈夫

天此衣者。在天為雲霞。在地為霧露。在人為衣冠。老君為道

衣。佛祖名為袈裟。聖名為朝衣。收圓普度之時。為深殿仙衣。有詩為証。詩曰

軒轅黃帝治衣衫
此人識得迴光相

紫袍金帶着輝煌
天為羅帳地為毯

自去月來乾坤照。四書又表李桂英。他父亡故三年整。他母得病在其身。了環二人來問病。奶娘病重不得行。黃懶惰說些酒飲。張囉唆說要重辛。佛祖就該保佑人。看來齋戒我不信。王氏六賊來纏緊。遮迷佛信病昏沉。了環二人把量敬

修真寶傳

圭

雞肉煨藥補精神。王氏吞下咽喉哽。了環吃得估眼睛。看看人事都不醒。那時一命見閻君。柱英青英回家問。只見了環泪淋淋。二位姑娘聽奴言。奶娘得病入幽冥。姊妹聽說咽喉哽。哭聲母來箭穿心。該得我母大數盡。早來三刻救娘親。轉面又把了環問。我母齋戒清不清。懶惰囉唆不答應。袖占一卦便知情。你害我母歸戎損。罵聲了環不是人。了環巧言不招認。跪在地埃在誓盟。日月三宮來作證。虎咬殘生活不成。當天發咒不打緊。驚動虛空過主神。趙公元帥管值日。卸送黑虎下凡塵。妾時一陣狂風起。虎叫二人喪殘生。姊妹見得這般景。

我學代非不非輕 不表了環來報應 四書再托桂英明

話說李桂英叫青英姊妹在家請高僧高道做七日齋筵
送極還山為姐去西天頌佛首度母超生。

不表青英來超薦 又說桂英往西天 妾問靈山多少遠

路隔十萬零八千 雲頭一起如閃電 不覺數日到西天

如來正坐大雄殿 十萬維漢排兩邊 大垂寶蓋層層現

地湧金蓮眾眾鮮 佛前五百阿羅漢 佛後三千大覺仙

八大金剛如閃電 四大天王王兩邊 桂英擺了大雄殿

阿難尊者奏聖前 我佛慈悲開方便 孝人候旨來傳宣

佛祖分示傳來見 桂英百叩跪蓮前 釋迦文佛問一便

修真寶傳 伏乞我佛行方便 赦釋我母罪迷天

從頭至尾訴一篇 佛祖不准泪連連 文殊菩薩拿本見

頌請佛旨曉十殿 佛祖開言說一遍 東土眾生罪難言

哀求我佛慈悲天 賜你勅旨轉回還 桂英謝恩出了殿

我今看在文殊面 霎時到了森羅殿 大王接旨焚香烟

手捧佛旨下陰間 赦了王氏出若冤 二劫女轉男身變

開讀已畢傳各殿 桂英辭別閻羅殿 轉回佛堂對師言

富貴榮華福祿全 素真回言忠孝全 青英設奠五七滿

從頭至尾訴一遍 師言個個功成滿 同歸南無樂無邊

轉回靜室又團圓 師言個個功成滿 同歸南無樂無邊

話說素真吩咐眾弟子你們個個功果圓滿收拾轉回南

五六

海去赴觀音老母蓮台大會豈不美哉。

素真把話來分解 弟子位位聽開懷 為師領首有數載

纔度你們上瑤階 收降寶貝隨身帶 同師一去赴瑤台

九月十九明日快 轉回南海普陀岩 去赴蟠桃把壽拜

十位弟子早安排 腳踏祥雲駕五彩 逍遙快樂上瑤階

蓬萊海島人人愛 一時難得修積來 雲頭一起來得快

到了南海霧沉沉 水流長江歸大海 青山綠水普陀岩

功果果滿登仙界 觀音老母坐蓮台 五色祥雲垂寶蓋

地湧金蓮眾眾開 金童玉女兩邊排 鸚鵡站在普陀岩

紫竹林中現光彩 淨水瓶中楊柳栽 香花童子雙雙拜

修真寶傳 白猿獻菓當中拜 八洞神仙兩邊排

獻果玉女對對來 韋馱護法保蓮台 十二圍覺把壽拜

靈官鎮守三皈依 慧眼遙觀祥雲霧 素真度人歸蓮台

不見素真轉回來 觀音菩薩笑顏開 素真敬旨俯伏拜

度來十人把壽拜 東土眾生心腸歹 普度一時難打開

跪在蓮前哭哀哀 纔度十人到蓮台 望師發下郊天赦

弟子一去八九載 老母回言我知解 有勞弟子受苦災

赦釋弟子還歸來 加陞三級寶蓮台 封贈十仙有分解

功果記載標天榜 佛堂運用執事擺 警候彌勒普度開

十供儀仙有安排 佛堂運用執事擺 警候彌勒普度開

話說觀音菩薩把善緣簿上十仙功果從頭至尾一一看

六七

清依功定奪點名奉佛旨封仙。

第一名陳春秋

封為捧香神仙

第二名張陽春

封為曇花神仙

第三名張玉秀

封為燈花神仙

第四名李桂英

封為淨水神仙

第五名花桂芳

封為採葉神仙

第六名李青英

封為獻茶神仙

第七名趙海州

封為獻食神仙

第八名魯金花

封為供寶神仙

第九名魯玉光

封為獻珠神仙

第十名周金蓮

封為奉衣神仙

觀音菩薩親封贈

各人執事要心勤 有功有果居上品

無功無果底下乘

十供神仙尊佛令 二十二拜謝洪恩

菩薩退位回宮進

護法諸神散班行 仙佛由凡而成聖

只怕凡人專心

十供神仙捨身命 此無一人謀前程

功圓菓滿為賢聖

永鎮菩提萬萬春

詩曰 人生在世苦心操

爭名奪利把神勞

是事完畢無常到

富貴榮華一旦地

請看十仙成了道

南海岸上樂逍遙

知音早覓長生道

不枉人生走一遭

全卷終

玉皇心印妙經

上品三品神品奉持悅悅悅悅者之喜之存也

守其以刻而成回風混氣百日功其然於上帝

一紀虛言言忘為悟特為難之履跡之光明吸

其為去言入此是止是存存存不絕固希根派

其為可轉轉念忘神神念忘忘忘念念念念念

其為自當是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其為不費神依形生精依氣聚不凋不竭不枯

其為之氣一理物不為強強強強強強強強強

其為如通氣之光明明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其為自也身輕太極元陽易教聖聖聖聖聖聖

其為如似丹持身中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其為

其為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感

其為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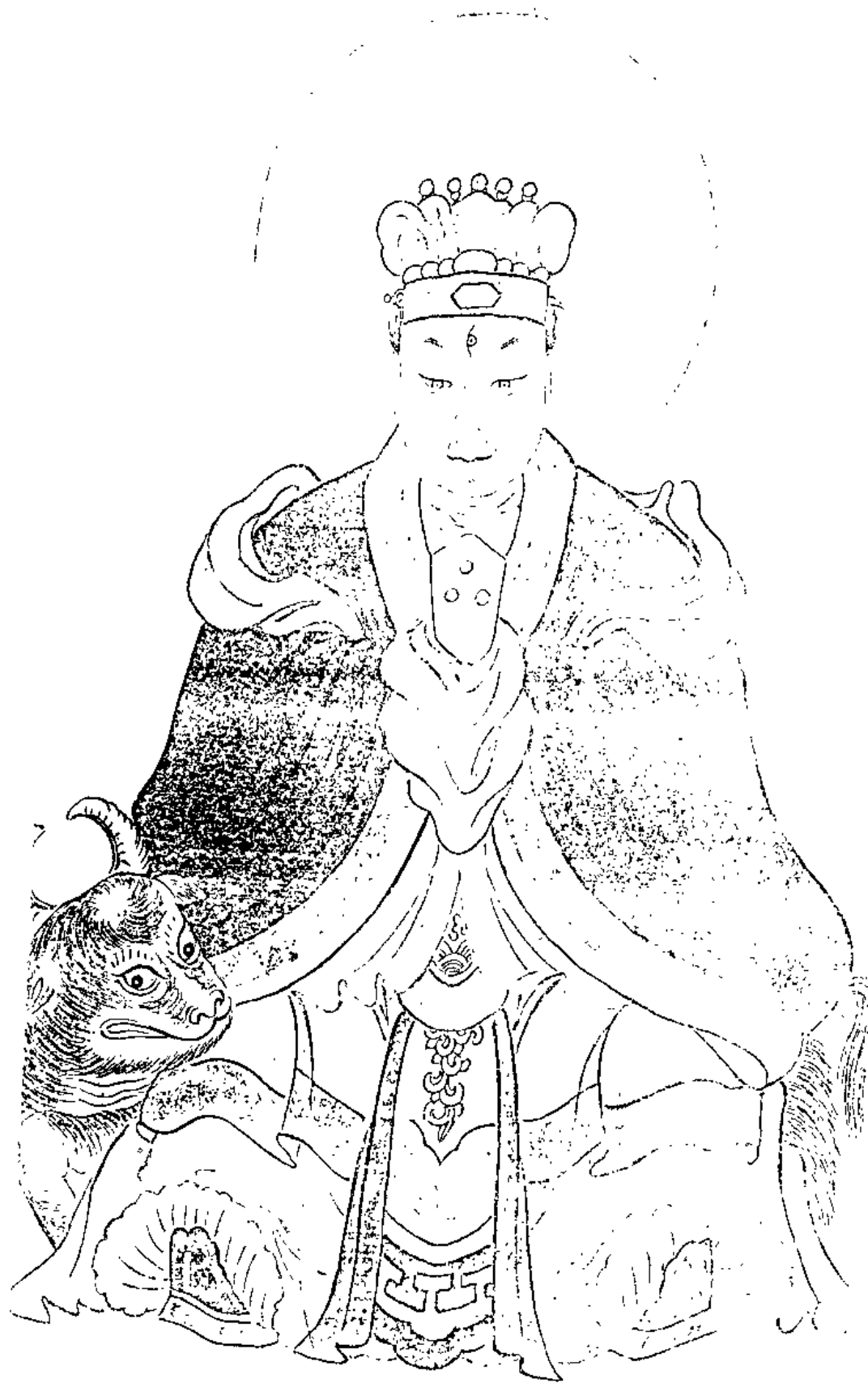
其為但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韋馱尊妙像讚

有佛有法云佛妙法佛即是心心即
 是法歡佛歡心見心久法一切祥
 祇諸大菩薩唯憑此心佛場之法
 存佛法以神印護法護法韋馱聞
 卷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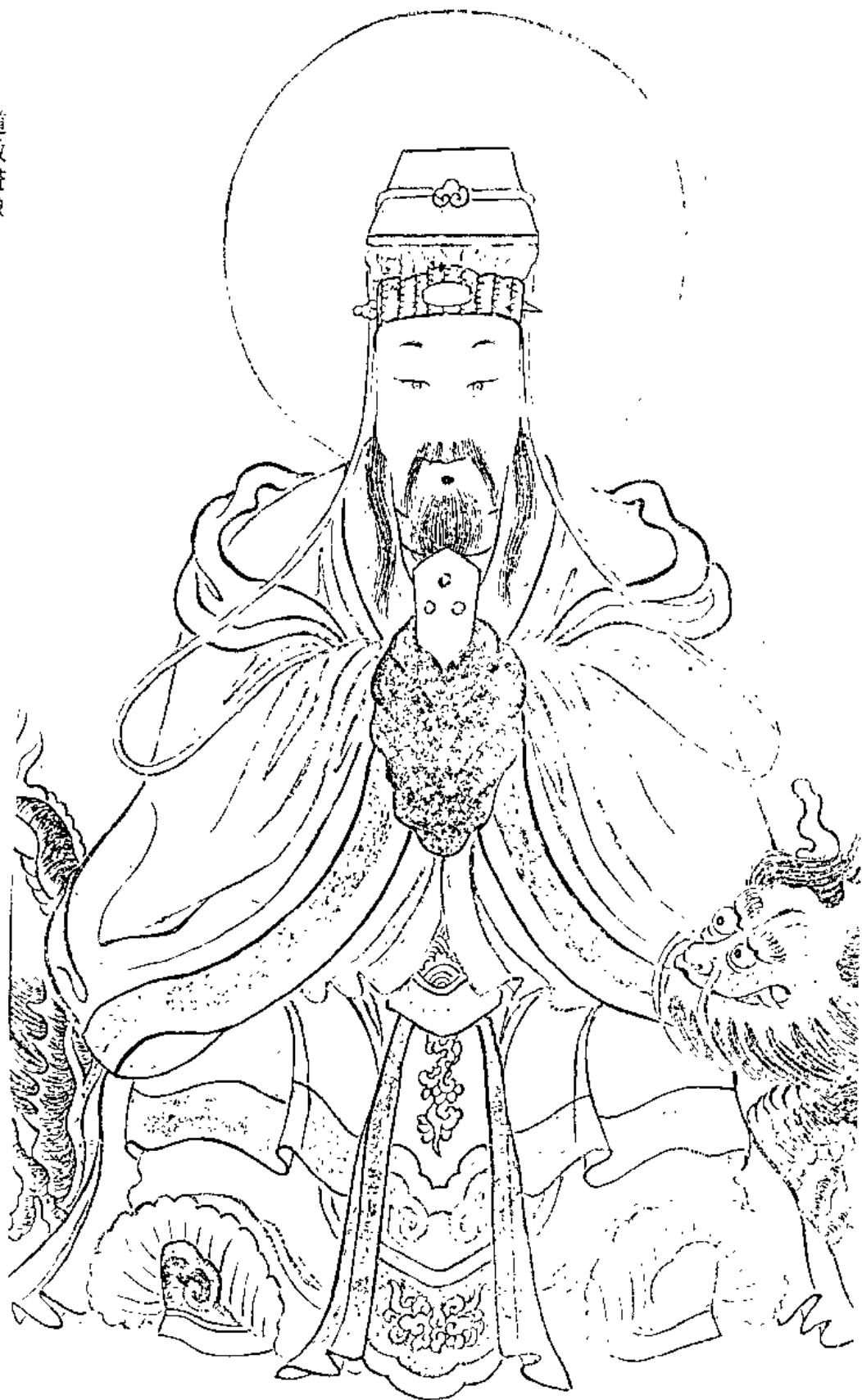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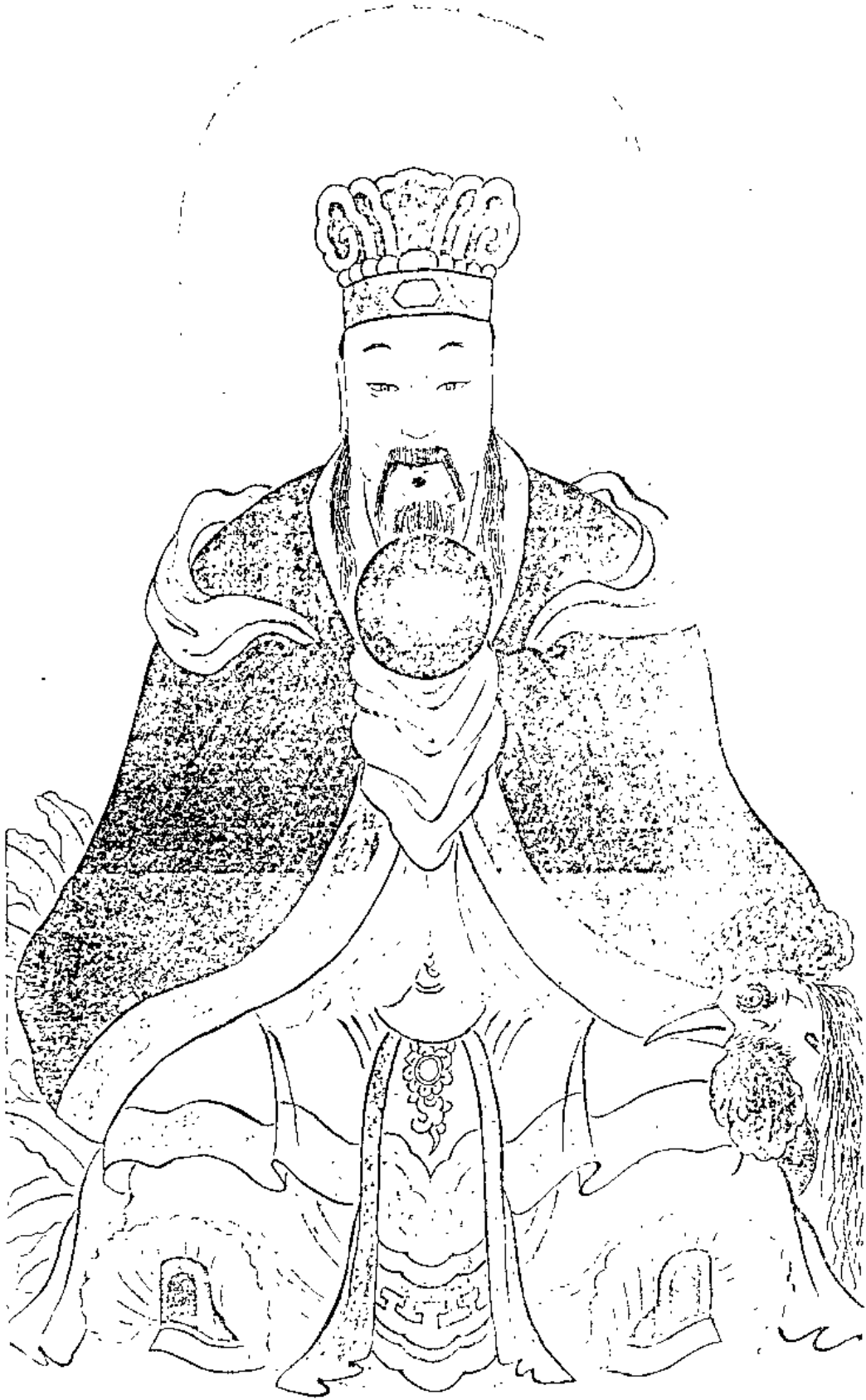














大清嘉慶丁巳桂月吉旦

錢塘郭子虛洋屋畫於





道教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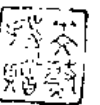


別佛酒牌

任能酒牌



三五—六三〇



聞軒黃帝華夏之世界完醉鄉飲民日与酒子醉華
 者傳軒玉嚼藥駐鍊精魄軼塔而醉乘踏而若
 蛻冲鉢希靜不知紀歷元會復何問塵劫中有煙
 屏月蝸角事任子以鍼孔心運筆蔡子以棘輪且連刀
 兩妙水乳為昆蕨瓊采翻濫局為鉤繩斷荆華懸
 一登蹄為簡脈發曼藻為神樓九霄宣洩寶掌部
 署卅潘為蘭堂醕鼓奇千金下三拜之侶皆軒者貌
 盼有翔鄧林遊福康之樂乘六而八得數四十有八緊五

五二十五圖九八十二益帝解不賅舉呼乎猶且幻礪而汎焉
 庶可添元華儀德標抗橫厲而治行於鳴檣浮醴時款
 昔有錫刻耐庵者魁毒卉夸雄俠粗勢習異好鳥足以
 為訓或避此而刻畫王寶父心愉妖既逆娥洛靈現瘳
 日攬亦近於蕩謹觀是製衣可以前無古云說因有子嶸
 論果有竹君又君波莫後置喙然不似妾也鈎致以問老
 胡或尚不槽之拉噉此今儻行猶能為少壯為走史不必
 揮美芙蓉凌倒景七潘如蒙莊蝴蝶初其問已 絕矣

葉字格五代後漸廢潘出陋著葉子譜所謂葉數四
十百文為索十宮名貫者其澹亦罕傳渭長仿章
庶葉子格画列僊書酒數繹事蹟為歌詞或節度
句吟高揭目牙籤上制手之視格所註并客合者飲客符
主人則飲主人觥令若唐諱國相酒壽蔡氏子喫初削
熱板手手為渭長溪画理自吳道子陸探微曰平洲老避之法

成世于渭長客江南黃子公壽謀為宮院向名逾年將
贊焉歲單還里僅五月金陵告警朋儻紛布居者驚
交公壽亟寓書招之合卷於頰家切以棘渭長之在吳如
聞粵由寶日與周子存伯神兵有請僂志時吳人懷負
金弓絹素者接踵至是家居孺畫稍呈給未諳以性其
當苦中妻學繪事日益工家與尼之戒勿輕出夫江淮之民流
離瑣尾時軍布陣破屠師之律渭長疑途背贈且

象或講習故行止坐臥器具飛走之屬遠越鄙俚
乘心有法度可觀蔡子植且刺畫金后論者方之新安
黃君倩甲寅三月格成括百十烘乃招客釀飲客至
從者挾格與盞請以樂賓如投壺禮終席各齋扇一烘
呂出余謂此曰是葉也三難并焉多茅諸枉矢噴壺也
葉之數及於語計之甚豐外飲中八仙云翹崎嶇

聞猥霧井如身域卿曲復不單上書議策治安中策熟
暇則抄為列僊葉子格蔡君容莊錫梨如方策狀曰四
十有八版拉同志行陽為樂替郭景純津穢塵網錫錄
櫻飯返贈游仙詩以寄志是母之作母亦有蜂蝶赤松之意
邪狀則樞心翁惡吒已存伯名閑秀水人滬濱之戰斬
首五百級傳功扣即官戴蓋翎永興松風里氏丁言歲
藍采青葉莊大瑤山館

歲在甲寅孟春吉日族子渭長茂棋局鈴兒生彌
 月為湯餅命為宴賓布席爰出列儔葉子吹竹勝
 政雷醉斗石客日我間神儔朝翔玄關高曾州
 鳥鹿扶車行雲列具畢造復怡娛賜錦囊地耀
 安得鶴跨王看高趙乘張素為把浮邱讓洪崖之角
 李學日屋各語汝金陵之難鋒交燈接骨江江岸
 生拋家室坐佛辦特窟流游子阻險建沈望斷詩入斯
 座得脫塗炭左胸右脉搏瑛拍琴瑟學戲苗客樂

列儔酒局自錄
 唐以子 薛城
 任克 黃初平
 孫登 孫未份
 謝自飲 東才詞
 謝自剛 蔡任
 謝自漢 蔡任
 謝自 蔡任
 謝自 蔡任
 謝自 蔡任
 謝自 蔡任

豈个夕何殊筵肆員高竿萬莫玉液者欵唯街受地稿
 輒法太乙兵握靈符戰勅丁甲批豺拉狼蒙字齋子
 清手州露布傳樂伶鳴鶴策樞靈凱奏連煜營
 乃安老老蓮肆育亥嬰區起揖歸隱漢濤山橫名
 題青月簡錄注長生杖扶綠玉枕秘蓄涯迹侍高士
 屋併蓮蓮瀝日持區起擊結侶坐傾顛共把厨且頽
 陽莫也容對日羊請子去盡識之逐榻湘管題葉以呈
 任淇竹君父





此山之神
名曰
神
故
也

關令尹
神
也
故
也



此
神
也
故
也



此
神
也
故
也



弄玉
同拜相應同
氣相正

此石多村
所樹對以飲不
對日飲



任先
佳趙河子來聘
飲至唐



黃初平
琴成石成羊即此
可止喻滄桑今
朝宵箇項九兒餘
飲滿度



黃初平
道不乃浮于海
飲食與者不飲

黃安

五仁聖堂道已見三安則矣
神以志餘



桂父

來茲復來桂尚不免
乎公之因矣 常齋者外



黃石公

安和和春之隱者
各韻者者以志三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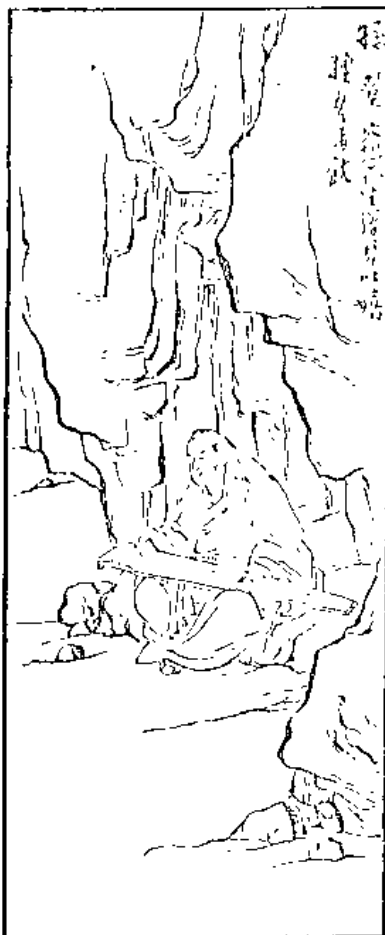


張良

高鳥我良子藏借者而為壽隱後方
方不著者先願其華產也悅樂飲



孫
理
女
事
武



劉政
朝
宗
不
華
著
銀
高
津
水
海
島
開
山
木
日
數
者
劉
之
法
空
石
林
成
成

東方朔
拔劍刺肉折伍壯也
將向食者飲



許
平
吉
忽
得
字
使
來
瑞
中
終
于
絲
細
氣
武
士
不
休



衛王卿
 眼昏心苦百七事
 煎酒氣味清香能
 勿多言少信



鍾離權
 吐故納新任西不從子遊
 其序極我養生易天院



蔡氏
 不有黃卷之觀者見其有仙之在
 自守其真名久飲勞序此後



劉細
 全請春屬伴大歡喜
 汝川者代執青蓋

老僧公

志守中日月長
投夢不中老若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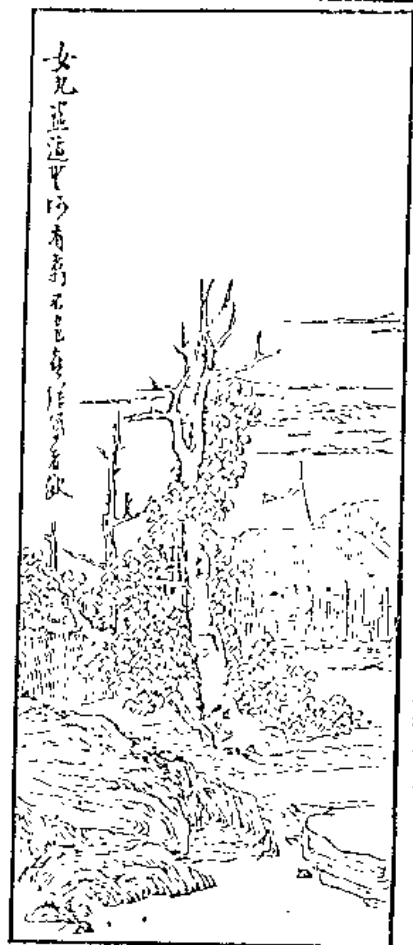


招酒

隱于藍門誰飲子真
姓名過不空若飲



女兒在蓮華中看若打石已無任若若飲



徐福去後上子母山所并未改日可也
若若而遠若若而遠





郭璞
遠任作過致天子問
擅地理者飲實



葛洪
乳其之入嶺南
太守人其仕官善者飲



陶宏景
山居在松栢好飲
誰歌 佳居者飲



王烈
飲石髓不知
醉獨得
中散所願
不得遠
在藥者飲



此碑一取懷其而
是字字行可似

飲起席者以爲
就



葉法書

亦思乃量垣不之詐也
習行錄者飲



張果
字鏡古
不五以多
多言者飲



葉采木
持工師板唱
釋歌者免飲





上海圖書館藏

于君安瀾輯畫法叢刊功
成馳名海內為之序余維叢
書之興其者裨於學術人
畫之成其失在廣收羣籍
博而不約雜而不純意以適

畫論叢刊 余序 游縣于氏校稿 中華印書局印行

門學者之用於是始有畫
一類之叢刊而于濫觴宜如
於畫者先以畫學為宗先
明畫世之畫法其具丹祖也
卷景鳳之補卷繼之培畫

屬予創繼倘未純其後功
之者有清張祥河之集刻
其人可克明之辨焉然皆察
夢數種各有其失其詳拙
心畫畫畫深解題獨中今

畫論叢刊 余序 游縣于氏校稿 中華印書局印行

于君此編皆各自為卷以按
之本一一注明益海如校勘是
端五氏之失偽書雖亦不校
然如如卷氏之誤學考亦不
而以收畫品一類則較此為

為家為謹茲至心采稿本
鈔本多世不經見尤為家
所未遇去畫於相亦宋初
易於明季而極感於清代
迨至近世尤覺夥匪然其

世說新語

卷序

三

津縣于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有心得而造極精涼者仍
亦多親為編所輯雖廣
而較擇於慎言為法守
叢刊心未有一此一編於
古今蓋子理法之源流也

至要旨案備世之遺詢而
自後學之深遠是于器也
本道與友有游山之約不及
詳誌傷裝書以空卷
丁丑五月龍好余 紹宗

世說新語

卷序

四

津縣于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古者畫以象物紀事飾禮致用而已未
聞講其理法漢以迄士夫好畫日多研
習之討論之於是理法遂有闡明其著為
篇章傳之逸世者殆以晉顧愷之畫雲臺山
記始夫一畫從心六法成規科有三宗分南

北象物寫意形神之說各持句畫澹淡工逸之
見異楚院野所尚不同而自液體徐黃所師
有異而自立門由犬馬鬼魅而窮天地萬物之
變由工匠污漫之所事而為賢達士夫性靈情
感之所寄託畫之源流派別既紛歧雜出而

講其理與法者亦各說淺述略苟有拘異紛
然盡其所得以立言惟因其人學有淺深識
有高下立言亦頗有出入各則互相稱引否則
互相辯詰故自晉以來代有著述明清之際尤
多纂輯然其書果足資吾人之參究與否要

在吾人之學術性情有以證驗之而始有辨
蓋畫有法無法有理無理無法而有法是為
至法無理而有理是為至理至法似無法而
法在有法之外至理似無理而理在有理之
奧至法至理有非易言文所能盡引喻借

觀不著跡象窺玄探奧和許神領尚非積
 有學養潛心體會何能得其究竟故辨論
 畫之書難在精選讀論畫之書要在靜參
 安瀾先生博學多藝既著韻譜乃輯畫論
 自梁以來選錄都五十餘種或撮諸叢書或鈔

畫論叢刊 第一冊 中華書局印行

自孤奉舉凡畫法畫理之著作蓋已取精採英畢
 羅於是吾人欲究繪事不必用心擇別而有善
 本各得從其性之所好學之所需於焉深參默
 會發其妙解生其新知其術法為何如則先生
 之述前啓後其有功於藝林又何如若視為閑編

聊以遮眼或珍為秘籍藏諸枕函或駭其難解
 有同佛偈而廢諸高閣是皆非吾人治學求藝
 之道而有負於先生者則更何如故吾於是書之
 行世深知先生用心之苦立願之宏為不可及無學
 者得是書而善讀之也藝海無邊彼所何教欲

畫論叢刊 第二冊 中華書局印行

狂渡之慈航在茲丁丑五月鄭子昌序於學度廬



例略

一本刊專輯關於畫法畫理之作於敘述源流品第類別之書皆一編入故松靈畫錄只取上卷溪山臥遊錄只取一二兩卷

二本刊關於古今疑難之作如山水松石格山水訣筆法記各書以其流傳既久語多精到均行收入亦輯古詩者仍在蘇李之意也

三本刊於坊間通行之木如芥子園各集人多備有皆行從略

四本刊所輯均係前人遺著凡現存作家之書時或改易本為定稿暫不入選

五本刊於各書版本皆將所有各本參互校讎並附校勘記於後

六本刊所輯大致可分總論及分論二類總論列前分論居後在二類中更撰作家年代之前後列其次第

七本刊之前冠以各書作者事略以便檢查各事略皆本畫學紀載之較早者其於不可考者概付闕如

八本刊所收各書文字時有俗體間有未行全改期於再版時改之

畫論叢刊 例略

滄縣于氏校勘 中華印書局印行

畫論叢刊目錄

山水松石格 樊元帝 袁亮補益本

山水論 王維 袁亮補益本

筆法記 荆浩 袁亮補益本

山水訣 李成 袁亮補益本

林泉高致 郭熙 袁亮補益本

山水純全集 倪瓚 袁亮補益本

寫山水訣 黃公望 元朝校勘後本

畫論 湯屋 珊瑚閣本

繪宗十二忌 饒自然 四書集成本

畫說 莫銜龍 寶顏堂訂正本

畫旨 袁其昌 式古堂畫寶考本

繪事徵言 唐志契 四庫全書本

畫學 沈頌 續說部本

畫論叢刊 目錄

滄縣于氏校勘 中華印書局印行

畫引 顧凝遠 佩文齋書畫譜本

苦瓜和尚書法語錄 釋道濟 知不足齋叢書本

龔安節先生畫訣 龔賢 桐花館訂正本

畫筌 龔重光 桐花館訂正本

南田畫跋 傅松 翠琅軒叢書本

兩齋漫筆 王原祁 昭代叢書本

龍峯題畫稿 于源福 昭代叢書本

繪事發微 唐岱 昭代叢書本

東華論畫 王昱 四朝畫論叢集刻本

石村畫訣 孔衍秋 昭代叢書本

浦山論畫 張庚 昭代叢書本

芥學心法問答 布顏同 紹興周氏校鈔本

讀畫紀聞 馮瑗 蘇氏游學題錄本

學畫紀聞 馮和 蘇氏游學題錄本

藏外道書

芥舟學書編	沈宗騫	冰心閣原刊本	四五
深山臥游錄	盛夫士	北平同善書局鈔本	一六
山南吟	王學昌	四明叢書其集刻本	二
書韻	張式	恐遺一勾本	五
山靜居書論	方蕙	知不足齋叢書本	一一二
香齋居書學鈞深	董慶	嘉瑞刻本	三
松壺書懷	錢杜	松園遺刻本	三
過雲廬書論	范禮	龍游余氏寒柯堂鈔本	六
南宗訣秘	朱琳	屏風叢書本	九
書室析覽	湯貽汾	錢竹書屋本	九
醉蘇齋畫訣	錢以恆	孟氏刊本	一二
夢刻居書學簡明	鄭績	紹興周氏咸錄本	六
頤園論畫	松年	清海余氏藏本	三七
春覺齋論畫	林紓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手稿	二五
畫論叢刊	目錄		四二
文人畫之價值	陳衡恪	中華書局聚珍本	四
畫學講義	金新聲	吳興金氏藏手稿	四
小山畫譜	鄒一桂	借月山房本	三十
類竹譜	管真升	同書集成本	三十
竹譜	李衍	同書集成本	一
天下名山堂畫錄	江之元	原刻本	五
寫竹雜記	趙和	翠琅玕齋書本	六
華光梅譜	釋仲仁	續百州學海本	二
頭書梅	查禮	韻詩書屋本	三
寫梅秘訣	王穉	元刻續刊錄本	三
傅神秘要	蔣燾	蔣氏游藝錄本	二
附錄			七
裝演志	周治昌	昭代叢書本	七
賞延素心錄	周二學	曾與樓本	七

作家事略

梁元帝武帝第七子名繹字世誠小字七符初封湘東王侯景既廢簡文帝又廢豫章王而立帝命王僧辯不景遂即位於江陵帝性喜文學工書善畫自闢宣尼係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著書甚富都四百三十卷

王維字摩詰開元初擢進士官至尚書右丞家於藍田初用苦澁尤精山水頗具思致高遠出於天性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有清意蓋其胸次澹灑落筆便與唐史不同何則諸人以畫名世不過長於畫若維者妙齡屬辭長而擢第英豪貴介虛左以迎聖薛諸王待若師友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有承詩之句云國朝畫卷三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尤長山水頗得樹向管語人曰吳道子畫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采二子所長自成一家之體撰山水訣一卷行世其開先啟後鈞布置後學畫者得有由徑故國全尚北面師事之不獨為唐末之冠為百世之宗也名臣梅堯臣見其圖謂上有荆浩字特歸翰林公之句所以知浩學問不凡耳 國朝畫卷二

李成字咸熙唐之宗室後避地北海遂為營丘人業儒風文氣調不凡磊落有大志因才命不偶遂放意詩酒之間寓興於棋以自娛耳適有顯者招成得再憤笑自古四民不相雜處畫論叢刊 作家事略 一 清野子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吾本儒生游心藝事而己奈何使人稱大匠里室館研吮丹粉與史人同列此哉遠之所以碎琴也却其使不應後顯者陰以厚幣成之相知爾取數幅焉所畫山林藪澤平遠險易帶曲折飛流危棧斷橋絕澗吐其胸中而瀉之筆下如孟郊之唱詩張翥之狂草凡稱山水者推為古今第一至不名而曰李營丘焉有情墨如金之說流為後學參悟 國朝畫卷三

郭熙河陽溫縣人為御書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宗李成法得雲烟出沒峰巒隱顯之態布置筆法獨步一時畫年巧斲致工晚年落筆益壯善畫山水論井談言遠近淺深風雨晦明四時朝暮之所不同至於溪谷橋樑釣舟漁艇人物樓觀等莫莫不分布得宜其論也言之最詳後人道為畫式更能教子諱思者業儒出仕亦深論畫但未能肯父作畫耳 國朝畫卷三

韓拙字全翁的陽人善畫山水窠石有山水純全果行於世 國朝畫卷三

釋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華光山一見山谷出秦蘇詩卷其為作梅數枝及烟外遠山山谷感而作詩紀卷末雅間華光能學梅乞乞一枝洗頰寫畫南枝與北枝更作千峰倚晴吳又見其平沙遠水題云此超凡入聖法也每率此為之當冠四海而名後世 畫卷

管夫人道昇字仲瞻道文敏室封魏國夫人能書畫墨竹梅蘭晴竹新畫是其始創寸絹片紙後學為之模範 國朝畫卷五

李衍字仲實號息道人湖上人官至浙江行省平章政事致仕封顯國公諡文簡善畫竹
石精榜始學王澐游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頤曰精實能五

黃子久散人公自號大痴又號一峯水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縣水嘉黃氏賴明敏博
學強記畫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

效之但未有得其步舞者正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較詳錄

王忠善自號癡絕生其先時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
仲廣居寓思善之東里教授余從水嘉李五峯先生往訪之時思善在諸生中年力十

二三已能丹青亦鮮寫真先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偉大如鏡而宛然無毫髮異先生
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曾人日華弟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得吳中顧周

道過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之形似即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祕
訣并采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較詳錄

莫雲卿初名是記後以字行更字廷翰華字人方伯如忠子育外家長子處山幼補諸生工
詩文書法性復濶滿山水宗黃大痴揮毫時墨從磊磊落落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

而氣韵尤別著有畫說一卷明畫錄

董其昌字思白號玄宰華亭人山進士官至大宗伯嘗保徵文徵詩文有容善集以書法
重海內畫山水宗北苑巨然秀潤蒼鬱超然出塵自謂好畫有因其曾祖母乃高僧書克恭

之雲孫女所由來者有自也明畫錄

唐志契字元生泰州人爲諸生醫平好畫不學而能性嗜石有米芾之癖嘗言事徵言四卷
議論精確弟志尹字聘三亦能畫明畫錄

沈頤字則倩號石天吳人工詩文書法精研繪事著有畫學寶傳燈諸書山水臨摹諸家位
置華整小景有極淡遠者明畫錄

顧遠號畫青霞吳郡人少負驚才長而好學於古今墳典藝志無所不窺而又精於畫理好
事者得其寸楮尺璧輒護爲百結木難求元以乘運人許氏錄

道濟字石濤號清湘老人一云清湘陳人一云清湘道人又號大滌子又自號苦風利骨又
號臥骨者前明楚藩後也畫兼山水竹筆意縱恣脫畫竟自晚遊江淮人爭重之一時

來學者甚衆今畫蹟難揚尤少小品絕佳其大輻借氣味未能一貫也明畫錄

龔賢字半千號柴丈人家崑山流寓金陵爲人有古風工詩文有香草堂集若干卷善畫畫
家貧歿不能具棺殮會曲阜孔東塘客遊金陵爲行理其後事其孤子收其遺文若干畫

筆得北苑法沈雄深厚若老矣情秀韻不羈耳畫錄卷上

京口宜待御入都王右谷送之維舟江浦曾酒話別討論六法右谷指鬚草秋林曰此卷卷
高密丹碧掩映天然圖畫也即爲待御寫之豈是南田亦至稱歎不已願詩八章俾得爲文

記之一時傳爲勝事時際昇平海內豐稔士大夫得以優游風雅爲樂其高懷逸興迄
今猶能想見也待御名重光順治王辰進士號江上若山水著右書後畫卷曲畫精微畫

錄卷中

揮毫不以字行武進人名格一字正叔號而田又號自雲外史一作雲本世家工詩文好
畫山水力肩復古及見虞山王右谷自以材力不能出其右則謂右谷曰是道讓兄獨步矣

格宏馳爲天下第二手於是舍山水而學花卉贈酌古今以北宋徐崇嗣爲歸一洗時習獨
開生面爲寫生正派由是海內學者宗之正叔與右谷爲莫逆交討究必極其微右谷畫得

正叔跋則述筆設色之源流構思匠心之微妙畢顯無遺正叔雖專寫山水亦間爲之如
丹耶小景題承旨水村圖細柳楊柳皆超逸名貴深得元人冷淡幽鳥之致然其虛懷終

不敢多作也嘗與右谷書云格於山水終難打破一字關曰君良由爲古人規矩法度所束
縛耳正叔寫生簡潔精確賦色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大家風度於是乎在右谷推重不

置故正叔懷石谷詩有云墨花飛處起疑烟逸興橫飛瓊瑤自有雄談傾四座諸侯席上
說南田正叔性落既雅尚遇知已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上芥不市一花片葉

也以故遊遊數十年而貧如故對家人未嘗形戚戚於而惟吟詠書畫自娛所居有噴香齋
唱酬皆一時名士年六十餘卒於家其子不能具喪石谷爲經理之弟子馬扶養字元服得

其傳授名於時逸筆尤佳畫錄卷中

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太倉人本常公孫康熙庚戌進士由知縣擢給諫改翰林由春坊
天子嘉其畫供奉 內廷鑒定古今名畫書畫少司農充書畫譜總裁 萬壽慶典總裁官

卒年七十公童時偶作山水小幅畫書齋常常見之謂曰吾何時爲此耶詢知乃大奇曰
是子業必出我右問與講析六法之要古今異同之辨及南宮獲馬本常曰汝幸成進士宜

專心畫理以發我學於是筆法遂大進而於大痴後益充爲獨絕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實
而清畫卷之氣盡然格意外是時虞山王澐以請題之筆名中外公以高瞻之品突過之

世推大家非虛也現那元照見公畫謂本常曰吾兩人當識一頭地本常曰元季阿家首推
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影神俱得吾孫其庶乎元照然之聖

祖嘗幸的書房時公爲僕不即命畫山水 聖祖遊九向不覺移晷嘗 賜詩有畫曰

與人句錦石為章記也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畫筆頭潤濕三者一不備不足以發古
萬筆逸之趣者有舉正石谷畫為開日太熟舉二時為開日太生蓋以不生不熟自處也嘗
自顧秋山晴爽圖卷略云不在古法不有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柱在晚
露習氣觀此其其所至可知矣公官家師時每歲冬之交于門下賓客畫人一幅以為要
談之嗜好者往往緘金以俟平時以應詔不違凡求者均實客及弟子代筆而自題其名
大率十之七八者若徒欲試賦則失矣茲錄卷下

唐岱字靜庵滿洲人內務府總管工山水用筆沉厚布置深穩得力於宋人居多能品也紙
似清廷今工畫之思思題最多詩載葉善堂集錄千山落照圖一章我愛唐生畫展索
意未已昨從街市中購得沙心紙好趁靜室開為我圖山水著墨澹淡開萬葉秋風起水亭
跨明波波道延步履斜陽映天未思尺有萬里映對意稱遠烟浮暮山雲位置觀黃中誰能
別彼此恭讀一過足以得其畫之佳致矣而暇對兩言神味清香更可想其圖落照之妙畫
款積錄卷上

王昇字自初口號東莊老人書山水得司農公神韻而于古渾中時露秀潤之致更為雅俗
共賞畫畫題曰初為疏臺旅弟工山水疎而不薄淡而有致筆意在雲林方壺之間因題畫
畫論叢刊 冊家事略 四 潘驥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鄒一杜號小山無錫人雍正丁未進士入翰林改侍御今官內閣學士畫神韻侍郎工花卉
分枝布葉條暢自如設色明淨清古治雲揮而後後見也深逸 容賞題詩榮之詩載樂
善堂集一杜嘗作百花卷每幅賦詩一絕進呈皇上亦賜題絕句百篇一杜後寫一卷恭錄
御裝於每種之前而書已作於後載於家少司寇錢香樹嘗借小山遊盤山時杏花盛放香
樹出紙素寫無山杏花圖小山即於花下點染屋宇垣墻山嵐花氣一一入妙人皆知其
花草之工不知其山水之佳者之異也積錄卷下

孔衍斌字愚法先聖六十五代孫嘗為濟寧州講學致行孝友沈靜寡言舉孝廉方正辭舉
鄉飲大賓又辭苦畫深宋元名人之室善畫畫題畫詩等書行於世因刻者頗多卷二百五
十

張浦山微君庚一號瓜田又號懶仙居士少與樵軒尚書孫石侍郎伯從南樓太夫人受道
法浦山故義其近歲為翁子行樵軒孫石侍郎子時太夫人次嗣晚村司馬亦好筆墨正
如四家之宗衛夫人各得其妙悉臻厥成此千載藝林佳話也浦山幼孤貧不樂為舉子業
年二十七始研究史及唐宋大家之文入江西志局已而游藝藝內辰以布衣居

鴻博武誠能復舊繪繪技士於弱平生著作等身為文簡樸精當詩各體兼擅尤長五古
著有強思齋詩文集瓜田詞鈔徵君論畫詩言不講萬卷不行萬里不可作畫其所著畫微
錄洞穿宗旨皆中肯綮在嘉禾曾見其本果山水致頓洵能乾濕互用氣韻深厚又有仿
大癡秋山林木圖一節褐色極得天趣評者謂幾及游臺余則謂不亞廬州矣陳太夫
人嘗畫歷代帝王道統圖及白描大士象故浦山又善白描工細人物其寫意花卉亦宗白
陽山人嘉興曹孫水曾見其雙馬便面可見微君於繪事兼擅兼妙不徒以山水名時也
林今語卷三

布顏圖號竹溪一號嘯山烏亮海氏滿洲鑲白旗人官綏遠副都統繪境軒讀書記云善畫
著有畫學心法問答弟子時乘輅德乾輩得其傳八錄錄布顏圖字嘯山號竹溪以蒙古人
籍鑲白旗滿洲先為部屬後官至綏遠副都統能詩善琴山水學於張振岳論畫最重章
法所謂勁鍊神瑣務求脈絡分明故其畫面不亂而能厚尤好用滿筆淡墨厚層皴染
常奉使湖南歸追憶其風景作瀟湘圖一卷山水樹石人物城宇舟車橋梁無所不備而頗
雲洲渚飛瀑急灘奔奔赴筆端觀此卷殆不信世間有難寫之情形矣因題畫後於二種
將號字亦善工寫字下通宵著有傳神略要一卷金瓶梅詞話卷九
畫論叢刊 冊家事略 五 潘驥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蔣醇峰相字仲叔金壇老人孫移家梁溪善學承其祖法自稱江南小拙由四庫館議叙
得舉人官學正著說文集解書法正宗等書善山水人物寫照尤長翠竹曾萬壽都乞畫者
其多輒自題云興之所至以草草命字之法為之或畫竹既就以指補石尤有別趣刻有竹
譜一冊曰寫竹簡明法致前人竹譜自撰三卷五至九卷十以下即無分筆之先後學者
因無從著筆醇峰特明布葉髮法及疊巒結頂乘稱各法為圖十有七章并集前人名論及
自著寫竹雜記數十則附於後開卷了然洵可稱藝苑全錄矣林今語卷七
畫論叢刊 冊家事略 六 潘驥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吳興沈芥舟文學宗審疑以書畫游吳越雅負盛名居烏程之視山灣自號研溪老圃草
堂數椽環以水竹紙窗木榻同史經列簡然隱士感也書法二王畫兼山水人物寫意入古
功力甚深一時名公咸重之嘗有芥舟學畫編四卷痛斥俗學詳論正法是為畫道指南生
平傑作有漢宮春曉萬筆煙雨二圖為賞鑒家所寶有神品之目萬筆煙雨圖今在開川
二田家館秀潤華滋在子久思翁之間晚年周純用焦墨矣林今語卷三

鎮洋盛學博士字子履號逸云又號蘭移外史嘉慶庚申舉人司鐸山陽生平博覽羣籍學問淹雅尤肆力於詩嘗與其鄉王雲門大令並客邑往還倡酬多奇詠之作同輩莫不推服近更淳古雄厚深造自然著有藝情園集君夙好六法壯歲始習鍊染約以奉常司農爲宗而加脫略落落有大家風格於吳門出視所作煙絲雲縵圖卷蒼蒼深秀已心折之既於魏塘又見其爲類仙寫靈秀館圖尤極蕭疎幽曠擅元人之長其江畫學得君復振世必有貴重之者學博之任山陽有吏隱之樂澗心筆錄既刻淮上借園集復裝溪山臥遊錄紀其平生所見古今妙蹟及前人題跋諸家論畫以迄今日士大夫筆墨繼以評語類屬櫛鱗讀畫錄曾於潑石山房獲見一卷余別學博已久浮滿江湖昔聞開闢因送王參軍之淮上爲寄一絕云西風江上一帆移秋老淮南草未衰十載冷官猶不返因君問訊感蘭移

王學浩字椒野江蘇崑山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幼學書於同縣李豫德豫德爲王原祁外孫得江南之傳學浩溯源倪黃筆力蒼勁論畫曰六法一寫字畫之寫者意在筆先直起所見雖亂頭粗服而意趣自足或極工麗而氣味古雅所謂士大夫畫也否則與俗工何異又曰畫以簡爲上雖烟客疏豪猶未免繁碎如大癡真未易到夫擬法固在荒率古中求之畫論 卷刊 名家書略 六 潘輝于氏校印 中華印書局印行

尤須得其不甚著力處時論學浩用墨能入絹素之骨比人深一色晚好用破筆脫畫窠臼畫格一變著山南老屋畫論卒年七十九學浩享大年道光之季畫苑推爲領袖吳中寒碧山莊劉氏增培甚盛其時吳越作者雖衆足繼前哲名一家者寥寥寥寥焉潘輝于氏校印三張嘉門上舍式字抱翁自號夫椒山人無錫文格公泰開之族孫隱居江陰縣砂山當道屢薦不就惟以翰墨自任然不輕舉筆一點一拂期與古人韻韻所作詩古文詞以不雕飾爲工書法胎息河南出入晉宋能懸竹寫細頭帶筆遊遠秀山水具元季諸家體而自展機軸經營慘澹無迹可尋有寶畫絕句云洗空心地俗塵刪一卷黃庭自掩關明日隨賢愁不得且研殘墨畫秋山著畫說五千餘言闡盡用筆墨之妙而一歸於靜心養性蓋不止爲畫道言者刻見嘉門前集畫林全話卷十六

石門方蘭士蕙錢堪築鐵牛岡湖西兩高士也詩畫人品皆卓絕而風趣各異論者並重之蘭士幼敏慧侍其父雲屏先生極遊三吳兩浙間與賢士大大交即以筆墨著後爲萬禾中之梅里雪屏殿極困窮乃就食桐鄉時金比部鄂年尙少其太夫人信不釋氏留之寫經且繪佛像鄂殿長亦善繪事癖嗜畫多購米中項氏所藏名蹟屬其摹仿由是朝夕點染山水人物草蟲花鳥悉臻其勝中年贊梅里王氏旋獄柳華館左右焉維時海內畫家屈指可數而如蘭士兼擅衆長者尤罕故其名日益重屢有以千金聘者鄂殿極爲謝絕而

阮雲臺尙書視學浙中其名招之不得已遂至西湖踰年歸里歲庚申年六十有四蘭士字懶齋一號蘭城又號懶齋生平著述甚富其山靜居詩稿四卷畫論二卷已刻靈芬館詩話云山靜居集五言古體有漢魏盛唐之精微而無其面目五七言律風格亦不減唐賢一時詩人未能或之先也生平多病又因鑿齒牛人遂絕意利名以畫隱耳其山水花卉論者皆得宋元人秘法崑山王椒野尤稱其寫生筆墨賦色不落小家斷推揮墨香後一人余按蘭士寫生有極常者筆趣直追元人晚年又好作梅竹松石題畫亦多舊句如堪樵杞云寫生以意勝形似務須心手空凡庸酒後畫松云雖披見高精荒率駭俗日答鐵生論畫書云不拘難易須雅馴以法其精得畫旨讀此數語可以見其畫格矣子二長廷珮號鐵瑯工詩古文中北闕舉人曾宰清鎮平谷縣次廷瑞號小蘭工花鳥人物早逝潘林全話卷五

秀水董石農樂號樂陶居邑之梅渚又號梅渚老農善花卉翎毛得方蘭城傳石農爲人真樸內獨高余不與親軒冕亦不肯事遠遊惟於禾中上好事家歲一至少得潤筆錢即返二十年來人爭高其品云畫亦師法中歲變以己意其筆墨點色意態繁縟而筆致清脫衆史弗及也山水人物雜品具有前規頗見功力曾於青來草堂見其山水流觴長卷爲君中畫論 卷刊 名家書略 七 潘輝于氏校印 中華印書局印行

年用意之作椒翁題後曰爲能于子耀號精飽色諸生工楷法畫亦有致致潘林全話卷十三范引泉號荷熟人寶畫本母精鑒別凡書畫古玩入手即能辨真偽沿街設冷攤往來賓客酬酢勿衰暇即點筆仿吳漁山于石谷山水而稍變其法神韻盎然會與妻茹長齋歸心淨土詩吟峭宗其家石湖翁如題畫云碧水雙流繞岸分板橋風景愛斜暉空濛濛斷青山影又被飛鴉破白雲寶畫詩云莫笑柴門沒草萊只因寶畫偶然開登由未肯呼庚庚交袖裏烟雲換米來室李荷穉猶能詩寫蘭花亦楚楚有致後引泉檢舊篋得客吳門時所寄二絕云成賊期三月良深內顧慮莫愁銀鏡缺畫成侯有珠珠百果吳門近書來有淚痕未聞心已領欲答復何言潘林全話卷十八

華琳字夢石初習舉業於梅成棟不親乃致力六法精研數十年每作一畫懸壁間玩視累日輒毀去銷幅則滄而再書至不能書乃已有萬其畫歸於京師即戲見之購遺仍滄而棄之故其畫不傳世所賞南宗共逸三十則藏於家天野野新志卷二十一之四仁稱錢叔美參軍杜初名松自號松帶又號靈公一號居士相鄰方伯第七子家世鼎蓋君獨擅好游是時幾遇天下生平屢攻千金不爲家計隨手揮灑幼工詩深通畫法人物仕女花卉靡不精尤擅山水嘗於松松山掛諸大家神與之各問爲全書山尤

藏外道書

何祖絕俗精研所謂以元人筆墨運宋人耶學名庶幾近之遺傳師道猶當冷讀散在氣
 從于指間出可與冬心兩峰並驅曼生當云鐵生往交翰事一遺安得不以此推其雲伯亦
 云海內詩人衆矣而詩妙法唯能及叔美者答有松齋書畫本谷題詞云萬里逢錢
 七支郎散蕩人雅餘一長筆寫遍是山春寒黃金盡行前自友新發時聞老眼看爾出風
 塵余於乙未歲始識君於西洲之野鶴莊時年已七十五矣而精神矍鑠尚能作細筆山水
 蠅頭小楷一如文衡翁晚有過君序伯亦有杭州相識從嘔出畫卷兩卷見示乃叙其生
 平所見唐宋元明諸大家真跡及其得力之處字句妙法議論明通大有裨於後學兒子
 生從之游習蓋生湘江陶思圖云余成詩久不復能操管搦墨然猶湘余舊游地對茲圖
 畫依懷極觸不能無言爲賦一詩黃落草初落湘成秋已深湖舟是山外曾聽夜猿吟寂寂
 歸人宅陰陰與竹林知君圖畫裏遊悲寄迴心碧林今話卷十

湯雨生都督贈汾字若儀晚號獨翁武進人以祖父蔭蔭弱冠襲雲騎尉爲三江守備歷官
 粵東山右浙江備補廉賊賊聞風帖服後以撫標中軍參將補溫州鎮副總兵因病不赴
 退返自門負周進士保緒固居思終感焉督部稟請異凡人文地與百家之學咸能深造
 畫詩文非徒於高嗜飲酒下彈琴下至園棋棋陸軍創吹簫諸藝不好亦不爲也生
 畫論 卷一 作家畫部
 不足物生天下官做所至恒隨地治圃表花繁室與時人逸士遊稷稷若若見者疑仙事母
 楊太夫人壽孝太夫人有斷以吟二首繪圖徵詩海內之士莫不重其貞節題詠殆爾配董
 夫人瑛貞號翠湖一號雙湖故海鹽名族女夙姻詩畫公于壽民有民樂民安公子紫春昔
 工於染翰克傳家學都督畫無所不擅而尤長山水畫韻蒼逸直入元人之室嘗以質江上
 畫卷一編分目爲十卷以己意透徹言之曰畫卷析覽讀者可以見其於此深矣其他筆錄
 甚多不能盡述 卷十五

戴以恒字用柏熙從子山水得文節正傳與楊伯潤張子祥齊名從學者百餘人遠至日本
 朝鮮皆願執弟子禮來見其名東海外如此著有醉蘇齋畫訣光緒辛卯年六十六歲家知
 希錄卷七

鄧績字紀常新會人知醫能詩善畫人物雜寫山水張維屏屬繪菊譜圖具有野趣寓學秀
 山麓園園日夢香有三韻石頭怪傑著有論畫二卷 卷南其後略卷十
 松年字小夢蒙古鑲紅旗人官汝上知縣繪境軒畫記云丁畫花鳥山水學青藤白陽諸
 家晚年翻應之作未免太率其畫亦然八旗畫派初從何山九習畫後自設家畫黃山左臂
 任范縣知事以不阿權貴不久罷官流寓濟南以畫自娛一時從之學者甚衆所畫山水

花鳥人物蘭竹無不工尤善用水故秀潤絕倫其用元書紙作畫至不成爲氣貫周鼎毫
 毫健不覺其隨園論畫中多甘苦自得之言其子柏棠亦善畫能世其業 卷八
 陳衡恪字師曾別號龍峯又號的道人江西義寧人祖寶鏡湖南巡撫交三立世所謂敬原
 先生者也君夙未家學行藝著稱於時遊日本官師神戶博物學館應教育部之聘充師大
 美專教授研精書畫無所師承而獨闢蹊徑有明人風格詩近宋人亦不覺其祖若
 父刻印初效吳衍翁而後變其體韻年得安陽書畫上議看其當日安陽石室又日磨石
 癸亥之秋奔母喪金陵適疾卒年僅四十四有八十四繪畫史
 全緒成又名坡字榮伯一字拱北號北樓一號蕪湖浙江吳興人生有夙慧幼即嗜丹青課
 餘拈管輅遺墨當人其鄉里士紳富收載傳借古人卷册臨摹頗有亂首之體其畫神無
 師承而動筆即深得古人旨趣山水花鳥無一不能兼工篆隸鐫刻旁及古文辭及長留學
 英國鐫詞大學自修之餘必仍習畫如故聖業歸國道經美法諸邦洞覽其山川考其古蹟
 光緒三十一年充上海會審公廨襄職委員旋改官京費其食之餘時與王公親貴名流
 彥研究書畫篆刻考古詞章之學所見名賢蹟跡益多而學術益進好學日隆著有稿廬詩
 草及北樓論畫等書宣統二年奉派赴美查監獄凡經諸國於考察法制外莫不兼留心
 畫論 卷一 畫部
 九 畫部 畫部 畫部
 中華印書局印行

美術考古求新精研記載各國王公紳商其認爲中國美術家歸國後適改體革新術內
 務部僉事於被選爲衆議院議員歷任國務院秘書在內務部時議設古物陳列所爲當軸
 採納又籌設中華博物院未成於民國九年春創辦中國畫學研究會日本諸畫家均聞名
 來華造訪議開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赴日歸途罹疾於十五年九月六日歿於滬濱中外
 人士莫不同聲悼惜生於光緒戊寅九月得年四十有八湖蘇月刊

畫論 卷一 畫部
 中華印書局印行

山水松石格

梁元帝撰

夫天地之名造化爲靈設奇巧之體勢寫山水之縱橫或格高而思逸信筆妙而墨精由是設粉壁連神精素屏連隔山脈派澗首尾相映頓腹相迎丈尺分寸約有常程樹石雲水俱無正形樹有大小葉真無不扶疎曲直筳拔亭宇起伏於筆條便同文字

或解合於破墨體向異於丹青隱隱半壁高帶入冥插空類湖地如坑秋毛冬骨夏陸春英英絳寒碧暖日涼星百松池水噴之蕭索與茂林之幽趣別雅草之芳情泉源半曲勢破山明精微觀字橋狗闕成行人犬吠獸走爲驚高黑碧綠下黑納頰水因斷而流滾雲欲墜而霞輕柱不疎十胡越松不難于弟見路廣石隔天遠鳥征雲中樹石宜先點石上枝柯未後成高節最嫌都刻石遠山大意學圖經密問既然傳筆法秘之勿泄於戶庭

畫論叢刊 山水松石格

清孫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山水論

王維撰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無人無日遠樹無枝遠山無石煙霧如眉遠水無波高雲齊巒此是訣也山腰雲染石壁泉牽樓臺樹穿道路人牽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頭額水看風脚此是法也

凡畫山水平夷頂尖者謂峭峻相連者謂有穴者峭峻壁者巖懸石者若形同者皆路通者凡兩山夾道名爲峽也兩山夾水名爲澗也似澗而高者名爲陵也似澗而平者名爲坂也依此者相則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定實下之朝揖列翠峰之威像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斷岸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則林木片絕處則古渡水斷處則烟樹水關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臨巖古木根斷而柳藤隨流有岸欹奇而水痕凡畫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嫩柔無葉者枝硬勁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上者根長而葉直生石上者空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有雨不分天地不辨東西有風無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樹頭低壓行人傘笠漁父蓑衣雨霽則雲散天碧薄霧索微山添景潤且近斜暉景則千山欲曉霧縹微朦朧殘月氣色皆迷晚景則山銜紅日帆捲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則霧縹烟籠長烟引素水如畫染山色山青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無波翠平蕩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鏡鏡兩林雁鴻秋水廣島沙汀冬景則借地爲雪樵者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曰烟籠霧鎖或曰楚岫雲歸或曰秋天曉靄或曰古塚斷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山頭不得一松樹頭不得一般山蒼樹面爲衣樹藉山而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須顯樹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

畫論叢刊 山水論

清孫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寫山水訣

黃公望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一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首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枝與枝蓋取其稠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

樹要仰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較而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

石無十步真石石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多石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坡坡脚先向筆邊皴起然後用淡

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雲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淺慢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

為之再用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間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備虛樹實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

畫論 叢刊 寫山水訣

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概樹要填空小樹大樹一俯一仰向背淡淡各不可相犯整處間疏處須要得中若畫

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乾黃水侵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渴筆間用墨青入墨亦妙吳牧

容易入眼使墨土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

臨處氣滯石生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

是也

山水中畫水口最難畫

涼水無痕無人無日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好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漸此活法也深茶如但得過萬頃仙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

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惡石有三面或在上面或在左側皆可為面而臨筆之際務要取用

山下有水澗謂之瀨畫此畫有生趣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散脫有士人家風貌多便入畫上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畫題日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

發生夏則樹木繁茂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煙雲黯淡天色俱備能畫此者為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濃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畫

亦有風水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蟬噪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其上謂之雲頭用水筆畫間加淡墨青又是

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為雪要薄粉畫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概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紙上

難畫絹上容易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謂之上品古人作畫胸次寬闊布景

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

畫論 叢刊 寫山水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植眼圖然後上頓子墨法春秋膠漆夏日膠多冬少冬大膠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樹黃色潤好看

作畫只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咄得遠近故在生紙上有

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寫山水訣完

山水訣

王維撰

夫畫道之中水最為上張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百千里之景中西南北
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下初鋪水際忌為浮泛之山次布路岐莫作連綿之道主峰最
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虛俯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
山岸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機之橋梁宜高聳著
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峻處莫可前途遠岫與雲容相
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鈞鏗處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
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檜樓閣遠景煙籠深巖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
低掛遠山須要低排近樹惟宜拔進手親筆視之餘有時遊戲三昧歲月遙水頗探幽微妙
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遠從規矩

畫論叢刊

山水訣

許麟子氏校
中華印書局印行

筆法記

洪谷子荆浩撰

太行山有洪谷其間數畝之田晉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鍾山四望通跡入大岩扉苦徑露
水怪石祥烟疾進其處皆古松也中獨闊大者皮老蒼蒼葉翠空蟠虬之勢欲附雲漢成
林者爽氣直榮不能者抱節自屈或迴根出上或偃蓋巨流掛岸懸溪披著裂石因驚其異
迥而實之明日携筆復就寫之凡數萬木方如其真明年春來於石鼓岩間遇一叟因問其
以其來所由而谷之叟曰子知筆法乎曰叟儀形野人也豈知筆法耶叟曰子豈知晉所懷
耶聞而漸駭叟曰少年好學終可成也夫畫有六要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
六曰墨曰畫者華也但貴似得真豈此撓矣叟曰不然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華
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華為實若不知術苟似可也圖真不可及也曰何以為似何
以為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貫俱盛凡氣傳於筆遺於象象之死也謂曰故知
畫畫者名賢之所學也非生知其非木版筆取與終無所成愆 受要定畫不能叟曰時經
者生之賦也名賢繼襲琴圖畫代去雜態子既親善但期終始所學勿為進退圖畫之要
與子備言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跡立形備儀不昏思者剔撥大要凝想形物景

畫論叢刊

筆法記

許麟子氏校
中華印書局印行

者制度時因搜妙創真筆者雖依法則運轉變通不質不形如飛如動繩者高低淡墨物
淺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筆復曰神妙奇巧神者亡有所為任運成象妙者思經天地萬類性
情文理合儀品物流筆奇者蕩跡不測與真景或乖異致其理備得此者亦為有筆無思巧
者賦綵小如假合大經強寫文章增運氣象此謂實不足而華有餘凡筆有四勢謂筋骨
氣筆絕而斷謂之筋起伏成實謂之肉生死剛正謂之骨跡畫不敗謂之氣故知大質者
失其體色微者散正氣筋死者無肉跡斷者無筋骨者無骨大病有二一曰無形二曰有
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樹高於山橋不登於岸可度形之類也是如此之病不
可改圖無形之病氣韻俱混物象全乖筆墨雖行類同死物以斯格拙不可刷修子既好寫
雲林山水須明物象之源夫木之生為受其性松之生也柱而不曲遇如密如疎匪青匪翠
從微自直萌心不低勢既獨高枝低復倒折未墜於地下分層似雲於林間如君子之德
風也有畫如飛龍蟠虬狂生枝葉者非松之氣韻也柏之生也動而多屈繁而不華松有
章文轉隨日葉如結綠枝似衣麻有竇如蛇如素心虛逆轉亦非也其有松樹松松松松
槐形負者其具如遠思即合一一分明也山水之景氣勢相生故矣曰峰平曰頂圓曰嶺相
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巖間崖下曰岩路通山中曰谷不通曰險嶺中有水曰溪山夾

水曰潤其上峰巒雖異其下洞窟相連噴林泉依穉窺近夫畫山水無此象亦非也... 定須去其繁瑣探其大要... 如水晶瑩瑩映我唐代故張璠員外樹石氣韻但益筆墨稍微真思卓然不貴五彩... 今未之有也... 吳道子筆勝於象竹氣自高樹不言... 昔者不相轉異松何之能用我既教子筆法乃驚素數幅命對面寫之... 吾聞察其言而知其行子能與我言詠之乎... 去善惡之辨感而應之誘進若此故不恭命因成古松贊曰

畫論 卷一 刊

筆法四

二

滄縣子氏校印 中華印書局印行

得生勢近雲峰仰其撐幹... 和而不同以貴詩賦君子之風風情匪歐... 更勝異久之曰賴子勤之可忘筆墨而有真景畫之所居即石鼓岩間所字即石鼓岩子也... 日願從侍之更日不必然也... 集以為圖畫之軌轍耳

筆法記完

山水訣

李成撰

凡畫山水先宜實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雲景物擬布高低落筆無令太重則薄而不清不可太輕則燥而不潤... 石勢上重下輕... 陳不可太繁... 置之遠境... 其腰及縮雲... 根原野曠... 拔木若雨... 亦宜疎密... 或有或無... 失朝皆密樹... 畫論 卷一 刊 山水訣

山水訣

滄縣子氏校印 中華印書局印行

雖遠參差... 疎間密... 象春山... 根脚... 浪濤... 疏於平野... 條掛... 岸石... 體千... 三昧

宋郭淳夫林泉高致序

男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秦鳳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郭思若虞纂

語曰志於道披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謂禮樂射御書數畫畫之流也易之由墳氣墳形墳出於三氣山如山氣如氣形如形皆畫之雜輪黃帝製衣裳有章數或給皆畫本也故舜十二章山龍華蟲曰觀古人象爾雅曰畫象也言象之所以為畫爾雅曰畫象繫辭謂此語繪事後素周禮繪畫之事後素功畫之本其大且遠自古說伏羲畫八卦前為今汝畫之畫畫文謂為止不知畫八卦為何等義故畫當為畫但今畫出於後世其實止用畫字爾又今之古文篆籀禽魚皆有象形之體即象形畫之法也思卯角時侍先子遊泉石每落筆必曰畫山水有法豈得草草思聞一說旋即筆記今收拾彙集殆數十百條不敢失墜用貽同好噫先子少從道家之學吐故納新本游方外家世無畫學蓋天性得之遂游藝於此以成名然於潛德懿行孝友仁施為深則游焉息焉此志子孫當曉之也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序

游藝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林泉高致

翰林待詔直長贈正議大夫郭熙淳夫撰

山水訓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果有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親也塵囂細續此人情所常厭也烟霞仙壑此人情所常嚮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世日君親之心兩隆荷潔一身出處節義斯係登仁人高蹈遠引為離世絕俗之行而必與箕穎埒素黃綺同芳哉自胸之詩繁芝之諫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志烟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忽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極野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捉襟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輕心臨之豈不蕪雜神觀淵澗清風也哉

畫山亦有體鋪舒為宏闊而無餘留縮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懸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若士女人物小小之筆即掌中凡上一展便見一覽便盡此看畫之法也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

游藝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世之論畫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為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鑿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土秀而下豐合有後之仙也非特謂相兼理當如此故也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讀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後為得今齊魯之士惟崇齊丘關陝之士惟崇范寬一己之學猶為蹈襲祝齊魯關陝輒數千里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為病正謂出於一律而不肯聽者不可罪不聽之人遠出陳迹人之耳目喜新厭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為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為文余以為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況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耐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格勤以周之不格則景不完故積精氣而強之者其迹儼備

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騖獵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回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滿瀉法不回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思不肯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願動經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豈非所謂惰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而作則萬事俱忘及事汨志境外物有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所謂惰氣者乎凡落筆之日必明審淨凡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盪手澆視如見大寶必神閒意定然後為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為之又微之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複終始如戒嚴敵然後舉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謂天下之事不論大小例須如此而後有成先子向思每丁寧委曲論及於此豈教思終身奉之以為進修之道耶

學畫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臨其上而瞰之則花之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畫壁之上則竹之真形出矣學畫山水者何以異此蓋身即山川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真山水之川谷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真山水之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蒼翠秋疎薄冬黯淡盡見其大象而不為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真山水之烟嵐四時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澹而如睡藉見其大意而不為刻畫之迹則烟嵐之景象正矣真山水之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縱起止之勢真山水之陰晴遠望可畫而近者拘狹不能得明晦隱見之迹山

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樓觀以標勝概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溪谷隱顯以分淺深水之津渡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釣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為衆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麓為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假塞背却之勢也長松亭亭為衆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蔚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假塞背却之勢也軒然得時而衆小人為之役使無幾陵陸陸之態也山近者如此遠數里者又如此遠十數里者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而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而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陰晴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可得而究乎春山烟雲繚繞人欲歎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蕭蕭冬山昏霾鬱塞人寂寂看此畫令人此生此意如真

在此山中此畫之景外意也見青烟白道而思行見下川蒲扇而思覺見雨人山客而思居見巖窟泉石而思遊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就即其以此畫之意外妙也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為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水潦之所歸以淋漓潤澤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淺其山多奇峭峭壁而斗出皆漢之外漢布于丈飛落於雲霞之表如華山重澗非不千丈也如華山者鮮樹巖有渾厚者亦多出地上而非出地中其地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巖巖而連延不隔於千里之外亦丘石重而連連拔萃於四遠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峭拔也如嵩山少室類者鮮巖巖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嵩山多好巖華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列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天台武夷感窟雁蕩峨峨巖巖天壇玉皇林慮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出仙聖窟宅所隱奇巖神秀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造化則莫神於好莫精於好莫大於飽游飮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相素手不知筆墨落落落落香香漢漢莫非善畫此懷素後開嘉陵江水筆而草聖益佳張顛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勢益俊者也今執筆者所發之不擴充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索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搗壁水墨速下不知何以撥景於烟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韻誠後生妄語其病可數何謂所發欲擴充近者畫手有仁者樂山園作一叟支願于峰畔智者樂水園作一叟側耳于巖前此不擴充之病也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岡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桐川岡水中之樂儼給也仁智所樂豈只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何謂所覽欲淳熟近世畫工畫山則峰不過三五峰畫水則波不過三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蓋畫山高者下者大者小者蓋峰向者顛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是矣畫水齊者汨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長者其狀宛然自足則水之態富時也何謂所經之不索多近世畫手生吳越者寫東南之等瘦居咸秦者貌關隴之莊闊學范寬者乏營丘之秀媚師王維者缺關全之風骨凡此之類皆在于所經之不索多也何謂所取之不精粹千里之山不能盡奇萬里之水豈能盡秀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泰山古齊魯而勝絕者龍巖一概畫之版圖何異凡此之類皆在于所取之不精粹也故專于坡陀尖之粗專於幽閒失之蕪專於人物失之俗專於樓觀失之冗專於石則骨露專於土則肉多筆迹不混成謂之鍊鍊則無真意墨色不濕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亦不濕潤謂之死水雲不自在則謂之凍雲山無明晦則謂之無日影山無隱見則謂之無烟霧今山日到處明日不到處晦山因日影之常形也明晦不分焉故曰無日影今山烟霧到處隱烟霧不到處

畫論 叢刊 林泉高致 二 游軒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三 游軒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見田因樹之常態也隱見不分焉故曰無樹

山大物也其形欲豐拔欲繁欲軒欲昂欲厚欲雄欲精神欲嚴重欲顯
盼欲朝掛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掖欲後有倚欲上顧而下遊而若此
山之全體也

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靜欲柔滑欲汪洋欲回環欲肥膩欲噴薄欲激射欲多泉然流欲滂
布披天欲瀟灑入地欲瀉釣怡怡欲草木欲欣欣欲快烟雲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輝此水之
全體也

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髮以烟雲為神彩故山得木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烟雲而秀媚
水以山為面以亭榭為眉目以漁釣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醇落
此山水之布置也

山有高有下高者血脈在下其肩股開張其脚壯厚特峭獨勢培擁相勾連映帶不絕此高
山也故如是高山謂之不孤謂之不伴下者血脈在上其頭牛落項領相攀根基風大堆阜
驕隨直下深掉交關其淺深此淺山也故如是淺山謂之不薄謂之不濶高山而孤體幹有
什之理淺山而薄體幹有濶之理此山水之體裁也

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貴堅深而不淺為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貴周流而不凝滯
山無烟雲如春無花草
山無雲則不秀無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無深澗則淺無平遠則近無高
遠則下

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
平遠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
遠之意沖融而縹緲縹緲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澹明瞭
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澹者不大此三遠也

山有三大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山不數十重如木之大則山不大木不數十重如人之大則
木不大木之所以比夫人者先自其繁而人之所以比夫木者先自其疏木葉若干可以數
人之頭人之頭自若干葉而成之則人之大小木之大小山之大小自此而皆中程度此三
大也

山欲高遠出之則不高烟霞鎖其腰則高矣水欲流湍出之則不遠掩映斷其派則遠矣
山欲出不惟無秀拔之高兼何異畫確噴水噴出不惟無盤折之遠何異畫蛇

畫論叢刊

正而溪山林木盤折委曲鋪設其景而來不厭其詳所以足人目之近尋也旁邊不遠極
重骨均連綿渺而去不厭其遠所以極人目之瞻望也溪山轉繞流水無波道人無日非無
也如無耳

世人不知吾輩著作書却不知非易事非子說書史解衣盤礴此真得畫家之法人須發
得胸中快意點視雖如陳規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體側自
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吾人顧體之必攝屏練以為畫所此真古之遠上不然則
志意已抑澆洗滌局在一曲如何得寫物情機發人思哉假如工人新琴件器獨孤獨巧
年妙意洞然於中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曉然已在於目其意頓悟停拙魯
嚙之人見銘鑿獨刀不知下手之成焉得燕尾五弦得音於清風流水哉更如前人所詩是
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古人所師余因暇日閱晉唐古今詩什其中佳句有道
盡人腹中之事有裝出目前之景然不閱詩於燕琴明意淨凡一柱爐香萬慮消沈則佳句
好意亦看不出爾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畫之主思亦易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應方始縱
橫中度左右逢原世人將就率意隨情草草便得思因記先子嘗所誦道古人詩篇秀句有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 四 中 畫 印 書 局 印 行

發於佳思而可獲者非思亦勞搜腹引先子謂為可用者誠錄之於下
女兒山頭春雪消路旁仙杏發柔條心則欲去知何日惆悵回車下野橋 女九如 獨訪山
家散宿沙芽星斜連歸松葉主人開語未開門鏡鑷野菜飛黃鸞 南遊兄弟幾時
還知在三湘五嶺開獨立衡門秋水耐寒鴉飛去日沈山 釣隱 獨集舟寮深清開新製醪
開包自從江浙為漁父二十餘年手不投竿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鷺鷥日自來 杜陵水
邊雙耳直垂風為僕一打高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六月秋霖來石路午陰
多足 數聲鶯啭雨初晴 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隱深 犬眠花影地牛
牧雨聲不聞離天 存 湖帶雨曉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相看臨遠水獨自坐孤
舟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 五 中 畫 印 書 局 印 行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 五 中 畫 印 書 局 印 行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 五 中 畫 印 書 局 印 行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 五 中 畫 印 書 局 印 行

畫論叢刊 林泉高致 五 中 畫 印 書 局 印 行

三五 一六五九

畫格拾遺

早春曉烟曉陽初蒸晨光欲動曉山如翠曉烟交翠乍合乍離或聚或散變態不定飄飄縹緲繞於畫林溪谷之間付莫知其涯際也

風雨水石猛風驟發大雨斜傾瀑布飛空濤奔射石噴珠瀟玉交相濺亂不知其源流之遠近也

古木平林屏巒竝立怪木斜欹影浸寒水根蟠石岸輪囷萬狀不可得而名也

烟生亂山生烟六幅皆作不遠亦人之所難一障亂山幾數百里烟曉曉曉林小宇依稀相映看之令人忘興無窮此圖乃不遠之物也

湖陽樹稍雜葉橫長六尺許作近山遠山之前後神宇佛廟津渡橋梁總分脉割佳思難狀不可殫言惟是於滄風積米之間以朱色而淺深之自大山腰橫抹以旁連下向後平遠

林麓烟雲縹渺一帶之上朱綠相異色之輕重隱沒相得畫出山一番曉意可謂奇作也

西山走馬圖先子作衡州時作此以付思其山作秋意於深山中數人驟馬出谷口內一人墜下人馬不大而神氣如生先子指之日躍進者如此自此而下得一長板橋有皂帽數人

乘秋段而來者先子指之日恬退者如此又於峭壁之隅青林之蔭半出一野艇艇中蓬菴

菴中酒樓書帳菴前爲項坦腹一人若仰若自雲俯流流水冥搜遐想之象舟側一夫理楫先子指之日斯則又高矣

一望松先子以二尺餘小絹作一老人倚松岩前在一大松下自此后作無數松大小相連轉閣下滿幾十百松一望不斷不消未肯如此布置此物爲文翁公壽意取公于子孫孫聯

蘇公相之畫翁公大喜

世說所載安道一事安道就陳留范宣宜之讀書妙書安道得學至於安道學畫實乃以爲無用而不安道於是取南都賦爲宣畫其屏風兩幀代衣冠宮室人物鳥獸草木山川莫不畢具而一一有所證據有所徵考宜雖然從之日班之有益如是然後重賞則自

帝王名公巨儒相贊而畫者皆有所爲也如今成福周公禮殿有西晉益州刺史張牧畫三皇五帝三代至漢以來君臣賢聖人物煥然諸殿令人讀萬世禮樂成王右軍恨不克

見而今爲士大夫之家則世之俗工下更務眩細巧又豈知古人於畫事別有意旨哉

畫論叢刊

山水純全集序

南陽琴堂韓純全集

夫畫者伏羲氏畫八卦之後以通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嗣黃帝時有史皇蒼頡生焉史皇收魚龍龜鳥之形符而因爲字相繼相更而圖書典籍萌矣書本畫也畫先而書次之傳以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進發於天然非由逸作畫畫同體而未分故知文能敘其事不能載其狀有詩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言存形莫善於畫載言莫善於書書畫異名而一揆也古云畫者畫也益以窮天地之不至顯日月之不明揮灑之筆萬類山心展方寸之儲千里有象豈不爲筆移造化者哉自古迄今賢明上士雅好之術畫也然精於繪事者多矣予世業儒第名滿京師賦性僻野惟志所適竊於畫探前賢之模範究古今之標本自幼而嗜好至今百類尚學無他惟忠學之行復自爲成癖爾乃以賦其性耶唐右相王維文辭冠世畫稱古今百類尚學無他惟忠學之行復自爲成癖誠哉是言也且夫山水之術其格講淡其理幽其至於千變萬化儼四時景物風雲氣候悉實筆墨而窮極幽妙者若非博學廣識則利情通妙用歟故有畫學之十九凡俗之徒微略焉道爲名而學其論廣博之流惟恐淺陋也較學李波汲與利名交馳者與吾道殊塗爾彼安

山水純全集目錄

- 山水純全集目錄
- 山水
- 論山水
- 論林木
- 論石
- 論雲霞煙靄風光風雨雲霧
- 論人物橋約閣城寺觀山房船車四時之景
- 論川澤陂池法氣韻之病
- 論畫別識
- 論古今學者

山水純全集

論山

凡雲山言丈尺分寸者王右丞之法也山有主客停舉之序陰陽逆順之儀其山各有形體亦各有名習山水之士好學之流切要知也主者山中高而大也有雄氣敦厚秀有輔舉數圍者嶽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固早朝揖於前者順也無此者逆也客者不相下而過也分陰陽者用巽而取遠漢也四深為陰凸而為陽山有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半於廣極者也洪谷子云尖曰峯平曰頂圓曰嶺相連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隄下曰岩若下有穴而名若穴也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曰岑銳山者高峻而峻峻也卑小尖者曰小小而衆山歸者名羅圍也皆製涉者山三重也兩山相重者謂之再木映也一山為係小山曰峽大山曰峴峻謂高而過也言屬山者相連屬也言嶺山者連而絡聯也絡者山連嶺而過也山岡者其山長而有脊也言製微者近山傍坡也山頂者山巔也若者洞穴是也言水曰洞無水曰府言堂者山形如堂室也言嶺者如輻輳也言小山曰別大山曰鮮不相連也言絕景者連山斷絕也言屋者左右有山夾山也言礙者多小石也平石者盤石也多草木者謂之帖無草木者謂之埃石載土謂之積石石上有土也土成石謂之祖土上有石

靈論 叢刊 山水純全集

山水純全集

游歷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也土山曰阜平原曰坡坡高曰壠岡嶺相連掩映林泉漸分遠近也言谷者通路曰谷不相通路者曰壑窮澗者無所通而與水注者川也兩山夾水曰澗陵夾水曰溪溪中有水也宜雲盤而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也山有四方體觀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水少西山川峽而峭拔高聳而險峻南山低小而水多江湖地勢而華盛北山關峻而多草木水氣重而水牽東山宜村落新勸旅店山房宜行客之類西山宜用關城棧路羅網高閣觀宇之類北山宜用盤車駝橋人背負之類東山宜用關城棧路羅網高閣觀宇勿用車盤駝橋要如南北之風故不同爾深宜分別山有四時之色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此說四時之氣象也郭氏曰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上者後有淡山者謂之高遠自山前而望山後者謂之深遠自近山邊低坦之山謂之平遠愚又論三遠者有近岸廣水曠闊遙山者謂之闊遠有煙霧漠漠野水隔而勞礙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茫縹緲者謂之幽遠以上山之名狀當備畫中用也兼備博雅君子之問若問而無對為無知之士不可不知也或詩句中有諸山名雖得名即不知山之體狀者恐可措手而製之凡畫全景者山重疊層巒咫尺重深以近次遠或山下增疊分布相輔以卑次尊各有順序又不可大實仍要風流嶺映林木遮礙不可露體如人無

衣乃窮山也且山以林木為衣以草為毛髮以煙霞為神采以景物為粧飾以水為脈脈以嵐霧為氣象畫若不求古法不寫真山惟務俗變探合虛浮自為超越古今心以自蔽變是為非此乃懵然不知山水格要之士難可與言之騷乎今人是少非多拘今亡古為多利之所誘奪博古好今學者鮮矣倘或有得其道與者誠可與論也彼嗒嗒古做今侮慢留學之士適足以此言為戲耳

論水

夫水者有緩急深淺此為大體也有山山水曰現現謂出於高峻山下有水曰源源謂其文源緩山澗間有水曰澗澗而漱石者謂之湧泉若石間有水漚漚而仰潏者謂之噴泉言瀑泉者巖崖峻壁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分灑於萬仞之下有驚濤怒浪湧騰澎湃噴灑流離龜鼉魚鼈皆不能容也言灑瀑者山澗積水欲流而石礙中蹇下其片浪如滾石石迎激力回四折交流四合用筆輕重自分淺深激湍而散漫也言灑者衆流攢衝鳴濤聲瀾噴若雷風四面激流謂之深也言折水者不用分開一片注下與灑泉頗異矣亦宜分別夫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卷翻山水中少用也有兩邊峭壁不可通途中有流水漂忽如箭舟不停者飲水可無急於此也言江湖者注湖庭之廣大也言泉源者水不出流也其水混泥不絕故孟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是也惟深水者山水中多用之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以遠至近仍宜纏繞盤旋為佳王右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此之謂歟夫砂磧者水心逆流水流兩邊急而有聲中石灘也夫石磧者輔岸絕水流兩邊澗環有紋中有石也言壑者有岸而無水也然水有四時之色隨四時之氣春水微碧夏水微涼秋水微清冬水微慘又有汀洲洲渚渚水中人可住而景所集也至於漁灘雁灘之類畫之者多樂取以見才調况水為山之脈脈故畫水者宜天高水闊為佳也

靈論 叢刊 山水純全集

山水純全集

游歷于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論林木

夫林木者有四時之榮枯大小之蓋薄咫尺重深以分遠近故木貴高喬者逸健硬筆迹堅重或脆或質以筆迹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或重木在乎行筆高低榮悉由於用筆此乃畫林木之格要也洪谷子訣曰筆有四勢筋骨皮肉是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轉轉隨骨謂之皮筆速剛正而露節謂之骨伏起回澗而肥謂之肉无骨骨肉相輔也肉多者肥而極爛也苟顯者無骨也骨多者剛而如餅也勁死者無肉也連斷者無筋也墨而質朴失其真也墨微而快弱散其正形其木要停分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無勢力不可太短太短者俗濁也木皆有形勢而取其力無勢而亂作盤曲者乏其勢也若只要剛硬而無環轉者虧其生意

作標幟者遊船也以小槳所搖者謂之飛航獨一木所造者謂之相檣於山水中所宜用者其舟船游漾輕浮不可重載其餘江海巨載之舟於山水中少用也高四時之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事春可畫以人物欣欣而舒和露青郊遊聚陌秋千漁唱渡水歸牧身集山種捕魚之類也夏可畫以人物坦坦於山林陰映之處或以行旅思飲水關亭軒遊詩林涼瓶水浮梁浴鶴江濤曉渡涉水過渡之類也秋則畫以人物蕭蕭月探菱淞紗漁笛孤島夜春登高賞菊之類也冬則畫以人物寂寂圍爐飲酒樽酒遊宦雪筇寒人驛精理糧野江渡口寒郊雪壓履冰之類也若水野之間春兼於禽鳥者可畫以燕雀黃鸝夏畫湖鵲鷓鴣秋畫征鴻冬畫雁鷗今各舉其大概耳若能如此以隨時製景任其才思則山水中裝飾無不備矣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夫畫者筆墨也斯乃心運也素之於未狀之前得之於俄間之後默契造化與道同機操管而澗萬象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吳道子筆勝於質為畫之質勝也常謂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不得全善惟劉涪探三賢之能以為己能則全矣蓋墨用太多則失其真體損其筆而且用墨太微即氣怯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為病耳切要新乎規矩格法本乎自然氣韻必全其生意得於此者備矣失於此者病矣以是推之豈愚俗之可論歟凡未操筆當凝神思豫在日前所以意在筆先然後以格法推之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其用筆有簡易而忌全者有巧密而精細者或取氣格而筆迹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縱橫變用在乎筆也然作畫之病者衆矣惟俗病最大出於淺陋庸卑味乎格法之大動作無規矩推收過強務古法而枯燥者衆矣惟密而細者老筆本非自然此謂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苟從巧密而細者老筆本非自然此謂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何謂版病版者筆氣與全虧物狀不扁不能圓濕者版也刻病者筆迹顯露用筆中凝勾畫之次疾生圭角者刻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故不敢似物凝礙不能流暢者結也愚又論一病謂之離病筆路諸細而凝拘全無變通筆墨雖行類同死物狀如離切之迹者離也凡用筆先求氣韻次探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得於其間矣且若究其畫山水之理也當守其實實不足當棄其筆而筆有餘實為實餘也筆為筆實餘本乎自然筆墨出平人事實為本也筆為末也自然體也人平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是猶畫者惟務筆墨而體法虧惟務筆墨而神氣混真俗病耳感知其守實去華之理哉若行筆成粗或細或揮

山水雜錄

五

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或句或重或輕者不可一一分明以布遠近似氣弱而無畫也其筆太粗則寡其理趣其筆太細則絕乎氣韻一皴一點一勾一斫皆有法存焉若不從古畫法只寫真山不分遠近淺深乃圖標也為得其格法氣韻凡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淨而明山要推泉宜灑落雲楓出沒野蘆近遠松桧龍蛇行龍風雨也

論觀畫別說

瓊瑰瓊瑤天下皆知其為玉也非卞氏三獻孰別其荆山之姿而為美驛驛顯天下皆知其為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其北之駿而為良若玉之無別安得瓊瑰瓊瑤之名馬之無別豈分驛驛顯之驛別玉者卞氏一識馬者伯樂耳天下後世亦無復以加諸是猶畫山水之流於世也豈過化之傳世論古今之韻與聲稱大地之形容總畫聖賢之藝業豈總畫俗人得以易其端倪者有不測之神思難名之妙意寓於其間矣凡閱畫者先看風骨氣韻次究格法高低者為前賢家法規矩用度也德生慧純而物理順用度備而格法高固得其格者也雖有其格而家法不可操者何哉且畫者成之格豈用繩尺為準正如字法隨柳不可以同體篆隸不可以同改故所操不一則所用有差信乎然矣臨古畫今善觀乎畫者焉可無別然古今山水之格皆畫也通畫法者得神全之氣攻寫法者有同經之病亦不可以不識也以近世畫者多執好一家之學不通諸名流之迹者衆矣雖博究諸家之能精於一家者寡矣若此之畫則難乎神思亂乎規矩難識而難別良由此也惟博明其諸家畫法乃為精通之士論其別白之理也窮天文者然後證丘陵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物之衆有緒則不雜蓋各有理之所寓耳觀畫之理非融心神善緣素精通博覽者不能達是理也畫有純質而清淡者辭淡而古拙者輕清而簡妙者放肆而飄逸者野逸而生動者幽曠而深遠者昏晦而意存者真率而開雅者冗細而不亂者重厚而不濁者此皆三古之迹達之名品參乎神妙各適於理者然矣畫者初觀而可及究之而妙用益深者上也有初觀而不可及再觀而不可及窮之而理法乖異者下也畫時如君子飲酒其跡而如金石者乎行而合規矩觀之而濼厚望之而儼然易事而難悅難進而易退防容周旋無不合於理者此上格之體若夫而已畫猶小人飲以浮言相習以矯行相尚進之而取侮遠之而有怨苟爾請以自合勞詐偽以自蔽虛為交構無一循乎理者此卑格之體有若者而已畫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於此而不達於彼非所以能別識也昔人有云畫有六要一日氣氣者隨形運筆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虛虛立形備儀不俗三曰思思者頓挫取象凝想物宜四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日筆筆者雖依法則運用變通不實不華如飛如動六曰

山水雜錄

六

論觀畫別說

生平心故研精思極得其純全妙用之理者其用純全公之世感公自紹聖間始發之
 都下進發為都尉王晉卿所憫適於今聖澤昭然而上登賢位授翰林書藝局祇候墨選為
 直長秘書待詔今已授忠訓郎公未嘗勸進遂今祇以畫為性之廣樂引者亦示以不書編
 稿胸臆隨興俾僕以補文釋意然所集山水之畫莫不備悉備載且附物而各敘其說言筆
 墨華滋可居典寶傳古續今增加證識分雲刻風移山水林木樹城橋舟傳其筆墨之妙勝
 其私益之病通四時景物識三古精華一句一事參然使後學者覽而為慨若筆墨顧不
 似歎當南陽接朋友則講論古今為文章至於理遠如蘇珠之鮮寶玉之石學者不可輕易
 其文當求其理信平公之論世知珠玉之秘於此焉如公之畫純於古不雜於後代故其立
 論集曰純全庶幾博雅君子為之傳於無窮也宜和幸丑歲冬十月二十有四日夷門張懷
 邦突後序

畫論 卷 刊 山水類 卷 後序
 九 游 于 氏 校 輯
 中 華 印 書 局 印 行

數矣情未得遂其所欲也
 宋高宗每搜訪主畫必命宋友仁器定題跋往往有一時附會迎合上意者曾見畫數卷
 頗未佳而題識甚真鑒者不可不知也
 世人收畫必欲盛飾以金玉不知金玉乃偽盜之端前賢事蹟可鑒
 燈下不可看畫餘酒過亦不可看畫俗客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為害物至於庸
 人摹子見畫必看妄加離黃高墨木不識物亂訂真偽令人短氣耳
 看畫木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者目力變資遇勝日有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
 政欲相與誇奇鬪異博物耳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略知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劉蕡類
 用心計購至於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登價不彰若真鑑高富之士固不
 待說破平常目力未定者或為所惑已收一物性命與俱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阻
 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
 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畫各有其道豈可拘以所見師律古人之意哉
 初學看畫不可不講明要妙觀閱記錄否則縱變精熟見畫便知何誰請以美惡之由茫然
 無對難忘加議論支吾一時然談吐俗學識見淺短為知者所矚不可不學也

畫論

湯 旦

古人作畫皆有深遠思慮筆墨不各有所主亂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
 畫之法六得其一二者尚能名世又得其全者可知也
 令人看畫不經師授不閱記錄得合其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
 茫然失對
 余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惑見圖畫要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渴借記錄彷彿
 成誦詳味其旨歷觀往蹟參尋古說細存少惜若不留心不為為圖畫留影終不稍識也
 人物於畫最為難工蓋物於形似位或則失神氣象
 顧隨之賸便不多見唐名畫家多染道子畫家之嗜也照映千古
 至宋李公麟伯時一出遂可與古作者並驅爭先得伯時畫三紙可換吳生畫一二紙得吳
 生畫二紙可易顧陸一紙其為輕重相懸類若此
 古人以畫得名者必有一種是其所長如唐之鄭虔蜀之李昇並以山水名宜相畫諸賢太
 人物等部畫日稱其能山水而所收止人物神仙耳其他不可枚舉余凡欲鑒賞相畫請者

畫論 卷 刊 畫 卷 一 游 于 氏 校 輯
 中 華 印 書 局 印 行

家人子弟不可留心看畫畫畫留心不於此則於彼所益非一端而張名人額公未有不
游意於此者陳無已詩云老如畫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謂者可為浩歎
古人畫精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畫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宜和紹興所藏之粉
本多有神妙者

宋人畫精妙無出於宋南宮元章然此公天資極高立論時有過處當時如劉巨濟蘇道
祖林子中蘇志東兄弟輩皆不及之後有黃伯思長卷者出若法帖判誤專攻米公之失余
從而為辨析其詳作法帖正誤一卷專指長卷之得失當使元章復生不易言語也
俗人論畫不知筆法氣韻之神妙但先指形似者俗子之見也

古人論畫之神妙有云畫十二辰圖有十二游蜂新環飛動畫婦人則有迴身動面之異不
可枚舉此皆迂釋其說以求奇非正論也
今人看畫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為末節如李伯時畫人物莫道子後一人而已猶
未免於形似之失蓋其妙處在於筆法氣韻神彩形似末也東坡先生有詩云論畫以形似
見與兒童都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平生不惟得看畫法於此詩至於作詩之法亦由
此悟

唐人畫卷多有翠綾刺畫當時名士於閣道上題字自經官和紹興裝飾畫用拆去古迹還
不可得已
唐人畫手卷多有紫綾作標首至有紅綾作引首用珊瑚為小軸如今藏經之狀

宋末士大夫不識畫者多縱得寶器之名亦苟且蓋物畫在大府人間所存不多動為豪
勢奪去實似道損國柄留意收藏當時趨附之徒盡心搜訪以獻今往往見其所有真偽相
半當時聞見不廣抑似道目力不高一時附會致然邪

古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翬烟江景嶂之類不可枚舉
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誠蓋花卉之至精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
形似耳陳去非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其斯之謂歟

畫有寶主不可使寶勝主謂如山水則山水是主雲烟樹石人物禽畜樓觀皆是寶且如一
尺之山是主凡寶者遠近折算須要均勻謂如人物是主凡寶者皆隨其遠近高下布景不
可意推也

染絹上深下淺蒸絹上黑顏色點淡通絲者文理不直絲亂斷惟自然古者絹黑而丹青白
明看畫不必以絲索明闇為辨

畫論叢刊

畫論叢刊

二 游蜂于氏校釋
中華印書局印行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
殊非寶器之法也

元章謂好事家與寶器家自是兩等家多寶力貪名好勝器物收置不過應聲此謂好事者
寶器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自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雖好色之
亦不能奪也

收畫之法道釋為上蓋古人用工於此欲覽者生敬發愛禮之意其次人物可為鑒戒其次
山水有無窮之趣其次花草其次畫馬可以閱神駿若仕女番族雖精妙非文房所可玩者
此元章之論也

今人收畫多貴古而賤近且如山水花鳥宋之數人超越往古但取其神妙勿論世代可也
只如木榻趙子昂金國王子端宋南渡二百年間無此作元章收畫六朝唐五代畫至多在
宋朝名筆亦收置稱寶若以世代遠近不看畫之妙否非真知者也

觀畫之法先觀氣韻次觀筆意骨法位置傳染然後形似此六法也若觀山水墨竹梅蘭枯
木奇石墨花墨禽等游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觀天真次觀
筆意相對忘筆墨之迹方為得之

今人觀畫不知六法開卷便加稱賞或人問其妙處則不知所答皆是不肯偶爾看熟或附
會一時不知其原深可鄙笑
收畫若山水花竹窠石等作掛軸文房舒掛若故實人物必須橫卷為佳

畫之為物有不言之妙古人命意如此須有其眼辨之方得其理者實閱不精又不觀記錄
知其源流縱對願陸名筆不過為亂竊全以自寶矣其知味也哉
山水之為物真造化之秀陰陽晦明晴雨寒暑朝昏晝夜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
丘壑汪洋洋如萬頃波未易摹寫

六朝至唐畫者雖多筆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
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于宋朝董元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
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三三人終不逮也
世俗論畫必曰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畫打底故人以界畫為易事不知方圓曲直高下
低昂遠近凹凸工拙縱釋人匠氏有不能識其妙者况畫規尺運思於絲格之上求合
其法度準繩此為至難古人畫諸科各有其人界畫則唐絕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
人其他如王士元道忠義張三數人而已如畫賢高克明柳又次焉近見道集賢子昂教其

畫論叢刊

三 游蜂于氏校釋
中華印書局印行

子雜作界畫云諸畫或可杜撰人至界畫未有用工合法度者此為知言也
 大并觀畫未精多難為物此上下通病也余少年見神妙之物稍不合所見便目為偽今則
 不然多則疑古人之所以傳世者必有其實古云下十則道則大笑不足以為道即此意
 也古云以下三句謂編本所無
 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概十中可信者一二有御府題印者尤不可信
 古畫東移西樹掃補成章此弊自高宗朝進宗古始也

畫論完
 畫論叢刊
 畫論

四
 附錄于氏校印
 中華書局印行

繪宗十二忌

饒自然

一曰布置迫塞凡畫山水必先置絹素於明淨之室伺神閑意定然後入思小幅巨軸隨意
 經營若障過數幅壁過十丈先以竹竿引炭煤粉布山勢高低樹木大小樓閣人物一一位
 置得所則立於數十步之外審而觀之自見其可却將淡墨筆約具取定之式謂之小落筆
 然後肆意揮灑無不得宜此宋元君盤礴呼嘖之法意在筆先之謂亦須上下空闊四傍鍊
 通庶幾瀟灑若充天塞地滿幅畫了便不風致此第一事也
 二曰遠近不分作山水先要分遠近使高低大小得宜雖云丈山尺樹寸馬分人特約略耳
 若拘此說假如一尺之山當作幾丈人物為是蓋近則坡石樹木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
 峰巒樹木當小屋宇人物稱之極遠不可作人物墨則淡淡近則濃濃遠淡不易之論也
 三曰山無氣脈畫山於一幅之中先作定一山為主却從主山分布起伏餘皆氣脈連接形
 勢映帶如山頂屏然下必數重脚力盛得佳凡多山頂而無脚者大誤也此全仗大義如此
 若是透角不在此限
 四曰水無源流畫泉必於山峽中流出須上有山數重則其源高遠平溪小澗必見水口寒
 灘淺瀨必見跳波乃活水也則有畫一堵山便畫一派泉如架上懸市絕為可笑
 五曰境無夷險古人布境不一有崇者有不遠者有險者有空闊者有層疊者或多林
 木亭館者或多人物船舫者每遇一圖必立一意若大障巨軸悉當知之
 六曰路無出入山水貫出遠近全在徑路分明徑路須要出沒或林下透見而水脈復出或
 巨石遮斷而山嶺漸露或隱坡隱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樹藏之庶幾有不盡之境
 七曰石止一面各家畫石皴法不一當隨所學一家為法須要有頂有脚分稜面為佳
 八曰樹少四枝前代畫樹有法大概生崖壁者多纏錯枝生坡隨者多高直千霄多項近水
 多根枝條不可止分左右二向須留間作正面背面一枝半枝葉有單筆夾筆分筆按四
 時乃善
 九曰人物偏僻山水人物各有家數畫者眉目分明點綴者筆力蒼古必皆衣冠軒昂意
 態閑雅古作可法切不可行者卑者負荷者褻策者一例作偏瘦之狀
 十曰樓閣錯雜界劃難末科然重樓疊閣方寸之間向背分明角連樓接而不雜亂合乎規
 矩繩墨此為最難不論江村山塢間作屋宇者可隨處立向雖不用尺其制一以界劃之法
 為之

畫論叢刊
 繪宗十二忌
 附錄于氏校印
 中華書局印行

十一曰清淡失宜不論水顯設色金碧即以點清清淡須要淺深得宜如晴景當空明雨景
夜景當昏蒙景當稍明不可與雨霧相混似青山白雲止當於夏秋景爲之
十二曰點染無法設色與金碧也設有輕重輕者山川螺青樹石用合綠染爲人物不用
粉靚重者山川石青綠并綴樹石爲人物用粉靚金碧則下筆之時其石便帶皴法當留白
面却以螺青合綠染之後再加石青綠逐指染之然後間有用石青綠皴者樹葉多夾筆
則以合綠染再以石青綠全泥則當於石脚沙嘴霞彩用之此一家其宜朝暮及晴景乃
照耀陸離而明豔也人物樓閣難用粉靚亦須清淡除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屬方
是家數如唐李將軍父子宋董源王晉卿趙大年諸家可法日本國畫當犯此病前人已曾
議之不可不謹

繪宗十二忌完

畫論叢刊

繪宗十二忌

二

清輝于氏校
中華印書局印行

畫說

華亭 莫是龍雲卿 著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之爲倪雲林林工緻
不敵而著色若古勝矣今作不遠及扇原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
可也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
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可用拘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
乃可稱生動之韻

昔人評大年畫謂得胸中千卷畫更奇古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朝陵回得寫胸中
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吾曹勉之無望於庸史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
以成章雖其中有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畫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致只在多曲雖一技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
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多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

畫論叢刊

一

清輝于氏校
中華印書局印行

於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見乃奇古茂林惟松柏楊柳槐柳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
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圍而點點人之正爲此也

柳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
處只以汁綠畫出又要森澹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

月柳已衰颯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蒲洲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畫木如園亭景可作

楊柳梧竹及古柏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嶺樹木又別當直枝
直幹多用撥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蔥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如春夏秋冬風晴

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

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
以形影與心手相淡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
繁峭秀而不寒即是一家各別耳

畫之道所謂以字畫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碎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率仇英如命趙吳與此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麟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道淡一變鈎斲之法其傳為張璪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峰石迹選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筆法即謂之無筆有筆法而無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而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張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得故也且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廷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不相似使俗人為之一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畫論叢刊 正殿 二 潘鍾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畫北苑畫樹多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點綴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是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趙大年不遠寫湖大淼茫之景極不俗然不奈多皴皴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張伯雨題倪廷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予家有此幅又其自題師子林圖云予此畫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必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漢中題廷畫云初以董源為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畫法涉矣蓋廷畫絕工皴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眞幽淡為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董北苑築基不容易到耳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斷幽淡兩有則趙吳與納遜遜翁其胸次自別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畫景李成畫法有小橋水黑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畫說完

畫旨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啟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昔唐之人以為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輔教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國史以存鑒戒意無所關係後山云晚知詩畫真看却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成成立郭郭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

古人讀矣曹弗與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誠是故論畫常以目見者為準若遠指古人以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指顧之馬則韓幹李伯時小則馬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獼犬則何尊師周照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畫景李成畫法有小橋水黑及著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篷瞻望嵐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謂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為瀟湘白雲卷故唐畫馬人神者曰天閑十萬疋皆畫譜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古人自不可盡其俊俏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陶宗儀亦異人也梅花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尙後值兵起以和尚棄獨全楞里子之智與國朝沈啟南文徵仲皆天下士而彼不善畫亦是人物鍾鍾者此氣韻不可學之說也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著千卷書更作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得一新境輒目之曰又是上陵回也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畫道亦耐馬夏走畫不及元季四大家觀王叔明倪雲林姑蘇懷古詩可知矣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衢州人吳仲圭武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

丁江山盛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倅倅或進為武林人已漸派之日不知趙吳與亦浙人若漸派日就漸滅不當以謂斜倚者係之彼中也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黃淵其然李成范寬為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古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同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豈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物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仲醇在吳門韓宗伯家其子逢禧携示余顏書自身書徐季海書朱巨川書即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里三牛圖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愷之作右軍家圖景直酒肆壁上物耳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為傑戲此語似偏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發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之道所謂守中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至如刻畫細微為造物役者乃能損益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空仇英知命道與與止六十餘仇與趙雖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畫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一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會難得故也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廷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不相似他人為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鸞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澀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為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矣之摩詰所謂雲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始得真法以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溪山水賦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為一家之體故關全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踐履而少自然

畫論叢刊

二 滄縣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離皴澀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岳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螺網必用李晴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山王叔明專畫若景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所見不得相混也

趙大年令稱平遠絕頂若承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為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率若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為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大年平遠見大宛江干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井雖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井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飛晉將老馬

元李四大家以黃公望為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稱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非偶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此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余與趙君善長商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荆關遺意非主墨輩所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謙中題倪畫

畫論叢刊 畫旨 三 滄縣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云初以董源為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而書法浸矣蓋倪廷書藝工微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陶淡為宗要今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染基不容易到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能斷陶淡兩言則趙吳與倪廷翁其胸次自別也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結為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連大袖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筆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為主若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緩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直復筆矣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發五岳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柏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嶺樹木又當直枝直幹多用撥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鬱似人林有發矇虎嘯者乃稱至存夏

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人為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為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

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若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即是一家眷屬耳

黃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點點綴綴以成行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派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最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閒出乃見若若樹雖枯槁楊柳樺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圍隨圍而點綴正爲此也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筆法即謂之無筆有筆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疎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余蓋欲括出以示人情未可知其解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脫山水林泉清幽幽巖屋隱深遠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畫論叢刊

畫評

四

潘驥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圓滿處具以汁綠瀉出又要森森有迎風搖曳之思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盧鴻又名盧乙字浩然唐玄宗時隱於嵩山應詔入長安見帝不拜宰相使人問之曰禮者忠信之薄不欲以薄待君父耳除諫議大夫不受還山爲構草堂常有十景鴻皆自爲賦鴻又善畫嘗與王右丞巧故世傳草堂圖多名人所轉相臨撫也

輞川粉本行世者橫卷耳余以卷中諸景收爲長軸如李伯時白蓮社圖然以輞口此爲主余在長安苑西草堂所臨郭思先畫粉本也恨未設色點綴小樹然布置與真本相似

郭思思餘山行旅圖余得之長安郭師翰宗伯見而奇之謂此圖如前海沈珠荆山韻玉下和一出真是絕凡余每歎斯言已春作此小幅如與古人有合

余家有董源溪山圖墨法沈古今日郭清官舍涼風乍至齋閣蕭蕭擬畫做之元畫不能將之裱裝鏡其意雖日取以相贊不知離合何如也

余家有董源山行旅圖沈石川曾做之文符謂所謂生平不見北苑畫山得半幅即此圖也今日在西郊抱珠樓遠眺城陰秀峰如簇川原蒼莽一片江南畫派信筆作此殊復出藍

宋元明畫余所藏各家其備惟蘇文貴小景未見耳昨午於潘侍御州公邸舍見溪山風雨圖行筆潤秀在畫墨自然之間規規句句寫此圖以擬之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傳於余者余懸之畫室合樂以享同觀者復乘燭掃二圖厥明以示客者曰君參巨然觀幾於一宿覺矣

余寫此圖用李成寒林法李出於石丞故自變法超其師門禪家呵稱見過於師方堪傳授者也

昨歲在石湖寫此圖今携至西湖展觀乃絕似兩峰六橋景界惟是積雨連旬煙濛不開與李營丘畫法無當須米家父子可爲傳神也

李成畫偏頭關在萬全吾邦李家余在長安借臨今做其意爲此

關全畫爲倪迂之宗余嘗見趙文敏扣角圖微開筆皆用掃皴如盤糕坡乃知倪所自出也余家有關全秋林暮靄圖絹素已剝落獨存其風骨尙足掩映宋代名手數輩元季惟倪迂得其意雖荒率曠哉非工細者所能應幾也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詩時奇麗東坡爲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

畫論叢刊

畫評

五

潘驥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自以爲與詩意無取知非真矣余從嘉禾項氏見晉卿瀟山圖筆法似李營丘而設色似李思訓脫去畫史習氣項氏本不成於火已歸天上晉卿跡遂同腐陵散矣今爲想像其意作烟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從秋景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淡淡等語存而弗論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已在其意董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沒即米畫也余於米畫澹湖白雲圖悟烟景三昧故以寫雲山王晉卿寫武昌樊口景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與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主米家又變耳余雖下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做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米元章自謂墨戲是正千古畫史謬習雖有亦在詆訶致有巨眼余以意爲之聊與高彥敬上下非能盡米家父子之變也

余發琦山齋黃石公數讀被相過爲消筆叙之况偶出絹素強余寫米家山燭下塗抹僅似其荒率天真耳六法未能備也

余在山中先後六年雖自開讀每苦筆墨微索者無寧自不能作鐵門限之也郭清官聲雖依鳳山之麓北望翠屏在眼松聲鳥語居然林樾又鮮過者終日掩關得從風好今年避暑

無事遂作數詞此幅則以許中含擣趙伯驥高松金闕卷見示故做之耳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清夏圖今年項海甫復以趙子昂關雎秋色卷見贈余兼探二道筆意為此圖然趙吳興已兼二子余所學則吳興為多也

圖書讀後尚書能畫者未時有燕肅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與鼎足若宋迪趙孟頫則宰相中恒赫有名者

高彥敬尚書載吾松上海誌元末避兵于孫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則尚書之雲孫女也今日詣竹岡先榮官三品贈諡念余仕路遲遲未及馳慰曾祖父母展拜之次越負高僧人在時摩頂懸記之語且余好為山水小景似亦有因歸舟寫此付孫庭收貯以見志勝國名手以

趙吳興為神品而雲林以鵝波房山所稱許者或有異同此繇未見房山真跡耳余得大姚村圖乃高尚書真跡烟雲淡蕩格韻俱超果非子久山撫所能夢見也為此圖以做之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鵝波房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輒題品作勝語若讓伏不置者顧近代實鑒家或不謂然此繇未見高尚書真跡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烟雲變滅神氣生動果非子久山撫所能夢見因與道黃為別訪之容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

圖即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畫論叢刊 畫旨 六 洲野子氏校編 中華印書局印行

詩在大庭畫前畫在大庭詩外恰要三百餘年翻身出世怪沈沈敢南有此圖余以意為之并書六言絕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汎派唐宋諸名家而以黃源王維為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為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余為仲醇察雲林一幅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穉叔夜求之近代惟懶懶得其半耳仲醇好懶畫以為在子久山撫之上故是識韻人了不可得余為寫雲林山景一似

呂安命題 余頃馳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迴馭谷水塔上登城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

環鑿王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國宋板漸嚴經曾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一床相對而坐了不置筆硯既雨窗靜聞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遊為寫迂翁筆意即長

安游子能有此適否 此做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蒼丘寒林山石宗關全缺似北范而各有變局學

古人不能變便是羅堵間物去之轉運乃繇絕似耳

近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畫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可無愧色宋人中未

襄陽在疎裡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灑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得雲林古淡天然來蹤後一人也

此倪元鎮畫余於海上顧氏見之書作歐陽信本體畫作董北苑體亭中著兩人有小印雲

林字皆與他雲林畫不類今日委神超以粉木見示遂臨之

誌下為余談劉冲倩紫閣之勝因作此圖却奇余將為山陰之遊他時以相質不知果有當

否澗湖一曲未聞有李白詩王維畫紀勝太白亦惟風流季貞之句不足以配天姥夢遊篇也

也鑑園主人能為余作楚詞題畫則甚善 渭川一竿發明王之夢及其千載遂作秦封竹亦時而俗此美詩種竹獨取淇園耳圖在版

山之上大都挾江山之勝與永頌賢翰墨風流橫絕海行之稱名園者余尤意傾則以其為文安相國之舟博家無厚業宛然師儉花不姚魏石不泉喬木萬株不河陽而僅寄情

於此君以組豆文安於洛陽司馬問語不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是在美詩矣宋趙伯駒為君賞樂園圖李伯時自為龍眠山莊圖而子山為題絕句如右丞渭川圖余未暇過江

覽小淇澳之概因誌下觀圖書此若賦詩寫景以待異日

畫論叢刊 畫旨 七 洲野子氏校編 中華印書局印行

延陵村在才山之東有張從申碑從申唐大尉時司直趙子因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玄

靖天師碑與延陵李字此碑皆在華陽法類徐浩三藏法師碑延陵碑蕭定作也略曰總

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真玄風可想至德如存云旁有四賢以嗣季子董永章昭與王素而四癸亥二月畫於宋陽舟夫因命之延陵村圖并書此 宋人有溫公獨樂園圖仇實甫有琴木蓋宋畫院界畫樓臺少有郭思先趙伯駒之類非余所習茲以董北苑黃子久法寫岳陽樓圖欲其真率當彼巨麗耳 余與平原程黃門以使事過江南一日關輿道上殿院迴復峰嶺孤秀下有平湖潏潏萬頃湖之外長江吞吐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蓋以江滿秋水測之果然 趙文敏黃鶴山樵皆有寄弁圖余遊弁山雜舟其下知二公之畫各能為此山傳寫神照然山川靈氣無盡余於二公筆墨探徑外別構一境未為蛇足也 鄂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游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以九子為可望齊山為可游若可居者惟洞庭兩山耳余歸將下築老為此圖所以

志也

范爾正新構草堂於雲巖閣若之旁屬余題之曰尋雲莊蓋取謝公詩所謂尋雲
陟累榭隨山望蘭閣不對芳樽酒還向青山郭首夏自詩鑿鑿宿爾正山房因圖此幅乃學
僧巨然吳時存一清話耳

李思訓寫海外山童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夏夏圭寫錢塘山趙

吳興寫蒼苔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力靈蓬巖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幽亭秀木古人曾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注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歸種經籍

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

堪對

簡文云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濛濛間想也鳥獸禽魚自來觀人余過仲醇戲

寒齋中大不容斗而花竹娟秀魚鳥近人焚香啜茗有象外之致此非所爲會心不在遠者

耶喜而作此圖

水作羅浮碧山鳴于關鐘此大白詩何必有丞詩中畫也畫中欲收鐘磬不可得但索山之

響在定境時有耳通正自覺解人不易

畫論 叢刊

畫

八

潘驥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山下孤烟遠村天透獨樹高原此王右丞句也非吾家北苑與高房山不能寫寫近時以來

得其緒餘者寥寥不聞余所以寫詩中有畫即畫中有詩意此圖然非右丞

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趙吳興嘗補圖所謂大丈夫得志之樂未有詞之者余書昌

黎全序因爲山水以弁之亦傑矣吳興畫境耳

掃地焚香閉閣眠雙紋如水帳如烟客來睡起揮無事捲起西窗浪接天東坡先生絕句常

是居黃時作趙伯駒與吳興趙文敏皆爲圖之余此幅亦學千里畫法也郭浩公嘗去黃百

餘里江上晴窗尤人東坡詩境

赤日無閒人綠天有做士種樹不幾株清涼總相似此綠天畫詩也余夏日北窗用展玩

是圖兼爲臨之頗得清涼滋味

余之游長沙也往返五千里雖江山映發蕩滌塵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感行路之艱犯

垂堂之誼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著雨其者彼何人哉先是余之游樵李也

爲圖以山讀書臺小景尋爲人奪去及是重做巨然筆意以志余棄余且倒衣從之不作波

民老也

余以至後三日與陳仲醇唐元徵張兼之同處谷水至莫江信宿元徵先別介兩三人稍遲

帆觀米元章樂剛先生志上晉卿朝江崇嶺圖自後泊舟吳山獨探諸勝意應所至飄飄瀟
瀟凡爲仲醇作畫十餘幅歸已經月矣因識歲月

此余手展矣已爲庶常請告家居多暇與顧中舍宋太學借畫臨做之筆所謂粉本用時笑

畫者不下數十幅遺散滿處止存此耳自是畫畫頗多臨摹反不及前武帝既得相如平不

耳非復讀賦詩時庶幾遇之之意也

擅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晉陵道中望遠軸平林坡陀溪岸一一如畫秋色正佳舟行間適隨意拈筆遂得十景

畫中詩惟右丞得之兼工者自古寥寥余極意六法而氣韻生動香莫翁人獨所心醉大疑

山水此册皆有其意矣

米數文題滿湘圖云生平有著色袖珍卷爲景伯壽所蒙 盟於天而後歸之今不知安在

余疑之爲米家山已復雜元人法正可出入懷袖

畫家有丞如書家有軍見王維江
右丞山水人神品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峯石迹潤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

畫論 叢刊

畫

九

潘驥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唐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

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起於烟波釣徒張志相蓋顏魯公贈志相詩而

志相自爲畫此唐勝事後人家之多寓意漁隱耳元季尤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蓀葉間習

知漁釣之趣故也畫志和畫漁翁
夜後西原燈詩

五代時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爲

師又以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

好古獲此奇跡惠公俱得主人矣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

余以丙申持節吉藩見崇北苑
畫漁翁

余家有董源畫宿郊民圖見七絕本
圖外

郭恕先樓閣山水可謂人工極天工非李嵩輩所能夢見也此圖似金焦境界或疑不類

余曰君曾見五代時金焦即當首肯耳

余在廣陵見司馬端衡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多宋元題跋畫請俱不載以此知古人

之逃名主余州嘗跋作張端衡後見陸放翁集始知其誤跋畫最非易事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荆王所謂澠源者其意欲盡去瑣瑣蹊徑而若澠源二木墨戲於筆端他人破風爲員此則隊員爲孤耳

李成時時畫寺文三橋傳之項子京全法王維今歸余處細觀之其名董羽也

營丘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巖下自成陰軒窗雅然然道深路窮深居用墨頗淡而皴散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

趙令瑄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傲有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成熙上摩詰爲主然晉卿尙有畦迥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三十日奉旨持節封吉府渡錢斯次馬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瀟山圖王武林親高氏所藏郭忠恕先朝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蹟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瀟山圖筆細而無滯滯之致川圖多不較惟有鈞染猶是南宋人手跡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親再過始知當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真老將語也此理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此卷爲王越石以倪廷設色山水易夫翁悉新都多收藏家轉入素封手不韻今又爲遜之

畫論叢刊 卷一 一〇 游軒子氏校刊 中華印書局印行

寶卿所收得所歸矣第景純夢中之錦爲江令割裁多畫且奈何昔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木一作於元豐間上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余從長安買得兩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但不知何木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後者

宋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首在庚寅見之都下後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每十五城之債惟有心跡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真千里後身雖文太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前余獲觀於東都王長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神自余遠瀟從無指出者休承雖解畫不醉琴此用筆訣也長公具眼又多著唐末蹟以余爲如何

米南宮襄陽人自百從瀟湘得畫境已歸京口南徐江上諸山絕類三湘奇境最長卷今在余家余洞庭觀秋湖暮雲良然因大悟米家山法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灑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見米文放巴圖 則米畫自題

米元暉又作海岳庵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沅山峯類今海岳圖亦在行

畫論叢刊

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盛所謂天闊萬馬皆音師也但不如雲物何以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巖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緣深解故論畫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閱靜無他好榮故耶此梵陸之爭蓋龍眼高足知北苑之有巨然皆不讓於師者凡得四軸而有端不問一類儼宜非端不問畫師所能措也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見擇端本 則外錄本

余二十年見此圖於嘉興項氏以爲文敏一生得意筆不減伯時進社圖每往來於懷今年長至日項晦伯以扁舟訪余携此卷示余則進社先在案上互相展視咄咄歎曰不可使延津之劍久判離離遂屬余藏之戲鴻堂

吳興此圖兼有丞北苑畫法見趙松雪題 則外錄本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家而倪廷黃子久畫云雖不能悉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尙書之品幾與吳興時矣高乃一生學未有不及無過也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書至二宋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奇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

畫論叢刊 卷一 一一 游軒子氏校刊 中華印書局印行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見吳仲圭畫 則外錄本此幅余爲庶常時見之長安邸中已歸雲間復見之顧中令仲方所仲方諸所藏大疑畫歸於余獨存此耳觀大疑老人自題亦是平生合作張伯雨評云峰巒渾厚草木華滋以費法論大疑非擬豈精進顧院而以釋巨然爲師者耶不虛也

畫家初以古人爲師見黃子久天 則外錄本此吾松顧中令名正誼之所藏也中令持入長安爲用中郭氏部所購顧舍人每向余擬借忽忽二十年客有游蜀者得之歸江而舍人已千古矣嗚呼是得復收之子久天 則外錄本黃子久有三教堂所置之處三教高流皆就之談道機鋒電發其博學乃爲畫所掩耳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樹暖翠第一

雲林生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畫惟則贊民一印者其畫名則贊民今藏余家

雲林畫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有詩云雲間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清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

雲林山水早歲學北苑後乃自成一家圖繪實以爲師焉觀觀人耳雲林負氣節必不

師其畫

沈深學上收法書名畫為江南冠構字項字京後起與之期勝元季四大家無所不有
惟德廷畫室書翰易致書卷絕少項所藏神子林同華則林園其文大史父子嘗欲兩
空吞併為 各不相下獅子林為京口張修所收余數訪華文伯於東萊亭山出此見示
如徐洪客一見唐文皇心降神伏喘喘歎賞文伯於東萊亭山出此見示
公語頗相宜為同宮同味令其文孫作米者相視由故事耶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品無不萃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廷一種淡墨白謂難學蓋
先生老筆富思於元鎮若漢若疎若異趣耳獨此幅蕭散方潤最為瀟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高要叔能之矣所藏西書國李昇全盤得請學周防皆有奪畫
之子我朝則沈敬甫一人而已此册寫生更勝山水間有本色然皆真處也

相如之賦古人稱為勳百風一此册子畏之畫假勳希貴之詩假風又幾於矣若夫王
以女兵采 薛嵩以才媛嫁資不在亡國敗家之列當置輿典否則不免重慳之謂也
子昂嘗有劍為即王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郭余為此不知合作否此卷
皆為精妙故知氣韻必在天生非虛也

李思訓畫一魚而完未施藻行之類有客相門出看尋久失夫畫魚使童子覺之乃武吹入
池水拾視之惟空紙耳後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移不去
王西園為古郡先著名流蓋與錢鶴潤同時鶴潤其有高韻余得其日記數册每遇書畫題
詠隨手紀錄如馬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思見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南本
色此寫生四種册中有巧弄時師所罷淡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為寫生似欲
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章劍之方余不工花草畫以
登定如此

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巡捕坊子上畫樊川南陵水面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為
客竊去乃其狀檢余曾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吾家有道矣蘇仿趙伯駒小區畫法妙絕
間一筆之殊不似余不復見徵仲筆去二道可知矣

香夫人筆竹世多有之余見山僧精佛圖亦山水今復見此佛像及小楷皆有法度雖文
祇習書數十有無能遠邁也白石翁跋筆法不減清翁垂始當作無始咬偶然平誤耳

韓氏月筆札之暇時及并荷花亦白石世所鮮及嘗為得生畫芙蓉約略漫生態逼真
然則復自娛人不獲多見也

花品從繁香國中半處風獨笑允命蝶飛氣短便有芬芳凝結其品自絕
趙子固書水仙欲與楊梅作敵子固南宋人周章畫與志中極重其品竹則月殿
灘下見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謂綠淨不可唾乃我水袖出現也
昔見周真靜先生小景雲山十幅餘絕知米虎兒高尙書及是又見行草書不減薛玉扇黃
帝翁與其詩得三絕曾游空中以一瓊香處於先生遺夢少時讀先生論數十篇至今不
忘如此前輩風流今日殆盡良可興慨

錢舜舉山水師趙令穰人物師李伯時皆稱具體趙文放管從之問畫法宋進士不化元者
此卷得李伯時筆或亦臨本蓋伯時畫河漢粉本流傳勝固時尚多也
右仇實父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衷於李伯時時單時見 與陳居中文姬歸漢三圖之間位
置古雅設色妍麗為近代高手第一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效文學士小宋跋於海岳齋中不似人間鈔法也然
石田翁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勢水有味漢陽先生嗜石不減米道生不畫石甚多
獨此卷器器皆相所藏宜和一生寶石皆為 騎輩人黃沙白草此石出漢陽不知傳流幾
千百年信乎翰墨之 真集與萬乘珍也

馬李德裕採天下怪石聚之小泉別墅道誠後昆曰有以千泉石特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內
一體酒石尤珍愛之醉則踞焉今漢陽之寶石似不少遜而畫石難較勝唐詩云寒窗數片
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又云雲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此頗足以狀石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曰以知畫石之訣亦盡此矣讀文敬常為飛白石又常為卷雲石
又為馬牙鈎石此三種足畫石之變孫漢陽推其意為此册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此經漢水先生余山先生所藏乃吾友丁南羽游雲間時筆當為丙子丁丑年知生力駒順
風鴻非復晚歲枯木羅也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東坡云下勢
峰文采綉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綉爛之極也觀此卷者當以意求之
衆生看胎生明生濕生化生余以菩薩為心生蓋從畫師指頭放光拈筆之時菩薩下生矣
佛所云種種意生身我說皆心造以此耶南羽在余齋中寫大阿羅漢余因贈印章曰生

館中自刊
余嘗與府公論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觸稜鈎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眉公胸中
素具一丘壑雖草草灑墨而一筆蒼老之氣豈落莫下之畫師恬俗處境耶同規者修微王
道人也

畫論 藏刊 畫行
一 一 潘軒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余以辛卯之秋游武寧...

林麓深密實爲畫中之詩...

沈石田每作畫其師道同...

力勝於前故相去猶隔一...

賞

余以丙申冬得黃子久富...

二卷始合初開白石翁有...

之此圖氣韻位置遂欲亂...

李孝廉長衡清修素心人...

程蓋程以能畫故不受法...

頗然微醉有意放筆時輒...

如其必不爲割好也長衡...

之類無所不備出入宋元...

道亦是千古可傳也

畫論 叢刊 畫旨 一四 潘鍾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勝國時畫道獨盛於越中...

畫之日饒滯山川不少邇...

自趙可謂割俗人雅故當...

得善友陳道醇特好之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

短者實入其中士大夫當...

後爲二采之雲山乃足開...

薄等圖有宋人之骨力去...

矣龍友一日千里春秋其...

幅與摩詰同供養耳

王摩詰十九賦桃源行潘...

不其詩則取材於選程格...

無朝市者雖年三十而摩...

迷悟矣惟是詞之品雖懸...

模畫巨細密而不傷骨...

詩畫更當何若以此少年...

王叔明爲松雪甥居吳興...

屋圖皆摹石丞石穴候空...

老人氣習若秀潤君家頗...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

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

不遜仇氏故作以賞鑒增...

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

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古人論畫 見項易 畫旨 一五 潘鍾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吾鄉朱文豹以鑄針爲冠...

不見其寫九節蘭畫懷緒...

復還舊觀耳

畫論 叢刊 畫旨 一五 潘鍾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古人左圖右書自虞舜時...

志語幾所謂數風景漢安...

川龍眠諸名蹟以爲臥遊...

僕不免作此語護短玄水...

吾鄉畫家顧仲力中含最...

如獲拱壁今原之長公元...

奇矣奇矣

善者法帖尙可意求至於...

定少譚輒收斂木而淺學...

問王安道之事乎安道精...

年莫窺其際一日忽從片...

四十幅而歸繪墨之事談...

歲在己亥余北歸過汶上...

大夫求余跋北方畫學自...

開問秀之能畫史者一再出又皆著於武林之西調初為林大素謂為王友雲波如北宗孰
 輪備此如南宗其能傷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起皆善提增長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然
 天素秀絕智見其止友雲波容特饒骨體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為樹三師
 非然明二三君子為之金湯何自磨礱作錢余又惜于東阿雖度外傑才不遠見賦花天女
 聽其說法與余同耳林下

趙水旨畫漢馬管夫人隔垣窺公作漢馬形自此絕筆蓋傳神之妙能使生馬之神收入筆
 端杖工部引青引所謂花應却在御榻上兩人太僕皆惆悵也李伯時畫馬秀鐵而呵之恐
 非習既久或噴馬趣則子昂變形自可信青已頗太學家有戲謂此八駿圖雖于用
 筆不能辦亦當代一絕余每勸太學令多儲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因正如秀鐵而說法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然法稍刪其繁復獨畫
 雲仍用 軍鈎筆如伯駒伯精潔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渾厚復用淺墨淡墨澹墨破墨積墨焦墨盡得之矣
 米元暉白題瀟湘圖有詩云山中宰相有仙骨坐愛嶺頭生白雲壁紙此畫定當詞先讀信

畫論叢刊 卷一 一六 游觀手氏校稿 中華書局印行
 人扶著君朱晦翁又題云開雲無四時散漫此山各幸乏霖雨安何妨爾爾獨余每有當其
 語畫成即以題之庚戌春日寓於德清吳禮部之米青樓樓收西湖之勝畫中所得不少余
 自國中歸阻雨湖上日望雨峰如濃墨畫每有所行輒為拈筆成此長卷凡半閱月雨霽圖
 磨別構一境不使米氏父子可伎備矣因記其歲月於此

耳
 文太史木色畫惟知趙水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如獨畫無取絕百價所謂魯男子學柳下
 惠

吳文中為米仲詔畫所藏石一卷仲詔述信三千里視余余為定名曰此洞天窺儀也蓋文
 中以孫知微畫火法為此石傳寫神照而其與與垂者當作水觀則峰巒者當作金觀
 孤起林立者當作木觀坡陀平曠者當作土觀宋邵氏以石與金木水火土而六謂石具五
 行之秀也仲詔所藏有之矣昔人聞錢可照二十里許者曰吾面如探于大安用是開觀可
 呵之出水者曰一文錢一擔水安用是此雖於名賢之口未為篤論物有充物知人有異
 人若夫燕子瞻之仇池米元章之視山可抑其聲價與他山之石等則相取相去莫足矣

何必昂高將取長才大戟是矣何必斂自哉豈直石之不幸而已米蘇二公為石見作下和
 意不在石也仲詔豈有與耶元章謂人一品石有甘密降其秀勝都賦開於朝今仲詔在
 榮發之下太乙下觀百靈潛荷何止甘密瀝須頰而已米仲詔
 畫圖與此卷見石卷

畫旨完
 畫論叢刊 卷一 一七 游觀手氏校稿 中華書局印行

繪事微言

明 唐志契 撰

畫尊山水

畫中惟山水最高雖人物花鳥草蟲未始不可稍然終不及山水之氣味風流瀟灑清元
章題摩詰畫云雲峯石迹迥出天成筆意縱橫參於造化至顯幹幹則曰肖象而已無大
物色東坡一時見吳道子佛像摩詰謂川圖明然嘆曰於難也無間然其有所重哉

畫名

畫名賅矣一時流傳千古其不易得之精神宗室一流繪畫為易如晉之顧長康唐之王
摩詰梁之張僧繇隋之董伯仁宋之李龍眠文與可米元章及李成父子等品雖不一誰非
精神而後採粉墨者乎若畫果遠邁時流不愧前哲縱橫變化見者失色未有不與瀟灑
卷內傳及千古者也特出名時較掩青表者不絕耳不然吳道子一贊上剽闕兩寒生巨
然一頭陀松年一畫門子久倪元鎮但逸士何以價重千金聲稱不朽哉是在豪傑之士法
今傳後雖無階梯日久評論自定

傳授

畫論 叢刊

精本微言

一

帶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凡畫入門必須名家指點令理路大通然後不妨各成一家其而青出於藍未可知者若非
名家指點須不惜重資大積古今名畫朝夕探求下筆乃能精妙過人苟僅師庸流筆法筆
下定是庸俗終不能超邁矣昔國全從荆浩而全勝之李龍眠集精陸吳而自矜戶庭巨
然師董源子瞻師與可衡山師石田道復師衡山又如思訓之子昭道元章之子友仁文選
之子宗淵文敏之甥叔明李成郭熙之子若孫皆精品信畫之淵源有自哉

畫以地異

畫畫多有因地而分者不獨師法也如李思訓黃筌便多山峽氣象者生於成都也宋二水
范中立有秣陵氣象者家於建康也米海岳曾作京口便多鎮江山色黃公望隱於虞山
落筆便是常熟山色信高人筆底往往為山川所關乎

山水寫趣

山水原是風流瀟灑之事與寫草書行書相同不是拘學用王之物如畫山水者與畫工人
物如花鳥一樣描勒界畫粉飾色那得有一毫趣故是以虎頭之滿壁滄洲北苑之若有若無
河陽之山巖雲起南宮之點墨成烟雲子久元鎮之樹枯山瘦適出人表皆毫不著象真是
千古若使寫畫如郭忠恕題松雲題千里亦何樂而為之吾人讀畫人物是傳神畫花鳥

畫論叢刊

是寫生畫山水是留影然則影可丁綴描畫乎夫山水始於畫院俗子故作細畫思以悅
人之目而為之一幅丁畫雖成而自己之轉已索然矣是以山林逸趣者多取寫意山
水不取丁綴山水也

畫要讀書

昔人評大年畫謂胸中必有千卷書非真有千卷書也蓋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遊每集四
方遠客山人縱談名山大川以為古今主快能動筆者便令其想俛而出之故其胸中富於
聞見便富於丘壑然則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在士夫勉之無望
於庸史矣

畫不可苟

宋元人畫愈玩愈佳登令人遠不及宋元哉正以宋元人雖解衣盤礴任意揮灑為之然下
筆一筆不苟若今人多以畫餽日朝寫即欲容完雖規格似之然而道盡非矣即或丘壑過
之然而非韻非矣又常見有為俗子催紙而率意應酬者那得有好筆法出來始信十日一
水五日一石良有以也

要看真山水

凡學畫山水者看真山水則極其學問便脫時人筆下套子便無作字俗氣古人云墨滿留
川影筆花傳人神此之謂也蓋山水所難在咫尺之間有千里萬里之勢不若者縱察畫前
人粉本其意原自遠到落筆反近矣故畫山水而不親臨極高極深徒摹倣前人棧道瀑布
終是模糊丘壑未可便得作境

存想

畫必須靜坐凝神存想何處是山何處是水何處是樓閣寺觀村莊籬落何處是橋梁人物
車舟然後下筆則丘壑幾新不然任意揮灑非不可人便是套頭矣及至得了新丘壑又好
住手却多一番蛇足

品質

寫畫須要自己高曠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又迂翁自題師子林圖云此畫
真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悉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顧諱題倪迂畫云初以董源為宗
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北苑筆法涉乎脫矣蓋迂翁素精於畫雖從北苑筆法然借荆關而
號河陽專以幽深為宗者若若縱橫習氣即黃子久翁有焉然則題吳興之遷迂翁乃胸次
之別耳

畫須從容自得適意時對明窗淨几高明不俗之友爲之方能寫出胸中一點灑落不羈之妙

畫有自然

畫不但法書當法自然凡遇高山流水茂林修竹無非圖畫又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然看得多自然筆下有神傳神者必以形相與心手淡而相忘未有不妙者也夫天生山川自古垂象古莫古於此自然莫自然於此孰是不入畫者寧非粉本乎特畫史收之稍索中棄其醜而取其芳即是絕筆

大小所宜

凡畫山水大輻與小輻迥乎不同小輻以看不得然猶大輻以看不得然空小輻宜用虛愈虛愈妙大輻則須實中帶虛若亦如小輻之用虛則神氣索然矣蓋小輻景界最大輻則多高遠是以能大者每不能小能小者每不能大亦如書家之小字用手大字用肘細小理指者然各各難兼也總之大畫最難得好是以小畫得留者多大畫得留者少亦不獨不能珍貴之過也

逸品

山水之妙若奇峭峭則渾灑灑則易知唯逸之一字最難分解蓋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隱逸有沈逸逸雖不同從未有逸而濁逸而俗逸而穢卑鄙者以此想之則逸之變態巖矣逸雖近於奇而實非有意爲奇雖不離乎韻而更有適於韻其平樂之正行忽止其正整之如常少異令觀者冷然別有意會然自秋欣賞此固從來作者都想慕之面不可得人手信難言哉吾於元鎮先生不能不嘆服云

老嫩

凡畫輒與文不同有指輒爲文者殊可笑落筆細雖似乎嫩然有極老筆氣出於自然者落筆粗雖似乎老然有極嫩筆氣故爲若勁者難逃識者一若世人不然遂指細筆爲嫩粗筆爲老真有眼之盲也

傲骨

畫者傳摹移寫自謝赫始此法遂爲畫家捷徑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御其意而不師其迹乃真臨摹也如丘元章大疑倪廷俱學北苑一北苑耳各各學之而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定策策與原本相同若之何能名世也

畫要明理

凡文人學畫山水易入松江派頭到底不能入畫家三昧蓋畫非易事非童而習之其轉折處必不能周匝大抵以明理爲主若理不明縱使墨色潤滑筆法遒勁終不能令後世可法可傳郭河陽云有人情得丹青理專向牙茨畫山水正謂此

蘇松品格同異

蘇州畫論理松江畫論事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適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準繩也筆之所在如風神秀逸韻致清婉此士大夫氣味也在理之過易板凝易覺架易涉矣易拘學無生意其焚也流而爲俗寫之固峻任筆之過易放縱易失狀易寂寞易偏薄無三而其弊也流而爲兒童之描繪嗟夫門戶一分點刷各異自樹標榜各不相入矣豈知理與筆兼長則六法兼備謂之神品理與筆各盡所長亦各謂之妙品若夫理不成其理筆不成其筆品斯下矣安得互相譏刺耶

畫在天分帶來

昔陳旌最畫謂立萬象於胸中傳于紙於毫翰夫毫翰固在胸中出也若使魄然依樣葫蘆那得名流海內大抵聰明近莊重便不能聰明近磊落便不伶俐聰明近空曠便不拘聰明近秀媚便不相蓋言天資與畫近自然嗜好亦與畫近古人云筆力奮疾境與性會言天

山水性情

凡畫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得其性情山便得環抱起伏之勢如跳如坐如俯仰如掛脚自然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而落筆不生秋矣水便得潏潏淙淙之勢如綺如雲如奔如怒如鬼面自然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而落筆不板矣或問山水何性情之有不知山性即止而情感則面而生動水性雖流而情狀則浪浪具形探討之久自有妙過古人者古人亦不過於真山真水上探討若做舊人面只取舊木描畫那得一筆似古人乎豈獨山水雖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若含蕊舒葉若披枝行幹雖一花面或含笑或背面或將謝或未謝俱有生化的之意畫寫意者正在此著精神亦在未舉筆之先預有天巧耳不然則畫家六則首云氣韻生動何所得氣韻耶

氣韻生動

氣韻生動與潤潤不同世人妄指潤潤爲生動殊不知氣者有筆氣有墨氣有色彩氣而又有氣勢有氣度有氣機此潤潤即謂之韻而生動處則又非韻之可代矣生者生不窮深遠難盡動者動而不板活潑迎人豈皆可默而不可名言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

畫論 卷 刊

繪事微言

三

游縣于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繪事微言

四

游縣于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綱掛北風見者覺寒又如畫猶絕鼠貫大士渡海而滅風畫龍點睛飛去此之謂也至如烟
潤不過點墨無痕迹法不生澀而已豈可混而一之哉

用墨

寫畫須要好墨寫真面與絹綾尤要緊既有佳墨又要得用墨之法古畫譜云用筆之法未
曾不詳且墨乃畫家惟知皴點拖四則而已此外如幹之一字滄之一字擗之一字擗之
一字其誰知之宜其畫之不精也蓋幹者以淡墨重畫六次加而成深厚也滄者有意無
意再三用細筆細擦而淋漓使人不知數十次點染者也擗與擗難與點相同而實相異擗
用臥筆旁擗平皴而帶水擗用直指旁擗平點而用力必八法皆通乃謂之善用筆墨

積墨

畫家要積墨水墨水或淡或淡或先淡後濃或先濃後淡有能積於相素之上蓋然溢然再
再欲墮方潤不澀深厚不薄此在熟後自得之

凡畫或絹或紙或扇必須墨色山淺人濃兩次三番用筆意積成樹石乃佳若以一次而完
者便枯澀淺薄如宋元人畫法皆積水為之迄今看宋元畫著色尚且有七八次深淺在上
何況落墨乎今人落筆即欲成樹石或畫墨後只用一次淡墨染之其有水積墨用乾筆拭
畫論叢刊 卷五 五 潘輝于氏校編 中華印書局印行

之殊可笑也此皆不曾見真宋元筆意耳

寫意

寫畫亦不必寫到若筆筆寫到便俗落筆之間若欲到而不敢到便穉唯習學純熟游戲三
味一淡一淡白有神行神到寫不到乃佳至於染又要染到古人云寧可畫不到不可染不
到

皴法

寫畫之家近訪名公遠尋前輩漢魏以前名畫即不易見如宋元至今名筆代不乏人人各
一家各一皴即不能備家收藏亦豈有不經見之理但做其皴法切不可混雜如書家寫鍾
繇者又兼黃庭寫二王者又兼過庭便不妙矣皴法有可相兼者一二樣耳若亂其皴法可
兼皴體皴披麻皴止可兼亂柴皴斧皴止可兼帶頭皴自非然者未有不雜者也雖然皆
見鄂河陽而帶斧皴解之者曰當年筆黃子久而帶斧皴解之者曰戲墨真耶此耶

正筆藏露

畫畫峰巒其路徑村落寺宇能分得隱見明白不但遠近之理了然且趣味無盡矣更能
藏處多於露處而趣味愈無盡矣蓋一層之上更有一層層之中復藏一層若藏者未始

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藏得妙時便使觀者不知山前山後由左山右有多少地步許多林
木何嘗不顯隱不外顯隱處高下得宜烟雲斷續有則若主於露而不藏便淺薄即藏而
不善藏亦易露矣然愈露而愈大愈露愈小畫家每能識之及動筆時手與心作所未解也
此所以不可無回之一字

筆法

丘壑之奇峭易丁筆之若勁難揮蓋丘壑之奇不過譬凡俗之眼耳若筆不若勁難使察他
人丘壑那能動得賞鑒若人物花鳥便察畫相去不遠矣

忌纖巧

纖巧之習世多於繪畫於畫反不崇尚但巧矣而容或不莊重非畸邪無理則安放不準每
有石上砌石樹根浮奇樓宇相壓路徑難通之病是巧與莊易相妨處落筆時須商之

冗與難不同

畫家筆路要清而冗難俱與清相反者也如林木叢密一幅中塞滿屋籬網水圍舟車或
三四見謂之冗至於難則以巨然規格而難狀明李唐筆法而難李成即米家父子相同而
實有異不可雜也苟為不分難極文極妙終是野路

畫論叢刊 卷六 潘輝于氏校編 中華印書局印行

碎石

古人畫大山必山之輪廓向背並辨意已先定然後皴之其山腳下必不可無亦必不可多
今人從碎石起手積成大山者多矣雖古畫云堆塊不崩顧此皴皴然以之論畫最是病古
人大畫中雖多細碎處要之取勢為主耳

樹木

畫樹不拘曲直各有妙處是在安放處少不得一株多不得一株為佳大抵樹一曲乃有迎
風探水垂蔭之勢然則諸家豈無直樹乎蓋樹直而生枝發葉處必不都直即畫北苑樹盡
是勁挺之狀然向背俯仰未嘗無也若鄂河陽李營匠即千屈萬曲矣

樹石所宜

林木山石各有分配若重山疊嶂與單山片景其樹石大不相同苟或相同則經營位置非
僻澀便板結矣如閣亭景乃可作巧石梧竹及巧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大山大景便
不相稱

枯樹

寫枯樹最難若古然畫中不可少即茂林盛夏亦須用之訣云畫無枯樹則不鍊通此之

謂也但各家精樹各不同如刷則則秋冬二景最多其枯枝古而渾亂而整簡而有趣到
郭河陽則用膠爪加以細密又或如垂穗蓋微刷闊者多也如范蠡則其上如掃帚樣亦有
古樸李成則頗而瑣碎筆情動筆源則一味古雅簡當而已倪元鎮則此數君可以兼之
要皆難及者也非積習數十年妙出自然者不能仿其萬一今人假古畫邱壑山石或能僅
似若枯樹便骨露寒露矣以是知枯枝求妙最難

柳與松柏

嘗云畫工不畫柳畫便桃柳非柳難畫也多因欠工夫耳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
不難只要分枝得勢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畫出又要蕭森不結滯不板實
右迎風搖蕩之意又畫春柳未垂條深秋柳已衰敗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若松栢之法
則筆法記與純全集詳言之矣故不贅

水口

一幅山水中水口必不可少須要峽中流出有旋環直捷之勢點滴俱動乃為活水蓋水比
石不同不得太硬不得太軟不得太枯軟則無勢硬則板刻枯則乾燥故皆所忌然既有水
口必有源頭源頭藏於數千丈之上從石縫中隱見或有萬丈未可知此正畫家胸襟亦天
畫論 叢刊 繪事微言 七 清顧子氏校編 中華印書局印行

雲雨風烟

畫雲要得流動不滯或鎖或屯或聚或散飄飄欲飛意象畫雨要得深澗雲帶烟帶風無
天無地點點欲滴意象畫風要得萬物鼓動不可遮蓋意象今畫家只知樹葉向一邊便是
風景至於人物全若無風那得一毫生動焉有樹向一邊更無從分三面者又有并石亦順
風勢者殊可笑蓋風景山石常用逆勢乃顯得風大此古人秘傳非聽說也畫烟要得昏昏
沈沈朦朧不明意象其墨色宜淡近處略用顯明是在染之功不在落墨之力也然而晚景
微似之只亦為晚烟斷續耳若月景則與烟不異而清朗處過之若烟月又與月不異而渾
沌虛過之此語間之李仰懷述錢穆齋云

烟雲染法

凡畫烟霧有內染外染之分蓋一幅中非有四五層屯鎖定有三層遞減若內外不分必有
膠理之病縱使出沒變幻墨色潤無足觀也畫雲亦須層層要染不然縱如畫如芝如帶
終是板刻古人惟其有此畫法學之者易涉於俗惟董北苑不用染而用淡墨積出在樹石
之間此生紙更佳也松江派多用此法

雪景

畫雪最要得骨發栗烈意此時雖有行旅探梅之客未有不畏寒者只以寂寞為主一有噴
霧之態便失之矣其畫山石當在門處與下竿段賦之凡高平處即便留白為妙其畫寒林
常用枯木冬天亦有綠葉者多是松竹要亦不可全畫其枝上一面須到處留白地古人有
畫雪只用淡墨作影不用先勾後隨以淡墨畫出者更覺韻而逸何嘗不文近且董大更只
要取之不寫雪景雪題一枯木單條云吾素不寫雪只以冬景代之若然吾不識與秋景異
否此吳下作家有乾冬景之謂

樓閣

畫樓臺寺屋須宗前人舊跡今人不能畫樓閣中研拱廳樞而徒以青綠桃成諸日泥金勾
鈎等語殊為謬甚蓋一折一拱有反有正有側二分正八分者有出稍飛稍有尖頭平頭者
若差之毫釐便失之千里豈得稱全完
凡寫一樓一閣非難若至十步一樓五步一閣便有許多穿插許多布置許多異式許多研
拱盤欄閣干週圍環繞花木掩映路徑參差有一犯重處便不可入目
學畫樓閣須先學九成宮阿房宮滕王閣岳陽樓等圖方能漸習古人款式不然縱使精細
畫論 叢刊 繪事微言 八 清顧子氏校編 中華印書局印行

壯麗終是杜撰

古人畫樓閣未有不寫花木相間樹石掩映者蓋花木樹石有濃淡大小淺深正分出樓閣
遠近且有畫樓閣上牛極其精詳下牛極其混沌此正所謂遠近高下之說也曉顧者當自
得之豈筆舌所能盡哉

凡畫樓閣一閣輒須得八九人或三四人點綴方有生動及畫樓閣守便不妨寂然無人
或一二古僧亦須有安靜之象更得古木蒼然為妙蓋未有古寺而無古松古柏蒼枝封幹
者是在畫家下筆安放妥帖其一種天然點染之趣豈必在粉木中一一摹寫

遠山

遠山用染不用皴畫家以為易事豈知安放高下妥帖正一幅之眉目其間宜尖宜平不可
索也其染處亦須一面染到一面染不到乃無板凝之病又古人畫淡墨遠山之外復畫濃
墨遠山後人往往笑之不知日影到處之由則明不到處之由自然昏黑於晚景落照時更
易了然若不信請於風雪天色或晴霽薄暮時高眺留意審察方信古人不謬

點苔

畫不點苔山無生氣昔人謂苔痕為美人簪花信不可闕者又謂畫山容易點苔難此何得

經言之悉近處石上之苔細生澗水或雜草叢生至於高處大山上之苔則松耶那未可知豈有長於突兀處不堅牢之理近有半意點據不順其常與否觀之浮寄如鳥鼠之窟堆積狀耳那得生氣必要點點從石縫中出或澗或淡或澗澗相間有一點不可多一點不可少之妙天然就就疎密得宜豈易事哉古畫橫者直者不點若皆有之要未有一點不中窾者此必畫山石無一筆頗敗破壞之處故臨點者自然加一點一點好看少一點者亦無妨也今妄謂山石體處須以苔掩之此所以愈濶愈隘且石骨既成不讓果能適蓋否是以浮寄煩雜之病都坐於此然則山石果然畫得轉折態度何難於點若耶

畫畫

凡圖畫在字畫間歲月既久名人藝士不能復生可不珍重乎一入俗手動見相尋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真畫之厄也故有收藏而無識鑒無閱玩無裝璜無簽次皆非真能畫畫者又善聚既多妍媸混雜甲乙次第不可說若使真贋兼陳新舊錯出加入寶肆中有何趣味所藏必有善廚宋元名蹟乃稱博古若徒取近代紙絹較其真偽必無真貨以耳為目手執卷軸口論真贋真愚道也

畫論

九 潘子氏校編

九

潘子氏校編

看古人畫畫如對畫林如讀詩詞不可涉涉粗浮之氣蓋古畫紙絹皆脫舒卷不得法最易損壞風日須避之燈下不可看恐為煤煙燭淚所污飯後神餘須洗手展玩不可以指甲別損諸如此類不能枚舉然必欲事事勿犯又恐強作精靈惟遇真能寶鑒及閱古其富者方可與談若對伯父輩惟有珍秘不出耳

看畫訣

山水第一竹樹蘭石次之人物花鳥又次之人物類動靜皆花果迎風帶露鳥獸魚蟲精神迥異山水林泉清幽幽巖屋廡深遠橋約得宜石老而潤水淡而帆山勢崔嵬泉流澗落雲烟出沒野徑紅迥松偃龍蛇竹含風雨山脚入水澄澗水瀟瀟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實是妙手若人物如戶如梨花果類粉捏雕刻魚鳥獸但取皮毛山水布置瀟灑樓閣樓閣錯雜橋梁強作斷形無實路無出入石止一而樹少四圍或大小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脚無水源水瀟瀟無來歷雖名款定是俗筆為後人填寫至於臨摹手落墨設色自然不雅辨也

識畫火候

有火候方為透筆眼若有天生就若使火候欠工夫滿紙雲烟如膠似 品畫高低有十

程一程不到九難明若使十程都走到世間無復畫欺人 寫畫高低有百般般般但中世人看但得名公一點化方知趣不在毫端 世人評畫俱在耳不行動筆志妍媸畫得一分識一分到了十分微若若若使一分有不到縱使聰明那得知

古今優劣

書學必以時代為限書則六朝首推晉魏宋元不及晉與唐遠矣畫則不然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後代不及古人山水林石花鳥前人不及後人

名家收藏

凡收藏不必錯雜大者懸掛齋壁小者則為卷冊設凡案閣蓬古如願障張吳必不有規筆矣唯歷代鈔錄有名者所宜收藏其不其著名者非所宜蓄若鄭顛動復陽陽飲酌將三松注小村蝦平山汪海雲皆畫中邪學尤非所尚

絹素

古畫絹色墨氣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烟墨多是上下二色偽作者其色黃而無精彩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鱗魚口須連二三絲偽作者則直裂府絹絲粗而厚或有揭熟者有獨棧絹四尺餘者五代絹極細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棧絹五尺餘細密如紙

畫論叢刊

九 潘子氏校編

九

潘子氏校編

善元絹及明內府絹俱與宋絹同元時有密機絹松雪子昭畫多用此又嘉興府家以絹得名今此地尚有佳者董太史筆多用研光白綾未免有普賢氣

古畫不入常格

畫有法則不拘拘如時人先落墨後染墨子蓋亦有先染三四層後以淡淡積成者不但規模宏遠而意態嶄新雖近時名公見之亦若不知其所以成者此法在晉唐已有之不直宋元也金錢朱狀元府中有李成夜景淡墨如霧若如雲動樹色隱現不一又有范寬雨景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雖絹素深古而筆氣勢勇可探今人未見古人真蹟雖說亦不解也

古畫無價

畫有價時畫之或工或拙時名之或大或小分此相去不遠者也亦在人重與不重耳至古人名畫那有定價昔有持刺沿山水一卷售者宋內侍樂正宣用錢十萬購之後為王伯登所見加三十萬得之稍以為幸伯登曾為翰林待詔論定院畫優劣故一時畫家都以黃氏愛憎為宗以其能賞識也又王西室得沈啟南直幅四軸極其精妙吳中有一俗官聞其美而謀之願出二百金王移不與後王西室一見亦臥畫間兩日西室謂畫遇若人真知己

也因述二百金之說西固以一非可值千金易為又與化李相公失期抄畫一軸竹帖招字報信者五十兩則畫價可知詎如此者不得畫言請得日不得就畫求價也

院畫無款

宋畫院樂工凡作一畫必先寫稿本然後上其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多無名者明內畫水陸及佛像亦然金碧輝煌亦奇物也唐伯虎常笑人以無名人畫擬寫其款如見牛必戴嵩見馬必韓幹之類豈非倒置方竹元津古琴乎

金碧山水

畫院有金碧山水自宣和年間已有之漢書不云有金碧氣無主砂真乎蓋金碧者石青石綠也即青綠山水之謂也後人不察於青綠山水上加以泥金謂之金碧山水夫以金碧之名而易之金筆可笑也以風流瀟灑之事而回於描金之匠豈不可笑之甚哉一顧工級山水加以泥金則所謂氣韻者能有幾生動否且名山大川有此金色痕迹否後即有一二名家為之亦取人而求售耳乃觀者不察一聞李將軍之筆遂不惜千金以購之將自己實有賞心者乎抑姓人以博識者之賞乎請問之好事家

名人畫圖語錄

畫論 卷一 論事 第一

計開于氏校輯 中興印書局印行

董思白設樓居仙閣云昔郭忠恕有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於屋宇樓閣則自為一家最為獨妙棟梁檼杓之中虛若可闚足爾爾扇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空計可以分許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付無小差非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然想先仕於朝跡雖不編放浪玩世幸以傲恣流寓海島中鏡形仙去及歸寫樓居又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蕭散閒遠無塵埃氣者乎曾見想所作樓閣粉本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乎所謂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為人無法度如彼其為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想先規矩度量而為之則亦疲矣

唐赤水云沈石川做諸荷筆意蒼真獨於倪廷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戴冠卿云畫不可無骨氣不可有骨氣無骨氣便是粉本純骨氣便是北宗不可無骨氣不可有骨氣無骨氣便少縱橫自如之態純是骨氣便少輕重濃淡之姿不可無骨氣不可有骨氣無骨氣便做純作家氣便俗不可無英雄氣不可有英雄氣無英雄氣便做純女描純英雄氣便似酒店帳簿

又云沒骨畫自徐熙之子崇嗣指名花卉不墨勾邊墨色渲染而成予謂紙可施之花卉耳不謂宋人有川大帶大線大丹大粉遂成山水命為沒骨山水皆高克明董奴子輩手也

見有真蹟亦自可人但後人學為之若無柳五居士夫自然不及幸勿以未見而反噴沒骨為失體也

仇實父云唐宋人圖一故事有意風世非賢孝忠良則爾爾雅逸終不落惡趣元人始以說鹿相尚無非密跡如明皇慶幸圖金谷圖射獵圖射獵傳古出獵等圖徒動人侈心畫何益於世

魏和泰云自幼垂髫便識畫者從古惟李昇姜道隱唐虞餘趙伯麟郭若虛李成父子數人而已李昇小字錦奴寫蜀境山水如魏武陵峨嵋化山等圖其擅名者也至今有粉本唐明皇朝先有將軍李思訓山水絕妙故蜀人皆呼昇為小李將軍蓋其發相匹爾非真將軍也開元中李思訓為除衛將軍與其子李昭道俱得山水名時人號大李小李若小李將軍的指李昇云

宋石門云畫山水惟李成關於范寬若妙入神才高非類三傑難時有代標程前古莫能方意近代難繼後唐夫氣象蕭疎林樾澗壑若錦如魏法精微者為匠之制也石體堅凝難本豐茂崇閣古雅人物幽閒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指筆但勾入屋瓦質者范氏之作也復有繼起者或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預造堂室或各開戶牖皆可稱尚然力之三家猶諸子之於正經矣

畫論 卷一 論事 第一

計開于氏校輯 中興印書局印行

蔡雙石云予性好寫水蓋自幼學之舅氏其廷處者也曾見舅氏云畫師相與言山水不露冰澗山石峰嶺巖石烟雲樹石可以帶帶掩映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曲文料勢要盡其窟窟派別故於畫為尤難或或爭勝取奇以夸世當世者不過盤旋起浪若更作蛟龍出沒便是山海圖矣唐人孫位畫水必難石為驚濤怒浪蓋失水之木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濤濤是不足於水也曲淵淵壁有畫水批傳為與蓋水紋不漫隱起浮流混混不息其後有柳升而崇者知群為難解為下隨勢為水以是街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偽也元初孫白始創意作潭泊淺原平波細流停為激瀾引為決潰畫出前人意外別有新規勝概不假山石為激瀾而自成通流不借瀾瀾為瀾瀾而自為衝波使夫巖紆曲直隨流瀾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乃真入神也圖大開一門戶矣嘗言畫水要不斷水脈為下畫急水要不一混洞瀾為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水者真可一笑也夫漫流之水則為池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湧湧起反知印板豈勝道哉要知畫水者當觀其源次觀其潤又其次則觀其流然知此者蓋鮮耳故知汪洋浩渺以激瀾為不引脈分流以瀾瀾為勢至於家為瀾瀾散為淙淙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真天下之水也亦知求於此乎

張振羽云畫有四宜宜文宜清宜逸宜思尺幅別畫有五忌忌冗忌雜忌套忌俗忌淡淡無

分

強二水云古畫非脫落不城川不須借蓋經一次精神亦不必重洗亦不可
剪裁過多一恐失神一恐後日難再補也

李仰懷云畫山水不可太熟熟則少文不可太生生則多展練熟生新妙矣

袁玄石云山水有五美者逸奇闊韻山水有五惡者板刻生凝

徐仲修云山有翠微不可無路岸有人家不可無渡石有自然最忌作怪寫人認真定犯俗
態

馬醉狂逸唐世說云政和中徽宗立畫博士院每召名公必摘唐人詩句試之嘗以竹鎖橋
邊賣酒家為題案皆向酒家上著工夫惟李唐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上寫其得鎖字意

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案皆畫馬畫花有一人但畫數蝴蝶飛逐馬後上亦寫之又一日試
萬綠叢中一點紅案有畫楊柳樓臺一美人者有畫菜園一女者有畫萬松一鶴者獨劉松

年畫萬派海水而海中一輪紅日上見之大喜喜其規模闊大立意超絕也凡喜者皆中燈
選

錢萬力云動文成殿中有春龍起龍圖乃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一龍蜿蜒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一三 清華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驥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兩白爪鷲中出一龍尾向在穴前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
獅草木盡靡波濤震盪各瀾漫山中居民老少聚觀因戶闢扉人人驚畏若屋額陸筆勢

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遇異人
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

畫論叢刊 繪事微言 一三 清華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山於春如慶於夏如斂於秋如病於冬如定

辨氣

筆墨

筆與墨最難相遺其境而賦之清濁在筆有賦而特之露現在墨

米誕陽用王洽之澆墨參以破墨積墨焦墨故融厚有味予謂天籟子傳悟飛鴻法輪廓布
絨之後稍清烘漫以顯氣韻沈鬱令不易潤題曰點然就落暇日矢緝羅補漆呼或離所部

更奇古則無書可以無畫

畫論叢刊 畫原 一 清華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子創作十筆圖以開同社尙繁者爰洗日淨頗林隨諸味外取味如經所云霹靂火中清冷
雲也

把之有神換之有骨玩之有聲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靈恍惚畫中有物
物中有聲此僅為智者道可嘉際而後神骨且乏况聲乎

屏樹參翠如歌行長篇遠山鍊蘆如五七言絕愈簡愈入深永庸史涉筆拙更難藏

道北苑之精神在雲間題承旨之風韻在空已而交相非非非也董也非因與之流弊
流弊既極遂有矯枉至習矯枉轉為因襲共成流弊其中機樞猶遷去古愈遠自立愈真何
不尋宗覓派打成冷局非北苑非承旨非空已非因襲非習矯枉孤蹤獨躑豈然自得

山於春如慶於夏如斂於秋如病於冬如定

辨氣

筆墨

筆與墨最難相遺其境而賦之清濁在筆有賦而特之露現在墨

米誕陽用王洽之澆墨參以破墨積墨焦墨故融厚有味予謂天籟子傳悟飛鴻法輪廓布
絨之後稍清烘漫以顯氣韻沈鬱令不易潤題曰點然就落暇日矢緝羅補漆呼或離所部

畫原

表原 長洲沈 頤明情著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設首始客曰悟此神技何自婦人余曰設首脫彀於觀象之害則
造化在手域作畫組

分宗

禪與畫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時氣運復相散也南則王摩詰畫禪秀出韻幽澹為文人開
山若剝園宏瑩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壽梅叟迂翁以至明之沈文慧燈無畫北則李思訓

風骨奇峭師掃操硬為行家建師若趙幹伯駒伯夏夏珪以至戴文進吳小仙張小山
張日就孤禪衣鉢塵土

定格

少陵云高簡詩人意今人刻意求簡便落倪迂不刻意求簡欲為倪迂不可得也
趙大年平遠逸家眼目剪伐町畦天然秀潤從懶用更得來然昔有評者謂得胸中千卷書

畫論叢刊 畫原 一 清華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更奇古則無書可以無畫

子創作十筆圖以開同社尙繁者爰洗日淨頗林隨諸味外取味如經所云霹靂火中清冷
雲也

把之有神換之有骨玩之有聲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靈恍惚畫中有物
物中有聲此僅為智者道可嘉際而後神骨且乏况聲乎

屏樹參翠如歌行長篇遠山鍊蘆如五七言絕愈簡愈入深永庸史涉筆拙更難藏

道北苑之精神在雲間題承旨之風韻在空已而交相非非非也董也非因與之流弊
流弊既極遂有矯枉至習矯枉轉為因襲共成流弊其中機樞猶遷去古愈遠自立愈真何
不尋宗覓派打成冷局非北苑非承旨非空已非因襲非習矯枉孤蹤獨躑豈然自得

山於春如慶於夏如斂於秋如病於冬如定

辨氣

筆墨

筆與墨最難相遺其境而賦之清濁在筆有賦而特之露現在墨

米誕陽用王洽之澆墨參以破墨積墨焦墨故融厚有味予謂天籟子傳悟飛鴻法輪廓布
絨之後稍清烘漫以顯氣韻沈鬱令不易潤題曰點然就落暇日矢緝羅補漆呼或離所部

更奇古則無書可以無畫

畫論叢刊 畫原 一 清華子氏校輯 中華印書局印行

子創作十筆圖以開同社尙繁者爰洗日淨頗林隨諸味外取味如經所云霹靂火中清冷
雲也

把之有神換之有骨玩之有聲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靈恍惚畫中有物
物中有聲此僅為智者道可嘉際而後神骨且乏况聲乎

屏樹參翠如歌行長篇遠山鍊蘆如五七言絕愈簡愈入深永庸史涉筆拙更難藏

道北苑之精神在雲間題承旨之風韻在空已而交相非非非也董也非因與之流弊
流弊既極遂有矯枉至習矯枉轉為因襲共成流弊其中機樞猶遷去古愈遠自立愈真何
不尋宗覓派打成冷局非北苑非承旨非空已非因襲非習矯枉孤蹤獨躑豈然自得

山於春如慶於夏如斂於秋如病於冬如定

辨氣

筆墨

筆與墨最難相遺其境而賦之清濁在筆有賦而特之露現在墨

米誕陽用王洽之澆墨參以破墨積墨焦墨故融厚有味予謂天籟子傳悟飛鴻法輪廓布
絨之後稍清烘漫以顯氣韻沈鬱令不易潤題曰點然就落暇日矢緝羅補漆呼或離所部

一黑大千一點塵劫是心所現是佛所說

寒山凡夫與子論筆尖筆根即偏正鋒也一日從晉人渴筆書得書法題目樹格落落山骨
秦篆深草篆草秀其中筆促顧妄窮真露古人云畫無筆迹若書家錢鋒若磨風大掃
作山水障當是狂草筆迹不計

位置

近日畫少邱壑習得撤前後法耳

大疑謂畫須留天地之位當法也子每畫雲煙著底危筆突出一人緣之有振衣下仰勢客
訝之子曰此以絕頂為上若兒孫諸帥可以不呈設脚柯根可以不露令人得之悟筆之外
客曰古人寫梅柳竹作過騎一枝難奇具勢若用全餘繁枝委而無味亦此意乎子曰然
行家位置稠密不虛情韻特減倘以驚雲落雷東橫龍樹便有活機米氏謂王維畫見之最
多皆如刻畫不足學惟以雲山為墨戲雖備錄語亦不可無

古人有活落處殘剩處嫩處

郭河陽云遠山無皺遠水無波遠人無目子亦云遠山有平無曲遠水有去無來遠人宜孤

不宜偶

畫論 叢刊

畫法

二

潘子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一幅中有不緊不要處特有深致

胸中有完局筆下不相應舉意不必然落楮無非是機之離合神之去來既不在我亦不在
他臨紙操筆時如曹霸欲戰若因欲戰頭頭取勝矣

先察君臣呼應之位或山為君而樹輔或樹為君而山佐然後奏管傳墨若用朽炭踏踏更
易神餘氣索愈愈愈秀

刷色

右丞云水墨為上誠然然操筆時不可作水墨刷色想直至了局墨韻既完則刷色不妨

點苔

山石點苔水泉索線常法也叔明之渴若仲圭之點若是一氏之一種今之學二氏以苔取
骨純淡也古多有不用苔者恐覆山脈之巧障破法之妙今人畫不成既必須點點不免掃

女漆搨之譜

命題

郭熙云作畫先命題為上品無題便不成畫此語近於膠柱鼓琴古人作詩或有詩無題即命
題不可以無題題之若題在詩先其響不之天而之人乎徐幹遠云晏坐絕詩詩將自主應

之不去得句成篇與無題於詩何有良工翰事有布置而實無布置無布置而實有布置
象之所有不必意之所有不必象理不離於異見事不關乎慧用此中一著些子便判人
天何暇命題或者脫局實心檢詞括語固無不可

自題非工不用古用古非解不若無題題與畫互為注脚此中小失奚啻千里
古來畫像不得志於時則題那那隱而不出然管託意於篆管有韻語無詩借以遠目
故仰空拂景無非拈出自家而目今人畫漁樵耕牧題不遺此意作個機夫翁父倘能於鈞
絲戲旋於樵斧略無用適自得之致令識者絕倒

舊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後來書翰並工附題成規
莊瓊字法遺逸或詩或詞用跋或跋後系詩隨意成致宜宗
衡山翁行款猶照石田晚年題寫灑落每仗畫位翻多奇趣自陽崇效之

一幅中有天然候款處失之則傷局

臨摹

臨摹古人在對臨而在神會日意所結一塵不人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議
孫處習右軍書而孫處毅然李何學工部詩而李何各別雖然彼觀劍而悟走觀而感其為
師也非上上根不能

畫論 叢刊

畫法

三

潘子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

黃源以江南真山水為稿本黃公望隱虞山即寫虞山皴色俱宜且日談筆觀遇雲姿樹態
臨動不捨郭河陽至取真雲態初作山勢尤稱巧絕應知古人稿本在大境內吾心中慧眼
人自能觀者又不可移真程派作游蕩生涯也

稱性

丁亦漢意到筆隨液墨掃紙便是拈花擊竹
顧淡中題倪迂畫云初以黃源為宗後迂自題獅子林圖云此畫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
能夢見俱不免有前人在晚年隨意抹掃如獅子獨行脫落儂侶一日燈下作竹樹傲然自
得曉起展視全不似竹迂笑曰全不似處不容易到耳

遺鑒

右一畫史日開作畫夢即入畫晚復寫夢境每入神途有蠅落屏端水鴨上魚城躍水龍
龍破短稱性之作直操元化靈緣山河大地器類森生皆自性見其圓舒卷取捨如太虛片
雲寒潭雁迹而已

遺鑒

雲寒潭雁迹而已

專學一家不可與論畫專好一家不可與論鑒畫

昔人云看畫以林泉之心臨之則高以駘侈之日臨之則卑問畫不可與賞心者同年語也

予故曰畫畫青眼神偏王論到黃金氣不盛

今見畫之簡潔高逸曰士大夫畫也以爲無實詣也實詣指行家法耳不知王維李成范寬

米氏父子蘇子瞻晁無咎李伯時輩皆士大夫也無實詣乎行家乎

世人遇世人畫則賞解人遇解人畫則賞習相近也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無其人無其畫

畫論叢刊

畫論叢刊

四

清華于氏校印
中華印書局印行

畫引

論興致

當興致未來腕不能運時徑情獨往無所觸則已成枯槁頑石勺水練林如造物所棄置與人裝點絕殊則深情冷眼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畫之生意出矣此亦錦囊拾句之一法

論氣韻

六法中第一氣韻生動有氣韻則有生動矣氣韻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取之於四時寒暑晴雨晦明非徒積墨也

論筆墨

以枯澀爲基而點染蒙味則無墨而無筆以堆砌爲基而洗發不出則無墨而無筆先理筋骨而積漸敷敷連腕深厚而意在輕鬆則有墨而有筆此其大略也若夫高明儻偉之士筆墨淋漓發目擊獨何用枯皮撐骨

論生拙

畫求熟外生然熟之後不能復生矣要之爛熟四熟則自有別若四熟則又能生也工不知拙然既工矣不可復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則雖拙亦工雖工亦拙也生與拙惟元人得之

畫論叢刊

清華于氏校印
中華印書局印行

學者既已入門便拘繩墨惟吉人靜女做書童雜聊自好其天趣輒忘人見而稱說是非雖都未肯實有名流所不能者生也拙也彼云生拙與入門更是不同蓋畫之元氣苞孕未洩可稱混沌初分第一粉本也

元人用筆生用意拙有深義焉善藏其器惟恐以畫名不免於當世惟松雪翁真然冠冕任意揮毫與唐宋名家爭雄不復有所顧慮耳然則其仕也未免爲絕藝所累

然則何取於生且拙生則無弊氣故文所謂文人之筆也拙則無作氣故雅所謂雅人深致也

論枯澀

墨太枯則無氣韻然必求氣韻而澀澀生矣墨太潤則無文理然必求文理而刻畫生矣凡六法之妙當於運墨先後求之

論取勢

凡勢欲左行者必先用意於右勢欲右行者必先用意於左或上者勢欲下垂或下者勢欲

藏外遺書

上舜俱不可從本位運情一往苟無根抵安可生發蓋凡物皆有然者多見精思則自得

論畫水

本華作海賦竟或教以水之前後左右射之遂添出數語乃知閣全有側作泰山圖非橫看成嶺巒成峰邪故身在此山不知山真面目名語也

畫引完

畫論叢刊

畫引

二

滄海子氏校輯
中華書局印行